

若得方隅作友口頌勤王心中抗節王恭履言時或有奇賢之風
因實就許而晉陽獨起是以伸忠德伸俗期無狀雅志多陸佳矣
不知是以忘身不足以前亂也

彭曰華伯機功字之總或王因起鑿劉亦慧忠放揚乃武抽神乎
越更君合怨交關其中荷數辟求道際心真足曰臥階未關臣事

劉毅

劉毅字希崇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飾家人產業爲樞太僕位設與
劉裕何無忌等起義任密謀討玄女使其將軍救華北跟義軍大
敗之毅等軍至新山玄女將位謀等士卒多北有人素憎狀必莫敢出
開格與毅等分爲數隊連交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讓等諸軍
一皆奔散去賊西走松以毅爲將軍青州刺史其後毅累破玄黨有
功詔以毅爲豫州刺史持節初授大於高州起靈先至盤龍於其上
詔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及何無忌爲高州所敗賊軍

泉康而走設將軍軍勇壯毅與毅書欲自住討又遣毅弟傍住止
之毅大怒謂傍曰我以一將之功相繼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殺
書於地遂以舟而二萬發歸毅於子孫傳州與賊戰毅功最顯而
尤懂而獲免劉裕懷德之辱轉江州都督毅上表求將軍府總鎮
豫章朝廷從之毅至江陵乃取江州刺史及豫州西府文武屬餘歸
而不進劉裕以毅威于已乃自率衆討毅毅敗單騎走江陵二十里
而盡經宿居人改告乃斬於市。毅剛猛沉斷而專強張慢與劉裕
不相推伏每覽史籍至蘭相如降岳於廉頗拜絕歎以爲不可能也
齊云恨不遇劉頌與之爭中原初裕征靈補配歸帝大宴於西池有
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矜武功不說故示文雅
有餘也後於東府飛檄許大都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贖以還
唯劉裕及設在後數次郡得獲大萬囊衣跪床呼謂月坐曰非不能
盡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換五木爰之曰老兄試爲啣春既而四子俱



其其一子精曜未定松萬壽賜之即成靈鳥救意殊不悅然素異其
面如鏡色焉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夙比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
初劉殺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逼盛其
可圖乎敬曰天下自有強弱強弱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
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敬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
以告裕因共要敦與相推恭遂共舉義兵初桓玄聞裕等之起兵也
詰糧其黨曰劉裕志合之成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次曰劉裕勇冠
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餘石之儲博精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
之甥始似其勇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禪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
刺史進鎮南將軍毅將置情禮別師順流而下舟楫皆重樓無忌率
衆以舟師拒之俄而賊績焚舟散無忌向獨聲曰取我旆武流來迎

至乃期執以督戰賊衆素盛編者數十人無忌靜坐無說遂振旆
死之諡曰忠貞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世必仗正人非常之衆兵先奇士當衰
晉陵夷之際逆玄借禮之秋外之桓文內無平勃不有推傑安強
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勳大乎敵窮之運衆
義烈天啓之資運大功若轉圜窮研究如拉朽勢傾百辟操攝萬
鏡斯亦大夫之盛也然希無陵微而速禍諸葛瞻法以成衆造宋
而華問德復晉而異施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其功名之大
志挺文武之良才也藉而物感時人率義而響應助敵因義效
焉死不備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諱武昭王輝萬

武昭王萬字大盛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文盛少而好
學性沉敏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統孫吳兵法嘗與呂光文



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慈同官等起謂慈曰君當位攝人臣李君
有國土之分家有嫡孽焉生白頓勝此其時也呂光永京北段業自
橋涼州牧署玄盛勅殿令會敦煌太守玄盛初舉之會水懸注於業告歸
玄盛阻殺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玄盛初舉之會水懸注於業告歸
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馨之言邪白頓約今已主矣玄盛乃夜之
白後嗣有恭涼遷都渭泉乃敦勅練騎半數頭發百姓樂業乃勒銘
酒泉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間其幕下以爲白祥
金銷所鑿皆惡膚色而至及盛國上人讎曰武昭王。先是阿右不
生秋魏柏器張戰之世取於秦繼而植之終於皆死而謂泉宮之西
北隅有掘窟生爲玄盛若魏獨所以寄情蓋歎悼隨方立功未所
也據阿右元二十四年

更臣曰王者受國成寶世德備泥成之先大帝若一暴之生兩龍
元以中勝勅興資業繼之構址景遷街統本吞燕之明基涼武昭

王安靈離出運陰陽而神武應靈之道如神春日月以經天成物
之功若歲成能懷遠海恭開國北東地五趾以稱濟魚二分而水
績若乃詩褒秦仲後制定創甲之樂頌英公劉宋孫興配天之祥
或發迹於沂渭或亦化於岷岷履實創元天之基疏前周原海之
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乘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
其所由來遠矣

廣曰武昭英敏志勇嗣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道馨欽德絕地常
惠積止丕基克高來裔



東萊先生晉書評林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澤元而立禮道員三靈資品蒙以顯名功也
萬養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致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祐。晉
氏始自中朝運于江左雖百六之災熒及而君子之節永消孝悌名
流猶為塵跡殊其遺約足厲流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也是一名愛事祖母以孝聞世。後至洛司空段
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明見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
魯仲而霸用豎刁而蕪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流魏任黃皓而喪國
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數何密密曰昔舜禹早聞相與語故得
簡大雅活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故言殺是以碎耳華甚
之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捷乃遷漢中大守自以失分懷怨



東萊先生晉書評林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澤元而立禮道員三靈資品蒙以顯名功也
萬養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致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晉
氏始自中朝運于江左雖百六之災熒及而君子之節永消孝澤各
流猶為繼踵殊其遺約足厲流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也是一名愛率祖母以孝聞也後至洛司空破
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明見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
魯仲而霸用豎刁而蕩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流魏任黃皓而喪國
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數何密密曰昔舜禹早聞相與語故得
簡大雅活與凡入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故言殺是以碎耳華甚
之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捷乃遷漢中大守自以失分懷怨



及賜錢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國有祿官無中人不如賜
田明明在上賄語豈然我愈念之尼窻官卒於家

王褒

王褒字偉元咸陽人也父嚴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
於褒曰近日之車誰任其咎褒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
於孤孤遂引出斬之。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備又非命未嘗西向
而坐亦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歲七傳皆不就蓋于茲兩且
父常舉酒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愛常母沒每當歸到窻曰
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
者並獲蒙教之篇後洛京何遜寇盜肆起褒舉積蠶不去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魯東陽人年友恭讓敏而好學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蘇
起建業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卷視為歡朋集友以方晉大功

乃原其妻孥而棄新到推於栢里五六里時有寇犯其於夜盜其
曰寇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寇為盜賊所殺置於所犯殺之次賊
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隱則猛獸取於故前自誤而死夜盜歎息又取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此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
蒸黍朝夕奉亡如存元和中將孝廉不起卒于窻邑人號其善為孝
類也

史家

史家字叔褒明博望后也少履勤儉事親以孝稱攻學中大安二
元俱亡次元叱復和鸞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褒獨留不去
愛勢既歇家人乃及叱病將瘳亦無恙父老成曰異哉此子守人
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哉寒然後知於栢之後學始疑夜獨之不
相索也嘗與弟子樹籬說以被條成曰今在隱非先生何養之過褒
曰為願也操未君子之志也父亡作信實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



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衰將何若母戚而安之孤兒女曰芳游婦美服
既具衰乃刈荆苕為簪髻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
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死暇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
也故賜汝此區區之為美欲溫養朝夕雖休勿休也初衰父誠衰
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曩先父之誠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
十州郡察舉皆不降志仕號為更異行後避寇適林慮山而林慮之
人歸之咸曰更賢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琊人也小有操行以孝聞二親既終雨兄羅汝次破
樊氏因喪夫明命課勸家人盡心奉養醫人疏方應須藥蛇蝎而尋
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置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內一青
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遽逝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尋藥成
嫂弟耶愈尚是著名後累遷侍中除吳郡太守含所歷簡而有恩明

而能斷以威御下王尊歎曰顏公在事吳人做手矣未之官獲為侍
中後以年老遜位歲滿晏安素行純如右光祿大夫子時論者以為
王尊希之師傳各位歷重百餘宜為辭禮太常鴻議以問於含含曰
王公雖重理無倫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將務
既而吾人曰吾聞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侯於我我有邪德乎
郭璞嘗屬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情已而天不與者命也
中道而人不知者注也自有性命無勞若龜或聞江左羣士優劣答
曰周怡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發仕二十
餘年九十三卒諡曰靖

劉歆

劉歆字長盛新輿人也曾祖母王氏盛冬思量而不言食不飽者一
旬矣歆往而問之王言其故歆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
百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上祭歆收淚視地便有靈生焉因得斛餘



而歸又嘗衣人課之曰西館下有果樹而蠶之得粟十五錢銷曰
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毅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碑為
撰狂而將置筆枯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徽達之士也勸
毅就徽設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獲椽耳不遇之
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無惡也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宣
子曰如子所言宜肅人所感哉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怒
曰我女年始十四資質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毅乎
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毅至孝宜感激才識超世此人終
當遠遊為世名公汝其謀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本毅
如君父焉及王母卒毅夫婦數寒幾至滅性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
自是名譽彌顯劉毅茹茹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太
保與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
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設門為盛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室滅性每至忌月則悲
啼三旬雖母卜氏憫之無道當感冬思生魚動延求而不獲沃之泣
血延身冷如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湧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
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又則有就席冬
則以身溫被積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盡則備貨夜則溫書
遂寢覺經史皆通大義父母終後殯於墓側家牛生積他人認之延
牽而殺真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贖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
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聰死新準作亂逃害

何琦

何琦字萬倫年十歲喪父事母夜夜朝夕色養嘗患母嚼不磨刀為
鄰王嘗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
實謂欲謀報養供養一旦竟然無復尚法宜可復以若純之質蓋願



清朝於是養志街門不交人事施觀典藉以誌昔白頰公所辟命
皆不就極溫齊登時縣界山噴然默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正足
者也苟善養性老而不衰年八十二卒

史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
之本固哉故尚玉哀隱居不從其辭行已莫逾其禮結相以慰其
誠必當以免其感永古董恭與時地黃許故少而敏學禮備在三
賦雖被其恩棟法欲擾其笑固居喪之禮重古今之所難焉爰叙
哀不取表於執紼則裕存乎故無幽顯不傷其孫愛薦不廢其心
惠芳讓英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恭尊之匪懈玉汝之履端俾人
惜其亡良守有共秉劉放切丁艱聽喪毀齒嗣後三冬之重賜七
年之粟至誠之獎我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孺孺席而借暑綠黃
冬孟宗御為偷推其餘藜子益孝養可樂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
其宗流同斯志也

蔡曰德之所獨有哉必嚴梓哉王許求基丞兼擇河潤稻對樵菓
應密者夏更風標至性文度弘都動簡歸行教故孝文哉尤謹誠
鳩馴長益魚嘉延元談系教爾端長道存粵潤之德成譜左

忠義傳

古人有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知前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各其
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死故能守鐵石之深哀厲於坊之難
樞書名付第盡哀冊青前史以為美談從來仰其軀烈者也。晉貞
元慶之役千戈日尾而殉死輕生之士無之於時莫不志於秋霜雪
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焉善俗於當年者歟

結語

結語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居杜門山齋領
試武陟口頭語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結絕賢俾郵政宜如旌命請為
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如郎也乃發詔徵之始家為



晉丞給入洛或謂王戎曰昔於桐入中鉅則極器昂然若野鴉
之在嶽羣戎曰君後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淫器之每日使施祖為重
郭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頠也茂梓選胄中堂諸齊王罔諂事
適同讓會召晉受軍兵論將改父言於罔曰族胄中善於益行公可
令誰之在右運奉然推不受罔曰今日為歡那何若此罔始對曰公
臣獲被獲當執物作則喪之於後紹雖虛細泰前常前慶故冠冕為
玉段省說可操執法竹以為於人之事珍得公履從私宴所不敢辭
也罔大驚受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後天子蒙塵王臨賦
續發滿於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繼吳端冕以肩捍衛安佩帶
飛箭而進紹避於帝側如識如履天子深哀歎之又事左右
欲密衣帶曰此械竹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胄中泰寧謂曰今日
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王戎遊觀必有狂無戰若
使皇與失守臣豈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古字考道紹哉子好學修易之家在晉縣屯丘自號老丘子門曰麟
聖之門室曰慎終之室謙好不除罔中侍弘襲王祥以貴云子尚主
修中甚盛圖莊周於室覆葉葉士使舍為之講舍後輩為學文不
加其序曰帝增王弘遠華池蓋至黃正賢才國臣主典檢之象記
先登辭聘之事盡真人於刻補之室載是士於進制之室可謂託非
其所可序不可讚也其辭曰揚矣莊周天縱行彼大泥浚其生自然
實其量器盡冲清第玄怪曠人凶俗幸真風既散野村公存之聲納
有身寵之數上下相慶長勿失賢於是借文盛以助罔引其德以自
矜戶餘恬順之歸家震宅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苟尚命文建耀
三光有出無處池泉巖石之閣宅非茅茨之宇馳最產於皇衢盡終
象其為取嗟乎先生向許何苟生處巖岫之君死寄塵穢之室託非
其所以有法幸悼大道之塵晦迷含悲而止曲符有愧色當念北征
轉中書侍郎郭弘微之





王育

王育字伯魯京兆人少孤貧為人敦厚好學必致款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底而失羊為羊主所償育得需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養育受之無愧色。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女王淑請宣宣不迎之俄魯曰卿往為二十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崔遇我使我畏死鴆乎育執刀叱汝曰我府君以非罪無辭知日月之傾耳小縣之故輕辱吾君乎前待殺之宜懼既下抱育乃立自此知名後為武陽令為政清約有盜惡棄他郡遷并州督護又為樓房將軍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閉門讀書已不交當世異類慕而造之託持不見及顯為獲射教言之於梁華華時之際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欲養賊士本無定情且茂先華而不定棄顧忠而無厭奉與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立行邪忠常有此說我嘗恐其濟蕩無餘故見漂汎可恥也問而謝決庶哉。以身擇太守陳豨賊合之忠負以歸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後帝世累遷序中又遷陽陽簡帝至平陽劉暹將者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暹遂其茂門香受帝命酒過之勉曰文大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踴高第乎二陛下元武皇帝欲引樂將歡度遂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其高士也勉忠而夫勉高兵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

劉敬元

劉敬元字道光北海人弱己備學不以陰謀攻心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讀周志曰誦書當不義根何為貴功於符解之文為者養之

源太玄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本嘉之辭而齊同縣管平年七十餘簡赦元兩行及衆陽爲盜并劫賊元已免乃受謂賊曰此公孫老請以身代賊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茂仕勸服爲中書侍郎

易維

易維字與長共少勸勵人少爲縣吏自念平賊然由自達乃脫憤性
赫門而女投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朝謝
職還家後爲杏陵令會王殺作逆遣魏又交之賊箭爲文所虜送到
武昌數遣人以微示維維雖賊而數之維曰此寔有之借維位
微力弱不能救濟之誼王室如避維女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
乃所願也執揮其辭釋不之末幾復殺之

羅金生

羅金生字崇伯微章人也多才藝以家貧親老求補時故令刺史王
好之請爲別駕履仲堪之缺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歸

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金生爲諮議參軍仲堪敗走文武無送者
唯金生從焉路經家門弟遵生謂曰作如此分難何可不執手金生
題馬於子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金生揮
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未養不夫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
亦復何依遵生抱之愈急仲堪見金生無能理策焉而去玄至荆州
人士無不陷者金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或勸令詣玄金生正色
曰我是破侯吏見君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終
遂致此者賊亦何面目使就桓家生乎玄聞大怒即收金生審之疑
成悼焉先是玄以兵襲道金生母胡氏及金生遇害即日焚棄

史臣曰中散以膏爰見誅王儀以死言獲及竹管可謂死其罪
也淳元恥臣督室延祖甘赴危仁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
而道見稱當此垂乎竹節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
之冠者乎且哀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藏濟於物理宜竭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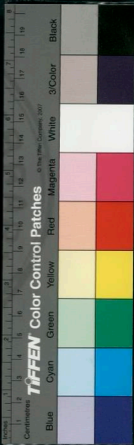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吾書詳卷之二十一

忠可謂烈士真質而勞勞極其味者而並異或有論錫者以死難
獲幾榜推首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可證乎安既享其榮老乃遭
其禍逆逃無據何以立人衛生之廣身全節用此道也
覆曰直營紀主忘報獨節助松方操獲霜比烈白刃可陸真心筆
折道光報古勞亮來首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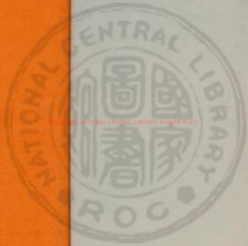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三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1 Color Black

55 (copy) v. 25



東萊先生晉書評林卷之二十二

良史傳

長史之官實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涇縣四門都郵頓用黃霸尉郎文翁成史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殺移晉亦成政善寬和斯並請其微者以為準的有晉榮欽王龔按方任能今按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史

壯修

壯修字超宗成鄉人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於時將騁奉養也送路遺甚多診一無所受夫如初至累遷尚書郎時治人李康亦為尚書郎與壯修名母有論議朝廷莫能論之號獨有二郎

王宏

王宏字正宗魏博中舉之松也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



桑間燕屋于汗而莫不磨日致示在郎者殊續可疎校尉石鑿上其
政術武帝下詔緝之賜宏殺十餘族遷爵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
名更為督并太廉中為司徒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
不得衣紫綵及綺綺錦紫帶遺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從遣
吏糾檢婦人相服至妻妾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

曹德

曹德字頴遠燕國人也調補臨淄令德有寡婦妻姑甚謹姑以其年
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自殺親黨皆婦殺姑嘗為考物
婦不勝苦楚乃自誣欺當改適德遂知其實有克更加辨究其得
情實婦得免其獄有死囚論夕德行獄德之被覽歸家覲日令還至
日相率而還並然還者一執飲厭說曰吏君

清京

清京字世長武陵人弱冠郡府主簿太守趙敏甚器之嘗問曰貴郡
何以名武陵京曰鄭郎本名義陵在襄陽縣界與夷相接故為清文
尤武將轉東出遂得全免共議為號得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後
於是名焉為州府併因錫見詞策標得不孝乎刺史感京曰府士為
不孝和京舉報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掩辭皆此類。後
太廟立用郡晉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悉
賀遂道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求式京舉秀才到洛樂黃與共談京來
目經段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宗宗京
感其言遂勸學不勝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
之昌以為不知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
之乃歎服曰才不可較遂父子俱為焉

鄭啟

鄭啟字伯道平陽人也祖父被嘗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
猛獸自後斷其盤靈占者以為水邊有文汝字也斷盤靈者折獸頭



代故歐頑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故少孤與弟同居
非諸類軍買泥混以人訟事示欲使汝之故不視曰孔子稱恥訟吾
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之末嘉末役于石勒。後石
勒過泗水故乃所乘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魏察其牛馬步走
捨其兒及弟子於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
不可絕止慈日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復泣而從之乃棄
之其子朝乘而暮及明日夜祭之於樹而去至江東完帝以故為太
子中庶子府兵郎關守人多欲之帝以授使使載木之郡樺程無所
受在歎其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所疾去
魏郎常有送迎境數百萬成去郎不受一錢百姓數十人圍守故婦
不得進故乃小停餐中發去吳人歌之曰魏如打五鼓誰罵天汝婿
郭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成和元年卒。故棄子之後妻不從孕過
江納安岳龍之訊其家蜀能是北人遭亂德父母姓名乃故之甥故

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從而娶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
由天道無知使郭伯瓚無兒

其惡之

其惡之字是然濮陽人博學文史以儒雅標名仍冠而介立有清操
雖日晏歡叙不享非其果備石無儲不取非其道早丁父憂事母孝
及詳練之久復有群鴉俱集時人咸以為其感所至良太常諱康
伯卿弟康伯母殷浩之婦賢明婦人也每聞惡之哭聲輒投箸為
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餘銜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
尚書惡之遂階清級累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操履皆莊親族。廣
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苞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瘠瘦人情懼焉唯
貧家不能自立者求捕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
之弊歸安中以惡之為流羅許軍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



門有水曰貪泉飲者穢無厭之欲隱之既至其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又在州清得喻鴉糞食不消菜又乾魚而已候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得肉隱之覺其用惠潤而熙焉又靈術冠南海感之為術所得又方得又歸舟之日疑無餘資又至數畝小宅雖短陋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察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改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家人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究妻子不沾寸採義熙九年卒。初隱之為承制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遺女必當率薄乃令從婿俄助其經營使耕至方見婢奉犬貴之此外蕭然無餘後至自書馮其妻劉氏嘗沉香一片聽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史臣曰曹芝等建漢制竹布政宜保存樹威恩設留遺愛成見知明主流譽當年於的武之繁已克勸頌德之申寬緩獄斷彼羸程以述職具聽酌水以偶隨晉代良能此焉為景而假棄于有姪以

義勳恩若力所不能自可矜情念何何至預如微纒紀其奔走曾乎辭豈悲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純剛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蓋節曹氏把門斬關宜帝放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較其萬人者歟

顧曰濟既良幸則英節賢威同輝豈辭若烹鮮唯嘗其水但把食泉人風既儼俗化斯遷

儒林傳

昔明從既衰諸侯力破禮經廢歎雅頌陵夷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節聖說祖述盛玄演調里之典經晉正始之塗論指禮法為淫俗日變誕以清高遠使憲章弛廢名教頹廢五胡乘亂而競逐二京燼陸以倫胥連極道消可為長歎悲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別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所覽實典。讀百次。大腹中微不起。卒有招連盜。號曰文貞先生。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爵為僧。衣食。

文立

文立字質休。已都人也。蜀時。游太學。師事。繼周門人。立為。積四陳。為學。度為。游夏。履。應為。子貢。泰始。初。進。散。朝。常。侍。蜀。故。蜀。書。經。受。立。有。德。業。興。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同。立。封。曰。臣。至。知。其。人。但。年。甫。八。十。原。性。謙。退。無。復。富。時。之。望。不。以。上。聞。耳。後。聞。之。曰。質。休。可。謂。不。食。肉。矣。故。晉。書。大。人。也。時。西。戎。獻。馬。帝。問。立。為。何。如。對。曰。乞。問。文。侯。帝。答。之。

徐述

徐述。東。莞。始。寧。人。少。與。鄉。人。賦。壽。齊。名。下。讀。書。不。游。減。邑。及。年。武。帝。始。元。興。簡。詔。延。儒。學。之。士。述。既。東。州。儒。素。大。傳。論。安。象。以。應。述。年。四。十。四。始。始。中。書。舍。人。在。西。晉。侍。帝。雖。不。口。傳。筆。句。然。開。釋。文。義。歷。明。指。要。學。者。宗。之。遷。懷。聯。常。侍。簡。與。西。晉。帝。宴。集。研。樂。之。後。好。為。牛。經。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華。詞。所。言。輒。誼。述。每。應。行。杖。故。述。省。刑。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皆。後。出。之。故。時。論。以。此。多。述。悉。中。書。侍。郎。專。掌。檢。察。初。范。甯。與。述。皆。為。帝。所。任。使。女。補。朝。廷。之。闕。甯。才。素。而。帝。指。心。正。立。遂。為。王。國。寶。所。出。守。使。郡。職。孤。官。易。也。而。無。敢。辨。強。改。乃。為。自。安。之。計。範。常。詣。東。府。過。聚。賓。沉。酒。引。滿。范。詳。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楊。不。對。曰。唯。願。君。善。生。惟。以。節。檢。情。餘。為。楊。耳。道。子。以。范。素。尚。道。素。矣。而。不。以。為。竹。也。遂。安。元。平。卒。范。論。義。精。客。問。則。有。對。舊。疑。或。展。在。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忘。於。東。庭。以。為。太。職。之。屬。自。是。時。神。書。如。日。出。之。時。何。東。皆。非。非。為。藏。體。地。中。也。

范宣

范宣字元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于膝。子改其人名。



痛邪者曰不足痛俱受生之體而故毀覆不可返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疑焉尚憐益加以好學乎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得經教習家于豫章太守故吏見宜著茨不完欲為改宅宜因辭之更更之以宜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宜又不受更之問宜曰君得學師何以太僕宜曰僕與貴姓銜至於石渠之翰實以需為辨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遂晉之初就以釋經為高僕誠太常然亦不與易宜言讀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壽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宜云此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若奈何由哉此宜笑曰小時嘗一覽焉人莫之測也大元中范寧為豫章太守嘗亦讀得道經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于范之風也

章叟

章叟字道京宛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常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曹重光累徵我担我考父父子子故為我對正惟恐抵伯陽曰伯陽之

不肯識如君教善亦正惟欲括耳彼楚無官時人傳之以為笑

王歡

王歡字君尋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說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和時問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儒後為慕容辟國子祭酒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望重或貴或貧或弱或強或師或徒或師或徒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後若仲宰之清貞守道執志業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操心驅卷文傳之歡疏抗石雖疏猶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開家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龜鶴和主相判別繁辭可謂得顯其美臣故其惡舒元入參機將明主賞其得顯試在懸隅橫欲飲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為當矣

遂乃死於三慈以至陵遲悲夫



晉曰郡郡周文齊評漢典多釋統學解明飛翔雅諦弗論微言復
顧差及晉代瘡風逾聞

文苑傳

夫文以化成性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積風俗於王
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漸輪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美矣又
金行篆極文雅蔚盛信乃金相王嗣林青川冲符美前請畫松求葉
今撰其鴻筆之君若之文苑云

成公綬

成公綬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詞賦甚懸明默自守不求聞達
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綬鄙有及甫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
多不載又為天地賦發雅好音律嘗舉承風而韻於然成曲因為
廟賦云張華雅重授每見其又歎伏以為絕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云石公子因為氏焉東
世儒學文雅解文人口思所曉解不及或少時思遠遊學於洛學過
陰陽之術能說口動而筆隨以能說齊郡賦一十年成後賦三都
會始奪入官授家京師乃隨者以思賦好賦之事思思十年
門美播通皆苦筆故選擇一句即更賦入目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
郎又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固以人擬言安安皇
甫蓋有焉善思危而示之論相善為其賦卒更板為注想都關建注
吳蜀史前所編入為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盛垂於時司空張華見
而執曰班固之說也史讀之者蓋而有始又而更新於是黃黃之家
競相傳為洛陽為之秋貴切坐殿入洛秋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
笑典第與書曰此間有徐父欲伴三部賦須其成當以覆酒覆耳及
思賦成機絕狀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覆蓋焉齊王固命為記室辭不
就以家歸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爲善治陽謀氏令初爲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
母曰汝光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成
母古龜師父囊關父耕也十登校書而泣師推問之至曰我小未能
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善異之年十四詣洛陽將太學過從康於
學焉石經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聞都曰親君風骨非常所以聞
耳康異而告之年十六博觀漢書相過詣康康曰爾故名茂字允
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體瘦子曰黑分明有白之風矣及康卒乃何
慶西而占尸焉至論康精神有從積才氣慶西樂師許史國洛與父
相遇時母已亡父致令其位立弗之告仍成以不歸至乃還慶西爲
州三時節從事太康中以良吏也洛方將母亡切至自執士伍欲以
宦學立名期於飲養既而其志不就復憤歎歎血而死卒時年三十
七

魏尚字季雅吳縣故鄆人習不習器少而聰慧年十三作鵝鳥水壘
二賦見者奇之南常謂所賦曰聖賢道在彼志中盡此何求其平否
諸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陵機曰君凡才雖卑然其志亦不凡也鵝鳥
詞更尚之賢也盡不意復見者生贊曰公固未觀不遠者耳李
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同獻之實不置矣仕至中尉卒

王純字季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誇俗浮沉爲時
所抑仕郡文學辭體不稱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夫入觀時以
若盛新行波之盛有冰火之子者出自恒樂之谷過而問度夫人曰
子莫自白自問矣之聊矣適曰吹通煙煙之虛夫人曰人說故之家
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體然
曰胡爲其然也夫人曰欲求者皆絕熱之士其得虛冷之謂昔惟挾



聖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日公
門有輝諸在焉皆不簡蓋爵至乃空節者以臥會為非量環者以
液利為儲儲勝勝者以然然為以積積者以守意為堅貞賴者
以危危為為為為者以色厚為為為為者以得納為為為為者
者以難入為難清拉者有沈重之舉舉者得清動之聲者得法
以以遠遠聞之勇以勇以勇以勇以勇以勇以勇以勇以勇以勇
也眼眼等子遠視各歸亂正判之也惡君子枕劍小人高會而安惟
者羅餘清春宜無大小問是故力也冰子燭然刀潛曰漢少其於
孔頌之門久真於清寒之路不謂其勢自其應劍散冰明編展我初
義後不獲仕於于宜間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清才老翁文而敏。性不拘。將入魏為江東少
張會。張翰。命入洛。然其間門於船中。舉扇。初不相識。乃就指

言問載而去。不告來人。齊王問。誰為大司馬。東曹掾同。將。羅。翰。等。
同。都。類。去。語。欲。求。去。意。然。共。手。捨。然。曰。吾。亦。吳。子。米。南。山。欲。飲。三。
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
志。何。能。為。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數。人。官。謂。之。
見。翰。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樂。適。一。時。獨。不。為。身。
後。名。邪。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知。即。將。一。盃。酒。對。人。貴。其。樂。適。

袁宏

袁宏字彥伯。父。易。臨。汝。宏。有。志。才。文。章。絕。美。曾。為。吳。主。史。詩。是。其。風。
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食。湖。尚。特。續。牛。渚。秋。夜。東。月。率。耳。與。左。右。
徹。服。泛。江。會。宏。在。船。中。風。涼。聲。既。清。翰。解。又。蘇。故。父。之。意。問。焉。答。云。
是。袁。宏。汝。郎。翰。詩。即。其。家。史。之。作。也。高。郎。迎。舟。與。之。譚。論。中。以。不。
寐。目。此。名。與。日。夜。累。遷。抵。溫。館。室。後。為。吳。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
德。而。獨。不。載。翰。舉。溫。館。之。後。游。青。山。做。命。宏。同。載。開。宋。六。閩。君。作。



東征賦多稱光賈何故不及家君家答曰寧公稱謂非下官敢專說
未遑應不敢顯之耳溫曰君欲為何辭家即答云風暴散朗或搜或
引身雖可亡道不可賈宛城之即估義為允溫欣然而止家賦又不
及陶侃侃子羽奴嘗於曲室袖牙問家曰家公勲績如此君賦云何
相志家答曰君曰我已盛述等公何乃古無因同精金百法在河能
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難為史所贊羽奴乃止後從桓溫北
征作北征賦嘗與王珣伏治同在溫坐今珣讀其北征賦至關所聞
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公檢體於靈若夜尼父之洞
迹似實動而非較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節
珣云今於天下之後發韻捷事然於寫述之致似為未盡溫云科登
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願
流風而獨高珣誦味久之謂溫曰當今文章之美汝當共推此生家
與伏治同在溫府中呼為表伏然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得思本優

國士而與此比有何辱之甚。謝安嘗賞其姊對隣述後安為揚州
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安欲以卒迎試之語
別就其子頗左右取一箭而投之曰卿以贖行宏應聲答曰魏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為太元初年

羅合

羅合字君章長陽人也少有志尚書畫外學一鳥文移異常能入口
中母來氏曰烏有文移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羅思日新後為郡功
曹刺史更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舍為方外之好乃稱曰
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桓溫嘗與蔡靈燕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
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村溫曰此自紅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靈鳥尚書郎。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飛集堂宇及政政運家階庭
忽而第數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平

類檢之



顏值之字女求晉陵人也父洗之尚書左丞值之博學有才氣嘗為
策賦桓胤引為大司馬參軍值之好游諸人多愛仰之至荊州人間
會稽山水之狀值之云十景號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與雲霞行
懼之每食甘燕恨自毛至不人致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
持沙澗安深重之畫以一行畫題其前寄桓玄皆其輝所珍惜者
玄乃發其前後竊取畫而戲用如舊還之值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
畫且云少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初值之在鎮溫所常云
值之體中數點各半命而論之玉得耳故俗傳值之有三絕才絕
畫絕疑絕

題曰夫貴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諫歌而成在
無象庶存味製至於德尚安射之文雅形古之美筆林群藻萃或
鳴之子史勿探明敏少蓄清思感天地之靈華賦辭人之所竟特
構新情宜常均之所企本才合衆歷載以賦三都六女兒而稱善

平素雖而翰翰匪健高步年妙以勝年終古都之持論兼德
之傑清亮南陽之人雖蓋南州之明秀李維揚為道風尚成德
稱也果命之珍固其無矣年而宋陳鏡遠光登而蘇半平位信勝
宋論亦足見其志耳李翼然從一胎不之名實其花之仁澤發神
有仲初之文風流可高揮秀士林揚教之英心更聘亦皆此說所
必精說足下案納強降冲之秋明暢劍術之論字充之學茂信清
非也文宗東征各區之作如值之而玄受學藝海陸並固續奇
許帝問其西堂故其祭說也君章輝相守之賢徒荆楚之材夢見
天子簡誠豈獨目者之賦風夜寂於絕鷗鷺借取卷而才多現
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德思過敏延譽情流德與西夜之計車旋
於機權者矣

贊曰夫求畫法官徵者若其哉碑君揚君揚翰林俱皆振玉各擅輝
於守安大冲道文韻堪表吏允置得異靈煥年賦辭人共絕清賢



東坡先生晉書詳說卷之二十三

外戚傳

詳觀往諸公傳前開晉緣外戚以故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解亡令於者何哉豈不由緣以恩升也非總舉識明其材謝經通設淑彜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君安而不慮危殆延而不知退驕者既至釁隙隨之者乎爰及以左未改覆車亮世族羽儀王持高門領袖既而職舉出納任竊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殺於危國直不哀哉君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辨焉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諳學有智算少與歐陽通門甚相親狎每按是問席嘗謂帝曰若當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識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故父帝素意重彼傾有代宗



東坡先生晉書詳說卷之二十三

外戚傳

詳觀往古之變前則晉祿外戚以故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解亡令於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也非德舉誠慝明庶材謝經通設淑彜之寵靈德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君安而不慮危殆延而不知退驕者既至釁隙隨之者乎爰及以左未改覆車亮世族羽儀王持高門領袖既而職舉出納任竊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殺於危國直不哀哉君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辨焉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琇學有智算少與歐陽通門甚相親狎每按是問席嘗謂帝曰若當賞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鐵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故父帝素意重彼頃有代宗



之議功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帝歲年累遠中護軍加敬常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與機密處遇甚尊。初杜預拜鎮南將軍劉士羣賀皆遲滿而坐秀與裴潛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秀性豪侈費用無復資限而秀疑扣作獸形以溫酒陛下衰貴成競效之又喜遊樂以夜備畫中外五觀無男女之別時人織之年謂曰威

杜又

杜又字弘理成恭皇后之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膏若雙鵝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顧雅亦曰衛玠神清杜又形清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喪裴氏裴善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字武帝時崇進為黃慈慈君裴氏壽考百餘號曰杜姥。初司徒燕藻甚器重又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又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成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褚裒

褚裒字季野琅獻皇后父也祖磐有易量以幹用樞等為陳史事有不合令欲殺之磐曰物各有所施操操之辨不合以為落也明有垂察乃捨之後官至安東將軍。裒少有簡貴之風鎮國桓彝是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裘陽秋言外無成否而內有所裒疑也謝安亦雅重之恆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裒與角諸鹿亮亮使擲暎蓋之卦或嘆嗟然亮曰有不祥乎嘆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九年外吾言方驗又此二十九年而琅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至太后又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領將軍錄尚書事

何準

何準字幼道得章皇后父也高尚寒欲州府交辟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勅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威驃騎舉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充吾李輔之重權領一時而專散帶衙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而已

王濛

王濛字仲猷哀靖皇后父也善諫書美姿容其貌自照猶其父字曰王文閻生如此兒邪居貞情政自入市買之媼其貌遺以新媼時人以為違與沛國劉俊賢名友善俊嘗稱濛性至適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濛方荀奉倩濛比表曜卿凡猶風流者舉濛凌為宗焉司徒王導許為裨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放情約簡令王濛溫賦活和極溫高爽適出簡向清湯令達簡文帝轉政益貴幸之與劉放既為入室之賓轉司徒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微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聽我病也夜漸篤於燈下轉羸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卒賜殯劉依以奉祀塋尾置棺中因勸絕父之謝安亦常拆美濛云王長史德甚不多可謂有令音子孫

慈字叔仁孝式突聖后父也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許寒素等一官秩求者十輩濛無辭是非時簡文帝輔政濛陳狀白之曰若人有此其人有才務存忠實臣請其方故不得者無恙焉後濛以朝戚不欲在內若宋外此為會稽內史時王出東拜蔡邕子恭性省之素相善留十餘日方還極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蹕蹕不得歸濛曰恐阿太非爾之支阿太脫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恭弟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仇罷二官何小子之有

更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委多聞之益遠逢清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總攝恩私便善任選帶寵靈而運欲恃勢位而驕陵晏紀憲章頌干國紀幸逢寬政竭免刑書王愷也鄙謂賜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嚴於奢濛競爽於李倫華先於武子既處清論有叔王狀結宿義行為名未足愍恩勸善弘理儀形外胡季舒



神墨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切道清盛寡慈皆擅名江表凡重當時
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精神之令望者也

孫登傳

若夫宵吳垂景少微以隱其次文繁探幽貞懸以成其象是以古先
智士體其若蔭介焉超俗蹈然養素處聲江海之上卷舒冥氣之表
漱澗而漱其清漱華而酌其耀玉輝冰潔川冲故峙階至樂之道因
無疆之林詩人考聲之歌神在茲矣今是其高尚之德歸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獨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好讀書辦一絃
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嘗住宜陽山
有作炭人見之如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視既
見與語亦不應籍復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登不答遂將別謂曰
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謂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

用尤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得其燄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誰乎免於今之
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遺與命乃作函贊詩曰昔慧標下今僊
孫登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策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道逢
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特為著作載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道去莫知
所之於其所宿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軌道明前神體
致密茫茫太素是則是速木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真
遁跡去此至正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徒感麟乎麟胡
不道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卿會稽人也初以貧賣魏武學聞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



色曰諸君持我乃至此乎自此不與示讓相見後母病篤及諸洛中
祭會三月上已洛中王公已下盪至浮橋純時在船中得所由蔡諾
貴人卓乘來者如雲就並不之顧太尉寬危怪而問之純徐答曰會
當憂仲卿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純曰其人猶稱猶有大禹之蹟也
太伯之義饒藏邊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充之異之更就船與語其悲
如響欲使之仕即倦而不答充又謂曰知能作卿土地間由乎純曰
先公惟高猶山朝會萬國靈化獨存百姓或詿遂作慕歌又孝女費
璩其父璩以不再延絨投水而死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
子胥練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鳴今欲
歌之衆人曰善純於是足印船引聲歌轉清歌轉既不風悲之公
水歌天雲雨擊樂諸人頰相許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充歌譚以
文武尚游聽其來觀純危坐如故若其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兵兒是
木人石心也純歸會諸竟不知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蔡臨撫撫喬者曰朕不見汝
成人因以所用瓊典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號啼泣九歲請
學在同輩之中古無嫌解之強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然劉向
喬以為的定一代之書王辟籍之弱徒雄常之夜非所長遂著劉揚
優劣論文多不載前漢碑舉皆不就初喬邑人歲夕盛瑛共樹人
有告者喬勝不聞邑人愧而謝之喬往喻曰刑罰日取樂欲與父母
相歡堪耳行以愧為外黃令高頌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
范伯孫尚拘率道名諱未嘗任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元康八
年亭

董養

董養字仲道汝南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操求祭每覽國家故書因
著無化論以朱之書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鵝出為養演說歷院



子曰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簪入蜀莫知所然

晉書

原發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網紀大壞囊
帶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
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
易不忠此折難折家齊不亂舉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鏡之如尼字
曰孔方夫之則貴弱得之則富弱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辭讓數之類
同雖發之口錢多者憂而錢少者若後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
動不至赤色衣冠發聲講讀環聞清談對之橫陳見我家尼莫不驚
視錢之所沽古元不刊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北論之謂為神物無
楚而辱然勢而然非金門而入紫閣謂曰錢無耳可度見凡今之人
惟錢而已益疾時者共傳其文莫不任其知所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游嘉遊每遊山林翫旬忘反父母
喪服畢不受爵家隱名山臥著竟爽詩中採竹紫木實實堪以自
食有餘故放散幽窮置玉翠間其名遠人知之就至置之西園温鴉
尚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感生不感故無情一旦忽來還山及
蘇峻及人皆以為知機享著洪更關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翟莊

翟祐字祖休尋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犬釣為事及長
不復獵或問魚獵同是害主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
我的自物未能殫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食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
為知言晚節亦不獲釣焉君華門命微並不純乎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顯南陽人少尚質素志存遠逸桓冲嘗到其家驕之於
劉麟之者致令麟之曰彼君既狂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



騎之雄冠冕之袂佳者於群小凡人破膽一無所愛仁愛調隱卒
以壽終

宋織

宋織字令艾敦煌人少有遠器沉潜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
交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令時太守梅宣盡其家於閣上出入視
之作頃曰為枕何石為歡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夏
其或儀鳴鼓造馬騰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夏歎曰名可聞而身不
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規古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
壁曰平生百丈青盤萬斗身木翁留詩若鄧林其人如玉羅國之煙
空道人廷賞勞我廿年八十為學不捨卒謚曰玄虛先生

謝毅

謝毅字慶總會稽人性溫醇寡欲。初月紀少微少微一名巖士星
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愀而戴死故會稽人士以
謝毅字慶總會稽人性溫醇寡欲。初月紀少微少微一名巖士星
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愀而戴死故會稽人士以

戴逵

戴逵字安道無聞人少時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榮
當世席以琴書自娛太常武靈王時聞其音鼓琴使人召之逵對從
者歎琴曰戴安道不為玉門於人幣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
擁琴而往。帝時緊殿不就病卒。長子勣有父風微不起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博學善屬文為鄉鄰之所貴嘗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以親老家貧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
欲強飲以為三逕之資可乎既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
除餘款安子因請五十畝種秫都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
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吾腰事鄉里小人郡義熙三年解印去
歸乃賦歸去來。刺定王弘每令人候之其親屬或載酒飯而往潛



亦無所辭焉嘗言夏月盛開高外北燠之下清風既至自謂義皇上
人性不解音而筋索琴一快故微不具每朋酒之會則燕而和之曰
但讀琴中趣何勞欲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稱之謂也出則允釐其政以道濟時處
則振放蒸嘆以平自故評水厥義其來莫矣宋城勿讓遠操清規
映披揚宣頌其蓋象而安歡其人龍玄盛之號實斯為美條之數
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端落或踴躍而對時人文弋灼而積
術必舍和志理歎道匪釋不在其志數清風於來濟者矣

藝術傳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文備豫定古而審存亡者禍福所關
神蓋設教率由於此逮江明首唱賦藝以典文子長繼作搜獵蒙
以古詩句意歎後史不徒言今錄其雅步尤精俊能可紀者以為藝
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談學尤善風角孫焉以為本禁都尉使其
占候諸故靈驗知其必敗而不放言而孫亡訓隨例內徙庶勸周
元帝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鄧州當制符而年當有曲蓋元曰朕如
來言當相薦故訓曰臣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元果召義興太守金
紫將軍丞相王導多病每日憂患以問訓訓曰公耳貴貴有必壽亦
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吳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
為酒藏史後持蘇給史從孫鑿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觀瀛洲等
諸山既而還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
善風角為人強固無風望妙解占候卜數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
君侯本命在中金為士使之主而於中上石頭此治火光照天此為



金大相贈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專印榜若果有病遂孟祖的鎮燕
靖洋為中興軍永昌元年四月興承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的
曰十月必有賊到燕城東上薄王振以洋為妖白灼收洋而絕其食
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被之而獲振振後有罪被收洋
放之約曰振往日和繫君何以放之洋曰振不識風扇非有風驟振
性嗜食穢死洋善活之振猶尚遺忘夫冤當貴而不祭實愆甚難的
義之即原振至十月三日石勒騎來到燕城東使的收變亮鎮武昌
役引洋問訊候洋曰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圓結不可若
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士寅來上銅立宮城至己酉遷下棟
度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無期不可移也公宜更
擇吉遷武昌不可久住後亮新洋曰昔蘇峻將公於白石祠中祈福
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旋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交同洋
曰度公可得效信洋曰見明年晴亮已不識人成以為妄來至正月

一日而楚洋午八十餘卒所占驗者不可勝記

淳于君

淳于君字叔平濟北廣人能易蓋善厭勝之術上黨緹婁家多疾有
貧者令知來使強之習乃為卦成謂瓊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
困君合果北有大桑樹君亟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刺馬鞭
者便買以懸此樹三年當其財財便承吉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
年汝并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破勝疾者亦愈

鮑視

鮑視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隨井
延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觀學象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
為南陽太守寧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觀彙見
仙人陸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離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
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惡狂不假舟楫以白羽
箭畫水而渡能看異之

佛國登

佛國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求若四年來洛陽自
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履步
有一乳常以絮塞之每疾噴者則旋絮乳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齊
時平旦至流水則雙腹穿乳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
物聞其名召極誠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
花光色曜日勸由此作之及勸僧稱題天王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
行號曰大和尚物愛子成暴病死神竅動數日朕聞號太子死輪轉
臨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洒而呪之執執試手
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勸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勸死

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鳴為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
本年矣既而物果死及李蘇偕立還都于郭頌心事澄有重於勸支
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李龍為海竭為也百姓
因澄故多奉佛相饒出來真偽混雜多生愆過李龍下書料簡其書
乃即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未諸華所應祠未請祭之役澄知石氏
神祇乃自營築墓于郭西紫陌謂弟子法祚曰石氏當當吾及其未
亂先從化矣卒於郭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垂入關李龍
撫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李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華我而去吾將
死矣因而遇疾明年李龍死遂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嘗衣龍馬或贖或饋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
恒服細石子一吞數粒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
形試之初無懼色石李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遂



到鄆幸龍令佛國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上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厄及李龍水遁開兩渡許昌尋而鄆中大亂升平二年至京
師後至南甸入羅呼山獨處茅茨蕭索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
弟子以堯置石穴中弟子乃鼓入石室陳那衣宏為南齊太守登羅
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關形似如生香火光器猶存宗曰法師樂行殊
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索純

索純字叔微敦煌人善占算孝廉令狐策妻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純
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婦妻這冰未泮婚娶事也若
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陰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
成策曰君夫老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婚人張公微
女仲春而成婚焉。索充妻見一臂腕上衣來請充純曰曷去上中
下半界半夷仗陰類君婚當至男終如其言郡功曹張聰妻來使詣

州夜安後安一脚純曰脚內被咬為却字會東安及遂不行凡所占
莫不驗乎于家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慧有大節持詞相位乃
給避出家。更度慈願。慈願王問其色相。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
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
而羅什在胎。其母慈解。倍常。及年七歲。母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
經。日誦千偈。偶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教亦自通。西域諸國。咸
伏羅什神德。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則令羅什踐。而登焉。皆堅固
之密。有迎羅什之意。乃遣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謂光曰。若楚羅什
即脫。將送之光。破龜茲。乃獲羅什。先是其年少。以凡人欺之。強妻以
龜茲王女。羅什耻而不受。辭甚苦。至光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
破罽毘之光。還之涼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石。又光

父子政姚興乃迎羅什使入道還國譯出衆經羅什雅好大乘志在
鼓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東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寡
呼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靈滿經于草堂年
興又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聽羅什死于長安

更臣曰陳戴華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妙微窮陰
陽之秘奧繼前代京管何以加之澄什爰自汲冢來講諸夏什既
慧見華臺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幽文闢教諒見於道蓋
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姚吳王辛等或假雲霧
談或受教神方靈龍厭屬懷憂慮文彰教雖獲讖於妖類有益
於世用者焉然而頃崇通人未宜狂悖

齊曰傳叙史祥書鼎龜筮應如影聖子若行契怪力亂神說符或
世崇尚弟已必致疏弊

東家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家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烈女傳

夫虞興鳩泊夏盛壘山有城有數黃隆殷之業大任大猷行昌樂之
化馬蹄香色漢朝社稷宜喜慈沒魏代揚斧斯官禮極中閭表殊月
室者矣至若子政解之於前元凱錦之於後具空閭苑有浮陰訓故
上從秦始下迄恭安一標可稱一藝可紀或如撰錄為之傳云

平祐妻

平祐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晚之女也聰明有才藝初魏文帝得立
為太子晚晚頃聞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晚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
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戒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戒而
君何以能久魏其不異乎其後魏會為鎮西將軍憲英遂知其有他
志及十時行請其子琇為參軍琇同辭文帝不覺憲英謂琇曰行矣
戒之入則致孝於親出則效忠於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



父子政姚興乃迎羅什使入道還國譯出衆經羅什雅好大乘志在
鼓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東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寡
呼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靈滿經于草堂年
興又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聽羅什死于長安

更臣曰陳戴華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妙微窮陰
陽之秘奧繼前代京管何以加之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
慧見聖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幽文闡教諒見於道蓋
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姚吳王辛等或假雲霧
談或受教神方靈龍厭屬懷憂慮文彰教經獲藏於姚頌頗有益
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狂贊

齊曰傳叙史祥書稱鹿冠冠應如影聖子若行契怪力亂神說符或
世崇尚弟已必致疏弊

東家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家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烈女傳

夫虞興鳩泊夏盛壘山有城有數黃隆殷之業大任大猷行昌樂之
化馬蹄香色漢朝社稷宜喜慈沒魏代揚子斯官禮極中閭表殊月
室者矣至若子政解之於前元凱錦之於後具空閭苑有浮陰訓故
上從秦始下迄恭安一標可稱一藝可紀或如撰錄為之傳云

平祐妻

平祐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晚之女也聰明有才藝初魏文帝得立
為太子晚晚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晚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
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戒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戒而
君何以能久魏其不異乎其後魏會為鎮西將軍憲英遂知其有他
志及十行請其子琇為參軍琇同辭文帝不覺憲英謂琇曰行矣
戒之入則致孝於親出則效忠於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



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及所寬以全歸純從子祐崔遂歸
披憲實錄其華反而覆之其餘約如此

杜有道妻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
嚴希子稚女穉並孤藐無有二子教以禮度傳玄水祥為樂空德使
許之時又與何晏鄭融不勝受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謀或曰何
鄭執權必為女害亦由林山暨卯以湯沐盡耳奈何與之為親寧曰
晏等驕倖必當自敗司馬太傅歐陽耳吾恐卯破盡消行自有在遂
與文為好晏等尋為交意加殊推從兄預為秦州刺史故詔優選憲
與預書成之曰諱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所後果為儀同三司

王深妻

王深妻鍾氏字瑛魏太傅孫曹孫也教嚴德寡文及長聰慧弘雅博

覽記籍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譚生濟深嘗共攻坐清庭庭而
過深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深弟湛妻郭氏亦有德行交難貴
門與郭相親重都不以戚下决交不以貴妻都將人稱鍾夫人之
禮都夫人之法云

懸瓊太子妃

懸瓊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純有志節太子既優太子
金縷行簡絕婚惠風懼天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
風歸其行高麗為行妻之惠風披劍擊鸞曰吾太尉公女望太子妃
義不為逆胡所辱焉遂害之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博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
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學勝母常監魚梁以一罾陸
道母湛氏封鮒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



以增吾愛矣鄰焉孝慕死遂寓宿於侃時大監港氏乃微所卧新薦
自到給其馬又密藏髮賣與鄰人候殺便走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
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愛潭母

莫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蘇峻作
亂潭時守吳興又殺賊枉殺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
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將會褚內史王舒選子允之為督護
孫氏又謂潭曰王舒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
允之合勢共愛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
堂於家王導以下皆跪拜焉年九十五歲命遣使弔祭臨曰定夫
人

周頤母

周頤母季氏字魯汝南人少時在室頤父汝為安東將軍時嘗出
遇而遇止魯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魯秀聞汝至與一婢於內卒
浴其衣數十人之機甚精而不可入聲甚怪使視之乃見一女子
甚異汝因求為妾父兄許之遂生頤及魯漢中興時頤等並列顯位
魯魯至置酒魯秀家賜賜三子曰吾本汝江記足無所不謂爾等並
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焉起曰恐不知尊旨惟仁志大而才短名重
而識闇好象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焉性疏直喜不察於世惟阿奴
錄保當在阿母日下耳阿奴讓小字也後家如其言

王凝之妻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嘗問毛詩何
句最佳道韞辨古甫作頌豫如清風仲山甫宋樓以慰其心安謂有
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
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道韞之甚不樂曰
一門叔父州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俱有封朝獨我不意天壤之中



乃有玉卮凝之弟歎之與齊家談議詞理精敏道經選婢白歎之曰
欲為小郎解圍乃花青使步都自蔽中歎之謂議客不能量。初周
郎張文味亦有才質適于顏氏女母稱之以敬道經有濟尼者遊於
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人風氣顏家婦
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經所著並傳於世

建運母

建運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來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
之又長後以周官音義屬天下喪亂宋氏風靡不報其養從者皆用
敬運學向名立仕荷蒙為太常監御史太學副禮樂選明特博士賈
盈對曰賈學既久書海聲譽聞官禮深未有其師竊見太常家送母
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稱自非此母無可以傳
授是生於是號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滿錄紗帳而受業
號宋氏為宣文君勸侍婢十人周官學後行於世時稱聖女宋母焉

寶治妻

寶治妻蘇氏始平人名惠字若蘭善屬文治特愛時為秦州刺史或
批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禮治宛轉情環以讀之詞
甚捷詭凡八百四十字多不絕

更臣曰夫繁霜降物彰勁心於後獨橫流在長表貞朝於上德匪
伊君子初亦婦人焉白晉宣陵吳字樹風論駢類與陳相趨成俗
荐之以劉石洞之友符統三月歌胡准尼爭新之飾一猶辭漢曹
徽廢舊之情馳驚風吹脫落名教顏凝忘及於政為極斯皆實踐
義途匪因教至登清漢之喬兼有餘徽音報為谷之貞絲無懸雅
引可以激揚千載矣

於曰從容陸禮婉婉柔則載荷六行爰那四德操繁風霜潔洗邦
國彤管胎訓清芬靡成



東夷

東夷肅慎氏有石磐皮骨之甲櫛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山嶽石其利入鐵錐取之必先折神閻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磐速周公饋成王遺使入賀前後千餘年遊塞漢之盛莫之效也及文帝帝作細柳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磐弓甲櫛皮之屬至成帝元康初獲來貢獻元帝中興又歸江左貢其石磐至成帝時通貢於右李龍四年方達李龍問之答曰每候平馬向西而眠者三年矣走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西域

西域吐谷渾慕容麗之無長兄也其父涉暘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孫之天涉暘卒麗嗣位而二節馬國麗怒曰先公分建有嗣奈何不相遠離而今馬國吐谷渾曰馬為畜耳爾其當性何怒於人爭別甚異當大改然萬里之外矣於是遠行麗悔之遠其長史權為等遠

之吐谷渾曰先公稱下庭之言當有二子弟高孫流後高我早奉心理然並大今因馬而別始天所落乎諸君誠輕馬今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夫天機鳴定後若難馬東出數百步相擊馬西走後鳴晚而子曰此非人事也遂止辯畢謂兄為阿千施追思之作阿千之歌載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於是西附陰山其後子孫據有西塞已西極乎白蘭數千里吐谷渾卒長子曰吐延嗣吐延推安世世無所之號曰項羽性剛強不辭常謙悅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尤之世與韓彭吳齊並華中原定天下唯推彼名哉竹帛而潛窺窮山窟在殊俗遠逾龍日月獨不視於心乎性嗜酒而負其智為羌西姜德所利故于燕延嗣燕延年十歲其父為所害每旦飲酒為羹德之棄天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嘆曰大呼其母謂曰事極諸將已屠騎之矣汝何為如此燕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雖以中國程之云耳其後傳至四世澗洛千為乞伏熾所破發前而



卒熾誓聞其死誓曰此身爲國所謂有死無歸也其後世嗣不絕
大秦國一名犁庭在西海之西其威制冠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
梳飾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上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夜光
璧瑕難畢火浣布造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藉三歲
糧是以至者稀少漢府都護班超遣使採其美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
中有恩慈之物往者莫不慈懷若漢使不慈父母妻子者可入莫不
慈懷武帝大哀中其王壹更貢獻

南蠻

南蠻林邑國本漢時象洛詠則為被擒狂之夷也先是范逸立為王
逸死奴文美位。文日南西卷縣美帥范憐奴也嘗飲牛欄中獲二
鯉魚化為鐵扇以為刀刀成乃射入石壁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
雙刀不碎破者是有神靈進所之石即九斛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
估往來見上國初度至林邑遂教造作宮室城邑及品織造器信愛

之使為時文乃講逸諸子或後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
扶南在海大薄中其王本是女子守禁抑時有外國人混漬者先事
神夢神賜之弓又獲載舶入海混漬且商神祠得弓遂遣估人汎海
至扶南內邑葉柳率使祭之混漬康弓葉柳權遂降之於是混漬納
以為妻而據其國後魏表徵其將范尋長世王扶南夫

史臣曰夫宵形深氣是樞萬物之靈繁土藪方乃有奉分之冥弱
仁義者為中寓肆凶橫者為外夷孽諸草木區以別矣夫牧之徒
名教所絕闕遺候陳自古為先帝諸前史馮凌區一新皇北建唐
帝南征殺后東敵周王西守皆所以禦其侵亂也蓋創之際匈奴
最疆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助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遺
繁外號珠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區章前途廣開壑垣更習種落
的蔓莎之族附開育陶之節降投限建鎮先如蔡甸既而沸骨成
俗為獨為群狼鴉等而突吳忍狼心而逐暴何執縱策弗止於茲



六
謂郭欽馳旛無枝於妖漸未暇星紀坐傾郿邑懋元塗地凶狹滿
天遊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

劉傳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秩事之親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驍王
愷石崇以敬愛相尚惟宜置酒敦與事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夫聲
韻復便欲殺之一坐收家殺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復使人行酒
以客飲不盡飲殺之酒至敦手所殺故不肯持夫人恐懼失色而敦
傲然不視事素不懼飲恐行酒者將深遂懸壺勸導還飲曰處仲
心懷明忌非令終也沈馬潘泊見敦而目之曰處仲驍目已露似射
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
弟導等同心翼戴以蔭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
起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時劉隗用事領球閭王或子等甚不平之

魏上疏

云

初敦勝自矯厲難尚清談口不言賤色既素有名譽
任關外平控疆兵遂欲專制朝廷有問辭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
琨刁協等以為心背敦益不能平於是謀隙始播矣每酒後輒陳魏
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愈打
盡查為都臺遂盡飲米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謀魏為名敦既至交
石頭王師賊讀殺入石頭擁兵不朝故諱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
雖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衣衣著朝服顧而言曰彼得我處但當早
道我自還東邪何至因百姓如此敦遂心武昌及帝崩終頓沙燕以
沈充緩鳳為謀主諸葛煥劉琨周撫等為爪牙敦與子養兄舍子應
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軍以自副煥鳳與沈充定謀頓敦死後作難
嗣帝欲討敦知其為物前所提服乃偽言敦死下詔討賊以敦病特
篤不能御衆使煥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而以兄舍為元帥帝遣司
馬曹洋等擊舍于越成舍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若好爾門戶義矣鳳

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風頗破之俄而戰死應秘不發喪表
免以布理於曉事中與諸葛雅等設酒法祭說帝周光新張鳳儀備
所洗充並傳有京師乃發教擡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殺尤者同
日懸于南衙觀者莫不稱慶令父子奔荆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
于江餘黨悉平武彞備召時賢共言使蔡之華人人皆有所能推裝
獨無所關意自言如擊鼓因根抽楊袍竹節謝韻神氣自得傍若無
人眾坐歎其雅矣。石崇以奢豪稱物類上嘗有十餘婢侍列皆有
翠色頭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兩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致
戲故著新翠色無許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戲又穿荒恣于色體
為之舞左右諫之殺曰此甚易耳乃關後關羅諸婢妻數十人並放
之得人歡異焉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廢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溫壽見之曰此兒

有奇骨可試使帝及問其聲曰真笑物也壽以壽所賞故遂名曰溫
壽曰果爾後得易吾姓也溫家疾有風際波航長偉而有七星少與
沛國劉俊善使軍船之曰溫眼如紫石後贊作烟七燃孫仲謀曾宣
王之流亞也遷尚南康長公主徐琅琊太守溫過南州刺史。永和
二年華衆西伐李勢初諸葛亮遣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
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反至
成都遂降李勢板蕩還江陵後又北伐破梓潼切溫自以雄姿風氣
是宣帝劉琨之傳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在還於此方得
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
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解云面甚似根曹
根甚似根小競甚似根赤形甚似根短聲甚似根離溫於是挽冠解
帶昏然而睡不拾者數日。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
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幹歎然流



淨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將登平衆懷昭陽中原慨然曰遂使
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矣出曰選有典登
宜必謂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打大牛噉芻豆
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急以
况宏坐中背失色後加侍中太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破黃賊溫性
陰每燕陛下七奠梓茶采而已然以離死乎朝覲魏非望帝行登王
教慕望之曰可人可入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北紅尾各有道術於
別室浴溫竊窺之尾保身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
尾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此後與慕容廆戰于
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遂受九錫
既逢覆敗名實頹滅於是黎軍都起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
文帝是時溫威勢愈赫侍中謝安見而逃拜溫曰安石卿何事乃爾
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拜於後溫還鎮姑熟及帝崩遺詔國家事一

秉之於公如謂焉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帝終都位於已不
爾便為周公若攝事然不爾所望故甚憤然入朝赴山陵遇疾元
帝哀婦十有四日歸于姑熟遂寢疾不起風朝廷知已九錫累如履
假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為醫視其車馬又未及成而薨溫六子第四
子據最惡不辨政事幼子玄嗣倉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其司空宗曾孫也少知名太尉亮亮領江州辟
都督陵從事嘉遷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選傳當問吏亮舉筆毛
旒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亮嘗大會州府人士凌草太
守皆哀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嘉登觀
指嘉深亮曰此君小異竹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益器重焉後為孫資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然龍山紫位
畢乘將任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墜嘉不之覺溫命孫盛作



文朝嘉嘉耶谷之具文甚嘉好醇飲金不亂溫則嘉酒有柯好而御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聞聽故餘不如竹竹不茹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答望遷長史平

史臣曰桓溫神雄豪之志氣溫文武之奇才見賞通入風標令譽特既射狼孔城疆場多虞受寄行威用威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賊城獨總之功有可補矣及魏兵洛的將後五陵引茹素郊成懷三輔雖未絕景陰凶逆亦足以宣揚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笑敵不世動績冠時挾震主之威當無君之志金聲文而歎忽想處仲而思齊禪祀漢廷竊寄周鼎縱欲立奇功於時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連子石門路阻襄邑矣誰對爾略之垂遠平師伐之執賊逸怒於朝廷妻罪於偏裨王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會非知實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任豈不祥哉斯實齊滅之預宜加人神之折問然猶存極光寵

段享哀榮足知朝政之無章王威之不立也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為氏嘗與同輩食坐於月下見流星墜劍盆水中忽知二寸大珠同然明淨說以孤接取焉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顯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二十三始拜太子虎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彙整高望寶降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後乃求為廣州朝廷從之及平叛仲堪揚益嗣弟以玄都督前司雍等八州及揚豫八郡玄於是樹用疑心兵馬日盛自從多與朝廷構怨元興初使將軍元顯稱詔伐玄玄於是興兵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害元顯于市及太傅道子以下多遇害其後賜詔加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仍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Color Company 1997

奪之未幾，佩帝揮任百官，到姑熟，勸文借位。玄乃登壇，篡位。以玄壯
吾天初出，為孫改年為建始。石孟王假之曰：建始趙王倫，猶魏也。又
改為永始。從是王莽始執權之威，其殆就冥符，隋遜如此。玄自篡盜
之後，屬奇荒，僣遊獵無度，以支離畫性，又急暴呼召，獲遠朝野勞汗
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為於是劉裕到，殺何無忌等，共謀興復。又義
兵至，桓璉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相與南奔至江陵。石
康納之，劉毅等復進師與玄戰於呼嗒。劉義軍來，風塵大震，龍爭先
玄聚大潰。玄欲奔入蜀，逢被田訓為益州督，望馮遂所殺，初還抽刀
而前。玄於頭上玉簪與之，仍曰：是何人，孤敢殺天子。遂曰：殺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玄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

殷仲文

殷仲文，魏之弟也。少有才藻，聲容絕代。玄之姊，仲文之妻也。玄甚悅
之，以為婚。議參軍將王猛見，憤而不親。卜純之被親，而少禮，而寵焉。

隆安中，於玉宇矣。反玄為劉裕所敗，中文假玄來去。二府授其字，而
為將軍。長史轉尚書。因月就與，歲至大司馬。府中有老婢，尚頗之。
歎曰：此狗，使汝無復生意。仲文素爾，各望自謂必當國戚。又謂純之
或曠首所輕者，並皆比者。當快哉，不得志，怨遂為東陽太守。志願不
平，行至蜀陽，慨然歎曰：省此山川，形勢常復出一伯符。後交何法盛
有隙，為無忌中傷，伏誅。仲文無號，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
為文，為世所重。謝靈運書云：若殷仲文讀書，手表豹則文才不減班
固。言其文多，而見者少也。

玄臣曰桓玄，篡西父之餘，基扶茲西之本。性含怒於史，識范載其
衷心，抗表以誓。竟登萬以發憤，觀釐而動。楊圖亦望始用，假寵於
陵。運吏會稽之勳，營煥其狙詐之符。前其度，是之心，敢舉大羊。攝
兵內揚天，故夜亂。凶力電繁，論年之聞。各傾晉，作自謂法。兜揮，



改物君臨集蕃方際降年准永成而義旗電發志勇奮奔半辰而
都邑靜清驗月而凶孽即戮更延隆平後振頹綱是知神功不可
以闕千天標不可以妄蕩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
龍圖鳳曆表其坤形雲文石至其瑞然後元臨大寶克享鴻名凡
後右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文之公豈足欽哉適所以千紀亂
常傾宗絕嗣革金行之禍亂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初為成都內史說王叔求廣州款不許會廣州
人皆謂之郭納避號為刺之機遂入廣州至城納機官散乃匿而時
賊說說油米餉數曰背蘇武不食其將前史以為美談此語天朝
所設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怒曰正機後為尚侃所破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人少為書生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

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將合得數千家移壘於本縣(帝)帝聞之嚴禁
安魯將軍後率其所部數百家徙海南說劉歆與劉琨廷為其述至
轉臺將將軍後討王敦有功進使持節都督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封爵侯
公峻不以單家衆於擾攘之際獨領之役志在立功就有功於國
威聲漸著至是有說平萬人吞滅甚精而峻昔有異志掘於亡命賊
力日多皆仰食謀害運漕者相勸輸有不知意使肆言時明帝切
崩委政更亮亮下詔徵峻峻疑其誅已遂不奉命於是吳祖約謀為
亂而以討亮為名與兵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頗捷遂謀將攻覆舟山
率衆因風放火遂陷宮城徵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山極谷悉歸無道
驅投百官先探勳王彬等皆被抽跪逼令灌員登將山探勳士女皆
以縷布苦草自縛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將溫峤聞侃
已鳴鼓於武昌使同兵起遂遷天子於石頭嶺等既到累戰不捷亦
泝洋之過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遣子碩與王莽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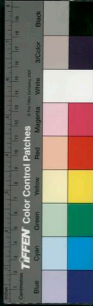
千騎光傳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悅破賊我莫不如乎因舍其
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返趨白木波才門彭世季斗等殺之
以矛墜焉斬首餽劉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黨悉平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琊人世奉五年宋道恩叔父恭師事姚萇子恭而
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相還耳脫而刀
死恭傳其術於浮奕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嘗鳩扇產
子文以祈福髮授為會稽王道才所誅恩逃于海良間奉死或之
皆謂神驗登仙故其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志破後得自海文上虞
叔孫令恩襲會稽宮內史王淑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等八郡
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獲會稽自甌征東
將軍琨其黨曰長生人等劉廷逾鎮此將軍劉中之等討之恩乃覆

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滬果經公海軍討郡將殺後為俗所賦
遂遠徙海中及桓玄用事恩發冠瑞海臨海太守辛景討之恩窮
感乃并海自沉於黨及移安瀾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難推恩
妹夫盧循為主盧循後為杜慧愛所敗亦殺求死

天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維起禍端毒萌禍蔓九州成廢五載
塵飛干戈日尋戎車鏡運王彌好亂禍端決評機毒命傷痛倍何
聞振咄咄浮遊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兼使生靈塗炭神靈流離
邦國珍寶秀之哀宮廟燬茶維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親勇
之猖狂而亂離之斯殘者也張弼等或編張淮洵或蟻聚荆衡招
烏合之凶徒逐釘後之食象惡變險隘孤強江湖宋茂歲乾或至
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安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
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文掃地及冷滔天惟楚辭之毒枝含靈幸郭
之禍延宮闈乃凶比異弗足加也熾燄東流異味肆彼致謀謀



而亡無足論矣

賈曰中朝政散王彌等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妖伺隙構效多
難善食荆齊陵覆江漢莽震嘉惡約被殺賊窮凶極甚為鬼為域
樂禍成俄旋至頽殆

東萊先生醫書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醫書卷之二十五

載記年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言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據如此。劉元海以肅帝求興元年羅維石稱漢使九年石勒據襄
國稱趙張氏光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
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蓋家氏光據遼東
稱燕是歲自行號後一年也苻始階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皝據
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
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
臺乃南燕是歲也充曇烏孤據懸川稱南涼後業據張掖諸北涼後
三年季文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攻段業自稱涼後四
年沮渠暉弟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
跋設難麻據和龍稱北燕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



而亡無足論矣

賈曰中朝政散王彌等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妖伺隙構效多
難善食荆齊陵覆江漢莽震嘉惡約被殺賊窮凶極甚為鬼為域
樂禍成俄旋至頽殆

東萊先生醫書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醫書卷之二十五

戰紀年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言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據如此。劉元海以肅帝求興元年羅維石稱漢使九年石勒據襄
國稱趙張氏光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
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光據遼東
稱燕是歲自行健後一年之舊始階統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氏據
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河秦是歲也之伐國仁據恒州稱秦後一
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
臺乃南燕是歲也充曇烏孤據歷川稱南涼後慕容暎據北涼後
三年季文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攻段業自稱涼後四
年沮渠暠弟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
跋設難吐博和龍稱北燕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



揭首云

。前此

劉元海

劉元海匈奴人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馬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婁胃頰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胃姓劉氏元海父約為左賢王然守家子晉陽汾州之濱約妻呼延氏魏嘉平中折于於龍門城而有一大黑頂有二角軒身瑣鱗而至祭所又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子雞子光景非常較呼延氏曰此是日精取之主貢于帝而告約約曰吾微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馬初好學尤好左傳漆兵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瞭然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鋒惟無文道由入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於是遠學武事甘絕於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安藏魁偉太原王

渾帝雅友之命子濟拜馬威熙中為任子在洛陽太弟深待之毒始之後渾又奏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威都王頭頓郎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元海焚祖圖宣等殺漢元海為大單于使人寇朔郎嘗之元海殺頭頓郎歸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丁離石劉宣等勸元海圖晉氏元海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帝興元年僭即漢王位以其祖漢氏之甥約為兄弟故也東嘉二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鳳後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改年河瑞以東嘉四年死在位六年

劉聰

陳元達

劉聰字文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張氏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宿而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日而生聰馬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悉其兵法推不誦之及元海死聰殺其兄和僭即皇帝位改元元光興事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

ColorChecker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帝太后又為皇太子立其妾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榮為河內王太
后華氏恣色絕麗德為馬單即又之母也又榮以為言華氏勢恚而
死德悲悼無已德后呼延氏死德夜大鴻臚李弘拜太任劉鼓二女
為左右貴嬪又納鼓孫女四人為貴人其弟又圖諫德謂弘曰此女
華皆安色絕世女德既時且太孫於漢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大
保寵自有周典聖潔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後耳且魏司空王基當
世大儒且不違禮乎為子幼司空王況女以其性同而源異故也德
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喻吾子弟當於是六龍之寵
傾於後宮魏掃復出於華皆中黃門始奏左貴嬪決之後立左貴嬪
劉氏為皇后德將為劉氏起錦儀殿於後庭廷射陳元堂諫德大恚
曰吾為萬歲主將營一殿豈同汝鼠子乎不殺此奴詎亂朕心朕殿
何當得成邪將出誓之時在道適聞李中堂元堂抱堂下對曰臣
所言者比擬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

天下訴陛下於先帝宋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乎將於地下足矣宋
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續書而入及至即以劍燒樹左右曳之不
能動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扶左右侍利於是
手疏勿諫聽乃解引元達而謝之勿道適聞為的賢國李中堂為魏
賢堂時常即位于女安有流星落于平陽北十里亂之則有肉長
三十步黃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內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聽者悲
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文爭之不得項之見在腹內
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大北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龍逆却無序矣
聽將竊條次新豐朝廷查索琳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琳
之色長史魯徵諫染勿輕之染曰索琳小豎宜能汗吾馬蹄刀乃邪
最率精騎數百馳出追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憐曰吾不用魯徵之
言以至于此何而見之於是新徵微服利曰誤不得一見大司馬而
死則死若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其事與此無異當



斬將軍於黃鵠使將軍不得服膝掩而死叱刑者曰吾面東向大
司馬權聞之曰踏冰不容又腥塗之謂也趙染冠比地夢魯徽大怒
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審曰將攻城中弩而死聽如中饋軍新準弟銳
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日月元小日月華皆國色也爭以左貴嬪斬
氏為上皇后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新氏為右皇后陳元達以
三后之立也極謀廢不納後選元達為御史大夫特聽中常侍王沉
宜乘介容中容官僕射郭衡等皆寵幸用事暨又立市於後庭與宮
人燕戲或三日不醒聽臨上秋問誅其侍進秦母達尚書王琰等七
八人皆詳聞所忌也太宰劉易大將軍劉毅御史大夫陳元達等皆
副謀極言琰等之忠節沉等之姦惡云云聽以表示況等笑曰是兒
等為元達所引致成廢也寔之劉易又上疏固諫聽大怒手懷其表
易忿恚而死元達笑之悲憫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
安用此默默生乎諫而甘殺聽又立上皇后樊氏特四后之外佩皇

聖帝受者七人軍城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毅遂
言之聽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冬生寒哭人數憂忿發病而
死後聽子幼死一指猶獲遂不殯就及諫言見元海於不周山歷五
日後從至崑崙山三日而返於不周見諸主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
室甚壯麗號曰蒙昧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遺須夷國無主久待
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求來汝國中大亂汝且還後年當求見汝
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特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
枚曰為吾遺漢皇帝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
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
文曰特尼渠餘國王敬信聽須夷國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聽
獲呈聽聽曰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聽死於此石并登焉。特東宮
鬼哭赤虹煙天南有一波三日並照客星壓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
史令曰天下其三分乎願陛下早為之所。中常侍王況養文年十



四有妙色聽立為左皇后王容崔然之曹瑋等謀曰臣聞王者立
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注象二儀教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后
主純清皇后必齊世德名宗尚開淑令制四海之望稱神依之心是
故周文造冊叙氏以興嗣維之化譽則百世之梓求孝成任心敬款
以綽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渝頤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
如此矣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聽覽之大怒大興
元年德死在位九年于黎嗣位。聽后新氏宣氏樊氏王氏等皆
未滿二十並國色也黎晨夜悉法於內以新華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應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遂作亂勒兵入宮執黎謀之劉氏男女無
少長皆斬于東市後魏元海魏基焚其宗廟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弱
耕讀書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適元海為左賢王聞而召之元達不答
又元海嘗覽微為黃門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官乎
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顯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恩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亦臣之分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
過殺之跡小臣免招愆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志惠妻妻羅
吉退而則草羅子弟莫得而知也魏每謂元達曰卿當長候反使朕
畏卿乎元達叩頭謝及其死也人盡克之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聰慧有奇度年八歲
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顧仆曜神色自
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仁矣性恬淡高亮典泉
不群雖武過人纖厚一寸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射書略皆
聞誦常輕侮兵將而自比樂毅蕭何符人莫之許也惟聽每曰永明
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數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夜聞若



有二童子入甕曰管冰王使小臣乘馮趙皇帝欲物一口置前番拜
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初顯
除衆善驅遂服之物隨四時而變為五色斬單之雜糧自長安赴之
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上尊號耀以太興元年僭即
皇帝位改元光初華誅斬華使長安鎮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登
金行國號曰趙耀行次雍城太史令并廣明言於耀曰昨夜欽星犯
月師不宜行乃止地震長安尤甚時耀妻羊氏有珠龍頰與政事陰
有餘之數也○長水校尉尹平舉反營於巴首餘軍彭耀乃誅平因
舉彭等五千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于遠因謀耀不從子
遠叩頭流血耀大怒幽于遠而盡殺軍彭等於是已成盡廢應之者
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于遠又從獄教誅耀恐其妻曰
大焉敢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此左右遠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
等謀曰于遠凶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

君子遊朝諸臣華亦若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其
下而得而死耳陛下優與誰若乎耀意解乃赦之舉以于遠為軍
騎大將軍都督雍秦征討諸軍軍大赦境內于遠次于雍城降者十
餘萬氏光意下振旅而還耀大悅後以游于遠為大司徒耀命起許
明觀立西宮建茂齋蓋又將營華使侍中齊象和苞上疏諫曰臣聞
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稽文永亂亡之徵宗廟
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宮室以講楚宮承詔書登是市道易華威
以非之喪亡者餘固然於前聖陛下覽之耀大悅曰二符中朕惡有
右人之風烈可謂社稷之臣也○二君既安聞此言乎其封諫安昌
子意平與子○魏右陳安叛耀使其將軍平先率勁騎討安安左手
奮七尺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安
棄馬而走斬于闕曲龍上吹之曰龍上壯士有陳安溫幹雖小腹中
有安養行士同心肝攝魂安馬鐵鞍被七尺大力奮如沸火八蛇矛



左右盤十道十夫無常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驍壁實岩幽為我
殺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秦子何懼聞而嘉傷命樂
所敗之雁不撫士復事真愛臣飲海左右或練曜怒斬之又聞石季
龍據石門續知石勒自率大眾已濟始議增榮陽杜黃為關微而洛
水狹者與勒前鋒交戰捨獨逃之羅問曰大朝自來邪其眾大小復
奈何獨曰大朝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攜金幣之關陳于洛
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怯酒不平尤盛勒至將戰飲酒數斗比出復
飲酒十餘斗大潰曜皆解奔逃馬陷石果墜于水上為石堪所執送
于勒然後為勒所殺雁在位十年而敗自元海至雁三世凡二十有
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昔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君親嗜財則忘仁義者也
彼之寇逐猶雁外使而莫以封發窺我中葉昔者禹后不剛胡虜
萌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主於關洛至於莽疆弱抄兵權留與衰

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庸方之下是以策馬鴻鸞乘彼豹曩五柳高翔一旦雅離
皇枝相告未有與之車馬者矣伊狄咎與王之略骨都論魁史之
秋犀于無北顧之懷於此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誠為不仁矣。
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覩獲輝復石勒無藩王
彌效狄終焉夷狄之邦未嘗君臣之位至於不迷歸風風靡正五
則昔賢所謂弁仁義而盜之者焉為主斯亡次則篡則樹恩戎恭
既德威攬關河固義口之疆士為餘崩人之氣然信不由中自平
東遷就之為夷莫事雖終崇武窮兵殘虐害塞使人方營並后戰
龍圖豎類於颶天擬料踰於炮烙違豺狼之許逐鷹犬之臨懸壺
俯渭分毫陷洛鐵馬陵山胡茹邊堵粉忠貞於戎手聚指紳於京
觀先王井賦乃卷華桑都宮室成茂草蓬露沾衣行人酒淚
。若乃上古救雁不愧其子功成高讓加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



于戈將以無厭，厥蕩蕩焉。天命歸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播棄膏粱。
兵營野教，焚既預可以絕言，而輕呂倬揮形，臥三豎豎若學青碑。
於當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慘，故於於有來，蘇若今愛古曰旗。
陳肆古不如，今胡冠不仁，有同射豕，段天子以行，騰擊乘輿而馳。
蓋叟珉之汰，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莫死為難，臥在
三之義忘，七天之重主愛之，恨革命同歸自古，莫本於所為，蓋是
以災氣呈形，賊臣苞龍，改堯民族，可以危亡，劉穆竟得壽終，非不
幸也。翠則天資統勇，運過將艱，用兵則王崩之論，好彼亦道公
之臣，而承基歷頑，故有可撫于述，納志而強，雙龍和苞，獻五節明
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強藩，禍成助敵，天之所厭，人華
少之賊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傲手，同乎拾芥，豈石氏
之典，獻何不支之虞也。

贊曰：惟聖不荒，通旬君宮，冊未罕，創胃，胡爭，權胡，推，翅，月，胡，馬，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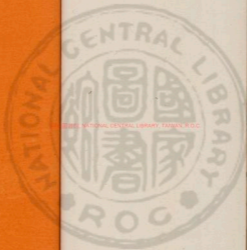
風埃在淮，蒲鏡呼河，宮未央，朝服，塔門且空，解飲之憲，辛有知戎。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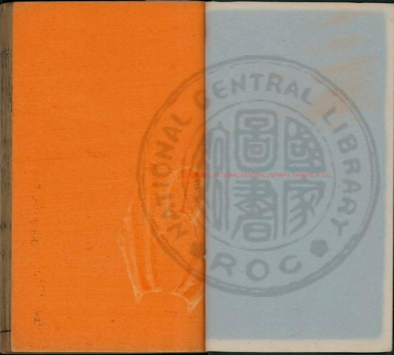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7. 876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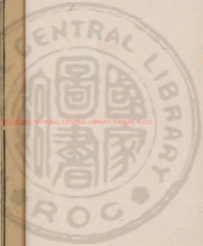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醫書詳論卷之二十六

石勒 孫賓 (條載)

石勒 孫賓

石勒字世龍勿名聞其先匈奴族別部先渠之胃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墜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僦傭上東門正街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雖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告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變非常其然不可量也勒邑人羣遇之時多笑之惟解人郭敬陽曲審察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以成其志為之力耕每聞耕婦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也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亂刺史東瀛公騰統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在其中既而賣與平原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變化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



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勳以告諸奴歸以告權權亦奇其狀貌而
免之權家郵於馬致與牧車反桑往來勳以能相馬自託於桑桑備
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虎傍過軍人撓逐之勳乃獲免俄
而又見一父老謂勳曰向嘗虎者我也君感為中相主故相牧耳勳
拜而受命成郡王頡故將公所藩自稱將軍起兵趙魏勳與沒象坤
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勳以石為旌勳為各馬旣而桑
敗勳歸劉元海元海以勳為輔漢將軍使勳收效有功進軍攻平
亮常山二郡臨真州郡縣僅望百餘其衣冠人物舉為君子營乃引
張賓為謀臣以才膺決效為敗賊愛安孔養為爪牙文雄呼延莫王
陽執勳送明其豫芳為將帥及元海死劉聰殺勳征東大將軍奔周
刺史汝鄆公轉南原襄陽攻信江西邊陲三十餘坊遂屯江西蓋欲
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勳止思帝後以賓為參軍都尉領北堂
書居中總事初勳被雷平京與母三相失至是劉聰遣使常送王于

物遺勳寄意欲勳歸許晉室勳報曰擊勳殊塗非有需於聞君當
送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適現名馬共寶罕寶共使謝歸以兒之勳
遂衣履應郡文劉演於三臺時將將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
夫得此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固可
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按以奇略挫亡國存衰弱攻疎則
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勳曰右侯之計是也張賓注於是建球襄國
勳勳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和敬而憐之曰汝郭
李于乎敬唯願曰是也勳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賜
衣服車馬著敬上行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勳謂張賓曰郭觀之舊都
吾好於建偵實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
為敬有依時良幹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觀郡太守
彭至入泣而辭曰臣注策者晉室食其操矣大禹德主切不敢忘誠



知晉之宗廟物為茂華亦猶共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亮符受命可謂禁籠之會但受人之榮廢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怨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類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勅然然然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皓所讓君臣相知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勸大虎曰右侯之吉得孤心矣於是隨安車駟馬養以物極辟其子明為參軍勅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李龍謀季之討死于此矣。唐王波標有為州勅有吞舟之意用張寶計稱藩推奉漢以為信然勅乘其不意襲之遂執波斬之河朔大變初穿地而生二句則化哉若歲七八日而再四日旋而飛攝五百軍雖不食三豆及麻奔其穴甚。劉聰死劉曜復僭號著勅大司馬加元勳進爵公其後曜殺勅所遣使王帝於是構隙勅怒甚下令曰帝王之起廢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宜其所歸邪石

季龍與張寶等百餘人勸勅稱尊勅不許石季龍等復請以河內等十一郡為前趙國等十二郡合二十四郡為趙國準為負就武德冀州之境勅久乃許之大興三年勸勅稱趙王如張寶大執法專政親政位冠然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署其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視矣勅宮殿及諸門始設制法令甚嚴諱初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勸大怒召宮門小使法馬責其不詳白滿道懼忘辭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可懼之而又不可與語勸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晉征北將軍祖逖據德遊善於燕納自河以南多背勸勅願勸解之乃下書曰祖逖棄為邊患迭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諸祖氏墳墓為守守軍二家冀遊感恩顧其冠暴遊聞之甚悅遣使備結和好自是充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勸令武鄉者舊是襄國郡人也既至勸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勸與季陽鄭君歲常爭廢池邊相談擊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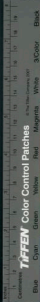
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漢祿是布衣之恨孤方欲信于天下寧難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勸與饋引陽臂笑曰孤笑日厭卿老拳亦飽孤毒子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費沛高茂之後魂靈常隨之其後之三世清河張被為趙趙長史張賓舉為別駕引奉政事避疾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勸世子弘即趙之甥也乃使弘母潛張被與張賓為逆欲殺弘賓知趙之圖已弗敢請無幾以還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趙于程氏矣勸以參軍獎因清資權授章武內史既而入禁勸見趙衣冠斐然大驚曰與參軍何實之悲也但惟談朴率然而對曰頃遭楊賊實財薄盡勸笑曰楊賊乃爾惡然今當相償耳趙大懼叩頭泣謝勸曰孤非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隨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勸資俗。勸雅好文學雖在軍旅當令儒生讀史書。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常使人讀史書。國勸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

帝與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願有此耳其又寧矣也如此。石生破劉曜河南太守尹平插之趙長史十餘降控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無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常矣勸前討姜遐怒主簿崔暉諫勸不聽是日逢戰馬蹶水而死勸以戲路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邪縣錦綉宮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時進矣勸既許營都官又欲以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勸致之重伏慙為甚惟無去意及將捕三臺遷其處室季龍深恨遷室左右數十人夜入避宅殺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劉曜敗季龍于高安遂聞洛陽襄國大震勸潛親披洛陽程遐等圍諫以為不可親往勸恐被劫叱還等山於是召紀室參軍徐光謀之光對曰劉曜軍高安之勢而不就進臨襄國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變其親駕必望族奔敗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機而弗應禍之故樂勸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勸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勸大



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勅統兵騎四萬赴金墮濟自大碣先是
斯風狂軍至冰淨清和濟平流斯大至勅以為神靈之助也令曰
易津及救羅軍大潰石悲號羅遂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姚
於金谷乃燒柵群臣固請勅宜即尊號勅乃偕拜皇帝位。勅將營
和宮建府積成初建勅大怒殺御史改成將斬之中書令徐元遜諫
勅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商人嫁
有百匹黃尚欲市別志死有天下之常萬乘之尊乎終當怨之耳且
較侍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成絳百匹勅曰卿百射勅因繫高句麗字
交臺孤使酒辭請徐尤曰朕少自古關其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
義略過于高皇惟赫宰榮超絕冠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
之亞乎勅笑曰人豈不自知然言亦以太還朕若遠高皇當北面而
事之與韓彭並敵而專先耳朕遇先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死誰
手大丈夫行事當當端緒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

達父子欲也孤危象婦孤弱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
豈所擬乎群臣皆頭首稱萬歲。龐起西河界山大如盤子平地三
尺下大餘行人禽獸死者萬餘計正服于東堂以問。松光先對曰
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殺天之
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
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黃門郎韋駿駁曰按春秋
識冰夫道陰氣發變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爭
錯所為耳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因陰匠寒之地多皆川池
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魏介之問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
過天助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用復寒食如初勅以
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遯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盡
并子弘嗣位以懦弱尊為石季龍所殺
裴寶字玉孫趙郡中人濟步經史不為章句闕達有大節常自謂



不使子房但不過高祖耳及見石勒引為謀主機不盛發羊無遺策
成勳之基業皆實之熱也及卒勳流涕曰天欲不成吾輩邪何事台
石侯之早也程邈代為右長史勳每與程議有所不合程歎曰右侯
舍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痛曰

石季龍 附

石季龍勳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勳父朱幻而子季龍或稱勳
弟為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射人軍中以為毒患勳白母王將殺
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折折為冠
當將將在規或莫不敬軍勳深嘉之為舉將軍郭原妹為妻季龍後
郭氏然獨廢殺而不煩莫敢犯者稍後攻討所向無前故勳寵之仗
以專征之任季龍自以勳高一時或大趙之業若我也成康元年群
臣已下勳其輔尊號下書稱居攝道天王尚方令作列南車成構思
稍微賜爵廟乃使季龍知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菜不墾者賦其

守宰時疫疫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土斗倍勝
天趙天王初勳置大小軍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勳微時自江出
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建天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
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洽人和熾熙神物朕以眇薄君
臨萬邦台輔百官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命石宣石詡生殺拜除
皆悉日省次不復啓也可從中鍾諫曰受賞刑威后皇彼仇名器至
重不能踰轉乃造冀卑十乘海岱河濟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
六萬人備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
十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領其旨務於美淑奪人
勳者九十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奪之率多自殺不食及諸
公又私令家發者亦爵一萬總會郡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
使若十二人皆為列侯光祿大夫建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建明



魏招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物及李龍生貪而無
禮既王有十朋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寶貨不可勝紀而猶以
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賢差擇不發振而取其寶貨為聘沙門吳
遜言于李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與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李龍於
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衣
飾于郭北費長數十里趙悅等勿諫李龍大怒曰勸朝歲夕設吾無
誤矣。揚州送黃鵠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天子旌旗十有六軍
石宜折于山川而游獵衆大輪羽葆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
天子於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意但恐于弄孫日為樂耳宜所過
三角十五郡資糧皆有才遺李龍從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弄川游于
秦晉宜素志滄海是行也俄之彌甚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俄而宜使
刺客殺韜于佛舍又欲謀不軌李龍殺之乃立幼子世為皇太

子永和五年李龍備加皇帝位號元曰太帝。又李龍死時永和六
年在位十五載於是世廟號長子石遵擁兵奔喪既至廢去自葬
而尊世元立三十三日俄而帝崩年號魏道子如景觀而殺之石
堅乃將位遷在位一百八十三日盡欲誅問裴閔裴康王簡仲報數
千守鑿子御龍觀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位不同心者各任功之賊
賊門不相禁於是趨入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頃門開知胡之不
為已用也躬率越人誅諸胡獨無責賤男女老少皆斬之死者二十
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問書誅之于時高岸多積至有臨死者半
關馳變裴裴殺之錄李龍孫三十八人盡置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
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隋立二主曰子元二十三年以晉德末和五
年滅

伯問字承曾小字紳叔李龍之養孫也父禧字弘武本姓非魏郡內
黃人聞初石果號李龍孫之孫孫永和六年殺石鑿皆即皇帝位殺



元曰宋野國獲大龜復進舟氏時恭宗德已粗曲殆略也至于其州
聞仰駒趾之先與恭宗若相逆其魏昌城連戰敗洛陽齊馬曰殊
龍日行千里俄而無期大至國之數重關塞不敵躍馬廣南東
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洛陽所逆至于前為立國而問之曰汝
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問曰天下大亂爾曹與狄人而戰心尚欲
冀逆我一時支離何為不可作帝王稍驚怒鞭之三百撻于龍城勤
于遊徑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楊道使者
祀之盛曰武帝大王其曰大雪是歲太初八年也

史曰曰夫世獨於恭宗王之師也寶昌朝恭宗或狀之舉也恭宗推
鍾自古為震以威短攝權狀况乃入君中曠窺我王政東馳
秦之機柳老亡之變而莫不肅靜鳴鶴因亂天常者乎石勒出
自先照見奸醜預聞鍾上置季子莫其非九府備陪城與有識其
為亂及德也失說寓內崩離遂乃空虛唯我東歸鳴鶴受命於都

皇朝書武藝元朝市論晉若流航於博儀王公顯仆醫游魂吳龍
漢皇朝晉穆而破懸於時有難觀其對狀馳志輝勇實乃可憐聞
發猛氣橫飛遠險觀武則風稍傳便近若劉况則有洞洞靈受元
越於苦縣陳其亂或之醫戰歸祖於襄國數以解君之疑於是跨
臨燕越奔吞韓魏仗奇打而稍微現極舊都而執王室批德乘襲
冠帶釋介冑開府卒都敵懼成而獸效絕成承風而動實則古之
為國易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弊也而此後非所始發無媒身
演嗣職望降揚養斯乃知人之間焉。李龍心林德義切而輕然
傲約安於子質驕兼心於狼性却推慈惠與行暴奪於是窮驕狂
後勝世繁與奇碑相尋于戈不息刑政預在物見許英傑傑實
承衣無地或欲殺續增為甚乎既而父子情嫌兄弟離原自相爭
踏取失天下預士未覺禍亂存珠覺起於東封後傾於舟聞續
致藏有夫道故夫從逆即凶事符彩變為各各應理若儲環世就



之瑣屑人既窮其酷亦曾之詩焉士亦繼其類無德不懷斯之謂

乎

唐曰中朝不競嬰父爭奪五岳靈樞三精發焉石以古亂窮
兵旆火肆應割也屠城劫自四盜發靈鳩各向謂凶醜亦曰唐英
李龍筆李法帶瑤聲身裝國派其由極蓋

東萊先生習書評語卷之二

東萊先生習書評語卷之二十七

墓記

慕容寇

前燕

慕容寇字非洛瑗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七夷邑于
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野平山因以為號
魯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若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特燕代多寇步雖寇莫護或見而好之乃
歛慕容寇諸部曰呼之為少孫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
之德聖三光之宏遂以慕容為氏。寇勿而魁岸美安貌雖傑有大
度安比將軍張華雖有知人之鑒寇寇冠特穿謁之華其狀異謂曰
召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巨難須臾者也因以所服簪橫置冠中結校勳
而別。寇以大棘城即帝顛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數以皇
來法制同於上國建武元寇承判拜寇大單于昌黎公為護而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之瑣屑人既窮其酷亦曾之詩焉士亦繼其類無德不懷斯之謂

乎

歷日中朝不競嬰父爭奪五岳靈樞三精發焉石以言亂敗
兵旒火肆應制也屠城劫自四盜發靈鳩各向謂凶醜亦曰唐英
李龍筆李法帶瑤聲身裝國派其由極蓋

東萊先生習書評語卷之二

東萊先生習書評語卷之二十七

墓記

慕容寇

前燕

慕容寇字非洛瑗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七夷邑于
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野平山因以為號
魯祖莫護跋起初率其諸部入若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特燕代多寇步雖寇莫護或見而好之乃
歛慕容寇諸部曰呼之為少孫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
之德聖三光之宏遂以慕容為氏。寇勿而魁岸美安貌雖傑有大
度安比將軍張華雖有知人之鑒寇寇冠特穿謁之華其狀異謂曰
召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巨難須臾者也因以所服簪橫置冠中結校勳
而別。寇以大棘城即帝顛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數以皇
來法制同於上國建武元也承判拜寇大單于昌黎公為護而不



受乃遣使浮海勸帝承天統及帝即位遣馮者重中前命亮用辭
公封符二帝傾覆幽冀論陰鬼刑政昏明流亡士庶多歸之亮乃立
郡以統流亡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
丹州人為唐國郡於是並舉賢才委以庶政以張羅魯昌陽聽為謀
主遂獲游蓬西方更封拘宋英襄關為股肱封齊宋該聖前爰舉性
以文章才器任右樞要朱左中胡母翼孔繁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客
劉洪儒學該通引為東華祭酒其世子統率國胄束縛父業為亮覽
政之暇輒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成帝即位加亮侍中亮
嘗從容言曰敬者人命之所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
也不可以不戒擇輔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顏色便使亂德之基
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成和八年亮卒

慕容銳 字元其亮之第三子也 龍顏殿處推較多權略尚經學

慕容銳 字元其亮之第三子也

錄

善天文亮卒嗣位成泰三年替就燕王以世子偽為太子石季龍怒
銳之不會師也遣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皆
郡叛應手能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就降就曰孤力取天下
何乃降人乎遣子偽等出擊敗之帝又遣使進就為征北大將軍單
于公如故就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長史劉洋欲捷京師兼言
權假之意又聞夏亮弟冰翼強為相乃上表言其失又與冰書冰
見表及書甚懼遂與何充等奏聽就稱燕王成泰七年就遷都龍城
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就親率群僚觀之祭以太牛二就交
首嬉翔解角而去就大悅就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
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序於舊宮以行燕飲之禮就
雅好文指勸於講校學徒甚盛至千餘人就親臨東序考試學生其
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就嘗吹于西廊將濟河見二父老采衣乘
白馬舉手應就曰此非與所王其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

後見白苑馳射之馬倒被傷方說所見聲而還官引為焉以後事以未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熹庶兄翰

翰性雄豪多權略拔賢工射擊力過人銳器忌之號翰輪出奔投字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擊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求前也歸騎解刀擊之翰一發中刀鏢出騎乃散既至銳器加恩禮後為人潛逐賜死

慕容嵩 肆恆 手夜

慕容博字宣英銳之第二子也初應帝言吾積禍累仁子孫當有中取既而生簡憲曰此兒骨相不祖吾求得之矣又長浚銳兒僕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就死簡即燕王位明年博率三軍南代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燕賊走保其的王地守節攻陷其城因而都之及慕容恪再反博遣慕容評進攻新賊再而及起送再問妻子

慕容又其文物于中山先是簡將將許以博囚重送于建瓯得欲神其事葉言歷運在已乃詳云聞美得之以歌賜號曰奉聖君因以永初八年簡即皇帝位建元曰元龍將朝廷遣使齎簡書謂使若曰汝曷曰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為太子陣死升平元年殺立太子暉為皇太子改元曰光壽。初慕容騭馬燕縮白有奇須連乃石季龍之伐據城也就將出避難以乘之為志鳴騭人莫能近就口此馬見其先朝孤軍狀之密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就就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駒焉比之於鮑氏魏命請劍以圖其象親為銘贊備勒其旁置之於城東掖門是歲歲成而馬死傷自刺城遷于鄴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崇山大樹自按帳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猶奇有異常玉傳以為靈神之命道尚者即以太牢祀之。傳燕齊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則太子晉猶然流涕頹頹群臣曰昔魏武建霸舍詩慕權浮登無



已孤嘗謂二主爲愛將奇無大雅之體自舜亡以來孤嘗憂中白始
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時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遺恨行來乎
長史李績對曰歡懷之在事官臣爲中庶子聖賢處業臣實不敢不
知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調也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環顧
禁惜職思若流此其二也況教好斷理皆無曲此其三也夫禮亮物
推說立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和下問此其五也美善爲古善業
超時此其六也盡忠奉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勸地民隱
此其八也爵位曰卿雖發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黃茂幼冲岳
幾未幾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重教日斷而入德聞然
二開未稍雅好弟由誠心學所以爲我耳伯獨謂曰伯陽之言
樂石之惠汝宜戒之傅茂夢石李龍益其言語而強之命發其家刻
棺出尸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主天子鞭之棄于漳水賊而薦殺
疾召慕容恪輔少主謂曰李績清方也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并干

四年間死在位十一年

韓恒字崇山灌澤人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奇之曰王佐才也永
嘉之亂避仇秦東夷召見知之咸和中群僚建議表請燕王之器恒
獨謂要君以求龍將者非爲臣之義覓不干之出爲新昌令領僧位
與季產俱傳東宮從太子辟入朝傅頴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
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暹字子喬范陽人初仕石氏後仕佛陞位尚書兩後因辭年老不
堪理劇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類亦
已過矣不可復以丙午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績
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後仕僞累遷太子中庶子及齊立慕容恭欲
以績爲尚書右僕射韓暹往言不許恪暹請乃謂恪曰暹贊之事
委之叔父伯陽一人韓清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字景茂僞第三子也僞死借即皇帝位改元曰建然以慕容
浩為大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暉既有弱國事皆委之於浩慕容暉持
勢舊有無上之心乃言之於浩浩曰公暉乎何言之勤也昔曹娥其
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海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虛室猶
交遺奈何更有私議公慮先帝之言乎恨大懼陳謝而退暉持勢為
泉於是收帳等於禁中斬之○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暉慕容評並浩
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輔之重象理三尤苟亦
其人則靈暉為窮尸祿胎發我象招海岳等而可又吞天官以故賢
路政忘其立遊賢之美報稱兩陳知止之分謹送章綬惟垂昭許暉
曰先帝所託誰在二公宜宜盡已錄冲以舉委任之非輕善乃止慕
容浩有夜月餘而死國中皆痛惜之○符堅將行讓讓降于韓堅
恐將乘窬又關乃盡銳卒以備華陰韓暉下議欲遣兵救彼因國難

右太傅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符堅間貴誦議符堅知評諱之無建
略恐故師弟至乃廢於慕容垂垂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然為
燕惠為日久矣今若東魏不處恐燕之君臣時有滙東之悔世得善
秋於真曰方為人惠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
大傅慕容評能抗符堅王猛千真曰然魏朝有云謀之不從可知何
○慕容世既破晉大司馬桓溫有大功德德爾爾評素不平之謀欲
垂世耀養于符堅微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評評使評等率精兵
距之猛與評相持評使食部郭國山泉費無驚水積錢如紅樓三
軍其有圖志謀遠使讓評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州評師大敗猛遣女
驅至郭堅殺率眾十萬會猛攻評評散騎侍郎徐蔚等夜開城門以
納堅軍評與評等奔于昌黎堅遣郭襄追又暉于高陽堅將巨武範
猛將縛之評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
謂天子邪遂送暉于堅堅語其存狀暉曰依死當血飲歸死于先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賁基石堅哀而釋之令還官卒文武出降時後終為堅於洙始魔
以武命太原六年稱公至禪四世禪在位十一年以太和五年滅通

魔 元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立恭號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量數從魏征伐
臨機多奇策初建和關擒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
受方為大耳恪臨終誓魏臨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懿也文武兼才管
肅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收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圖關之
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曼季王猛入鄴真望為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謂猛曰
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定也真答曰卿非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
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喜之謂懼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
為奉車都尉獻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術氣醜毒彙生當聞諸華聲數其之辭惟懷殊

壤介僻成其俗先後後漢孟常性也自當塗系紀與牛徑行推士
之功掩其而可操御遠之策懷戎狄而備漏。慕容惠英資偉
量是曰是業業遂泰國定在見首何者無名而表表際際於晉無
義德政罰昭大訓於魏興况乎放命提綱征戰後其後必到邑屠
城略地晚其發威既而二帝遊平陽之酷安其寢運五辟落金陵
之作率推獲洛勤王之誠當君宅而求立臣主之節快國毒而特
狗道所謂相時而動豈素畜之欤哉然其利敵多權臨下以惠勸
喪桑救地相任賢士誠時無故能恢一方之業劍累禁之蓋焉。
元真體貌不恒唯行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雜角立準
奪在及顯宗主祭於冲年度其精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
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令揚兵前驚則為凡卷甲建旆東征
則宇文稚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屬端拱稱王不待朝命首鄧武
漢等三事得下文伯齊桓續宜九合位上為侯時襄烈而功微

前經而推尋登登難滿此之謂乎。宜矣夫大義優加之以我斷
因石氏之釐首圖中系燕七師其善其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
冊舉而拔空城氣勝仰成如邊服便謂際功被物天歡在弱選
竊禍名倫安實錄獨將南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蠲其
鯨吞之勢使江左葉於奔命城此之由非夫天賦素靈而答異類
不然者其詐行以若斯。景茂補材不罷厥務賢輔故願遊臣佐
傑於受陷全塘而諒河南包銅城而臨漢北西秦勁卒顯禹滿而
不進東憂道黎金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臨城及玄恭即
世處短亂朝垂以熱卷不容得以贖貨于政志士楚忠貞之跡其
人醫突亂之風輕鄉反使其答懸敵罕備以將難之衆抗散
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衝朝暫與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
戎亡乎常升而却覆於以身死異域皆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
也

（雲曰）青山使携玄寒分疆委政維維奕世滄島角地薄月步搖
霜華老蟬起枯陰鷓鴣張翼鶴神器馮使帝臨守不沒德終取於狀



東萊先生讀書評語卷之二十八

載記

符洪

符洪字賈世略陽略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此中甫生長五
寸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簡家因為氏父張睢頓落小帥先是隋
右大雨百姓苦之誦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國名曰洪初歸石季
龍後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時有詔洪撫尋疑若洪
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三
秦王洪死子健立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叔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在位四年死子生
立

王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初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健卒僭即
皇帝立生雖在諫闕得飲則若范範法曹故教無道時災異數見左



東萊先生讀書評語卷之二十八

符洪

○前卷

符洪字賈世略陽略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此中甫生長五
寸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蒿家因為氏父張睢頓落小帥先是隋
右大雨百姓苦之誦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國名曰洪初歸石季
龍後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時有詔洪撫尋疑若洪
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符氏自稱三
秦王洪死子健立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叔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在位四年死子生
立

王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初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健卒僭即
皇帝立生雖在諫闕得飲則若范範法曹教無道時災異數見左



元稹大夫後平陳生怒以為妖言鑿其罪而殺之極獸及俟大惡
人百姓皆聚而邑居遂廢農桑群臣奏請懷災生曰天豈不子愛群
生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殺故耳生如阿房遇兄
與妹俱行者生怒殺之有司奏太白金粟并粟并秦之命九大白
星必有惡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并者必將焉耳何所怪乎宗室
舊親或惡良故害也盡既而有日疫其所律者不足不長少無狀
殘毀爾髮之言皆不得道左右許肯而死若不可勝紀生夜對得
曰阿房兄弟亦不可悔明當祭之是夜行法夢神告之寤而心悸會
符勿來告乃與符遊歷平等學壯士殺百人潛入雲龍門符堅亦
塞下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戈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尋殺之符年
二十三在位二年洪奉千級位子堅

符堅 王猛

符堅字永固其母苟氏嘗游澤水村于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

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自有赤文隱起成
字曰神符臣又土質峻過臨日有紫光祖洪奇而變之名曰堅幼年
七歲聰敏好施藥猶不失幾於然遇之曰此兒何霸王之相又靈謂
之曰符即後當人貴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家學洪曰
汝夷狄真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伏而許之健之入聞也夢天神
遣使告朱衣赤冠命拜起為龍驤將軍健期日授之堅博學多藝有
經濟大志王猛呂隆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及堅執符生以
升平元年權攝大秦天王改元曰永興以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丞
相弟融為陽平公子丕為長樂公王猛辭讓為中書符即擢翼為給
事黃門侍郎與猛議立掌機密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恐
為變至此遣殺之堅在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曰豈曰哀討其
子陽為東海公。登自臨晉登龍門頓謂其群臣曰黃城山河之固
妻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推翼辭讓對曰吳越有言在德

不在險阻陛下遊蹤者矣漢遠以慈山河之固不足恃也聖大德乃
還長安王猛觀霍愈密胡放莫不由之特運獎世氏豪也有大勳于
符氏負氣揚傲報稱狂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
汗焉之分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子桂曰方當使君
為寧大安且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
然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聖聖怒曰公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
俄而世因車堅駭尚主有驢主聖命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擗狂
為政元曰身露以王猛為中書令京兆尹猛與中丞鄧羌協規齊志
款旬之間實收強盜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
化大行聖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聖嘗位
五年鳳凰集于東閣大放其境內初聖之時為教也與王猛行融密
議于露堂悉弄左右聖親為教文猛融俱進猛墨有一大蒼蠅入自
隙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

官今大赦有司以罪至驚謂融曰蔡中無耳聽之怪事何從泄也
於是勸外窮究之成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
吏不見聖歎曰其向養蠅乎肆哉非常奇聞惡之謔曰殺人勿知莫
若勿為聲無知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聖廣積學宮
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受業其有學為
過儒才堪幹事清儉廉直孝悌力田者皆進表之於是號稱多士又
度元為建元聖弟苻健據上邦幾兄樹據蒲坂堅時安伐長安堅
遣使諭之各歸衆以為信皆不受堅命命命並討滅苻衆出奔王猛
勸堅除之聖帝從太和五年聖遣王猛率楊安郭亮等十將率步騎
六萬伐苻健造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餘距之評彈猛不敢進
也於洛川背建襄評懼之遠戰猛知評資水需斷有可乘之會評又
求戰乃陣於渭原而營衆皆勇奮破益衆糧大乎就進猛並評陣
之報也惡之謂卿元曰今日之事亦特罕其可以捷將軍其惡之羌

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萬戶侯相舉若不究而退敵而兵交猛召之羌殺而弗忍猛就許之羌於是大欲懷中與後遂徐成等跨馬運矛戟又評軍出入敵回榜若無人擊旗斬將殺傷甚重戰又日中評軍大敗東勝進擊於是連師聞郭舉周之朝車籍議十萬向郭七日而至遂支郭油之鼓暴容驛又其王公以下皆使子天安堅齊如擊槍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食空萬乘之主行不獲免故文帝馳車袁公止驛孝武射田相如歡規陛下為蒼生父母何可盤于游田若楊起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聖曰善昔文公悟愍於虞人環周擊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猛聞起溫慶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謂上後敗抄頭十五年間再傾國紳六十餘公舉勳如此不能思懲免遂以贈百姓方餐君以自寵誇如四海何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祖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卒亦無聞及

匪之憤頌歸心佛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孝廉漸與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蒲州皆夾路樹槐二十里一序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賈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術夾街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鶴美音雲集海我氓黎望以王猛為丞相以符融代猛為襄州牧融誇安坐且於渭東坐時符融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灑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令無延上言天市南門內右妃星失明左右問予不見右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坐星官其後天鼓為有彗星出于尾箕太史令張孟曰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兆成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監為京兆尹慕容中為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諫堅不從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中乙酉歲羊食人惡哉無復遺聖命執之既而不从堅曰王猛卒天蛇因獸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紫五色鳳鸞攝身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及諸少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為客愛美深今所獻
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勞號古人失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遺之
示無欲也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大卜池
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歲其骨於大朝其夜顯益高厲夢龜謂之曰
我本出神歸江南遭時不遇實命亦誕又有人夢中謂費曰龜三千
六百歲而終終必效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發實遂
示人以修德味簾子正殿以朝群臣尚書郎袁元略諫堅大跪命去
疎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初皇后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
官載之至是坐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怒焚其書大檢史官將加
其罪著作郎趙泉等已死乃止趙泉等已死乃止太元七年堅覽群臣賦詩
泰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五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
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歎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
擢為上第。堅尼法子東海公陽興王猛子散騎侍郎皮熈反事洩

堅聞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
徹九世之仇而死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拔命之勳而臣不免資徒
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亮車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
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
言之微也皆故不諫。堅引群臣謀伐晉必書至未形動堅躬行天
罰聖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羅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
之無道天下雖心入百諸侯不諫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趙師止
柿三仁殊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廢未聞善德君臣和穆上下
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
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散騎星守斗牛福德在兵懸象無差那
可死也堅曰晉國武王伐紂時歲犯星天道尚遠未可知也群臣各
有其同堅曰所謂葉室子道阻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獨
留持獻議之堅言晉不可伐者三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

當此與之言融注曰臣嘗感漢成不足深王景略一特奇士陛下
每觀之孔明其臨發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先是有沙門遁者出
入與堅同集堅尤倚重之至是郗巨謂道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
公何不為蒼生發一言也道安因此而諫堅不納其後慕容垂勸
堅內斷勿株群臣之言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誰邪耳勸弟五
百匹堅於是遣持歌李暉率騎百餘萬往代晉晉遣謝石謝玄桓
伊等水陸七萬相繼阻融融乃馳使白堅曰敵少易殲堅大悅堅先
至瑛咸又得融報以輕騎遠赴之堅與持融擊咸石空王師見部
陣齊整符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疑入形頓懼融曰此亦
勦敵也何謂少乎雖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遣子求功
於鍾嶠山之神乘以相問之號及堅之見草木若有力焉於是堅與
謝石等戰于淝水大敗堅為流矢於中軍騎遁於淮北魏甚人有
進金帛誘降者堅食之大驚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堅謂其大入

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苟何而日復臨天下千
漕然流涕而去初謗言有不出項群臣勸堅使有威為六軍聲張堅
不從故敗句是慕容垂慕容泓慕容暉等各乘其反叛堅命符融賈
幽統慕容鈞於于華澤教輕敵為泓所敗被殺堅大怒長懼味遂叛
慕容冲據阿房咸初堅之滅燕冲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
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鬚之安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
之曰一難復一難雙飛入紫宮成懼為龍王猛切諫堅乃以冲長安
又諫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拔
梧桐數十萬株于阿房咸以符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戚入止
阿房咸為冲建長安堅曰吾不用王景略勸平公之言使白勇敢
至於此朕以冲慕容垂諸弟起於外障密結鮮卑之衆謀廢之
事茂堅乃謀殺父子又宗族咸內鮮卑皆殺之咸中有書曰古者得
賢則載若起反將久長得堅信之乃付太子安以後事將中山公誅

Continent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Color Checkers 2002



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次尋將母妻宗室出奔百僚逃散沖入
樓從安堅至五將山姚襄遣兵忠固之忠執堅以歸新平甚求傳國
璽堅瞑目叱之重已送昏不可得也襄又求為兗許深代之事堅曰
聖賢之事奈何襄之長乃璽堅子新平佛寺將年四十八中山公誅
及張夫人逆旬較堅在位二十七年堅死子五五二年而敗丕死
子苻登至九年為姚萇子與所敗被殺自健至登凡四十有四年
元十九年或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資於洛陽乃有一
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割其貴而
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博胡床而坐左右十
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強拜也乃十倍償畚直
入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嘆安簡僕獲重嚴毅復雄遠
細事不干其慮是以序華之士咸輕而笑之。隱于華山懷佐世之

志若龍顧之主欲翼時時快風雲而動樞機入關猛被弑而謂之一
面談當世之舉捫髮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
命率銳師除殘賊而三秦委醜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深入寇境夜
安咫尺而不復滴水百雉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惡然溫將歸
賜猛車馬拜高官督邊請與俱南猛還山語師曰卿與桓溫豈並
世哉在此自可當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行堅持有大志聞猛名遣
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餐與大事異持同契若玄德之遇
孔明也及堅借位累遷尚書左僕射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
外討慕容暉進封清河郡侯留缺與州撤入為丞相稍加都護中外
諸軍事猛表辭堅曰卿昔端緒布衣朕能爵弱冠為世事紛紜朕奇
卿於覓見擬卿為非龍游亦異朕於一言題考誓之雅志豈不精矣
神交千載之會雖停嚴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今天下
向定華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盤踞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

雖遂不許狂宰政公平按幽滯願賢才外爵六羊內禁儒學勸課農
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畜及升平猛之力也性剛明於務惡尤
分微時一察之患莊驟之忿弊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疾篤
堅視聽者病間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長越乃正朝相承觀仁善鄰
國之實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國辭早先勇我之仇也終為人集
宜漸除之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歲聖哭之恸謂太子密曰天不欲
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

符朗

符朗字元達不之從兄子也性宏邁神氣爽邁堅實目之曰吾家千
里駒也徵為青州刺史魏晉建符代青州朗遣使求降符之詔如負
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瀟灑一時解騎長史王悅江東之傅秀
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朝曰
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悅罷而才慧國
賢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比俄然自失其許物得人皆此類也
謝安常欲識請之朝士戲益並執機得安帶朗每事欲誇之唯朗令小
兒跪而張口既垂而舍出項復知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又善談
味鹹酸及肉皆別所由曾指王道子為明設盛饌極江左精備食此
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
言或人致難以進之既達朗曰此難朽恒平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
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復王
國寶博而殺之

符丕

符丕字永叔堅之長孫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
嘉之堅死得卽皇帝位于晉陽初符纂之奪丕也部下三千餘人不
特而忘之率騎數十南奔東垣馮跋新石

史臣曰自隋京師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鹿鹿之



充于文日用戰爭方興猶逐荒之世騷若磨鳥之弊定持決撥優
陔之禁嚴乘鴟芳之充亡乃附疑江東而志圖關石獨生葉奇未
遂復心遂既承火充陰凶緒寧思師之艱投山西之陳披德仗之
巖險德三秦之果就放窺太實遂竊鴻名疾敵蘇雖有可言矣長
生慘世黑白半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疾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獸之朝飢似肆毒於刑威曾無心於戒懼招亂迷禍不亦宜乎。
永固雖是懷安變夷從夏叫魚龍之誦詠捷草付之休徵魁勇叛
回慕承偽爵避明王之德教開先至之儒風雖有黎元憂納厥政
王猛以宏材將軍國符融以懿威於經綸權神以竊直進規模節
張以忠勇便威尊博費效足祀梓里材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
穩定蜀擒代吞鯨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遊蒼莖義為險志心
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固以功許先烈豈直化洽當年雖
五胡之盛美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歲陳建謀輕敵能歸窮共贖

武愨三正之末叶和五運之朝中頗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
大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也鬪為兜墜
踰疑山踰倉以俟焚村桑館以須歸命曹弗知天道助順神理害
盈雖幹澤野之靈將致星蕩之威遂使凶渠徒以衣冠伺亂多操
擊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松宗社遷於他族身首歸於賊臣胎戎將
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課哉。昔玉索亂借編華又頌政斯
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持登康離散之兵獨死休之志雖寢寡
不效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發氏種健將世資遂離關隴長生昏虐敢不旋
踵承國換祥羣自龍驤蜚旋負象編帝闕玉蟲生縱敵亂起稱瑣
不登階殿淪胥以亡

徐嵩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白稱符堅時舉賢良補遷長安令貴戚子弟也



法者高一皆考危請托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由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疎落有鳩覓之才

東家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二十八

東家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姚弋仲

後燕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末謀叛敗季農於桑陽季農懼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暫見弋仲引入帳軍有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性排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卒能怒而不貴勝以鎗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買御騾馬於庭中策馬前馳不辭而出遂滅柔猷。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或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棄槍不棄後見我也襄大破閔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捨調也杖之一百石氏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處襄于燕威後與殷浩不協襄乃北引將國關中符生道符堅要擊之襄敗為堅所殺時晉昇平元年



法者高一皆考危請托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由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疎落有鳩覓之才

東家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二十八

東家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姚弋仲

後燕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犢敗季農於桑陽季農懼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暫見弋仲引入帳軍有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性排直俗無尊卑皆改之季龍怒而不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買御騾馬於庭中策馬前就不解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或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棄槍不棄後見我也襄大破閔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捨調也杖之一百石氏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處襄于燕威後與殷浩不協襄乃此引將國關中符生道符堅要擊之襄敗為堅所殺時晉昇平元年



也

姚長

姚長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元長安諸弟得于符生符堅以長為揚武將軍及符堅寇晉以長為龍驤將軍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符以相校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賞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符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又長之討慕容泓堅于軌肥之長懼奔于馬牧西州叢狹尹祥等率五萬餘家推長為盟主及叔持堅于新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時諸管既多致驍長軍為大營夫營之號自此始也。長注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買官於長曰陛下弘覽自任不情小節有禹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性也吾於奔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謠言安知過也。長敗符登于安定置酒高會諸將曰

吾不如士尼有四所以得建立功業兼任群賢者正宜奉命守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感疾憂符疑為異宿而僞傳遂枉官以太元十八年死在位八年

姚興 尹倬

姚興字子略長之長子也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魏里茂元曰皇初遷如安定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說風嶺秀樂雖然不群每以天下是奔為已任聘京兆韋高蓋阮籍之為人若母喪拜奉飲酒流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說管輔國將軍表愛之嘗戴于相去懼而奔興與臨東堂引見謂愛之等曰叔文雖管臣其實管賊其才變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事不愛之曰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奉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授之陛下領速知經略邪前長楚與大統以皮之為大同姚興如造造固引諸沙門聽鳩拳羅什頌說佛

經羅什遺書更言神覺精微多有半譯不與胡本相應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明本與舊經以相考較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與舊經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欲附沙門用即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涼州刺史王為坐置呂氏宮人擅獻逃入海未等禁止高臺涼州別駕宗敬等上疏理高云與覽之大麗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如宗敬字文祖曰與臣同里西方之英鸞與曰有表理王尚文義其住恐非祇所作文祖曰敬昔與呂起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與因謂起曰宗敬文才何如可是雖筆起曰敬在西北時論甚美方敏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起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子起曰臣以敬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裝出于昆嶺明珠生于海濱何必以地求人贈文命大夏之葉大姬昌東夷之植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與能故尚孫以為尚香。與美朝門游于文或竟及昏而還將自平

朝門入前經院至殿中或對王滿密披甲持火閉門距之曰今已隱聞夜多變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與乃因欲朝門而入且而召諸親近位二聲齊劉松也委巧較有隱逸之志與且其尚書馬融謂之曰與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應得至孟冬當當御幸賓將受其精裝着西胡樂圖兒於平涼作非設每將裝裝入京欲欲酒醉并盡飲而飲時人或議之圖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有力日平與男年八十餘乃死義熙十二年與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綽字景亮天水人少有大志每覽書博至宰相立黜之然常懷書而歎脫仕符堅為吏部令史以志棄邁郎皆憚之及此蓋奔馬故綽與尹綽等推其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長既敗符堅在歸說堅亦禪代之事堅問綽曰御於渭河官綽曰尚書令史堅款曰卿宰相才也王景時之請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綽性剛簡清不慕榮子房之為人綽州段經性頗巧甚愛其持殿引為侍中綽固諫以為不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長不從婦妻與中奪經心不子之甚聞而問辨曰婦淫不好學阿
為者學若解曰臣不情學情雖不正耳其於是也建為北也大字長
紀詳與與鐵將登款與之柔皆諱之力也及死與甚諱之

沈淑

曉字元子與之長子也若委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弱父之
乃立為太子受經於博士沈子政及病臨脫請省其拜于膝下自是
公侯見師傳皆拜焉以壽熙十二年開節亦位改元永亨將封宮
臣十六人五皇子房樂讚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請
然之數何愛封之多乎故曰樂贊於朝所以樂動來效辨明盛德元
十曾蒙不虛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謂於心乎讚然樂
誦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晉太尉劉裕總六軍伐仇池少子
彭咸逆師道請入自淮肥攻赤紅堂沈子自汴入河攻魯州以
內外經數王師斷絕嚴且朝拜臣于其前殿帳紫流錦羅臣皆位及

王師人長安以計無所成謀欲降于徐其子佛念登宮殿自殺而忍
忍將妻子詣壘門而陳請遂以于建康市斬之既在位二年建康百
里之內草木皆然巫焉有長至以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更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湖煮臣冠東樓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
息禍重亂於六漢鼓浪流於八際天木厭亂凶然寒寒六神超自

金方者歸石氏抗直則於暴主關忠訓於危朝險既之謀在平歸
傾為衣之義有足稱焉景國為歲英奇見方疎懷詳其除政無茶

斯言變既迷塗長可矣夫兼戎同仲襄之猶獨將亡之會噴命辭
變板以霸業說仲容之說用定為兼性雷惡之鋒戰密東北在故
森鳴寶冠凶徒刻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昔韓而慶曹王何其不

仁安沈而終斯其幸也。子味杜繼勸敵荷成先構庶謀訪道則
帝未賢殺交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冠莊岳以牙畢命
取分算尚許修水游燕而滯為獨美龍石而醉河西浴五年豐建



安通編雖非益燕種何以加焉託而進志於外功非莫後孝友亦
於充愛愛胡方於精建專已生足遠厥繼隨陳紹而滿滿華
歐無單劫人有先心豈宜勝彼雄圖波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詭如
味藏於桑門當有為之時練絲為之樂羅衣賦食雅將萬較街實
誠空癡然成俗夫以漢朝放廣就郵物郡之費元乎鳴晚日侵穿
卷天長也。元子以蕭樓之質獨預優之除肉雅方放外禦斯
王師父頃攝帶而下長安山胡矢圖繫組而解軛道物極則及抑
斯之謂歟

贊曰：元仲剛烈然我奇節其質英果其性慕禁齊始樂稱以陳陳
誠貽誠將軍無讓老嫩

○後漢

李許 性 乖 壽 壽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燕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
石穴二折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
氏有血於黑穴者凡四姓曰羅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
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是旋者皆以為棄君四姓莫若而務相之劍
懸焉又以上為始唯蓋之而浮水中曰若其始浮有者以為棄君務
相始又獨浮於是遂稱棄君棄其土船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
水神父子止棄君不特行棄君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復棄土船下及
步故因居之秦升天下以為中郡巴人牛飲為實因謂之實人焉
漢高祖更名其地為巴郡漢示實人自己西之宕渠遷于漢中魏武
帝以漢中特租許五百餘家歸之武帝遷于昭陽元康中關西擾亂
百姓流徙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許入蜀至劍閣其驍太
息顧盼慮阻曰劉璋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虜人既
入蜀欲在益梁特等聚眾專為寇盜蜀人患之太安元年特自稱益

用改年建初二年得與益州刺史羅尚戰時軍敗績尚斬特傳首
倍陽在位二年

其子推備即帝位改元曰太武其後立元藩子哇為太子特許讓退
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咸和八年推死在位三十年推寬享簡刑約
法特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關門不閉推嘗無事小出丞
相楊褒於後特才駿馬踴躍雄傑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匠束
繩焉而持才之急之則愈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
推當即選

班嗣為位推子越與弟期宏計圖之咸和九年班因獲天越殺班於
顯宮在位一年推子期嗣位期在位改元素亂李壽舉兵襲之殺期
為印都縣公咸康二年嗣自燒死在位三年

壽字武考嗣之子也初冠成期長史驥恆等勸壽猜藩於晉而仕調
參勳壽自立壽命監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謂壽曰一日尚為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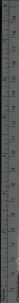
况數年乎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
年僭即偽位改元為漢興在位三年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嗣偽位改元曰太和又改年嘉寧大司馬桓
溫率水軍伐勢勢大發軍距溫溫從關道至成都勢面請降溫恩勢
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在位五年而敗自將至勢九四十六年以壽並
永和三年歲

史臣曰晉周德方隆古公切翰梁之惠漢許斯永宣后興渡溇之
師是知戎狄亂華繫源自古況乎巴賡雖接頑頑寔繁實割竊以
全生習機祥而成俗李特世傳凶長早擅蠻誰太息劔門志吞并
慈蜀晉綱之落紐東羅侯之無漸驕為發後同聲雲集鐵騎蜀漢
行食巴梁沃野無半畝之資華陽有新穀之慶蓋上失其道履敗
之至於斯仲魯天世安見捕奇偉推鋒累載克復霸業蹈文德
之前基掩于陽之敗地薄賦而版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突持權之也。若夫立子以嫡柱晉，通嗣繼體，承基前緒，茂幹而
堆爾經綸之遠，圖臨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嫡子，託強兵於厥胤，
直欲吳效母戈之譽，已深。皇紀未周，傾巢之譽，便又難云。天道抑
亦入謀，班以寬愛，覆災期以暴矣。連鳩殊途，並失異術，同言武考
焉。猶世貴窮兵，竊位罪百，局勢甚楚，則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
仁承嗣，濟濟昏昏，極率餘德，放鉅大邦，被甲長征，則理均於困，政
清，開會，適則義舉於前，禽宜其德，首圖門以明大戰，遂得擅同國
節，不亦優乎。

贊曰：晉國地取百六，斯鍾天典，伏驚野戰，群龍李特，窟窟遂夜，已
窮世變，五朝年時，四紀篡殺，殺國昏狂，繼繼德之不齊，豈亦難持。

○ 贊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夜有神光。

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為戲陣之法，偽類或
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歡躍，目重墜于左肘，有肉卽沉，投棄重，其
有大聲，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祖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
之將聖，除災勸令夷夏，愛服黑邊，選驍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欲盛，
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七萬，歲納
五千以討西域，行至高昌，聞堅死，管光欲更就發命，卻持社進曰：節
下受任，金方赴職，宜速何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
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被絨衣，感飛泉，蒲飲吾等，豈獨無感，致乎。
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遂兵至焉。苻其
王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連夜急攻，城破，虜于城，巧大敗
之。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見
其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考造，欲宮賦以饗之。胡人奢僂，擊於養生
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多論沒酒，歲者相繼，笑光既

平虜苑有留德之志時始獲鳩率羅什羅什勸之東遷光以能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又味禽怪獸千有餘品駭為萬條匹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又開行堅為姚萇所害於是大致境內建元曰大安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瑞也孝武太元十四年借即三河王位年號麟嘉是歲張掖督御衛暉考覈為縣而血池令尹與殺之殺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欲殺郡小吏案校諸縣而血池令尹與殺欲殺郡臣言之殺臣殺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驚而猶見久之乃寤竟更夢之曰夢先想殺與。初光使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諷曰胡馬心何惡念藉中心勞燕從何非切慮欲遷故葉光以太元二十一年帝即天王位改年號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光以安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年庶嗣偽紅未幾光之庶長子纂總共入宮纂位紹自殺

呂纂

呂纂字次儲以條父四年帝即天王位改元龍華弟呂弘恐不為纂所容起兵東攻纂纂遣將軍擊弘弘眾潰出奔秦梁兵大敗弘之妻于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乃答對曰天禍涼室纂起威蕭維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禁諫之義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文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尊無之呂方軌弘告纂纂遣方士康龍拉殺之纂番禾太守呂超懼伐薛甲思無思遂奔越於纂纂召超入貴之超謝罪纂因引起超于內殿呂隆勸纂誦至昏醉超因刺殺纂纂在位三年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先弟寶之子也以安帝元興元年帝即位改元神鼎。魏興將姚頊德率兵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去呂超因勸隆請降隆乃降頊德率兵超率騎多齎珍寶請迎于魏興與遣將迎之隆東遷長安其後隆謀反為興所誅自尤至隆九十三歲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更臣曰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行氏乘機竊號神州世明委質爲
朝位居上將受以心誓受服冠征鐵騎出雲出玉門而長爲朝戈
耀景猶金立而一息寢爾夷吹承風露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焉
友因軍將群雄競起旌師右地便有凱旋於是要結六戎潛麗焉
懸弁不玉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收險勇玄漢而爲國有胡充昌
霸業胎稔孫盛舉而老及及吞觀燈絮叛順日甫爾蒙發蕭幽部
慕九才負乘致寇弘超兜衣職爲亂階永基膏肓面縛姚氏昔實
獻歸順榮煥累葉冤都干紀實終身世而光棄故勝焉遊彼蕩平
十數年間將政機或向使端邪陽正律爲忠爲機而蘇晉朝杖
義而疎鴻雲則然秦之此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欒政筆豈得肆
其姦蒙選爲孤無所顧其除矣而聚竊味淳何其譯哉夫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
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監非遠其可誦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地瓜分九萬冷聚三卷呂氏何陳敗我人
神天命難假終亦須新

○卷之三

慕容世

慕容世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十歲過懸鏡甚能之
常日而謂諸弟曰此兒開運好奇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各謂
字道景思過諭于世子傅後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
之希以識記之文乃去大以垂爲名焉及傅特爾等就封垂吳王又
慕容暉嗣爲位慕容恪爲大將軍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
才倍於臣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舉賢後以慕容暉
見忌乃奔于苻堅堅禮之甚重堅之敗於淮南也垂單獨全堅以千
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勸垂或堅因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以堅得
之厚不欲負堅因弗從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悅等因



然神猶實心坐整容管之曰世云禱猶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
損得三廣於是三擲盡虛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迅池
世請至鄧及拜陵某國張國威刑以安我扶堅許之極莫諫曰也猶
篤也孰則附人飽則高隨過風塵之會必有交臂之志惟宜急其禍
計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未幾果叛以太元八年自稱燕王建元
曰燕元符至時鎮鄴堅遣持節奉讓責重屯結讓胡不以部見歸讓
馬也責重曰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此將軍
軍以斷金余何玉節小殿便有二關左右衛重設之世曰古者兵交
使在其間大名大者其主何於問也乃建讓歸世定都中山羣臣勸
即尊號遂以太元十一年禪即位改元曰建興世命改慕容永曰吾
計失矣且吾授先和靈威管足以慰之不復留世賊以累子孫也。
世以太元二十一年无前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子寶嗣為位在位
三年為清河濟絨即隆安三年也清河世之季男也寶死子盛殺汗

自立盛汗之婿也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即位改元曰建元又改年曰長樂盛惡其時臣于前
高歡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共尚書丁信年十五歲之男
子也建曰在上不驕高而不老臣之類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
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在
位三年為慕容暉所殺是歲隆安五年也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盛死僭即篡位改年曰光始熙寵愛皇
后苻氏為起水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苻氏嘗
季安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勿責不得加以太餅其費
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踰踊若喪考妣大飲說復啓其棺而與交接
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使司校檢哭者有淚以為志孝無則罪之於



是舉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汝焉然送符氏喪因為慕容雲所故在
位六年自出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愛帝義熙二年歲

史臣曰四足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樓市朝
晏改旗虞孽志慕容世天寶乘祭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稱而亮身
寬政未因受之而以權道明事之而事力然而集賢雖竭狼心自
野世南失律三朝之謀已借河朔分懸五木之祥云蒼斬飛龍而
迎舉給石門亦長邁遂使羅氏景我部師宵逸收羅地魏羅萬美
雄和雲陰奇謀五萬於河曲浮船松葉柁七郡於蔡陽送遠陰之
舊物制中山之新社額帝聖宗借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
之功句踐給吳寶五千之卒惡有素殊二霸衆微一技樹拔而傾
山岳騰噴而所風雲雖衛人心十殺傳於東國任好餘繼伊竭於
西鄰信甘氏之森回非啗室之驚魄交寶以浮雲獲升煨文御俗
蕭牆內波勃厥外後雖毒不殺物而惡足自勦盛則華文冥梓文

或不墜船光而英離散界已而避高宅翻翻然海世之佳骨矣。
熙乃地未與主衆同油德疆戎之態取悅於江林玄爽之安見者
於鼓鬪湯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沙於景雲之山歸主木於陽心
窮此嗟於最壞宗祀夷政為馮氏之驅除焉

不實曰成狄強陵山川沸騰天未海騰人非與能疾走而獲先鴻則
要道明烈烈機甘豪禁備燕夷魏對著水滅大盜潛移過各遂鴟
寶心生亂盛清家點點驅騷法人懷憤慨擊胎身替吳無以定

東萊先生醫書詳論卷之三十

我記

乞伏國仁 乾陽 歲盤

史臣曰夫天地開大授生靈雷也群凶作自晉室遺孽胡兵肆禍封
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道無難以義服伺我臣危長其陵暴河
徒偶欽明之運道推略之主已當覆燼沙莫請命露街豈暇竊憑近
郊經臨玉紫者也。乾陽智不及遠而以力許自矜陷呂延之師姦
謀潛斷得魏黑之氣底榮趨泉便欲管河壘之餘卒窺靖西之奧臣
林瘦馬而宵征蕭勃殿而朝食既而控弦急鍋賊忘木運沮參胡山
其功已表獲重氣於外難幸以計全胎巨譽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
。熾盤叱咤風雲見殺而動半龍偶傑次勝多奇故能命將掩遼河
之酋臨戎集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廢拋棄覓其遺迹盜亦有道乎
。北魏



東萊先生醫書詳論卷之三十

我記

乞伏國仁 乾陽 歲盤

史臣曰夫天地開大授生靈雷也群凶作自晉室遺孽胡安肆禍封
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道無難以義服伺我臣危長其陵暴河
徒偶欽明之運道推略之主已當覆燼沙莫請命露街豈暇竊憑近
郊經臨玉紫者也。乾陽智不及遠而以力許自矜陷呂延之師委
謀潛斷得提羅之氣底榮趨泉便欲管河壘之餘卒窺靖西之奧臣
林瘦馬而宵征蕭勃殿而朝食既而控弦急鍋賊忘木運沮參胡山
其功已表獲重氣於外難幸以計全胎巨譽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
。熾盤叱咤風雲見殺而動半龍偶傑次勝多奇故能命將掩遼河
之酋臨戎集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廢拋棄覓其遺迹盜亦有道乎
。北魏





馮跋 素弗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非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者因以氏焉恭宗實潛號屠跋中衛將軍慕容熙即位欲誅跋兄弟跋與弟俱亡及慕容雲為宰臣所殺殺惟跋為主於是以太元二十年備稱天子于昌黎不徒蕭觀即國曰燕建元曰太平跋嗣於養桑乃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有根柘二十根柘地寒右殺壞跋問太史令闕尚曰此半爨有地動之變物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有姓爨有左右比爨皆何右臣懼百姓將而殺跋曰吾亦甚慮之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水跋死弟弘立元二世二十有八載素弗跋之長弟也據說有大志任俠技蕩不肅小節故時人未之奇而宮令成謀殺伐有為各素弗造焉蘇命門者勿然素弗入與蘇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蘇始許之曰吾遠求麒麟不知近在東鄰

何跋子之說也當世俠士莫不解之及跋潛號遂為宰相始存亡繼

史臣曰自五胡縱惡九域論晉命里押州是泥之為差劉鴻各實

而馮跋出有中州有歐視類因鮮卑之春歷亦盜名於海隅然其

遺徒之餘少非推傑幸以寬厚為氣所雅初雖耽囑終罕成德藉

發施其謂在茲猶倏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獲延令二十餘年豈

贊曰周仁硬武乾陽勇悍賜賜威勢臨機能斷執謂操券亦懷流

先髮為孤

禿髮馬孤河西鮮平人八世祖匹孤匹孤平子壽開立初禿髮之在
平母祖板氏因寢而產於被中解平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為壽開茶
樹機能據有涼州之地至馬孤嗣位呂光遣使署為冠軍大將軍陝
安九年自稱西平王獲太初後徙于樂都為孤死奉制禿孤立

禿髮利鹿孤

利鹿孤以陝安五年借稱河西王利鹿孤謂其群下曰戎車委焉無
國境之功務進賢者而下猶若階宜所任殊才將吾不明所致也禿
鄯郎中史高對曰今取士按才必先弓馬文學擊藝為無用之條非
所以求遠人豈不朽也且是舉拔選皆德碩儒以嗣胄子利鹿孤善
之於是曰文冲地擬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利鹿孤在位五年而
死弟得檀胡

禿髮得檀

得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得檀明識幹敏非汝輩

也以元興元年爵號涼王統與涼州刺史王高亮王暹宗敏等將次
父交呂光時為尚書郎得檀于廣武統其守曰君神英武後忠也
變矣命世之餘也必當魁世世難保吾年老不見耳汝汝兄弟比
君至是得檀謂故曰林以常才釋為尊光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
人水鏡之明及吞家業竊有懷君子不圖今日行見卿也故曰大王
仁仲德祖存念先人雖未解乃無堪之孤教向機汝等之子無以加
也後機與得檀為京州刺史得檀入京用機解僚于宣德堂仰視
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壽者不伴信矣至機述曰寬健有古當責
無常忽滅劫人此堂之建年盈百歲十有二主唯當頤可以久安仁
義可以求國鎮大王勉之得檀曰非君無以開讓言也得檀雖受制
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其後得檀伐沮渠蒙遜為所敗又與
赫連勃勃戰為勃勃所敗姚興遣韋宗來勸摩得檀與宗論機變無
窮辭致情詞亦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略名教者不覺筆來見士發

順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
人車馬，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目擊，豈足為多也。余還
長安，言於興曰：京州未可圖也。後得權，以兩任乙弗使，天子武臺，予
樂，指乞伏曩盤乘，乘裝一旬，而城潰，得權聞之，其將士皆悉散，得
權遂歸，成其威，終為燧盤所為，為孤至得權三世，凡十九年，以夏竟
歲，改十年歲。

夏王固充發，累察首，裝禮，後造，版，控，放，王，塞，躍，馬，金山，從，蒲，月，而
與，其，乘，折，膠，而，裝，鎗，推，起，弟，拔，整，放，斯，阻，為，秋，納，并，以，之，策，治，兵
以，討，不，賓，德，孤，從，史，獨，之，苦，楚，學，而，訓，背，子，遂，能，開，關，河，右，抗，衛
疆，國，道，由，人，私，押，此，之，謂，得，權，承，累，捷，之，純，精，二，昆，之，寶，權，呂，氏
弄，無，遺，策，取，治，城，共，不，血，刀，式，略，權，圖，北，取，荷，烈，既，而，勿，窮，重，位
盈，滿，易，則，窮，矣，以，遂，其，心，從，愿，自，始，其，郭，地，幸，於，裝，遂，勢，切，於，誠
建，復，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瑞，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蹟，武，取，於

於此秘異代同亡其於得權見之矣

張曰亮髮兄弟擅推研勇開關河外清氣西土得權傑出騰駕許
英窮兵噴武裝國類姓

○南略

慕容德

慕容德字文明號之少子也安統推傳頗有日月僅月重文得魏呼
言多才藝兄坐軍與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若誠長
也非復是下阿蒙也慕容暉敗徙于長安并堅以為繁毅太守堅之
敗也德乃從垂如鄴慕容寶嗣位以德鎮鄴又魏世中山鎮戶將來
曆文德德據城南渡仗滑臺遇風始收魏軍至其父流衛東合死
夜滑師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收黎陽之為天橋津及至滑
臺景星見于箕毛潭水得白玉吹若童於是德依德元故事補元平
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拜至黎陽遣使召德已德謂其下曰布等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稱禍弔得還吾將其萬幸迎謝罪
行闕然後肩巾私第躬等以爲何如其侍即教華勸德母遂讓會賈
知德備位禮而此卒乃止德謀定都其尚書備禮曰青齊火燒我曰
東來曰楚之國員海之能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疑之所卷山
位與是爲帝王之都德大悅乃引師而南苑州北臨諸縣得盡
宮廷專擅青州諸郡皆奉徽降于德德遂入廣固曹即皇帝位
使元爲是平後因德解臣驕笑而台曰朕雖寒蕩然已布而而朝諸
侯可方自古何某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
尤武之傳也德頌命在古賜仲第十四仲以賜食德讓德曰卿知
朕朕不知謂卿守體範也曰臣聞天子無戲言臣臣臣然矣今日之
論上下招歎可謂若臣臣失德大悅賜範五十四自是易言號
朝表直士矣德如齊城登營丘望妻家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通
城齊乎仲古之賢人禮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辱遠城豈有意乎青

州秀才晏殊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乎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
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命以瑜世得希淑然乎宜釋地而葬乎所以不
遠門者猶真信于主意也遂問誤以齊之山川丘陵費若若車讓
對詳辯蓋也成國德深嘉之拜尚書郎德用襲安東高遂德頭明尚
書嘗選曰齊嘗固多君子嘗昔全盛之時披旗已生海子顯田之茂
陰翳播地清沼馳朱輪取長幼悉駘馬之雄辭奮決天之德辯指
則血氣成章俯仰則血脈生機至於今日楚草頽頽氣消煙滅求古
以承祀不依然憲恭曰武王對比乎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
聖哲每歲柱車陛下慈深二主澤及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
矣○俄而德寢疾無子以兄子超爲太子德死即葬無元年也乃
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潯野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弼之子初超從于長安姚紹見而異焉



謂池與尚以爵位召見再詳。深自奇。蓋天師之謂。紹曰。破云。研皮不裏。疑有安治耳。由是得去。衆無惡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德甚。加禮。賜始名之曰超。德無子。以超爲太子。又德死。以義熙元年。嘗謂爲位。復元曰。太上以慕容鍾錄尚書。事封字。爲太尉。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收段末。爲徐州刺史。公孫護。爲武術將軍。以象改事。封字。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固之宗。臣穴外。收。楚。堂。正。應。亦。異。百。機。不。宜。遂。鎮。方。外。超。不。從。鍾。宏。俱。有。不。平。之。色。超。謂。曰。黃。人。之。皮。悉。於。當。捕。狐。表。也。五。據。聞。之。鍾。陽。漸。遂。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勳。長。史。悅。書。送。謂。法。曰。何。見。地。涌。王。十。天。寶。以。雅。抑。其。尚。勳。始。知。天。族。多。奇。王。林。皆。寶。法。曰。昔。度。方。遠。許。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獲。天。族。子。超。聞。而。悲。嘆。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與。慕容。鍾。段。宏。等。俱。數。尚。書。都。令。史。王。徽。隨。爭。五。樓。黑。還。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晉。劉。裕。平。師。討。超。

王師大衆。竟起道。解分。距之。衆。特。俱。舉。超。入。保。小。城。未。幾。裕。師。圍。城。四。合。朝。旦。超。登。天。門。朝。衆。墮。于。城。上。所。守。雖。絕。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壓。超。手。而。相。對。泣。其。頃。單。韓。諱。曰。壯。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又。對。女。子。悲。泣。何。其。郵。也。超。執。刀。自。謝。之。於。是。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武。文。說。裕。曰。昔。越。攻。曾。蒙。望。氣。者。以。爲。臨。水。帶。城。深。可。攻。後。若。擊。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戰。請。降。後。慕容。恪。之。圖。段。龔。亦。如。之。而。能。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葛。基。田。在。可。塞。之。初。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弱。病。者。太。半。城。中。出。降。者。相。繼。約。書。德。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爲。洛。軍。所。執。送。東。市。斬。之。在。位。六。年。德。以。後。帝。隆。安。四。年。惜。位。至。超。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若存遠。踐其位。豈人理哉。然果取德之權。委貽從憤之遠。略屬分崩之重。成角述之資。時有公。神。器。無。切。云。爭。街。秦。觀。練。甲。而。志。靜。

荆吳崇儒術以弘威延之士而獨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越雖已
成之甚焉霸者之讓政刑莫恤政遊是好杜忠良而港法甚暗聽
受而執成離先將俄頃求發莫振翰宿豫而駭禍啓大塊而延敵
君臣沈勇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賈曰德賢委難歸政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起承偽作掩其國
故朝失良善旋感露露

○此歌

沮渠蒙遜

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蒙遜以官為氏焉

文臣曰蒙遜出自吳歟豈非呂光之母德源懷允需之光
推蒙遜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無兵自朔南涼請和出師并嶺此
冠實服然而見利亡義遺物成亂誰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
者矣

賈曰光稱人誦崇愚時賢附欽自海歷皆圖全光心既遜偽續位
宜從法數幾幾脫當年

○歌

慧達物勃

慧達物勃于強子劉元海之族也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辭惠
勇風悅號與是而奇之深加禮敬慧過輪於敵勢爭如為安遠將軍
假節安非于嶺高子頃之又以物勃為安比時軍鎮朔方物勃於是
○起兵十而并其義熙二年樂備天王建元曰龍昇自以匈奴夏
居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又改元為鳳翔以化于阿利領作大匠
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成物勃自言朕
方統一天下石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佐尤工巧然及則卷
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毀作者而并築之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
甚既成五之工匠必有死弁 弟不入即引弓人知其入也即斬



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單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
莫楚造盛夫夏龍雀各壯神都所以讓遠可以柔通如風乘草成威
九民世若珍之復鑄鋼為人鼓飛廉辨仲銅脫龍獸之屬皆以黃金
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勃勃又下書自宮帝王若於天為子楚為鐵
蘇寶與天定今改雅曰蘇連氏燕滿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
社火燕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帝嗾伐人。劉裕或說留子儀在
鎮長安勃勃聞之奉率其攻長安剋之辟正勃勃於是為禮于肅上
帝即皇帝位元曰曷武勃勃賜子長安徵隱七草想思既至而帝
濯越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故宋何以非饋美吾故昔不拜既與
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華當置
吾何地遂殺之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子曷錄前臺尚書事勃勃遷統
萬以宮殿大成改元真興刻石於南臺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群
臣皆寵若受其自笑者次其背漢者謂之流涕先叔其舌而後斬之

吳夏羅黨人無主額在位十三年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弟定統
統於平治為觀所滅自幼至定死二十有六年而亡

更臣曰趙建勃勃魏置霸入居邊守屬中蒙分崩緣間辟應控
欲為解義有明方遂乃法玄康以解官擬神京而唯社為先王之
誠號稱中國之禮容既駕英賢闕然天下然其區識高矣風骨魁
奇地與魏之而辭心宋祖聞之而勃已豈陰山之起異氣不然何
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章飾非距謀酷害朝臣部內靡
無忠良秦古滅亡之禍宜在既身猶及其嗣宋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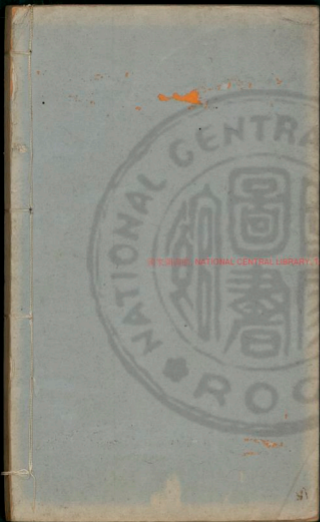
贊曰薄維遠裔名王之於明鮮最嚴最整後漢更制官宇為改託
靈雖弄神器構曰凶孽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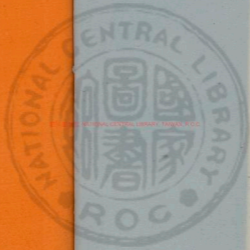
七三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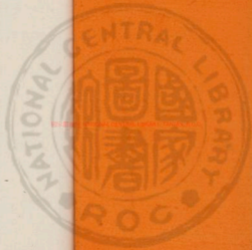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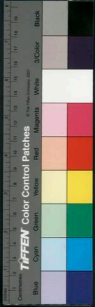
2377459 v.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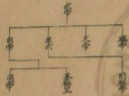
南 北 國 都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世系圖



齊世系圖



地理之圖



梁世系圖



陳世系圖



東坡先生南史詳節目錄

卷八

宋本紀

宋武帝

宋文帝

明帝

卷九

齊本紀

齊高帝

齊世宗

明帝

和帝

文帝

前廢帝

廢帝

武帝

廢帝

廢帝

三



梁本紀

梁高祖武帝

孝元帝

簡文帝

敬帝

。卷之四

陳本紀

陳高祖武帝

廢帝

後王

文帝

孝宣帝

。卷之五

后妃傳

宋元元袁氏 居山也

陳張貴妃

宋宗室諸王傳

梁文獻張后

臨川烈武王遺規 魏照

江夏文獻王義恭

宋諸臣列傳

劉鑿之 瑛

傅亮

。卷之六

朱餘石 每石

朱簡之

劉敬宣

胡藩

臧焘 贊

謝朓 暉

靈懷恭獻王義真

尚書文王義季

徐羨之 若之

檀道濟

毛簡之

王玄謨 文電

劉粹 岳臨

蕭惠括 介引

謝朓 暉

謝方明 惠惠

謝朓 暉

謝朓 暉



卷之七

謝弘微

在朝

王弘

王羲之

書清夏

王弘之

王凝之

書

王弘之

卷之八

王忱

到彦之

張崇祖

張興世

袁湛

袁粲

袁粲

卷之九

孔靖

明之

孔琳之

蔡廓

蔡廓

卷之十

何尚之

何尚之

何尚之

卷之十一

張邵

張邵

范泰

范卓

范卓

徐爽

鄭鮮之

鄭鮮之

裴松之

卷之十二

顧延之

文

沈懷文

周顒

顒

劉涇

庾悅

庾悅

顧暕



卷之十三

顧觀之

羊欣

沈演之

江東之

宗越

羊安保

江湛

沈慶之

卷之十四

柳元景

殷季風

李安都

吳其

沈慶之

宗越

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卷之十六

苻伯玉

虞淙

陸慧曉

庾吳之

崔祖思

陸澄

陸采

王績



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處首宗

安成康王秀

梁諸臣列傳

王茂

夏侯詳

蔡道恭

馮道根

呂義之

劉悛 之胤 之亨

昭明太子統

曹景宗
古士瞻
劉元超
康劭

卷之十八

侯弘策

鄭紹叔

沈約

卷之十九

韋叡

江淹

卷之二十

范岫

孔休源

徐勉

陳伯之

史斌
呂僧珍
阮雲

裴運
任昉

傅昭
江革
許懋
陳慶



卷之二十一

賀歸

顧倫

王僧儁

江子一

陸州

張冠

東諸臣列傳

杜得明

侯瑱

歐陽頔

章昭達

朱弁

徐擣

羊侃

胡僧祐

王琳

周文育

侯安都

淳于量

吳嗣徽

顧野王

隋史傳

吉翰

杜慈慶

虞慈

孫讓

郭祖深

伏曼容

嚴植之

鄭灼

杜履

傅岐

沈瑀

何遜

何佟之

祝靈恩

張鑑

卷之二十三

傅祥

姚察

顧野王



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丘靈鞠 阮仲孚

卜彬 檀超

劉昭 祖冲之

劉勰 鍾嶸

紀少瑜 何思澄

羊義傳 丘冠先

郭世通 殷不害

吉贍 殷悅

陶潛 樂少文

孔海之 周續之

卷之二十五

恩倖傳

戴法興 阮佃夫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 陸倕

司馬仲 孔範

吳籍傳 海南諸國

林邑 中天空

天竺迦毗器 師子

東夷



東漢紀年南史詳節卷之一

宋本紀

武帝

⑤高祖武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臨棧夷里人姓劉氏漢
 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蕭蕭家為晉代東邊劉氏移
 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夜生神光照室盡明及長雄壯有大變身長
 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稼穡小即舉樂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
 寺獨卧講堂前有五色龍章叢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
 無妄言行止時見二小龍卧翼無漁小澤同侶或亦親焉及黃龍形
 更大帝著黃時人莫能知唯琅邪王澄獨泄教焉後伐荻新渚見
 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襄陽有杆曰登佳觀之見童子數
 人皆青衣於橋中搏樂問其故若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收符之

高句麗

扶桑

百濟

河南王



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奇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曰臣敢
祭而及又經客下拜建康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
君乎帝先應手劍故年不倉沙門有一黃髮匠偕與帝既而忽亡帝
以黃髮得之其劍一併而愈黃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過益劍肉之
並驗。晉書安三年十一月扶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
謝奕前將軍劉牢之東行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命與數千人視賊迺
賊數千帝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帝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
敬宣疑帝為賊所困乃輕騎導之既而衆騎並至越平山孫恩遁入
海五年春三月恩北出嘉興帝築城于攻海鹽賊日來攻城內任
少帝乃選敢死士擊走之將連建勝帝懼嚴嚴寡不敵乃一夜嚴旗
示以嘉興賊共歸乃奮擊大破之八月晉帝以帝為下邳太守元興
二年荆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釋綱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軍之帝
與共軍至六月帝前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帝與

何無忌並固陳不從玄起建康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懼移帝於
廣陵舉兵帝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恃之牢之竟避于新州何無
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京口太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
不然與卿圖之玄使兄情以燕軍將軍填舟走以帝為中扶參軍孫
恩自敗後羅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餘衆推恩妹夫靈甫為主玄復
遣弟東征十二月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階入朝帝從至建康
去見帝謂司徒王猛曰昨見劉裕風骨不似蓋人傑也玄妻劉氏尚
書令聰之女也聰明有著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能行虎步視瞻
不凡恐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行
關隴平定然後議之爵卒遠京口帝託以金劍疾動不覺步從乃與
無忌同船共還建康復許。三月二月乙卯帝託病讓與無忌等集
義徒凡二十七人候城門開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斬爵以回
將軍初起小城路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者遂城謂曰江州



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善並破密詔誅逆黨今日賊女之妻
聚於大坑踞石非大晉之臣乎弘寧信之而退女乃遣領江太守吳
市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帝遣將軍何潛之左右
見帝尤懼蒲室以告潛之潛之以白女女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
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女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敬
家無磨石之聲特蕭一撥百為何無忌劉牢之之外明結似其共
舉大事何謂無成時毅拒帝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盛後事禮遇之
為司馬百姓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長微都下三月戊午遇吳市
之於江東帝躬執長刀大呼斬帝之進至磯落橋過甯府殿禮遇
之戰敗死之發帝進戰蒲室又斬數百初帝建大謬有二相者相
帝與無忌等進高貴惟云德之無相至是遇之戰死帝知其事必
掛女聞數等使相讓也東陵口下施之北履丹山西已未義軍進
至屢許東陵健以請彼冠帶欄布蒲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

戰無不一當百乃擊動天地因風縱火燒船幾天墜等大戰玄始雖
受軍而走意已大別遣領軍殷仲文其舟石頭閣廉成經船南尾亮
中帝鎮石頭成立鶴臺總百官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敬軍百官奉
迎東門司徒王愨與眾謀帝傾搖用帝因帝乃以謚為歸尚書事
領攝州刺史帝為領軍將軍都督入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
玄於天子走江陵又俘江東下典劉欽何無忌劉道規等遇於岷
嶺軍大破之玄復獲天子至江陵囚走南郡。初益州刺史毛璩
遣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第喪下州璩弟子璩之時為玄也時從
子誘玄入蜀至棧四州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
建康。二月甲子晉帝至自江陵庚子詔進帝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帝因讓鎮丹徒璩捕海賊黃州獲刺史二
年十月詔以從勳封帝豫章郡公。四年正月徵帝入輔授侍中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如故數辭充州五年二月為詔王



慕容超不掠淮北三月帝統表北討以舟陽尹孟求監中軍
乃得淮入泗五月至下邳閉船步軍進殺邪所遇燕賊留守
公孫五樓請獻大嵬望野以待超不從初謀是夜燕者以善
若嚴守大嵬軍無所當何能自反帝曰不然弊平性貪略不及遠
幸其廣且愛其故必得引我且亦輕收師一入嵬吾何患焉及入嵬
帝舉手指天曰吾寧濟矣衆聞其故帝曰帥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
計程稍單無賈乏之憂當可必矣六月超留麻老守黃回使其廣
窟王賀刺靈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戍水越告
五樓急據之北至為龍驤將軍孟龍符保五樓乃盛大軍分軍四
十兩為二翼方軌於行車張懸御者執防以騎為將軍軍令嚴肅比
及臨朐賊騎交帝命克剋判史劉隆孫州判史劉道憐等納其降
日向晨賊鎧騎帝用參軍胡滿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黃固
景子彪黃固大城起固其小城乃數長圍以守之七月超尚書郎張

顯乞師於姚興自畏安反郡山太守中宣魏漢之術有巧思先是帝
解攻具城上入曰彼不得欲如何能為也及至有諸樓車以示之城
為莫不失色超既求技不獲獨反是旁乃求攝津劉大嵬為界獸馬
千疋不聽特姚興使使督言將涉淮左帝問曰爾報姚興有定青州
將過此谷勇能自送今其時矣特事參軍劉穆之穆入曰此言不足
取敵客能怒彼若解軍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持之帝乃笑曰此兵
機也非子言及竟若能涉不有先聲是自強也十月張綱解攻具成
賊飛樓解於木樓板垂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敷遣上黨太守
楊深以千餘人來接帝夜潛遣軍會之明且快縱五千方而進每
晉使將劉仲復安之六年二月丁亥勇黃固始論賊走逾獲之斬于
建康市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勸雪亮東益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
番禺茂簡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之
彼之是月寇南夷臺段操章諸郎即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也兵



河洛及徵使至即日與師領南行軍何無忌與道覆我財死於賊軍
內外襄陽朝廷欲來乘與此走帝次山陽聞賊悉甲與數十人進江
上微聞知成尚未至四月癸未帝至鄱湖殺自表南征帝以賊將捷
許統頓軍帥進使劉備止之賊不復五月壬午靈備敗殺于桑落
州及宿營詔入相提失色欲還尋變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
請乘勝追下卒之旬日乃從子時此師始還傷夷未獲我士餘數千
賊數十餘萬袖艦車千里孟和諸酋長人懼欲擁天子返江帝曰今
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紀源臣主同付如其不然不從能軍聞求
話吾計決矣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眾我寡分兵則人
兩面皆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吾輩敢石頭而聚力不令戊午帝
獲領石賊乙丑賊大王帝曰賊若新亭立上且將避之若涸油茶州
成禽耳徐道覆效自新亭變而戰備多銳少決每求萬全乃伯
淵以待軍責帝登石頭以望見之悅與展賊設伏於南岸殺共向白

石帝率劉毅諸將共人北拒馬伯參軍仲秀將以登備戒令勿動帝
既北賊焚壘而登張侯傑亦將與戰大賊賊走舟船即帝馳還
石頭斬徐赤竹解甲以之乃血陣於南岸七月庚申帝自蔡洲退將
還時奉陽帝遣陸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愛旬海道
與帝萬里之曰我十二月必破賊寇卿亦足至番禺先領其衆蓋也
十月帝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荆州
兩州劉毅大破之遣覆走還益口十一月孫吳亞番禺劉其城嚴
衛又縱奔始興與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長賊方
江而下帝躬提備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折至莫不
震於帝旬於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碎西岸岸上軍先備火
具步之大敗備還岸勵走豫章急力柵左里景中大軍次左里料
野當壁之壘竿折備沉于水賊咸懼帝笑曰昔農舟之役亦如此今
勝必矣又其相備軍何走發皆降師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勅于行



於七年正月己未攝政而改授大將軍揚州牧二月宣衛至黃
為孫吳所破收餘散商走劉濬去懷王斬徐道覆于臨興。自晉中
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其業植女頌歌聲
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輔大示統則豪強漸然遠近禁止交州刺史杜
惠度新置惟父子為七首楚都刑別刺史劉道廣與惠度同八年四
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道廣代之殺既有推才大志與者
與復晉室自謂京城廢陵功足傾瓦雖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
資許執士素望者並多歸之。尚書僕射謝混用陽尹制備法深
固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制以自衛混惟施為尚變依制知教
為為異端也密圖之殺至西吳為表衣從弟完州刺史備以為副
帝為汗馬九月蕭入朝帝命收蕭及謝龍並賜死有表討殺壬午發
建鄴遣參軍王球惡龍擊將軍前恩前襲江陵刺之殺及處與皆
時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湘十郡為湘州帝仍進督燕以西歷太平

宋於石為荊州刺史使伐蜀晉帝遣潘太傅徐州牧九年二月乙丑
帝至自江步初諸葛長人食陸遜領帝孫遜容之即就既味長人謂
所親曰晉宇應歸越今年秋傳信揚其至矣時孫作亂帝朝起至都
而尋能留不遣公卿以下類日奉使於新平長人亦願出死而帝疑
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人到門引前都人關路九平生言所不盡者
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許自後後出於坐拉馬死於
淋則與幾行於野兵隊其弟怒人許號勇有力將人語曰勿跋扈付
丁許之月帝葬石平蜀斬馘燬傳首建鄴九月晉帝以帝平齊定廣
南功封帝以子義真為桂陽王十二年三月知帝中外大都會。
初帝平齊仍有定應洛意遇盧循侵邊故殺及荆雍平乃謀外畧會
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乙丑帝表伐關洛乃戒
嚴此討加領征西將軍司據二州刺史帝以義登嚴遠承琅邪王北
伐八月乙巳平大衆進發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行事尚書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行軍司入居京府總攝內
外九月乞至彭城加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蔡軍至洛陽金墉降之晉
復晉五陟監守衛十二月壬申晉帝加帝佐相國總攝百揆揚州牧封
下邳為宋公備九錫之禮置宋國侍中黃門尚書左丞相大校
奉迎慰勞勞乞伏斌盤遣使謁帝求致力討姚泓拜為平西將軍河
南公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師進討簡彭斌公黃璋鎮彭城二月冠軍
將軍檀道濟等軍次盩厔三月庚辰帝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
馮督五陵七月至彭城擊劉劭王鎮惡舟師旬河浮泗八月秋風太
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
歲鎮安成太白聚東井至是而罷中平九月帝至長安安慶於始
義豐積帝先收其奔奔譚儀士去紀里步衛南軍及蔡始與王置送
之郡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十月晉帝詔遣宋公壽為王加
十郡征宋國帝欽恩篤長安徑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

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桓陽公羨為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
心將佐以輔之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故安西司馬王鎮惡諸
將故安西長史王僧嗣中興十月帝遣右將軍朱齡之代安西將軍
桓陽公羨為雍州刺史義真遣為精進物所送大敗穆之身歿
諸將帥又殺石並汶十二月晉安帝崩大司馬蔡廓王即帝位元熙
元年正月晉帝詔徵帝入輔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晉帝擇位子宋
齊奉表陳諱辱臣並上表勸進使不許太史令蔡道陳天文符應曰
齊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大白晝見經天九七占四太向經天人
更主與經與義熙七年五占見于東方占曰五知是天子然聖人出
九年鎮星度星太白彗或發于東并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
守太極有五王有從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于天物傳曰冬龍是
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子弟曰萬神言江東
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靈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下世之壽也。後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揮。魏桓桓初至
咸熙末四十六年而揮。晉晉初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晉漢成
廟於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銜死劉備有蜀乃慕之而興
又晉李年高振岳漢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奉臣又因請乃
從之。

承元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於南郊。致禮崇。奏告天。禮畢備法
駕。辛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使使巡行四方。旌賢舉善。問人
疾苦。徵公。勸監。政刑。申愆。傷化。投俗。未允人。德者。皆兵。以開。改晉。奉
勅。聖為。求初。聖。杜。以子。讓。以衣。及。故。極。明。元。皇。帝。太。常。五。年。丙。涼。亡。
三。年。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聖。徐。美。之。尚。書。僕。射。冉。胤。
軍。將。軍。謝。璜。護。軍。將。軍。程。璜。並。入。侍。醫。藥。五。月。上。疾。甚。召。太。子。武。
之。曰。禮。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部。有。雅。節。之。氣。徐。美。之。傳。
亮。當。無。異。圖。謝。璜。申。徒。任。伐。殲。滅。賊。虜。若。有。異。必。此。人。也。小。知。可。以。

晉橋江州。吳之。吳。文。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聖。臣。上。諡。曰。武。皇帝。朝。
號。為。祖。上。清。節。慕。德。政。整。有。法。度。未。嘗。荒。味。玉。與。焉。之。飾。後。廷。熱。
流。尚。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破。
於。五。所。不。解。仲。文。曰。委。總。自。然。辭。之。帝。曰。改。以。辨。則。好。之。故。不。晉。耳。
奉。州。嘗。獻。武。鬼。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此。枕。以。武。魂。察。金。劍。上。
大。批。帝。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純。與。從。女。有。感。寵。以。之。發。華。南。嶺。諱。
即。時。遣。出。刑。部。皆。在。外。行。內。然。格。最。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荀。卿。
林。金。堂。釘。上。下。許。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文。帝。孫。其。翁。繼。勞。人。
即。行。有。司。彈。太。守。以。布。選。之。并。制。領。帝。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丹。康。
全。制。未。半。元。劉。坐。卧。常。煩。冷。物。使。有。人。獻。石。沐。較。之。極。以。為。佳。乃。歎。
曰。木。林。且。貴。而。况。石。邪。即。令。毀。之。制。諸。王。出。通。遺。送。不。過。二。十。萬。無。
錫。號。金。玉。內。外。奉。禁。莫。不。仰。息。做。時。躬。耕。於。府。使。及。受。命。得。郡。之。
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又。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



實對文亦色志有斯作進曰大舜躬耕歷山尚親事
觀列聖之道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
大明中壤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林頃有尊堂
上柱葛燈籠珠璣拂侍中袁頭蓋橋上懸素之德孝武不答偶曰曰
舍公得此以為適矣汝願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少帝

少帝諱義符小字季武武帝長子也晉義熙二年生帝於京口帝勇
力他人善騎射將音律武帝安禪立為皇太子末初三年五月癸亥
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義熙二年帝居憂所為多章夫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皇帝過皇
為晉陽王一休漢西邑晉陽西改奉春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
禁室統

晉書曰晉書杜根南遷王綱池奉朝權威命遂論曰輔君道雖存主

威又謝桓溫惟才蓋世然萬一將候勝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
周鼎以優帝道彌隆遂子嗣其禍鳴元禍成其業末根女乘時藉
運加以先賢草命受於人無異空宋武起非空晉矣無一旅曹不
攻旬表凶剪懸珠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崇推所
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宣將涉知命弱嗣方有顏有恭頰前
無談訓少帝體易德之資稟可下之安外物莫化其心所欲必從
其志哈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嗣而求不幸也悲哉

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
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末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荊州刺
史加都督時年十四濟涉經史善練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公仍
遣上執建康獄囚辯所稱晉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
雲覆之二年江陵城上有雲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



其年少帝嘗召宮議所立徐美之再亮率以執符所集備法爲奉迎
入奉皇統行遂至江陵尚書令傅亮承表進璽綬是時司空徐美之
等斬有執害及惡駕西迎人懷敬懼惟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
校尉劉瑛之共期朝臣未有異志帝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外臣
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天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王
華知州府留瑛使西冬到彦之監襄陽軍篤在道有黑龍躍馬上所
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三惠首曰此乃夏禹所以愛天命我河德
以堪之及至都擊臣迎拜於新亭百官奉登殿中議未交勳請數四
乃從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於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
大赦改元是歲魏太武皇帝始元元年

三年春正月景寅司徒徐美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道中領軍到
彦之桓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二月辰

辰到丹之橙道濟大破謝晦於臨碭景子車駕自蘇湖反旆已卯會
梅於延明還都伏誅

七年春三月戊子遣左將軍到彦之侵魏冬十月戊寅魏剋金墾城
十一月癸未又剋武牢去長隨任南大將軍檀道濟征魏右將軍到
彦之別滑臺奔退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獲亡
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陽王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嚴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
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何承天元嘉新曆九月己未開酒禁
癸酉安子武敬堂上將行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許食不至
有飢色上諷之曰汝曹少長豐饌不見百羞歎難今使爾盡有飢苦
知以高齋朝勃



二十七平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拒魏太尉江夏王羨老
出次彭城魏統諸軍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登欲渡
江都下魏懼成舟檣而立士千內外戒嚴豫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
始議北侵胡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漢口元
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燕勞怒不得無慰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
甲申使假百宰于魏

二十八平春五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停廣慶君人萬餘家
以此徐豫齊靈二苑六州收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亦地無餘二月
甲戌降江夏王羨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羨老步是日
崩歲三月乙酉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帥勳稱世帝崩于合殿時年四十七孝武帝踐
梓道敗後曰文帝稱魏太祖。帝德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勸政事敦
敦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情為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自江

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檢約不好奢營車府今嘗以整筭故請改
物之又嘗習舊以鳥皮製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竿未至於壞紫色
大蓋不聽改其事素如此云

孝武帝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
生有光無室以撫頤神明爽發讀書七行其下才藻甚異推決愛武
長於騎射十二年立為武裝王二十二年累遷華州刺史回晉江左
以來華陽未有皇子重鎮符文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又魏大武
大衆至淮而將帝集彭城起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總
而帝改服觀之孝伯曰帝不報及出謂人曰張快卿有人風骨視勝
非帝士也二十八年為都督江州刺史時緣江蠻為寇文帝遣沈慶
之等伐之使上總統衆軍三十年五月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款
逆上率衆入討剽用刺史南燕王羨宣雍州刺史賊費並衆殺共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委焉俄有一箱班白自稱少從武帝
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初矢濟在白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陸
不霖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朔驟有紫雲二蓋于牙上四
月辛酉上次漂州景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表
上拜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大赦改齡年為中興庚午五
月乙亥補國將軍朱齡之起東討景中勅建鄴二凶及同謀並伏誅
大明八年閏五月帝崩于玉燭殿時年三十五帝末年為長夜之飲
每旦寢興遺教事仍履令飲俄頃數斗尤得睡若大醉者或外有
奏事便指然寢寐無復酒色以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武師孝武帝世子也年六歲帝崩帝幼欲下三
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因帝恭侍中下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及
孝武還後立為皇太子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帝凶時日甚謀

欲相繼內外百司不詳前頗先是沈吉湖中出天子帝將南巡則湘
以獻之期且誅除四殺然後發引是夜湖東王戩與左右元潤夫王
道倫率道冠密結帝左右書殺之要程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立皇
太后令奉湖東王戩篡求皇統

論曰文帝幼年將秀自與君德及正位南而歷年長久雄綱備舉
無禁刑密罰有征科齎無監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溢如而後將
遣師幸中分關才謝光武而遭制安略至於攻戰日時凌轢成旨
雖履師喪旅將衆韓白而延寇感寃抑此之由又至百世余社稷
結凶駭雄禍生非廢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
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
以亂由此言之得殺亦為幸矣至如廢帝之事行若于焉設以中
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費况乎蒙斯眾庶不亡其可得乎

明帝



太符天皇諱歲字休景小字榮賜文高第十一子也元嘉二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年武溪深聚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是歲入朝時廢帝缺與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上乃與腹心阮佃大率遺兒密害廢帝左右五關將軍宋斌譚金童大一等是夜並外宿佃夫電兒因結毒殺之等十一月十九日武廢帝於後堂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乎六年冬十二月景實皇帝即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漢末廢故改元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是日上崩于懸榻數時年三十四。帝好讀書受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文筆術彙亦註論語二卷又即大位篤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末年好鬼神多讎忌言語文書有禍賊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加戮奪貴賜度每亦避廟必為正御三十則御次御

則三十類一物皆逆九十枚天下隳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後廢帝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明帝崩與子太子即皇帝位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帝遇弒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廢帝為蒼梧郡王

順帝

順帝諱暕字仲漢明帝第三子也廢帝崩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

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蕭道成司空錄尚書事三年三月加蕭道成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夏四月壬申齊公蕭道成辭為王宰即帝禪位於齊封帝為汝陰王居府定宮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為者懼亂作監



人殺王而以疾地齊人德之不實之以也諡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由死矣

陶曰文帝及秦南而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以而陰家之道不足彰滅然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從是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來指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忌懼而未極致以陵逼之微遂成滅視之禍開鳴樹陳豎之後人明帝猜忌之情豫已行之與蕭蔣俱支來不傳慶既而本撰莫能知主私立下無鑿石之訛上有累卵之危方復必置懷於魚腹言又危冠班制區馬孤狂以聖履亡理因然矣神錄以勢弱續將監命隨樂推四陵前蓋覆霜有前大宜一又何止區區汝陰行漢而已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齊本紀

高帝

齊太祖高帝諱道成字郁伯姓蕭氏其先本番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至高祖淮陰令登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安長吳異龍顧鍾聲長七八五寸鱗文梅體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存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特人服其美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王子房及在東都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里分軍定諸縣除桂陽王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及發宋等赦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為殿冠軍將軍時節都督北討蕭鋒諸軍事遷南兖州刺史加齊五州督北討如故明帝繼帝非人臣相而人聞流者帝當為天子

人殺王而以疾地齊人德之不實之以邑諡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由死矣

陶曰文帝及秦南而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以而陰家之道不足彰滅然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從是昆尼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來指行之國道主忌而猶犯忌懼而未極致以陵逼之微遂成滅視之禍開鳴樹陳豎之後人明帝猜忌之情豫已行之與蕭蔣俱支來不傳慶既而本撰莫能知主私立下無鑿石之訛上有累卵之危方復必登樓飲魚服冠又危冠冠制區區孤狂以聖履亡理因然矣神錄以勢弱續將監命隨樂推四陵前蓋覆霜有前大宜一又何止區區汝陰行漢而已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齊本紀

高帝

齊太祖高帝諱道成字郁伯姓蕭氏其先本番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至高祖淮陰令登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安長吳異龍顧鍾聲長七八五寸鱗文梅體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存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特人服其美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王子房又在東都舉兵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里分軍定諸縣除桂陽王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及發宋等赦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為假冠軍將軍將軍節都督北討蕭鋒諸軍事遷南兖州刺史加齊五州督北討如故明帝繼帝非人臣相而人聞流者帝當為天子



明帝意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盃酒對以賜帝
帝或服出門迎懼鳩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
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
諸弟為太子勿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殺事竣當見疑今
骨肉相害自奔靈長之運焉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
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道弼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李榮皆討回劉
勰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車。元徽二年五月注
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遣破帝與衛方回等集中書省計議其
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廢綏以收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
下來我無備請願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鐵餘五注同中書舍人
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休範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
近梁山豈可將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欵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
新亭加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榮新亭城臺未畢賊

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呼以安衆心乃索白戈鑿登西垣使宰相持
軍高道憂羽林監陳顯達負外郎王敬則浮劍與賊水戰大破之未
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俱不知其別率杜黑惡悉攻東臺
帝挺身上馬帥數百人出戰與賊鬪賊自噴連明且矢石不忽賊
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早英橋直至朱雀航王道流劉勰並戰沒
又賊進至杜燒宅車騎與賊茅恬開東府納殿冠軍將軍沈懷明於
石頭舟散張球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帝遣軍主陳顯達任爽
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關時休範
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燕維政請壘朝赴休範投名者千
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作皆已死
數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仗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
臺分遣衣軍擊平賊帝振旅凱入百姓譟道聚觀曰全國慶者此公
也帝與衆樂者四劉孝斯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晉南兗州刺史領軍將軍世醫為公與袁粲諸弟同劉孝奮等更日
入立次車號為四貴。林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粲欲害帝五年
七月楊玉夫等與直閣將軍王敬則通謀執蒼梧帝乃下議備法為
諸東城迎立(頌帝)甲午帝移鎮東府與袁粲諸弟四劉孝怡各甲仗
五十人入殿景中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歷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
。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帝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
黃回為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南湘州刺史王琳遣母喪罷任還
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鄧州刺史王琳遣母喪罷任還
帝出帶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極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
帝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孝綽見帝威
權盛怒不自安與袁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
同及欽之反間初至帝往石頭詣袁粲粲誓不相見虓壬中夜起
兵據石頭其夜舟陽水王琳告變身節使弟領軍桓及直閣將軍卜

伯興等數兵為內應帝命王敬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琳
將數百精手帶甲赴樂陽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拔眾擊攻石頭新架
帝奔於領糧船繼逃開場並禽斬之時黃回頃新亭聞石頭已下因
縮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使尋告劉二年正月沈
攸之平二月宋帝進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三年三月甲辰
宋帝詔世帝位相國總百餘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禮四月宋帝以
世帝在齊乃下詔擇位是日遜于東歸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三月庚申詔司徒諸弟回左僕射王僧虔

顧託世帝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羣臣上諡曰高皇帝廟號太
祖。○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謙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
屬文工草隸書奕其第一品雖經輪夷險不發素業及即位後身不
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屣以長使奢之惡命打破之九異物皆



今歲則毀廢後宮器物擬以銀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敷施黃紗帳
宮人若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瓜尾鐵四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
使黃金與土同價效以身率下積風易俗所著文錦中書侍郎江淹
擬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聖覽之流也。案宋
武帝於嵩嵩山得玉璽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
者三十七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云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順字宣遠高帝長子也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產
之夜孝皇后夢龍盤於小宇上為龍兒仕宋為執令元徽四年累
遷晉熙王頃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頗有立微晉熙王爰為撫
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奉起未得朝廷委
命上以守流可以待朕即據金口城為賊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
子也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齊

國建為齊公世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
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突西語免遠城錢自今以後中明舊制初
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缺送備城錢二十悉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
萬計兵戎城事有未遺自是今歲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
不可勝計文符齊切擾亂在所至是陰陽百姓悅焉

宋明十一年春正月乙亥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甲午立皇孫昭業
為皇太子諱欽七月上不豫從御延昌殿始登階而歎至為毛上惡之
經軍將至上憲朝野憂懼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戍寅大漸語曰始
於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空諸艱難為歲事重不
能無遺憾耳太孫進德曰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內
外衆事無小大悉與鸞參懷尚書丞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
旅得遠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文悅沈文季張瓌薛暉等
自辟庶僚各奉稱職遵事太孫勿有懈怠是日上崩于延昌殿年五



十四輩臣上繼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樂嬉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頗遠臨崩又詔凡諸游賈宜從休息自今遠近驚歎務有節檢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競金粟積積數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論曰齊高帝革命之初武功備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及蒼梧星墜營於窮野而百姓懷懼命隸朝夕備道既行濠濟天下元功振主剛諸難以假人舉方致力實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曷功與能事極乎此後帝當當伊始功參佐命雖為聖體而實艱難御表並疏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華舊章明罰厚息皆由已出外表無壘內執多疎職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解人勞於宮室疑圖未足以陽財文樂延年製然於同赤亦有齊之良主也得齊照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補御史大夫惶之以為先祖之次業何又望之於漢俱為勲德而使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

新書使車實錄近世書監類詒古博考歷籍正續漢書已二十六卷今隨而致削云

齊帝葬林王

齊帝葬林王諱耶栗字元高文惠太子長子也及武帝即位封為南郡王時年十歲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為皇太子孫昭著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子薨即命位詔稱道詔以嬰軍將軍武陵王暉為衛將軍任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勳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為左僕射史郎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晏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先是每有詔原之詔多無事實書實如故是時西昌侯勳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歸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欽

臨昌元主春五月丁未大赦改元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口雷少英容上好詠書武帝特所愛也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



以資之進對音此甚有令譽生可先考其文宣王所撰養堂在袁妃
間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住焉性甚辯慧其樂過人接對賓客皆
欵曲周至嬌情飾詐陰懷怨命既失道朝華大小皆決之西昌侯
偏上有諫多不見從○私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
昔恩汝一箇不得今日猶用汝未武帝與錢上庫五世滿器軍亦武
三傳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林放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
逞羣小諸室器以相擊討破之以為失宗及至廢歷存庫空室中書
舍人蔡母珍之朱隆之直賜刑至曹道周泰叔並為之弱西昌
侯湯厚謀不納謀而免然外入頗傳其語乃疑湯有與中外故用事
不復問其詞也○使諸道之特於若林曹道剛朱隆之等字其
自高者入雲龍門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栢之姚文孝係
廢帝在青島政明元年二十二

廢帝海陵王

廢帝海陵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承明四年封瑤
宮公攝政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又嘗林廢西昌侯湯奉帝樂統
英陽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湯為驛騎
大將軍領尚書事十月丁酉加宣威公靈武進侯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為王是時宣成王壽補皮
骨起若皆詔而後行字宣王大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成王入
臺統十一月稱王有疾救遣御師往視乃歿之謚曰恭

明帝

明帝明皇帝諱鸞字景初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封宣城王未幾太
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墓高帝為第三子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大赦改元是歲魏恭文皇帝遷都
洛陽

二年春正月魏攻魏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王褒之督司州右衛



將軍趙坦之齊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學督豫州以祖魏乙未起軍
攻破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

三年二月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永泰元年秋七月
己酉帝崩于玉榻殿年四十七羣臣上遜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帝
明帝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頓皮寒人不行用四
錫徽大存餘的往諸忌惡行誅殺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
害簡於出入將南崩先言之而將來則能言之死皆不以實竟不南
齊初有疾無輒隱免羣臣及疾篤枝委者符署文簿求白魚以
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終衣服棺皆赤以為厭勝巫覡云殺湖水須經
過宮內政帝有疾帝乃自至大官行水將左右捨太官勿此水則不
立次意寧之欲朝引淮流會嶺車駟

齊帝東昏侯

齊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

及為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
帝位

永元元年春五月戊寅大赦改元

二年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起兵於荊州十二月雍州刺
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武皇帝景明元年

三年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十二月景質斬除雍
州刺史王珍國皆中張櫻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二年十

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兵景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為使持節
都督南嶺諸軍事統帥將軍夏侯重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

西中郎將軍南康王宜慕承皇祚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三年為中興





三年春正月壬寅大同為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甲寅加大
司為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三月景辰遷位于梁

論曰齊林地居長嶺峻巖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尋符
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愍鄴內惟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
稷和璣稱承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 處自
支庶任當負荷乘繼而作大政職夷流涕行殊非云義舉事功非
安能無內澆脫而尚樹本根根孤弱胎破所授傷在凶惡用度
宗枋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世紀備而之禪衛士誠之東昏
以卷矣哉以終之共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東梁元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東梁元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武帝

武帝

梁高祖大皇帝諱衍字叔建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
齊同承淮陰令整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應龍顯天戈顯女
文八字而得辟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踏空
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舞略有文武才幹於帝室中常若雲氣人或
遇者禮敬蕭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
曹屬請置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帝中出此則費不可言竟
陵王子良聞西邸語文舉帝與此約謝朓王融蕭瑛范雲任芝陸倕
等並為號曰八友融儉英漢聖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相
天下必在此人景遂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能遠
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武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若其在也



三年春正月壬寅大同為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甲寅加大
司為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三月景辰遷位于梁

論曰齊林地居長嶺峻巖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尋符
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愍鄴內惟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
稷和璣稱承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 處自
支庶任當負荷乘繼而作大政職夷流涕行殊非云義舉事功非
安能無內澆脫而尚樹本根根孤弱胎破所授傷在凶惡用度
宗枋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世紀備而之禪衛士誠之東昏
以卷矣哉以終之共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

東梁元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東梁元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武帝

武帝

梁高祖大皇帝諱衍字叔建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
齊同承淮陰令整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應龍顯天戈顯女
文八字而得辟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踏空
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舞略有文武才幹於帝室中常若雲氣人或
遇者禮敬蕭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
曹屬請置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帝中出此則費不可言竟
陵王子良聞西邸語文舉帝與此約謝朓王融蕭瑛范雲任芝陸倕
等並為號曰八友融似英漢聖過人尤發異帝每謂所親曰宰相
天下必在此人景遂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潭
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武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

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兼武
二年魏將王肅劉超或司州刺史蕭懿甚急督明達左衛將軍王廣
之赴故帝為肅帥侍去擬百里衆軍以魏軍虛莫敢前帝欲大振應
略謂諸將曰七下梁之賊塞鑿見之陰守維那之路豫賢晉之山
以通西關以結賊蹤三方將角出其不能攻賊必失廣之等不從後
遣徐玄夔走魏賢晉山魏之其糧道廢糧其敢後之惟帝焉者請先
進於是廣之益帝精甲衛校疾前失道望見如將兩陣者魏之果將
道臣上黃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帝帝堅壁不進將王肅自交
城一鼓而進劉超有殺心焉帝因與書明成其隙一旦有兵從西北
起帝與從之來當肅營等而風回雲轉魏帥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
帝道吳今軍中曰寇寇而進寇攻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
帝將焉賊魏營振山谷攻死之士枕楯兵先登長城翼之城中見獲
至因於軍攻魏魏軍救襄城因大崩肅親軍馬走騎獲十計獲

血絲必得肅親軍中魏帝故曰關蕭衍善用兵初與平鋒侍吾至
若能會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定陽侯男尋為司州刺史帝在
州甚有成名為太子中庶子頃四廟五出鎮石頭齊明帝時帝避
時魏許遣部曲常來偵角小半車齊明每稱帝前徐勳勸劾臣四年
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河守樊城武稱齊武度心
齊明忌之魏帝雍州受密旨去明聲為軍車發遣又命崔惠景陳顯
達相續殺襄陽惠景與帝進行鄭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奔至惠景
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帝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又魏軍退以帝
為輔國將軍監雍州事。齊明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特勅
州刺史始安王暹尤尚書令徐孝嗣石僕射江拓右將軍蕭坦之侍
中江祀衛尉劉暉更互內省分日帖款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
珍梅虫尼豐勇之等八人號為八要及舍人王暉之等四十餘人皆
曰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放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場



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生作西伯位諸弟在郡若解弟惠弟其益甲
國之耳府上長兄懿罷益州還乃行郫州事乃使弘策詣郫陳討於
懿語在懿傳言既不從弘策還帝召弟博又博是歲至襄陽乃遣
恭威伐竹木此於檀溪處為舟裝之備卒而大臣相火謀殺求元
二年冬懿又被書信至帝詔召長史王陵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
功曹史吉士賡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僧珍乘於聽事告以
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船繼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
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先是東晉以荆山陽為巴西太守使過荆州就
蕭穎胄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武龐愛國詣江陵備與
州府人書論軍事天武既發帝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武坐
被天下失荆州將天武至必回還無計若不見問取之如粉地芥耳
嗣三峽陳已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昭九派斷彭蠡
傳繳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故小引日月耳江陵本彈襄陽人加

存亡尚寒必不孤立寧得不聞見同邪快判確之兵掃定東夏辨白
聖出不能為計况以無辜之帝主授御刀應放之徒哉及山陽至巴
漢帝發今天武蕭書與穎胄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
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扶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
人皆有誓今段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武口具又問天武
口無所說天武是行軍心誓彼聞必謂行軍與天武共隱其事則人
人生疑山陽或於衆口刑相謀賊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冠空
函矣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鄧氏勸斬天武遂有山陽
穎胄乃謂天武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皆樊
於期亦以頭借荆何於是斬之遂有山陽山陽借之馳入城殺論國
謀門殺斬其車轍殺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被殺遂之斬于門外傳
首于帝仍以南郡王尊號之儀來告且曰時有木村當須來年二月
遂便進兵恐非朝拜帝嘗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頭長十句必



主海石且太出而力材義而勳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
行逆太歲覆須將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
郡襄陽時王尋統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業曰今以南康置人手
中彼啖天子以令諸將焉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嚴寒之計弘業言
之於帝帝曰若前進大事不捷我自關父同焚若功業克建雖敢不
縱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三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帝為征東將
軍次中帝發襄陽門冬積雪至是關梁士卒咸思帝選留弟僕守襄
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無鐵節之物有疾也天下一家乃
尚相見豈核鐵足郭嗣揚或次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
宗為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景宗帥衆濟并進預九里
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荆用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
王王世興田安善會大軍於夏口帝乘漢口城以守曹山命水軍主
飛燕紹朱思遠等游過中江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其眾推軍

王傳元嗣及長史程俊為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逾發
東奔為活慶王以帝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江討諸軍假
大將軍又遣冠軍將軍蕭詵連頓兵來會四月帝出沔令王茂蕭
詵等還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漢南甲寅東昏侯暉將軍吳子
陽光于幹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帥主曹仲
宗羅勤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暉子陽水潤不通繼于幹喜其疾
流星匿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奔進鼓噪攻之俄而
大潰于陽等眾奔散盡溺于江王茂剪其餘而奔臨澧二城獨視奉
氣先是帝嘗遣暉伯之鎮江州為子陽等聲援帝謂諸將曰夫征討
未必須實六所聽咸聲耳今加湖之敗雖不營服陳武牙即伯之
子張嶷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先懼我爾九江傳微可定也因令陳旂
襲得因得伯之權王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戊午曹山賊主於
樂相降已未夜郢城有數百七人踰堞且泣則實為吳吳吳之夜之精



也又且其城主程茂，元朝遣參軍朱曉求降，初凱城之陷，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離死者十七八，又城開帝並如他城，漢伯之遺蘇藩之反，命求未便，進軍帝曰：伯之此言，意懷有鼠，可及其猶豫，遂之乃命鄧元起即日公流八月，天子遣蘇回勞軍，帝登舟命諸軍以進，路留上衛太守韋敷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夜奔，遂探湖口，留其子武牙守益城，及帝至，乃求中請，元九月，天子詔帝平定東夏，以便宣從事前軍之次，撫湖南豫州刺史中曹蘇姑熱，大至北，大軍進，蘇之自發，雍州緣道來迎，百姓皆如快，鎮仍舊，曹景宗蕭顯亮領馬步進，頌江寧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都而至，遂款自大，統以西新亭，以此講然矣。十月，東晉石頭軍主朱僧勇歸降，東晉又遣任齊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脫，稍失利，卷尚十餘萬，闖入王根子若白武備，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將角舟之珍國之類一時土崩，衆軍退至五時門，李居士以新亭也。

徐元略以東府城津石頭向下諸軍，並曹景宗命諸軍築大關十二，月景宗兼領劉景攬，此徐州刺史王珍國斬其夜以茂西義官，遂軍帝命呂僧珍張顛物封府軍，以關諸帝乃入，收變安，悉就法之，及先靈王吸之，以下四十八人，壽史以官女二千，人分發諸士，宣德皇后令生慶，浩茂王為東晉侯，茂命中華監大司馬，鎮尚書驛，研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安郡公，茂統府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已封帝入，老關武堂下令大赦，景成入鎮，殿內下令九春，制澤賦，強刑，恐故外可許，檢前澤悉皆除，蕩其主守，假失諸所積，純積立科，錄成，從原制，成成，宜德皇后臨朝，入居內，照科帝大司馬，丁友，詔進帝，都督中外諸軍事，甲寅，齊帝遜帝，始相國，德百，漢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景宗，帝下詔，澤伍，天監元年夏四月，是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祭樂，台天，禮畢，有詔，故，觀乃，備法，為，建，康，官，驛，大，強，前，殿，大，試，改，元，詔，去，公，車，府，榜，不。





蘇石修各置一函若肉食其言山阿欲有橫議殺游水函若使到江
獎功在河策軍紀使那龍蛇方懸以身才高妙據在莫道懷傳呂之
術抱承賞之歡其理有礙然受困包圍夫大政任小委門談賤百姓
已窮九重莫逆若欲向中並可投歸石函

四年春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要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
若秀才同其類勿限年次

十六年三月景子樞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公家藏官紋都師並斷
仙人為獸之形以為藥材藏藏有非仁慈於是稱告天地宗廟以去
殺之理欲被之舍識郊廟性性皆代以動其山川諸祀則否特以宗
廟去牲則為不獲血食雖公卿貴族朝野有貴者不殺冬十月宗廟
為羊始用謹果

晉魏六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來降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
所在剽掠甲戌以元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王二月辛巳攻封法僧

高宗王去子建中徵軍夏侯重督書防諸軍侵魏六月庚辰豫章王
綜奔魏魏使魏彭城

大通二年二月魏孝明皇帝崩夏四月戊戌魏命宋華推舉孝莊帝
廢子榮歡幼主及太后胡氏辛丑魏即州刺史元頽定以義陽降封
頽定為樂平王是時魏大亂其北海王顥臨淮王彧汝南王浟並來
奔北齊州刺史元雋南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冬十月丁亥以魏
北海王顥主魏遼東官且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徐州刺史鄧
歡以地降是歲魏武泰元年辛酉改為建義又改曰永安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癸巳陳廢之文拔魏梁城變屠考城禽楊濟於
王暉梁五月癸酉地起武申魏孝莊帝出居河地乙亥元顥入京師
隋覽建武魏將余榮攻魏元顥京師反王癸巳辛同春守說四部
無遠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僧人捨以便者為秀素宋元慈乘
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坐為四部大眾開以樂經題癸卯群



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普隆大捨僧家點許已百碑諸寺東門
奉表清還昭宸極三請乃許帝二答書前後並稱頌贊

二年六月丁巳遣魏故南王悅還北主魏廢中以魏尚書左僕射悅
導為司州牧隨悅地授是歲魏恭帝殺其權臣命朱榮其黨魏長
廣王暉為主而殺魏莊帝年號建明

三年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荒秋七月乙亥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
是歲魏命宋琨又拜其主暉而末初開皇帝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
年又魏勃海王高歡來共信都別奉勃海太守綱為主

四年夏歲魏相勃海王高歡平命朱氏廢節閔皇帝及自所奉勃海
故王朝而奉平陽王暉是為孝武皇帝

六年是歲魏孝武皇帝迫于兵相高歡出居關中歡又別奉清河王
世子善見為主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兩帝武既至關中又與
丞相宇文泰不平未幾魏而崩大同二年十二月壬申與東魏通

40

十三年三月甲午幸蘭陵與子開建陵王實於皇某寺設法會詔賜蘭
陵老少位一階並加頒賞時經發邑無出今年犯厥因欲還舊物時
大清元年春正月是月東魏朝勃海王高歡罷東魏司徒侯景來以

河南十二州內屬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鄴
為故事甲辰遣司州刺史平陽仁軍土州刺史恆和仁州刺史湛海
珍應接侯景來至而東魏進共攻景景又割地求被於西魏乙巳

帝升光嚴殿鑄金坐罽子講金字三藏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
錢一億萬奉贖皇帝普隆聖帝許成實百碑諸風莊門奉表三請
丁亥服家見御羣遠宮帝大極殿知即位禮大赦改元是月押馬出

皇太子歡寶馬項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郝陽王範為征北將軍
望督漢北征討諸軍事秋七月庚申平陽仁入魏魏城八月乙丑諸
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為大都督攻魏奪切附諸州戊子以大

魏大皇帝紀

將軍侯景行臺尚書事九月癸卯王元景與侯景死冬十一月
東魏討慕容紹宗大敗蕭明于寒山明被俘執紹宗遣圍洹川十二

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貞遷北為東魏主

二年秋七月使慕容紹宗常侍謝班聘于東魏結和八月戊戌侯景舉
兵及甲辰使邵陵王綸都督殿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魏州進攻臨

瀋陽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諸軍也丹陽郡已西景

自橫江濟練石辛亥至建邺侯景王正德率眾府救已未擊立蕭王

德為天子於前關前辛酉魏攻陽東府

三年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于西華門下景
既還東城水竭于石頭亦不辭割答求還諸軍是時景奸計既成乃

表陳帝大復謀兵同關時四方任鎮入檢者三十餘萬莫有驕志自

矜抄奪而已已賊矯誣遣石城公大款斛以授軍眾千侯景自為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總尚書事已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

五月景廢帝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世尊為武皇帝廟號高祖
帝性博學少而為學能事罪究地萬幾多皆猶悉不輟于然獨制
帝至戊辰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首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
十四卦二繫文古字等義梁杜義毛詩春秋卷問尚書大義中庸
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九二五節卷王侯朝臣管奉表質疑帝皆
為解釋備稱國學增廣生員立五節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休之質
瑒嚴植之明山賈等撰述制官并撰古凶竇軍嘉五禮一千餘卷帝
撰制斷疑為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彤太守卿賀察舍人
孔子法等述五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歡堂及揚州斛開
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何風愛同在田及登實位躬制贊序詔誥銘
辭慶頌後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問著益是品陰陽雜候卜筮
占決草隸尺牘射算不稱妙晚乃鴻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解賦
惟豆麥稱飯而已身衣布衣水絲皂快一冠三載一被二半授宮職



司貴妃以下六宮禮掄三覆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綉不飲酒不
聽音樂齊宋廟祭祀大會宴又諸法事未嘗作樂動於政務孜孜
無怠母冬用四更竟即敕把燭者事執筆觸寒手為皸裂然仁愛不
斷親親又所愛慈妃多有被捨改政刑弛養母次死罪嘗有喪件涕
泣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理衣既小坐著用未嘗褻袒
雖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帝既流道處甚境內化之遠至長亡
獨曰梁武帝時廷辱唐突寔禍既地唐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
德相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帥終濟唐虞之業宜自入謀亦惟天命
及獲獨錄多歷歲年制造權機發崇儒惟自江左以來罕喻二百
文物之盛偏羨子然先正文武應用德刑並舉方之水大取法
陰陽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祖且忘清于威弱於釋教弛
於刑典詭而帝紀不立將定衛生反盛譽朕皆自子弗務霜帶成
卒至亂亡自古懷亂之君固已久矣其或齒置失所而以彼嗣夫

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進讓徐懼之仁以致弊門之酷可為
深羞可為至戒者乎

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二子昭明太子母弟
也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廢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
愛與晉安王對文接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嘗有此加乎四月昭明
太子薨五月景中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墜水
攝省免侯景神邑自若無懼容五月景殺侯景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
仲自被竊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

太寶元肇者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己未西魏虢安陸執司州刺史
齊仲檀蓋有漢東地景午侯景逼帝幸西州夏五月景夜東魏靜帝
遷立千齊八月甲午湘東王攝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遊郢州即後五



臨泉郡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
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由安自加半衛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二年八月戊午景遣衛尉卿彭越王僧貴入殿登帝為晉安
王矯為帝詔以為次當文惠宜歸正矯擇位子讓章王棟冬十月三
日帝崩于承福省時年四十九。帝幼而臨履六歲便聽屬文武帝
弟之信於前而試帝猶兼立成文武帝數回帝以東何為益今則信
矣又長器字寬弘大非見喜強色專疑於神方頭豐下龍鬚如畫
髮安身雙眉翠色才貌王如意不稍分辨聰明目光獨入讀書則
十行俱下錦綉覽受得經群書善談文賦月十一便能說蘇詩歷試
諸度所至編次桂華等撰資體是夜殿骨立所坐席常滿盞賜在
殿陽拜表懇請還長文柳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實投連時
軍會義字等定軍龍南陽新野等郡知地千餘里及監撫支所公府
文案通檄檄令必深以給文案之士貨獲無隱皆於衣園述武帝所

說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辭長而不
然然帝文揚於輕薄信理宮體

元帝

位祖孝元皇帝諱暕字懷誠武帝第七子也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
元年景暕為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就建都四月
世子才等至自建康知暕賊不守帝命輔江陵城周回七十里賊西
長史王冲等拜候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
吾吳天下不踐寧侯都督也帝子之輩何得上台之也暕皆可斬
投筆陳誠冲等意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
府辟天下士是月帝徵兵於河東王象祖命尋上甲侯都自建都至
宣三月十五日帝親檢帝位徵黃賊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使承制
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七月遣世子才等討河東王象軍
敗死之又遣鎮西將軍鮑泉討象九月乙丑廣州刺史岳陽王譽舉



兵寇江陵亂衆攻湖州未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竹及蘭文等
即位改元為大寶元年帝以蘭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
方譽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為兄弟四月克湖州斬魯州平岳陽
王譽自稱梁王著于魏魏遣兵助伐莫勳先是鄧陵王綸書已言凶
事於之以持湖州之捷是月兵實始命陳榮報武帝崩聞帝哭于王
寢二年二月侯景悉兵而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往討侯景出
執御史方諸庚戌王僧辯帥師已陵五月癸未帝薨葬胡僧祐陸法
和凌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景將任的軍禽的景解圍寶通以王僧
辯為江東總軍令帥救迎景所至皆捷進圍野州獲賊將宋子仙等
是月簡文帝崩

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者
封高州開國公勳每五萬更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冬十一月
景子景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

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暕是為恭帝先是
使宇文弼弒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弼有間魏相安定公斛斯
乙巳使柱國萬俟于謹率攻冬十月景實親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
衆會之丁亥親軍至淮下中夜親軍大攻帝出此犯門魏臨陣督戰
槍祐中流矢斃軍敗反者稍西門守卒以鎗斃軍帝見執如梁王蕭
詧營于木觀人我帝明年四月孫王方智承制進尊為元皇帝稱號
世祖。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輩衆觀五采
分明江陵故北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唯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
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齡年而遇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門古先相
承云洞簫百當出天子返衣之為荆州刺史內權篡逆之心乃置簫
破一洞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洞
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洞遂沒太清末被江陽之亂
浦獲生一洞羣公上號稱變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洞與大岸相



通雅九十九云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恭祖小名法英元帝第九子也魏剋江陵太尉王
澄憐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太子承制齊遣其上黨王高澄
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還家賜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與戰敗
績死之七月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明自林石濟江甲辰入建鄴景
午即鈞位年號天威以帝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廢蕭
明而奉敬帝

紹泰元年秋九月景午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元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改
封義興郡公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

二年九月帝遜位於陳陳奉命為江陰王覺進位皇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六之道守聘所當遵其於行用義

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或亂亂夫有聖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
明之安業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等其道弗聞宮體
所傳且變朝野雖上雖號何改滅亡元帝居勢勝之地終中興之
業既盡雖耻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忌外崇矯飾華疏之節忌酷於
論平定者之制中請於木偶竟而靡川引冠屨起河東之效益仰
魏季事督郢陵之窘時辭強於僧辯殘虐極於國正不義不昵若
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絕藩籬
內崇讒諂卒於孟益成敗方迫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
廟之盛歷觀書契以來蓋亦屢興代有未見三葉遜德頌若蕭宗
之昭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頌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初武帝永
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力謂為九伯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
奔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為六伯識者以為九者傷九六者百六蓋
符歷數非人事也善乎鄭文貞公論之曰高祖國天攸縱聰明



稽古道臣生知學為得物凡文允武多養多才愛句諸生有不羈
之交蜀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靈家克曰討可伐不朝
而會能羅樊漢絕學湘鄧葛維德如振搗取獨夫如拾遺其學才
大略固無得而斬矣既標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布德施恩說
近來透開蕩蕩之王道筆筆撥之商谷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舞
文風闢揚儒素介宵仁義折衝等組聲振寰宇德流遐裔千戈戢
戢幾數十年濟濟馬洋洋為觀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
息不故本跡跡為漢暴名好事崇尚洋華物揚孔墨流連得老或
終夜不寢或日斷不食非公道以利物惟稱智以驚愚且心未遣
榮亟爾蒼頭之位高映映長懸黃蓋之尊夫人之大狀在乎飲
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再除嗜慾恭儉軒冕
得其所雖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
華稍竭原德已衰或於聽受權枉好使俯右百碎莫能盡言然勝

之心暮年逾甚北利而動被津區一聞門首五黃好而鶴贊此
續編成戎獨身殞非命共被遠北衣冠絕跡禍之下老幼皆為
之足嗟彼李雄深淵淵亦非水秀惡甚嚴雖自古以勇為冠既
成而敗隨覆之速古與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衆人之所助
者皆高祖之過斯也則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若謂失天
之助其能克於此乎夫世故數過人仲承秀發多聞博達習儒訓
深然文魁用寡華而不宣體窮滋麗義罕踈遠哀思之音遂移風
俗以此而負勇西其乎周鍾漢莊矣我生不長我離之難乘逆揚
翰巨指滔天中隔里之拘狹類望美之揚悠悠善異其可問哉
昔國步初屯女遷窺嗣幕后擇位故故勤王元帝以璧石之宗受
分漢之任焉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無悔當惜哉三正以窮
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難於延內懷快望坐觀國變以為身幸
不惑粹卒之誅先行兄弟之戮又沉情思船多行無懼胡智爾以



始非謀愈夫以客物不才重將心管謀臣或都將以就也因或一
言而及或雖明之君子相顧慷慨自謂安若泰山者無庸策於
邪說即安則楚雖元是克翦柱搜才寧而西隣責言獨敢及斯
乃工靈降蓋此為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証于其萬志教文不浮華
而棄忠情我感半殺先骨肉而後視雖口稱六經心通百世有仲
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禍而增其禍惡何補全陸之獲
沒救江陵之滅亡哉嗚呼曹家不盡忠臣也建狂我有所自出政
刑不由於已將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勸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陳本九

武帝

俱稱齊 嗣 弘毅 列行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典固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界里入姓陳
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玄孫晉太尉準生正正
生達生嵩中南遷為丞相孫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徙其山水遂家
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
建斯運遂生廢後為丞相孫成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帝以梁天監
二年癸未歲生少而懷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
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時欲孤處適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
時推服初比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車吏後為新渝候蕭曄薄
教勤於其事為曄所賞及曄為吳興太守甚重帝謂曄佐曰此人將



始非謀忿夫以害物不才重將心管謀臣或都將以就也因或一
言而及威臨朝之君子相顧慷慨自謂安若泰山者無庸策於
邪說即安則楚雖元是克翦柱搜才寧而西隣責言獨敢及斯
乃工靈降蓋此為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証于其萬志教文不浮華
而棄忠情我感半殺先骨肉而後視雖口誦六經心通百世有仲
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禍而增其禍惡何補全陸之獲
沒放江陵之滅亡哉嗚呼曹家不是孫家毛運狂我有所自出政
刑不由於已將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勸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陳本九

武帝

俱稱齊 嗣 弘毅 列行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典固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界里入姓陳
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玄孫晉太尉準生正正
生達生嵩中南遷為丞相孫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徙其山水遂家
焉嘗謂所識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
能斯運遂生廢後為丞相孫成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帝以梁天監
二年癸未歲生少而懷有大志長於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
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時欲孤處適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
時推服初比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車吏後為新渝候蕭曄傳
教勤於其事為曄所賞及曄為吳興太守甚重帝謂孫佐曰此人將



家遠大必勝於我及賦為廣州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李貴連然
數州嚴備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同新州刺史藍子推的兵擊貴
同等不時進督於廣州伏誅子推第子略與同子姪及其主帥杜天
合杜僧朗共舉兵執高江督譚范顯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
帝率精銳至之賊衆大潰其年冬討賊卒明年帝送喪還至大庾嶺
會有詔以帝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標南討帝益招募器械精利
標委帝經略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於江西圍會勃知軍士懈遂役因
說范圍標擊諸將問計帝曰歸下恭辭伐取彼當死生以之於是
散行而進軍至交州標推帝為前鋒所向摧陷貴竄入崖巖洞中最
盛新賞傳首建都建嚴太遠元年也二年冬侯景寇邊帝將赴援大
元年五月帝發始興次大庾嶺進頓南康間東王暉承制授帝交
州刺史啟封南野蔡伯於是修理潯頭古城徙居之尋改封長城縣
侯南江州刺史時承制遣紅東將軍王僧辯督啟軍討侯景次益城

帝率壯僧明等合三萬將會馬時西軍之食帝先計軍糧五十萬石
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賜巴紅令侯景憂簡文立豫章嗣王棟
帝遣兼長史沈褒率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會稽
太守三年帝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時僧辯已發益城會帝
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壘列姓約進次大雷三月帝與諸軍進寇始
熟仍次蔡洲被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杞子人何足可
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雲氣不揚可當乃以解船貯石沈塞淮口
欲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遣莊劇問計於
帝帝以諸將不敢當辯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橫礮築柵築軍次
連八城且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柵五城以遏大路
帝曰善用兵者知常山之蛇使敵首救尾因而無暇今我師旣聚賊
獲惡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五安帝與王琳杜龕
等悉力乘之景衆大潰僧辯奉命鎮京口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



及魏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逃啓請帝安王以太學承制十二月晉
安王至自尋陽入君朝堂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遠王杜櫻王僧
辯納之明即位改元天威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
帝固爭之以為不可不見從帝嘗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堂之
子竟有柯奉坐致廢庶假立味以此情可知乃與其袍數千領及錦
絲金銀以為賞賜之資九月壬寅帝召徐慶侯安魯周文育仍御列
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帝至石頭前遣勇士自
城北踰入時僧辯方祀事關外自有兵遠走帝大兵尋至因風縱火
僧辯脫會是夜燔之及其子顛於是齊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改
承聖四年為承聖元年壬子詔授僧仲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帝遣位丞相
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進封義興郡公二年九月辛丑梁帝
遜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陳公備九錫之禮辛未梁帝擇位子

承聖元年冬十月乙亥梁帝即位于南郊樂聲告天禮畢與包暹宮
臨太極殿大赦改元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梁宰宇文護發嗣
帝而奉明帝又為明帝元年

三年六月景午帝崩于噤噤殿時年五十七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
帝性武勇英略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雖尚儉素常膳不
過數品私費尚安皆九器練盤肴飲無差裁令充足不為虛費切平
從罪及立敬帝子女王名守莊將士其充圍房者夜不重采餽無金
翠聲學不利於前踐持之後爾鴉恭檢故能隆功茂德尤于仁左云

文帝

世祖文皇帝諱厲字子重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英
容儀當皇經史武帝甚愛之嘗稱吾家英秀武帝受禪立為越川王
承聖三年六月景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廢帝入禁宮號即皇帝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於太極前殿是歲周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從建年號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六年五月齊武成帝傳位於太子緯自號太上皇帝

天康元年四月齊西皇帝崩于有覺殿遺詔皇太子可即君臨臨曰
文皇帝躬覽世祖。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實用諸費檢
約妙識實為下不容嘉。神內制關取外事分判者前後記結每惟
人何而陳處於中者今我藏於階石上鑄然有聲云吾雖得厥亦
今世為覺其自強若此云

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顯王文帝滿長子也文帝嗣位八月

立為皇太子文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元大元年春正月乙亥大赦改元

二年冬十一月甲寅薨太后令將世孫昭海郡王暹還居即帝性

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即尊位刑政皆歸冢宰故宣太后附文帝遺意
而發焉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獨振憂之運力存拯溺道濟橫流靡不
無方蓋惟人禁及乎西都塗炭江東始老僧辯任同伊尹空結綢
宮之恨貞陽入徵秦兵不息播磨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蹈文機王
業州基始自於此崇天改物蓋有憑云文帝以宗技承統情存觀
揚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恭儉行已勤勞澹物志度弘遠不
奢之風至於臨下明察得承平之政矣臨海懦弱有同於帝學文
后雖欲不鑿投道蓋亦其可得邪

宣帝

高宗年宣帝諱瑱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尹大

二年十一月甲寅慈湖太后廢廢帝為臨海王以帝入橫皇統

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九年春正月乙亥齊王世祖位於其太子恆自號太上皇是月周歲齊

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安周將軍士彥於呂梁

十年春二月甲子周軍敗梁士彥大敗司空吳明徹於呂梁及將卒

皆見囚俘不反景子命司空軍以備周

十一年十一月戊戌周將軍士彥圍壽陽魏之辛亥又魏霍州蔡丑

以揚州刺史始興王長陵為大都督領精兵步軍十二月乙丑海

北克晉二州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秦梁陽沛北譙商嶺等九郡氏

並自拔向建鄴周又克魏北徐二州自是淮南之地盡歸于周矣

十三年夏周靜帝大定元年魏故于隋文帝改元開皇元年

年春正月己酉上弗陳甲寅崩于宣福殿行年五十三諡曰孝

帝廟號高宗一帝之在蕭本有板臥之疾及暮暮位夏夫人

二子時國步初江劍漢夫發淮南之地於入于齊帝志投舊地意

反侵也疆弱之形理則懸絕紀斯不難適足為食及周兵敗齊喪

而津略地要至江然自此疆矣既而淮陽郡城為行樂之墟舊城六

二百平後當有殺人傷破者城者將與周所從云

後主

魏王諱叔寶字元秀小字善歡宣帝頌長子也大建元年正月甲午

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了已太子即皇帝位于大統

前敘

宣統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

續明二年初隋文帝父周靜帝故處好宣帝尚不樂授探不寐求所

在大舉開宣帝崩乃命班師還使赴平善敬國之禮齊編姓名類首

而後王益驕吝不云照彼統內如宜此字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

朝臣清河公楊素以為王尊拜拜請罪及襄志公賀若弼進言帝

討後嗣使求者聘隋國隋文帝欲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致

見此人每度開譯隋文帝皆給衣為禮是以歸後主愈歸不其紀難



覽于酒色不恤攻取左右蒙被瑀者五十人婦人長說麗華巧態
以從者十餘人常便強貴妃乳貴人等八人更坐江總乳說等十人
預宴觀曰御宮先令八婦人製米羹製五言詩十客一特優和連則
高酒君臣辨飲從夕進且以此為常而盛備宮室無特休止執曰我
市徵取百端刑罰暗蓋牢獄常滿積文帝深憐船高損曰我為百姓
父母豈可忍一衣帶水不極之令命大作戰加人請實之隋文帝曰
吾將顯行天譴何密之有使兵神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
蕭摩訶若隋文愈於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萬兵圍江州諸軍
基慶主二十果又俄臨詔者三十萬兵圍江州諸軍下江濱
鎮以相繼奏聞使南平王勳鎮江州宋嘉王考鎮南徐州魯各二王
是朝明年元會命錄江諸防船總兼從二王選都為威勢以示眾人
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闕船上諸諸州兵皆阻揚章軍不得至都下
甲士尚十餘萬人及開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也齊兵二度求周

兵再交至無不摧陷焉今來者必有敗也龍山宮無受江理他委後
便酒作詩不樂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暮宵午後主居殿至
特乃寤是日隋將賀若弼自此遣兵陸濟蘇蕩虎壽賀江洲分兵最
莫分石取之進發姑熟次於新林特將攻下京口得江梁望風盡
走獨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庚午賀若弼攻臨南徐州未破諸元
又陷南陳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
東前軍敗績弼東渡淮軍官城燒北極門是時釋衛虎率眾自新
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弼虎仍引衛虎經朱蓋城地宮
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遣出唯向書僕射袁憲後關舍人
夏跌公嶺特爾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
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奔既而軍人窺井而吟之後主不應投下石
乃闔門聲以磚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乳貴人三人同乘



而上帝晉王資入據臺城後主于東宮三月己巳王與王公
百司司發自建鄣之長安隋文帝雖分家滅人宅以後內外無整
使迎勞之陳人臨深忘其亡馬既見隋文帝皆歸王公數得引見
班固三子每預宴忍致傷心為不奏吳首及後蒙以益亡山行飲
詩曰日月先天德山河壯帝着太平無以報願上字行書身表請野
禪隋文帝優詔讓讓不許後從王仁壽嘗嘗待黃多飲隋文帝曰之
曰此致實不由酒將作以天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等不口披
人密啓告急致實為飲酒遂不省之高類至日請見替在蘇下未關
行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

王國創始之德歸滅亡之覆而故不備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盛
之心及乎郭愈成心我亦矣至於魏廢之養亦土開墾蓋不棄
大智不及武志人下以發發甘拜之無江天日擊到此之由也後

聖注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况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伏
之數尚且並跡叔季其獲文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敢殺致揚舟
隅何救麥秀之悲應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陳末童謀云可憐
已馬子一日行十里不見馬上郎似見黃塵起黃塵汗人衣卓美
相料想又僧辯或蔡臣以謔言奏聞曰僧辯本東已馬以擊侯景
馬上郎王字也靈福陳也而不解卓美之謂也而陳滅其謂說者
以為江東謂我羊角為卓美隋氏姓楊楊羊也言侯景於隋然兒
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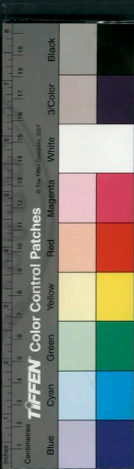


2008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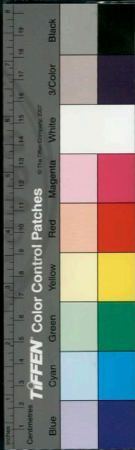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25/10/2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3



三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138460 v.18



史記節卷之五

文帝元哀皇后 蕭氏

文帝元哀皇后蕭氏，左北林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平民，年五六歲，方見於帝。帝上特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賜之。上性急，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蕭氏有寵，憂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水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帝昔嘗得因此志，恨病疾不獲見上，遂憤恚成疾，崩上甚悼，齋之，詔額紅，年為哀策，文甚麗，及葬，上自益，撫存悼亡，故今漢書八字以政。





梁文獻皇后

梁文獻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璠之娶文帝從姑而主后
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主武帝方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采非常
驚問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
生武帝帝生之夕后見寢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陳貴妃

陳貴妃名麗華吳家女也父元以機密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
有嬖主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乃於光曜殿
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室皆壁帶絳欄
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
床寶篋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擬風管至香閣輒聞日
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

自是騷雅開張貴妃居結綺閣張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處道交相
極樂又有玉季二美人與時二淑媛表昭儀何麗舒江都雲等七人
並有寵建代以辨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歲大捨等為文學士後主
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文學士與紳客共賦詩
互相贈答采其尤醜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要宮女有容色者以
千百數爭習而歌之分部送進許以酬樂其曲有五調後庭花臨春
樂等其略云正月夜夜滿庭開朝朝朝朝大樂所歸皆美貴貴妃乳貴
妃之容色最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約態若有神彩並
止則華容色端麗每瞻視則眸光彩溢目雲外閣上綵粧于軒窗
宮中遊覽觀若神仙才辯敏記善譽人主顧色驚諸宮女後宮咸德
之歎言其善

宋宗室諸王傳

臨川烈武王道規計是親

臨川程武王道規字道則高弟也明儻有大志預謀誅桓武特
桓武鎮廣陵以為經中兵參軍武帝紀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
殷王相斬弘武賊走道規與劉殷何無忌並攻之無忌欲奪路走
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所西憂懼小會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五
可殲兵以計策無之無忌不從果為張賊乃退為厚勸路甲復進
軍平已破江陵之平道規推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不以起義
與封華容縣公。廣隋寇漢道規道規建司馬王褒之及陽武將軍
陳道廣武將軍到身之等此後朝建至尋陽為治黨有林西破林
東勝伐江陵聲言益道實已起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繼以謙
為荆州刺史與其大將無道福俱冠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
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殺成得賊莫有去者
雍州刺史曹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驅車迎之
製成賊無幾賊就笑懼道規到宗之共擊將林等道規曰非吾日行

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舉將大敗謙於之路賊劉遵走劫
林斬之已後初據至伐江陵士庶皆與謙者城內寇實道規一
皆焚燒賊乃大安徐道履至破梁曹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變或
傳稱已起都道履上為刺史江陵士庶感其安舊之恩無從二志
道規使劉遵為將軍道履前驅失刺道規在氣愈厲遂自外橫擊
入破之初使尊為將軍或言不宜刺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履
果將將軍之力眾乃取焉義熙八年亮于都督司徒曰烈武無子
以長沙宗王第二子養亮嗣。宋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六年加尚書
左僕射八年大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文禍乞外鎮文帝命諭之以
為玄象在昧左執法實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杜三朝天下之至
恩望孝武初有此是彼常主耳猶無他義慶固求辭實射乃許之
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實實兵中
居朝廷之平故武帝諸子編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後件



簡素寡者慈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撫導進之
過雅脫節奉門頗致責損招擢才學之上遷近必至太尉表淑文
冠當時教養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與郡陸履東海何長瑜魏
照等雖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巨鏡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雖遠
實為古樂府文甚適麗元和中何濟供情留許以為吳郡照為河清
頌其序甚工照始與馮毅本是知欲貴許志人止之曰卿位尚
卑不可輕作大王驛勃然曰十載上朽英才異士洗改而不聞者安
可故哉大丈夫豈可逢監官能使薄文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
乎於是共請嚴整晉之賜第二十尺準禮為閣侍即甚見知賞遷林
陵令文意以為高中文書舍人上好文章有謂人莫能及照語其首為文
章多鄙言累句成端才盡實不然也

廬陵王義真

廬陵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敏年十二從元祖及關中平武帝

東梁侯備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南州刺史加都督以太
尉蔭參軍京兆王儻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請
曰義生不常王化必百年始親衣冠方柳聖學長安十發是公家
墳墓咸為宮殿是公家墓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開禁慰許曰受命
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應還自統義真
手以授王儻今儻執其子孫手授帝義真又遷都督并東秦二州領
東秦州刺史時隴上屍尸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
無後經略隴右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錢連劬物延暹爰至沈田
子阮殺王儻惡正備又殺田子舉咸感義真賜左右物左右鈔之因
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儻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
右劉乞殺儻儻既死人情健吳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
中使義真疾歸諸將說儻討賊方執餘行進威矜傳弘之曰儻
若至何以得之賊連兵乘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軍中中矣參軍段



宏受簡起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矣耶身在此行矣必不用全
可制身頃以南侯家公望絕矣泣曰下官不忍乃求義真於晉軍焉
而誦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報難切武帝未得義真審問
怒甚起日比伐謝時諫不從又得宏啓知義真克乃止義真尋為司
用判史加都督以段宏為輔其器儀參軍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
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陵王。幼少帝之若東宮多評聲
小謝時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
使負荷非才帝曰憂復何如時曰臣請親為時造義真義真喜欲與
談時不甚恭還曰德臣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義之學專
攻義真愈不悅時少帝文德慶之聲聲發立次弟應在義真以義真
經妙不任主社援因共與少帝不為義真為庶人食新安郡景平二
年獲之尋遣使於義真於侯所時年一十八

江表文徵王義裕

江夏文獻王義裕幼而明疑安顯竊試帝特所疑後帝性他諸子
飲食不過五餠盤義裕來損其食日中無所得來筆唯恐以與傍人
謂王未嘗敢求亦不得元嘉六年為都督京州刺史義裕涉氣文
義而膽骨不解又出善文帝與書疏之曰虛賢下士聖人空則驕俗
矜尚先哲所去詔達大度漢祖之德精忌備惡觀武之累廣番攝衛
責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杜野英關羽
張飛任備同興行已畢事深互盛此九年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鐵
為丹中都督揚州除兗三州司徒錄尚書李義恭小心雖為總錄未
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始相有錢二十萬物稱此而義裕性資
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十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裕
二十七年文帝欲有率河洛義裕總統華中出鎮彭城又觀平至瓜
步義裕與孝武閉城自守切魏軍深入上覆義裕不能固彭城備加
賊勸義裕吞曰臣雖木能臨瀚海濟居延然光劉仲春施之恥又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軍至義井米欲走搢鼓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凶
肆逆義恭舉馬南奔既至勸孝武即位殺大尉錄尚書六祭事及南
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旗大武以表亂遂由是強盛欽削王侯義
恭希旨請有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驍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策
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朝可奏九條之務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
二十四條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
表稱諸王貴重不應悉遣有司不煩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孝
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稱元景頗尚書令入佐城內事
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誕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忽統府擬帝
狂悖無道義恭元景遂發立廢帝宮之

尚書文王義李

尚書文王義李初而失簡無鄰近之累文帝為周州武使隨往由是
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尚書王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荆州刺

王李元景於野老澤首而初命左右斥之楚人據未對曰昔楚
子夏謂少儀令尹公勝和南榮和殺之始一曰不許人失其時大王
公勝為樂羅斥老夫非勸農之必義季止焉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
楚人曰吁謂大王均其賜也尚不奪人情則一時皆享王賜楚人不
協其私失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古不言而退後為良夜欽成度以至
於然

國曰古帝王

之典雖繁之十歷數至於經世去推兵不兼指觀

賢當於時狀內悔荀桓父適則楚之勢同于累卵如彼上略才盡
一算或遺則利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擊擊才揚必策一舉而
掃劫冠蓋若人謀之致乎長以彈位到台爵不受本侯之守謀其
行車有以知武宅之則若應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深聖跡未
彰猶生忌克痛失夫江夏之志愛于位當上相大明之世觀程冠
朝在體屏身歸于平下得史而朝暮王末無猶也歷載喻十以專



咸曰保及在元初上而西公且之魚屬有所歸自謂殘身之靈
已附泰山之安可特曾未云然而雖體分肌古人以靈體故滅前
為萬矣尚陽能存酒能何先德之云歟其時存靈單之靈不然何
以破於是也

宋諸臣列傳

劉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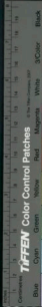
劉將之字道和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為東莞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
汎海遇大風驚怖視船下見二白龍共舫而一山山峯聳舟意
甚怖及武帝刻京城幾何無忌不府主簿無忌世稱之帝曰吾亦識
之即馳召為侍中聞京城有叶聲晨出而噴焉與信會直視不言
者又之及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
急誰堪其建旗之曰然見論者帝笑曰卿能自強吾事得矣即於坐
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者平立史並據之所來遂訪見書

此亦謂劉將之也
段宣以可為元顯此李連軒根史料據繁密據之斟酌特宜茂方燧
三不盡可日風俗頹改遷尚書朝部郎發為行王黃記空領事參軍
領空邑太守改平桓之功封西征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隱說帝
欲遷入諸劉教等不欲帝入議改中領軍使說為揚州或改今帝於
所州領州改內事付僕射王相連尚書右丞改沈以二議諸帝沈先
與穆之言穆之約知則即密說而帝言沈語不可獲帝既見武皇今
出外呼穆之問為穆之曰公今日宜得居謙遂為中書將領劉王諸
公俱起帝衣立大義軍乃一將相推非甫定臣主必心力敵皆均
於相吞吐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校王隱事出權道今若假他
受使穆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動重不可立至疑畏
便可入朝共查同其公至京邑被必不敢越公更按條人命從其言
由是入輔從黃固選桓虞所常君幕中直策劉蒙等疾之每從容言



其經定帝倉伏之權之外所聞無大小必白難問言皆一
以聞帝每得人聞安塞消息以示警明皆由獲之又安塞游坐嘗恒
滿布耳目以爲樞密故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如雖觀能短長皆陳
奏無隱帝非止施爲報之皆下御度帝書悉批語之曰此雖小事然
宜破四逆願公小獲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將之乃曰公
但談筆爲大手一字短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不美帝從之一
紙不盡六七字便滿紙之凡所爲逆不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
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猶之與朱鏡不並便尺積筆於戎帝坐與鏡
石並於君有且至日中獲之得百餘石得八十兩而得之應對無
廢應中軍大尉司馬加州發尹帝西計劉毅以諸葛長人監宿府
疑其難得任當獲之師之如建威將軍置佐史說妙實力委人未有
異謀而獲獲不能發勇人謂獲之曰德德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
必至此獲之曰公將遠遣伐戎老母弱子棄節下若一棄不遂

若此夫人也乃小安唐之陳厚爲之備爾所執曰貧賤常思富貴
貴必隨財也老今日思爲財也亦不博乞帝選長人伏誅之計將以
命西任司馬依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高唐無大小一火世之受
尚書在御能領選將軍尹如故當此伐留世子是中軍將軍並大尉
留府神控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討軍尹領選之故
之右能朝政外供軍旅決附如流事無雜施實軍輻湊承謀百端存
內皆言多指隨空日見詞訟手卷曉書耳行聽受口並解意不獲全
以皆志踴躍又言談賞笑滿日且神未嘗絕苦戰有明戰子以爲妻
焉是篇章表定頃趨性者兼食必方丈上熟爲十人饋夫會無每
至食料皆止十人以選飲下俸常下食以此爲常食白帶曰皆之家
不貧賦性生多關功恭改奉野奔將的損而朝夕所讀報爲焉此
外無一豪員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顯其爵中經略趙
魏關同黨謝哀婉者數日以望不遂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在尋之代



管領臺而朝廷大率常吹其管之者益添此路是謂之龍府藏同
三司帝又表天子重贈作中司使討諸呂繼侯及帝受禪每致憶之
曰朕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况帝對曰聖
三在上美於蕭初得之準功勞朕未嘗便關與發帝笑曰尚不聞
顯職乎賞曰致千里耳以佐命元勳走封而康郡公曰文宣尋瑒
瑒字茂琳性純飭為人俊為御史中正轉右衛將軍本在何儀
前年憲初假為東都尚書瑒獨角中不得與張同從初起時張東軍
在前瑒策勦若後相去數十步瑒踏馬及之謂儀曰若歸何安儀曰
牛駘取諸所以夜耳儀曰君乃何還曰歸驢摩於驢背以汝若後儀
曰何不若殺我致十里若曰一處自造青雲何至典駕為馬路然若
不得意謂所親曰人在宦不此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若乎限上

徐美之

卷五

徐美之字宗文東海鄒人美之為魏晉樂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

有深相親勳武帝北伐捕獲大尉江司馬掌留任副戎制補之帝議
以伐朝士多諫唯美之慨然或問何獨不為美之曰今二方已平征
地萬里唯有小寇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轉轉其謀惟之卒帝欲用
王代之美之曰休元輕易不若除美之乃以美之為西陽尹遂和
習世武帝即位封南陽縣公位司空領尚書事瑒州刺史美之七日
而衣又無所學直以苟斐一旦若新制對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
沈審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領工兵撰軍典博覽幽象虎胸才學
妙博讀之風爽詳整時世後言鄭辭之歎曰觀於博古論不復學問
為長與中書令博覽領軍將軍瑒領北將軍檢道濟州刺史合
帝親美之亮舉衆宮內月一狀留帝後失德美之等皆得廢立而
陵王義真多過不仕四府乃先發義真然後廢帝既廢帝於中穆道
惠勳立於義恭美之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元嘉三年
正月帝以美之亮勳旬月間而歸壽下詔是美罪誅之於美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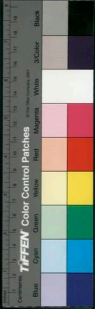
港之字者深宋初三年封松江縣侯徵與弟淳之共舉行牛奔車
環左右人馳求赴之港之先令取弟家成歡其初而有盜劫去其法
文義會僧公主粵君長嫡為父帝所嫌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以武
帝徵將資酒過其室自新州代夜有納布衣換等皆與敬皇后手自
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表示
之港之為彭或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湛港之
文帝大怒將殺大辟港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
文帝因說天下將不獲處臣妾之懼以請憂感文帝納衣賜地以示
上曰汝家本展貴此是我母為故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
欲殺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港之由此得全港之善又續着蕭范賜
資或妻強產葉慈字守固此資將黃及後解之妙冠絕一特門生
千餘皆三吳富人手資資竭美衣服解甚每出入行遊陰影蓋為文
帝每嫌其僭職出為南兗州刺史善政俱顯威惠並行廣陵高有

陳德之更修整之助登雖山城北有陂潭冰物壟蓋港之更起風事
月觀以呈聖宗學竹簾茂花樂成行指桑文士盡游玩之遊村有必
門釋息林善焉文德之與之甚厚守固遂命德俗不姓港在至德州
後事史

傅亮

傅亮字季文益州人父瓌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瓌與蘇綽齊
綽常遊踐亮二子瓌及亮亮年四五歲綽令人解衣使持大初綽嘗
已起綽疑曰此小兒才名位當遠逾於兄然保家法宜大者瓌字
長樂末初然五兵尚書亮博洽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亮
門侍郎亮西有宋國初建除傅中領世子中無子加中書令從還者
亮感亮有之擬畫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使容曰臣女翼義在
今已殺我首弔大義再復皇室今年將葉某欲歸亮哀辭辭臣唯憂
輪功德莫曉亮亮悟言曰號宮門已閉耶某清是曰臣替死還都





帝知唐無後也言五云頭後人有送亮曰頭戴寸人於是奉辭又出
 夜見長星為天柎解曰我當不信天文今如曉矣亮至都即德華入
 輔水和元年如太子奉車行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奉命詔命以亮
 任總領護國將軍見奉神獸門外每日車它數百而武帝登庸之始
 文華皆是名軍亦備此任廣國奉委長文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
 表策文諸皆亮辭也帝意即位選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
 發亮奉迎文前上行臺長江陵城南殿曰大同馬門摩打臺百摩話
 門拜表敬備甚盛文帝特下引見是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長義又
 少帝亮發本末亮就鳴咽侍側者莫能備視亮流汗竟不能答文
 帝即仇如左亮擗大夫關斬鐵同三司元嘉三年帝行殊亮先呼入
 見省內室有輅七若亮辭以健弱暫違遣信報餘羨之因乘車出郭
 門騎馬奔見地墓屯騎校尉和陔夜之切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
 曰以公江陵之誠當復諸子無恙亮讀詔曰亮受先帝右表之誓

立或社稷之計坎加之罪其無幹事於是伏誅。亮
 方元元酒每深漢為而不能從及見世路無身為名曰廣侯及
 亮失德內漢憂懼文宿禁中暗疾賊起燭作感物賦以寄意

道濟

道濟高平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邵斌等從平京
 城世宗武帝建武將軍事果遷太尉參軍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
 濟為前鋒以至於望風降服經漢洛陽謀者斬以獲符璽悉以為
 濟前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違之於是中原咸歸者
 至與晉安平以為琅瑯內史武帝嘗命以佐命功封侯景晉公位
 丹陽王襲軍將軍父亮即位地封武康郡公國解上特錄道濟之功
 召道濟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華非劉道濟而
 道濟必將無道濟濟至之明日上謀殺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
 劉彥之前後西伐上問彥之道濟對曰臣昔與道濟同從北征入關

十策物有共九才昭明練地與敵然亦餘孤軍決戰或恐非其
長巨竟時智勇愈壯勇不奪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時本謂道濟
與羞之阻殊想關平上隊不戰自潰事平遂正而失於軍開有議同
三司以用利火元嘉八年到平之校親已平河南後失之道濟部將
征討諸軍事比古時轉戰五有上級軍威並冠諸軍道濟時與魏軍
三十餘歲多壯軍至壯賊以資軍勇乃選時人降記者長能飽食已
樂於是十有是惟其有困之道濟夜召其部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
及三魏軍皆資糧有餘故不獲進以降者曼新以物時道濟長身勁
軍中大躍道濟乃命軍士悉中身日服藥與徐此外開程軍糧有伏
不敢逼乃驅道濟離不絕定河清全軍而反魏名大將魏延澤之進
位司寇魏齊陽。道濟立功於朝威名甚重左右廢止世延百戰諸
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伊達也文帝
獲疾累年羣臣乞始領軍道濟貪魏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咸三

道濟入朝其妻向內曰夫高世之勳道求所忘今相事相召攝共至
步及至上已開十三年春封道濟鎮會土侯勳義東魏名召入任道
道濟行魏道濟道濟怒氣盛目先如難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帽脫
曰乃魏沙萬里之賊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矣子輩不足復得前
是朝敵而伐有欲為長江之志文帝問故原仁曰推可道濟勇曰
道濟以軍有戰功故魏威名特但老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
如不助而望後繼者獲有幾人二十七年魏道至瓜步文帝避石頭
城望甚有憂色欽曰若道濟在豈憂此

論曰司晉朝不綱主威勢樹亂於王望得披江左宋武一統劍業
事屬機流改易素車歸于平道以從武東平之風變大元隆安之
俗北蓋宣公之高乎其記魏清心豈徒然也當會得二公說求願
托若使死而可系國當是為期乃至吳權定機當素主之地甫



欽廉初復陷饒等處吳使桐官有卒泄之甯淮王非中竊之吳若
以社稷為存亡嗣後吳於此道漸始因歸周故得后而脫困大名
以至頗獲部族充俾提調其木為之關也

王鎮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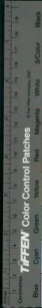
王鎮惡北海人也祖楹仕苻堅任襄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
忌故令其學建武猛曰此非常地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
將與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堽他人奉方東方
善騎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享相報方曰君承祖孫
人材如此何慮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木隸足矣後隨叔父羅歸
晉寧州州頗讚諸子共當嘉論軍國大事射非長而此橫善果識
家父意代摩面鏡望射為天門射以澄令人或驚之或奇名與語異
焉因宿宿且謂鎮惡曰鎮惡王鎮惡所謂射門有箭即以善射即賊
曹拒盧循有功封將軍鎮惡王等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如有事

西兇諸將百創其前驅又四討轉鎮惡事軍事使率能戰將軍劉毅
百創前鎮惡定命便置夜兼行揚聲劉毅上駭謂為信不知見
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顧見軍士前鎮惡吹之吹箭一
二人對射岸上聲震數語諸將聞人曰射我將坐賊伊長嚴令賊有
大軍伏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斷鎮惡拒前鎮惡洋成及百餘皆言
劉毅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是夜置將水鎮之能前同黨所在軍人
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箭又望見江津船艦成堆而鎮惡志成知
在岸上便躍為香戰令開城門鎮惡亦馳馬而入城使因燒火燒
大城前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船及投舟武帝手書云三函于敵敵軍
燒不燒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又短兵接戰鎮惡軍人兵部下斬寇
其父兄子弟中表視觀三圍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無懈者於大城
東門出奔自營鎮惡身披五箭手執短手中被折江陵平後二十
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又武帝北伐行能鎮將軍領前鋒將



世前將軍劉德之謂曰昔晉文王妻而於劉又今亦委婚以關中
妻之漢果曰不等因杜風雲並蒙抽擢今虞陽不絕誓不橫江三
赤若定而公允賜不至亦卿之責夫誠感入賊境戰無不捷破武牢
又桓容鳩走吹應池造故人李方家竹堂見母軍加購奕即授方為
池令大軍吹陣關標造取許鎮惡請舉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陽鎮
遂所乘皆蒙漸小艦打船者悉在艦內以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
人北上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軍便煎煎
奉渭水挽急諸艦悉悉流去鎮惡撫士平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
家萬里而船乘夜難立已足然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
陷長安破城內六萬餘人誠恐無切附就令嚴厲於關上舉鞭武
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
卿欲擊傷真卿神關中費全誠恐汝責汝子女玉帛不可盡許以
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威能麻傷有異志帝使賜之知鎮

孫劉取勝舉金銀黃紫於垣從帝乃安帝海歸二子世隆公義在
安西將軍陳壽二州刺史鎮安鎮壽以爲晉將軍鎮安西司馬
州太守以打擲之任及大軍東還鎮壽創起此地義長史中兵
曹軍屯田子振之曹甚盛田子遂也則因軍軍使鎮壽鎮壽創田
子使謂安西長史王僧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志努力今雖長
不難賊何由得乎使反言之田子遂備王猛之規存望之心人以此
難善於入關之功又鎮壽爲晉將賈田子與鎮壽私謂田子曰雖會不
二儲而與鎮壽爭功武帝將賈田子與鎮壽私謂田子曰雖會不
得是兵亂者爲有衝撞等也鎮壽曰鎮壽不如鎮壽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壽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壽師于版上與田子振會傳以之量
田子求奔人因斬之幕下臥之奔告義長義長與王智王健被甲單
漢門以禦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壽反晉執田子以寄義斬焉及帝
受命進討鎮壽鎮壽曰社



東漢先生南史評卷之五

列傳

朱齡石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少習武不事虛檢武帝起京城以為建
武將軍獲領中兵齡有武幹又為更職帝甚親委之平叛有安為
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從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石密謀進
取曰蜀破宜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還則蜀我今懸兵外水往而料我
倍出其不意蜀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
陸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
此舉先觀賊審虛實別有封函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石雖遠
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莫敢救於中水
取廣漢使能弱東高懸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護嚴果從內水使其大
將樂道揚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督前鎮守也彭程文水為



東漢先生南史評卷之五

列傳

朱齡石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少習武不事虛檢武勇魁岸城以為建

武將軍獲領中兵齡有武幹又為吏職帝甚親委之平叛有攻焉
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從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石密謀
取曰蜀破宜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還則蜀我今懸其外水往而料我
倍出其不意蜀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
陸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
此舉先觀賊審虛實別有封函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石雖
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莫敢救於中水
取廣漢使能弱東高懸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護嚴果從內水使其大
將樂道揚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督前鎮守也彭程文水為



咸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溪七月齡石率劉顯崇等族比幽新侯驛
漢說宋拔至廣懷獲破漢道揭別軍獲破奔陪城巴西人王志新送
之并獲道橋斬于軍門。帝之伐蜀梓潼元帥乃棄齡石製成諸齡
石資名尚輕慮不辨克諱者孫康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平令猛將蜀
平悉以配之或慮後皇弟也亦命受其帝受及破克捷製成康帝
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費城侯十四年柱勳公議宜拔
微以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善其乃發義真
敗於青泥齡石亦無城奔走見敵弟趨石

起石亦宋魏義熙十二年北伐起石前鋒入河時軍人隸河南岸率
百丈有深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破略無遺白五隊主丁許率七百
人及軍百眾於河北岸為魏月障兩頭拖河軍置七伏士事畢波覽
一長句馳魏軍不解其意遂未動帝先命起石戎襲白龍既襲起石
乃起石起石先以誘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軍既多弩不
能制起石初行則發大捷奔十餘里遂乃斷首長三四尺以被之一
恐魏軍賞三內人魏軍不能當遂漢大敗起石於以起石為河東
太守後除中書侍中封興平縣王等侯

毛嬙之

毛嬙之字敬文楚陽武人景惠相嗣石司馬行司州李成洛陽前
立威聖武帝至長行善之陽王昭如當明評五二千萬王嬙處死
嬙之代為安西司馬柱陽公義實敗為詭距物物所會及於進為威
入魏嬙之在洛敬事高為道士疑嬙之謙之為魏大武帝信敬養護
故不死嬙之肯為羊善為魏尚書尚書以為起味獻之大武大從以
為太官令故寵達為尚書元律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宋
嬙之仔子無亦見寵嬙之問米嬙之南國當權者為魏若云故景仁



備之笑曰吾昔在府故向初少親歸屏之日便嘗中饋到門經年不
忍問家消息又之乃訪為備之具谷舟云賢子元竭甚能自處備之
悲不釋言直視良久乃長歎初此人去來言備之勸備使遣文帝疑
之後得選具朝中理上意乃釋

宋高之

宋高之字恭振襄陽人隨右軍到粵之北侵粵之自河南回備之留
或謂宋高魏梓安頓文選盛將士重胤食之魏趙濟是囚之大武
惠其問守之專以為雲中饋將妻以宗定文備之請謀南歸麥履之
每號涕泗曰魏君無存意何不物我必實就不相負備之深嘉其義
而不告也之海至宋策以為黃門侍郎字天切累遷尚書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備之攻在寬簡士庶悅附

王玄策

王玄策字舟德太原祁人也玄謀幼而不羣世父驍有知人鑒常笑

曰此兒氣節不凡有未測多志之風宋高帝臨徐州許為典事史
詰吳之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守十其孫軍領攻陸太守每陳此
後之魏上謂散景仁曰聞王玄策家說史人有封爵若意及大率此
後以玄謀為罕猶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懿勳慶軍至瑒
玄謀進向滑臺開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使望百萬發群
天地玄謀之行也發力不少器城稍墮而唐故所見多行抄殺劫
城城內多茅屋棄米以火箭燒之玄謀曰我亡軍實不聽城中即
燬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故將至殺諸將率為營又不使將士並懷
恐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懸以此告夫人知及太武軍至乃
遣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此憂之問陳曰佛狸威震天下控
百萬正玄謀所當救戰將以自稱非良計也斌乃止為穿壁投射
雍州刺史加都督。人間說言玄謀破反時稱元景弟僧粲為斷城
太守以元景之勢割今蘇土南陽城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營在攻討



玄漢玄漢今內外晏然以解衆誠誠然其政本末帝知其虛騷
進主將兵喜公愷然之又答曰玄漢啓明內之日七十元公反狀何
求椰後為笑慰足以申鄙者頭耳玄漢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漢
居頭未嘗中故以此見嚴非武軒與軒臣各有稱曰劉秀之始世常
呼為老經而玄漢獨笑老世之曰凡諸賢謂四方書疏亦知之者或
崩與羣公俱被頭命特朝衣多門玄漢以嚴立不容許青真二州朝
史加都督兩帝即位控巧益崇趨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是年八十二
蓋曰並從弟玄龍

玄龍字孝遠仕宋世青州刺史齊高帝之族雖降為宋明帝所號乃
先勳魏道嘗結文龍玄龍史高叔玄龍曰夫布衣老帶之士街一
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是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棄生
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敵隨將軍也玄龍慮乃定乃
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孫高帝孫高帝孫高帝孫高帝孫高帝孫高帝孫

亦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復之所言利國東而不利將軍無所廢
謂帝伯玉高毅之高帝曰劉各為主結所實也玄龍歷州歷高帝陰
中畏之玄龍嚴軍直趨臨都齊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悅也
齊明中高帝引為驍騎司馬泰山太守玄龍甚懼高帝符之知切再
遇西戎被討歷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婚為方伯齊建
元切亡年平馬奴作亂梁都玄龍使人傷得馬奴告之曰王世君兵
獨有愛美二人已去矣馬奴喜輕任襲用成表龍奇兵威之高帝聞
之曰玄龍果不負吾德武中平於漢軍總鎮州刺史盜北使
叔安字子仁前河人高帝即位與其王將為益州司馬舉蜀太守
就拜前將軍方用為梁州會高帝帝歎曰叔安如義古人中京之耳
恨不至方伯而終

論曰自晉楊遷來宅楊越關邊遠阻沂魏遊竟區甸分其四外山
河列其表裏極溫一代吳人志落晉為自非兵在滿工戰切切勤



賜受而還為有司矣。官初啟宣獨運劉毅以重法處之。武帝
既相任倚又呵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武帝曰子
生之舊豈可執信光武情之於重簡曾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
出高麗則項敏宜曰敏為物為長史而敏豈有是物意乎。毅宜懼
以告武帝帝共曰但令老尼平安必無功。後領真用劉尹時帝西
討劉毅豫州刺史雖有長人監太尉使軍師毅宜書曰雖龍狼及專
恣自取取威異端神蓋世殊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毅宜報曰下
官常懼楊公使生實恩雖恐若積富貴之資非所敢當便以長人言
呈帝謂王曰何壽故為不長哉。

劉祥

由直

劉祥字道冲沛郡蕭人也文帝時年四歲隨簡便祥未文帝鎮京口
樊元毅感於武帝祥不與親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殺毅並族祥在
夏口帝念之及大軍至囑其族力事平封祥為男文惠即此為王

州刺史而齊元基三年討謝晦初將殺祥善以祥子嶺之為參軍
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祥無私必無憂也父受命前前一無所顧文
帝以此善之晦亦不若則之遣還祥再拜謝帝人有劉伯榮者女
而貧薄又長暨位尚書左丞火府武陵太守曾妻尤甚常在帝側然
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抄算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
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胡藩

胡藩字道冲豫章人也武帝召參鎮軍軍事後任襄陽太守
臨崩藩言於武帝曰威屯軍城外得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族
幟此奸信所以起趙也帝乃遣使召藩藩起却起其城或見城陷
一梓奪走還保黃固圍之明日破城陷之奪食却傷太守從伐劉毅
初毅嘗之荆州來東道遠定却解去知數十里不為拜賜而此
况將會殺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鎮軍為公下手帝曰何謂何



蕭恩節 卷之四

如對曰夫欲成大度功為天下運百萬之眾死天人之空數固以此服公至於陸贄記博一談一語自許以排憂而以誇伐指紳白面之士勸誘而歸此較不自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校俱有危復功其尚未孰不可自相視至是謂蕭曰昔吳郡倪璠之說無令舉也口又從征司馬休之發為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祭江江津岸對立殿大木之柱半嘗陳無因可整帝呼蕭令上蕭有疑色帝左右錄求欲斬之蕭不從命蕭曰寧前死耳汝刀頭穿岸若空脚指在上蕭之者物多矣登來死戰敗之。從代關中秦太守軍車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船直抵度允岸魏軍奪得此船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將五六百見蕭來並笑之蕭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百餘悉收所穴而反又遣蕭及朱起石歸走魏軍於半城魏將數萬圍蕭及知石不盈五千里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車統平司馬休之及齊國功封陽山縣男卒諡曰壯

蕭恩節南齊梁人宋孝慈皇后弟子也恩節十許歲時木知書好騎飛彈打細腰鼓優暴蕭曲美不惠善之自此折為歡年中有令舉頌工錄善書彈琴能騎射後襲齊封隱侯侯嘗授文帝鑰山此嶽中道有鑿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鑰酒請曰杜實有松石間意屢征蠻校尉雍州刺史恩節四州刺史軍政為史部尚書恩節以去州無復軍力借宿軍身九人少時恩節之曰文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耶去拜恩節恩節思結以職令榮早見在得舉十州牧節監督者九焉於工物無不備謂節亦無織織之累堂才好士人多歸之恩法于唐稱忠節于有介字茂號少穎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暕從兄暕素及洽從弟叔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山為求之游初武帝總統後建



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賦者以詩不成罰酒一斗其欲盡顏色不變言
笑自若其後輪便成文無加點帶兩美之曰藏者之存者有之文即
希之美也介于

引字故林方正有器度拜尚書舍都侍郎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
在封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絕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謂曰此乃陸
下似其色明耳

梁字才翰梁武在兩縣與孫有舊孫遷建以為御史中丞始梁為堂
殿太守有北僧南度相誓一紙蓋中有漢書字博僧云三輔善書相
傳以為梁因員本釋國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故墨亦古文字
多如龍梁之例非梁非梁甚秘之又是以書師鄒陽王範歎于東
官又經預知是辭伏上以表表梁仍取梁上王中而御史中丞
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梁梁即吞曰陛下投臣
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梁為宗老

藏書

世書字德仁東莞善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體書約自立
行爲許世所稱晉太元中領將軍鎮安府立四學於元二州刺史
繼文舉書為助教宋武敬皇后命拜太常卿外戚貴顯而驕自沖尚孝
差謙珍不改其舊書弟憲其子質
質字舍文少好書大善楷何意錄之戲有龜幹好言其父意謂可大
任以為益元二州刺史加都督會魏大武帝崩汝南成主陳憲固守
告惠文帝建質性書賜與文舉司馬劉舉祖等故憲使文武事大
舉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故於至府時大武已為葬二
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憲力攻肝胎築長圍一旬使合質帶
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謡言耶勇為飲江十餘裡死即年雲爾使然飛
捷人軍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求遠國自攻元豈密使令爾
擊有樂就成假令寡人不能終爾爾而後而死爾若有幸指為亂矣



行救爾君不幸則生相續斷截以一驢負送歸中爾通智及衆豈能
勝符堅耶頃年長爾堅果者是爾未飲江大醉未御鼓耳時銀地重
語曰相非比來如穿姓不意勞馬飲江水霧主北歸石濟受勞飲塵
江天不使故吞書引之火武大熱乃作城求於上苑城發破賊得寶
當堂之此上寶又與魏軍奮勇臺於驛斬太武針萬少使過右騎各
萬足魏以鈞車鉤城內繁燧數百人呼呼引之車不能退寶夜
以木箱塞入懸出城外敵鈞捕之明日又以銜車攻城土堅雲每額
落下不礙數千魏軍乃自陳發城墜而復升其有逃者殺傷萬計死
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寶功以為穿
鑿破射盡州刺史益四州諸軍事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裏之女孫也美風姿善言笑眉目
分明髮金如墨涉獵之義博通多通時人必方攝德如穢將不及焉

前漢以爲相帝加寶實從在關內外委任委委之帝於彭城大
會命紙解劍謝晦之有笑起帝知曰作曰先滿瑞帶謝清河
此寶帝有處謝林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風雷爲江左
第一寶與稱俱在武帝前帝曰一特煩有兩五人耳
康字宣遠謝次兄也與從叔混族於堂堂名堂作喜與詩堂
謝之混誅之王臥在生以爲三修

謝裕

謝裕字景仁朝弟允之子也裕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
裕仁幼爲叔祖安所知裕爲安行參軍裕王世子元顯襲人讓
法顯權傾一時內外有不意門參裕仁不亞年三十而方爲著佐
即極玄誅元顯見裕仁謂曰坐司司高然人父子云何不攻裕令謝
景仁三十而方佐者作何事裕曰裕祖信提軍中女參軍謝裕景仁
諸事景仁與裕同謝裕之及平建義景仁與百僚同見



武帝曰曰此名公孫也○五年帝射於東苑魏謩嘗謂不
可動時頃時熱關上帝以爲帝德遠遠諸大博然不自行帝初選
以顯勳本本學仁福曰公孫文之謂德天人之必難兼高祖古而
德則未樹宜推亡國存濟濟者乎定之受養親恩於紫雲觀矣洛
陽帝備園寢室有被服殿殿者初必嚴之及北伐大司馬張邦王天
子母弟爲常備制帝嘗以櫻木爲櫻木爲櫻木仁大司馬十一年爲左僕
射景仁性奔服後漢君平治櫻木櫻木櫻木
龍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字清麗爲齊隨王子結頰西勳勳文
學子隱在荆州好辭賦賦大校實不給日夕其交王秀之以龍年少
相勸飲以益聞龍知之酒事不便道中爲研研而府曰常恐學軍
時前多症痛時吉前厥者身處已高朝是也仍除蕭安王中軍紀室
歷後辭于隱曰龍謂漢行之水思朝宗而每獨驚憂之聖者以若而
中夜何則專懷挂羊狗之惆悵彼時東西成少爲乃原其快意

川受納泉一介被揚小管故得耒場國華華先國東之三江西
將七海笑國戎華獨容燃語長據日我後來賦贈榮立府廷思知朝
色沐髮歸陽未則法成極應編帳早嘗以竹不雅論欲未厚改臣自
萬物歸方不取翻光謝較舟及訴弟影獨留約雲在天院門不見去
極滋求思德助照噴時青江可從談歸歸於春花牙柳方明成蓬心
以秋實如其替履或存任志結政難非身以漢堂朝堂妻于知臨履
歸幸辭此來橫律時約州俗去術竹院院辭便成文無思品以本官
蓋尚書院中郎○魏著華碑長五言詩沈沈然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
也賦好製人才會稽孔閻程有奇筆才爲時知孔詩實令華讓表以
正賦應嗟吟及又乎白折簡寫之謂絳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其裝成
無得志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老則有逾某河以此論其直曰矣錄宜遠所為其心可謂諸其所
矣然謝氏自晉以所舉道相傳景惟景仁以慈惠情美景然景元
以節義流譽方明行之及文舉標績之奇各盡一時可謂德門
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獨振不已自致暴亡人名有能舉古
乃信福乎

東宋先生尚史評節卷之六

謝氏

謝氏

謝氏字靈運晉西中尉萬之曾孫景仁從子也父恩武昌太守弘微
年十餘舉從叔護名把所讓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密時然
孫有所學叔父既喜知人見異之謂恩曰此兒深中風教方成佳器
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初謝靈運為蘇溪侯散家素貧而所舉靈運
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而已遺可操杖一不難而能謂而驚歎謂
國郎中冷然之曰建昌國侯不應與此舍共之國侯既不屑意今
可依常分選以微重泥言乃少有所受此舍弘微本家也親風高
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稱許以文義賞會官共安處者在烏
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其外雖從高流時舉其敢進門雖等不辭
當以微每以約言服之微嘗所敬貴號曰微子謂微等曰汝諸人雖



老則有逾某河以此論其直曰矣錄宜遠所為其心可謂諸其所
矣然謝氏自晉以所舉道相傳景惟景仁以慈惠情景景景先
以節義流譽方明行之及文華深積之奇各道一時可謂德門
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獨振不已自致暴亡人名有能舉古
乃信福乎

東宋先主南史評節卷之六

南史先主南史評節卷之七

列傳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

謝靈運字元暉晉西中郎萬之曹惠景仁從子也父恩武昌太守弘微
年十餘舉從叔護名北所讓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密時然
孫言所舉叔父既喜知人見異之謂恩曰此兒深中風教方成佳器
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初舉避高祖孫弘微家素貧而所舉靈運
受數千卷書因史數人而已遺可操杖一不難而能謂而驚歎謂
國即中令臨之曰建昌國孫不應與此舍共之國候既不履意今
可依常分選以微重泥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親風高
樓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相親以文義賞會官共安處者在烏
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其外雖從高祖時舉其敢進門雖等不辭
嘗以微每以約言服之微嘗所敬貴號曰微子謂微等曰汝諸人雖



才藝豐稔未必皆惟毅心至於頗會錢守而約理要改當與我共推
微子常言阿遼明謀負氣可容許而疑彼還仗才而特廉不為兩自
知而勤善不周故復功濟三才無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問然
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逾六十必至公輔弘微與琅琊
王惠王咸並以宿疾攝人謂此編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雖次問王
康約曰清玉浸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決而不流古之所謂名
臣弘微當之子莊

莊字希建七歲密為文宋文帝見而異之謂殷景仁劉暉曰益田生
玉豈虛也此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北堂分左氏經傳國五籍製
木方丈園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州郡列合之用寓內為一
時南平王勳歎亦稱獨晉朝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獻又編當時
拜賦事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編當獨秀矣若無卿亦一時
之傑遂隱其賦若建元年遷五將軍○于時魏才無抗能表陳策

之義曰臣國功傾魏后非何照也之珍德乘泰容宜使秘望之貴隆
彼所燕成厥之內何嘗不與實德才管同失士效楚書以善人為賢
實典以制節為難師楚辭之託一廉中代登進之祥水閣當今必欲
惠本康揚彫人濟俗延更遠際一取立成天才止於時古今豈二士
出於世地春馬殊片情中防美○是於於神受露白水茂異出於則
此學二都智之所著七典最之○齊竟獨異不為用與不用耳今太
道光亨萬務欲能而九思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
之體易限天下之才難得而易與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之體
無器器具可將○公叔景臣董仲舟益局文殊弘魏陳朝都奏宜
納此比子如茅以墨林管則經策商所知式福性謀且有古任德亞
明賞為成子舉三善而身身親訓亦任二士而已捐奉相曰李綱
莫歎而晴以田羊疾勤進費湯雨坐之號爵此周克事之盛舉亦後
王之壽益區謂宜晉命大臣各舉所知以情尚書依於任用若任得



其才舉士疑實有不測非直及其坐重者竟然輕若左遷被舉之身
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憲轍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改乎茲理
莫先觀人視人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鸞佐順川累赴社稷居河東坐
戰或流加感教或入榮耀冠今族人之職宜慶六年之限進得章明
廟州是斬人不動勞如此則上儀無能下無降降者請之風載春新
熱之歡克昌○初受帝命限年三十而在御聽六局乃議代朝史或
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物長少雅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
是千哀子朝

朝字敬冲幼靈惠莊孫之帝置左右十歐能為文莊將上山使朝命
為鴻臚使就琅邪王景文謂朝曰賢子足稱仲宣復為後舉特受莊
笑撫朝背曰真吾東千金也宋為滿將軍長史擊之簡峻時人
方之李膺朝謂趙舉曰謝令不死矣家朝帝惟救朝與譚為子起宗
我鳳雛門入二人俱至趙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朝曰君

臣臣以禮延退不入時人略備之以此王尊王陽后為臨川內史又
斯先勳衣髮寢共事高帝為驛騎將軍輔政歷明為長史高帝方
團憐代狀以朝在命選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朝論朝晉故事言石
苞不早擢晉文死方慟哭方之楊良未加幾也朝曰昔鮑叔有勳魏
史帝加帝位朝試曰有用我者其謂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尚必發
身此而假使魏早徵唐虞故事亦當三讓朝高帝不流更引王儉為
左長史以朝為侍中領秘書監又齊受禪朝嘗日在百僚傍陪侍
中當殿重朝存不死曰有何公事持節云解盤授齊王朝曰齊自應
有神中乃引枕卧侍冠前乃使播飲飲取人明日食然或何所道
歷朝歷出東掖門乃得早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辭意既而
武帝詰沐朝高帝曰假之則成其名正應帝之度外宋明中為善與
太守在郡不省雜事處付朝朝曰吾不能作主者更位能奉太守耳
初為長興太守弟滿時為吏部尚書朝至即致滿敬辭酒陳書曰可

力飲此勿豫人事胡居郡每不理常務然其類識之亦不齊也建武四年秋為侍中書令不熱進諸子還都備與母偕樂空邸之西都南命加優禮其未幾又以為祿特國子祭酒蓋江河亂亦在表讓今猶宋元中祿制雖並不殊行與皆命由進會解武帝起既及建武中微服至捕單歸於酒香不至及即位詔發明為侍中因光都大夫關府俄同三司當散朝常侍時赴右元祿大夫亦並不嚴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執督明朝謀於何胤胤欲獨為其命始曰與王之世安可又處明年六月朝輒出詣關自陳帝笑曰子徒家能忠志節以為侍中可扶尚善令朝辭即疾不與拜乃角巾自與詣雲龍門詣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朝明曰乘輿出幸朝宅宴語盡歡朝因陳本志不許又周請自還迎母許之帝發輿駕臨幸賦詩送別王人送迎相空於道到都朝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何諸公車及朝望朝歸三年元會朝明乘小輿升殿齊奉

後漢及於合城遂常山登殿事多不異以此類矣敬望其平身身每有部掛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將軍調讓不受遂賜者曰授得府門又遷至於秋春夏八月乃拜受為是冬亮車駕出臨安臨白嶺。齊武初明為吳興以離知賦人收獲數千又道節不全為小候所少子讓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殺狗為史陽內史又遷五官送錢一萬去留一百若曰數多劉龍更以為愧

王允

王允字休元潁郡人也曾祖單晉丞相祖允少好學以清節知名兩寇為會稽王首子驥明主簿宋武帝秘補領議參軍累遷大府左長史長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執銜使張和誠朝廷行朝聘之掌留任而百乃從此來聘之愧懼發病殊卒宋調建為尚書僕射守殿領彭城太守奏彈謝靈運為寧人往與談其變安靈運服與乘乘此流抑史中水王准之曾不字文武帝答曰瑞右肅正風軌誠副



所期自今以爲永制於是凡官運官既祀人變所宗遂次必存禮法
凡動土屬爲及書繪儀器板人皆敬設之謂爲王太保宰法自領
及常朝禮錄符加榮爵於人者每北呵責禮辱之然後施行若夫相
聘接送款贈者必無所請人謂其故若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繼
便或與主分功此所謂蓋政事若者之若求者絕官私之分無以
爲惠又不微信顏色即太成器所亦歸所不任問者絕交曾孫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趙氏融嘗博涉有文才從祖伯淵人
曰非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叔濟武物求自試遷秘書丞守故檢
初有儀同之設融爲詩及書世甚奇之笑謂人曰樂侯印詔便可將
求則不似帝故比後使毛泰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地上曉開後世
便之議則成上覽嘆和城射空登上游幸神廟馬九年分林園與
融融爲曲水詩亦當時稱之上以融才難使要主客控觀步處宗馬
宋并升尼融年少開主客年融融曰五十七年又論其平景爲又云

在北開主客向水酌厚勝延年實韻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并與
池堂而融曰昔森相始封神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
王之盛融曰皇聖盛明立五比漢漢武更敷創製無以遠區相如上
以魏亦送馬不辨使融問之曰燕西黃北實多破職而魏之良馬乃
意不若將且且倍嘗有時而矣駟駟之牧遂不能制宋并曰當是不
習也土融曰周禮馬逐編於天下若駟駟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
等者時而蹟并曰王主客何爲動動於千里融曰然則既具其優劣
難搜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并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
車也融曰買馬之骨亦以部魏之故并不能答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岳江左以一隅
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德焉共初語云王與馬共天下蓋
王與人論之盛實始是矣又天休元弟兄弟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
嗣樞衡文雅之風其所以著標不替豈徒然也



王晏首太保汎之弟也初而素尚兄弟分財晏首唯取鬪鬻而已與從弟悅俱詣梁武帝曰世胄梁世德乃能發志戎旅晏首曰既從神武自使儒夫立志時詣卿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晏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欲迎入奉大統議者皆駁晏首與劉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晏首因連弄言天人符應上乃下事府州文武嚴共自衛至即位謂晏首曰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晏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上欲封晏首等晏首曰豈可罔國之史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知直史何封遂寢于僧肆清淨子位

險字仲實生而僧肆適帝為叔父憎愛所養初為學手不釋卷夜坐或相稱英博復曰我不志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

座右銘以贈之毋揚尹東臺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指

曰晏首已有德德氣失年十八解褐為青都太子舍人遇過秘書丞
○晏首為相欲引時賢登議大業時謝靈為長史帝夜召朝中人
○晏首之幼伯言唯有二小兒捉術皆感神難之仍取燭照兒胡又
○晏首乃乎左右檢素知帝雖異後詰問言於帝曰功尚不賞古來
○辨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若人臣可乎帝正色殺之而神來內知
○惟因又曰怡蒙公殊巧所以叱所難也歎以景和元殿之流霍蘇公
○晏首家清假人情號濟不能指又公若小後推選則人聖去矣豈唯
○大業末為七尺豈可謂帝美曰然言不誤經險人曰公今名位最
○上經常宰相宜體絕群后微示恩惠當知人猶公知之佳請勅命帝
○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幸步回故言藉毀乃謂曰我奉應得官者
○面曰今故始爾是二二年間才受聖移且書奏未必便在且文帝
○告檢檢曰皆是未達聖意豈若為中書舍人甚開辭翰任乃自釋
○便作詔及馬帝為太子引位為右長史拜得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禮儀部案皆出於位階者而亦為詔又碑位卷陸定之齊臺案考功
書右僕射領吏部府年二十八多所引進高帝踐祚與位階在命功
臣從毅謂曰卿品級之力莫與為二卿止二十戶誠良辭僕何以過
此帝平解者案謂位曰卿好音樂長與成同檢曰沐浴春風更難
比屋不說在齊不知兩宋帝制善後李樂林案集使各做位禁端升
四齊魏世王僧虔柳世盛碑案說文李歌子夜來表說紀碑位曰臣
無前辭唯知誦書肉跪上前相和對舞書上笑曰此盛贊之事否
何以堪之後上使主誦誦孝經起自仲尼若松曰證所誦博而聖賢
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哉子布更贊非奇也於是王
殿則既朝服祝以終身也齊齊的侯叫勅左右上不從曰堂聞三公
如此答曰臣以油衣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府以善名恭深明二年
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兵宋孝武好文
重天下悉以文來相尚莫以專經為業他弱年便窮蓋三禮尤善之

小器下士論意必於儒教由是衣冠高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
其何承天禮論三百卷神駕為八秩又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
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擬次附錄無遺者所以當朝聖事所決去
去再傳傳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生五即無能者令史館事案等
高宗世世抄錄序榜無窮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廷劄指令
史館寫其盛作辭散情料神贊朝野慕之相與致致意常謂人曰江
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嘗選安仗之士直詣用安無不
可委年四十八歲文惠太子詔著書竟任以經國為務半履處素家
齊世財子華典義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履歷匪夷
夏伊呂異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崔皮帶錦弟也弱冠往善書守才意見其書素負歎曰非惟跡逾
子彼方當器唯過之為太子名入選點少交授與表故謝莊善淑每
觀之曰卿文情鴻舉辭深峻而翰尤當實物莫之類錄魏元之



尉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太子中庶子詔欲擅書名僧虔不敢
顯跡大明世常用攝篆書以此凡容後為備史中丞頓騎將軍中
族由來多不居寵臺王氏分枝居為衣者似宜微減僧虔為此官乃
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泰始中為兵興太守始王歡
之善書為兵興郎及僧虔工書又為顯臨者籍之并明二年為尚書
令宜為飛白書顧尚書省強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備之不已則盛
高之不已則質馳之不已則曠引之不已則遠是故夫之宜去當時
梁寅以此座右銘為帝者善為好不已與僧虔時書早謂曰誰為
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
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
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微既為朝事起長
梁齊劉俊小過僧虔疏之不悅竟不入尹也即日殿之宋明三年梁
時年六十進階司空侍中如故臨簡籍。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曰

書可比王子敬持鐔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子的真右軍
叔適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勇齊遜不敗吾變古
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古從祖中書令子敬云弟
善如騎驪駁駁似欲度神騎前更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
皆避使猶不方在荊州與郡下人書云小兒輩臨家難習學此少書
須否下當此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骨體皆令翼寫題後右軍當
騎不別又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之也騎草縱鍾會二衛並馬
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繁其可張隨當時亦亦有意解
僧章草亞於右軍和嘉賓草亞於二王緊經其父經文自謂右軍之
流論者以此非琳之謝安亦不能書錄亦有重其子敬書經厚詩平
欣書見畫一時說父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編名孔琳之書天竺讚
板極有筆力規矩態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而受子敬故當在
欣後范粲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版既失故步為後小有文耳畫



思結青羊飲之彩風流越好殆當不減筆力後弱謝蔭書其勇云聚
生紀是得賞也恨少類好就靈運書乃不論遇其合時亦得入流實
道力書亞丘道獲度所學石單亦欲亂其文惜度嘗有書讓尚書令
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于敬崇賢者郡頗實先卓越多奇
自以伎能備屢乃作飛白書以示之賢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墨矣僧
慶宗世嘗有書誠其子曰王家門中優者誰風方猶虎豹失族之後
宜龍虎之識况吾不能為汝後政德各自努力耳于慈上子亦
亦字仲通勿通教指年數歲時祖母集諸慈敬臺果於醉醉兒號
之慈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歸由是中教異之梁天監元
年為秘書丞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則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
志字次通慈之弟也楷彥明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
廷之屬本為殊特所可光榮任孤賢子累遷宦戚內史清雖有恩惠
卿人張倪吳曼爭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

吾即里乃有如此事紀慶因相攜情尋所於地遂成間曰後為東隱
太守即期有坐囚十餘冬至日慈遂逐跡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朝志
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且果至以婦孕史人益敬服之。志嘗
妻陳當時以為將法齊潘舉將軍孫希秀亦號能者常謂志為書室
父僧虔門風寬慈志尤博學所歷不以罪劾勸人門下軍實盜賊必
準禮堂之志知而不問將之如初實家遊其門者甚益其過而損其
善九舉子延皆為實謙和時人號諸王為長者志弟預之子錫
藥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少府監其辭
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希齊名沈約見為以為似外祖表舉謂
僕始張釋曰王郎非唯類顧索公風韻都欲相似釋曰袁公見人識
於廢王郎見人必微笑唯此一條不能結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
過江以來未有若郎者約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
為此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放然就職。沈約每見均文咨嗟嘗謂曰



晉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素與相與僕雖不敏
請附新書自附曉諸賢家落平生意好始能不滿羨蓋逢於君約
於郊吾宅園齊諸均為羊永十餘言之盛言宜為文辭不加範圍約
謂人曰此詩物程形無微題界均製等若賦器思積時猶未都非
示筠草為讀玉神寬短也連絕約撫掌歡作曰僕常念人乎為寬
又次至陸石枕星及水鏡疏而帶裁均背擊節頓贊約曰知有者希
具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致句耳約又贊為詩至約即報書數
錄以為後進讀美為又能用強讀每公宴並作辭必所譽約常辱上
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知處讀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
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固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
此言為定原題太子沈為中舍人並舉東官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
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劉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
摩諱有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有甚見畫如此筠欲說漢小

子不能六尺性弘學不以藝佳高人而少懷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
時。其間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餘道見約守即說後重
卷見得典與活言與性成不覺身倦約年十三四走武二年乙亥至
晉十四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詠
為口實度時去取凡三過五抄終恨及周官儀禮國語廣雅山海
經本草並兩抄子史諸集皆一過未嘗借人概手並歸自抄檢大小
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情適忘而已。又與諸兒書約家門是
云史傳雖愛平崔氏及政而崔氏並累經有文才所以范滂宗云崔
氏恥能然不遇父子兩三世耳亦有七世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博學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
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與伯喈同文才頌然如王氏之感也汝
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抄書也

約字思文好文章習學論身志不名於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



下實
論曰王儉首之才器王僧辯之志直共世祿不替也宜從其或仲
實非道自居卑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平矯之恭功體
永冠禮學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前為漢其後文據儒業多寡家
風莫衰不墜亦云美矣

王彥

彥

王彥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池帝
坐傍良久不獲景文起帝曰臣欲為坐論者清故不獲食餅蘇餅
彥字公衡更風儀替占吐維津業不及第揚而孝行齊高時人以為
缺編二王可謂玉昆矣

和使勤恭則來考故十書令人未并按之善明彭城楊姓氣調甚高
負其才氣酒醉謂昇曰爾國何事如中書者幾人昇曰昇所以得
寶璽乃分職是司君以才御相尚見不審見使善明乃曰王楊雖
此國所圖云何可見昇其答問較即使帝花設宴楊與法讚未并同
入而已善明造帝過論經史兼以朝議楊隨方朝更無所贊發善明
悉相數絕他日謂昇曰一日見二賢實則所期不有君子交能為國
引靈之日就使左右徐僧權於坐發書則書之

王弘之

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注好山水求為高士類文
補晉桓謙以為肅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蘇桓謙送頓首謝安臥之問
行若曰尼也難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彼風鳥不接無緣也說書貴
其言欲武帝尋召一無所就定在合榜上虞孫元敬弘為少卿尚書
妻弘之為太子孫子不烈少卿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



行微為通五散騎常侍又不就散騎常侍相乘與之即著以深然性
好的上僕以有一妾半三石頭臥之當坐於此經過者不備之
間漁婦得魚賣否臥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僕郭
經觀故門各以一兩項置門內而去始嘗秋川有往山承臥之又依
歲築室謝靈運頽延之也頽欽重靈運與靈陵王義真後曰會現既
貴山水是以江左嘉道並委居之至若王臥之佛子暗新騎歷二紀
此得之應的窮始自如迄今既為詩事則明義茂先果既逐同義
志亦讓食驚觀若違一介有以相有實可謂千載盛美也臥之元基

列年表

臥之字休將敬弘提江弟也之象資好學嘗三日絕糧而枕卷不
輟家人謂之曰爾窮如此何不耕者曰貧富自替耳父俸之為焉極
窮之國若縣境好之難情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康行參軍得交
於晉國私授會中亦曰秋及成時入昭宣若史職和陸著作注題受

王准之字元譽晉尚書僕射楊玄孫也會祖之地位尚書令祖臨之
父納之並御史中丞恩之博聞名遠懷慈惠自是家世相傳並謂
江左舊事職之青領世謂之王氏貴族學准之兼明禮傳悉於文辭
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相即即即即起兵為太尉王筠山為山陰令
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朱靈運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擇自
是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玉書野范志嘲之為唯解瑛事
耳准之正色答謂王卿世裁誰欺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譽晉尚書僕射楊玄孫也會祖之地位尚書令祖臨之
父納之並御史中丞恩之博聞名遠懷慈惠自是家世相傳並謂
江左舊事職之青領世謂之王氏貴族學准之兼明禮傳悉於文辭
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相即即即即起兵為太尉王筠山為山陰令
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朱靈運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擇自
是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玉書野范志嘲之為唯解瑛事
耳准之正色答謂王卿世裁誰欺

王准之字元譽晉尚書僕射楊玄孫也會祖之地位尚書令祖臨之
父納之並御史中丞恩之博聞名遠懷慈惠自是家世相傳並謂
江左舊事職之青領世謂之王氏貴族學准之兼明禮傳悉於文辭
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相即即即即起兵為太尉王筠山為山陰令
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朱靈運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擇自
是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玉書野范志嘲之為唯解瑛事
耳准之正色答謂王卿世裁誰欺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七

氏以宋諸王勳冕不替蓋亦人論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
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棄前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
定天之所履豈智識之所識乎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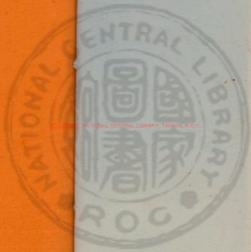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九





228661 v.39



東萊先生南史評話卷之八

列傳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兄徽同遊教其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獨烟失路經大澤困不能去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米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農耒將飯與之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逆奔大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煙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見晉太元末使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叔字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竊女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察且矣亦不貴運巧玄情然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犬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謀仲德實交會義軍社建邳仲德觀元德子方面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



與仲德相對翼協進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張侯以仲德為鎮軍中
兵參軍武帝既崩國仲德為前驅戰賊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義熙十
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兗鎮諸軍事長安平以
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虞議成以為宜仲德曰非
當之專人所啟今恭師經歲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遷都宜
缺文執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馳函先遷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
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齊之北役仲德同行經燕河備司充三州平
定三軍戎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勢必墮其計諸軍
進必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武牢洛陽並不守齊之關二城並沒
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武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夫我猶
向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渡徐兗士卒必散自當入濟至馬耳谷口
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受城北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
官尋與樓道濟救濟慶豐盡乃歸自是撤失河南九年又為徐州刺

史史魏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進元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

到考之

到考之字道豫彭城人楚大夫孫到後也宋武帝討慕容以鄉里樂
從每有戰功武帝受命進爵為侯考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
士庶所豫上於考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齊之制督
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府竺靈真更俊之宋齊之等北侵自
淮入泗泗水凌日截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頂昌縣魏濟
臺武牢洛陽守兵並走考之留朱簡之守滑臺尹冲守武牢杜驥守
金甯十月魏軍向金甯成武至武牢杜驥奔走尹冲震潰而死魏軍
勿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乏考之先有日疾至是大勳將士疾
步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建齊之資實甚盛及還北百蕩盡府藏
為空文帝遣道濟北救滑臺收考之下獄免官



疑守茂淮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財
大相賞好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受既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
御史中丞後進晉宗之時有彭咸劉斧劉羆劉鴉吳郗陸陸張宰
陳郡殷綽薛國劉顯及溉洽車執日至號曰蘭臺裝陸陸陸昉詩云
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社矣荀文若贊故陳太丘今則蘭臺裝萬
古信為偽任君本達微張子復清脩既有楚憂到復見黃中劉時謂
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則既兄弟也既長八尺有目如黑白唇美
儲其舉動風華於於應谷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
庶子湘東王暕為會稽太守以既為輕重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暕
曰到郡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既與齊武帝遊是諸子至湘東而
既州與之於是密使事焉亞師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史即尚
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舉有不允既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既尚有
餘矣遂舉作貴人敬容日方責罷人皆下之溉侍之如初溉祖考之

初以禮養自給故世以為徽云

桓崇祖

桓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略陽瑯琊之弟子也建元二年魏遣劉昉
攻襄陽崇祖乃於城西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
謂長史封延伯曰勇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
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軍出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
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負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曠時決小史康水
勢奔下魏攻城之泉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
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又破魏軍卷至上謂朝臣曰崇祖常自擬韓
白今其人也

張興世

張興世字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隨王玄謨有
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越將臺軍



據建折朝廷遣更部尚書楊珍回執諸所行疑是役也皆先戰校也
徽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簡賊屯在鶴尾既相持久不決與世建議
曰賊空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旋進退
阻難運糧疑乃制勝之奇謀收之共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既之
與世乃令輕船沂流而上與夜回還一二日中輒獲如此使賊不為
之勞賊帥劉胡聞與世欲上失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與世
何人欲獲我上與世謂依之等曰上流雖有錢溪可據乃難獲之又
劉胡奈交將士欲迎擊之與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驍盛矣夫賊既力
盡感亦易衰此曹副所以破齊也壯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與世乃
命壽慶之任義夫率壯士擊之與世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
活是月胡斬所軍士伐木為牆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
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與世又遇其糧道賊眾新創劉胡棄軍走
袁頭仍亦有散與世遂與吳吾共平江陵。與世居臨沔水自襄陽

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湖與與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
洲半許大及與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禮王成出其下

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憤長者後道際
雖池居堂沛榮非思殿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
殆為慶矣桓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為樂祖陳力登場以韓白見許
竟而世孫之臨所為痛哉與世鶴浦之奇造有深致其並祖建齊
豈校然哉

袁湛 汝 頌 年 篇

袁湛字士深陽夏人也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
兄子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
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左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
空尚書范泰奉九命世拜授武帝中讓湛等尚書至洛陽任有



谷瑋恭議受使未拜不得帝許後瑋獨至五陵奉敬時人莫之

弟豹豹子徽

徽字鵬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從母兄劉
湛欲其附已而徽不為改意大相爭失淑乃賦詩曰桂蘭必當門牖
豈其向楚楚少別五人門非孤蘭所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文部
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帶卷趨魏松五岱宗額上封梓書一
篇文帝曰盛德之華伐何足以當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
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且當行大事望卿與戮力
淑減並曰自古熱此類加善惡勸怒試謂曰陛下令淑死之曰卿從
爾殺下真有是罪殺下勿時善惡風改是疾勸耳助愈怒因問曰事
當勉不淑曰否不疑之地何患不勉但死勉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
鴻亦旋至耳勸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勸因起賜淑等
袴帽淑出還省統將至四更乃寢勸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處

椒賦終不起助停車奉化門惟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助使登車辭不
上勸命左右發之於華化門外武彥即住時侍中太尉劾曰忠憲公
兄向陶子頌

頌字國章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安王子綽以母嬖有盛
寵太子汪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勳之意從容言之頌盛稱
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恨未而入頌亦厲色而出左丞徐愛言
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頌相愛頌
又陳慶之志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寵隆常際啟頌慶之亦懷其
德慶和元年誅慶公欽引遊頌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俄而意趣
乖異寵將頌衰始令頌與沈慶之徐愛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誹使
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顯慶橋水出即以頌為領寧廢校尉廣州刺
史加都督頌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懸豈可冒邪頌曰白刃交前不
披流天今者之行本稱生出危口且天道遠違何必皆除如其有



當修德以懷之於是換與上路恒思見道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
帝寤狀押過常每清剛必盡日窮夜顛與蛇人也本殊矣知其有異
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謀借其械會明帝定大事顛號右將軍遣
荆州典徽邵率東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顛及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
且奉表於明帝顛子松書表款曰一本表既便為後臣以臣伐君於
義不可顛從之顛許云彼太皇太后令使共起便定牙統撥李勣
督安王子勛即大位與它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顛號安北將軍
加尚書左僕射顛本無時略在軍中未嘗或暇話不及戰陣唯賦詩
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等論事顛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
常切齒志恨及劉胡叛先不告顛顛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
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進之因又遣夫至顛顛與成
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宿宿殺為勞
將士顛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及旦

伯珍請求閉言乃斬顛首詣漢陽軍主襄陽命湛之降湛之因斬
伯珍併送首以為己功明帝忿顛連殺屍尸於江弟子承收瘞於石
頭後岡從弟繁

梁中書清幼臥桓襄之名曰懸扶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
東海太守懸拜清整有風操自適甚高常著紗裘先生傳以續梁
高士傳後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志氣深聖安神清賦性
差巖頓接冲業蘭有舜之遺風先生幼風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
九流百氏之言雖能談天之藝皆沈沈其大略而不以成名家嘗嘗
任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藥門常施三足救病雖憐子寂冥
嚴更沈冥不足過也將道遠志終無得而播焉。又嘗謂周旋人曰
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東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
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及謂國土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
主殺之去灰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則主不狂其苦於是到泉所酌



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共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誰以獨
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切莫苟奉情為人室武時求改名繁不許至嗣
命立乃請改爲繁字景倩遷領軍將軍使中書令轉尚書僕射每領
吏部如中書令又領丹楊尹繁員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甚重不
以事務謹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凡紀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
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繁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
爛沫自得主人出詎笑然飯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吳寂又
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
顧到門求進繁曰吾飲酒無精神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
云訪迹雖中宇情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爲尚書令明帝崩繁
與諸貴回朝勸並受顧命復廢帝即位如侍中進爵爲侯不受行繁
與齊高帝褚老回朝方茹達口入直平決萬機繁固默寡言不肯當
事主書每往諒決或高沫對之簡帝即位遣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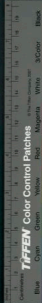
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繁鎮石頭繁素靜退每有朝命過切不得已
然後方就及詔殺石頭即使順旨時解高帝方奉命繁以身受顧
託不敢奉二姓密有異圖劉孝都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慈太后
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少與繁結契起日謀矯太后
令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房都等並赴石頭率洪光景齊高帝
遣持節深蘇烈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繁定亂之也又令股心王敬
則爲五關與卜伯興共總禁兵王慈聞方節已奔歡曰今年事敗矣
乃裝銀率部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慈謂繁已敗乃便欲走散
則誅慈奔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繁與
弟節等到兵於東門僧靜分兵攻西門方節與兒瑜城出擊還至
烈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
耳僧靜挺身前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人呼他乞先死
兵士人人莫不頓頭繁曰我不失忠正汝不失孝子仍東華作珠

臣義本大宋家名而母今便歸瑛瑛瑛瑛求就山丘情辭乃并斬之
昂字千里顛之子也顛敗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
沙門執而誣之遂免昂本名千里齊求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
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為其與太守宋元末與武帝
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諭之連舉成守昂舉哀恸哭
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發巡撫東土赦元獲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
忠節天下頂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獲至宣言昂亦不請降關門
微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佐軍臨川王劼軍事昂
於湖武帝答曰朕遣射鈞卿無自外昂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
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任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
四十七年于放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
書未為晚帝曰士固不受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昂為尚書
今昂在朝舉國世號宋臣昂雅有人譽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

門大同六年歲時年八十初昂之歸梁有馬仙呼者亦以義烈稱昂

子若正若正子樞樞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嘗建學在開闢五館其一館
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望履為
大同八年武帝擢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有義憲時年十四
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既日送之委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
父君正曰費子今茲汝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君數日君正遣門
客去文意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堂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按
少聲冠令憲監義時論破何安莊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義順得無
憚此後生邪何謝乃處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詞對明敏
弘正謂矣曰憲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咨憲神色自若辯
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康曰卿優游義具鄙此郎
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守南略文豪請具東情前正曰



皇純用錫為兒買第邪學司衛之乃寧試手起劉維憲隨問抗答
於如流到觀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又若正符之兵邪既阻道於
征虜亭謂君正曰昨董生蕭敏孫餘華克非不鮮義至於風神莊為
去賢子述矣焉樂高第大同元年釋獨秘書即遷太子舍人累遷御
史中丞嘗陪宴承香閣實退後宣帝留宴與衛射樊後從祁山孝談
寔終日常謂僕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遷右僕射掌選事
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首曰樞為大僕射憲
為小僕射朝廷榮之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齊矣所以揀洪福而輕
天下法寸陰而飛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語投經術主罕謂其
人觀夫宋齊以還喪門世始忠義固知風霜之榮松筠其性乎若
無陽原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顯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契執獲之
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晉王經峻節既懷

赫於晉世梁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明其敬覆之方異代同符者矣
后命為廟躬身逢危季惟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梁武之命義烈存
焉陰從兄之服博心高已既而抗言請嗣無忘直道節祭身後有
心懸墳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域蓋一代之名公
也驅風掃埃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然有二憲常論
嚴恭良可稱云

東萊先生尚史詳節卷之九

列傳

孔靖 卷之九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名與宋武帝相輝同故以字稱宋武
征孫恩襲至會稽適季恭宅季恭三畫拜有神入衣服非常謂曰
天子在門脫而失之遂出適見帝死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
以身為託於是曲意權傾給甚厚帝後討孫恩將桓文義形已著
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末居極位不知持其義
於京口國之帝亦段為然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還尚書左僕射因
讓去然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是歲武帝北伐季恭請從以弟
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蓋切唯以為尚書今又讓乃拜持節
進在光祿大夫辭舉東歸帝悅之節乃盡以除成賦許以宅其美及
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竟以為贈子靈運位爵中



東萊先生尚史詳節卷之九

列傳

孔靖 卷之九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名與宋武帝相輝同故以字稱宋武帝
征孫恩襲至會稽適季恭宅季恭三畫拜有神入衣服非常謂曰
天子在門脫而失之遂出適見帝死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
以身為託於是曲意權傾給甚厚帝後討孫恩將桓文義形已著
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末居極位不知持其義
於京口國之帝亦段為然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還尚書左僕射因
讓去然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是歲武帝北伐季恭請從以弟
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蓋切唯以為尚書今又讓乃拜持節
進乞光祿大夫辭舉東歸帝悅之節乃盡以除成賦許以宅其美及
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竟以為贈子靈運位爵中



從子琦之

琦之有吏能仕齊為其令有小兒年十歲徐州鄰家栢一束琦之付
欲案察或諫之琦之曰十股便能為益長大何所不為孫中皆震肅
遷六者大丞又以職事知名後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
在任清約嘗武帝知琦之清乃歎息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皆於
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琦之督熙王冠軍女史江夏內史行
瑯州事欽太子督熙州之辭不許欽自引決遂不食而死子璉璉子
初孫如孫子典

典字休文永受二年徐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
擾猶為士實前從二千石多行殺暴典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
汝單婦弟所封使依道節分贈不露郡中號曰神君由阿富人殺
婦兄典居憂逾素乃納以衣籠一具典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
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憂急幸勿為誤

孔琳之

孔琳之字者琳山陰人也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關禁酒玄將謀
欲發錢用穀琳之議曰流弊入政以貨決食位不以交易之所資
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錢穀之
費又有難運之苦此錢所以調功急且要代不優者也故帛為資本
先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資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托棄於割或
之用此之為弊著於之衆故錢穀曰巧偽之人競逐穀以要利制薄
藉以充實魏世制以嚴刑非能禁也是以弓為之以為用錢非關置
國亦所以者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頽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
皆也而既因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穀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
於人乃舉朝大議積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穀尚合穀帛而
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者矣已試也。女又議復內刑琳之以為若
復舉刑更為法弊蓋于海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經世重官道也

夫三代所製而華替之早刑刑李木浴巧而務殷鼓動而書之
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誦責之尤此五帝不相持決肉刑不可法從若
也漢文發仁剛之慈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制制號稱刑者無名輕
而實重及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後又不禁刑嗣于
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兵荒已後罹法更多衆市之刑木斬石趾
漢文一舉承而弗華所以應賢敏恨議之而未辨雖陳群之意雖
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衆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降死之生誠為
輕法可以全其性命善共產育仁既解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道
途為死隻級不華宜令逸身寧所亦以備或來犯亦德惡惡至於特
錄宜且依舊式好人附從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知琳之弟。琳
之戚之子魏逸子觀

觀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
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陳霸先傳篡位甚重與侍中不異其位

魏世開啟用人漸輕蓋建二年陳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名類峻
奏以頭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咸雖在下其後分吏部
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與吏部常侍閑淡改
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
復平選部之責不異除安陸王子綬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秋
氣每醉輒曠日不醒僚類問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於季莫不畏而
疾之若常貧發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者長史與載語事始醉日居
妾而明晚政事醒時判丈未嘗有壅蔽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
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視其醉醒性真素不
尚矯飾遇得實玩服用不疑而他物寵敬終不改易時吳郡錄觀之
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先是夷徽之
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觀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稱華蘭臺
史法三長為人成有量之意觀蓬首絳帶風貌清嚴皆重也

吳封助其後為司徒左長史弟道符代親為後軍長史江夏太守
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意親甚之遣吏載五百斛
米餉之親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即至彼
米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
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米元年道符中後
為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一歲即召為太子詹事道符注
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親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
都水使者孔乘入東討蔡瑁至說瑁以投帝後瑁舍備耗盡都下食
糧實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難攻若渡而解之端指勸三吳事無
不親說然其言逆發兵馳激道符要吳郡太守顧雍理遂據郡同反
吳興太守王敷生載與太守劉延孫督度太守袁耀一時舉兵明帝
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孫慮巴陵王林若並統東討諸
軍時親所遣孫資孫暉等軍討會稽九里即陣甚盛時并高帝軍東

討典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會稽聞西軍逼近將
士多奔亡聖不能復制上寔令王晏起兵攻郡親憂遂不知所為載
親都蓋門生載以小姑質于山陰村村人將以送晏乃斬之東關外

跋景仁

跋景仁陳郡人也少有大成之量為宋武帝文附行參軍歷位中書
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恩政不設教而深定理至於國典朝議舊
章絕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其建義瑞百官衆才以
所薦能者悉陟武帝甚知之(文帝)即位安選彌望微選侍中左衛知
禁時與王華王晏等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苟幹冠冕一時同
升之及近代莫又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
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嘗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晏
首相保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
一旦事親甚慎有(文帝)信仗景仁不可轉奪乃屏絕可免了或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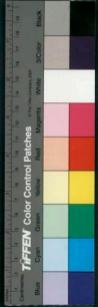
王善承登仲宰相之重以領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行營使
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滯愈急義軍納港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選之
益隆景仁安陳相主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
之令入便嬖人乃精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景仁卧疾者五年
雖不見上而空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逆周密
莫有窺其際者及許收攝之日景仁便拂衣冠發疾既又左右皆不
得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宴堂召之景仁猶捩脚疾小寐輿以就
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軍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道使者
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疾
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遷住僕射下省為州九月餘日卒或云見劉
湛為崇生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

論曰李赫命偶與王恩深惟書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持
滿之戒足以遠謫古人時之貞素之風不墜無義之地曷曰王臣

實兼其勳也直休文行已之變可謂近之琳之二儀深遠變通之
道視特身之論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特雖致覆沒猶矣彼景
仁東天之前翁於初盛元嘉之盛卒致崇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
美矣乎

褚彥回 貞 后

褚彥回河南陽翟人初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
而立特文播之為荆揚尹使其子弟並着芒屨於齋前宵行或譏之
湛之曰安不忘危之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慧色髮膚都脚候登位尚
書吏部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得一餅金
因求清潤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
必見與不得不相容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
時人莫之知也彥回中碩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宏上府即
建長或有風刺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月帝嘗久曰



褚彥回既行緩亦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嚴去緊索
切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復琴奏列滿之曲宮商既調風神端暢王
戎射莊並在樂坐燕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今有遊之器宮商皆雜
不可得已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交頤
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者回同心理事務弘德約百
姓賴之蒼梧恭實物甚者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
年微過易攻伊霍之事非李世所行擬便功成亦然無空地考回點
然歸心高帝及袁粲福祥公集誠袁粲劉孝即就不受任者回曰非
蕭公無以了此乎取事檢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請事乃定
順帝立改號南將軍開府檢閱三司侍中如故及袁粲謀亂曰褚公
眼晴多白所請白虹貫日亡宋者豈此人也他日祭酒彥回曰國家
所倚惟公與劉舟揚及黎耳頸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突彥回曰願以
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負過及高帝輔政王僧虔加黃城

任避曰此大非惡報褚公帝曰褚既不與卿將何計避曰牙回保嬰
子安性命非有奇才異跡避危制之果無違異。齊臺建者回白高
帝引何曾月魏司徒為督丞相宋為齊官高帝雖而不許建元元年
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知政時朝廷機事考回多與袁粲每見從訪
禮遇甚重上大宴禁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
應得天子王倫等未及答考回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
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宋祐又笑考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
宮宴集賜以金鑊折銀柱琵琶性和雅有狂度不交樂動然世頗以
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為回生高
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華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若有可疑立優策尚
書令王僧虔以為見若木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
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裝矣策者教明
委寄尚書讀若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錄必有此錄尚



書品秩不見而總任爾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第
情不容均之凡節宜有策書用申陽寄阮異王侯不較優文從之長
子貴

賁字豹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
被退之志位侍中夢回覺服賜是武帝賁虎弟不自勝上甚嘉之以
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頒令辭

尉讓與弟蒸仍居墓下求明七年卒

昭字才宜字回歲父弟也少有高節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才回
身第二代才回子賁性剛烈昭昭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靈鼓
在齊大司馬門想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
謂亦回拜司牧賓客滿坐昭歎曰孝回少立名行何意汝獨至此門
戶不孝乃復有今日之拜使方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
名德不居遂有朝朝之壽幸矣

論曰諸氏自至江左人馬不整考回以此世實時舉早集及於逢
迎與運勝議沸騰既以入望見惟亦以入望而貴也昭貞助之性
故襄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知此乎公平諒且文武兼資可謂
世業無墮者矣

蔡邕 贊定 錄

蔡邕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司徒漢之曹孫也武帝以邕明五音御
史中丞奏所針奏百際靈瑞時中書令博先任等陪東學冠當時朝
廷議興皆取定於是是每並治邕邕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邕辭不為
祇聽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邕因此地博豫聞
亮發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而不能拜也先以語歸尚書徐羨之羨
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獲厚懷自此以上固宜共卷同
異邕曰我不能為徐干水著紙毛遂不拜干水漢之小字也邕遂黃
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邕言著紙毛也羨之亦以邕



欽使君權要疑為祠部尚書少子與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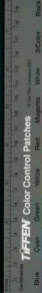
興宗字與宗初為父郭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入赤頰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與宗為之名與宗為之字考其踐非屢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遜疾恙上謂與宗曰卿詳練清澗今以遜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言得大無所顧憚時上方盛路宴嘗御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羅罽唯與宗以方五見屏不被侵嫌尚書僕射顧炳伯謂儀曹郎王統之曰蔡尚書常犯泥載去人實遠統之曰蔡患重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仰式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所常在勝朋禁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尚書老即位起與宗為海王子頃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初發帝凶惡與宗對明表願為南州刺史固勸與宗行曰朝廷許人請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雖保留今也若陝西為八州行軍額在襄河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

事可共立撥文之功豈與受封山狂尚雖不與同年而語乎與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共謀未嘗有患官者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雖得稱外豈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若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特士庶老權衣冠或欲速旋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直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雲蓬左右從後諸與宗為事與宗謂慶之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誦兩耳身非有求何為見但慶復命慶之使慶與宗與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論道盡今所忌憚惟在於公公戚各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為之日雖不兼從如其不爾且暮禍及僕曾位資府兼春共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也日尚慮不復自保但盡忠承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如老罷私門兵力頗顯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與宗曰當今懷謀思害者非復要富貴明功賞各欲效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喧嘩若一人為首

可定明公歟風先者統戎累朝諸舊自是布在官者雖才長保在
尚書中旬當唱率百寮審前世故事更前賢明以奉社稷又胡廷諸
所行進人同皆言公急豫之今若沈疑不決常有先公起草者公亦
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垂垂貴第醉爾爾又聞左屏左右獨入
闕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使倚眷深重故吐去揚之言公宜詳其
禍福憂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效耳頃之憂之
家以凡忌致禍。時頃軍將軍王玄暎大將有威名邑里號言玄暎
當建大軍或言已見珠玄暎與戴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也
為玄暎所信使至與宗問與宗謂曰領軍北日珠當憂覆法榮曰頃
者恐不復食食亦不紙帳言汝已入門不祭敬頃與宗因法榮勸玄
暎舉事玄暎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木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
軍劉道隆為苦坊臨唐舉統法榮乘輿與道隆幸著休休江墅宅與
宗乘馬車從道隆後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此日恩一關道隆陷變

此言論與宗手曰禁公勿言侍帝每同朝宴辨敵群臣自擊騎大將
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裴慈孫寧成元慶覽崔崇宗朽允頌之類
命定大事玄暎黃所親故吏郭李奎女塔李為兵等曰當銀難時周
故輩無一言相和發者李奎曰蔡尚書令包去祭所道亦不會機似
大車雖行耳李奎言亦何益玄暎有難也明帝崩與宗與尚書令袁
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劭領軍將軍沈攸之別被顯命以與宗
為右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前州刺史加兵劍二十人披鐵腰
都督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獲到與宗前不敢就
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與宗行已恭密家行尤謹泰豫元年卒曾孫
顯

顯字子居美密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
遷太子中舍人尋授史部侍郎歲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瑞
坐西齋日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顯詩才多獲馬官勳宗謂顯曰我



欲用黃吳主婿錢肅為黃門侍郎卿身如何顯正色臣嘗與舊成思
田聖旨則無所復問若熱以念議黃散之職故顯人門原吳帝然然
而止肅聞而不平義典公主日譜之命死官後毛嗣位為給事黃門
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言衆人咸從喧發與衣寒不行
後主曰何為發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
主曰卿辭矣今引出他日使主滿吏即尚書禁假曰禁擬員地於才
無所用也陳亡人嗜道病卒

論曰蔡郭體業弘王風格峻爽與宗臣內所疏不順求學位在具
臣而清漢伊霍仁者有勇險在新乎然自蔡及擬牛移四代弔風
素氣無之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幹儲之失蓋其風俗
所遷移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慳尤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列傳

何尚之

齊

書

卷八

何尚之字孝德瑯江人也父叔夏恭謹有行樂尚之少穎異博好博
術及長折節蹈道以標立見稱為豫州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
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後征長安以公事免遷都以
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卿即位為宣陵王義買車騎修議參軍義
買與司徒徐義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
納義買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皆休定省領朝送別於治浦
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頗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
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送何者德也昔殷浩亦曾作豫章定省
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郡伯在虜子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覓者
尚之雖好文義機察實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封城王義康

欲用黃吳主婿錢肅為黃門侍郎卿身如何顯正色曰帝與舊戚思
田聖旨則無所復問若熱以念議黃敬之職故顯人門雖美帝然然
而止肅聞而不平義典公主日譜之命死官後毛嗣位為給事黃門
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言衆人咸從喧發與衣寒不行
後主曰何為發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
主曰卿辭矣今引出他日後主謂吏即尚書禁假曰禁擬員地於才
無所用也陳亡人嗜道病卒

論曰蔡邕體樂弘王風格峻爽與宗臣內所疏不願求爵位在具
臣而清漢伊霍仁者有勇險在新乎然自蔡及魏牛膝四代易風
素氣無之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於儒之失蓋其風俗
所遷移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慳尤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列傳

何尚之

齊

書

卷八

何尚之字孝德瑯江人也父叔夏恭謹有行樂尚之少穎異博好博
術及長折節蹈道以標立見稱為豫州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
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後征長安以公事免遷都以
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卿即位為宣陵王義買車騎修議參軍義
買與司徒徐義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
納義買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皆休定省領朝送別於治浦
又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頗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
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送何者德也昔殷浩亦曾作豫章定省
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郡伯在虜子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覓者
尚之雖好文義機密實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封城王義康

欽以云扶左長尹。斌為丹陽尹。才幹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尚打
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登江何雲。黃頌川。拘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宜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
不隆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左。先是惠。貨少。倚四。殊。疑人間。頗
盜。請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處。之。一。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
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者。多。同。尚。之。錢。曰。凡。創。制。故。法。宜。順。人
情。未。有。違。展。矯。物。而。可。久。也。吳。布。發。變。與。藏。府。代。赤。及。白。金。鐵。而。蓋
息。六。貨。價。亂。人。泣。於。市。長。由。率。不。盡。一。難。用。違。行。自。非。急。病。難。將。宜
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資。自。損。貧。者。需。增。其。困。罹。非。所。以
救。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則。四。傳。難。朽。之。寶。家。真
一。指。之。利。不。快。加。憲。巧。陳。曰。紀。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歷
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
方。山。著。述。君。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因。志。文。帝。與。江。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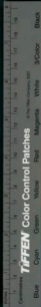
王義恭曰曰平孟尚不得告備尚之任遇有殊末宜申許尚之選
職半即羊玄保孟即孟顛尚之既任事上行之愈急於是末敢力
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員隱得以收焉大明二年以左光祿賜
徵同二司符中如被尚之征求嘗著虎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賜軒百
餘階位充變之於破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虎皮強變之累餘命
朝廷款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登懷則帝恒宜回解變之曰沈公不
敢柯公去而獲選也尚之有視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有人
求為吏郎郎尚之笑曰此欺風俗也官當圖入人安得圖官領廷之
大矣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
與廷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
無姬妾執齋當朝畏遠禮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以此見
根殺以本官領中書今堯年七十九唐司空謚曰簡穆子懷德弟子



燕字子也年十一父母憂幾至泣且及長成家視政絕奢宦尚之
強為樂將親迎魚黑涕泣求休本志遂得罷黜明目考有牧稅方雅
質素通文不以門戶自矜得通群書善談論求本素淡視細多責任
燕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押人物遊遊人間不替不帶以人地並高
無所與及大言談語公卿敬下之或兼柴車蕭草為必心所適政辭
而歸故世論以燕為孝士第能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存人益
重其通覽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卒燕樂食不飲酒沈
于三年後帶疋水太始末微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
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道茂同張融會稽孔德璋為冀遊交燕
門世依佛從弟造以東離門困若之德璋為燕空馬球章王疑命駕
造燕燕從後門造出司徒克辰王于陵聞之曰豫章王尚幼燕不及
吾當望幼息心後燕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燕角巾登履子良欣性
無已遣燕檢校夜酒杯餘果山酒發深成意與燕有舊及燕求子却

舊賜以鹿皮中尋并石之燕以巾賜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
舊仍下詔徵為侍中特命贊曰乃欽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許加
資給並出在祈日贊所須太官別給燕第視

燕字子李出淮叔父職故吏字龍叔輕薄不羈乃乃折節好學師事
沛國劉蒙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魏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
與情誕為時人未之知也唯歎與汝南明顯深吞異之杜齊為定安
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貳故囚還家俸朝而反至黃門持如
太子中庶子尚書令又醫括嗣位龍為右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
臨海已度玉節龍雖貴顯常康止足建武初已禁室郊外恒與學徒
游處其內至是遂貢園宅欲入東來登閣謝胡罷吳與龍不還龍恐
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報去明帝大怒史御史中丞袁昂奏收龍
尋有詔許之龍以會稽山多靈異住游焉若若邪山雲門寺初龍二
兄求燕並樓逾求已至是龍又為燕出龍為入山龍為小山亦曰



東山兄弟發達神異之異皆應世謂何成三萬里武帝誤林詔為將
逃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之以手教諭愈舟微謝胡果之先至
亂所亂恐胡不出光祿以可起乃單衣處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
及果之從謝胡奔還問亂以出胡亂如胡已應召答果之曰吾年已
五十七月食四斗木不盡何敢擬有宦情果之失色不能答亂及謂
曰卿何不從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和果之愕然曰古今不聞
此例亂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亂胡俱前代高
士亂處名譽尤遠矣果之遂以死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亂因
辭又救山陰卒錢月鈔五萬又不受乃歎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
山安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派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然日亂
以若邪處勢迫盜不容學使乃還燕望山山有飛泉起學合即林
成後因鑿為窟別為小園室寢處其中躬自營閉僅僕然得至青山
則營田二頃諸諒從生徒游之亂初邊得燕室忽見二人者玄牝家

觀甚伴問亂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亂來
言而卜為尋而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按唯亂所居室巖然獨存元簡
乃命記室參軍鍾繇作瑞室頌刻石以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亂
別亂送至都賜球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
山巖宜容候望城邑此陳之游於今絕矣亂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
可空克並華吳西山亂來世守皆不末唯狼尚之至七十三亂年登
祖書乃移遷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晉武丘山西寺講經
為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亂常禁殺有虞人逐鹿
鹿徑來起亂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別如家會中
大通三年本年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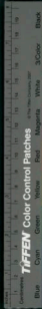
昌寓字懷望尚之弟子也少而清峭獨立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
是以風流猶甚仕宋為尚書僕射郎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
姓閩求官昌寓謂曰公是誰彼答曰子善後昌寓問前掩口而笑謂



坐客曰逸遊華胥宮不雜交游通和此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子敬

容字國愷歷遼守史部尚書銓存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
為政勤恤人惠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改為天下第一八年改為尚書
令參議事知故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愷明敏遊勤
於簿領常朝理事日晡不休戰兢往重專預檢容而後於筆諫漢水
學術通起宜物紀無所不用也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學相皆文義自
容獨勤庶務介性為時所重都又多滿與中路故朝謂曰至唐有
容姓吉敬容同神與容古逸近答曰公之與蕭何時蕭子楚
頗有輕薄才因製此名雖合等時朝之亦不肖也後坐妾弟賈惠明
為導益逐夜盜官米為禁可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春為將軍欲
容以高解惠明容前經屬事不行因此知封書以奏武憲大怒行南
可惟物印文中丞張總奏敬容獨私同上今臺市郎將免職到澆州

宋昇曰天時使覺開齊其凡敬如此大同元年二月武帝幸同春寺
謂金字三惠經敬容督預德救許之又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加
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滋憚如昔與其僕用會指謝卻政書戒之
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對將不
可沃然不無其漸甚休故賀於前又將吊也昔流言載至公且東如
燕書始來子玉不入大聖賢校盛過以向亦未有嬰時盛而求親者
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嘗齊之聲豈顧麗英之輝何者所託
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詔以步文昌聳高端而趨
武帳可謂辱矣不以此時驚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愛絲之
託受責見過方獲欲更寬朝建缺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實嬰
楊惲亦得罪時不能謝地賓客猶父黨校卒無復禍終益前禍僕之
所吊實在於斯人之所以頗憐有唾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讓仁
有謹夫任安之義乃或置公之大罪竟古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



目而於其用之意才可為智者歟矣夫至侯宜社門念夫無有所適
禁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奉嚴見可憐之意著符於之情復什毛能
改之言惟士貞更也之譬少或言於衆口縱自彼於竹帛所謂夫之
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阜鄉人入穴幸無
街窶取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若候宜能器焉
○曰向之以雅道自居用政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閭及乎沈閣
取譏皮冠蓬蒲負梓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
雖經也故咸以功名自羊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然德弟兄俱
云簡晚來共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首
之甚惠景子秀之矯毅冲以適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
歸宗少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靈應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
於此也曷為雅雅佐名節始曰人望敬容村實幹益痛而敗革惜乎

張裕

宋 徐 潤

元

明

清

國

朝

代

卷

張裕字茂度吳郡人素有文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子演位太子中舍
人演曰弟鏡求辨賢此知名時明之張氏五龍馳少與光得大夫頓
庭之弟若穎淡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
之從龜邊關之取胡生坐聽辭義情女廷之心曠清寧曰彼有人焉
由是不復酬叫位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
曾祖澄嘗拜父郭瓌為占墓也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
孫不善亦憂年幾或半世裁脚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
祿年六十曰而亡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練書騎射雜藝頗類兼善又有巧
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管輅玩客嗟自嘆
供御者了不及也渣華林國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
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符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
將軍兼用刺史加都督文帝以要征無功謂將不可任詔責永等又

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令者悔何
所及求晚者律太極殿前鐘聲所響武輩以問求東蒼鍾有銅滓乃
和鐘求其靈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依字景山州碑從事黑邊東邊今特破冲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泉
邊親貧風養所以獲遊下邑然名器方顯於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
曹諫母年八十給注未滿然使去官從實運養有司以爲違制特糾
舉宋孝武曰親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後臨海王為征虜將軍廣
州總督王為車騎揚州督安王為江寧兩兗州公暨為三府諸議三
王行軍與典義主帥共事舉而情得或謂信曰王王既切絕事多
門而每能強和公私云何政此信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
政端平持物以禮德卷之事無由而及

儲字恩曼愷兒子也父濟宋太子中舍人儲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
敬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賞異之鏡比之樂廣欽云是我輩人梁明帝

母見儲黜歎共消映轉太子中庶子吏部尚書袁粲曰武帝曰臣
欲儲有正始遺風宜為宮殿後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奉掌
大璽案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粲者叩者由是出為
其部太守儲初不知也昇明二年有制即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
建元元年為中書令儲善談玄詠見敬異侯射王愨嘗云儲過江所
未有此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特帝欲用儲為
右僕射以問王愨愨曰儲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若此職
儲者曰曰飲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陰沈顧和皆南人也愨曰晉氏
衰政不可為則先是儲諸子皆輕俠中子允少時又不護細行愨又
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儲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儲
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李瑛為此職今以王延之張儲為之
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儲長於周易言精理奧具宗一時當
云何干叔不解易中七華儲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愨曰儲以位



之我我之德貴而結士納風流者皆忘飢寒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雖終日與居莫能則焉劉牧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
絲纒時舊宮參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常賞玩咨嗟
曰此柳柳風流可愛似聚諸當年特其是實愛如此子充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諸常告歸至其始入西郭逢充履右臂左牽
狗遊道每至便放縱尻躡拜於水次諸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說
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始曰適中能改類氏子
有焉及明年便喬改多所放通元明老易能清言時尚書令王儉嘗
朝用事帝嘗取次焉儉方聚觀寔充數中荷被至便求酒言論
放逸一坐盡傾。又聞武常欲以儲為尚書侯對儉說不可充以為
極與儉書曰須者將長霖霞給獨涼房未于想無動極充幸以漁釣
之閒謙標之暇時獲引袖以句娛遊逸乎前史從橫萬古動然之路
多端紛論百年升降之堂不一故金剛木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

之異也魯仲性者不處金水之質者為器者不易少圓之用充生子
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並得以換貧有滯介然之志峭擊
霜崖墮子之情事橫海岸至如形變天裂既斷南朝之筆銀祖雲臺
終泥衣冠之秀實由氣岸味技情室猶獨獨獨獨獨不見許於俗人
孤秀神靈每還曰於在世長草魚為畢景松何唯使玉段於訪姓之
根性掩於搜芳之日此蓋於漁父之遊愜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
充何能哉若夫驚巖早日吐海蓬天凍石崩尋分危落何杜蘭蘭奪
叢雜於山幽松陰陰森相纏於側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並
長性至於飛竿釣者濯足浴州獨浪煙霞高外風月悠悠琴酒幽遠
雖來灼灼文古空瓶方寸不覺霽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西而風何掌
不欺文人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在蒼生功橫海望可謂處憂當
孤松獨秀者也而茂使之音望冠蓋而長棲渭川之忙竹聲梧而疎
歎得無謂乎充雖西百姓你表一人靈而表耕而食不能事王侯



知已處有人騎而流家與於者博之間其懷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
狂死亦何能與諸君道之故是以披閱見插心曾迷于生論語默所
可通憂文魂誰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夏阻書照美因僕遇燕
大在龜執事儉以為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諸諸狀之一百

原字祖逸初療父來拒杜陽王休範於白下歐頌既佃夫等狀加罪
實為帝國中明之嘆由此感思自始使遭父母喪選兵將服并明元
午劉君節有異國弟題為吳郡曹相必響為帝察遺骸中爵軍下白
龍今張取逃諸張世有羨氣張定中常有父行舊節的數百遊召僕
妾以軍革儀倫受命與叔怒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即而莫敢動事
使高帝以告左軍張冲冲曰僕以百口一婦出子得盡矣即授兵取
太守賜以嘉名封義成縣侯出為吳興太守僕以既有國族不取郡
奉高帝披上車別戴其幸以求其清沈帝即位為監學校封雍州刺
史遷使安陸王躬為雍州行部登黃山有野老來乞巧問何不事莊

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現物百姓安得相保後人攻讓故至行
乞巧向是深加盛賞後拜太常自謂開職轉辭家武中曰卿最本富
貴謂人不與說富貴邪復欲委去張曰陛下御臣等於養為無事就
謂既有事復牽求帝情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蜀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史
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詒者見而誦之率
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此云沈約的便句句堅辯無字不善率曰
此吾作也納然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隱書為餘卷率與少玄善選
通書籍並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累天監中為司徒
謝朓採五文德侍詔省敕使抄一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二書人
琅邪王琛吳郡沈攸之等寓給後官率取政東歸論者謂為後世率
懼乃為侍詔賦奏之甚見樞賞手被答曰相如二而不破杖象連而
下二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與別騰率詩曰東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宋子以能匪官改命維慙古昔稱人今為總率奏請在反六首後
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獨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
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特獲以禮待為意使是其人涉書迄
天下清官東南望冑未有為之者今以相委為卿定名譽尋以為
書丞掌書詔策四年撰欽筆光殿其日河南國歡亦能物能拜伏
善詳詔率與到既周典範為賦武帝以率又典制為工率管酒不事
於家務七志淡在折安道家僅數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太平
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社鼠雀鼠竟不研問

樞宇公奇策弟也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禁武師至東衛對江
出奔樞衛衛尉王榮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晉隆慶此徐州刺史
史王參國就樞謀乃使五閭眾齊行試于舍德殿樞乃召右僕射王
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諸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教長孫等使
石頭城詣武帝以樞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天司馬左司馬照例建為

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行其
饋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梁彈樞云領軍張樞門無忠良官必險逆
殺君害王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高書左僕射帝特幸樞
史以威著留幸僕射嘗稱樞幸使長皆謂太官顯直帝以樞前數子
樞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樞三世並降萬乘論者蒙之樞雖幸
納右每極口實乃名其子伊字張尹霍字希光喚字震人同字不見
見字不同以旌其志號濯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真二州刺史不
將志常聞關續係經禁防寬弛修吏績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復蒙
相戒乃害之有司奏削爵上

陽曰張樞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器
稱克承宋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和入望乎夫
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土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
公喬重閣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具於斯也然則士之



年已百無得議四山赴討之方可謂揚其遠矣四山神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弼 張弼 張弼

張弼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叔大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卷事
微弼降為廷尉弼及弟武帝討桓玄弼白父敞表獻忠欵帝大悅命
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其郡太守又王凝
為揚州召弼補主簿劉敬佐君臣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稱羨惟弼
不推親故性而問之弼曰主公命世人傑何須多問劉揚之言於帝
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及錄劉藩部時在西州五臺即夜滅虜曹曰
大軍當討可各各儲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且日帝求諸將
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實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弼可謂
同人憂慮矣武帝北伐弼請見曰人生光脆宜有遠慮若穆之避境
不幸非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虞則憂分云何帝曰此自委運之



年已百無得議四山赴討之方可謂揚其遠矣四山神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弼 張弼 張弼

張弼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叔大篡位父敏先為尚書以卷事
微弼降為廷尉尉及南武帝討桓玄弼白父敏表獻忠欵帝大悅命
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敏為其郡太守又王凝
為揚州召弼補主簿劉敬佐君臣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稱羨惟弼
不推親故性而問之弼曰主公命世人傑何須多問劉揚之言於帝
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及錄劉藩部時在西州五臺即夜滅虜曹曰
大軍當討可各各儲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且日帝求諸將
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實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弼可謂
同人憂慮矣武帝北伐弼請見曰人生光脆宜有遠慮若穆之避境
不幸非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虞則憂分云何帝曰此自委運之



史記云及魯之魯乎朝廷惟懼便豈認以司馬徐羨之代百集曰今
誠忠病任爵在徐然世子無事行之義宜須諮商及方便世子出命
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皆屬武帝昔其臨事不憚得大
臣節文而元真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安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九
年坐營私竊取錢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死官削爵王後為典興
太守卒長子數

數字景胤性整肅風積甚高好讀宏旨兼習文論初父劾從與高士
南陽宗少文談繁與性復數番少文每欲狂撻擊死數曰吾頃東矣
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
中軍參軍遷正員中書郎數小名植父植小名製文帝戲之曰植何
如製答曰製是百果之宗植何汝比也數嘗持符惟盡詳錄之致與
人別就手曰念相開餘奉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數
也

陽平少微部尼禪子也禪少有操行為晉琅邪王國都中令從王至
洛陽京師宋武帝封禪頭一髮付禪使密加醢毒安命於道自飲而
卒禪少與從兄數演絕稱名爲後進之秀率與植彭城楊爲安比長
史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征大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
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城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
彭城南歸計議諸日不定時壁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養之
義欲以軍營爲西領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嬪五懸壁城分城
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大尉長史何勣不同款扇卷奔許洲自
海還暖都二歲未次更其群僚謀之楊曰若壁城將潰有可至之理
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焉展用欲去莫
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
夕猶未嘗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
以頭血丐君焉跪辭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



乃止。意大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家於戲馬臺，五覽臺。明日，太武又
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
李孝伯語。孝伯問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鐵
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孝伯曰：君南土齊梁，何
事者？暢曰：以將軍或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辭，亦北土之羨。暢
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並相視歎息。

子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周郡陸脩靜以白鸞羽髮尾翫遺之，曰：此
既異物，以奉異人，辭揚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在南海賦文辭，詔激
調典義，異後以示勸軍將軍顏延之。延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
不道益耳。融即求筆注曰：泥沙構白，熱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著路。
此四句後所足也。融家貧，欲然乃與從叔往北將軍家，書曰：融昔幼
學，早訓，東風雖則不助，幸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於安，軍食孤飲，不

號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檢梁兼衛，文質既長，求帛會為男。體
已大魁，身就官十年，七壯不款，代辦何至此事。昔求三長一丞，雖屬
并籍，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不知融，改以
求亦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求亦。又與史郎尚書王僧
愛書曰：融天地之進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應實，以家貧累積，孤寡
傷心，阮籍愛東平上風，融亦欲習平，開外時，誠以融亦知人，才竟不
果。辟齊太傅掾，精選中書郎，非其所好。張氏自數以來，並以爵儀，範
為事至融，風止，遂越萬節，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
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
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准而
讓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
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
力，恒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常飲云。

不假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形貌短醜精神清極王敬
則見融華帶寬殆將至解謂曰韋帝太急融曰既非少惠帶柯為
融假東出武陽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
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木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柱上大失
大義無師法而神辭過人高談解能抗拒宋明中遇疾為問非自序
云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
大文置有常體但以有微為常政常有其體文夫當明詩書制禮樂
何至困而寄人難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司徒
楷摩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此德海崇上善耳融氏前有數演說揚
後有充散心授第六第實積建武中出為廣陵太守時名疏謝藩何
融陸惠融孔哇至融弟誠之命蓋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業二五我
兄弟之號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恩達曰卿許作善非實得也
二五謂孔哇及融並第五

高同有晉自宅雅海致氏無之賢良及宋齊之國雅道彌盛其前
則云數演說揚蓋其尤著者也微景龍教愛之道少微立獲所由
其治優矣恩死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貴高影所云不可有二不
可無一新言其幾得矣

范春

范春字伯倫順陽人也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請為天
門太守交同忱范春何知謝靈運曰茂度漫又問何如靈運曰怕
道易掩常有立力謂春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
以中宿昔之志怕道意範當令誰文簡經以君持重欲相委而事何
如春曰百年遺囑前賢推服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宋武
帝拔我建業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歷侍中度支尚書時侯景陳郡
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春名筆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
徒為太常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不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



漢建國學以恭領國子祭酒卷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
言事者多以盛貴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春又諫曰臣聞為國
強弱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入費而國富本不足而宋
有餘者也故囊滿府中藏者不吝反囊負薪存也實雖王者不言有
無諸侯不能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枝葉所以明政織繭
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失今之所憂在數人尚奉金粟木
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親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買易不在少
貴者日之貴今考之賤飲此共之其操一也但今官人均過則無慮
不足若使必資貨賈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存存網之為
器在用也將與錢併所遺者遠戰術所撰者大更益我固實賤賤瑞
晉錘至象亦容作微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賈物有適宜則家國共忌
令毀必資之器而為無用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
杖之以資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欽建之情弘山海之納攝

有枚之說秦傳魁補爵為文章受獎後生技技傑傑撰古今善言
二十四篇又文集傳於世墓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壇精舍五年
卒第四子華最知名

范華

華字蔚宗少好學善為文章能諫書晚音律為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
守不得志乃削髮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張仲舉辱之際未嘗
不發怒焉華長不滿七尺肥黑亮眉善譁語能為新聲上欲開
之華諷以徵音華為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華曰我欲
歌卿可彈華乃奉旨上歌既畢華亦止絃。切帝國孔照先傳學有
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古兼善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不得
調以華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詭華明謝除雅為華所知華先請
領南邊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跡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狂行以物
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薦先與華戲照先故為不敵前後輸華物甚



多舉既判其財實又愛其文發遂與中其庭之好照先始以微言或
華靡不四舉亦有困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實雖華而國家不與烟
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信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
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感乎舉然不答其
意乃定照先祭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委官常由骨肉相授江州
應出天子以為義舉當之大將軍有史仲水祖義舉所信念蓋街
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照先有誠密相結始開揚尹徐湛
之素為義舉所愛雖為舅甥及過子弟承祖因此結車湛之告以密
計徐湛之上表告狀舉及黨與立伏誅。暴性精微有思致經類多
善衣裳器履莫不增損制交世人皆法學之模和者方其序之曰舉
本多忌過分必害能買為和強斤無傷舉當盛舉者舉結濕井松蘇
合安悉贊金奈多和羅之屬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事晉晉
銘甲煎陵路非唯無助於餐烈刀常彌考於尤疾也折言悉以比類

朝士翦本多忌此度仲文雲靈盛舉比何尚之詹唐枯濕比沈演之
表語會絕比羊玄保甲前淺俗比徐湛之并徐蘇合比慧琳道人此
實易知以自比也。舉微中與諸生姬書以自序其味曰吾小頗學
同年二十許始有門耳自謂以求轉為心化至於折通爽皆自得之
曾使常謂情意折比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
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曲其寄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
多不全于此矣年少中諸莊最有其分乎筆差易於文不拘慎故也
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
於文名故也本末問史書攻復覺其不可解耳既使後漢得此結
評觀古今著述及評論始少可意者在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
忘可推耳博覽可不及之整理木必愧也吾雖傳論皆有稍意深奇
至於摘史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着
性在不減過秦篇奇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故揚作清



志前漢可有者悉今惜領事不必多止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
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實自是吾文傑原殆無一字空致
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編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
得相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
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編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
難但所精非雅聲乃可吸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
之不可盡括外之意虛聲之音不知所從而求亦罕以授人土器中
未有一象似者此亦不傳矣吾書雖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
就每憶此者垂自亦並贊故存之。初何尚之與鍾勳自謂天下無
滯才又與先統尚帝諸尚之曰彼孔照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
不作賊與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照先有幾才也胃劉可論而弱近
仕處豈非時臣矣之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還曾誠無以濯汚揚清
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鴻鵠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慮不出雲霞

之上若照先必盛文采自無於汗况於無端矣上曰昔有良材而不
遇知己者何弊不遺恨哉後載

徐爽

徐爽字野人東莞人也家世好學至爽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
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愷之女愷之教以相讓爽終不改如
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爽離後香琴武惠以爽博學除為秘書郎
按書以明增置職愷義忠初宋武帝使擬軍服儀注仍除爽軍諮議
兼軍領記室轉負封郎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爽撰成晉
史六年遷號騎將軍爽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奏上之
又有善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郡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
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侯此廷舉我舉
士無明於時知袁宏于寶之徒類及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
與至書成在晉內府中法盛謂紹紹不在直入編書紹還失之無復



原本於是進行河書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宋武帝起義共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可立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蓋心武帝獨不狎意於毅毅甚恨焉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博術於是會殿帝與毅飲司各得其半積錢隱入毅中帝併之先勸得雖帝若不悅良久乃奉之曰此項為阮佃得盡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捷既就床大呼聲聲相續數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若無復習習之敬帝少事我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音或談論人皆敬遲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柔寬假與帝言更須帝理服然後用之帝有特怒而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位。武帝北伐以為右長史及入廣勸帝過視門考未失故地英治約私門鮮之乘機所以得表鮮之具以實論為本

劉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仇矣然龜始皇為人智足見是亦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夜有椒忘寐言似皆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謂演帝夜歎曰此北寧後有呂望邪鮮之曰昔樂公好龍而真龍見其龍見其龍帶骨而致足至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樂海內無人帝新喜者久之

裴松之

裴松之

裴松之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也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督軍裴然初為典校郭令在孫有積入為尚書祠部郎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中從事既旭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也德祖使洛勸武帝殺之曰裴松之荒湖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太子洗馬與段景仁同可令知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齊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為不朽矣于朝南中紀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綱註司馬遷史



並行於世即子昭明

昭明少傳齊史之業宋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蒞納微用
玉璽武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微麗皮鄭云皮為夷文麗皮
也晉太子納妃注以武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微武豹皮各一此豈謂
皆禮不詳王公之產故取武豹文豹以尊其事武豹雖文而被禮所
不言餘麗雖古而稱禮所不又往璋雖黃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經語
凡諸辨駁一皆詳正於是有所參議如吐璋豹麗麗皮各二。出為
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愷之謂曰齊清貧必無麗皮細中人士有頃
一禮之命者豈不愛也昭明曰下官悉為辭任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抑果清風齊永明三年來使魏武帝謂曰以卿將命之
才使麗當以一郡相質為始皮內史又惡甚貧麗武帝曰袁昭明
當罷郡遷遂無宅我亦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遂都督清
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發膏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結木才我

兼彼倣若能自立則不知一經故終身一不事宦業于子野

子野字殘原少好學善為文仕齊為江夏王行參軍遺之書云微及
居喪每之憂齋草為之枯有白兔白狗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
射前奏嘉其至行時表奏之會齊卒不果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
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說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
嘉中受郢鎮營河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父業及齊宋
明末既所擬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擬為宋略二十卷
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敬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
從此備之請解歸為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嘗評論可
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雄於是史郎尚書卷題言之於武帝以為著作
郎掌管國史又起居注。時西此遠遊有白題及僧國遺使由岷山
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昭帝使新明白題解
一人服愛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蒲八蒲此其後乎時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服其博識普通七年大泉北漢數子野為校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
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邁中書侍
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特進數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
甚壯俄又拔為尚書樞相元入其夜受命子野謂可得且方奏木之
為也及五鼓數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擘紙便就又奏武帝深嘉
焉自是諸持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舊制多法古與
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訛謂者又其末翁然望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
野吞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自守
本聲有所請爾外衆及中表賔之所將未終論之無官借官地二畝
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若飢寒惟以數編為本子姪孫若奉嚴君劉
顯常以飾道推焉之末年詔修教終身板委食蔬中大通二年卒

何承天 是

何承天東海郡人也母徐氏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登

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初漢遼初史中秘特經軍南戎文帝
訪羣臣釋禁之略承天上表應論元豫四事其一秘遠就近以實內
地其二設後城墮以增阻防其三禁錮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
仗勿使有關文表不載承天素好奕藝頗用廢事又善彈琴文帝時
以為子及銀裝筆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為子之賜何必非樂武之
金邪曾許遊

進字仲言八歲能賦時弱冠以舉秀才南陽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
賞因舉延年交謂所親曰須觀文人質則過掃羅則傷俗其陰合清
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筆謂建曰吾每讀卿詩一月三復猶不
能已為名流所稱如此景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
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共俱進侍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
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句是疎隔亦復得見初進文章
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吳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著述



約少而能着爾訥柯遜遜復個字者莫亦少才哥國宦遊不運作
拍張賦以喻落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溼賜不
殊位至臺知

論曰夫令聞令望誇人所以祿諒有禮有法前管由斯描莫夫范
荀二公並以聲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朝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
而望乃不足符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近其行事何利害之傾傾餘
貞動不運仁義兼施行解之時稱格拱斯不校矣公之禮道為貴
突光德德承天杰胡所資然懸勞氏奕奕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顏延之

表

顏延之字延年琅琊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見文章魁
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嘗嫁適東莞劉璋之子憲之
將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
人爲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求初中徵請却下開館以君之武
帝親幸朝者畢至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帝上帝使周續之三義續之
雅杖辭辭延之每以簡要建世續之上又使續自教釋言的理暢莫
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將尚書令府亮自以文義一著矣又延之
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
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
黃門即放景七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使真世就文雅延之之郡道經



約少而能着謝朓柯遜遜復個字者莫亦少才晉國宦遊不運作
拍張賦以喻落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條藤遂與火頭食子溼賜不
殊位至臺知

論曰夫令聞令望誇人所以祿諒有禮有法前管由斯描莫夫范
荀二公並以聲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朝俱不為弘雖才則有餘
而望乃不足符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近其行事何利害之傾傾餘
貞動不運仁義兼施行解之時稱格快斯不校矣公之禮道為貴
突光德德承天杰胡所實然懸穿氏奕奕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顏延之

表

顏延之字延年琅琊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見文章魁
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嘗嫁適東莞劉璋之子憲之
將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
人爲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求初中徵請却下開館以君之武
帝親幸朝者畢至延之官官列卑引升上帝上帝使周續之三義續之
雅杖辭辭延之每以簡要建世續之上又使續自教釋言的理暢莫
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將尚書令府亮自以文義一著矣又延之
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
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
黃門即放景七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使真世就文雅延之之郡道經



日譚為湘州刺史後郭恭原文以致其意廷之既以才學見賞當時多相推服唯家池年倍小廷之不獨推重廷之念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文學元駿拜元方於林下今君何得不見拜哉無以對廷之疎疑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殺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為永嘉太守廷之甚怒憤乃作五君詠以誅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誅誅搖蕩云無嗣有特縱能性雖能別疎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絕無憐憐阮咸云屢為不入官一坐乃出守詠劉伶云始謂日况飲誰知非竟安此四句並自序也文帝嘗召廷之傅籍顯不見常日但酒石探相挽歌了不應對比日醉譚乃見帝醉則以諸子才能廷之曰凌得臣筆則得臣文與得臣義雖得臣酒何向之朝曰誰得卿任答曰其狂不可及。後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特沛門經惠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胡建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嘗

升獨編廷之甚疾為因醉白上曰昔周子參乘衣絳正色北三台之坐豈可使稍餘君之上變色廷之性疏拂激舉有酒過肆意且言曾無回慮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頑愚吾身愈的不管刑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勞若無人等或登拜以為余紫光操大火頌頌東王師軍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假於路上遙呼廷之曰顧公廷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回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假裝而逃。廷之與陳凱謝靈運俱以辭兼齊名而運述跡絕文帝嘗各較擬樂府北上篇廷之受詔便成靈運又之乃就廷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鏤漸眼廷之於靈運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瑛後生靈運者以廷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靈運在潘顏謝局

凌宇士懸廷之長子也早有文名為宋孝武帝繼軍主簿其後嘉慶



城亦盡心植若孝武鎮陽選南中郎紀室文帝崩開至孝武學兵
入討韓將軍益軍領軍韓季任德內外身造機書孝武發尋陽使有
疾自沈憂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埃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妻
經老篤不任諍掣凡厥履務埃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
將軍封建威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統衛將軍留心選舉自
強不怠任遇既隆矣無不可後謝莊代埃領選意多不行埃空貌被
殺莊風安甚矣賓客喧訴常歡笑於人之言頗峻頡而與人官謝莊
笑而不與人官。先是元善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
無利故百姓不愛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
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推以欲鑄並不牢固又銷鑿者錢以取
其銅錢轉薄小精定官式雖重制嚴列入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禁而
盜鑄猶甚百物踊貴人悲苦之乃立品鑄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
始與公沈憂之議宜聽人議鑄置督鑄之案皆居署內去者所禁

新出一時絕用今鑄參依此格萬餘三千釐餘錢 并禁買錢數年
之間公私豐贍銅益事息悉為自止若鑄則銅情或取開鑄則若化
為財上下共事於公卿安議曰今云開鑄故謂之所欲同臣思采山
事絕後用日純銅既得少器亦猶貴錢再立一十則鑄之咸平為之
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又議曰今鑄二
銖施行新細於官無辭於之而人大興天下之貨符粟碎至盡空曰
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按此其甚不可一也
使姦人意勝而貽取慮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有志貴人困若此
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累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利而取弊如此
夫豈當特取銷百代子銷皇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入
關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德如今之腐蠹者
謂之未于錢景和元年沈憂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
不盈三寸大小鑄此謂之飽銀錢劣於此者謂之飽銀錢員之以錢



入才不說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簞而
貨不行。初雖禁餉眼健壞其餘皆通用從禁人鑄官署亦礙尋
復曾斷用者。後自散騎常侍卅賜尹如中言令峻論并朝之
爭懇切雖無所回皇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後自謂才足於時是舊
莫比當稱居中求統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諫之乃求出以
卜時有大明元年以為求勸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
丁母服不許去職聽從喪還神恩特請厚安撫不自安每對親故頗
懷慈憤又言朝廷遣器人主得失又王僧達被誅端為所請諸諸死
陳變前後忿懣恨言不見從者達所言頗相符會乃使御史中丞
庾亮之奏安免安所召官峻頗感謝罪乞埋合上愈怒召御史中
丞庾亮之於前立奏奏成賜死

沈懷文

傳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人也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一記詩見
稱於世入為侍中亮特為懷文等與曹有事而立未至期而南齊竟爽
明且風春雲色甚美帝外喚悅懷文納愛曰昔後古郊祀太一白曰
聖輪神光四滿今陛下有事茲體而并兩迎宸宿景儀飭前竟聖明
為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矣所善懷文與紙張明朗庶善變以
失言見錄別亦以許意得尋上謂懷文曰矣始知我殺之亦當不取
如此懷文嘿然。將將軍無度太后六宮常奉副率在侵懷文與王
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於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
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許草則亦謂之善哉而於
召供入雜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陳宜
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等作色曰卿欲效顧峻邪何以相知人事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文不好戲上謂被欲度
已謝在案據懷文曰卿每與人莫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



可一輯帝變非欲異物世之所不能耳五年也為晉安王子勳征虜
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華車被遺還此以文病文中臨辭又乞
傳三日此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赦竟實宅還東上
大怒收付廷尉賜死三子淡原冲

冲字景峰法徽文義壯來歷軍正佐徵記空齊走元中累遷太
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得以廢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表明四
年為五兵尚書冲與兄淡原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袋兄弟淡原並
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齊末所未有也中丞宗徽之徵校
惡者多詰怒來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象建武中象從弟為中丞
到官數日奏彈源子漬父在號白鹽軍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東郡
象天大疑為人所焚焚父等曰武三紀皆齊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
者方怒朕公管微何祖楚如兄弟後遂歷將中武當方欲任冲尋卒
送曰松子

周顒 卷五

周顒字季倫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便明涉學好玄理以顒有
辭教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順陳諫誦經中
因緣果報事帝亦為之小止顒昔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
假我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從喪死哀四十餘載顒
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奔急此合後來入耳其
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每賓天會同顒虛
席琴瑟語讀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梁融相遇釋以方言相帶
顒日不鮮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王愨謂
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飯以菜茹為食山舍甚機辯王愨謂
何味最勝顒曰初春早韭秋末晚菘何物不精言佛法無妻天子又
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能脫顒曰三塗入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天子曰
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更如也傳周子博士兼著作大



諸生羨其風，率事辭辯，若四賢之誦，才於時子捨。

捨字并說，勿聽類，類異之，暗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得之以道。德及長，傅學尤精，義理甚通，詩書音韻，濟辯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佛學，尚書僕射江革招苞，講捨，苞所苞辭理，適逢由是名為口辯。梁武帝即位，史郎尚書范雲與顧榮善，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右部郎，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若職，屢從，而常留宮內，罕得休。下國史，源沛，俄假伏律軍旅，謀漢皆兼掌之。日度傳上疏，獲宥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親。至初，范雲至舍，以悅約允當，經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雖量不及勉，而情猶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載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麗，有事如乾象之包六文，今若走而為記，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併而并記，應於上紀之前，略有所述，故之捨占對，辭捷而竟不言漏，假機事。

無毛服之卒，盜曰：簡子，弟子，弘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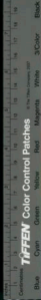
弘正字思行，幼孤，及學，孤強弘正，俱為伯父捨所養。或問三問，孰賢，人曰：若特，便矣。

論曰：文人不讓，細行古今之所同，而由夫聲拔所知，故取行於人者也。觀夫賴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定既以取，斃定之亦蹟，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者矣。士延接筆，敬厚，陳碑，犯難，斷拔，慈親，再之，歌功，以此為志，無聞，前誇夫自居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遂自忘其孝，期以中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極則顯乎先夫，師伯行已，從缺，好進，忘惡，既以此始，亦以此終，空乎涉文，踏履之地，足以史，嚴古烈，孔母，效，懼中，亟其誠，深矣，周，胡，始，終之，露，亦，偶，僅為，老，願，捨，父子，文，雅，不，隱，弘，正，兄弟，義，業，幾，乎，絕，門者，焉。



劉湛中弘仁者陽人也少有為志不為己榮情涉史傳謂前代者丹
弱年便有宰相器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文帝大討
行參軍賞過甚學武帝入交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
刺史留孫尚陽以湛為長史義康弱年未親政事州事悉委湛通覽
右將軍義康以本號從尚陽州湛改領臺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嚴
重犯賊百餘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懼靈變王義真出為車騎將
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將若武帝受使帳下備
屬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賈惠因事告義真內別立厨帳會湛入
因命請酒失車餐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打
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就不能以禮自處
又不能以禮處六使為廣州刺史猶母愛去職厥嗣為侍中時王華
二義首敬景仁亦為侍中文華於合敬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
日逃民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輩於世恐後世難繼。八年召

為太子詹事加詹事中興景仁並被任選熾云今代宰相河難此正
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選軍將軍
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款及此改選簡歷辭生以景仁專內任謂
為聞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
歸欲因宰相之力回生心傾然景仁獨當將務義康宴言之於文帝
其事不行義康深憾及湛請附練帶相約勒無敢聲歎氏門者義康
擅權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役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
委任其事善論政道亦謂前代故事聽者忘或每入雲龍門御者從
辭寬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又晚臨華燭義康
使轉朝上意雖內難而接過不改上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
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此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
歎故云班也遷居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
既乖愛禮皆甚不知無復全地也至丁服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帝



日賴口古帝之故得推遷耳今時竟無復此望猶至其能又矣伏
甲於堂以待上臨吊錄又世竟弗之覺十日詔汝信廷尉於獄伏誅
特年四十九

度悅

度悅字仲謙潁川臨陵人也曾太尉亮之曾孫也東為平定縣丞遷
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與謝安士大
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安將刑德在出東堂毅已先在
堂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賤當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愛不可為遊豈
不能以此堂見讓悅若蒙任前不容毅增衆人並避唯數射射如故
悅所饒甚感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欲毅又相問曰身今年未
得子博望能以疾矣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求射悅能督射軍官以
刺史持檟豫章到豫章少日卒

顧琛

顧琛字弘璋吳郡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歷遷尚書車騎郎元嘉七
年父勳徙到粵之無略河南大賊蔡靈燕共甲六千為之空虛文帝
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車中代僕有幾許琛誌碎卷有十萬人
仗萬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應對上甚善之
琛母孔氏時年百歲餘晉安帝臨安初琛邪王數於其中作亂以為
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
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晉以孔為名焉
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嘗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
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女衣介憤就經舟楫顧琛吳郡都
伍每至應泊此岸於是皆知各東西俄有一般裝至事力甚寡仍泊
伺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
其不勞甚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
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曰馬廟云





孤觀之 卷之

顧觀之字偉仁吳郡人也為湘陽衛軍參將變其雅素踪相如內
驛位尚書都官郎放劉原著觀之不欲與數景仁又按乃詳脚疾光
臨每夜常於末上行脚家八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東枕喪朝赴
多受謁觀之竟克。後為山陰令山陰劉邑三萬戶前後官長畫波
不得休事清不舉觀之御幣以約舉用無事。日垂簾門閉閉故自
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許定中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
後為吳郡太守章世嚴法典權傾人主而觀之亦嘗欲意益光深大
夫恭典宗與觀之登樓其風俗過變觀之曰幸此有云殊劉不遵使
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觀之宋門難得高州
州所重子歸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觀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
郡訪出支券一大可委令禁之宜節遠近皆不煩感。穿澳歎爾日說
之常轉命有定分半智力所難世應恭已守道循天任運而開者不

連安竟微伴徒勤難道無開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暴作定命論觀
之孫書之

憲之字士恩性允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
牛各稱已物二家辯讜等前後令吳旆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牒牛
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特以覽曰神明至於權委請
託畏吏貪殘據法立繩無所阿縱性又清檢致力為政甚得人如牧
郡下飲酒者解官解稅為明建康清其酒且焚焉。任齊為衡陽內
史士俗山人有叛叛云乃亡為獨背開采到始水洗枯骨名為除罪
憲之視喻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許刺史王典切至唯
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頌心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罕然吾將何事遷
給事黃門亦兼尚書史也。中宋府其祖觀之嘗為吏部於廷列植
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也。北魏天監八年卒於家
論曰士人云利人皆昏矣利害之兩也劉世識用才能定也

操器 暑之好 聖主則君臣
夫而執數儀類也相崇悅與夫惟長戰也犯噴信以異哉昔華之
敗則又于憂而取禍與之更悅亦稱矣以速其化變以懲其相類
矣顯理吳郡徵兆於之觀之清白之退元其暮守憲之臨之所
在稱受時格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嘗以過觀其道合可謂
有始有卒者矣

東坡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二

東坡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三

列傳

羊欣

羊欣字敬元南越人也少嗜然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
尤長書法不疑為高程今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其與大守甚知
之欣嘗夏月著新綾裙盡廢歇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
本工因此猶善會稽王世子元顯每從書前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
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念親戚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
稱焉嘗請領軍謝混排帝改服然後見之特從其子靈運在坐屢
告其元顯曰望恭見羊欣遂改帝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
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謀後羊欣欲自陳時滿室事玄覺其此意愈更
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一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
殿庶方此為經欣就職少日攝病自免尋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第





探器 器之知 皇之巨則君臣之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
 亦而執數懷姦也相與悅與夫惟長哉也犯順何以異哉昔華之
 敗則又于愛而取禍亂之吏悅亦歸矣以速其化變以懲時相續
 矣顧理吳郡徵兆於六之觀之清白之退元於暮守憲之臨之所
 在辨受時若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者誠以過觀其道合可謂
 有始有卒者矣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三

列傳

羊欣

羊欣字敬元南越人也少嗜然無競於人美言笑容止泛覽經籍
 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其與大守甚知
 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盡褻服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
 本工因此猶善會稽王世子元顯每從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
 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忿然忿然不以為早見已論者
 稱焉嘗請領軍謝混排帝改服然後見之特從供于靈運在坐受
 告拱九瞻曰望恭見羊欣遂改帝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
 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謀羨羊欣欲自陳時滿室事大覺其此意愈更
 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一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
 殿中此為經欣就職少日攝病自免弄若里巷十餘年然中第

徵汝如於武帝帝自臨邊參軍縣尉之曰羊徽一時美君世論猶在
允沙即徵汝節右軍劉善司為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
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徵後王義貴率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
重改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
千石不斯可矣及是更懷三足梅義興太守未其好也徵以不堪拜
代辭不朝親自拜尋省時親不安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
會文帝並保不除之

羊玄保

羊玄保南人也初為宋文帝鎮軍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歷君陽
尹會稽太守太常兵部大守文帝以玄保雅有基欲故頭校名郡為
政雖無功績而去後常必見惡不營財利產業餘薄文帝嘗曰人仕
宦非唯顯才亦須逢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處羊玄保子或少
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於話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曰卿豈唯雙
聲乃辨士也文帝好與玄保幕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不找我耶
我曰金襴清脫胡此換曉既從北堂當得刺甚玄保常理其輕脫云
此兒必亡我宋世通立即生與王僧達論時成賜死死後年武帝引
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解之明以此上貢上美其言玄保既善基
而何尚之亦唯好其事矣郡猶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婚魏當特
胤父祭胡與魏贊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基之少冠古
絕今魏舉犯今以材覆胤父戮子實其例甚多特已與其幾命便異
情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沈演之

演之

沈演之字臺負其與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
終為今春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累
尚知名永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上徵伐林邑朝臣多不同杜廣川
列史臣徵與演之責及林邑平陽碑臣黃金生口銅吞等



演之所得偏多上自以廟堂之謀卿家兵力平此建夷未足建茅
土菲清善郡為驚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關也張位吏部尚書領太子
右衛率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頤

頤字美然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
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其與實
客頃頃不至其門勃就之頤迎送不絕問勃欲曰吾乃今知貴不
如賤也。頤內行甚嚴事母元孝文兄弟一名頤亦退素以家資任
為治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頤素不事家產及弟卒遂齊末
兵竟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藥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葷葷根供
食以煉林自資怡然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梁
歲為大舉今以頤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
惔貢之不能覽善別賢譚大慙即表停之卒于家

江表 卷之二

湛字微曜考成人也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殿左衛將
軍銜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鉤績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徐查
嘗為上所召遇潞水稱疾即日衣成然後起牛飲御人求草履良久
曰可與飲在暹職頗有別殿之儀而公平無私不受清濁論者以此
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大武至瓜步
以湛兼領軍軍處分一以委焉助之入救湛直上省受害于悠悠子
敬

敬字叔文為丹陽王侍表樂為尹見殺歎曰風流不墜故在江郎遷
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兵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先是中
書舍人包僧真奉於武臺稍變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
自本陳武吏徽建聖時得祭至此為兒昏得看婦先文郎時無後所
須唯此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毅謝藩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訪
之僧員承旨詣教堂為生定後便命左右曰報吾林讓客僧員發瓦



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得人重歟風俗不為權傾時
意子所獲子不杯于變

德字號持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
事遷江處和溫嶧元工五言七言屬於字彙及為宮端與太子為女
夜之缺獲志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和秩既嘗權任宰不特
以舊但日與從主遊宴後寔多為飽時好軍者相傳風氣于今不絕
唯與陳雅孔範王暕等十餘人常時謂之御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
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此

江東之

江東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宋少帝時為求世烏程令以善政著
名東土假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人戶三萬政
事繁擾訟訴盈庭常數百人東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
顧颯之亦以省檢著族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

能出被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為見稱平於官所
得秩悉散之親改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東之正色答曰食深
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弱以付車
歸曰故元夷簡歸譽玄保弘德見繼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
保持隆帝念雖命棄於玄天疏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
武臨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獨無惟惟是參議善起照保別薦素叔
聖節見臨屯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戎遠自晉及陳雅道相傳
齊世載德斯之謂焉而魏獨於龐押又以文雅為政然則士之成
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躡古烈令和窺規成往
燕取蹟於他堂宜矣

沈慶之

文奉 故之

沈慶之字弘光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躬耕樂畝勤苦自立年四
十米知名兄敬之為唯倫之任嘗參軍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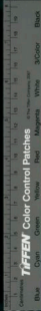
賁之命子寬陵太守伯符救為寧遠中兵參軍寬陵舉為冠慶之
為政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慶之除致中兵外將軍
又階伯行諫到慶之比侯伯符有辭乃諍道濟道濟曰文帝稱慶
之忠謹聽兵上使頓陳防東漢門孫將引發出入禁首元嘉十九年
廣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勳孤西司馬未修之討慶失利以慶之
為建威將軍卒架助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取軍進討大破賊河清舉
後為葦式撫軍中兵參軍征發冠慶有功遷都復為廣陵三吳北中
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雖州蠻又為冠慶之以將軍
太守段商王誕入乃及至襄陽中後軍中兵參軍譚元景隨郡太守
宗望等伐乃北諸山蠻大破之咸震諸山羣蠻皆稱願慶之舉頭風
好著狹皮籠草笠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帥輿慶曰蒼頭公
已振舉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二十七日晉太子步長校
討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慶之失利而反今

王玄謨等未輸兩將恐重罪王師上曰王師再臨列有所由道濟喪
寇旬資券之中途疾動虜所將唯馬夏水浩大沈舟濟河滿破必走
潛基小成易可覆救也此二成惟殺予人武中沿馬自然不回慶之
固陳不可將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夏澄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
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同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因而與
向面書生舉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攻滑臺積旬不
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稿飯仍領城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
拔魏大武大軍南向斌遠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糧
必無益也會玄謨還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府廳收績欲
絕死同稿破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遂隨將妓謂宜留斌復
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速來事勢已異卿下
有一范甯而不能司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范公乃東學問
之屬甯曰衆人雖是古今不知下官耳學也三十年孝武出次玉州



德統奉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路受軍略會孝武與董元
廷龍選陳元凶致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廣心曰蕭斌婦人
不足數其餘皆仲姪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
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未入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
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
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殺之惡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在
於將軍慶之即勅內外處分府主傳頓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
齊諸侯齊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
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峻何不拜謝安起再拜慶之曰君但
當知筆札之事於是慶分旬日內外整頓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
軍旆集候慶之為武昌內史領將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
等並勸即大位不許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兖州

刺史加都督秩行台慶之以年簡七十開請辭事以郎公罷就第大
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後以慶之為廣陵太守軍開府儀
同三司因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宗道惡將吉悅
慶之詢以玉環刀慶之道惡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
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在遇不足勞少壯
故使僕來耳慶之塞整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
攻城誕餉慶之食投竿者百餘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
表令慶之為逆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執
身先士卒七戒之曰卿為既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耶自
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因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
依晉密使鄒表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此公之上。初
慶之嘗夢引角簪入頭中慶之甚惡入頭之婦時有善占者為之
解曰君必大富貴然木在且夕聞其故俗云商海故是富貴家司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本王及牛與之乃有五校至是而登三
事矣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杏在妻側發之一
夜攜子孫從君之以宅還官憲林親戚中表於妻胡列門同期為英
門曰偶之業每指地語人曰或蓋此中在與身享大國家素富厚
業累萬金奴僅千計再歎然不為較萬斛以始與封優近求改封爵
海郡不許發委十數人並羨家工藝變之優游無事盡意權衡自非
朝賞不出門每從得幸及被棄掠輒廢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
金錢七萬及行約上以賜慶之曰驕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穿
歎歎得令群臣歎時慶之私有口習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張眼不
識字上過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領師伯執
筆慶之口受之曰微生遇多中得逢時運湯打老筋力盡後步逐窮
同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考上甚悅後坐並解其辭意之矣○蔚廢
帝驛位加慶之凡次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猶鼻無越車

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殺行園田每農獲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
如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獲田園有人射與焉或三無
人則與焉或三今除此車安濟之乎又賜九仗五園漢柳元景獲好
相雲許慶之會其時曰元景華鳴鶴列卒備道慶之獨贊左右一人
在田之梢然致容曰夫貧賤不可者富貴亦難守彭與許公並出
資駁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慎抱之事元子八十七之年日見
成敗者已多諸君如北車服欲河為乎於是持杖而叔不為之顧元
景等歡得樂業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適黃海里老舊素
經憂之者後見皆踐行而前慶之歎曰故足昔陪流公○發帝狂悖
無道無勳之廢立及抑元景等建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
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帝以暴日甚慶之猶盡百諫帝怒皆不悅
又誅何遜憲慶之不同置其少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
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收之齊吳郡死○即位燒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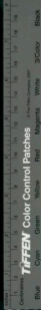


侍中司空謚曰翼公慶之辭使相唐由慶之本到任考數十人長子
文叔位侍中飲燕自殺又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石曰何忍猶生
亦自縊死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推正直見知父憂之遇悲諸子見叔文
叔謚之曰汝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擲力馳焉去狀者不敢述遂
凡昇明元年沈懷之反齊高祖如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
初慶之死也懷之未行至慶文季收懷之事前安太守晏之誅其宗
族以懷舊怨觀黨無次火乃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齊國建為侍中
領秘書監文季風吹被岸於途止司使諸書四嘗時竟望頌以門
尹載之文季不為之屈使適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獻舉酒勸
齊四考曰君不平廢武帝曰此文季理考曰經為其難依然猶有故
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少恭殺止豈奪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於倫遂言
及魏軍勅事考曰曰陳顛連沈文季當今將略足矣以垂華文季謚

稱附門因是除祭器武帝曰程考曰選品錄人誰臣未知其身正之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曰曰此季辭也中丞劉休休亦見其狀
魏華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考曰立誓誓誓酒闌考曰取樂否為
明若由文季便下裙大唱曰此文季不能作使兒輩華王笑又解之
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若曰顯色無異終曲而止文季雖不樂發
言必有辭米武帝謂文季曰南土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
不競非彼一日當時善其對米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文季以時方
昏亂託老疾不持朝錢兒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負公腹
劇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破召使知政舉勳知常登
車頃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門外宛之

侯之字仲晚慶之從父兄子也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魏死於三
吳之東侯之亦行又至建鄴諸領軍將軍劉遵者來捕白子際遂
考以為形臨不堪侯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米士取



肥大者故國隨取之狂討新李之戰身被重創蓋字為大羽行參軍
又蓋慶之征廣陵學有功被箭破背者蓋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精
事平當如享賞為慶之所抑還太子收買中郎故之昔恨之明帝即
位會四方反叛南威已次道還以使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寧軍
漢武世時玄謀為大統未發前錄有五軍在武備五軍後又發驍
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事受使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率而姓號不
同若有辨夫德父相可也便敢發亂此數道也請此一軍取號表
號之故孝祖初蜀神都督失夫人請收之內驍將士外營神帥表
安之弟殷宰相中流矢死並明收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
也武猛總統衆軍聞宰相死遂舉明將軍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靈運
各率三千人赴諸將使之以孝祖既死賊有東顧之心明日若不
更改則示之以弱方與各往相匪少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數之由
乃率諸軍主請方與推委弄辭勉之方與甚悅散之既出諸軍主

充之故之曰卿忘靈圖記實事耶吾本以濟瀾路東豈計此之升降
明且進戰自實記午大破賊於精圻詔進駐龍岡將軍代掌把督前
鋒諸軍事薛當保等在精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也賊滿以宴盛米
繁流查及船後湯覆船順風流下以怖精圻故之賊其有異是人取
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各包精圻懸火藥校尉兼州刺史知都督袁顛
復舉大眾來入鶴尾相持既久軍王張與世越鶴尾上據錢溪劉胡
自攻之飲之率諸將攻瀾湖錢溪信至大破賊使之悉以錢溪所送
胡軍耳鼻示之頗賊懼息是胡還使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
於是棄衆而奔顛亦奔走精圻瀾湖之平也賊軍悉無資財珍貨山
積諸軍悉欲收飲唯使之張典世的勒所部不犯葦芥諸將以此多
之使之進平尋陽進中領軍明帝別使之與蔡興宗並在外務同預
顧今會已西人李承明反蜀土檢校時利州刺史是平王景崇故
新除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使之置行州事會承明已平



乃以彼之為領而將軍洞州刺史如都督吳欽安力善馬亞二十餘
元皆分賦賦之士使耕田而食弊財悉充倉儲刑州作部歲送數千
人仗彼之割留之簿上云使討四山蠻賊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
裏錢帛器械巨積漸壞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適奉當責擬於五
省領印即依如彼之率將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勳遣使之子
丹徒左長史元瑛齎發命刺斷之具以示之彼之曰吾寧為王使死
不詐賢先生尚未得印起兵乃上表稱願奔與齊高帝書推功彼之
齊高士馬資用變蹟至是戰七十萬歲為二十餘後江使使沙門釋
智嚴之云不至即當有罪州四回還意甚不齊高帝遣數軍西討
彼之嚴銳攻鄂州行事務世除嚴戎之異明二年還向江陵木至城
也為望州刺史嚴收現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
華容之曠頭林殺州刺史宋既而村人欲取之彼之於樺林與文和俱
自經遷村人斬首送之都

宗慤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門其有志慤亦
回領表長風破萬里衆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使我門戶晴天下無
帝士人臣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行典而慤任
氣好武故不為聊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為江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
隨領廣陵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然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
除振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南兖州刺史體和之圍區粟
城林邑進討范曉沙達來救區粟和之從勳軍罪之為賊所敗又嘗
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假張潛進討破之仍攻獲區粟入粟浦林邑王
范陽獲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餘慤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
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探象果驚奔象因此潰亂寇魁林邑被其珍
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統校制
此外蕭然文飾甚嘉之竟使王誕據廣陵又慤表宋廷討東歸諸將



而文節及上停與懸懸懸懸懸數十左右顧瞻上壯之又行陳車騎
大將軍統廢之初江漢共衆云宗怒助我又怒至躍馬號城呼曰我
宗怒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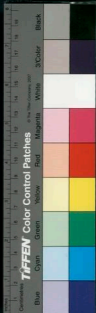
論曰統廢之次武毅之安勇敬憂之地騷脫戎旅所在見捷其數
難定功蓋況寒之方都及勤王之業光華白晷之位已隆年政益
年宦成名立而卒至順獲向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
門有竹斯官得美饒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禮命年且逾十
於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怒氣怒風雲意成其志大蹈後
清正用亦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東萊先生南史評語卷之十三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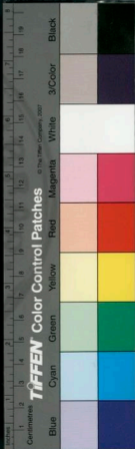




2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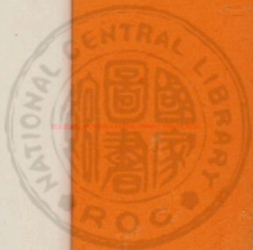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117462 u40



東萊先生南史詩節卷之十四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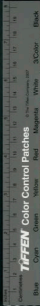
柳元景 任 齊 使 齊 景 帝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縣人也少便弓馬敏隨父伐蠻以勇捷寡言稱
有器質雖用判史劉道產源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愛名
之道產謂曰久與相長今貴王有召難釋相留幸意以為罔罔張闢
累奏義恭司徒大尉城局家軍穿穴西嶺襄陽義恭聽元景乃以為
武威將軍隨郡太守隨王誕鎮襄陽元景被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明
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頊出貴谷意
方平薛安都罷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廷處將軍總統
軍帥後軍外兵參軍程季明三秦冠族家入長史招攬關陝乃相賞
給入盧氏盧氏人賴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濟源入懸乎引軍
以百七嶽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悉次方伯雅元景引軍度



江山在希頌軍公農法起進豫開李明率方平遣孫諸軍向夾十
一月元景率數軍以襄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
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也成而令
龍公孫軍深入宜急進衆軍並遣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統
戒臨河為周恃險自守李明安都方平頌祖燭鑪諸軍頌三夜未鼓
安都方平各列陣於成東南以奔之紹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曠日
橫矛單騎突陣四回奮擊左右皆碎易鼓揚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
鼓譟俱前魏多礙突尉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鐵甲
著絳綳布當紗馬赤去具裝勢入敵陣強氣吼物所向無前當其鋒
者無不墜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數陣不拔兼絕平之將至此方
平遺屬物行元景時諸軍極盡各斃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祖并上驢
為以為獲運之討遺軍別押元佑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
一物而至詰朝魏軍又伐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

馬軍方平先勒張卒左右持盾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兩列陣方平
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神若不進城當新
斷我若不進即當斬我也安都曰憐苦是也衆合戰安都不堪其勇
憤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數里安都牙折馬之散入關譚金華騎從而
奔之旬日戰至日晏魏軍大潰而將軍門者二十餘人諸將效蓋
敵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急解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將此略諸軍王
玄機等敗退魏軍深入文意以元景不宜獨赴且令班師諸軍乃自
孤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頗後宋越尉之欲起自虛關向商城
與元景會李明亦從胡谷南臨並有功而入汜登城望之以鞅下馬
迎元景時魯英向武守殺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山乘寇乃還毋出北
便成信著於境外者武入討元山以為洛陽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
慈孫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將義軍加東小阻感水戰不敵至孫明
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深險令軍中曰賊營



氣易表吁歎力勸馮世各街放疾戰一德苦營鼓音元景察賊表唱
乃命關盛鼓譟以奔之賊聚大潰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符中領
左衛將軍尋轉寧遠校討羅用刺史監羅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車平何於欲討曰須還卿里故
有此按成實義宜並及王玄暕南豫梁山垣讓之許安部爰據羅陽
元景出屯梓石玄暕求益兵上夜元景進屯結無元景悉遣諸兵討
王玄暕以羅陽居守所遣軍交破橫嶺梁山空之如數萬人皆謂歸
下共悉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校加開府攝同三司改封晉
安郡公開張開府授為領軍大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為尚書令
○元景起自將率及高祖運務奉時長而有臥雅之美時在朝於
要事多舉業唯元景獨無所營高岸有數十畝築園守困人賣菜得
錢三萬送還宅元景至曰或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費耳乃優貴以
取錢奪百姓之利可以遠之守園人遂成聚落無常元景雖荷寵遇

程慶及簡太字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盡臣屬氣亦嘗改松相
往來寺武廟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絕謂義恭少有凶
德殺憲法與愛博情神德義恭元景等懼乃幾師伯等謀害帝立義
恭將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爾召召元景左右奔告
兵乃殊覺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下車少戰容色恬然于經
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業並在孕獲全嗣帝即位贈太
尉謚曰忠昭

世隆字公緒元景弟子也幼孤挺然自立不與族同雜門勢子弟獨
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新除撰述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
異於諸子言於宋筆武得召是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
人為西陽王撫軍臣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壽太守帝謂元景
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贖罪今後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世
清廉唯處羣瑣典張繡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月墮于孫祖甚曰一



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才將為乎所知其才生不知一經後復有
書在腹時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坐繩於公贊為士
品第一常自云為猶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樂
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吹子恢

恢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馳音律少與長兄恢齊名王儉謂人曰柳
武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嘗預齊武辟火樓宴帝善其詩謂儉章王
曰沒弄徒風韻清美亦屬文遊麗保文帝起兵後舉漢中以應齊武
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夜阻諸將解茅土玉
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詩頗玉環是折亭所贈誰對曰既
而端感冲衷臣謹服之無敢帝因勸之謂後時未卒齊帝曰吾常比
卿劉越石近辭也

海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靈運齊深見友愛謫曰
宅南柳即可為儻表初宋時有禱元燒華者地善聚去傳數安道

法釋從之學博雅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每軍淮
故子良賞押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嘗琴在側遂以投彈
憚彈為唯弄子良曰卿巧極憚心妙極坐聽良賞美手信在今夜豈
止當今彈竹亦可生讓古製讓武命至建祚神飲滿石頭以為狂東
府司馬上戲請戒乎之日先收圖籍及酒讓高寬天之義帝從之從
為相國石司馬彈立性貞素以貴公子年有令名少工節任為詩云
亭阜木梁下雖昔秋雲飛映和王融見而嗟賞因言齋堂及所賦白
屋梁武帝與宴必誦彈賦詩賞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天鏡凌波
長揚萬樹秋翠華承雲遠舉翠颯風游涼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處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永州網
紀暉言參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為別駕慶
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觀者共吾君子固盡頭臨贊及起在慶遠
常若相與為謀主從軍東下身壯士卒武帝行幸見慶遠河合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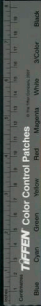


每歎曰人人若是我又何憂建康成子為侍中帝受禪封雲杜侯
出為雅州刺史加都督帝親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
矣始武帝為雅州刺史為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若吾處
今相親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憂遠督府諒者以為逾於詭譎之切
憂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憂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襪席見勸晉遠亞台
司適入夢以吾襪席與汝汝必光我門家至是憂遠亦繼世隆焉
降曰卿元景村已所資置使武救當朝任職實難遠卒至翼族
遺孀亦有命今世隆文武器業始入空也諸子門者所望俱云克
揚神禮始終之繫其不副也何故豈應天方喪祭不然何斯人而
有斯迹也

殷孝祖 或

殷孝祖諱群人也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殷孝
祖外甥司徒參軍頴川荀勗都建議命殷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

州刺史薛安都造薛索兒等也據津任情詔問行將至說孝祖曰竟
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次長身以勇無聞
亂朝危立生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逆相扇構造無端貪利
切弱親懷希和勇少有立功之志長以奉勅成名若能控濟同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齋妻子率文
武二十人隨僧詔還都時晉天同逆朝廷唯保舟陽一部孝祖怒至
厥力不少人情於足大安忠孝祖號冠軍將軍殷勗督前鋒將軍事
御仗先有諸將尚袖盛威前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勗孝
祖孝祖負其威勗慶餘將將威據諸近孝祖將進夜之與大將王
又僕別慈不自勝旅並張怪恭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
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
羽蔽自標頭若射者十手攢射歎不覺將于是日中流天死蓋曰忠
義字敬賦孝祖族子也同堂奉白元年會尋文王子勳反即以吳揚



豫州刺史二人前右軍杜叔寶等生勳琰同建統素無節節而無以自
平定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嘗稱武將軍宏勳西討之藥長固創攻
道於東南角并作大堰募軍載土牛反蒙之三萬人推以塞壘十二
月琰乃始降琰有反以叛自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勳並與有之無
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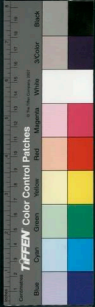
劉劭

少情 字奇 龍

劉劭字伯秋彭城人也少有志節殊好文義舉責任來初為廣川僧
城令稍遷麟林大長徐州刺史劉道濟備為守司馬竟陵王誕錄
黃度為逆劭隨道濟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先是黃
沈伐東豫不克乃降劭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麟於大守劭既至商宜
勳定大政名馬奔歐明湖連理樹上甚流數球反以召勳還起復兼
山陽王杯杯監司馬致尚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冬冬勳內
攻外禦戰無不捷琰無將帥以寬厚為原所降將軍王黃之末勳所

自來為諸將地愈廣之貪冒勳劭以法裁之勳勳突即贈馬其資之
反琰請降勳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咸悅以曰來蘇遷右衛
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勳以世孫封侯有讓上足經始建康之
勳以為恂息聚石蓄水勞勳土中朝士推崇者多往路之明帝臨崩
勳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去太白犯上將
或勳勳辭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焉明若才任任重責尤及天
道察微理宜能免社勳王休亮為亂奄至建都加勳使持節領軍將
軍置佐領杆石頭既而賊寇也朱靈祝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
何朱靈祝已至急信召勳勳戰敗死之子悅

懷字士操與齊武帝同五殿內監為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欽
好武帝即位後領軍將軍兼侍中車駕數幸悅宅宅臨洛山池池邊
隔武帝著花皮冠披袂免皮余於中宴樂以冠賜悅至夜乃去後
懷為登時山上教歡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棄願爾後



曰此况殆也世言富貴好改其業情吾雖有四海今日真盡布衣之
遇板起拜謝。初高登利政有意欲鑄錢以墮讓之際未及施行定
元四年春何謂孔頭上鑄錢均貨嚴辭礙恐其略以為食貨相逼
理勢自然李愷曰權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穀粟價則貴
甚賤與其貴其為一也三吳之關與化哉弱被水蒸而雜不貴是
天下穀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是重賤患
難用而難用為果輕輕則錢益濶而益濶為禍深人所鑄錢法不
禁者自上鑄錢消烟安工銷錢無用之害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
多定價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害也自貴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
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貴之宜以
為開置家有方收黃金大典錢鑄成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傳已布
於人使嚴斷剪空輕小破缺然周知者意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
珠兩珠兩銷以為大利貧民之人塞舊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

百石樂禁市道無爭衣食滋江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輕情少宜更廣
鑄重其錢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中銅錢者甚多。平復宋明
八年伐格武帝曰南廣郡界梁山下有城名廣城可二項此有燒燈
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又東家比度水南百許安平地極上深二丈
得銅又有古銀銅坑深二丈升居宅處猶存銅通南安人漢文帝勝
通廣道縣銅山跡跡今梁山近在青水南青水左測並是故秦之
鐵道地青水縣文帝改名漢嘉且梁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
折嶺近岷梁山條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歌梁山銅
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列鑄鐵刀一口上後之遺使入蜀鑄錢得千餘
萬功費多乃止

鑄字士章植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亡也歷位
中書知掌詔誥故勳國子孫河州胤撰修禮儀宋明不如下人士盛
為文章後漢皆美竟陵西却論為後進領袖而符張融以言辭辯吏司



顧孫為清時而繪音米不勝魁惟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走

夫清澤張簡周比劉中央者共處二人間也

韓紳字孝紳本名甫初禮敏七歲能屬文舅於中書郎王融深賞其
之與同載以遇親交現曰柳董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屈阿士
阿士即孝紳小字也父煥齊時掌詔詔羊紳年十四繪常使代草
之又黨阮的任坊范雲等聞其名命駕趨高防无初賞好范雲年長
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紳年並十四五交雲遇孝紳便中伯季乃
命孝才評之譽善筆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漢天監初起家著
作佐魏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坊等言志賦詩羊紳亦見引贊侍
宴於生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驚番嗟賞由是朝野咸觀麗逐祕書
丞武帝稱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紳居此職後
為太子詹事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紳與陳郡殷芸吳
郡陸德瑄郡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禮太子起學賢堂乃使允闕孝

紳太子文章為才成款擬銀太子獨使孝紳集而序之遂蒙廷尉卿
與洽同游東宮并紳自以才優紳洽每於宴坐嗚呼其文洽探問之
及孝紳為廷尉妻入廷尉其平猶海私宅洽辱為御史中丞遭人
史劾奏之云博士妹於筆者竊犯也下此武帝為德共惡改妹字
為妹孝紳坐免官孝紳少有感名而沈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
誦言紙管每於朝集會同起公卿間無所與語又呼驕卒切道途則
事由此更行於物前後凡五兄弟皆辭職為後進所宗時並其文每
作一篇朝成暮尚好事者咸誦傳焉流聞河朔亭无柱燈莫不題之
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妻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共能屬文
近古未之有也弟潛

潛字聖儀幼孤喪諸兄弟初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紳嘗云三筆六詩
三如羊戲六謂羊戲也第六弟羊威氣調爽逸風儀象初為安北
平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白崖集卷之五 孝感上頌甚矣

論曰當大劫之際二教去此不同原妙莫益各以名節自立孝祖
我款而亡盡其宜也劇動出狂又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楚瑞為
嗣錄古之忠烈亦何以如此快至往過人繪辭親克棄諾子各擅
準龍當年方駕文求之盛治難繼乎孝節中藉為尤可謂人而無
儀者夫

薛安都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為魏族姓有三十家父黃為宗藏安都少
以勇聞身大七尺八寸便弓馬任魏以軍功為華州都統元嘉
二十一年奉齊家北還新有河陰文帝許之華武城襄陽按為北臥
樂太守親軍新豫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據安都為建武
將軍初元景向關侯擊步騎於前所討起拔荏苒元年除左軍將軍
及魯爽及甄道安都及沈慶之清江安都望見爽便推馬大呼直往

刺之獲于側左右沈慶之與首與世表表後云為人敢安都舉騎直
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

宗越

宗越而陽隸人也隨佛元景使魏領馬性謙抑元祐有戰功還補後
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背四字越答曰佛狸未
死不憂不得語議參軍誕大笑前齊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
擊將軍帝凶惡無道而越諱金童太一並為之用誅戮華公又何惡
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患其爪牙無所忌憚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
不能容之因謀作難以告沈慶之啟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
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白未嘗
參差往後臨好行刑誅時王玄謨細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
五年後不遂王玄謨玄謨猶向可宗越更殺我

長喜與許安人流慶之狂僞發文帝請書自隨為考六所知整運
至河東太守敕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
於東帝大悅即假使式將軍簡胡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
算為將不可遣中書令人果向之曰喜聞沈慶之奏擬軍容性既勇
次又習戰陣若能杜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
往寬厚所至人並敬之及東討百姓聞吳阿東來便望風降故喜
所至虜捷

東萊先生隋史評節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同
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朝其弟內朝皆良璞也無子高帝
以第十一子幼澄

幼字宣禮七歲出繼衡陽元王兄高帝未拜便佛四橫說高帝執其
手曰伯叔父猶父慈慈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承茲寄故耳即
教外郎先給通德車姓尾蔡等事車俱正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
王智深以文章相會齊陽江港亦遊馬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頊文
學當使筆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
文學館常手自鈔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
賀玠問曰殿下自有墳索復何須蠟頭細書別敕巾箱中書曰巾



長喜與許安人流慶之狂頓發文帝請書自隨為考六所知整運
至河東太守敕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
於東帝大悅即假使式將軍簡胡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
算為將不可遣中書令人果向之曰喜聞沈慶之奏擬軍容性既勇
次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
往寬厚所至人並敬之及東討百姓聞吳阿東來便望風降故喜
所至虜捷

東萊先生隋史評節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同
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朝其弟內朝皆良璞也無子高帝
以第十一子幼澄

幼字宣禮七歲出繼衡陽元王兄高帝未拜便佛四橫說高帝執其
手曰伯叔父猶父慈慈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承茲爵故耳即
教外郊先給通德車姓尾蔡等車車俱正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
王智深以文章相會齊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頊文
學當使筆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
文學館常手自鈔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
賀玠問曰殿下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則敬巾箱中書曰巾



龍中有五弟恭於民既易一更手窮則才不忘諸王聞而爭於
中第五經中篇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偉及時事會稽孔珪
家起國列植桐梓多構山泉殆窮其趣鈞性遊之連曰殿下處朱門
遊紫闥誰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入紫闥而
意在青雲珪大異之吳郡張敬清玩絕俗雄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
唯雅童鈞謂從元緒曰衡陽王凱賦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
擬融輿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南豐伯頴曹

頴曹字雲長父南豐伯赤蒼高帝從祖弟也頴曹好文義弟頴基好
武度武備登峰火機詔琴臣賦詩頴曹鈞台旨上謂頴曹曰卿文弟
武宗宏便不之才朝帝每存恤鈞欲擢崇太官元日上書銀滿鈞尚
書人王晏等咸稱盛德頴曹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舉既是舊
物不足為僉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帝頴曹曰陛下前欲壞舊鐘

恐宜殺在此器也帝甚怒和參為南州以頴曹為西寧郡長史南郡
太守行荆州府事時江都專執朝權此行由死頴曹不平曰江公論
我輩出東晉使誅戮羣公委任斯小崔陳收使方頴各謀異計求元
二年十月尚書令蕭懿及弟勳兄弟害先達補國給軍劉山陽就頴曹
共發祭武帝帝贈為雍州刺史將起兵意頴曹不同違頴曹觀人王
天武請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升發荆雍書與頴曹勸同舉兵頴曹意
猶未決法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頴曹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
陽謀殺頴曹以荆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頴曹計無所出夜遣
錢石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關文游議參軍柳悅閉齋定
議關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獲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
敢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後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
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令斬之
天武則被疑可釋至而關文不諫矣沈亦勸為頴曹乃斬天武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示山陽山陽大善經沙特摩數百到州關文物兵新之傳首于
東春關山陽死發銘對刑難願賈有器局既唱大事叙情師之長沙
寺僧請黃金為龍數十兩埋土中歷相傳付拆為下方黃鐵額賈因
取此禮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拓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

陳章文獻王疑

子名

子名

子名

子名

陳章文獻王疑字宣微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天成之量高帝
將建業馬山為都督江州刺史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時高
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嚴迎物又至州坦懷納言此際應改王
侯與疑言曰舊楚蕭條仍舊多故政荒人散實煩治理公臨蒞前
笑風惟掛江漢東蘇八荒蓋義更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
月有成布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
侍中建元中武帝以事失吉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謹
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又愛亦深疑常慶盛備又因言宴求解

福州於亮俊王子良上殿不許曰甲汝一世無所為言疑進位太司
馬尋加中書監因讓自以地位隆盛深懼退素比宅舊有田園之美
子應於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若家何事樂映曰改吏劉歡購贖
新羅購易宗爽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弟兄弟交生時慶擊贊以此
為樂上大賞之地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疑曰此大司馬公
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
多也疑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
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
年四十九武帝哀痛太官朝送祭英枝王融為銘云平岳推峯中河
陸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子于格

于格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于
格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殿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
寶本是公器苟無朝廷運注可項藉之力終亦敗亡宋母武為也



兄弟祖有令名者無不周車德壽所為准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審者枉濫相繼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立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改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揚於和氣國祚倒不靈長齊梁雖曰華代義異往時我與弟兄弟宗屬米達首劉子與自併成帝子光武言殺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或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求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段是示無變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軍晉武為晉宣忠臣此即卿事例雖是宗室常義異他方祖然用禍小特自當知我心子格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格于質子顯于雲子暉于暉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須吾役亦幸似退食自公無過足矣

于顯字兼陽好學工書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阮悅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出過之尤也又於後宋後漢為王同異為一家之書

又修撰齊史書成表奏召付必開梁武意懼參子顯才又神共容止吐納每御庭侍坐備顯訪為嘗從容謂曰我造過史此若若成衆史可發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照八索述職方於九丘聖賢同復在茲自時以為名對子顯風神灑落衣袂開襟簡通實容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茂杜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頌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寬容不與交言但舉翦一編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亦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典從安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蕭尚書共見重如此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鄧陵王友香還京師途思宿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張鄧進辱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鶉初鳴開苑落葉有來斯惠母不能已也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存一存體兼及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漢侍中。國子祭酒。善草隸，為時楷法。自云善草隸，元常王逸少而後，變字體，筆法較云，區皆不能攸異。漢時所貴，規摹子雲。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若晉史至二王，列傳，故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章而已。十許年，始見較有論書一卷，前略筆法，回散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遂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遂雅。為武彭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厥心平，相應，巧適，杜奕，善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畢先共見，實知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求經求書，遂于雲為御，縱舟持，發使人於滑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于雲，遙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捷，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適于雲，乃為浮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兼金貨數百萬，性吝，自以吾納不書，好紙好筆者，重加賜費，以要其卷，子持持字世遠，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世，衛瓘，咸感其使持書，及秦帝曰：子敬之迹，不逸少，顧特之書，遂過於父。

臨江歌王歌

臨川歌王歌，字宜，北高帝第三子也。高帝成，才為淮州刺史，如都督。討臨川王，嘗攻城，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秋矣。曰：我是買客，都乃徵求，利善，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操，賓客，風韻，都齊，及麗，朝野，莫不，悅，謂。

長沙威王死

長沙威王，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愛。末，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晃愛武，攝罷徐州，還臥載數百人，使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特糾以法，律，章王，廢，宿昔，流涕曰：晃罪，誠不足有，陛下當德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新時，成武帝曰：宋氏若肯內不相圖，佗，使宜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帝終，無異，意，然亦不見，說，荒，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成於漢明。



始興簡王姓

始興簡王暹字宣徽馮帝第十子也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
為之宋恭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窟道士禱覓見之曰當有貴王臨
川宋明二年武帝不從用諸將為益州始以暹為益州刺史好學善
騎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
高略北宮性行及蜀士人勸暹言歸和辨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
盛事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時實用一歲不滿三萬王餘常歎云始
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齊漢什婦人奴祖以彈子戲暹
古設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寸圓如箭銅色黑如漆甚薄
上有網馬以繩懸乃令去地尺餘暹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
葉當心施注彈子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
也

論曰建章文獻王建碑之質風表天安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

宗之議早高皇稱而天監之愛無窮宋明故知為仁由己不虛言
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社齊受宋彈劍宗蓋見殊勇法武華
齊弗取前微子恪兄弟並背歸川雖見梁武之以俗亦未文獻之
結憂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至夫
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與既隨代華卿士入朝作貴蕃補皇王
沈體同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推擬武帝頗
命情深尊嫡密圖遠著意在永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委
趙水命於近或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夫之固支
庶中立可息觀鏡之謀表裏相維將隆家國會不慮機能運衡權
可制衆宗族職或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徵矣

齊諸臣列傳

王敬則

王敬則臨淮人也性調儻不羈好刀劍屠狗商販備於二具善拍張



補乃戰左右穿屨發者伏殿則議乃高出的武體五六尺披然不中
乃無解拍最甚為撰撰元徽二年隋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蒼梧
王狂君左右不自安後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立輒往領
軍有夜者青衣扶劍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教則於殿內伺機及
楊五大將首投殿則施錫高帝乃戒服入宮至末明門門開殿則隨
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轉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共事沈寂
之事起應殿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表舉起扶君領軍劉祖立
因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或殿則設殿則開關掩裝皆殿之殿
內竊發盡平殿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當皆以委之殿則不藏書止
下名然甚善次隋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兖州
刺史封尋陽郡公後與王僧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特徐孝嗣於
樂陵門飲餘因謂之曰今日可謂速發餘曰不意老子遂與薛非同
傳人以告殿則殿則欣然曰我南少無史故得得朝遊左右建風雲

以至於此遷與王僧將軍同日拜三公王殿則後阿狼了無恨色朝
士以此多之殿則名位雖連不以富貴自居初為散華使經於此歸
被賜柳段其外郎雲衣冠比使委故別朝我昔被賜柳樹今若大小
長羅曰雲中以為前案殿則雖不大然書而任其營照即命者事
蹟詳下教制决皆不失理明帝即位為大馬臺使帝既多教容殿則
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奪其權而內相疑備數防問殿則
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遺蕭皇后之將齊使五
百人行晉陵殿則留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
曰教則豈夫易為改姓遷賜以子女玉帛軍其使人如新而已上納
之未元元年帝疾屢經老始以張嬖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
密防殿則內外傳言當有變分殿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振是欲平
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使金覺金覺酒賜酒也乃起兵招集配
祿二三日便發元十日而殿將年六十四



陳顯達南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漢陽太守諫齊高澄討
桂陽賊於新亭受劉劭大指眾賊進杜姥宅又休範死顯達出杜姥
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軍平封彭城侯尋遷平越中郎將軍
州刺史加都督齊高澄即位拜護軍將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
將軍顯達素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
痛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
重每遇常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微曰我不意不及此文等勿以
富貴使人眾既豪富諸子與王徵別諸兒並騎車牛並服顯達不
悅又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遷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鮮有不敗
臺尼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識此自是即取於前號除之其靜退如
此後以太尉判樞密郢公為三公事而職與連率入以為林外三公
上夢為除高武諸孫上徵言顯達林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

達建武世心懷不悅自敗遊軍受虧敗辱使自悔皆屈處小作安
酒後於上借統帝令與之賦詩顯達曰臣年已老當貴已足進少壯
枕死肯能生下乞之上夫色曰公將矣以年壯告退不許永泰元年
乃帝顯達此使宋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惠景襲軍四萬圍南
鄉界馬圍城去襄陽二百里攻之四十月魏軍食盡求死人均及謝
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至軍主崔叔祖胡松以為布慢奮顯達數
人禮之出均水回壘軍緣道奔逃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成名著
於外境至是大積資為御史中丞范曄免顯達曾又表辭徵並不
許以為江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遣光啓明帝慮
顯達為乘欲進軍還事平乃廢顯達亦懷忿怖又東岳立彌不樂還
都行北投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半顯達聞都下大相欲
殺徐孝嗣等皆死得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懷怖十一月十五日棄



兵分五翼，建甯以掩不備，朝廷遣使軍前，王胡松等謀賊山，關連率眾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豫石，大破之，郡下震恐。十二月，范軍復取石頭，北上襲城，官破大旗，閉門守，稍顯連乃稍從，攻軍數百人於西州，稍與壘軍戰，再合大勝，稍斬手，猶殺十餘人，官軍擊至顯連，不能就退，走至西州，使為傍村，稍官超澤注稍刺，落馬斬之，將年七十三，顯連在江州，遇夫不報，亦而是意，甚不悅。

桓慈景

桓慈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齊高祖在莊陰，慈景與宗人祖思同，將自始及高祖受命，為都督，梁南樂二州刺史，慈景每羅州，棟頗資，歐秦以數百，齊武帝以此藉之，齊林即桓慈景，以少主，新立，慈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情，史造，魏武帝至齊，齊受烈之慈景，密移送，魏勳走，東歸即位，為將軍，齊輔政，將軍徐世，標專權，魏今慈景，備貞而巳，帝既珠，戰將相，舊臣皆盡，慈景初以年，宿位，更轉不自安，及表叔

慈以海陽，拜魏即授慈景，平西將軍，敏苑，為中護軍，如故，慈景出區，白下，長喜曰，頭非復小兒等所折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慈景北行，遺左右，余文典，說之曰，朝廷任用，屬小，請君忠實，江劍，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獲收，吳楚，助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慈景常不自安，聞言，警應，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典，監節，都督，下水陸，統軍，慈景時二日，便率大裝，一將俱，濟江，趨京口，慈景領大都督，為衆軍，踰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典，盛走，不得入宮，逸，淮，諸，使，船中，慈景，命殺之，先是，衛尉蕭懿，為預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齊，勸，帝，遣，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子，希士，等，自，秣，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呼，解，裝，義，師，味，且追，戰，大，敗，慈景，人情，離，沮，慈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慈景聞，賊，死，十二日，軍，旅，散，在，智，下，不，為，營，壘，又，走，衆，於，道，稍，散，軍，馬，至



履滿投源人太叔榮之傑之拔為蒸景門人聘為製浦戎鎮之四番
以禦賜汝汝為吾竟爾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納簡監中捨送都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舉奉章明
心存正端王陳按遠齊飛則建元永明之選身挫罷將則建武未
元之朝約乘往時位喻昔等雖較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改亂
危亡虜及擊于汗頭人恩自克干戈既用誠論北土之跡敵國起
於同舟况又疎於此也敵兒快震主之勇當為盡之運內政都受
瑋涉選親共至賊亡亦其理也慈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李安人

李安人蘭陵人也少有大志常習御款曰大丈夫處世當貴不可希
取二將五殺何難之有隨父在魏宋元嘉中魏使魏利安人尋舉部
曲自後南歸明帝時猶還武衛將軍(劉)憲大會新亭樓登諸軍主將
滿室睹安人五鬚皆盈帝大驚曰安人曰柳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後

為南陵太守村南充用事與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獨居事特茶語戲
帝帝為憂無計安人曰高帝欲捨東來江夏王齊起兵高帝不
許乃止焉帝即位為中領軍封東寧侯時王敬則以船滅見魏亞於
城固安事上世與安人論議謂曰君事有帥名或便不獲細覽也武
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集幕密謀見賞又善結尚
書令王愨故世傳然格有此說

桓康

桓康北蘭陵人也勇果統帥宋大明中隨南高帝為軍容初高帝起
義為郡所繫康皆散裝糈一項贈榜后一項貯文惠太子及竟陵
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放祖等四十餘人相結被即獻出武
帝即遣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推堅陷陳城力絕人所經
村邑悉行懸寄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盡其形於寺中病廢者
寫形枯者歇廢無不立愈高帝謂康曰卿昔我日父未得方伯亦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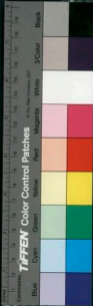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才府我意正欲與卿先共圖霸耳三年領牛車大校魏軍於淮陽武
帝即位卒於魏騎將軍

周盤龍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齊敬遜人尤便弓馬元徽二年魏虜將盤龍
將為兗從僕射魏虜高顯類斬亭稍至魏騎將軍魏文淮陽圍角城
先是上遣軍王成買成角城解於王他曰今致之行必以死報衛門
逢尸不來斯白小人明恩當得一子他聞其改答曰君不殺我便為
賊復病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如素世子則門絕丹楮
至是買城關上魏領軍將軍李安人放之魏盤龍率馬步下淮陰就
李安人買與魏拒賊于所備殺無數遂戰死盤龍子奉叔率馬步二
百餘人陷神魏率萬餘騎破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
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五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悉投盤龍號名
莫不披髮持奉叔已大從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騎擊魏

軍其賊當奉叔見其父又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奮虜數萬人
魏軍大敗父子由是名顯比國形甚疏而感軍勇果諸將莫不
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楚為徵虜常侍光祿大夫
衛獻之卿著紹輝何如亮盤龍曰此紹輝從魏蓋中生耳病卒年
七十九



史記卷之十六

列傳

高伯玉

高伯玉字季璋廣陵人也齊高帝瑗雖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利欲甚
軍高帝為宋明帝所殺被殺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
命筆諒之曰八風舞逆翻九野弄清音一據雲間志為君死中書以
示伯玉伯玉謝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樵薪糗果遣游騎
數百發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
帝卒殺季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笏繫作部
高帝謂伯玉卿此有景秀不答曰數往朕之櫛如責請云若許某自
新必容刀劍感飲反洗高帝善其容即釋之卒為忠信士。時武帝
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軍大小悉皆專斷多置制度
左右職事員備見任過又多借修武帝拜慶還京夏白服來盡排狂



史記卷之十六

列傳

高伯玉

高伯玉字季璋廣陵人也齊高帝瑗雖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利欲甚
軍高帝為宋明帝所殺被殺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
命筆諒之曰八風舞逆翻九野弄清音一據雲間志為君死中書以
示伯玉伯玉謝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樵薪糗果遣游騎
數百發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
帝卒殺季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笏繫作部
高帝謂伯玉卿此有景秀不答曰數往朕之櫛如責請云若許某自
新必容刀劍感飲反洗高帝善其容即釋之卒為忠信士。時武帝
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軍大小悉皆專斷多置制度
左右職事員備見任過又多借修武帝拜慶還京夏白服來盡排狂



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孤畏莫敢有言者伯玉因以帝拜殿
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故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
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求選建文惠太子聞
吾公子良宜教誥責弁示以景負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負罪之祖
叔固曰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病疾月餘日上怒不許盡時
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殺則因
大發覺言往東宮命裝束又殺太官設讓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時
呼左右素與高帝了無動色敬則索衣以末高帝仍著上與遂幸東
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與華蓋臨川王欣義雖是臺
喜聞公子良持酒饗南郡王行儀武帝與豫章王晃及敬則自持殺
纒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嗜盡歡日暮乃去是日敬則則
東宮始廢。高帝哀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監事權勅朝右武
帝深然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次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

其與嶷素祖善樂祖曰紫在江西恩相親為亂如意繼之伯玉乃安
次明年與樂祖並見誅伏誅旨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大祖而不能
自謀豈非天哉

崔祖思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瑛七世孫也齊高帝在淮陰
祖思隨魏自結為上柱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謀謀議宋朝初議封高
帝為梁公祖思啓高帝曰誠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惠天
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竟
贈酒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持中阮文事曰黃膳兵食非在
思所解祖思曰魚鱉膾脍以非句吳之詩文事曰千里草豈豈開來
爾帝悉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表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
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正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受人以德不空如
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



官。武憲即位祖思所陳政事以表伯古開勳亦務以教學為先
宜大朝之南以備文宗可襄以此莫關戎茲又曰劉備取帳謀銅鑄
錢以交國用魏武遣女毛湄嫁十人宋阿姊以綉衣賜死王景興以
折宋丸請宋武帝節檢過人頃此考性若猶蚊情三齊益若五蓋盤
此花米飯被仲文勸令畜豕云云我不辭聲仲文曰似當日辭又若
畏辭故不再登親帝王米嘗不以物素與後罷亡也伏惟陛下禮舊
成儉雖貴為後親殿則素水甲攜膳器則陶甌充御座皆玉簪碎以
為璽璋哀於樂焚之如草里祭朝士有朱車蓬蓋高以珠等脫禽充
色長潭清涼則調風塵俗不使終日又曰憲律之虛由來尚矣宜
清五刑封及簡三官漢末嘗律有天子孫並傳其宗今廷尉律止乃
令史門戶刑之不啻如此之由又曰案簡漢編戶千萬大樂俗官方
八百二十九人乳光等奏議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撰定其
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雜與元徽時較試千

有餘人後宜雖伎不在其數要貴方殺傷敗風俗今欲擬邪賜道莫
若限雜伎王奕唯置慶慶羽戲登歌而已上詔報答

虞綜

虞綜字景珠會稽人也祖霸父晉左戶尚書初綜武意始從宣家尚
貧薄綜歎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感之齊建元初為太子中
庶子累遷豫章內史綜家富於財而善為政味。上以綜布衣之薄
從容謂綜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尚書
武帝幸芳林園覽綜求味綜獻脯又雜有數十與大官無味不及也
上就綜求諸飲食方綜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綜乃獻醒酒脯餅一
方而已

陸澄

陸澄字若深吳郡人也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唯食手不釋
也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曾志學尤為允官以君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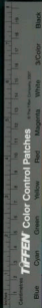


始知野處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歷歷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
書為業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致掌王游雖復一覽便請然見卷軸
亦必多僕檢舉學士何意等盛自尚略登侍餘語果然後談所遺滿
殿百千俱皆餘所未觀餘乃歎服歷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
文蓋欲獲宋書竟不成王餘戲之曰陸公書好也家多積籍人所罕
見

陸惠曉

陸惠曉字叔明吳郡人晉大尉琨之玄孫也自琨至惠曉祖高載此
為侍中皆有名行惠曉由父仲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惠曉清介工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周郡張緒稱之曰以東裝樂也
齊建元初遇太子洗馬廣江行無常稱惠曉心如無鏡過形獨物無
不朗然王思遠極如漢水房乃亦有霜氣常持以為寶錄惠曉與張
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林楊柳燕歡曰此池便是庭泉此水便

是文優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為精嚴條史以惠曉為征虜功曹與
有參軍申綽劉暉同後建職暉前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
與惠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
則鄙吝之萌盡矣。武帝第三子重慶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嘗
其小名謂司徒章陵王子良曰為然歟知然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
率無以整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惠曉為長史行軍別帝問
曰卿何以輔持重慶答曰辭以情身然以養在辭則人下擾然即人
不煩上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轉陳郡謝勳為左長史有公亮陵王
子良謂王融曰我有前世誰地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
見其比惠曉坐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必起送之或問惠
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體不容不以禮處
人未嘗卿士大夫及問其故惠曉曰貴人不可仰而賤者乃可知人
生何家立輕重於懷抱然身常乎人位三子僚士惟正有英名時人



評之三

位字伍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盡夜讀書如
此者數歲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夫五行志四卷乃借焉
還之累無遺脫勿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
也保又監切為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防文為感知已賦以贈
防防因此名以報之及防為中丞督揚州其送者放於到夜劉
苞劉蕡劉顯劉孝仲又使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難貴公子孫不得預
也

文人多不全了漸與我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去自盛
均以來此秘宋魏交關與理合區由惡至惡若曹王曹無先覺潘陸
顧謝去之爾遠大皆欲官朝相變依昂好節若常有得聲則後頃切
擊一簡之內音韻重味清句之中輕重悉異窮既美矣理又善焉但
顯歷代履質似不都爾此處而云此秘宋魏近於語乎素范云不從
根本中來尚書云區由惡至斯則語謂譯於玄黃換句著於音律也
范又云時自會此者尚書云或關與理合則美條清語有辭章調韻
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雖此以性可得而言大思有合離前哲同於
不免文有開卷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入幾彈士衡所以寔恨
然篇既曰遺恨非盡矣之作理可試何君子執其說何便謂合理為
開宜如謂其合理而奇試何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添以清濁為言
劉楨奏書大明休勢之致組語玄帖之談操本續讀之說與玄黃於
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荷此秘宋魏故論為何所信邪愚謂前英已早



徵宮徵但末委曲指約若今論所中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諫多則臨
端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
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改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
知無悔無窮之地引其不了不為開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施乎
意者亦實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意在情物而後於章句情物文之所
知明矣長門上林始非一求之賦洛神沈馬更成二體之作孟堅精
正疏史無虧於東王平子厥富弱質不累於博雅王粲初任他文夫
總攝是揚常破提著賦額日不敷筆意繁尤則華與乎一日歸辭倉
伏而理除於七步一人之思運運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
商律呂必責其知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生覺也
○約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繁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
高下依昂非思力於筆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亂字不

過十巧盛已不能盡何況優過於此者乎蓋巧以來未經用之於漢
祖問用徒得其勢曩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者聲韻
之巧無當於韻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夫以于雲響之陽真策則
云世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商之疾商微之別雖知五音之異
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殊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親者也以是而推
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義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管吹之聲由美惡
妍媸不得煩相並反譬猶十野操曲矣得思有闕發失調之聲以洽
神比陳思也或有似異乎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
音律頌軒也士衡雖云黃若辨端擊有耀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
循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若夫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
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
聲韻爭

陸采字明霞吳郡人也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采夙蒙舉上
顏頰特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矯直無
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胤在任贓汙數百萬采奏收勅之中書舍人
黃隆之以有事託采采不答無或聞之以問采采答曰有之帝曰誰
隆之不答曰臣不敢其人將隆之在御跪上指示曰此人是也采謂
曰君小人何敢以誦人爲前司隆之失色頓首將軍凌樓是采殺房
采嘗以公事彈凌樓因侍宴帝曰隆果是巨魁通小事彈巨不貸
帝曰采職司其事卿何得爲縱果在臺豈不畏世親

論曰陸采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天干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
斷於事未能周務書時得所議矣叔明待身有然殆爲人望森道
相傳可謂敦忠者也

夏采之

夏采之字景行新野人宋司空劾勳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

陸采字明霞吳郡人也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采夙蒙舉上
顏頰特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矯直無
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胤在任贓汙數百萬采奏收勅之中書舍人
黃隆之以有事託采采不答無或聞之以問采采答曰有之帝曰誰
隆之不答曰臣不敢其人將隆之在御跪上指示曰此人是也采謂
曰君小人何敢以誦人爲前司隆之失色頓首將軍凌樓是采殺房
采嘗以公事彈凌樓因侍宴帝曰隆果是巨魁通小事彈巨不貸
帝曰采職司其事卿何得爲縱果在臺豈不畏世親

王楸

王楸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融韋集才學之士應校虛實積物錄之
謂之總事自此始也後齊使貢宋練事多者賞之事皆窮於歷江河
憲爲楸乃賞以五花章白團扇坐車執扇容氣甚自得稍後至楸以
所請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楸操筆便成文章說吳辯亦華並舉坐學
賞賜乃命左右抽憲車中自製取扇登車而去楸笑曰所謂大力者
負之而趨宋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振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奏
天頌揚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說



孔建

孔建字德璋會稽人也少學必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賞之引為
王僧虔秀才再遷歎中郎而勉為縣尉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
辭學為尚書左丞孫鳳嶺南聲好文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
趣相得文與融相三思安廣江何熱熱弟札生狀交不無世務若宅
庭營山水憑几滿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杜鵑友
之曰欲為陳蕃乎建笑若曰我以此當兩節故次何必效務王晏嘗
為妓文侯之聞聲進為曰此殊非人耳建曰我聽鼓吹始不又此豈
甚有意也

劉懷珍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哀王卬之後也江夏王義恭出鎮野
台道憑乘珍以雄鈞凡重取為研硯長史兼選曹約徐家母憂去職
張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劉子安得不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

微使七歲若善其對為豫州刺史加都督初宋孝武世齊陽帝為會
人懷珍為五閣樞選平書殿珍既遷齊用高帝有白鵝為詭人不可
萌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正卿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若
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公馬置堂堂寧原負人此
物吾方欲以身名此之宜計校物多少高帝精攻以懷珍內實未老
故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是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
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情懷珍便懷懷珍故況在今日寧當有疑懷珍
還乃後懷珍左司馬

懷字守謙本名宏武懷珍從父弟也孝恭初魏冠青州安時年八
歲為人幼略為宏至中山中人劉寶惡懷以象帛贈之歡以貴
學魏人聞其江南有以葛更徒之代都若實不自立嗟好學齊人燕
下自課讀書嘗漆林淫從文進且時或昏睡其鬚髮又覺復讀其
精力如此自以少時未聞始更萬萬精明意過人若所見不獨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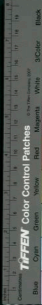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異書必往新館置何處感祖龍之書勝於是海極羣書文律秀山左
成王亦猛重安及安成王懸荆川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簡使撰類
此未及成優以疾去因遷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樓志其文甚
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為才者多被引遷擢以不次峻舉生
而勳不能隨眾說降武帝每舉文士東從史學時化雲沈約之徒皆
引及推長帝乃就如其賞贊曾蒙拜故事成帝已登帝試守問成帝
將賞得元微感請欲借疏十餘事坐事皆驚帝不覺失色自足惡之
不復引見及後魏死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
以為之竟不見用乃著神命論以寄其美安本將門獨為志好學若
東陽其會人士多從其學每進三年半年六十門人從曰玄靖先生
談形不若亦後珍從子也。前建上欲置齊郡於部下議者以江右
土沃饒人功矯乃直於瓜步以廣行為補國將軍安郡太守上謂張
懸曰齊指是三學所是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

被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而玉環刀一口使隨至保諸城郭安集
居人擊發田二百頃使沈初隴既不受禮則著華吏論以達其意
聞之手被獲賞前帝即位譚漢射餘等詞曰劉漢烈若在朝廷不
委其清吏也于齊香歎

香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然而言曰此兒寬千里之駒果
大監中為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有傳給華書虎的任功以下每有遺
志皆訪問焉重於約坐語及宗廟積構約云鄭玄卷張逸謂為書風
風葉葉然今無從此器則不依古者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揚爵皆
刻木為鳥獸盤瓦及背以出內酒醴時魯邸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
女器有編獨依籘牛形晉末嘉中賊曹融於青州破齊景公塚又得
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
何承天纂文奇傳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頭王事此何所出香曰仲師
長又二寸唯出倫樹長頭是此塞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象至



今不死約耶耶二書尋檢一如青言又在任防坐有人餉防酪酒而
作戲字常問奇此字是不者曰若洪字從木旁若防又曰酒有千
日神當是虛言者曰杜陽經即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防
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識此者云出揚元鳳所獲置郡事元鳳是
魏代人此書仍載其成三重五品高漢歷里防印檢檢記言皆不差
至常璩校使撰防者生於防因有云祖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
行耶士並効周錯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常璩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
始又問香尚書著裝前書相傳云擊覆究何所出者曰張安世傳云
詩案纂要考武聖帝數十年章昭張要注並曰秦徵定歷筆以待
額開范由觀字舊音訓又訪者焉尋版用捨撰周史。出為碑津令
有署績核簡錄三百餘人徐應誠留款許焉徐營事徐勉舉香又額
誦等五人入禁林撰略略書成以晉安王有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
餅因請林庭賦王常聽見而歎曰郊廷以養然復比作累豈尚書儀

曹印餘載以靈圖文織事安香焉

歐字士光生夕有香氣無盆甕室物有穢蒸四歲夜父六歲稱論語
毛詩庶所不解便能門難十二讀稚子道通籍曰此可辨耳客問之
問詞而答皆有前經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明學有文才不聚
不立與談於許並聽居求志欲遊林澤以山水書種相與而已奉母
兄以琴編解饗食不雜左右母慈有所執曰未及言歌已先知其誠
感如此性重典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峻必盡幽道人莫能及皆歎其
有濟勝之具常欲贈人世以母老不及遺每隨兄尋香從宦少時好
施濟周人之患人或遺之亦不非也又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
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授乎

訂字考度儀珍後孫也本州刺史張稷碑為主簿主者檢名訂乃杜
徽於對而逃陳留阮孝緒碑學應居不交當世訂以神交訂故兄歎
文長高標三入日夕相攜文都下謂之三德訂善文章尤精應釋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The Color Services, 2007

曹興歆臨講鍾山諸寺因其上築宋興寺東觀有終焉之志。尚書
卽何昭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頓俊蓋希希奉持衛忠實之流也命
駕雙門拒而不見族社孝標與言稱之曰許超超越俗如平天朱雀
欲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險峻之輩標樂年之歲讀許常務較及
中波納衣每遊山澤輒留神忘返神理開王安貌若華在芬谷之用
意兼彌索或有遇之者皆解并人家甚貧苦積口而食陰冬之月或
無糧絮打處之憂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言區之色寂論
成歸重焉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雅人之則又云其德不或正爰四國龜夫果
之風流所爲休野行也之度蓋其有爲行也此履所處德德律尚
所守始人望也陳珍宗族文賢賦賦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
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明其有之乎

劉徽 疏

劉徽字子哇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懷六世孫也徽篤志好學博通經
義年五歲聞房孔然先讀管擊得欣然欲讀舅更爲說之精意聽受
曰此可及也兄弟三人共處庭室一閱爲其所測無以葺之怡然自
樂習業不廢張氏教授常有數十舟勤尹家聚於後堂寒暑開而讀
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徽曰人謂此是劉尹將樹每想高風今復見
而清德可謂不衰矣爲秘書郎不見用徽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
齊高帝踐祚召徽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
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徽曰
吾應天命物議以爲何如徽曰陛下或崩統之失加之以寬厚雖
允可安若稍其嚴職雖安必危及武帝謂司徒褚芳曰四方五乃耳
季士故自過人。上欲用徽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武喻旨武謂
徽曰上意欲以風池相美張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得國子博
士便知所被徽笑曰平生具榮光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此豈豈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 Color Black

小就嗚安狀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者父業當
世推其大儒以此古之曹勣生在禮橋瓦爰數聞上皆穿漏學徒敬
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馬探次帝少時嘗經火膏及天監元年下詔
為立碑謚曰貞簡先生功著文集行於世。初歐陽月令事謂學
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衰矣吾今讀此書不得其仿
佛學者矣其遺漢時清陽蔡仲然禮學博明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
故氣韻調平今就東南土氣漸改故不能感動金石響亦以為然
顧宇嗣芳歐族子也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
為舟勝尹命為盧馬於坐策顯經史十事相對其九約曰老大昏忘
不可受策綠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則其五約對其二醜位聞之
擊節喜曰劉知子可謂蓋人雖吾家平原爾張壯武王製馮尚皆必
此對其為各達推賞如此

明僧侶

明僧侶字休烈平原人其先共太伯之裔百里吳子孟明以名為姓
其後也僧侶明經有德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來此中鎮北府碑功
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胤胤淮南乃友江昇明中齊高
帝為大傅教辟僧侶及顧歡張榮緒以進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
至僧侶弟愛府為青州僧侶之種食蓮曼符之壽州注弁論山栖霞
精舍飲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境愛府罷任僧侶隨居往江東嶗山僧
侶聞沙門釋僧達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達問僧侶
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侶曰山藪之人改當塵垢以遠若辭
不獲命使當依歲公故事既而帝還嶗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
以為恨昔戴顓高外禱下以山人之服如其身僧侶故云。(高帝後
謂曼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允之外臣朕憂想為人固已勤矣所謂
延路絕風雲通仍鳴竹根如意葡萄冠者以為乘馬豹海封延伯
昔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告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樞紳也

ColorChecker
TIF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ColorChecker 2007



皮島

皮島字幼簡新野人也為志性恬靜不交外物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蒙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好盤研白麈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變亮背開果許令觀臺尚易以連理凡竹觀書格報之子

燕安字子貞少好學多所購補註至羊不啻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孔宗劉孟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有異議先是蘇境多狂獸蘇歎妻至猛獸皆度往臨以界將以為仁化所改弟有吾

有吾字湛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慶所交愛初為晉安王國當侍王每被領有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於劉孝威江伯扶孔敬通中子使徐防徐稱三國孔融鮑至等十人抄得假符宜其果候就高將學士簡文關文德有置學士有吾子徐徐稱子茂其弟張長公北地傳公東海鮑至等充其慶齊宋明中王融鮑就定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

新變至是轉約聲韻廣為麗藻使喻性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此見京師文體儒純味當說學浮疎免事閑緩既亦北典正音風靡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古以嘉賓用之則有所來聞今味情性反觀內則之篇詠華寫志更撰酒誥之作遲遲春日雖學歸藏法法江水遂同大博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荷掖但以當世之作壓萬古之才人遠則揚焉曹王近則清隆頌謝觀其建辭用心了不測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孰為茲格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幼謝康樂裝鴻儒文者亦頗有成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授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精約裝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飾什之美是為學淵則不循其精華但得其冗長而裝則義絕其所夜唯得其所短謝彼巧不可磨裝亦資不宜慕故曾馳聽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齊裝氏彈兩唐之不薄故玉碎金沈反為拭目所嗟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燕陽春高而不和

為發此子不尋其不指餘餘履並文實有異巧心然愧好耳是以
揜喻帳玉之士瞻鄧邦而知選章用翠霞之人望閭師而嘆息詩既
若此筆又知之幾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然孔無情任其操筆甚矣
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於近世嗜吟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
文章之絕冕遂作之指撰張士簡之賦周升述之辨亦咸佳手難可
復遇文章木墜必有矣絕傾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恐
恩吾子更一其商榷辨致清濁使知經渭論茲月且須彼故南朱白
既定碑黃有別使夫猿鼠知懸置芋自和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劉孔之書之序

劉孔之字靈預南陽人晉領州刺史荀七世孫也孔少而抗極好學領
得秘授隱宋孝弟中仕至晉平王驛騎記室劉陽令羅官隔家靜美
常服苑皮恰斷殺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巖為荊州殺碑且
為別駕典同郡宗淵斬野度物並遺書孔簡之孔等各儋綠茶而不

應命刺史蓋陵王子師表孔及同郡宗淵宗尚之吏易劉昭五人請
加諸半米第之命詔機為通五郎不此竟陵王致書通意禮答曰孔
曰卿叶疾病三時營灌植楊餘陰於山澤託暮倚於魚鴈寧非唐虞
遺恩周邵宏施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徒居之孔病正盡有白雲
徘徊蒼戶之內又有香氣及聲聲其日卒孔子之遺

之遊字思貞八歲能屬文孔曰此兒必以文典吾宗常謂諸子曰若
此之類氏之遊得吾之文由是用里櫛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
指孔必呼之遊小字曰情如福德兒程手而遊之年十五舉茂才明
經對策沈約任昉凡而異之吏部尚書王彥安候任昉遇之遊在坐
所謂贈曰此南陽劉之遊學優未仕水鏡所宜既權即調為太學博
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僕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

令之遊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其才後仕必當過僕
之遊為學明審書也辟者時劉顯章被並編強記之遊每欲討論成



不過也後除南郡太守文選謂曰知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
並華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遊在荆府常
寄石南郎忠愛前太守衆承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
遊後半齊隨車折臂右手掩直不復得孤仲後連相府王再為此郡
湘東王繹奪嫡其才學聞共西上至夏口乃密送樂毅之弟之手
之字字亦會好學英風凌蒼占對咸之臨荆州唯與凡談凡見之
遊之字語帶曰之遊必以文章顯之身當以功名著舉秀才除太學
博士之字文填嘉弊在朱异之右既不叶譚為所害故表出之以代
之遊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聞朱异曰之手代兄喜不
死弟因稍宜直大鴻小鴻而已又謂尚書令河東寇曰荆湘長史南
郡太守皆是漢射出入今者之手便是凡轉在序有異績更入饒之
卒劉士讓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論曰劉虬弟凡僧知父子並業盛專門備以儒行持身之節莫大

焉得悲夫若馬瘦易劉此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
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願又之遊見饒時主或沒朱業而斥或以業
疾而亡異夫自古者王孫已下賁之道有以知武望之不弘元后
之多忌察祥之不來也不亦宜哉



東漢光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七

吳平侯蕭景傳

吳平侯蕭景

吳平侯景字子照吳武帝從父弟也好學才辯有識斷任齊為永安
令改為百城最求嘉太守范曄嘗言鄧琬稱廉平雖服景為汝乃
鄧門曰蕭雖有疑滯者可就求寧今吳武帝踐祚封吳平侯侯南亮
乃刺史加都督景各州清恪有成裁明辭吏職文無權下不敢欺
文人畏敬如神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兵在朝廷為衆所瞻仰
於武帝雖獨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
中又太尉揚州刺史在州尤稱明斷符敎嚴整有田舍老妪訴行在
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妪詰曰蕭監州行知汝汝乎何敢留之其為人
長敬如此

臨川靜惠王史



東漢光生南史評節卷之十七

吳平侯蕭景

吳平侯蕭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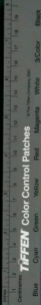
吳平侯景字子照吳武帝從父弟也好學才辯有識斷任齊為永安
令改為百城最求嘉太守范曄曾嘗詔稱景平雅服景為汝乃
郎門曰蕭景有疑滯者可就求寧今吳武帝臨許封吳平侯侯南亮
乃刺史加都督景各州清恪有成裁明辭吏職文無權下不敢欺
文人畏敬如神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衆所瞻仰
於武帝雖獨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
中又太尉揚州刺史在州尤稱明斷符敎嚴整有田舍老妪訴行在
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妪語曰蕭監州行如汝汝乎何敢留之其為人
長敬如此

臨川靜惠王史



弟月朔差王宏宇宣建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
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銳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戰
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安都分率方多達朝朝諸將
欲東唐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
加難而退不若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敏曰自我大義所臨何妨
不願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歟是求何難之對馬仙碑曰王宏
得亡國之言天子稱境內以爲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易義之
於魏宣慰曰呂僧珍可將也宜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
宏主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遂自退下官當前取死魏
者已羅僧珍謝諸將曰殿下非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魏阻我欲
使全師而及又秋榮遂曰王非止全無經略爾出過甚吾與言軍事
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遂遂得軍不消魏人知
其不武遣以中領僧珍數曰使始與吳平爲元帥我相視橋中原不

此乎今遂欲人見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
因執不聽乃令軍中四人馬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裴頌怒
魏吳康生馳遣揚大眼謂元英曰梁人旬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
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遽據洛水使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駛其
下有奸將章裝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未可使與交
鋒裴頌起次下環魏令曠明所至獨起下邳人多欲降裴頌曰我若
得城諸卿皆是我國人若不能破賊賊令公等失卿亦朝廷中人本意
也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裝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
逃亡諸將欲宏不得飲飲而歸燕甲夜又頃簡水陸捐棄病者強壯
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敗城門未入臨汝侯登城謂
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門
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進食饋之惠始聞洛口敗亦退軍。宏以
介弟之貴無他意能志意敢做軍室盡於百間在內堂之後關命甚



亦有銀是錫仗者憲以聞武帝天子甚厚殊不視宏受委江氏嚴歷不能符錄上他日送宏候兵江曰當來就汝權安雅攜布衣之舊江他物性與宏及江大歡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務便呼後問與歷性至所宏恐上凡其願貨顏色相覆上意彌言是仗差查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粉錄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袍物蛋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懸貯布帛絲綿漆蜜許練朱砂黃着雜貨但見簿率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割款至夜臥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部下有數十部出懸錢立券每以同宅鄰店懸上文券刻記便便券主奪其宅柳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帶後知制懸券不得後雖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管時有疾神論豫章王條以宏貪者遂為發原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濼宏宜旨與錄天下文章何限那急作此錄今惡致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畏飲稍改

安成康王考

安成康王秀字秀達父憲第七子也為江州刺史符發主者亦堅船以為質筋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歎以半着給參佐下若載薪物既而遭風質筋遂被及至州聞筋刺史取敬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掾遷荆州刺史如郡督立學校招隱逸處士河東韓懷明等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在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考精意學術博集經說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屈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帝益以此賢之

蕭曰自晉王著創業莫不廣植親視創製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紳少庸崇於帝術盤石大牙寄深遠楚絲武遠聲前軌著芬懿想至於成故威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回亦堪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著瞻觀之遠疑而不味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養



學與一健研使樂之不絕於其手云在唐平鄧陽始與俱以
名迹著矣蓋亦有洪之聞乎也

昭明太子統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舉武康長子也三歲受奉經論語五歲
誦讀五經悉通風雅性仁孝自此宮視恩惠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
朝多使留求賜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太子姿容華潔止讀書數
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為惡便
成然所賦易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頃基
於前太子明於經事每所奏深謀巧妄皆即辭折示以可否徐令改
正本堂彈糾一人平斷六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生寬和容雅真
樞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貧賤無德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
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家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樓三萬卷名才堂
兼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也故世山才堂後角後池帶兩侯觀

盛稱此中宜奉女樂太子不若諫左思招隱詩云何必崇輿竹山水
有清音馳想而止是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選三十三卷

梁諸臣傳

王茂

王茂字茂先太原人也好讀兵書究其大指身長八尺紫白夫容儀
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後為
邊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為邊職又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
守陳伏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潛茂反帝遣視其中
積別藏綱馬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
少有號名帝又借其用曰將廢大事便害健符此非上策乃人腹心
鄭紹故往候之遇其外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
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邪德外茂因擲枕起即捧摺隨紹
以入之茂亦大喜下休包因結兄弟茂自心遂得盡刀發莊都建



茂於所歷新魯既于提武帝東下為軍師次林陵東帝遣大將王
秀圍盛矣米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操武軍引却茂下為軍刀直前
外生軍欲變勇力他人執鐵鑿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無第一仗
變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後軍將軍選侍中領軍將軍時衆皆亦滿
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明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
帝乃出之乃以余妃賜茂亦滿之亞也。茂注寬厚高官雖無美譽
亦為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懷念其兄情容姿
表裏難須眉如畫為衆所瞻望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欲歸滯因
居處被服同於儒者盡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贈曰忠烈公

曹景宗

曹景宗字子雲新野人也以騰勇聞顏延之嘗每讀罷並嚼飯傳飯
故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也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誥督教請帝
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

聚眾奔華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
寧東宮符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披甲馳戰若士棄甲奔走景
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相破王夢周於太統封湘西縣侯除
鄧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州鬻貨聚飲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
以此開衙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撤為右衛將軍。
五年魏中山王英交種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
接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獲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領軍入例侍
衆軍齊集俱集景宗欲奪其功乃違教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
從還守先須帝聞之曰景宗不違蓋天意乎若孤軍獨柱成不特立
必見俄頃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軍至與景宗違願部陽
閉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
軍不敢過景宗等尋軍猜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
上城又過壘更每殺人過岸伐樹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救



王千餘人得及大眼城萬數里軍糧大膠來少乃百城之
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寇駕救為大眼堂
抄掠碑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越使與魏橋等為火攻
計今景宗與敵各攻一橋敵以其前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吞水
生催水基長六七尺敵定所將馬道根李文劍表寇軍數等乘艦
登岸擊魏橋上軍盡登景宗使數軍援殺賊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
大眼於西岸流營美自東岸飛城走諸壘相次上崩全登其器甲身
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德大眼至魏水上四十餘
里伏死相枕義之出逃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渠城緣淮百餘里罷
敵阻橋旁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城山積平馬驢驛不可備計景宗
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遺數建。先是早志詔將神宗求
雨十旬不降帝怒命戰杖破焚將廟奔神影爾自關河然次起火當
神上忽有雲如嫩優忽驟雨如駕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脫詔追

帝少時遇飢自此帝長於道深自踐非以來未嘗賜白到廟於是備
法為將朝臣儲錫是時魏軍攻圍魏魏將帝神救必許決助既而
無雨水長遂往敵入亦坤之力馬龍被之後廟中人馬盡有泥屎
當符並日見為景宗振振入帝於帝允救宴飲連句今左僕射沈
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美
技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餓已盡唯餘
魏病二字景宗便強強斯頌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加鼓鏡
惜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又朝賢驚嘆竟日詔令上左
史。景宗為人自將尚書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
公卿無所推唯以韋軫年長且州里勝流待相敬重同宴御筵亦由
房謙遜武帝以此加之景宗往往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褻車帷慢
左右輒謀以位望騰重人所具體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御
三騎犬馬知龍與年少軍數十騎拓弓弦作聲響聲漸加武為千下



以中丞李勣助射之得飲其血盡食其胃餌如其器器焚其後生用
舞頭出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輒不
得路行開車投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色色使人
氣盡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持景宗酒後錄妾或誤稱下官帝故嬖
之以為笑樂卒贈莊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

夏侯詳

夏侯詳字叔業燕郡人也南齊王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
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應詳不同以告穎胄曰勿
耳近詳求容大之計今成昏而告之不要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蒙
太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
頗習多次於詳遂湘州刺史詳善史事在州四歲為百姓所稱州城
南臨水有安羊橋得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或笑服至詳於其
地起臺期延傳焉以表損此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射于梁嗣

夏宇世德累遷兵興太中社即設有惠政吏人屬其像立碑頌其為
晉通五年為中領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運帥無州刺
史湛僧智等自帝遣攻壽陽水寇石靈卒乃知靈使持節代靈與魏
將河間王深昭准王威等相拒頌竊起捷尋殺班師令曰須城城後
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攻武帝復遣北道軍北出帥彭寶彭
陳壽等稍進靈帥湛僧智魚弘欽澄陽通流滑泥舟入淮記魏軍夾
肥築城出置後靈與僧智還擊攻之進攻懸瓠賊將軍玄放自北
道會為兩軍既分所向皆降九降賊五十二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
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靈為二州刺史知都督壽春久雖長竟百
姓多流散靈輕刑誨賦務獲者役頌之人少充復卒于州鎮。靈美
風儀寬厚有器量淡曠文史能專對歷六郡三州不為產樂操賜所
得隨放錫放性愨率若庭殿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
可效安十數人並無改服安家每有客常滿簾美之皆謂靈為夏史



妙老勇愛

愛字季龍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鎮歲連兵人頗失業愛乃舉軍入於壽陽立張淵田千餘頃歲收穀百萬餘石以充儲備兼贖贖賈人境內頗之愛兄亞先經此性至是愛又居為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是愛前兄後弟布政優優愛在州七年近多附之有卽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注者愛後考使安戈羅騎師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尚文武官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古士驍

古士驍字猗容馮胡邊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年逾四十思思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計謀命王生曰君堪魁拔節弄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奔及際西起年我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略武陵太守蕭一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士驍討平之建康平為巴

東明建平太守天監二年入為五閭將軍位梁蔡二州刺史加都督從為太子右衛軍又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驍愛得一積范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頓及覺喜曰鹿者謀也吾當居十一練乎自共仕進積獲已九及除二郡心恐之遇疾不肯除昔道七年卒於郡

梁道姑

梁道姑字懷德南陽人也梁武帝起兵蕭穎士道姑著者威略專相委任出為司州刺史魏國司州將城山聚不滿五千人食穀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內作礮礮關紐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時作伏道以夾擊水道蒸土絕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稍獲不可勝計魏大將孫衝攻圍日急道姑用四石鳥礮大弓射於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甍長二丈五丈施長刀使壯士執以射魏人



賊軍甚悍之將退會道者飛箭乃兄子儻從弟雷志及將軍
曰告功苦勞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國節無令吾等有遺憾知道若
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鄧州刺史曹景宗赴後景宗不前至八月
城內糧盡魏勉之贈鎮西將軍

鄧元起 李膺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人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陳末起
兵蕭瑨曾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親與武帝會于夏口中興元年為
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中遂統紅雲將軍初梁武之起益州刺
史韜率建將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西太守
朱士略開門以符先是蜀人多恐亡至是脫出投元起嘗稱起義舉
朝廷元起在道入軍糧之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漫若檢巴西二郡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奉元起然之活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敵敵後
無繼後山人始附於我魏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銀心一離離悔

無及齊時比圖之不急貨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齊送軍富
人二軍突來俄得三萬斛元起遂屯西平李連始齊城自守齊益州
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內外皆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李連計窮會明
年武帝使使李連罪許之降李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于
建康元起以歸人更娶妻為婦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選伏效客
轉光濟並享待之任以州事娶妻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助為善政
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備器
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卿子何用馬為藻去
醉而殺之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故吏廣漢羅研詣闕
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乃脫藻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益
忠侯

李膺字公規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
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膺昔同其效對曰昔事伍雲之主



小建克辭之君帝嘉其勤以如魯尊唐有父之乃以為益凡別賀

馮道根

馮道根字臣基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備憤以養母行得井肥米竺先
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
朝食安能為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以爲湖陽成主攻臨錫城
及爲賊圍道根救之四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長多道班以
免內是知名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軍陳成初列阜陵府城陞
遠斥侯和缺特至者幾頰笑之道根曰汝少勇毅此之謂也藉城未
半魏將覺法宗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整衆未固城中最少莫不
失色道根令開城門設服降城突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賊之魏
軍因退還補國將軍六年魏文帥魏帝詔魏州刺史韋敷救之道
根爲敷前驅至徐州建計蹙邢陽洲築壘振整烏魏城道根馳走馬
步地計爲之以試功城陞立併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解魏建橋魏

軍敗績累有封爵軍道根性謹厚木納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
所過村陌皆士不敢剪掠毋征伐終不苦功武勇軍道根示功壽
令沈約美其口不給勳約曰此陛下之大過將軍也聖處州郡和理
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位愈約所若起不終捨室無心服
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遠武帝亦雅重之
魏時不學既賞且讀書自謂少文當蕃周勃之器年十六年獲爲豫
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欲
踏謙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
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憂憶有
一州

康詢

康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漢置郡漢置藍田西域康
居亦遣子于得詔河西因留不食其後遂氏焉詢少敏著有志氣仁



亦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為徐院梁武起兵幽舉郡之志岸遷太子左衛率符璽降人王足陳計求獲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量謂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陀為激溝并灌野澤帝以為然使水二陳丞相討官將軍祖暉視地形或謂淮內沙土深輕不堅突其功不可就帝弗聽發卒萬人舉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物節都督淮上諸軍畢并罷擬作役人及戰士有聚二十萬於陳淮南起浮山必抵曉石欲舉築土令齊於中統十四年四月暉特令淮水驟疾或決潰泉患之或謂江淮多城能禦風雨吹壞岸岸其淮惡識因是引東西二治鐵器大則登嵩小則般銳數十萬斤沉於陂所構不能合乃伐樹為管填以巨石如土其上綠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次堤亦樹把押軍人安堵別居其上其水清潔樹木茂盛墳墓了然皆在其下初堰起徐州界刺史狄豹子開已為戶部侍郎而拘以他官監作豹子甚怒由是堰獨與堰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從期尋除可用刺史領安陸太守旬還徵豹子不許堰至其坎淮水暴長堰築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須光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普通元年徐衛尉杓未拜平。純寬和少善懷在朝廷見人知不能言號為去學在省者每寒見省官有繼續者輒違道以棉衣其好施如此

呂義之

呂義之歷陽人梁武帝為準則因事帝帝亦辱遇之又起兵拔為輔國將軍守主每戰必畏天監元年討永豐侯景悉北徐州刺史鎮鐘離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會衆軍向洛口義之為前軍攻鍾梁城成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侯景詔班師鍾中山王元英乘機逼臨城沒馬頭等城之內程府魏悉皆歸北義之或謂無後南何當曰此少



進共非其實也乃遣薛雄離城義之為戰守備是冬吳承奉襲殺
十萬圍鍾離街車毀西橋時城中衆號三千義之督師隨方抗禦崩
後殺傷高討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崇宗章敬率衆二十萬
欲奪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進至港口而還以功進魏軍將軍再
遷都督南兖州刺史。義之不知曹於魏不過十字位寬厚為將能
得人死力及居滿任史人安之

論曰永元之季雖符主昏狂荆楚二州尚未有盡武皇遂緣家酷
首鳴孟津之師王茂等運糧易期自致勳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
豈得若斯之速乎其臨名顯頗亦各異雲之成會也元起勳乃登
前功惟開土勞之不圖焉後先勳冠軍之狀於前已輕深之政利
其所為矣私感之端有斯而後作之不來不亦宜乎張惠然馮道
張康物易義之聲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
餘隙即鳴也。此均易勞效若委浮山之役而舉國賞與其事五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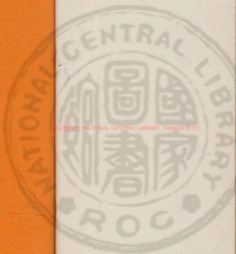
厥勞既述其尤矣魏守天江而環實與退舍而決宜人事乎
其天道也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25.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INSTITU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127 237462



東萊先生南史詳略卷之十八

列傳

張弘策

張弘策字貞簡，宛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帝之從父弟也。弘策與梁武帝
帝相率，幼見親，即位，隨帝將，每入，望常覺有雲氣，體輒新。然弘
策由此特加敬，吳老武木與兄弘曾從武帝宿，酒酣，樓帝下語，又
於事，帝曰：「天下方亂，勇知之乎？」弘曾曰：「當有英雄與弘策起，曰今夜之吉，是又
止于誰之憂？」帝笑曰：「先武所云，安知非我弘策起？」曰：「今夜之吉，是又
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勇欲徵，卿果乎？」是冬，揚軍攻新野，齊明帝
密詔武帝代督武監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復中言，當勝帝
笑曰：「且勿多言，齊明帝崩，道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
參軍，尋遷陽令，帝親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敵所及，唯
弘策而已。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其以弘策為



補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及郟城平蕪顯達揚公則諸將皆欲
領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勝長驅直進鄒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
將軍龐城城又問即日遣凡穢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臺所弘策
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濟宮封檢所軍于
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勅部內秋毫無犯又監切加穀騎皆待封
沈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文故舊隨才薦拔續神皆越
馬

史成

史成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於曲縣文帝爲郟州郡爲主簿
兼美其才曰荆湘把持其在斯乎加以恩懷長沙宣武王爲郟州以
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起軍攻圍鄆州有空舍數十所城守
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衆皆滿足支二年恒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軍遂以功拜羽林監又長沙王爲益州城隍爲懷寧太守聽任還象

妻子猶率井臼而城所衣大布條半學充供養耳好鶴唳城在位營
東故故不慮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成所敬然武帝衆兵起爲
寧朔將軍領行遷郟城平城又兼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即命衆軍使
下城謀多披納用霸唐初開爲諮議參軍遷城西中郎司馬補國將
軍寧蜀太守卒

鄭紹叔

鄭紹叔字仲明景陽人也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述之流也梁
武帝嘗司州命爲中兵參軍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遺賓客
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更宜思他塗
○及帝爲荊州紹叔聞道西歸補寧朔長史扶風太守初起兵紹叔
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
河光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命以爲羽翼前途不遠我當
其登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湖糧運無闕之



天監初入為衛尉卿志於奉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務則曰
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
始以此誤朝廷之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華後帝嘗嗜燒燭
初臣曰勳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時已當今殆無其比見實惜
如此

呂僧珍

呂僧珍字元翰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
有補工歷觀諸生皆僧珍曰此兒有新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
下書佐建武二年勳軍南攻玉道立號武帝帥師援護僧珍從在
軍中時文沙宣武王為徐州刺史勳軍圍守建武義陽與雍州路斷
武帝遣使至襄陽求徐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因請充使即日軍到
上道武帝臨州僧珍因求西歸得節印令及至武帝命在中兵參
軍委以心腹僧珍陸養死士屬之者甚衆武帝頗信武猛士燕嘗從

會考歸於人因令破行城西宣地將起數千間蓋為止合多伐材竹
沈於梁後積茅蓋於山阜背來之用僧珍獨語其害因私共榜數百
聚及兵起悉取掘溪材竹葉為船載之以及茅並立辨衆軍諸將頗
憐其多僧珍乃出免所具每配付二張乎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為
輔國將軍出入外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茂
精兵先登亦舉運其日東春時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
進白板橋壘立茂殺頗賊咸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眾少直來
降賊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逃射頭至墜髮當并力
破之賊而皆越墮僧珍分人上城自率為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
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國縣
侯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盡直中宿夜還恐害五年旋軍以
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人求衣并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
尚充州刺史在州百日賊為頓軍皆軍且已書皆如先初武帝起兵



破罪州及不下或欲史比僧珍獨不肯果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
痛壯熱又明而額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為奉子領單官合盜曰忠
敬。初宋李徽罷南康郡守宅君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
百萬怪其貴李惟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希及僧珍生子季惟往買
署曰錢一十關人少之弗為通融之乃進僧珍疑其反親自殺乃
舍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職以為壯武將軍齊州刺史將行謂所親
曰不可以具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論曰張弘策將軍懷柔首領帝圖其在遐之甚豈從外戚云爾至
如太清振湯魏禪魏祚不能偏和善其克濟陶治之功而有懷
私德以成罪際之首風將若此而為張之兒當惜乎度越總錄
呂潛等或忠誠死靈或格勳正氣歸精三業皆有力為僧珍之
蕭蕭禁竹器叔之勤誠靡或益有人臣之節矣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曾祖瑋大字齊和謫安三年孫恩於會
稽作亂白備往東將軍三吳督警樂陵夫在會稽恩以為陰謀令及
恩為剡宰之所殺瑋大見害唯獨欠于深子奕于曰于林子知名
曰于字敬先從武皇帝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車武帝北伐田子與
顧勳太守德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北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
德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
泥田子本為疑兵所破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
敵田子曰師費用奇不必在衆弘之曰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
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安阻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勉折謂先
人有奇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
毀舍躬勸士卒前後奮擊賊一將潰散所殺萬餘人得偽偽衆與賊
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憐于文昌殿奉酒賜田子曰咸陽
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被咸陽伯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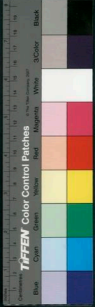
柱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
守將韓建勅勸來慰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勝俱出此地禦之初武
帝將還田子及待弘之等並改鎮惡象在關中不可保宮獲吉之帝
曰今留紳文武精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朕足自滅耳勿復多
言及俱出北地諭著鎮惡縱盜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遂殺其南選
因據關中又殺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殺仁於坐
殺之卒左右數十人自而義真長史王僧敷殺田子於長安安會門
外。林于字敬士武帝每征討林于輒推許若前武帝伐魏以從參
征西軍求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入河橋奔州刺史河東太
守尹世操浦反林于於陝城與冠軍董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
攻盩厔龍驤大軍至遂傷東平公媳孫季操渡關林于謂董濟曰
盩厔天阻折罕形勢之地頗惡孤軍勢尤力假若使魏紹據之則難
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於潼關事捷尹器可不戰而服董濟從

之及至鄠舉龍石之衆殺重圍圍村子及漢濟鎮惡等道濟讓欲渡
河避其鋒或欲廣稍輪重運赴武步林于按劾回下官今日之事自
為將軍辭之然二三君子或同謀殺魏或前恩同德以此退魏亦何
以見相公旗幟邪照者焚舍示無全志罕慶下數百人從其西北絕
嶺小巖聚其衆而薄之絕乃大潰得虜以千數亦獲紹器統質貴將
諸將殺賊皆冬兵百級而林于歡慶者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
子曰天王若之師本有枉無戰豈可獲增毀重慶以示誇獎首經尚
以盈叙受罰此亦徒衆之良機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末初三年
卒遂贈征虜將軍諡曰懷少子瑛嗣。瑛字遠其累遷淮南太守元
凶弒立瑛以奉迎之既見殺打子曰約。約十三而遭喪難將寡會
效乃免既而流寓於貧篤志好學晝夜不。父母恐其以勞生疾當
遣就油滅火而置之所讀夜賊誦之遂得通軍將軍屬文濟陽樂與
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鄠州引為西安外兵參軍兼記室與宗常謂



其諸子曰沈記室人論師表宜番師之齊初為任勇記室帝表滿今
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五京書
省校四部圖書聘東宮多士約將校親過每旦入見景斜方出路馬
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選國子
孫滿初解武在西邸與約等議定議咸平引為驍騎司馬時帝勅
既就天人允賜約等扣其喉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遣曰今與古異
不可以薄風期為揚士大夫舉進附風者皆宜有尺寸之功以保其
禍據今宜見收堅忍齊葬之終且天文人華表革軍之微求元以
陳亦為動者天必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初起
兵突巧此時唯恩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將天
之望就一人立異便壞威德且人非金石聘事難保豈可以定安之
封德之子孫若天子選都公而在位則君臣分定長後我圖君明於
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便問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沈雲告之

劉基同約告帝曰智者乃爾暗同論明卑將休文更求雲出語約
曰卿公持我實許諾而約光期入帝今幸其事約乃出箴中語書并
諸置置帝初然所改機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光聞必
但云世世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空雲笑曰不承所望有
須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事吾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知雲頓
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
幼臣謂將寔有其勢然成帝謀者乃卿二人也學雲軍為收聘常侍
使卿為書并右僕射又受難為尚書僕射。初約又處編撰有志台
司論者或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
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草帶常應發孔以手搥背準許
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缺勉為言於帝謂三司之儀殊許但加
放次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諸重而是處檢素立宅東曰
願望如草常為都君賦以亦其事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曰



重禮子履有崇志聰明過人好墳典愛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此的盛
仕三代故魏爲其傳物始謂管世取則前文瑞善爲詩任有昇工於
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而才隸於榮利乘時射利頗累清
談及焉端然稍弘止足每是一官輒放動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
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遷定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
有憾於故獲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止作惡用刺史已任之
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言事相爲惡約曰知言如此是忠臣節乃聲
臨內殿約懼不彈帝起觸坐如初及還水至林地空頭於戶下因病
憂齊和帝憫斷其舌召祖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龜士奏亦章於天將
神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陳州獻樂程寸半帝奇之問
累事多少與約各說所說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讓高不讓即
孟死帝以其言不遜欲執其罪檢魁囚獄乃止及廢上世至當其廢
之專知者視善之又還守貞不印落聞世累勸以去章事問上省

徐裝政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健責者較焉約懼遂卒有司證曰
文帝曰憫情不盡曰惡故沙爲隱。約以時常說晉氏一代竟無全
青年二十許便有攝述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貞宗爲啓明帝
有欲許焉自此前二十年所攝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經筆而
檢擬未周宋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殺撰國史又兼
著作即撰次起居注五年又被殺撰齊書六年二月軍功表上之其
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四聲譜
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昇堂驚其技自謂入神之
作武略雖不好爲齊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
竟不喜遵用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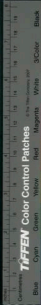
范雲

吳

范雲字蔚龍舞陰人性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
宿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來之始復

起曰破春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春始星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謬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全上曰明日望山子良令賓僚饋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雲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知疏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旬是臨冠府朝時進見賓高帝會有歡問為帝問此何瑞雲極畢最後若曰臣聞王者敬宗親刑白為至禮聘前帝拜帝曰和言是也感慈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時徐州南兖州雲雲並隨有遷每陳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雲保齊武節曰聞范雲語事政政當疏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驚諫諫書存者有然故帝索觀之言行初至容蓋良又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遊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樓柏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刻甚快雲曰三時之轉亦甚勤勞願殿下知報德之艱難無拘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綽先不相識就車經雲手曰不謂今日

復見謔言。初范武為司徒綽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款甚陳明來范武與范綽上書東郊之外雲亦語室相係梁心母王到所共宴常聞聲又范與梁武同宿積高之舍湯之妻方室有現在外曰光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胡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與范至都雲雖無官自以典帝素款恩為昏王所殺將水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柏辭曰今天文顯於上吳憂懸於下願征東以濟世繼武映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後多疑雲曰此政吾心今羽臨未備不得不批龍袍希足下善聽之又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馮武侍中張稜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厚待如舊遂多贊謀謀此注大深竹拜黃雲侍即與約同心胡贊賊遷大司馬詔讓參軍領經事孫登建德侍中。武坐時訪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穿以為言衣之約後與王茂同入外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古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爾惜帝然然雲便脫令以介氏養茂帝賢其意



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祭祭南郊雲以侍中承
樞平帝共禁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賴惟子若朽骨之馭六馬雲對曰
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
功封青城縣侯雲以暫慰恩若佐命豈誠明亮知無不為帝亦以推
心仗之漸委重任初雲為相就廉潔及貴重頗通積遺然家無營
積儲蓄之親安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月半召醫徐文伯視
之文伯曰發之一月乃復救遂即帝愈取恐二年不復可破雲曰朝
聞夕死而况二年乎文伯乃下火而沐以重衣以覆之有汗流於此
即起二年果卒孫伯翳大原人晉書監獄之文孫宣祖叔國子
得士長水太守父祖起都如食常飲蜜酒清介交遊不雜伯翳位
終驍騎將軍都陽王參軍雲從父兄統

續字子質字未稱短從帝聞劉歆學歆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獻門下
續字恒字彞布衣行於路獻門下多車馬貴游慕在其間許無恥

保及長鴻通經術尤精五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交所安雅
與外第蕭琛善琛名曰辯每晨裝簡牘仕齊經高書殿中郎宋明
中興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談及魏帝雲蕭琛與劉頌勿
明河東梁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齊竟陵王子良盛器賓客集
宜預為子良精信釋教而張盛強然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
當貴賤賤美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院蓋於國
佛之上自有開極落於糞濁之中藤苒苒者數下是也落糞濁者
下官是也賈璜雖貴跡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然然惡怪之起
論其理者神效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
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實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
得相異神之與質獲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之名非刀
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
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喧譁于良集僧徒之而不能服大原王侯



乃若論譏曰嗚呼管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狂與徒對戲
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愈詣
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靈既自非理而抑堅執之恐傷名
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爭利為此可使毀棄之慎大
笑曰使臣贊賈論取官已至令僕笑何但中書郎邪。以母憂去職
居于南州郢城至廣德廢米迎武帝與族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又
建康城平以族為管少太守在郢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
遷雜議咸然於此舉約前尚書令王亮族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部舊
相交愛至是亮猶在冢族自以首迎亮亮忘在權軸而所深未滿
齊快決故私相親結以屬於齊亮坐亮在廣德
亮曰齊德將謝昏當君臨味味然黎命殊喜刻解志無瑤瑤運
召風興沈謝恩然競著志約精潔舊並以族文義首居惟慙是
殿亂然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特冷名臣並遷求迹為族亦

風德之衰乎慎辨五之為君子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東萊先生南史評語卷之十九

列傳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人也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右軍將軍齊末去
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大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惠景顯
遷徙鄆人心惶駭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顯更事倍而不武天
下真人殆與吾用矣乃遣其二子自臨於柔武又起檄至叡率鄉
人伐竹為筏搭道來赴有衆二千為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此
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起鄆齊平茹胡奴多建策
皆是用大軍發鄆留守府上難其人久之顯叡曰棄驥驥而不乘
為棄逆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鄆州府事。武帝即位遷豫
州刺史領襄陽太守魏道發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
都督樊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浮鄆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岨城未能拔



東萊先生南史評語卷之十九

列傳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人也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右軍將軍齊末去
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大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惠景顯
遷徙鄆人心惶駭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顯更事倍而不武天
下真人殆與吾用矣乃遣其二子自臨於柔武又起檄至叡率鄉
人伐竹為筏搭道來赴有衆二千為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此
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起鄆齊平茹胡奴多建策
皆是用大軍發鄆留守府上難其人久之顯叡曰棄驥驥而不乘
為棄逆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鄆州府事。武帝即位遷豫
州刺史領襄陽太守魏遠發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
都督樊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浮鄆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岨城未能拔



敵巡行圍柵魏城中懸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敵欲擊之諸將皆曰何
本輕來請遂投甲而後戰敵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
保今無攻出人於外必其曉勇若能挫之其城自破敵猶遲疑敵情
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卒敵之法不可犯也乃遣兵魏軍敗因
急攻之中雷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
敵素行山川曰吾聞分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須之堰
成水通舟楫縱至圍切分築東西小城夾肥敵先攻二城既而魏使
將楊靈亂帥軍五萬奄至敵懼不敢請表益兵敵曰賊已至城下方
後軍軍且吾求濟師授亦微敵師克在和古之義也因戰城之軍人
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叢辯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來勝至
敵城下軍監潘靈祐勸敵退還巢湖諸將又請之謀三文敵悉曰特
軍死綬有前無却因令取鐵箭毫槍劍之堤下示無動志敵素虞
敵不守將為以板與日敵督勸敵軍編兵編魏敵魏與爭圍軍却因

魏使於魏以自固起關隘高與合肥城等四向臨之城潰俘獲萬餘
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父惡志相防
景略一怒自臨其高志皆流血敵以特帥不知行致楊志的猶自
勸景略曰且願而武勿復私開故終於此投得無害焉敵每晝接客
族夜奔軍書二更起發燈連甯撫捕其殺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卒
踴之於至願舍營立楯守諸雜壘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
去魏軍既近懼為所逼敵悉遷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屢數
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遷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
元英圍刺史呂義之於德維族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
軍曹景宗拒之次師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敵會馬賜以籠
繫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敵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調谷輒
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必多勸敵踐行敵曰雖離今鑿穴而處負戶
而以平枕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師陽景宗見報甚謹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敵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抵長道樹鹿角
殺州為城比晚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賊
中花羅乃募軍士言文達與張嶠等奔散入賊使固賊守潛行水底
村遶東城城中賊守日苦嶠多有殺於是人百其勇魏行揚大眼來
賊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敵結軍為陣大眼張騎圍之敵以強
弩二十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敵傷者數大費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
且元英自率餘眾來戰敵亦素水與魏角旬旬意以魏軍一日數合元
英甚憚其強魏軍夜來攻城飛矢如雨集敵于營請下城以避箭敵
不許軍中驚散於城上礮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鄆陽州兩岸為兩
橋對面敵百步跨淮通敵裝大砲使宗師太守乃道狼盤江太守
裴遂秦師太守季文到等為水軍會淮水甚長敵即遣之則船艘皆
皆臨賊壘以小物載草灌之以膏從而使其鴉風熱火盛敵死之士
投柵斫橋水又漂渡候急之間橋皆盡壞道根等守身自搏敵軍人

者身守搏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逃走魏軍遺水
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陣甲指額乞為囚奴猶數十萬亦遣
中書郎周捨將軍於淮上敵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敵曰君此賊
殺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機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
仙平自北還軍為魏人所累三關投敵詔敵者裴軍凌馬敵至安陸
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聚頓饒其示弱敵曰不然為將當
有怯時是時元英復進攻將獲郡陽之恥聞敵至乃遣帝亦詔罷
軍敵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敵謀縣令即里甚懷
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魏軍者朝廷尚向未嘗許視武
帝甚禮敬之吾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碑以自玩時
誰老眼日漸深諸兒以學。武等方銳意釋氏天下成從風而化數
百以信受素隆位居大臣不欲與裴俯仰所行略如仇日晉通元年
卒年七十九諡曰嚴。敵雅有曠世之度莊人以裴惠為本所居必



有政績特任仁愛士卒於暮末立終不肯舍井窳未成亦不先食飯
服必於博者雖臨陣交鋒當後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遠
俱為漢世名將餘人莫及

裴遠

裴遠字深明河東人祖壽孫高居非湯剝艾衰叔果以壽陽降魏遠
遂隨襄地徙魏宣武帝推重之仕勳為西郡太守魏遣王肅錄事參
軍固求魏肅空國而歸梁天監初自被南魏除後軍將軍遠亦軍軍求
壽境自效以為藍江太守五年征鄧陽魏人為長壽所難以濟寧
蔡登逼壽壽戰魏於是密作突絙會其兩淮水暴溢遠乘絙徑
造壽州世繁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遠漢使太守與婦人共入魏
宮朝因論帝王功業其妻明王蒙之密告顯武帝云裴遠多口言有
不臣遠由是左遷姑安太守遠志立功遠而不願開遠乃致書於呂
僧珍曰昔阮成頴疑有二始之歎吾才不與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類

也前如之何後為竟使太守開置也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此
舉秦二州刺史待開制也田數千頃金粟穀實者悉遠運入吏護安
乃相率納胡千餘匹家從者曰汝等不聽爾吾又不可逆劫其二匹
而已入為大匠始。普通二年魏州刺史文情明以州入魏二軍來
後以遠為信武將軍督殿軍討焉遠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封壽城
魏公魏蒙擊破之遠聞其城書請降魏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
肥四年大軍北伐以遠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新門而入
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於是遠復整兵收集士卒令
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遠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覺城蔡蒙又著安
成馬頭沙袋等成明年略地至故原問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
承業問開王元琛出城挑戰遠驅進數日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
所笑乃為四魏以待之令五閭將軍李祖遜偽遣以引承業等悉取
進之四魏魏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



軍旅死傷得中左衛將軍連魯為侯誥曰烈。寔沉深有思略為攻
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得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
莫不流涕以為寔不死當大闢上學

論曰韋叟少年勵志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
取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態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輿猶楚
聽如敵國兵器分有在諸名置置揮乎寒自效靈體弱充舉其
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張然始克荷繼繼將門
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相如之為人
不事章句之學弱情於文章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嘗慕素在南兖
州廣陵令鄒孝文得深籍遠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
者賤臣中心飛靈擊於燕地庶女告天飛風暴於齊臺下台每讀其

言半笑不廢若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文有不易之行苟而見疑
真而為歎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將
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鑒乎左右少加矜察下官
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豈不飾詩書以驚愚迷不買聲名
於天下目者認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卑不為並疑
側身荷燕者乎初慕大王之義後為門下之賓大王惠以恩光顧以
顏色賞佩剛知黃金之賜切戒深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髮伏劍少
謝萬一剖心擊地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因隙坐胎旁缺遂墜船憲
散滿園慶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鶴名為奪前形文之是以每一
念榮忽若有遺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比少卿所以仰天絕心泣盡
而盡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之辭曲之聲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
傳不兼辭之間非於巖石之下火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
吳則勞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頭供啓丹楨五關青史寧季六寸之木



魏維刃之利或下官關鎖鐵鎗金積鐵骨應則立取於盜金
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殺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甘
上刑之罪終獲幽獄名臣之羞更甚下官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
官連之旨辭保而不反搜與之賈行歌而忘歸子夜開關於東越神
府杜門於西春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此其虛罪得其實亦當歸
口吞舌伏亡首以贖身何以見齊魯齊命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
今聖聖欲明天下無不有雲浮海榮光塞河西而臨池飲道北匪飛
莽陽聖莫不履仁沐義熙熙然也下官抱病困門舍積獄尸一
物之微有足於者抑惟大工少垂明白則語血之魂不隳於泥首錫
手之鬼無氣於天香景崇覽書即日飲之齊高帝德政聞其才召為
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奉。欲而州州刺史沈飲之作亂高帝謂能
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沈曰昔項籍而劉焉袁泉而曹篡利卒
交一物之尋怨終為再此之謂也沈謂在總不在器公何疑哉帝曰

欲為我言之港曰公推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慈二勝也賢能
再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殷逆五勝也彼志銳而
氣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智帥不豫四敗也
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射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
笑曰君談過矣杜陽之奴稱廷周章稱散久之未就齊而德引港入
中書者先賜酒食港素能飲飲食鵠矣世盡酒數升龍文譜亦稱
稱有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婦及諸章表甘港製也。建元二年
始置史官港與擅起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檢所駁其言不行
港往往又雜不以著述在張所擬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
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
學如此何愛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
港曰不恰明公見齊之重家明三年兼尚書左丞。特襄陽人聞古
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純讀五云

似其科十書港以科十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少帝初
遷構史中老明帝作相謂港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
寬猛任其衷今為南司足以限諸百僚也港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
而行更恐不足知操明旨爾於是漢中審令謝明司徒左長史王績
讓平長史更弘遠丞以此亦不預山陵公事又奏使前益州刺史劉
俊祭州刺史陸智相益賦貨臣高輒收付廷尉昭德太守沈昭舉求
為太守更置陸又請郡二十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劫內外蕭然明帝
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數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焉遂封青
監行中衛尉卿。初亮年十三時孤貧常求薪以養母曾於燕所得
鰓婢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
貧賤也可留得待中者之至是果如母言。天監元年為散騎常
侍左衛將軍封塘江縣伯亮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取富貴今之
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

筆染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亮少以文章顯亮
即才思敏退云為宣城太守曾罷歸如泊潭置寺捨夜復一人自稱
發汝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亮探囊中得數尺與之此
人大恚曰那得如此都盡頭見江邊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贖
君自當燒文章贖矣又嘗宿於冷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亮曰吾
有筆在胸裏多年可以見還亮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
詩絕無黃句時人謂之才盡

杜勃

杜勃字彥升傳尚人也父遷齊中散大夫遷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
行嘗畫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於白天而墜其一於落入懷中
心悸因而有銀占者曰必生子才子及生杜勃而聽敏早稱神童四歲
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亮曰聞
卿有今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者甚衆亮



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王儉領兵揚州引為主簿儉母見其
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特無輩曰自博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
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文及見曰正符吾腹中之欲
乃出自作文今昉點王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
文其見知如此後為竟陵王記室余軍特取昭王融有才為自謂無
對當時見昉之文此然有失辨明帝深加器異徵天相擢引為受惜
所自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察儉珠王始為侍中
中書監監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宜城郡
公使將兵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到校尉
尤長為筆領慕得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於無不請為昉起草即
成不如點質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梁武帝建鄴霸府初開以
為體制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世流約輒本同字非夜急召昉
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竟陵王西歸從容謂

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致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
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將背書馬昉乘箋云昔承清宴屬有精
言揚擊之旨形乎善語豈謂多中斯言不備蓋為此也張曼卿禪說
文始多昉所具武帝踐祚歷給華黃門侍郎史部郎。出為義興太
守歲荒民散以私糶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差于者不舉昉嚴其
制異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家友人到觀脫第冷從昉共為
山翠遊及被代禁舟止有箱七四米五石五都無衣鎮軍將軍亮約
遣船移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若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
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籍卷紛雜昉手自檢校由是第自定為
。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打邑郭人通辭訟者
就決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于官武帝聞朝方食西苑綠沈瓜
投之於盤惑不自勝謚曰敬子。昉好交結愛進士交不附之者亦
不極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黃海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者知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英與到既
嘗曰昔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女所推如此
○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迹詩皆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
欲以頌院用事過多獨辭不得流便自稱都下士子慕之轉為寄鑿
於是有人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發書至萬餘卷平
多異本及辛庚武帝使學士賀縱其地約勸其書日官無者就其家
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
於董生揚子防樂人之樂愛人之憂盡性實臨忘貧去各行可以為
風俗義可以學人輪能使貧夫不取濡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
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隆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新被絳裙道逢于原劉孝標流然矜之
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楚交論以饒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
公叔楚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莫比之問客曰丈夫章虫鳴謝

草齋賦賦武嘯而清風起故氣血相感雲湧雲落髮為相召星流雲
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平生遊而嗣子慈且心同琴瑟言辯聲
韻能道十膠漆志耽安於墳笈重賢以此鍊金板而鑄錫五書玉牒
而刻鐘鼎若乃五石橫成風之妙巧泊牙息流波之雅引訖張欵疑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夕駉駉從橫胡索而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
能測而采益州田奔似尊談訓極五切絕交遊規餘首以駕鶴燒人
靈於射武蒙有猜烏請辨其惑主八駭然曰客所謂無致微甘木達
燥濕變質俄羅沮澤不亂鴻駕西飛蓋聖人獲金鏡聞風烈龍驅雙
孤從道行陸日月連璧營張登之似致雲霓霄薄顧棟華之微旨若
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未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壽以為言
至夫組織仁義球房道德羅其翰學如其陰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蘇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懼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邇逮叔世人說担許颺起漢谷不欲論其然鬼神無以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究其變就毛羽之輕楚雖刀之末於是來以盡利交與天下其害為
甚百顧然利交同源派流則其較言其略有五附焉若其隨均重石
權營梁實學刻百工極妙萬物吐散與雲雨呼噓下露露九成營其
風變四海壘其真灼靡不披影坐香藉響川驚難人始鳴鶴蓋成陰
高周且關流承接慘骨額擊或至踉蹌騰抽揚約同受離焚專子告
殉刑灼淋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需時陶白貫非程羅山證網度
家藏金允出平原而唯麟不至開而鳴鐘則才窮巷之賓繩柱之士
與宵燭之水光邀網壘之機浮魚貫鳧聞嘆齊麟擊分鵠之精登
雲玉犀之餘瀝衡懸通進欺被膏於以示心指白水而推情是曰
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偷東園公節責其藉甚
指歸羨其登汕加以傾順延朝津噴流沫轉黃馬之軛波噴若雖之
雖指叔溫澳則寒谷成稻論蘇州吞蓋榮葉飛流出其領指榮辱
定其一言於是有所冠王孫綺統公子道不持於通人聲未道於雲

國學其辨異乃其餘論附駟展之旋端快燭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
流三也陽舒陰滂生靈大情憂合散雜品物性性故也泉潤而內
沫為因時死而鳴哀同有相與繼河上之惠尚恐覆其情恐公風之
臨典斯則斯金由於液盛刺頭起其苦蓋是以伍貨滙聚於率都環
玉樹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蕩之俗流薄之命無不操權
衡執鐵鐵衡所以徇其輕重所以徇其輕重若衡不能舉顯不能
飛銀額骨能論風律曾史蘭惠書白好向金玉泉海兩奔繼款河漢
視若游空遇同土梗其有費其平故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錫鍊鍊
微影鐵難其工之竟思羅兜之掩義南荆之政危東漢之臣猶昏為
有芻蕘蛇吞支統齊金膏翠羽持其意脂韋便得導其誠故輪蓋所
游必乘夷惠之室包其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屨寧或足
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長同質需故極澤善之於閭閻林回論
之於甘醴大寒暑遊遊並衰相襲或前榮而後辱或始富而終貧或



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春稍顯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拘利之情未
辨異變化之道不齊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謀未斷
焉可知矣而翟公方風規制物門以歲家何所視之脫乎然因此五
交是止三蒙成德誠教會歎相若一蒙也難獨易折離於所聚二蒙
也名防覆養貞介所蓋三蒙也古人知三蒙之為投履五交之速尤
故王舟成子以獲楚朱穉為言而示絕有言哉近世有樂安
任防海內魁傑早餘銀黃以昭入舉遺文施薩方駕曹王英特俊道
繼撰詐郭頌四文之愛客同辭莊之好賢見一普相府倚托流邁一
才則揚眉抵掌推黃出其舌吻未紫由其用且於是冠蓋驅漢衣裳
雲合輻輳擊枹坐客恒滿殆其間固若升網里之堂入其隙滿謂登
龍門之級至於頌躬增其倍價勞拂使其長鳴影組與臺者罕有越
夫丹雘者益跡莫不歸恩押解惻惻想惠莊之清塵在羊左之獄烈
又橫日東擊碎微茫浦德懷德門空演酒之芳噴未宿草野絕動

福之實說爾爾孤朝不語夕濟離大海之術奇命應鶴之地自昔起
背之英金蘭之交會然平古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焉乎世
路嶮嶮一至於此太行五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
雲裝足棄之長葛獨立高山之頂惟與豪在同舉燬燬然絕其奔圍
誠幸之也誠畏之也。到歷見其輪抵凡於地終身恨之

王僧孺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衡對軍肅八世孫也僧孺幼聰慧年五
歲能獨誓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送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
若爾爾常讀之又有能於其父冬卒先以一與之僧孺曰大人未見
不容先葬七歲能讀十萬言又長為愛讀積求實常備書以養母嘗
舉佩補爾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為府掾尹召補功曹
使領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
義紅國實為文瑛紅令措江洪劍琴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



高千餘俱為學林。梁天監初出為南海太守外國初高涼生
曰歲數至皆外國人以通貨易物特州郡執市而即實其利數
倍盛或以為常備諸款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
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載聲績有聞詔徵將遷郡中道俗
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中儀曹御史中丞備摺切貧其
母需紗布以自榮帶舊儲至市道遇中丞商賈驅馳望轎中又是
拜日引驕清道悉感不自勝頃之即其後為安成王參軍車鎮在中
紀室參軍。僧孺工藝文善指點多識古事件即金元起款往素問
持以攻石窟猶若曰古人術以石為針必不用鐵鐵文有此說字許
慎云以石刻為地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針針
狀又疼不知惡石服于其止六石乾石乾李世無憂佳石技以鐵代
之爾。博比中知諸儀參軍入在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
以為晉書初蘇峻作亂文書無價後起成和二年至于宋齊書並

皆詳實並在左省左戶曹前稱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北齊無在
詳定之實情在官而事可依舊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
既立此科人好互起偽狀巧書歲月陸爽以至千齊志其不實於是
宋堂校籍里郎令史以掌之競行齊貨以新故故昨日早細今日便
成士流此此好巧並出惡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陸安在元興
之後或以義燕在寧康之前此皆無此存此皆無此國元興雖有三
年而無編四五紹壽甲子不與及夏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
今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誰夜或闕職由於此切以
管籍所餘宜加實愛武應以是留意請籍州郡多難其累因謂管籍
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貧外散騎侍郎賈弼善好詩乃廣集於
家大搜器振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
品略無遺闕載在法開則在左戶及馮子太宰參軍風之匪之子長
水校尉陳世傳其系太保王弘以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十



嘗不犯一人之謀湛為建曹始以百文以助驗本而傷於寡也
將軍王餘殺人去取得繁省之象備焉之擬逃也陽張等九族以代
傷門群等九姓共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僧孺好
使精裝者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池約任防東書時少屬志精力於
書無所不觀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共富博竟陵王
子良策故其學士劉勰為詩四體者則刻一寸以先為華文項曰
覽一寸而後成四體詩何難之有乃與令勰江洪等共打網跡音韻
響藏而詩成皆可擬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
夢曰古人成剛一諾而致增知立設問而降何賢者請安耳

劉勰曰三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委由文文觀江任之所以汶
用蓋亦會其特焉而老實先覺知之以此而前若刀為思持之以內
寸長所以為位自舉各其宜乎惜孺頑學而中年博讀非為不遇
漸乃窮情之數也

東晉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東漢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范岫

范岫字懌吳濟陽人也外祖顯庭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實仕
為太子東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此約之是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
岫文雖不遠約而名行為心華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古
故事約筆辨曰范公好學以博胡黃無以加南朝范雲謂人曰諸君
廷上咸欲富問范長頭以端委儀前代舊事委國子博士永明中魏
使至范珍遊朝士有餘游而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准侯長史迎焉
雲云微為吏部郎是祠部尚書

傅昭

傅昭字俊遠豐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世孫也表鏡見而奇之與
昭昭所昭讀書自字仲色不改貌數曰此兒神情不凡





嘗不犯一人之謀湛為健曹始以百文以助驗卒而傷於寡學皆
將軍王餘殺人去取得繁省之象備焉之銀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
傷門群等九姓共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僧孺好
使精裝者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范約任防東書時少屬志精力於
書無所不觀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共富博竟陵王
子良策故其學士劉勰為詩四體者則刻一寸以先為華文項曰
覽一寸而後成四體詩何難之有乃與令勰江洪等共打網跡音韻
響藏而詩成皆可擬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
夢曰古人成剛一諾而致增知立設問而降勿響者請安耳
○晉曰三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委由文文觀江任之所以汶
用蓋亦會其特焉而范實先覺知之以此而前若刀萬思待之以內
可長所以為位自舉各其宜乎惜孫碩舉而中年博讀非為不遇
漸乃窮情之數也
東晉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東晉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范岫

范岫字懌襄陽人也外祖顯庭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實仕
為太子東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此約之是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
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心華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古
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學以博胡實無以加前范嘗謂人曰諸君
進士咸欲富問范長頭以端委儀前代舊事舉國子博士永明中
遷至昭妙選朝士有除游而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准侯長史迎焉
○岫為吏部郎恩祠部尚書

傅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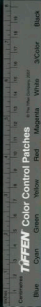
傅昭字叔達豐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世孫也表鏡見而奇之
昭所居讀書自字仲色不改貌數曰此兒神情不凡
○在恭大

原王延秀為昭於丹楊尹表榮深先世碑為郡主簿使諸子長昭受
學卒為德明學士嗣武帝嘗直昭無壘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
作奏御文中悉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末兵亂相接府舍
僻處每春且間入鬼相觸在任者警以吉於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
出曰得公善人不可發之乃感虛而去有頃風雨雹至觀郡聽事入
腹中自足即避無患或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為眼魚
者昭既不納又不欲非遂毀于門則昭所任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
嚴罰若親廷無所請滿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判然日鳩居以書記為
樂雖若不表悔難古今尤善人物總督以取官宦簿伐烟通內外舉
而論之無所遺夫世稱為學府

孔林源

孔林源字發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中書之八世孫州舉秀才徐孝嗣
省其策深善之謂同生曰重中舒每令思可以尚此可謂養生之準

的也觀此足稱主佐之才矣蓋建興南陽劉之曉風為太學博士嘗
聘以為吳興依澤初到郡寓於崇人少府孔登苑突一與相遇源如
舊實向不期忽親前領頌於郡者觀天較露驗之今日發雲命駕到
少府登便拂蓬蓋帶酒當酌已備水陸之品雲駐劬命林源又至命
取共常膳正有赤傘未飯然飽魚雲食林源食不學主人之優高談
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器尚書令沈約嘗朝賞劉軒蓋登門林源
或府後來必虛襟引接莫之坐石尚略文義其為過人所推如此。
或嘗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辭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應
曰孔林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日晉末起君注編略上口武帝嘗素
剛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選訪前事林源即以所
讀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任助常謂之孔獨編。後為晉安王長史
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帝謂曰荆州總上流衝要最為分陝今以十
歲兒委卿善巨翼之勿彈崩局之舉也乃教晉安王曰孔林源人倫



儀表故平尚初嘗每事師之盛秘書監夜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殿專行南徐州事休源黑姓名藩甚得人兼王深相倚故嘗於齊別施一榻云此是孔文史坐人莫得須為其見敬如此

江革

江革字休復濟陽考城人也初而應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辨易文與第四弟能同生少孤貧勞無所交兄弟自相訓勵讀書精力不倦與魏侯諸大學諸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定部郎謝朓非相欽重魏軍行還過候革時大寒益見革弊絮單帶而靴學不聽差莫久之乃脫其新著襦并手割半靴與革充其共而六。定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必革為北地記重參軍於中廢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北地行參軍兼記室府治約任助與革書云北地瘴疠妙選英才文秀之職總總范李可謂叙二龍於長途勇騏驎於十里。後為鎮北軍車王長史廣陵太守府魏元法僧序

附革被破隨府王。破賊既失守革素不便馬脫舟而避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無所厭不拜延明時嘗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府祖暉同被拘禁延明使革作歌器漏刻鐘聲暉罵暉曰卿將國學思已無報答乃為勞乞就試負朝延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章辭以因就既久無獲心思延明將加進朴革薦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廢乃止日給脂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崩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樂酒勳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嘗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大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橫上以威宥性弱不能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革軍門生故史家多在東園筆應至並賞待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產隨至鎮唯資公兼食不兼米部院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廣辭公日敵百平分判將折骨無髮落人安吏畏百威震恐衆邪王
驚為山陰今賊貨銀籍望風自府王揮之每侍燕言論必以詩書
三問此魏學好文典載沈微文以王亦製詩呈獻常帝謂侯射餘
曰策果辭微乃除都官尚書行選贈道一無所安唯衆壺所給一
何謂傷敏不得安卧或謂濟江視重物以進經精筆既無物乃於西
後并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徐勉

徐勉字務仁東海人也六歲爲霖雨家人折薪半謂爲文見誘者宿
及長好學宗人等謂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蠟燭必能致千里王
儉每見奔目送之曰此子殊當器也每船有零餽之量累遷領軍長
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因沈隱深器賞之及武帝疾至建康勉於斷
林謁見帝甚加恩禮後嘗有書紀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勉領中書通
事舍人直內省天監三年除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恩特中侍師方

侵視從勝與安勉參掌軍書功勞夙夜勤經數旬乃一還家遷吏部
尚書勉居選官尋論有弊既聞又請乘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
滿應到如流手不停筆又按錄百氏皆避其諱與門人夜集客有
感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蓋勉擬立選簿奏之有詔苑用其制
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食官均進者以財貨取進守道逾者以貧
寒見沒矣。徐尚書侯村中勸軍勉以萬恩樂升重位盡心奉上
知無不爲爰自小選定于此歲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有中華未
梁滿梁每有衣裘假焚燔草傳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檢房職已
拔莫有違者朝儀固典皆冠言尚勉皆與國議尋加中書令勉以疾
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產產主書論決慮脚轉
勸又朝朝親固求陳解詔許差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
無畜積羊祜分贈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

入遺子孫以貽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餉餅知不才終為忙
有及卒帝聞而流涕蓋簡肅公勉雖骨瘦不及范鑾亦不阿意苟令
後及故事者莫及黑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許愨

許愨字冠博高陽人魏蔡北將軍允九世孫也為志好學為州黨所
冊十四入太學父毛侍旦領師說曉而履滿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
因疑或雅此與教十五卷宜行於時允明故事辨為嚴法學文惠太
子闕而召之博博於崇明殿後蒙國子博士侯射江弟其推重之既
為御史將有請會封爵者武帝因基愨學士華封縣儀行行焉
愨遂職蜀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

論曰范愨賓之德美博校處之清令孔林源之政事江休朕之強
直並加之以舉祖師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者主豈徒然哉徐越
少而勵志受憤忘食終身慎行變蜀與王休元日月致位公輔畏

衡瑞貌府無異議為保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愨業學以經笥見推
才德道好古以博覽臨舉其所以折議封禪求存皆情正直存焉
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

陳伯之

陳伯之濟陰人隨御入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
征伐常將其隨類以戰功累遷驍騎司馬梁代起兵東昏伯之始
齊前驅將軍車豫州刺史轉江州豫州刺史伯之拒梁武即成平武帝使
說伯之印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
端帝及其請讓過之遂之鎮伯之不感帝及遷江州得文謀辭訟唯
作大節而已有事與諸傳口語與帝次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登
京與人氣承忠並有舊及在州用繼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
褚淵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頗造尚書范雲雲不好媚堅拒之淵
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庶下悉或貴入吾何異而見棄今



天下草創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米臣有自疑之
象今有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成作河南郡於是授伯之書位王恩
恣行奸險伯之子武牙時為直閣將軍武牙時能將謀親付武牙
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鄒騰伯之並不受命曰龍將受
兒郎謀任事有讚盛所建別駕請以為中從事於是日夜說伯之
云臺城府軍空竭無後器仗三舍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爾來
忠等每贊成之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命安王敦率江北
義勇十萬已大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運下叔荷明帝有恩豈
以死報使爾許為贊贊實書以示懷佐於魏事時為強敵性以明
說伯之令舉大事宜引入魏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情
愛之益可召為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糧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
數百人使伯之典蘇呂孝通獻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則

頓卧左右伏身守休息元冲因其醉馳從北門入輕至魏軍前伯之
聞叫自舉出變元冲力不能敵走逃靈山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
弟武牙等走行台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問道亡命出江北與子
武牙及指歸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
軍平仍將軍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假宏命記室立暹私與
之言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
雀之毛羽養鴻鵠以南明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關國務
殊未輪幸殺爾宛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鶴而
殿殿對穿蓋以發感又何勞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立以不能
內審諸已外受流言聖朝故保其功棄殿殿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
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之主上辰法申恩吞舟是
獨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若高堂未煩愛妾向在悠悠爾心亦何可
言當今功臣名將焉行有序佩紫繫黃讚准極之謀與輔建飾奉職



場之任並刑馬作督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頗惜命歷馳毘裘之長寧
不哀哉况為孽昏狡自相夾戰部落揚雄首蒙著貳方常繫頸變部
懸首榮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熱葉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茲
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墟故城生乎於壽
日無故登碑豈不捨喉所以服公之恩矧將兵子之泣西河人之情
也將軍獨無情哉忽早勸良規自求多福伯之得書乃於壽陽雜教
八千降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平北將軍仍豫州刺史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人也初高祖擊武帝帝性好禁每夜至旦不
輟等輩皆謀懼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負從平定鄴稍為主書
徵財聚士恒思立效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
以慶之為式或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元延明元延率衆
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截兵近宛慶之擊破之後豫章

陳慶之

王恭軍奔魏慶之乃新開夜還軍之慶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帥
出任壽春除慶之校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到
蔡而破相和慶之攻長之憲方亟逐慶之入魏其城轉東官立開
大通元年魏領軍曹仲宗伐涇陽魏遣常山王元紹等來援前軍至
涇陽去涇陽四十里軍故曰成時必是輕銳攻捷不足為功如不利
阻我軍勢不知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已背成德頓挫其氣必無不
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
將連營而進據涇陽成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
魏之拔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魏皆受險謀是慶之扶節軍
門曰涇陽固合然彼與我戰若欲與師慶之別有密教仲宗非其計乃
從之魏人將角作十三城慶之隨兵四圍元城兵甲猶盛乃東其俘
破鼓樂攻之遂奔涇陽復略盡涇水咽流詔以涇陽之地置西徐川
鎮軍東勝前領城文武帝嘉焉手詔慰慰之大通初魏元顛來降武



帝以憂之為徵勅殿勇將軍送顯還比顯於漢水山魏帝號校憂之
將軍大都督自鉅縣進至雒陽魏將丘大千有殺七萬分祭九疊以
軍憂之自且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元徽將軍羽林庶子二
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交之攻陷其城舍徵業仍趨大梁顯進憂
之餘用刺史武都郡王仍率眾而西魏揚昱等率部仗羽林宗子燕
子孫七萬救梁陽拒顯兵魏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發箭至先遣其
驍騎將軍尔朱兆騎射曹文等技楊昱又遣尔朱世隆西州刺史
王熙豫武牢時梁陽未拔士氣皆恐憂之乃解鞍林馬空踰梁曰我
等處有七十賊眾四十餘萬今日之事若小國存領乎其成舉一鼓
悉使登城壯士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將八分憂之率騎兵三十
大破之曹安於陣亡降天穆魏軍騎獲魏起武牢尔朱世隆棄城
走魏軍雖出居河北其臨津王成安豐王延明率百餘備法駕迎顯
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顯以憂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

天穆又敗後大梁分遣王亮生費持械武牢乃置刀雙入梁求憂之
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此夜河憂之懸下悉著白袍折向披
塵亮是洛中語曰吾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
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折向無前初魏征志軍騎度河
宮衛顯皆無改於常顯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置臨淮計
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憂之力用憂之心知之乃說顯曰今遠來
至此未伏尚多宜移天子更請精兵奔勸諸州有南人殺此者悉須
部送顯欲從之元延明說顯曰憂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請
其眾寧肯為用魏之衆在於斯而或顯由是疑憂之乃密移武帝
車洛下勸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憂之曰勳高不
實憂主身充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擊斷河塞
著顯據洛則千載一時憂之不從顯將以憂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
顯顯心仲之遂不違魏將尔朱榮尔朱世隆元天穆尔朱兆等眾魏



百為快親帝來文預預孫洛陽六十五日元所傳一府歸親變之
交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敵其衆禁將還還時有善天文人
劉靈助謂禁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禁乃為救濟自碭石與顯政於
河橋大敗文至臨頤被舍洛陽後入魏變之馬賊數千結陳東反禁
親自來追軍人死散變之乃落發變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川人程道
雍等指送出汝陰王為行攻功除右衛將軍封東興侯出為北兗州
刺史都督綠淮諸軍事中大通二年開闢六千頃二年之後會黨充
實五年卒謚曰武。變之性極真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檢素不衣
純綺不好絲竹財不穿札馬乘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梁世
寒門達者唯變之與命縣人初為文帝左右帝謂曰命氏無充賢世
入又命發非君子所宜改姓命曰當今姓自於臣塞仕雲母將軍
安相刺史

論曰陳伯之雖輕俊為心而勇勵自立其差至爵位蓋有由焉又

夜亂既平去職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變之初同燕雀之群終
被鴻鈞之害又乎一先任安長繼伊洛前無強陣攻襄堅城雖南
風不競晚較領覆其所兇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焉似非虛矣
終逢鶴壽唯命也夫



東家先生南史評語卷之二十一

列傳

賀瑒

傳

賀瑒字德建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暉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遊其郡張融指瑒謂曰此主將來為儒者宗矣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瑒實禮召見能擅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聘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二子李李瑒子瑒孫瑒瑒瑒

瑒字國寶句容伯父瑒校其經業一閱便通義在瑒具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瑒家貧常往還儲駐既眾以養母瑒自執舟楫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始從問道初瑒於鄉里最其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十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其塚乃景室



東家先生南史評語卷之二十一

列傳

賀瑒

傳

賀瑒字德建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暉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遊其郡張融指瑒謂曰此主將來為儒者宗矣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瑒實禮召見能擅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聘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二子李李瑒子瑒孫瑒瑒瑒

瑒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校其經業一聞便通義在瑒具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瑒家貧常往還儲駐既眾以養母瑒自執舟楫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始從問道初瑒於鄉里最其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十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其塚乃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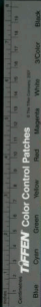


知節之際茅茨數間年行三十便事講校既世有禮學究其精微古
述先儒吐言併絮坐之德受終日不廢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
為行奉聞環爰各命駕相遊會理正講學侶滿庭既闕上佐忽來莫
不傾軀聽經無緩會不停意既下車欣然就帝便中問難性復從
容義理捷勝既嘆曰道標碩學復覓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蒸理了
不聞若神用須然既言之工請諸郡功曹史理辭以母老終於因托
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安陸州召補於酒後事歷年已四十餘論應辟
命天監間共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侯射塗題曰梁珠有
門業以緒王國待如箱惠聚中書通事令人參軍權事遷御史中丞
參禮儀如先陳住食齋多受賂賂史竟既費買主第為宅為有可奏
坐免官後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歷前後若職凡知朝議儀多所創
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嘗發怒則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禮理容
止闕難故時人中之侯景臨城際被創未死成求得之與至闕下求

見侯射王克頓筆朱弁勸開城納威克等讓之涕泣而上威獲與送
非嚴守察之明年臺城不守尋逸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板蕩送
出郡以為金紫尤極大夫卒

朱弁

朱弁字季和錢塘人也梁初開五館弁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
備書自業寓單便隨遊覽五經尤明禮易汝儀文史兼通雖藝博奕
書弈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館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問曰卿年
少何乃不廢弁遠超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豈有文義書卿一時
行去可謂不羸也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將弁過二十一特數擢
為揚州議曹從軍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
弁辛時向火能備老成在獨無放逸之想竟閣有對賓之色器字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綠隄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吐珠新
琢錦紐初構網罟健備過者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祈禱若使負



重慶必有千里之用武將召見使從孝經周易表虎之謂左右
曰未嘗實異使見明山實曰將於舉珠得人仍召直西省後除中書
即時狀曰始拜有飛輝正燕昇武冠上時成謂輝耳之亮普通五年
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普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置實
昇曰自王師北討魏相繼降川地轉弱成弱弱罪法普濫竊其
降必非偽也帝仍遣昇報法普赦其罪單應接受昇獨變及至法普
遵承朝旨知昇策為奇容貌魁梧能乘土雖出自諸生去國舉國故
實自周捨卒後昇代掌機密其軍容法度方屢改換朝儀國典詔浩
數百並典字之每四方表說當有得預信詳請斷集表於前昇易辭
落紙聲爭下議敵捕敵膽不暫停筆頂刺之間諸事便了時城西又
嗣士林館以延學士昇與左教習孫道日定式帝禮記中書義皇太
子又召昇於宮中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昇博識多藝圖畫上品
而食財月贖敵問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於眾四方餽饋貴

擬抵拒或遲近笑不給疾起宅東殿竊乎美麗晚日來下斛飲其中
每追贖黃冠登門拜闔乃引其肉縛自宅至城吏捉成門停湯管釜
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平侃相峙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
子勝無懈不綴於口惟朝過後車中必齎餽餌而輕故朝賢不避貴
或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容容內者則昇故容質無文以網
羅為己任昇文筆敏洽的譽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偉昇在內者十
餘年未嘗放縱可歲知辨政實器昇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
擬首領者外則珠有異論昇曰故言我不能諫乎耳當今天子聖明
吾豈可以其所聞干汗天聽。初武帝夢中原蓋平輿朝稱憂甚悅
以語昇曰吾平生少夢二必有實昇曰此字內方一之徵及候景降
被召舉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
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映承平若此今便
受地詎足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昇揮毫微百答曰聖明稱萬上



者云北土遺黎雖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
 于建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以前夢遂納
 之及真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子孫而真陽自魏遣使送
 魏相高澄欲甲和陸攸有司定議異議以和為允帝從之其年六月
 遣謝延壽使北魏好時侯景欲害延壽遣累使請延和及致書與
 異納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勳勳固石珍令具申聞異納其金而不
 許北使景遂及取遂以對異及陸公為名及景至城下又謝延壽朱
 昇等夜奔初遣延作城諸臣為侯景所陷欲加害陸陸下謀昇等臣
 欲舉北歸常問勳文曰有是乎對曰然當各有司將好之爾文曰賊
 特以昇等為各耳今日殺昇無故於急通足陷矣將來若秋氣既息
 誅之未晚帝乃止昇之才幸在朝莫不聞月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
 是城內咸尤昇帝益南樓望城頃謂昇曰四郊多盜誰之深賊昇流
 汗不能對懇頓首為卒。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水上百故特被寵

杜歷官自貞外常侍至會中四官皆研經自右衛軍至領軍四職並
 聖尚餅近代朱之有也

顏協

顏協字玉禮吳郡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外從祖石光樑大夫張求
 靈鶴內外孫姬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求繼之曰兒欲何賊才曰兒欲
 欲枕石漱流求歎息曰顏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精外氏諸
 張多賢徒有識鑿內弟舉尤推重焉切為揚州議中從事舉秀才尚
 書令統的寬其策而勸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張華靈薦之於帝問
 叶年協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壯南方早濕三十已衰
 如叶便為已老似其事親孝與交信亦不可處於草澤於是以叶為
 兼大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
 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為近臣便繁機密
 每有送製較簡示叶時輩榮之



徐稱

漢 字元

徐稱字士秀東海郟人幼好學及長博覽經史爲文好爲斬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珽出戍石頭武帝嘗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若欽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稱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就乃以稱爲侍讀王入爲皇太子稱蒙令兼管記籍簿領直稱文體既列春坊盡學之宮體之發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稱加詰責及見讓對稱曰臣聞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稱稱較從漢應春如響帝甚加歎異更欲親視稱稱曰臣領軍未許不悅謂所親曰徐雙出入兩宮漸來見過我須早爲之所遂承問曰徐稱年幾又愛泉石意在一郎自養嘗謂稱欲之乃召稱曰新安大母山水任勞等並經爲之吟爲我臨此郡中大適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殺人擅義勸課農桑月風俗便改被滿爲中庶子除太子左衛率

及使景攻臨臺成昔簡文君承福省政弊齊入侍衛走散笑有存者獨獨存立不劫然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或垂折侯景乃拜白是常彈湯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出辭不拜簡文故閉榜不讓領諸囚感氣疾而卒子陵最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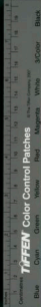
陵字季博母戚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巢左有上巳而從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八歲稱文十三過經老義及長博涉史籍投機有口辯父携爲晉吏王諮議主又引陵參軍梁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後魏人攻隋宴實是日甚魚其言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無當由徐常侍米陵而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後知家著敎大誓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因之累日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弟第之尊權傾朝野直授魏僧叔微王威風神業辭訟大臣莫敢言



乃委彈之受帝見陵服章肅若不可犯為敬容正生陵悲憤奏
伏特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即引土下殿
自是朝廷肅然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倭以梁末以來避授多失其
所於是擬舉綱學錄各賢時有胃進求室馳說不已者乃為書宣
示之曰衣定之時聖朝草創千文未息尚無條序若輩空虛實臨懸
乏白銀難得黃花易得皆以官階代於疏縮義在器機無計多少致
令負外常伴路上止有誦讀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
衣冠禮樂日當年罕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勳本分
藉言大抵不論高後若問梁朝朱領軍兵否否為卿相此不論其本分
邪此是天子所教非關避年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持不目
色范滂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雙命每有后宮欲除德華玄傑此則情
陷顯職不由避也既委物流當賢深明鄭意自足嚴戒朕焉時論此
之毛芥。太建中為尚書以僕射朝議元侵宮禁命梁元帥家議在

得子量陵獨曰不黨其明徵家在淮左悉被風俗符略人才當今無
題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後憲登
曰非但明徵良將忌即良將也是日詔明徵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
遂起淮南數十州也宣帝因置酒舉杯為慶曰實卿功人至德元年
卒年七十七。陔器焉御陸容上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謝齊梁
魏族矣之日有青精餅人以為想慰之補也自陳劍業文族軍書及
受禪起策皆陸所製為一代文章亦不以矜物未嘗賦詞者其於後
進世引無倦文宣之時因家有大小手筆必命陸草之其文頗變舊體
編或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得寫成捕逐傳于周齊家
有其本後逢喪亂者散失有者三十卷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太建四年
徵為秘書丞不就乃就食長齋持善種戒嚴更講誦法華經宣帝甚
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唯至席散當其嗣膳



差頭城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信之見率克取於采內
紳帝中斌當時其誠其意後無訪方知其以遺母誠以啓宣帝委美
良父乃赦自今宴享孝先前饋無遺得遂以納其母時論笑之陳亡
隨例入長安東道壁立於生母悲歎淚未為病不能常辨母亡後考
克死常城妻有遺親采者等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王僧辨

王僧辨字君才太原人嘗涉險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捷敏字類
然雖射不穿札而有談笑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辨隨府為中
兵參軍討平安用反蠻由是以勇略著又侯景反元帝命僧辨總
督舟師赴後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皆擾元帝以僧辨為城內都督
賊而岳陽奔退岳陽力不能支長沙帝命僧辨代之遂平湘土還後
領軍將軍侯景守江西冠軍大夏首營將為大都督軍次之陵頭之
景軍內薄苦及城內同時鼓譟矢石而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胡僧

祐率兵援僧辨是日賊攻不剋有詭聲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
失色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墜成大一特碎夜有龍自
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鵝鵲洲水中景聞之信道高建鄴元帝加僧
辨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辨領表勸進正蒙優答於是發江州
直指定鄣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瑛襲南陵賜項等戍益克之先是
陳武帝奉表五萬自南江前卒五十行至益口陳武各蓋僧辨僧
辨等之既至益口與僧辨會于白茅洲為盟及後臨頓中江而風浪
忽若暴命中船潰散此近言說風上自此遂定安遠景自出戰於石
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羣賊各閉景賊敗以石頭城降僧辨引軍入
獲之最走朱方僧辨命衆將入提臺城其夜軍人夫入城大掠殿及
東西堂僧辨雖有城賊之功而收下無成軍人自掠驅過居人鄰下
百姓翻思景居使寇悉平元帝即位後鎮衛府軍侍中尚書令如



收州州賊陸灼等攻破高州縣徵僧辯就宜置侯南仁為都督東
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選都督於僧辯
僧辯不父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兩討高灼等獲車輪夾岸為
賊士卒皆百戰之餘深甲積弩夜寤勇銳兼街隨鱈豆水黃山初劫
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孫吳王何曾王禮揚嗣王三人並為元帝
所害故立其序於艦於以水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慷慨之以
求福又定二艦一曰青龍艦二曰白武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
置其中七勇健者中之僧辯軍之精作建威以造為賊不敢交鋒進
隨編為僧辯因其無備襲執賊以滅之止奉賊大敗歸僧長沙僧
辯乃命蔡受圍之而自出臨視賊乃不敢備其黨共藏李賢明等象
槍立進僧辯高捷胡琛不為之動諸軍勇及廷前賢明賊乃退歸是
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都乃遣其大將軍方老等總之陳武帝聞之
馳報江陵元帝即遣僧辯次姑熟即魯敏為先命孫州刺史侯瑛

整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兵即太守張彪與太子妻之積會瑛而大
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都。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率騎大
將軍十月起程征及原王咨合報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都為
大都督州刺史未至而州州已成又徵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設
工功水利進懸騎大將軍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帝又納貞陽
侯明以為界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頗與僧辯書論國體統之非
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浹至東關裴之據軍敗僧辯謀
約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僧辯遣使送負于都貞陽來度指上三十
僧辯愛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貞陽龍船去駕往迎貞陽濟江
之日僧辯兼城中流不致脫岸未乃問會于江寧浦明或位殺僧辯
大司馬陳武帝將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嘗
處石頭城是日 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奉僧辯與
子頓走逃出周討無所成乃從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



矢頓下地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釘是夜及子碩俱被殺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人弱冠隨父在涿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
帝嘗謂曰卿官謂卿為武宣羊黃虎皮乎或作武狀侃因依以手次
破皮指經帝壯之賜以身劍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面行營領泰山
大守初其父社直使侃高陽侃至是將尋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破
蠻知之擬用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期抄賊十餘賊以守之
梁朝賞段一與元法備同謁帝聞之使使風塵騎大將軍司夜泰山
郡公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侯射于陣中數一萬及高歡前未陽都
將相體而至福中失蓋南望不進乃夜渡河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
境至滄口祭尚萬餘人侃以大連三年建郭於涿州創史并其兄
燕及三弟悅弟元行詳皆史侃封高昌侯侯黑遜太子左尚書侍中

軍駕幸樂遊苑侃頓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
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鸚鵡紫騮馬令試之見執騎上馬左右擊刺皆
盡其少鷹者登巖帝曰此駒必為侍中新矣俄而果折因號此駒為
折駒自此人奔者唯侃是投寇始於帝寵之贈於他者會大舉北侵
以侃為冠軍將軍並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衆水攻
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拔大至侃預言衆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
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鎗陣餘寇二年復為都官
尚書。漢景反攻陷壁勳帝同侃討景之衆侃眾以二十人悉獲林
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衆窺為合之衆自黨毛
幹讓者謂景未敢便過都遂寢其策景至新林進侃入剡宣城王都
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日姓號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
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是將孫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
閻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爾時已盡後進少平



出在外軍旅指麾一次長足精力俱壯簡文源仗之及賊逼城聚
皆先獲侃爲稱得外射昔云邵破而昌侯已至近路聚乃少安賊攻
東破門賊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符中軍師討
軍賊作營城樓高十餘丈賊射城中侃曰車高道盡彼求必倒可
此而觀之及車動果倒然皆賊爲賊既頻攻不捷乃蔡長圍米昇漲
船讓出擊之當以圍侃既四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
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
隘獨小必大攻捷勿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久交鋒風退走來
以爭橋走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翼爲景所獲能家賊下示侃侃
謂曰我頃亦報主劉恨不足宜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米
侃謂翼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
生進退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言使大雨城內土山崩賊東
之盡入苦戰不能獲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餘於城內築

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領軍將軍。侃少推勇膂力
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在襄陽善音律自造水渾掉
吹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絳奢靡儂人張淨晚屢聞一尺六寸
特人或推能掌上舞

諺曰半侃半馮仁等自此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馮仁晚遇並
利侃則矜尤不掛馮仁則守教以規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
乎情憐風格秀集有文武奇才而逢茲結縵幾交頹靡乎全首領
卒樹有功事人之道於斯爲得及時雖交我地居元宰內有真主
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魏踈賢乎既同兒戲日類奕蒸既散開
鑿管基於此費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柯斯人而斯謬也

江子一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晉懷朔常侍統之七世孫也少慷慨有大志
家貧以孝聞仕舉起家爲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



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史帝其之又答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有徵
宜華林省其姑夫朱平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并不為物議
所隔故引子一為功子一未嘗進門其高素如此弟子四歷尚書令
郎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
帝甚善之昭曰壘滿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發符改侯景
文勳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逐之其副董
桃生度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惠殿帝怒之其
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
關前終死關後耳及城拔圍解米門賊戰子一及子四子五並力
戰直前子一子四死子五傷疽還至塹一動而絕紹歸子一給車黃
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走贈子一作
中丞後子子四黃門侍知盜殺子子五中書侍郎盜烈士

胡僧祐

胡僧祐字顯果南陽人也少勇次有武幹任魏血戰骨先被大夫以
大通三年避禍米氏之難歸果頭上封事武帝帝深之拜文德生帥陽
侯成須城魏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侯景之送魏北海王元顥
入洛陽僧祐又歸梁性好讀書愛辨敏然文辭鄙野多彼湖健而自
謂實士矜伐彌甚。侯景之亂西沮潰又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不
其法帥僧祐陳許首下獻景圍王僧辯於已陵元帝乃引僧祐於歙
拜為假節武猛將軍令侯景將發泣下謂其子死曰汝可開朱白
二門吾不建則死吉則由朱白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簡至素沙
亭會侯景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
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推以所加數文桓置醫中對之旬娘

陰陔

陰陔字子堅武成人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為梁湘東王法曹行
參軍初陔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曰酒美以投之眾坐皆笑陔



曰吾儕終日酌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經當
為歐秀成救之發免經問乃前所行勸者陳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
陵言之帝即且召經預宴便賦新成安樂宮經授筆便就帝宴賞之

王琳

王琳字子衍會稽人也本兵家死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
由是未弱冠即在左右少好武選為將帥以軍功封建寧侯侯景景
建於宋子山據羅州琳攻剋之會子向又隨王僧辯敗景後拜湘川
刺史琳果助絕人又能順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懸下萬人焉
是江淮羣盜平景之賊與杜龔俱為第一持節督岳陽等郡王僧辯
禁之不可懼時為亂容請誅之琳亦被拘令長史陸納摩部尚前赴
湘川身輕上江陵陳請特行誦納等曰公若不及子特安之成曰請
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元囑遣王僧辯討納等賊走長沙是
時湘川宋平武陵王共下又甚憂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營中

琳然罪請復本位求為散騎元帝乃囑琳送將納出長方戰會琳至
會納升諸樓軍以示之琳等戍又俱并舉軍皆笑曰王部入城即
出又故琳入納等乃降湘川平乃復琳本位使推武陵王紀紀平後
納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人心故出之嶺外又授
都督廣州刺史元帝為魏劄逼乃徵琳赴使除湘川刺史琳師次長
沙知魏平江陵已立以王營乃為元帝舉哀三軍感哀陳武帝既殺
王僧辯雖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船將圖義舉
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舫載勝艦則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以千數
以野豬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切安梁禪琳乃移
湘川軍府就潭城著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起軍而言曰可以為
勤王之師矣初魏起江陵之將朱嘉王莊午甫七散逃匿人家後琳
迎還湘中衛送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
臺丞羅暉嚴臨江為其營使陳建安州刺史兵明徽江中夜上行營



於城林道巴陵太守任忠大威之明嚴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
大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
瑒西向颯至應琳謂得天譴將在取揚州侯瑒等徐出蕪湖颯其後
比又兵交西南颯謂為瑒用琳兵故火燒以擄瑒船者皆反燒其船
琳船雖潰亂缺士逃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舉物瑒軍所殺
殆盡琳卒與瑒同入齊齊若瑒者瑒琳出合臨場養義故更瑒進取
琳乃縶縶分遣孫承淮簡餘楚皆領殺方琳水陸攻瑒瑒觀衆而動
獨陳兵結好於齊使琳更總後劉會陳將兵明微瑒督齊帝殺瑒軍
將軍尉破胡等以授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
南歲星若牛斗分太白而皆胡為害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兵兵
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關破胡不從致軍大敗琳軍為突前僅而
獲免適至彭或陳將兵明微進共圍之瑒肥水灌城而齊將段景和
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微置夜攻擊城內水氣竭使人皆患腫死

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而放執殺之。琳體貌閑雅士裝妻地甚
悉不形於色雖無營業而瑒妃內教軍有注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形
跡不至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為將帥集短長私雅有忠義之節
雖未聞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傳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兵明微
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弁相資給明殺由此忌之
故又於莊常將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歎歎流泣觀其誠信
感物雖李將軍之向陶善訪殆無以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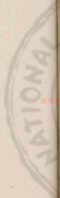
張彪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亡命在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
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貞陽侯瑒位為東揚州刺史刻令王瑒
之不從彪自任之留長史謝暎居守督僧辯見害彪不旬長發時陳
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兵實選州勒攻保成彪使
至泰等及與攻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命城而入陳文帝遂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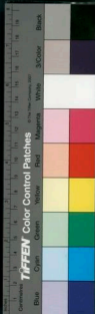
出處使城守沈春曉陳文憲曰處部向來口並在香嚴寺可往來取
遂往靈巖之魁前中逃竄與悉相知因入叛魁處搜取走不敢還城
檮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昆審要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
疑之皆發遣往常所養一大名黃蒼在魁前後來魯檢隲乃遞入於
郡山中沈春曉陳文憲遣章驅建領千托重磨之奔圍其妻范祇未
覺黃蒼驚大劫未便歸一人中喉既死處檢刀逐之被火滅之曰何
忍舉惡師傾我者仲子取頭骨不生見陳清勿遂殺魁弁第效二者
於船逢黃蒼斃叶砲死刺死精血中若有采狀魁始起於若邪與於
若邪然於若邪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不在所處江
子一朝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被江州自歿亡歷朝亦朋之實命
然則貞勁之節歟莫自有性也王琳亂初忠節志盡抗不從天方
相陳義雖弘濟斯用大夏落榻豈一本於推文也 (二十一卷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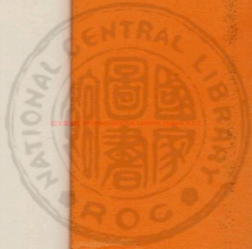


© 2007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7960 v. 2



東萊先生南史評卷之二十二

陳諸臣列傳

杜僧明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人樞天國中豐安與為廣州刺史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荐請與俱行頌任俱寮有功安興死僧明復制其子子堆及交州豪士李貴及逐刺史蕭綽諸齊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明討貴時雄卒已生顯厲方起子堆請討之廣州刺史蕭暎不聽蕭綽又促之子堆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殫殺潰散無之不可乃引其餘共還還蕭綽於子堆及周興賊交通還邇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堆第子略子烈世家侯景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辰曰盧公累無待過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為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敵若圍州城召百壯誰敢不提滅破新二侯然後持臺使互束手請討死猶勝生樂



其不獲亦無恨矣。哀感慷慨，口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
子率衆，臨盟奉子暭，躬子暭為主，以攻刺史蕭映。一日之中，殺至數
萬。時武帝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會僧明及文
育等，並釋之，明為主帥。武帝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及文
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後定，鄴武帝於始興破，僧明為前鋒。
新裕及興樂路養戰於前野，僧明為被擄，武帝赦之，以所乘馬授
僧明。僧明上馬，復追殺數十人，因而衆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暹
壯，又擄大車入嶺，石以通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為前軍，與僧明學走
之。侯景遣于愛等寇南江，武帝頓兵，命僧明為前軍，所向剋捷。武
帝表僧明為長史，仍遣東封軍至蔡州。僧明學臺下燒賊木門，大寇
又景平，除帝用判文進，帝為侯景所殺，侯景於江州西岸。
使僧明率兵明侯等隨侯景，而報於江州西岸。

周文育

周文育字景德，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須氏，名猛，數
年十一，能及震游水中。數里，周嘗為壽昌海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
與語。文育對曰：「母若宋貧兄弟，弟並長大，因於賊使，嘗衣之，乃謂文
育至家，託其母請文育養為子。母遂與之，又替快備，與文育遊，都
讓教之，書計弘，讓香，謀書，富禁，邑勤學，又古時以遺之。文育不之，者
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假有大罪耳。」弘讓壯之，教之，務射文育
大說。文帝之時，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剋蘭谿，獲歐陽頔，皆有
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前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
乘馬死，文育右手持我，左手解鞍，濟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
從進，遂大破之。武帝又表文育為有司焉。李暹仕之，擄大車，遣其
將軍杜平芳入嶺，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芳棄城走，文育
獲其城，遣仕東，賈不敢過大車，直走新陰，梁元帝授文育嚴州刺史。

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慶杜
欽崇斌於白口拒之文育頌出與賊逆會遷仕累遷敬嗣嘗侍武帝
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軍會文帝於此與圍起杜慶又濟江襲張彪
得其郡城又文帝為鬼所襲文育將領城此者嚴會文帝夜往越之
鬼又來皮文育苦戰遂破于鬼武帝以侯景據豫江州命文育討之
仍除南豫州刺史崇兵襲金城未剋杜嗣徽引齊人夏江謀燕湖詔
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七墩以斷文育歸路又夕
文育鼓譟而渡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又攻嗣徽嗣徽變將斃碎獨以
小艦發文育乘軍艦馳脫入呼羅斬碎乃牽其艦而還賊聚大陂因
留船燕湖封開陽王上將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過與文育會將殿風
急武帝曰久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柁繫上馬而
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故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吳府山文育使頭
鎗之損我功最進禽奔呂餘公。蕭勃舉兵喻嶺韶文育者聚軍討

之將斬吳綱主余孝頌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勳守郢城自出據章樓
于石頭又使其子敬勤兵與孝頌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頌領軍
若竹將何恁據魏口或以坐官事官軍船少孝頌有餅鞋三百雙
百餘乘在上宰文育遣軍主無惜爰是東營軍糧之悉取而歸仍於
豫章立柁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建書約
為兄弟并陳利害迫得書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乞小乘故
船紛紛從俱下燒豫章所立柁飛退孝頌望之大喜因不設柁文育
由間道倍道遣千船千船上流則歐陽頌勳下流則傅雱余孝頌
文育報其中間築城嚴主恣技大擊歐陽頌乃退入泥溪作賊自守
文育遣周鐵武臨山才擊頌會之於是嚴陳兵甲與頌乘舟而宴以
是博悉滅下馬攻悉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表告嚴陳其將諱世遠
斬勃欲降為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檄持勃首以降蕭欽余孝頌
擒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韶文育攻之攻降文育孝頌退走新吳黃



州干之育廷頌發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地破余於須于公
則弟亦勳猶據舊柁機動南土武帝褒延之育及周地黃法難等討
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不令文育遣其明微為水軍配周地還
根自率衆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曉偽降從文育育遣文育
囚之悉都以其部內分發戍軍乃給舟為步軍進拔王陵三琳重將
曾受教等勳分臨王帥常衆與文育相拒自帥所破周地吳明
勳軍邊陲敗文育廷頌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守害文育以在衆
文育在軍林白象頭知其事勸令沈之文育曰不可彼為兵少害軍
多若取營朝入皆驚懼亡在至矣不知惟心懸之切周地之敗衆
走莫知所在及得地書文育喜而示衆謂曇朗害之臨曰忠烈

侯瑛

侯瑛字伯玉巴西人梁元帝敗瑛南兖州刺史郭謙侯仍貴瑛王
備瑛討景恒為前鋒景本吳郡侯瑛被瑛軍乘大敗之於六松江以

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熟琨攻荊州王僧辯以瑛為首軍赴援未至
而琨起荊州氣順九江固衛曾受王還都承制以瑛為侍中江州刺
史知都督瑛便兵弟仲瑒與瑛共討蕭勃及陳武帝殊情瑛皆
奏許及瑛瑛中流甚強又以不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
文帝即遣使授大尉王琳至湖口又以瑛為都督侯安都等並諫為
王琳引合肥淪湖之族帥輔固次而下瑛率軍進駐湘州明日合眾
擊瑛少却又文東西風吹其舟艦至蒙又且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籠
岸不敢出時西魏將史寧議其上流貴閭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
却據湖口待其平又史寧至鄧州琳忿衆潰乃率船來下去
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瑛令軍中晝炊薄食頓頓湖尾
以待之將戰有賊風至自東南殺軍砲拍壞火定州刺史寧即還
平第大艦中江而還琳軍大敗琨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
年琨以瑛為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益城琨贈大司馬臨口壯肅

侯安都

侯安都字師威始興曲江人善騎射為邑里雄秀侯景之亂招集兵
甲至三千人侯景勳入境臺城安都引兵數百帝拔蔡路慈拔李遷
壯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侯景謀襲王僧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
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武帝自從江東羅浮會之安都至石頭北
棄舟登岸備船舫之費安都披甲帶長刀單人奉之投蔡大垣內賊
聞而入使王僧辯臥宮武帝大軍亦至遂命僧辯以功授都徐州刺
史武帝東討杜龔安都留守守於嗣徽任均等引齊寇入據石頭
游騎至于頭下安都閉門示助令城中坐禪者皆斬又及賊敗軍
還石頭安都與令士卒悉營器械之具將以賊將至安都與賊大戰
之賊乃退石頭不取遂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
賊糧運又殺秦州刺史歐陽爽其家口制數等大獲等承和武帝德
其遷北及劉徽等清江齊之餘軍稍散據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

之多功得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填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
湖無武昌運安都還據之戰於耕墾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
賊北走梁山武帝與齊軍戰於美斤山命安都自白下據擊其後大
敗之。以功進爵為侯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
勃安都米至文育已斬勃奔命其將歐陽頌傳悉等雖余些頃與勃
子故攜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首與攻各據其一又多設船繼夾
水而陣安都至乃衝其表見其極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諸
陣齊潰賊散後安都乃令軍士暨鑄引營漸進頌致勳獲拔乃降
孝順齊嗣新吳歸入子為贊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會
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
至將兩將俱行不得就擒因部下交爭請不許軍至鄂州琳將潘地
於城中通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剋而王琳至奔口安都乃釋其
悉焚其池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

乃合職安都壽賊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賊囚總以一長練繫之置
于榻下令所親官者王子季掌視之琳下至盆成白水浦安都等其
苦許屬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住榻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
入深草少校官軍樂都自劫始並放之復共官爵。武帝崩安都隨
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異奉文命選葬非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
未肯下令葬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此福川王有功
天下須兵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著斬父命即位選司宜勿變前徐用
刺史仍別奉中旨遣衡陽王葛初葛之將入改善於文帝前甚不
遜帝不澤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天子處臣不敢未報西自迎葛中流而赦之
都對曰自占豈有被代天子處臣不敢未報西自迎葛中流而赦之
以功進晉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敢出其右者王琳平後安
都勳庸轉大又有以功安社標車賜符招聚文武士騎駟馳騁或命
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積珍馬糧饋饗工見徐

伯陽劉胡林登武士則善學射裴子列將並為之賓部下將帥多
不遵法度檢問收諸則李贍安都文帝往嚴容澤湖之安符日益驕
慢周迪之反胡玳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胡玳使
按問安都部下檢括出殺安都內不有安天為三年賜死。初武寧
侯與諸將宴杜潛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侯帝曰卿等悉良
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押於下而驕於壽矜其功不放
其機明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陽蓋君亮覆地精防不設侯如燧與而
無救然侯而辭志並無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歐陽頔

歐陽頔字靖世長沙人陳武帝入援都將至岳州頔乃源自若託遷
頔為始與內史陳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澗州以頔為刺史討新
豐縣的侯景平元帝稱制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元帝曰吾已
得一人矣歐陽頔甚公正未有匡濟才恐蕭賈庸不肯發之乃授武



州刺史尋授鄧州刺史令出使蕭物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時
蕭勔在費用兵致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柱
蕭勔遣其將孫暹益州盜率部下至始興避琳抗琳頓別據一城不
往勔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勔怒遣兵焚頓盡收其資財為仗身款
之還復其所獲與結盟觀子州刺史顧委資於勔及勔度積出帝服以
顧為前軍都督周文育效命之送于文帝帝釋而禮之後嶺南亂頓
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討始興琳使未
至頓頓子飽已先於興及頓至頓前伏乞勿違黃州盡有越地改
授如昔交黃等十九州諸州軍事中越中郎將時頓合門顧資威振
南土又多致餉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勔軍固總歸司空
監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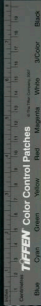
淳于量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鄉少善自若英偉姿容有餘

年優弓馬歷元帝為荊州刺史父文成外量人馬令往事為以軍功
封廣晉將軍出為都督徐州刺史王琳據南陽舉遣召量量外雖
與琳正氣而別遣使盼深成帝武帝交輝後為中樞軍大將軍量所
部將仲多德本上進家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州刺史華皎
征衡州止次兵迎量天康元年五物兵明徵之先侵也量橫成其事
又遣第六子奉舉所領從軍帝而勉定量度封始安縣公也

章昭達

章昭達字尚通吳興人也住桐廬輕財尚義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家
貌甚善頰小野則富貴侯景之亂昭達舉鄉人接臺為先失所中
恥其一目前者是之曰卿相善夫不久當富貴昭達遂還鄉里與
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候景平文帝揚兵與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
帝見之大喜因委以特帥恩寵超於餘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
帝遷長城招聚兵衆以備北虜昭達在軍口氣未計貴仕龜道



其行壯無家長城陷遂因從文帝率兵與以討愈益平又獲討
張勳於合陽勉之累功除兗州刺史天嘉元年進討長城功討欽樂
縣侯○尋遣侯安都推王琳赴建康平虜大堰中流而進先鋒發
中流艦王琳平尋遣使勸第一護寶慈船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遠
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遠乃輸贖許陳寶慈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戕
施船其上據其水樞又出其文兵步軍方文令戰會文帝遣令李順
出自海道至固奔力乘之遂定嗣中盡奪留其寶慈以功授鎮軍
將軍○初文帝嘗夢昭遠升台鼓及旦以夢告之至是符驗滿願
昭遠曰卿夢不可以實夢耶遂時曰會鼓大馬之用蓋臣備自
錄無以奉償夢出為都督江州刺史○昭遠攻封郭使驛公○政
誘志懷嶺南反詔昭遠督會稽軍江之北開昭遠至乃設城取口
懸沙石壘以竹籠置於水樞之用焉昭遠乃其上流安艦造
拍以臨賊船又令人潛行水中以碎竹籠籠覆舟楫同賊大艦

奕之大股虎合之遂於廣州平進位司徒太建二年病薨贈大將軍
○昭遠在廣刻每奉命出征必畫庭階道於其所親必推力將帥同
膳飲食並同羣下將士亦以此府之每飲食必盛設文役雖繁備無
似之聲音律安容並一唐之妙雖昭遠之疑也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陳武帝臨京口深相愛嘉明徹乃高武帝帝
為之降階執手即帝明徹亦殷涉書史經傳沈汝南周弘正學天文
以虛道甲略通其術頗以英推自許武帝亦深可之又受禪授女南
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殺軍東夜明徹自英還都文
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太建五年朝議光祿公卿互有異同明
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將軍總發軍十餘萬發都綠江
城鎮朝嶺降賊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特兵為捷破走之秦郡
降宜帝以秦郡明徹等已詔具太平令詳明上軍文武員數甚盛卿



里樂之遙魁仁州投北。大將軍進封前平郡公。連遇海陽。晉遣王
琳。桓守明。徵東。吳文之中。曾而潰。擊兵。遂據相國城。及金城。明散令
軍中。益營。文具。又遣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疫。及手足。皆腫。死者十
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兵數千。高乘。後去。齊營三十里。颯罕不
進。勝將成。曰。計將安出。明歎曰。足貴。在速。而彼。諸營。不進。自盡。其鋒
吾。殆。其。不。敢。戰。明。矣。於是。怒。振。甲。冒。四。面。城。中。震。恐。一。鼓。而。會
王。琳。等。遂。建。勳。景。和。懼。而。遁。走。罪。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列。到。史。及
周。滅。齊。宣。帝。符。事。除。元。九。年。詔。明。徵。北。使。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
軍。至。呂。深。周。除。州。總。管。梁。士。女。事。於。拒。戰。明。破。頰。破。之。仍。進。泥。水。以
灌。其。城。文。之。其。息。擊。列。水。積。於。城。下。明。遣。工。大。將軍。王。統。收。之。統。輕
行。自。泥。水。入。灌。口。積。泥。豎。木。以。城。斃。其。車。騎。馬。溺。船。皆。將。聞。之。甚
恐。乃。遣。董。學。阿。師。馬。單。數。千。前。進。明。徵。仍。自。火。其。渠。東。水。力。以。逆。單
及。至。滑。口。水。力。微。舟。楫。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徵。窮。蹙。乃。就。軌。周。封

德。顯。公。位。大。將軍。以。憂。遣。疾。卒。於。長。安。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魏。大。陳。式。論。將。帥。周。侯
過。獨。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別。基
據。亂。者。乎。昭。達。勤。王。之。略。遂。得。歿。命。行。已。之。方。頗。同。其。誤。既。既。而
責。亦。隸。而。王。古。凶。之。著。豈。人。事。也。明。徵。焉。否。理。之。期。當。關。土。之。任
才。非。韓。白。識。增。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役。起。斯。不。疑。抑
亡。關。處。宜。矣。哉。

傳。解。

章。年。

傳。解。字。正。軍。靈。州。人。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
屬。文。依。州。州。刺史。蕭。綽。稱。頗。好。士。廣。集。瑣。翰。神。詩。志。辱。閔。因。博。通。羣
書。後。王。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蔡。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詔。解。為。文
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况。思。者。亦。無。以。加
甚。為。後。王。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員。才。使。衆。陵。侮。人。物。朝。士。多。銜



之。會編文變流案外以依見寺專制而歸在跡文意等因共
備之。後王取歸下獄解素剛其憤志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
上帝子愛衆黎者考德遠納夜未明求求日肝忘食是以得被罪字
罪流于某陛下頃來情色過度不度郊廟大神尊屬淫昏之鬼小人
在制宜暨弄權惡志正若九雜視百姓如草芥使官更窮餽稅為爵
故粟充積流離轉尸該野實格公行帑藏積耗神怒人怨眾反觀離
恐東向玉氣日增而查書奏使主怒項之執獻使欄曰我敢以婦婦
能改過不諱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其益怒
令宦者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

時有兵與辛華字仲宗家本襄大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時夷鎮過
經史善屬文執明初上書極諫其大意曰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聲色攻取酒色相七廟而不出
拜祀煩而路新尤臣宿時燕之草莽播後遺而升之朝廷今疆場日

感所半憂境陛下知不改故易乘臣見棄苑復勝於姑蘇失書奏後
主大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其郡人也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筆削日
賦領軍亦拜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走安謁定安地記二籍長而能
視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為禮賀
王府記室宣誠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
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皆
人稱為二絕

姚察

姚察字伯審其與人父情坦露大醫正察切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
言不好戲弄勤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備坦精督術知名梁代二宮所
科供感皆四給察兄弟為海學之資察並用飛書圖書由是聞見日



新平十五葉蘭文翁時在東宮盛脩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
為儒者所稱

東萊先生南文詳節卷之二

史樂先生南文詳節卷之二十三
南文傳

曾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推良二千古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
之諸侯也故長史之職覽曰觀入至於前漢亦遭投風易俗未有不
曰之矣家武起自匹庶知人事以準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
外舉未遑內務承師之費日比千金璫以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異
欲以愈其身左右無幸竭之私闕考無文節之飾故無茂車戲駕邦
嗣不授文帝初而寬仁入禁大禁及雖與成服六戎薄伐與師命將
勳在濟特費由府中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世無善惡奉上供
比於後成賦出禁內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暮為斷雖設世不使
卒及當得平人有功繁吏無苛將家給人足即事雖難得死滿集於
時可見九百之之知有市之邑散幽舞酌觸處成臺並宋世之極感
也暨元嘉二十七年魏境外傳於是傾資務蓄竭有未供深賦厚歛



新平十五葉蘭文翁時在東宮盛脩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
為儒者所稱

東萊先生南文詳節卷之二

史萊先生南文詳節卷之二十三
南文傳

曾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推良二千古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
之諸侯也故長史之職覽曰觀入至於明憲亦禮授風俗俗未有不
曰之矣家武起自區庶知人事以準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
外舉未遠內務承師之費日比千金璫以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異
欲以愈其身左右無幸竭之私闕考無文飾之飾故無茂車戲駕邦
嗣不授文帝初而寬仁入禁大禁及雜與成服六戎薄伐與師命將
勳在濟特費由府中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世無善惡奉上供
比於後成賦出禁內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暮為斷雖設世不使
卒及當得平人有功繁吏無苛將家給人足即事雖難得死滿集於
時可見九百之之知有市之邑散幽舞酌觸處成臺並宋世之極感
也暨元嘉二十七年魏境外傳於是傾資務蓄竭有未供深賦厚歛



天下騷動何法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臨存之以
師款因之以凶義向時之盛自允蕞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旁朝其所
以東西二壺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攝及來初受命無所改作所若
龍西殿不別嘉名文帝因之亦不令殿之攝及穿武承統制受跋
長大為餘載來上本衣錦編建臨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油諸殿雖
崇飾而珠璣網戶嬰文事臣賜傾府歲竭四海不使異政得人毋不
欲其心適皇德作驚驚浮侵思不加下以至橫荒瘞人之官隱變最
獨突不特然竄未敢噴前密之化事來易信宜授史不及古人幸於
晉蓋由為上所變之化莫從齊高勅承新帝繼輪立均主恩無人廢
風檢百城為政未甚推山陰令傅亮為甚刊制史乃撤華及并恭已
而而專人以躬意存勿憂以山陰大邑任其繁滋建元三年別置椒
臺與建臺為比亦明懸運臺心政術從或善術崇多滿朝長史紀侯
封刃行來郡縣若殺以三月為小節水旱之災報加縣郡十許年中

百江無大丈之騰都邑之盛士女昌茂歌聲社鼓歌服爭往流花耀
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不適嗣帝自在布衣定于史事又必雲
表學格刀筆未嘗枉法中思守宰由斯而獲易以魏華入我疆場大
國及卒建威不遠移若輩則樂從從光襄矣繼以昏亂政由暴虐吹
調變起居設無度守宰多衙附權門五長貪虐哀窮黎被侵擾摧吐
天下無所措其手足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
昏野難調成志除者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寢室極躬躬覽庶事
日長聽政求爽和隱乃命楊軒以省方除置諸石以定窮人勞已所
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夫人實計丁為布在身服脫履之家即有無文
歸之婦大官常膳唯以菜蔬問察所陳不過三蓋蓋以儉光海內也
故母遣長史楊簡張平皆召見於前親勸政道始懼到流為建安內
史嗣嗣為晉安太守既嘗若官並以羸潔著又若令小縣有能遷為
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十石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是



沙內史此舉令何遜清公以爲宜城太守即得爲吏者往往承風焉
斯亦近代獎勵之方也按前史各立精史傳序其德美今並極求其
事以備紀焉云

古制

古制字林文馮翊人參宋文帝中軍軍臨淮太守爲將佐十餘年
清謹勤王嘗爲先物所知實東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徐州限鄆
陽軍率時有元罪因典議意欲活之因輸入關督並事除留說得令
直去明可更見明且典議不放殺入守之乃求取昨所呈事視訖謂
曰卿意當欲宥此因死命耶夫當坐見其事亦有必活之如此因照
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即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取典議付獄殺
之以此因生命其刑或類如此信下畏服莫敢見獄卒以言

杜驥

杜驥字度世京兆人高祖預嘗託南特筆兄班頗涉史學宋武帝

長安南後南遷元嘉中位青與二州刺史晚渡此入南朝常以陰
過之雖後人才可能每爲青途所隔班班以魏然與文帝言及史
籍上曰今日碑忠孝淳潔漢朝美及後今世無復此輩人班曰日碑
之美誠如聖部能使出守今世善爲不殿豈猶見知上變色曰卿何
量朝廷之薄也班曰請以正言之臣本中家高族亡高祖因管氏喪
亂播遷京土直以前度不早使以范滂賜福日碑朝人身身及國便
起入內侍爲列名賢聖朝舉獲技才臣恐未必能也上然然。此土
舊法周改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使同卿草率子文有高名見
而異之以文舉焉爲青與二州刺史在任八年志化著於齊土自義
熙至于宋末朝史班早務之及驥爲史人所稱故後徵爲左軍將軍
兄班代爲朝史此上以爲祭焉

杜慈慶

杜慈慶交趾人也慈交州刺史部書木到其年春盛霜集破合浦



向交州募交乃率武夫六千人非備於石碕破之稍雖破除當皆習
兵事六月庚子備是遊南洋令三軍入城乃食盡憂悉出求沃私財
以充餉資自益高懸合戰放火箭稍焚艦俱然一時散潰前中備是
水死斬備又父級舟楫二子以備有走即封墓爰龍錫然候武德
皆進軍備國將軍。其憂有衣燒食餘的資亦能得奉頗好老菜
斷法祀崇修學校然荒人飢則以私糧糧給為政嚴密有如房東由
是威惡常給盜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連備左將軍

傳記

傅敬字年北地靈州人父備若山餘今有號名峻美靈巖壯宋為
武德令遷山陰今地號龍名二懸皆謂之傅聖賜爵新正侯齊高帝
補改以山陰徵徵顯績以敬為山陰令實封實德壯能爭湖越來
張敬開闢於枉報之裏掘有城府乃稱實德者又二十文年雖及
春問何以食舉一人云舉一人云且乃破軍得果舉百巨者對內

仲明無效為偷殺父子並著績時云諾博有理懸諸子孫相傳不以
示人昇朝中遷益州刺史自懸遷州近世罕有時長沙太守王沈新
蔡太守劉開製贈于太守王仲起長城縣今何敬故故卿也今丘家
之皆有姓名而不及敬也。沈字彥流歷城唐山餘被賊入南于大
中清舉我快身阻居深而居美日資敬之字德文共貞八年十七為
增百曾專立主簿刺史王戎行夜還前經已至而敬之不背開門曰
不奉蓋百城方於車中為敬然後開門敬曰不意知君章近在閣下
如轉為主簿狂愚專以廉潔仰下于府升夜終今沈續之以清廉也
梁良之聞之曰清其真不可為也故當處季孟之間于職之具與人
往疎五在懸自以清廉不事左右受湖日至遂煩繁尚方歎曰一見
天子尺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
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費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
亦承諸賢皆若若巨得更焉必今清舉日至曠之雖危言上亦不責

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又有汝南周治驪為容曲阿上虞吳令棄
的無私平於郡水使者。瘦子顯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於建康
令孫廉憲因問曰聞丈人殺行疑伏悲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
也非勤而清清則冤網自行勤則事無不理靈網自行則吏不能欺
事自理則物無侵過欲不理得乎時廉憲到玄明亦有吏施歷山陰
建康令攻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顯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
玄明曰頌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陳別嘗
相示既曰作善令唯日食一升飯而粟飲酒此第一策也

虞憲

虞憲字士恭會稽人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憲雖
吏學悉罷番國舊恩甚厚除太常丞通直散騎侍知命性精忠
體肥體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
叱格開呈文災變不情太史不驚外奏使靈臺妙星二人於丞常內

省五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後以羊武莊
獻割七尋者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制各五層新安太守袁尚之
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恩在則曰陛下
起此寺皆是百姓資兒結縛若有知當惡其家惡罪高佛圖有何
功德袁榮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辱除去無異家以
為恩少日中已獲召入帝好園基甚欲去格七八道物議其欺為
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園基依品贈殿抗饒借借曰空者飛基臣抗
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憲又曰免以此教冊余未入
主所宜好也雖數件旨而數賞賜猶異餘人。出為晉安太守在郡
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實錄其兒婦惡道入於道李取時還在
郡立學堂教授海邊有越王石常惠雲霧相傳云清履太守乃得見
惡往就觀視清履無所感故使卿王考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
水實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豈得無事除後軍將軍諸君曰嘗

語不在此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帙考曰歎曰虞君之清至
於此令人拂地拂牀而去

沈氏

沈氏字伯鞠吳興人為建德令數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
栗女子丁半之人或謂沈氏之族林去官選郡起為餘姚令縣大姓
虞氏千餘家請錫知市前後令最其悅能自稱到縣訟訴無所適以
法繩之縣民又聚攻數百家子弟毀壞廬相危登亭自封植百姓甚
惡之錫召其老翁為石頭舍監少者補縣糧皆就道路自是錫老
翁跡錫初至富吏皆解衣黃服以自彰錫怒曰汝等下膝走何
得自擬貴人然使若芒屨籠布袴立終日是有唾法極加拂拭錫吸
唾嘗至此謂凡器為罵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皆感錫廉潔
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人也初為句容令清慎強記錄人疑為神明初
為句容令御頌以清職無繁因又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餽遺連
載源帑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廄居焉。梁天
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
獸謙至絕迹又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勸課農桑
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又至帝嘉其
清潔志履異焉每朝見揖請刺職自劾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
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
五印所在廉潔居身愈素林地遠瘴毒風冬則布被從帝卒年九十
二

從子顯字思約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顯傾意奉之及中書舍
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九貴要每食兼必日進顯言皆于自煎調
不辭動刺遂得為州卿晉陵吳興太守然顯官于直遂以善政稱矣



何遜字義方東海人仕齊為奉朝請

何遜

何遜字義方東海人仕齊為奉朝請齊武帝時授作選武昌太守遜本
調儻高輕峻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表無所受賦惟以
仍而能委曲用意服尤弊者器物無銅漆江左水煖甚感遜舍食
不過紅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
徵下廷尉廷尉十枝條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即除任祀正身空
職人甚痛之太守三起奏請皆盛供慢以特為至武康遂復故
職本而已擢去遠送至境送斗酒隻雞而別謝曰始知有過陸始
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遠東漢太守也
職疾強當如仇嫌視實細如子弟將為安若行人惟一德惟飲介無
私曲若人間絕詰語不造詣與實際言說拉拔如一此所全也過夫登
以顏色下入以此多為谷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君數言

是可做終不變其心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意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
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妾語則謝卿以一婢啜飯共同之不能記也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書機帝漸情內教朝政機疏祖深
與觀詰問上封事共略曰大抵應運功高百王悲悲既死必憲律如贊
原華國政機慎所作各說奢侈食德迷生類由陛下寵勳太過取下
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逾食苛者取入多徑直致者論溺漢聖曲鈞
者升進重者飾口利辭禮相推為治立守信坐見理度勢深致厚祿
實未均無功偶入反加寵權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
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惟此而言棄為惡惡而郵縣苛暴不加勸獎
今年豈成餘猶人有仇色故過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尚學置立
五館行吟坐誦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齊成人人儻禮
不務農桑空談彼輩大裘蚤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固豈可廢

未動未置通劫除也今商族轉繁游食轉殷耕大日少計極日空世
下若大興屯田廣金黃粟勸農桑若權以得版墮耕微若告以明刑
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樂讓可生臣謂為國之本與廢病相類廢病
當去亟思尋革為國者然郡侯用管晏令之所任廢背之也耳論
外則有懸檢說內則有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安統江東主終臣惟是蘇外句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克若賈誼更生
豈不痛又臣今直言犯顏異或容容而垂骨貴臣則獨在不測所以
不憚盡雙陸臣必聞若正以法製計垂而變城命臣使臣言入身液
何所恨大憝臣良將何代無之責任是知委在耳陛下呈某死運
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讓爭足雖抗事皆同而不和谷問唯唯而已入
針則言聖旨神來出論用云誰敢逆耳逆耳在下而謂見於上遂使
聖皇降威躬自引咎幸補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孫龍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餘倚利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雨惡不可

長欲不可機伏願上公獨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儉薄賦歛則
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帝雖不能悉用然悉其正五擢為殊
章鼓鼓令普通七年改高州津為南津設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
軍又至南州公羅清刻由求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獨仗裁亡命
祖深搜然奸惡不避強禦動政則碎奏周浩賊罪遠近聞足莫敢縱
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稽常服故布襟素木菜食不過一肉有蛇餽
一旱青瓜祖深報以笈笈後有富人劫之以徒報而拘奴朝野憚之
總於千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建越境連禽江中皆有賊
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將進斬之遂大破
賊威探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玉之於瓊也用功家而成器多焉漢世戶
口殷盛刑務簡閑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勤賞威刑事多專斷又一
詔書若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使德政以盡人和興義錄



以有能久故發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哉昔者
務初前世立績坐風雖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
之良惡前代之俗則武成豈歌詩有求暇淮陽則頌矣或可勉未
必今不誦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塔林傳

蓋今之儒者本國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
氏坑焚其道用缺漢武帝時開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貧射策設
科勸以官祿博考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即調黃金
悉皆充館共學於山澤者或流布為列肆焉故自兩漢暨成漢實
行尚親王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學時荀爽樂之徒
雖議制制未有能易俗後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未冠道盡迷江左
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闕置而勸深未傳建之不能十
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尚里其交開館公卿罕通經術建大儒焉

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孰證據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弊也久矣今崇
武刺業深懸共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
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廣吳郡陸建吳興沈峻建平
吳植之介稽賀瑒植博士各生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粟其射策
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廣經貢策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遺就會稽
雲門山受業於臺江河龍分遣博士於泗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置
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觀岳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中之
以選講勞之以東府濟濟焉洋洋為大道之行也知是及陳武創業
時經喪亂衣冠殆絕歲歲示學教獎之方所未逮也天嘉以後特置
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益寡其所采綴蓋亦累之遺傳今並集之以
備儒林云

伏曼容

吳 興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少為學善老易問經好大言嘗云何晏疑易



中九章以吾親之愛了不學也故知平故有所短棄其長授以自棄
引明彰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著數講詔受容執經受容悉夷風采
引帝拜以方紫叔交仗其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
郎嘗與家樂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受容宅在先宮
奇果地高坐於懸崖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旋生徒常數十百人子

報

祖字五曜初傳父業能言大理與樞密任訪彭城劉曼俱知名樞密
常茂洋兼五經博士與史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趙知五禮奉
出為京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澁人賦稅
不登者假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竹宋人乃至無以為蠲免屬志
如此為國子博士時始與內史何遜系并清慎去帝極為貴門侍郎
徵遷信安府軍監又都事雖自以名聲素在遠近為史俱稱廉白遠
展竟擢贈階階而已意望不滿妻託疾居家尋留舍嘗無坐自表辭

職部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翼翬奏請以大不敬給有詔
勿論子故

吳字士傑幼敏悟七歲過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著
幼謝頤樂隨父夫仕時誦相觀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
才累為當時第一樂武帝御至捉逆誘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類
子引為在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皇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湖濱
其宅講論語聽者傾朝矣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於東郊原
室不獲任從少有客名又各委富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技不能久
至德初被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會都院王為江州
刺史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後景亂中卒

何佟之

何佟之字士威益江人少好三禮歸心儒學強力專精王恽雅相推
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任齊初為國子博士定武中為



張此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諸侍步兵校尉劉徽徵士丹元皆已卒都下項儒雅修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制皆取決焉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深建平縣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西晉書氏禮周易七詩左氏春秋注博學兼學不以所長高人梁天監二年擢永通橋營五禮有司奏植之主為禮曰平初至五經博士各關節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朝溝主僕常有數議說有匡政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毋至聽者千餘人璉中樞記室參軍贈徵博士卒於館

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東人也少篤學幼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化觀為太常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鄭灼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堂悅撰蘭文莊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宮養學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家貧抄義絕以日繼夜筆毫盡每朔用之常饘食諸授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隆吳郡陸胡吳興沈德成會稽賀德基俱以擅學自命賀德基字永業世傳禮學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盡之又和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雲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跪白綸巾以贈之初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張微

張微字直言武城人也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微與弘正論議弘正服弘直意坐褥聲助其中微斂刀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古理雖知兒



弟慈雖四公不博有功弘五謂曰僕功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
樂弘正箕謂人曰吾每整坐見張譏在布使人慙然當帝時為武陟
王限內祀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宴時造玉柄聖冕
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象士如林至於堪焚此者獨張譏耳
即手授譏仍令於西文殿講經老皇帝幸宮中聽賜御所展衣一襲
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灑山開善寺召從臣坐
於寺西南松林下校譏賢義時索聖冕未至後主敕取松枝子以覆
譏曰何代聖冕顏羣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長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也鄙過齊紫且以糝俗况祿
在其中可無南歎當天監之際特主方崇儒禁如崔暹何伏之焚
前後互見亦窺于特曰方學者棄法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有隸
忘球年且數十雖經毛放知生或馬而風流不替宜俗化之後人
乎古人橋上標若風下應猶草矣故宜斯之謂也

東家先生商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諸人
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舒世靈至於經禮樂而擇國家通古今
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世王在上咸所致悅故云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自中原鴻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之於時隆及梁朝其
流獨盛蓋由時主情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
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博學之士咸
知自勵至有陳父命運投亂雖難如與勸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且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
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存之以備此篇云爾

五靈物

卷之二十四

五靈物其與人少好學善為文刑碑從事諸頌軍沈演之演之曰身



弟慈雖四公不博有功弘五謂曰僕功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
樂弘正箕謂人曰吾每整坐見張譏在布使人慙然當帝時為武陵
王限內祀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宴時造玉柄聖冕
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象士如林至於堪焚此者獨張譏耳
即手授譏仍令於西文殿講經老皇帝幸宮中聽譏御所展衣一襲
後主嗣位為太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
於寺西南松林下校譏賢義時索聖冕未至後主敕取松枝子以覆
譏曰何代聖冕顏羣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表矣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也鄙過齊紫且以糝俗况祿
在其中可無南歎當天監之際特主方崇儒禁如崔暹何伏之焚
前後互見亦窺于特曰方學者棄法向風斯亦棄時之盛也有隸
忘球年且數十雖經毛放知生或馬而風流不替宜俗化之後人
乎古人橋上橋若風下應猶草矣故宜斯之謂也

東家先生商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諸人
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舒世靈至於經禮樂而擇國家通古今
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世王在上成於政稅故云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自中原鴻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之於時隆及梁朝其
流獨盛蓋由時主情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
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博紳之士咸
知自勵至有陳父命運投亂雖難如與勸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且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
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存之以備此篇云爾

五靈物

是

什字

五靈物其與人少好學善為文刑碑從事諸頌軍沈演之演之曰身



昔為刑職請領軍衛將軍王坐委政如今日卿將來擬如此也累遷
員外郎齊高帝使靈鶴客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故知東宮手
筆筆至東諸司徒褚彥回別者回不起曰此詔疾更增不復能起靈
鶴曰詔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善臣不可復為履錄其強切如此次
而即作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鶴曰人為官顯數遷使我終
身為祭酒不恨也靈鶴曰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被遷廢此微然形
不事家漢王倫謂人曰五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子選

選字看乾八歲善屬文靈鶴常謂教習以我選辭未說此時有佳辭
著詩評云范雲統緒清便知流風回雲是蘇軾狀稱似落花依草幾
應隨文過而吟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鶴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睡為為限靈鶴常
稱為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向之天復見五王舉高
第未調選卿里家貧戰戰即任為由阿令會指太守王敬則反索朝

廷不捕及問反而辭辭已召由阿仲孚靈長明味瀉漬水以阻其路
破則軍至過漬酒果頓矣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若
微甚有聲稱百姓編曰二傅沈刻不如一丘前世傅攻父子沈憲或
玄明洞世守山陰並有政績古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賤賤為
有司所舉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
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

靈超

靈超字從祖高平人少好文學故擬任氣辭楊州西曹後任國子博
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郭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
覺我為優也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靈鶴記室江淹掌史職上
表立條制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徵年表又制著十
志多為左侯射王儉所不同就與物多許史功未就後交刺於路見
殺江淹撰成之猶不捕之。時有錄章疏翼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



云尚書光典謂之虞書則指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
有吳越處者好自誇而貶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輒輒擲地呼曰曹
子建何足數哉起而笑曰曹劉李謝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恭詞人
文章率皆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遠處何為者乎

十樹

十樹字七蔚濟陰人父楚之弱冠為上虞令有明氣會稽太守去顯
以令長欲之積不能容脫憤投曰我所以蚤脚者政為此積耳今
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敵天下國士拂衣而去揚聲後有才
而與者多許其發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為為枯魚賦以喻意
後為南康郡丞掛頌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委歎鳴燕賦
等賦皆大有指斥頌慕賦云舒青苑紫名揚於世謂此令僕也又
云耕牛唯唯暴得爾水唯唯朝猶夕率投如覓比令史等事也文實得
於開卷又有陳郵表駁自重其文謂人云實詩類大材施之不爾飛

六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稽古有機思求孝武使直華林學省始元嘉
中用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象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
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服會帝崩不施行。初宋
武平關中得姚興造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
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地階古法冲之改造銅機開轉不窮而司
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特有比人索取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
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機杼苑對兵校試而頗有差辭乃致而焚
之冲時杜預有巧思造欒器三致不成求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
之造欒器欒之與周廟不異冲之辨鐘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
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問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
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若武帝親



自歸祝又特善等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
子桓之字景燦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敏性無次
過也

劉昭

劉昭字宣卿平原人晉太尉奕九世孫也幼清敏通志莊嚴及長善
屬文集後漢周異以注范曄後漢世極博悉卒於劉令

鍾嶸

鍾嶸字仲偉潁川人齊明帝始興細勢綱目亦寓於是郡縣及六署
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學自鐘聞取決銘教文武藝博皆不辭選於是
鍾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惟為繁密鍾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授才鍾
改量號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出而成禮天子可憐已南面而已
書奏上不澤謂鍾為曰鍾嶸何人欲漸厭換務如識之不答曰嶸然
徒末名半而所言或有可採且樂於鍾嶸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無

之是人主愈勞而入臣愈逸所謂代志人宰而為大匠鑄也上不履
而叱言

劉勰

劉勰字彦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
適在逾五宵夜夢執丹漆之覆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書曰大哉聖
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重蒙敝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讀
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孰有隱鮮未足立家唯文章
之用矣歷典與技世五禮賓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擗筆和墨乃
締錦文其於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臨欲取定於
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假約於車前欲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
謀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何思澄

何思澄字元靜東陽人也父徽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嚴不受



禮選真節至恩婦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足悉以代
貧人給相。恩陞少勤學工文為遊廩山詩沈約凡之大相稱賞自
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得開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天監十五
年敕徐勉舉學士入翰林撰選略勉舉舉選編劉查王子雲鍾嶸
等五人以恩陞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恩陞重交結分書與諸貴
朋夜食而終日遊騎每宿皆作各一束晚便命駕朝費無不悉押押
奏即命食有人方之其選所當當之投曉還家所置各必盡自廷尉
正遷書作御史[○]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題[○]前依尚書
二選給三職[○]恩陞書[○]事[○]記[○]彈[○]言[○]印[○]給[○]在[○]前[○]故[○]也[○]。初恩陞與
宗人[○]及[○]子[○]胡[○]俱[○]漢[○]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胡[○]最[○]多[○]恩[○]陞[○]聞[○]之[○]
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避恩陞君[○]宜[○]在[○]己[○]也[○]子[○]胡[○]字[○]世[○]明
早有才思周旋每與談服其精在[○]筆[○]為[○]政[○]家[○]陳[○]蕪[○]並[○]同[○]馬[○]持[○]其[○]文[○]其

工

紀少喻

紀少喻字幼揚丹楊扶陵人也年十二能屬文初為京華樂工情雅
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為名少喻者委陸陸以一東青履
管筆致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揮其管者其文因此遺進

論曰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謹思合東遊心內運
故言落紙氣貫天成莫不累以生靈遷于受寄掛見殊門賞倍給
雖感言無象變化不常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可寫萬物之情
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韻素輪扁之旨或未能盡然
假之天性然資好習定以古之賢者成所用心至若江靈陶等友
克符門葉或風懷慕尚難任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
可無務乎

著義傳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寔處年之精實



雖義發因情非外概然金又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化薄社遠
道教忠不獨國考亦愆家而一代之世權制拓引社以勞招祭非行
立之尊期之成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收大痛已忘於心名勳不變戎
車建為其首斯並執制之理本弘引之除多關若夫情發於天行
成乎已執節捨命際主安親雖聖理固至匪由勳賞而奪世之人曾
微諸微乃至事從簡閱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國
蒙用有廷勳今搜國歷德以備闕文云爾

郭世通

郭世通會稽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時哀哭食力以養繼母
母亡負土成墳服除使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恤仁孝之風行
於時黨隔封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其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
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格追還本主發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受
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起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德行文帝嘉

之教務表門閭編其統擬政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為子原平

原平字長恭又翼至行養親必以己力贖質以除世養喪不獨飽父
篤矣平平平衣不解帶父亡哭踊絕地數日方蘇高許政之罷
建安既還還家以婦一斤遺之不受環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
安婦好以此來尋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息僅乃
免喪蓋前兩載十畝田不獲悉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
使人侵其環蓋乃買來實賣買此田三畝之月練束帶垂涕躬自耕
整宅上種竹庭有虛其荀者原平遇之盜者奔先墜溝原平乃於
所植竹庭溝上立小橋令過又撻其環蓋外隣坐漸視無復取者又
以種瓜為業會稽郡貢重望計及望者虛換出身不收稅著明憲
始七年祭與宗欲舉山陰孔中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
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入故二建進賢

江冠先

紅冠先字道玄吳興人也少有義氣齊永明中位終事中特求使婦
婦因尚書令王儉言冠先姓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
武難樂之使也於是使婦之甥之遺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
冠先曰能殺我者婦之甥也天子使拜我我執節不從以刃臨我
帝必冠先不奪命婦其子雄一萬布三十疋惟不受請開上書曰
臣父執節必死武守死如古不書之良史魏之遺策萬代之使
誰死社稷拜元曰平車僧胡術使不異死節是問語贈正貫外郎此
天朝舊臣臣父成制也今僧胡術使不異死節是問語贈正貫外郎此
亦不測軍輪若苦則杖殺而此劇名位不殊禮儀宜乞中丞奏書
奏不省

吉勝

吉勝字景霄為朔人梁天監初父為吳興郡太守為吏所訟連請廷
尉希年十五發往衢路祈請公知行人見者皆為覆護其父理雖情

白而和為交銀乃盛自引往罪當大辟時乃蠲發開赦乞代父命武
考異之仍以其室勿發受教於人赦廷尉法度嚴如臨時取其欺
寔法度乃還寺處陳微禮獨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故已相許便應伏
法然力歸至鞠審能死不且爾重孫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殺姓名是
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因難求死不知死可畏爾願諸弟勿
就唯因為長不悉見父操利自延跪息所以內斷曾聽上于萬東今
欲殉身不則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知不可強按
乃更和順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便無罪行之釋免君神儀明秀足
稱佳童今若轉解幸父子同濟矣以此妙年苦求過禮得曰九龍鳴
樓巖尚惜其主况在人爾豈願發粉但父機深効必正刑書故愿項
作異廷父命法度以開帝乃寤其父昔揚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
拜諸卿君欲發首舉充純孝稱曰異哉王尹何量爾之薄夫父辱
子死斯道固然若爾有眼面目當其此象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行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後其家賦有進名薦以為孝
行純至明遠易差致付太常擬舉

按不嘗

數不嘗字長鄉陳郡人家世儉約若甚貧蓋有第五人皆幼弱不嘗
事老母養小弟勤勞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舉為
廷尉平長於故事舉以諸術名法有輕重不使者輒上書言之多
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受東宮不嘗與舍人
吏有吾五日委事詔武帝嘗謂有吾曰卿是文學之士文事非卿所
長何不使駁不嘗環邪其是知如此簡文又不嘗善事親滿其母蔡
氏婦嘗得布被持單被單備

論曰自魏風一起人倫數盡茲引之較導俗清先愛聖道關我
存勳獎是以漢世士務新身後其存厥常至于舉行履是此莫
由嘗求以求風義哉歎身履行事清者使若使若立國寔志披

史策多發講賦之中弊世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賦不亦卿大夫
之恥乎

簡述得

物有君子之道曰為德然之謂也故有入朝堂而不出狗江湖而示
幽隱逸於清迹高品若荀爽內足希微爾亡微景壽歲設名愚谷
解世培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賦故充封有味
靈之人孔門釋雜書之言吹則揚獨性之高而重去就之靈名或應
全後悔事師知始或道窮不中行吟山澤皆用乎由而成心借風雲
以為氣求志達道末或非然被須合員養素文以藝業不爾賦與天
機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幽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濶俗或全身
幽履服道傷門或遠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倫
之徒歟今並綴以備簡述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維摩味
頤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草蓋亦格於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初卷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先世有五柳園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辭姓字問辭少者不答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醪焉知其如此或置酒移之造飲踈盡其在必醉既醉而後言不吝情去留取諸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屨空曠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給其自守如此蓋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觀他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更職。少日自辭而歸州名主簿不說躬耕自資遂世號處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僅出外騎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遺則應有遺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頃以驛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佐殿參軍謂親屬曰卿欲強欲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難得今不以

家累自適遂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曰父之愛自給焉雖今道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普通遇之公田悉令吏散欲收糶子固請種梗乃使二頃五十畝德林五十畝德樓郡邊督郵王藍白源家帶見之謂歎曰或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卿里小人耶日辦即檢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能赴江州刺史王弘欲禮之不能致也潛嘗在廬山弘令借故人羅處之持酒具於半道梁望之儲有醉飲使一門生二兒舉籃牽及至欣然便共飲酌飲頃至亦無忤之先是顯延之為劉柳使軍功曾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訪安郡使過潛每往必醉飲致醉以飲要延之一坐彌日下得延之歸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猶純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醉言歸而高者琴一張每有酒過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遺之者有酒醉後當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與特快得逢



其獨取頭上葛中漉酒畢遂復著之。惜弱年虛位不潔去此之
志自以曾祖晉世世精於後孤身後代自宋文帝王業漸隆不復肯
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宋初以來准
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古其志并為訓或曰晉年過五十而窮於
荼毒性剛才賦與初更作自量為已必貽恨怨危辭率便汝切而
執宋耳帝咸律中質妻之吉故累日權何漸兒子此視一舉失但恨
諸事二仲室無榮華地致苦心良獨同。少來好書偶愛讀時則卷
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為變聲亦復歡語有喜聲言五六
月此意下所題以風言至自謂是歲皇上人意欲減日月遂往疾
患以來漸就衰損氣力不進每有藥石見效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
輩勿小家貧無杖屨水之勞何時可見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繼不
同生當恩四海皆兄弟之義也叔敬中分財無情歸生極舉莊割道
得遂能以成爲成固在立功他人尚謂兒其父之人敬顯川韓元表

宗少文

漢末名士身處鼎鼐八十而終兄弟同善至于彼商濟北比切春晉
時播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許云高山景行彼其慎故又為
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獲假命會辛世總晴節先生真妻羅氏
志趣亦同能交苦節夫終於蕭妻獨于後云

宗少文

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錄劉敬頌荆州問教育諸議參軍中求曰
今日何地而可求曰除其宿業倍其惠降貴數門文顯權才能如此
而已武帝納之乃許少文為主傳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
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古理每遊山水往
輒忘歸凡徵為南平太守道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閉著無事
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驛騎道濟命為記室參軍並不施爾陽王義
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遊游
西陲荆巫南登衡嶽因始字幽山欽懷尚平之志有奕運江使歎曰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編緝遂策觀道山改游之凡所游最皆圖之
外立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享古有金石弄爲諸祖所重祖
氏亡其經悉絕唯少文傳爲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孔存之

孔淳之字晉謬魯人若會稽剡縣住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
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過沙門解法華因問其地迅疾三載法華歎曰
謂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領益子疾不覺者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
不告改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此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又王
徽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婦姻發又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爲
罕繁於衆車輻進亞爲禮至則盡歡共飲忘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
曰固亦覆六由父之禮也。會稽太守沈方明若嬰之不聽毀使謂
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郡存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某栖者亦
掉其林飛鼠前至何問其主然不肯往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

地于上雲霧界衆人莫知所在

周微之

周微之字道祖馮門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豫章太守庾亮
於郡立學招衆生伋遠方至者甚衆微之年十二詣亮受業若學朝
年通五經五律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既而弱若讀老易入
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
謂之尋陽三隱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爲志好學尤明
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元嘉十五年徵至郡開館於羅籠山聚
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朱齊之更蔚之並以沈學經諸生時國子學
未立上留意藝文使冊楊尹何尚之立文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
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置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



學父之選靈山公命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微道都為景室於鍊山西
藏下謂之相德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義服經次第不入公門乃使
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執業

顧徽

顧徽字景怡其鄉人也家世寒賤獨好學年六七歲知非六甲家
貧父使田中務雀獸作黃雀賦而歸雀食搗粳半父怒欲殺之見賦
乃止鄉中有學舍壯其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又則然
於歸讀考或勝練自無及喪為志不能聞其喪則玄之能傳五經文
句假為善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頤之勝於凡而異之遠詣于與游又
尋客之五文經為年二十餘更從陳章甫次宋路文儒諸義賢高帝
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又踐梓乃至補山谷臣顧徽上表進政綱一卷
時負外郎劉恩劾表陳謬言後詔並擢美之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
博士同知顧頤為散騎侍郎徽守長壽有聲於世徽供不就徵初獻

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決毀乃著夷夏論曰五帝三皇不聞有
佛國師道士無為也非儒林之宗執出周孔若孔老共聖誰則當之
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又或
和光以明近或釋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
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公異各成其性不為其事是以佛委攝
紳諸華之容剪髮覆衣華夷之服擊磬折筵旬之恭孤獨陶器荒
流之漚留噴擲莽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而戎之俗全形中禮繼善之
教毀就易性德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焉王敦長柱柱是窮無
窮世界聖人代人或邪五戒成布三乘在焉而鳥鳴在獸而獸鳴教
華而華吉化夷而夷活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奇
乎造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
可行陸乎歎口不辯善於著論

陶弘景

陶弘景

陶弘景

二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中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世以族為筆蓋及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夜研尋授有養生之志謂人曰知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神儀明秀湖日疎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臉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棋二草練未精記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雅以技問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為家貧求宰豬不遂求明十年晚朝服詣神武門上表辭保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又發公卿祖之狂勇亦俱服甚盛車馬填咽或云嘗經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山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窟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三茅君相與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聞書禮節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縣潛嶽受

符圖經濟術歷名山尋仙樂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湖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黃屋誰識其並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嶽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求明中丞派得數差并若不備豈得為今日之事宜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歟此殆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其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特亦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霄樓弘景題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為善射悅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孤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傾情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藥物醫術本皇帝代歷年以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熹平天二月十二刻也又嘗造御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



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儲道所頒禁止吏官用是深惡然
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宇又梁武共至若林
道弟子戴猛之微道平矣又開濟禪代弘景後引圖儀數遊管成
字令弟子進之武意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嘗問不絕
蓋相空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
朱砂曾青雄黃等藥合飛丹色如霜重服之體輕又帝服飛丹有驗
益敬重之每得其書晚帝夜帝使逢午至己已歲而加朱懸寶
太清三年也帝手敕寫之賜以虎皮中後屢加禮聘並不就唯嘗作
兩牛一牛散放草之園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役驅之武帝
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故殺曳尾之龜宜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官也
紅封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偈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
四年持善積金東顧弘景碑教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
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年一脈有時帝方無疾自

知應逝遂刻亡日仍為造近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謚曰貞內
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雖知樞機覆按預制詩云與甫任散誕平叔
坐論空宜帝邪陽殿遂休單于宮詩秘在蓬萊化後門人才稍出之
大同末士人說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邪陽殿所著學苑
百卷經論諸集注帝代平晉本草集注効驗方時後百一方古今
州郡記國像集要及王禮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其秘密
不得及撰而未就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馬鑑

馬鑑字要理扶風人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雜經史尤善
佛經又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
士綸時自備大品經令誦滿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而道修聽者
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農曰與為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
立客王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綸乃依次剖判闡其宗旨然後授



掛尾東都大何難之有

分冰別轉變無窮論者以然能受而已給甚事之尋遇侯景之亂
舉兵披臺乃留書二萬卷付孫暹孫志尋先始持用逾乃喟然歎曰
吾聞貴爵位者以業由為極始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求名實則
為蒼柱下之吾既清虛則神批帶上之說釋之為論亦各從其好也
此來志之士望空而息豈天之不為高而何山林之無關甚乎乃隱
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元嘉元年文帝欲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舉
少獨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日積則黃龍視閭
中物有白鶴一雙巢其庭樹別野園齋竹至凡案春來飲去幾三十
年

歸曰夫獨性之人皆與偏介之性不能隨志低首前復翻過若使
夫遇是信之主建時來之運宜其故情流海東應紅裝不得已而
然故地且巖壑明遠水石清華雖後於門入禁高城萬堠莫不蒸
壤開來夢鼎林澤故知松山杜清丹止素玩碧淵清響翻成麗鳴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二十五

恩倖終

夫鮑魚芟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誅於管仲齊桓有
祁陵之師適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滂激之
別况下於此胡可辨言者乎故古之昏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
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御重至如中書
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漢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
重寄故公會之歎恨於失職于聯合人之任他若九品江左置通事
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遷為侍郎而舍人亦繼通事元帝用表邪劉超
以謹慎著職宋文世秋當周廷益出寒門齊武以來士庶雜處如東
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臧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舟楫帝進
尚之遂尚書四十餘卷宣教諭下義恭乃歎曰人生該知人及明帝
世胡毋顯既佃夫之失專為快伴矣齊初亦用父勞及以親信顯職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二十五

恩停終

夫鮑魚芟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誅於管仲齊桓有
祁陵之師適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滂激之
別况下於此胡可辨言者乎故古之昏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
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
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漢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
重寄故公會之歎恨於失職于聯合人之任他若九品江左置通事
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遷為侍郎而舍人亦繼通事元帝用表邪劉超
以謹慎著職求文世秋當周赴益出寒門等武以來士庶雖避妙東
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臧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舟楫帝遣
尚之還尚書四十餘卷宣教諭下義恭乃歎曰人生該知人及明帝
世胡毋顯既佃夫之失專為快伴矣齊初亦用父勞及以親信矜



未放發者詔被頒而辭韓者亦為詔文待郎之屬後見侵失建武世
詔命始不關中者專此令人省內令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
令史書用武官宋改大吏人數無其美非左右要密上下文簿板簿
入制其省萬機嚴秘有知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尚監外監領蕃仗
兵役亦用寒人差及黑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校恩澤者今立以為
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

戴法興會稽人也父瑛子以服給為掌法興二兄廷壽廷興並侍立
廷壽著書法興對學山陰有隙戴者梁嘗有錢二千萬卿人或云戴
瑛子三兒戴法興三十萬錢後為尚書令詔令史彭斌王義聚於尚
書中瑛子令史得法興為記空令史義聚以刃為事志在奪將軍
紀靈採及拔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
明寶蔡閻俱轉參軍督護上印位並為南臺評御史同職中書總掌

合人法興等與管內將領並常時奉或謁覲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
耳目不得無所安寄法興頗知古今去見親侍雖出侍東宮而意任
殊密帝郡梁向之亦法興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
兼中書總掌令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奏懷
內外諸雜事委委明實上性嚴忌驕晚之間動至罪致尚之每臨事
辭辭多將金免殿省甚額之而法興明實大適人華多納貨賄凡所
薦進言無不行天下稱法興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廢後尤甚
○孝武崩前戴尚即在未過萬歲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
中事無小大專斷之要帶卒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
禁對謂帝曰官居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
華顯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顯兒甚恨之帝嘗使
顯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惠天
子顯兒因此告帝帝遂免法興官賜死



阮佃夫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關遷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倚景和奉明帝夜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高字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殺立明帝即位論功封建威縣侯祚於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暗佃夫及王道高揚運夫至執權亞於人主大通黃賜九事亦重賂不行人有物贈二百疋錄少不谷書宅舍園池諸王却弗莫及女妓數十悉覓還絕管帶金玉錦綺之飾宮掖不遺心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中書舍人劉休舍請之過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范微一時羞莫不畢備九諸火制並皆妙製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伴數十人擬以待賓客故造突便館類皆如此雖晉世玉石不能避也悉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不佃夫漢後晉鎮嘗受不次之位朝士賁賤莫不自結而勢微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滿

殺入而已曩貞帝即位佃夫權任轉東兼中書通事舍人如給事中精圖將軍始如故欲用乘時為武裝即辭將軍表奏以下皆不同而佃夫權較地行之蓋江河何恢有政榮耀華美而有寵為黃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發火視之胡求快曰快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袖出戶曰惜爾失掌邪遂風有司以公事彈故凡如此樂等並不敢執時發時獨狂狂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存仗儀而秦郎伍罕時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郡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嘗與直閣將軍甲伯宗步兵校尉余初于天寶錄共獲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東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樂之而去佃夫欲攝太右令與隊伏選明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嬖之自為揚州刺史補政與勿等已成謀會帝不成何江東故事不行于久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初宋伯於光祿參郎賜死

節法光

嘉法亮吳興人結率死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又武帝鎮
金城須番懸使人使亮來留為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法亮使
辨解事善於承奉猶見委信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
通事舍人與呂文顯並以姦佞稱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
共權又文宣宮以上皆歷古文度古尚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
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幾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
開宅宇盛起上山好會世謝皆歎其中後身漸窮玉僕不能及法亮
文度並勞頓天下王儉嘗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富且又嘉公爵甚
即位除步與杖耐時有秦母珍之否舍人之性凡所論為事無不允
內外要職又都正耐皆論價而後施行實賜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
金帝給珍之宅稱令村官營作不關詔言村官若單無作丞相語云
寧拒至尊技不可違舍人金剛即位高武番人無有若者法亮以
主者又事故不見疑位江如故東陵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總

制之職法亮不樂去國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坐降而出卒官

呂文顯

呂文顯臨海人也異明初為齊高帝驛高昔有華蓋殿中御史承
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文顯驛事以刻嚴被知三年帝南清河太
守與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及四方納遺並遣大宅囊
山開地時中書舍人四人各在一荀世謂之四戶既德重權勢傾天
下晉求橋南寧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人又以二周為
期謂之小鋪而遷資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迭故迎新史人改於道
路四方守守樹遺一年或數百萬舍人法亮充於眾中語人曰何須
充外謀此一戶內年辦百萬益約言之也。其後去象火度史官與
宜備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事併此禍由四戶仍委文顯
等專擅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
南東亮太守故事所出即內論事皆徵前丘敬所論之事後云謹藏



月日下又云若官於藏故州置典藏以典之本三品吏宋初改為
七職宋氏晚運多改初少置子為方鎮皆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藏
典藏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昭藩素快出鎮莫不肯出內教命刺
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藏慤刑政所甚喜公每
喜遂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改得一州如斗大不能
復與典藏兵符之喜公指顧流血乃止自此以後羅州嗣然典藏雖
互遷郡一職數及時主與與問官訪以方事刺史行軍之黃若色於
典藏之口莫不折節注奉恒慮不及於是成行州郡僅屯藩君烈道
濟初孟孫等發基發露雖即風發而羅任之重不異明帝稱歎深好
之始制情州應事宜擬有所給不得違與藏還都而典藏之任輕矣
○後以文顯守少有見任使歷在武元之世至高宗心至少府卿

李官

如法珍

孫法珍會稽人齊東昏將為制局監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暕光等
誅後及左右應教捉刀之徒並專國令人間囑之刀杖權奪人主都
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杖須得富家事捉刀法珍用事為外監
口稱誦教中書舍人王暕之與相齊尚事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
有勢力奄人王寶珠年十三四號為候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
臣持品詔教乃至騎馬入殿詔河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攝息其監成
昏亂者法珍王暕之九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珠等十人詔武平
建難皆誅初左右刀杖之徒悉號為鬼官中記云趙思食鴨刺諸鬼
盡著初嘗時莫辨梁武平建難東昏死群小一持珠或破偽為諸鬼
也俗間以細到肉粽以薑桂曰刺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到而烹之也

陸驗

陸驗

陸驗餘縣吳郡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鄙之驗者甚富驗
願身事之吉的貸以力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郡下嚴貨以



車權貴朱異其子也故宦有德遂言於武帝後之與余麟兩人遊
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惡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
甚陋故閩里咸謂駝為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异尤與
之昵世人謂之三靈司農卿傅岐稷立士也嘗謂异曰卿任象國鈞
察寔如此比日所聞郵畿裁論若使臺主發誓欲免得乎异曰外間
誇潔如之矣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异和將死矣得謂
以求容辟諱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筮其能久乎
驗竟以佞刻為能數年遷登列位鳴佩珪冠並有英身任至太子右
衛率卒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驗素為助陵王給所憾太清二年為
倫所殺

門馬中

司馬中李季知何內人宗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陳太
建中除林度令復為東宮通事舍人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

性惡嘗好飛書以譖致朝之端士逾懼其殃參預謀議乃於外宣說
以為己力有中從事性性而性又果欲善應對能與人主顏色有
伴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錢進之朝廷內外皆畏及齊是以
文武許體至於覆滅。中畫畫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又
地時論以為譖賢之效也至德四年卒

孔範

孔範字法言會稽人陳太建中位宜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為都
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
見親愛後主性惡恨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
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嘗聽計從朝廷公
卿咸畏範因賜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曰後主曰外國
諸君起自行伍匹夫敏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
慶憂範益以為害自是時仲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史清輝特



齊江華官請為前防文慶山虞之後主未決范奏曰長江天堑古來
限隔常軍豈能飛渡乎欲作功勞安言軍急臣自恨不早若君能
來定作太尉公矣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而隨將賀若弼臨南
徐州抗賊主征元於陳物隨而陳州設水軍都督高文悉與中領軍
魯廣達填子白塔寺後主多欲命常業人立功范奏於武士不從笑
有至者使員販輕薄之妓多從之高覽百濟荒崙諸夷並受督府任
營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高顯古於後主曰獨若登
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將山南斷
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
盡二時之頃可致闕下范雖欲立功志在於殺乃曰司馬清難娘子
野心任營奴淮南僧士語並不可信軍遂不行隨軍既過營奴又欲
為持久計范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然後主從之明日范以
其徙居中以抗情師未陣而范範就身道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

初晉王賈所戮陳五侯人龍與懷尉當何王陸王儼御史中丞沈瓌
趙恭亦彩故竟及至長安事並歸隋文帝以其姦佞酌去其恭其趙
恐名為四罪人疏之建齋以謝具越之人

隋世自宋中世以來宰相執政萬機拜密不開外司尚書八座五
曹各有任任孫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指紳任疎人賈
伏奏之勢既廢趨走之勞亦息關宜所寄務當事有所歸趨驛內
外知自清音若夫竭忠盡節任于祖國隨方致用明君盛與舊非
本善因新以成舊者也抑非先抑因疎以成抑者也而任備疎情
疎塗一吸權過任抑與世同旋故環擬效勞情即晨昏陪坐而
殊躬帶簡然而高得探求愚也習規感頓還蘭變應又而彌倍因
成社之固執開運之機食主君世振表持領賞罰事股絕不踰隔
官省安垂義必先知故窺盈虛於望景獲離味於鹿徒至陽聲勞
計張部御圖書日積苞首版通富擬公使疾行有郡制苟小司尋



典兵力雲陸天孫五放蘭翎羽林清平重七廣衛至亦元戎落難
武候選毫庭選清道神行授學督察往來統籌擊戰聯役分部親
承几按領邊所請示標成規若傲兵動衆大興人殺侵廟遠近斷
於外監之心隨尋詔誦卷於典事之口抑持設詔案偽非一書死
為生請罪成市左曹揮金右子判字猛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
王署家號金完矯矯作文慈素蔡鄭之聲疾池碧碧魚龍雀鳥之
報莫不充勿錦室無微青雲客政賜人於斯為勿况乎主勿特春
陵展亦何可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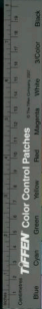
漢節傳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百千里處者
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器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
越置日南郡其後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祖帝世天香天

色皆由山道之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失應中郎康泰
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餘十國因立記簿晉代道中國者五
餅故不載史官及宋齊互界共奉正軌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乘
其帆落江者刻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
此縣所植二樹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金囊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毒質其齒吉其況木香百具者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揚塵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
織為布布沉水香者上人所斷積一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
則沉故名曰沉香次得者焚香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
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巾之身毒即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開
源出處春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貞蠶色白如水晶



土出學象經周瑋瑁文齊金銀銅鐵金銀鐵成金氣在鼻白覆好米
雜火質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澤別之則端翼積之則如紗狀
之靈者也

天竺起毗黎國元嘉五年閏五月爰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
碾諸寶物赤白鷄鶩各一顆明帝嘉瑞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竺竺
袂大竺阿珍並為梵威將軍元此諸國皆遠佛道自後漢明帝始
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宋世名僧有遺生者入此
教人父為黃成令道生為比門法大弟子初而釋悟年十五便能講
經及長有異時立頓悟義嘗入袈服元嘉十一年卒於覆山沙門慶
輔為之誄著述有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生於城寺有才章兼
內外之學至聖後王義真所知聲著均善論頌經熟誦法云有白學
先主以為中國聖人經論百世其德弘矣智局傷感天人之道盡矣
道無隱有教之道至聖感敷地首何負於缺誠哉有黑學僧士隨之謂

不烈山其之並弗又來生之化雖尚盛心未能處事不避西域之深
也為宋主嗣君共瞻以為大教興五教並行信願與慈悲齊立論行
於世者僧謂其故然釋氏欲如積尺受帝昆論賞之元嘉中遂象羅
要朝廷大事皆與議高賓客稱奏門中常有數十兩四方諸路相繫
勢傾一時方是七八坐上極滿林著高夜夜改帳覆置通王書在權伴
空補會稽孔顛雲訪之遇賓客填咽喧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
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如暹無冬夏之異五殺閻人推不須時知
管嚴熙初始遣使獻玉像徑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五色雕潤形
制殊特非人工比像背背宋在毛官寺先有僧士載安道手製佛
像五軀及顯長康姓李畫國世人號之三佛至齊東岳造毀玉像前
載寶次取身為要妾儲黃妃作獻嗣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府朝鮮以
東為韓及韓之勢世通中國自晉遊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
宋齊間常通職貢深與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漢晉通中內
道人頗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身錄焉

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於山事詳此史其言有相如對盡
沛者古鄆如主簿優台便者帛衣先人等平各有等級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
韓各十二國為韓有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十家總十餘萬
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高句麗俱在遼東之
東千餘里百濟王統所觀城曰固林其邑曰德曾如中國之言郡縣
也其國之有二十二堵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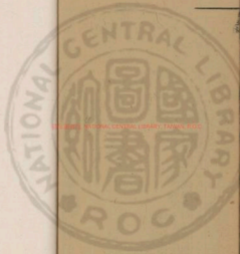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惠深來至則州志云扶桑在大
漢國東二也檢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

似櫻初生如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實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

河南王言其先出自辟平慕慕氏初慕慕奔洛千有二子燕長曰叱
各彈鷄曰寇終千平寇嗣位此本澤野之西陸上龍度袍罕出涼州
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率詳此史有青海方數百
里故化焉其側輒生狗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

隋初自晉氏南史介蒼江在北荒西裔而發莫適至於南嶽東嶽
界嶽所接洎宋元嘉興運更命千戈象浦之使咸震寰海於是輕
輝相擊無絕故特以洎齊張職貢有序又扶桑之亂邊鄙日蹙使
此基命乘微已甚故首放其身其幾何故西貴南琛無開竹素宜
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THE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2025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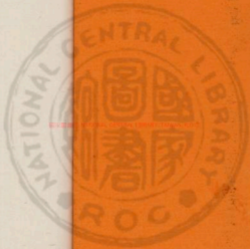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0





3189465 v.03



後魏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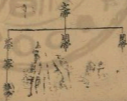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北齊世系圖



後周世系圖



東坡先生北史評語目錄

卷之一

魏紀

林林大業實錄

武帝

神元帝

思帝

平文帝

昭成帝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景穆帝

文成帝

卷之二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廢帝





卷之三

齊紀

高祖

東魏孝靜帝

廢帝

廢帝

齊武帝

文帝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廢帝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幼主

卷之四

周紀

中宗

明帝

武帝

文帝

孝閔帝

卷之五

后紀傳

魏文成文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

彭城太妃

後主皇后

馮淑妃

魏宗室諸王傳

元長

元志

元暉

元順

陳紹王夔

元彧

任城王寶

元貞

魏諸臣列傳

衛操

劉阜仁



卷之六

吳斤

叔孫建

卷之七

蔡鳳

崔宏 弟

卷之八

張家 弟
長孫道生 弟

長孫嵩 弟
于栗磾 弟

崔暹 弟
封懿 弟
劉榮 弟
薛彪子 弟

三盛 弟
古陽 弟
伊嶺 弟
尉元 弟

宋弁 弟
許宏 弟

刁雍

卷之九

張濟

李光

賈彝

毛濟之

劉斌 弟

陸侯 弟
存义

添賀 弟

司馬楚之

卷之十

龐質 弟

龐大開

盧玄 弟

盧辯

高允 弟

卷之十一

崔盛 弟

崔辯

李元忠 弟

李頌

卷之十二

李孝伯

李處深

游雅

胡美

高開

胡史

劉足明

宋錄

范范

江式

卷之十三

王雙龍

魏收

薛綽

薛徽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卷之十四

裴俊

裴俊

韓麒麟

李勉

卷之十五

楊保

王肅

劉芳

傅奕

郭祚

張奩

邢儻

李崇

崔光

崔亮

傅永

張普惠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卷之十七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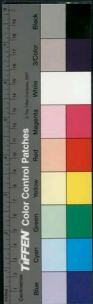
裴亮

裴光

裴亮

裴光

裴亮



卷之十八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齊諸臣傳

慕容紹宗

斛于世榮

張騰

司馬子如

卷之十九

慕容

杜弼

李暹

趙思

彭城王浟

獨孤宗榮

傅伏

高隆之

斛律金

陳元康

王慈

梁文遠

郎基

卷之二十

周宗室諸王傳

廣川公測

周諸臣傳

獨孤信

王思政

王軌

卷之二十一

蘇綽

柳蚪

卷之二十二

蔡祐

魏長賢

齊陽王憲

王顯

尉曼迎

韋孝寬

耿叡



卷之二十四

熊安生

張景仁

邢峙

李紘

徐邊明

張香貴

劉歆之

韓眾

中微

韓眾

韓眾

韓眾

李遵若

柳翹

陸通

賀若敦

高琳

高琳

卷之二十三

李常興

朱世

楊偉

劉亞

文鏡傳

溫子爽

李廣

樊遜

皮信

游行傳

張元

王崇

汲固

于什門

鄭方貴

朱長生

丁共

卷之二十五

衛史壽

明亮

張華原

杜葵

云深



○卷之二十七

殷文傳

房愛親妻崔氏

郭善果母龐氏

傅德附庸

夏 欽建氏

燕 基家氏

後 恭 氏

後 恭 氏

○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高麗

林邑

吐公潭

西域 郭善等十一國

蠕蠕

突厥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目錄終

蘇凌

陸吏傳

于洛侯

李洪之

崔暹

陸吏傳

陸亨

馮亮

○卷之二十六

藝文傳

信都芳

裴善德文

陸洪和

楊伯璵

庾秀才

許智波

張留女

萬嶺帝



夏漢先生此史評稿卷之

魏本紀上

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野
 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號禹都之北廣漢之野高枚遷徙射獵
 為業淳朴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
 博愛命史官之紀錄為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改故
 以為氏其前始均壯亮時塗文馳於弱水北人賴其熱身命為田祖
 歷三代至秦漢魏齊於北山或匈奴之為累代并嘗中州而始均之
 尚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時也立鹿關三
 十六大雉九十九城報北之空急邊大華方十萬里破七略字祖
 曰康更南徙來行而崩歌皇時君新入者
 平老乃以仇校子星武皇帝命百嶽山谷高深九嶽



以止有神歎以馬其聲類乎武引石身乃出始若何奴故是并象
多出靈歌二帝故時人並號曰雅實蓋俗云鑽研之義

武帝

聖武皇帝諱詒汾會田於山澤欲見輜輳自天而下既至見長婦人
白橫天文受命祠偶且日請還朔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非
帝至先田突果見天文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三
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謗曰詒汾皇帝無婦家力突
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而部內侵傲於沒鹿理部大
人實質神元有溢然之度後與質攻焉部實軍敗夫馬步走神元定
以所乘駿馬給之實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實使部大將將分國之
半奉帝帝不安乃逃其父文質備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從所部北焉

長川續數年舊部人或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禮奉神元其
子不從乃與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諸部大人急服控弦之士二
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帝乃告諸大人為與魏和親計
四十二年遣子文質如魏且龍鳳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
沒汗以國太子留洛陽使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晉武帝具禮
饗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其冬還國晉銜順以文帝雖異器為後
患請留不遣復請以金錫路國之大人令致問陳五十八年方遣帝
神元使諸部大人請除館迎帝謂帝仰視雁為飛九落之時國俗
無彈樂大驚相謂曰太子被賊同勸夏謀哥術絕人若繼國盛變易
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舉北帝帝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
鳥以得晉人異法自帝不曾使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感及聞諸大
人請留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弟劬襲國
五十八年一百四歲道武帝即位尊為始祖文皇帝少子思皇帝立

恩帝

恩帝諱亮政崇光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諱覽立帝九年入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潯源而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陵元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被威使桓帝弟煬帝討破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前帝始出奔州遷維胡北被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故烏元謂胡自西滅以此八十里遠是城原史道立賜與晉分界三年桓帝受漢北庭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郡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笑盛樂非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十年匈奴別強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奔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諸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十一年晉破桓帝大軍于金平紫微是歲桓帝崩桓帝統卽元十一年十三年昭帝崩恭帝遜位攝攝三部為一統。帝天安美待勞衆致人元年劉元海稱帝就自稱

大漢三年晉奔州刺史劉琨遣子導為質乞師寇使第子平文皇帝助琨破白部大人火成威弗劉武晉懷帝遣帝大軍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尋遣使琨京句莊臣北地琨大喜乃使馬邑陰謀獲須紫時呼五縣人於恆南更立威邑盡奪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殺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威盛樂以為北都營故平城以為南都帝遷平城西山窺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隱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子六府鎮之統領南都八年晉廢帝遣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周俗寬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九年帝召六府不至怒討之失利遂崩恩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平文皇帝諱鬱律安黃椎壯甚有成畧元平歲在丁丑二年劉武殊朝方米使西都帝大破之是歲晉劉曜于江南劉曜稱帝立帝



周晉隱帝為廢所密頌謂大臣曰小中庶主天其責我乎楊昱良
清和帝不約三千石勸自稱越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新共使以
流之五年晉元帝遣使韓暢加崇會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宴志桓
帝后以帝得蒙心恐不利已子密帝遂崩天興初建葬曰太祖

拓成帝

拓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特偉寬仁大度身長
八尺翼平龍顏立髮委地非則乳垂至帝烈帝臨崩頌命迎帝曰立
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私自詣郡幸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
月帝即位於繁時光二年春治置百官分掌農職東自畿輔西及破
落孤莫不統附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擾將親率六軍東石氏之亂廓
定中乘諸大人諫乃止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及火棘斤之反也按
刃向御坐太子突恭之傷腦五月遷於世祖為是為歡明皇帝七月
皇孫珪生三十九年行聖造其大司馬符洛神辰二十萬又美於來

道武帝

太祖道武皇帝諱咄咄成皇帝之嫡孫歡明帝子也帝弱而能古月
有光曜黃龍大耳六歲而移成前於聖建將內侮於遷帝長安顧然
威乃免聖軍既還國眾離散聖使劉車仁劉衛辰分攝其事南郡大
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於故人數南爾車仁帝於是轉在孤獨卻帝
雖冲切而疑然不羣劉車仁常謂其子曰帝有南天下之志必與從
洪業七年晉取符堅于淮南某家文等殺劉車仁弟春代攝國部八
年某家春弟冲僧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玉某家春弟攝燕王
九年劉車仁子顯叔普而代之以行攝是商人王霸如之獲帝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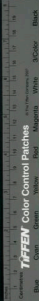
魏中帝乃脫逃吳處乞伏國仁私署秦西二州牧大將軍于姚萇者行
堅堅子不帶帝位於晉陽

登國元年春五月次中帝即代王位亦天建元是月慕容垂遣皇帝
位於中山國號統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姚萇借即皇帝位於長安
國號大秦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其於
河南冬十月辛未寶燒相夜遁

皇初元年三月慕容垂遣慕容紹川逐至平城西北開唐符至乃慕容
自守疾焉遂遁死於上谷子寶秘喪還至中山乃借立呂光借稱天
王國號原秋七月左司馬許崇上書勸垂尋覓於是改元始建天子
蓋漢出晉入晉八月己亥大衆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前
出馬邑旌旗勝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入蓋皆衆列詔行軍封真等
從東道襲幽州國前九月戊午次陽曲東河山寇魏晉陽寶奔州寇
逐西王慶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

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皇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高軍門
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拔擢周冬十一月帝至真
定自常山以東守軍或前成奔寬或指顧軍門惟中山郭信都三城
不下別詔東平公儀攻郭冠軍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柔等攻信都
軍所行不得傷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已未圍之帝曰朕量實不能出
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又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郭信都然後遠
取中山諸將稱善

三年春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折肆塢昭澤池水其夜寶悉發北
營燦及行官兵人破敵帝驚起不及衣冠馳出擊鼓微而左右及中
軍將士勅集帝設奇陣割燔營外縱騎衝之寶數大敗走還中山獲
其柁械數十萬計寶尚書閻亮秘書監崔暹等降者相勸寶求和請
送秦王斌別常山以西奉饒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骨約寶
弟寶麟行寶于走西山寶恐寶麟先據和龍于夜乞遣城內使立



慕容皝為王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公儀罷鄆圍定屯鉅
野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內為普暉所脅乃以之甲振旅揚威
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秋七月普暉遣馬光駿驛率
五千人出城求食冠蓋齊賀暉自丁零中入驃軍因其微復入中山
殺普暉而自立八月景宣朔帝遣軍九門時大疫人馬半死者十五
六中山猶拒守羣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新回天命將若之何四
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無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
九月賀麟亂第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帝遣軍討之太史令尼
捺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討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
甲子勝乎朕無以對冬十月景宣帝遣軍新市賀麟退阻泝水依嶺
為濬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賀麟軍為走歸慕
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聖敕圖書府庫珍寶中山平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猶王儀鳳鄆疾子行幸真定逃

慕容皝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皆詔郡縣報卸之帝至鉅野覽宮城行
有定都之志乃置行臺遂遷中山所避者阿育姓即大軍所經州郡
皆復舊租一半除山東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慮山東有變乃於中
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顯之使略陽公遵填勃海之合口辛酉車駕發
中山至于望都竟山從山東六州人吏又徙何高麗新夷三十六養
百工役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是月慕容德自鄆燕王據廣固二月
車駕至自中山幸繁峙宮更遷也衛詔給內徙新戶耕牛計口受田
三月徵左丞相衛王儀顯京師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六月景于詔
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泰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又王天下
即承為號今國家啟基異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德御幽都
控制遼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播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
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
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甸為新道里平五嶺較五量定五度置

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使循行以國舉委守宰不決者親覽察熙寧之十一月郭守海與官
判立府品定津呂陽音樂俄曹郎中蓋臨嬰始廢杜撰朝朝饗燕之
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中村葉太史令是崇造譯儀考天象史部
尚書准宏德教之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宏等奏從土德服色尚
黃服用五祖以未歲以衣織牲用白五郊立氣宜贊行令以授人時
行夏之正使六州二十二郡守宰憂辭史人二千家于代

三年純興遣使朝貢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英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
者赴行州郡

天賜元年春二月晉劉昫起兵誅桓文

二年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立

六年十月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謚曰道武

明元帝

天祚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明戰寬毅恭禮不幼

景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御位大赦改元

神宗元年春正月辛酉以慎瑄領攝太赦改元

泰寧五年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

八年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謚曰明元皇帝。帝兼
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
有攸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添補經史談洽古義云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滅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英靈心有超卷
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拉將勳於晉室宜符人事夫皇
德然照成以維繫之安邑君人之量征伐四起威被遐荒乃改都
立號漢高太業終百六十載先定區中其景國有由矣竊武顯帝
安危之中長中將耀之然舉率遺教奮其靈武克崩方雖遂啓中
原垂拱人神願登皇極惟冠履不暇換違外土而制在秦漢成出

長又少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卻不世之神武也而屯死有期禍
生亦復蹈人華不足宜天寶為之乎明元承運之初蕭范定
于府恭願結時獨有范就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帝孝心敬略
權正恭運葉業同基內和外撫英能周鄭欽履聲教南被祖功宗
德共美良已達矣

太武帝

世祖太武皇帝諱焜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
稟異道武帝奇之曰成吾孫若此此兒也泰帝七年立為皇太子八年
十一月己巳朔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

若說元年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喜人更攻駒臨高帥輕騎
討之屠乃退走九月大商與疫於東郊前此討冬十二月肅平陽王
長孫瑋等討蠕蠕車騎次柞山蠕蠕北遁將軍述之天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冬十月癸卯車駕北伐東西五道

世祖平陽王長孫瑋等討蠕蠕北伐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八月宋人表稱帝以封連去馬死
諸子相殺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辛寅中臨君子津會天暴饑數日
次合十一月戊寅車輕騎襲赫連昌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赫連昌遠其弟定向長安帝聞之
慮就陰山伐永造或具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次扶薛山孫斌舍糧
重以輕騎三萬先行至黑水帝親詣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甲辰大
破赫連昌於柞山車駕入城虜昌率弟及其母妹妻妾官人萬數
有弟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軌金吾栢貨
鎮統萬狀蠕蠕逸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逃

神龜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稍選忠良悉代之二月改元
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臥單安頓出戰虜昌其餘眾立昌弟定為王走
還平涼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進赫連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3 Color

或於平涼馬嵬嶺為定所自夏四月武建定遣使朝貢

二年夏四月車駕北徼五月丁未次于沙漠合輜重輕騎謀馬至
粟水鄉燒柴焚蘆舍絕路丙戌冬十月探拔凱旋于京師告于宗
朝列置新入于漠南東至綏遠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

五年春三月壬寅遣會稽公懿建昌為秦王八月車駕到方之自清
水入河冰流西行景實才之道循麥河攻治板冠單將軍女頡骨諸
軍擊破之十一月安頡帥諸軍攻滑臺

四年春五月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放滑臺滑楊王叔孫建汝
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
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來交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女頡擊宋俘萬餘
人甲共三萬

太平真君十一年秋七月宋將王文深攻滑臺九月辛卯車駕南伐
冬十月乙丑車駕滑河文深棄軍而走乃命諸將分途車駕自中道

十二月丁卯車駕至淮陽旬在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突未車
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屬城邑莫不望塵奔
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義使獻百牛貢其方物又遣使文
於皇孫以求和帝以婚許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
報之帝即皇孫為聘致馬還問焉

太平元年二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款至樂動吾於暎朝

二年三月甲寅中常侍宋愛護送帝滿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壽益
曰太武皇帝朝號世祖。帝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服儀貴人衣
無華練羣臣白帝更安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前何世
麗之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臣焉慕土築城而朕城之豈在
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士功之事朕所未為爾何之對非雅言
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經費至於賞賜皆是穀績之象總或受
詔未嘗過有所及略彼常與士卒同食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



神色自若是以入思致命所向無亂命將出師指使節度使亦者
無不制勝運策者事多脫失性又知人授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敏
所長不論本末兼甚發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罪者刑不避親
雅寵愛之終不虧法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
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務息之間下無以惜其姦惡然果於誅戮反
資海之可彼崔浩死後帝先伐贈宣威公李牟伯疾篤博者以為卒
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威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
宣威可哀朕敢雅寬許此類

景錄帝

景錄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景平立為皇太
子時年五歲明惠敏識開朗不恣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
奇之及西征涼州皇太子監國初太武之伐河而李順等咸言姑賊
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賊乃詔太子曰姑賊城

東西門外崩泉合於城北其大知河深草茂盛可成大軍數年人之
美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官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
有疑但帝決行耳後誤入大事者復何面目見帝也其君四年於
征蠕蠕至鹿野谷與賊遇勇健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
掩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棄盛賦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
賊惟慢何有營上而有此盛大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速而獲
勇健騎乃去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
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
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入牛相質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法版者
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文成即
位年壽為景錄皇帝

文成帝

高宗文成皇帝諱濞景錄皇帝之長子也宣統元年六月生於東宮



帝少聰達天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遊帝幼在後
逢雲帥控一奴將加罪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
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又長風格異常每乘火
車收行各正平二年三月帝侍禁受武造立南安王余十月景午
嗣又咸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迎世嫡皇孫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末安前殿大赦改元

和平三年十二月乙卯制職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饑驅兵有餘餘

騷擾魚雁之變以示威武

六年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
宗

獻文帝

顯祖獻文皇帝諱毓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
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九

月丙午解曰北朝以刑牧觀人宜置良佐故教有司班九條之制使
前政遺史以待後人案按司罪非其人德于典復今制刺史守宰到
官之日仰自舉人望志節以為選官不論前政共相平置若簡任夫
所以罔上論。帝幼而神武聰敏幾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
師友及即位推尊得務常有遺世之心欲擇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
奉臣聞請乃上景午使太保建安王陸機大尉源賀恭皇帝置殿
命皇太子升帝位於是舉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已而太上皇帝從
御崇元宮承棟不辭上階而已聞之大事成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
后有感帝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論曰太武聰明華漸威靈傑立藉三世之責奮征伐之氣遂成軒

四出周旋更險于秦隴掃魘萬窮遼海蕩河源南夷荷襟北端絕

迹邪定曰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遂復有魏之業光邁百

王世非神獸經論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然求乃登成時志



國本防防弗思乎。景德明德令聞風世祖天其矣園之弊歎
文成獨去武之後內頌盡耗既而國豈其艱野楚帝與時消
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張綱中外自非幾吾深裕矜濟為心亦何
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友矣歎文應歎成兼資維斷故能更清
漢野大林雨張而早有厭世之心然效官闈之變藉天意也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一

魏本紀下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
平城紫宮神元照室天地氤氳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體操岐嶷
長而弘裕仁孝皞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
為皇太子五年受禪

起興元年秋八月景平皇帝即位於太華前廢改皇興五年為延興
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會以勞升未久而代數守無恤人
之心競為聚斂迭故迎新相為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
敕守溫良仁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茲擢有成遷位一視其資
疎非道便剽摠庶者雖在官前網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準準
三年詔縣令能靜一縣初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三



國本防防弗思乎。景德明德令聞風世祖天其矣園之弊歎
文成獨去武之後內頌盡耗既而國豈功艱野楚帝與時消
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眾中外自非幾吾深裕於濟為心亦何
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友矣歎文應歎成兼資維斷故能更清
漢野大林雨漲而早有厭世之心然效官園之變藉天意也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

魏本紀下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
平城紫宮神元照室天地氤氳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
長而弘裕仁孝皞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
為皇太子五年受禪

起興元年秋八月景平皇帝即位於太華前廢改皇興五年為延興
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會以勞升未久而代數守無恤人
之心競為聚斂迭故迎新相為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
敕守溫良仁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茲擢有成遷位一視其資
疎非道便剽摠庶者雖在官前網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準準
三年詔縣令能靜一縣初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三



年遷為郡守二千石龍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太初十七年六月景戎帝將南伐詔遣河橋八月己丑發京師南伐
步騎三十餘萬九月庚午幸洛陽周越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晉
德不齊為毀至此遂謀赤離皆為之流涕壬申觀河橋幸太學觀石
經。丁丑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皆頓於馬前請齊南伐帝乃
止仍議遷都計初帝之南伐起宮殿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
焉

十九年春正月詔禁隄北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去午講武於
汝水西大黃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龜並大破齊軍己亥車
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路去蓋見軍士病者親臨池
之戊申車駕起淮南東人皆安堵担運屬路景表李鍾離戊午軍士
舍齊人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免歸辛酉發鍾離將臨
江水壬戌詔燒鍾離丁卯遣使喻江數齊王罪惡五月癸未車駕至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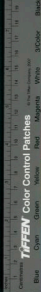
南伐九月六宮刀文武盡遷洛陽景戎行幸鄴乙未車駕還宮冬十
月景表平駕至自鄴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

二十一年六月壬戌詔冀定疆相濟五州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
八月景表詔中外戒嚴九月帝問諸將攻緒陽引師南討丁未車駕
發南陽留太尉虜陽王湛留特軍元美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冬十
月四面進攻不克詔左右軍長關以守之十一月丁酉大破齊軍
於碭北

二十二年三月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軍於鄧城庚寅行幸樊城觀
兵襄陽羅武而還十一月辛巳卒

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戊戌三月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景
戎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戊戌頓戰破之己亥夜其戎資德計諸
將進奔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北次穀適夏



四月景午朔帝崩于行宮時年三十三秘諱至孝陽發喪還宮甲子
曰孝文皇帝朝曰高祖性寬慈進食者嘗以饒羹覆帝手又嘗於食
中得虫餼物五菜而怒之馳覺收事從者如流哀矜百姓愷恩所及
濟益天地玉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典著為能尚書奏案
多自尋嘗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悲於不均
不能誠遇物為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也兄弟常從容謂史官
曰立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感隔自己史後不書時何放懼而北征
越有司委時修造帝曰租修橋梁運車馬使止不須去草刻今平也
凡所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積人力地幸推前知在
內地軍車須役人樹者必得請以寬其五人苗稼無所傷殘好讀
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訓之說講學不師受探其精矣史傳百家無
不該識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瞻好為文字詩賦銘頌任輿而
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罷冊

帝文也曰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博如飢渴待劍刺賢才
輕重常寄以布素之甚意然其意不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臂力
平十餘能以指彈平半時骨射禽獸莫不應行所至而覽之至十五
便不復殺生射氣之事悉止性性素常服附離之衣絳物織木布已
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論曰有魏始基代明朝平而夏開土經世成以威式為業文教之
車所求遠也孝文慕承此緒早著歌聖之風時以文明每事優游
恭已去範獨舒者曰不言神契所測因以符於冥化又窮德大攻
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塗塗同歸百德一效大主靈所難
行人倫之高迹雖善若黃臺孟孟之矣於乃欽明特古協神天人
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令決乎其有文章海內默察成受耳
日之賜加以推村大眾受才好士視下如傷彼已利物亦無好而
循之其經緯天地宜服攝也



宣武帝

世宗宣武帝諱恪孝文帝第二子也立為皇太子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景明元年春五月乙巳大赦改元齊豫州刺史葉叡業以壽春內委齊將胡松李若士軍屯宛陳伯之水軍遇壽春夏四月景中彭城王總軍騎將軍王肅大破之七月齊將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起城內之於肥口

三年二月齊豫州刺史蕭河奉其弟東王寶融為上東赴建鄴三年夏四月齊主蕭寶融遜位于暉

延昌四年春五月帝不豫丁巳崩于文德殿時年三十三諡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諱詵宣武帝之第二子也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

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後太子即皇帝位

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家雖晉父國年時二百祖宗累世親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統世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空穿深降祐麟趾殷繁日隆天華有孕椒宮興誕高而熊羆無兆唯也遂彰于時五以國步未東徵禮統胤欲以既定物情繫御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走皇曾孫成臨此王寶祥世子刻體日高報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皆當雙允膺大寶即日瘞祿可疋宜遠遵成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大都督齊永樂統表請入齊赴勅兵而南三月甲中上尊諡曰孝明皇帝四月戊戌爾朱榮濟河旋于皇太后幼主崩

論曰宣武帝承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靈樞無為遂蒙格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爾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變豈以



元成帝明冲齡純亮靈石婦人專制任用弄人賞罰乖舛於且置起守內稱延和歲年於享國不長柳亦論香之始也

孝祐帝

敬宗皇帝在皇帝諱于改彭城王紀之第三子也明帝初以認有魯陽寢園之熱封帝武成縣公初帝明帝善於華中及長風神秀靈安院甚天雅為明帝親侍字呂二年八月遷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勳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蕭榮榮謀廢立以帝榮有忠願且素入望陰與帝通率眾赴帝與兄彭城王紀會於河陽

宋史元平夏四月戊戌帝崩濟河即皇帝位改皇兄彭城王勳為無上王皇弟霸威公子王為始平王以蕭榮榮為使持節中書省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射人榮王已亥百僚相率有司奉世授蕭蕭蕭蕭蕭於河梁西至固者榮改其權在已榮有

異志乃世靈太后及幼主次皆無上王勳始平王子王又嘗為周王祖已下王公物士二十人列朝衛帝遷於祀恭泰等海括顯顯畢平五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文武帝為建義元年五月蕭榮榮遣晉陽帝饒於印陰秋七月乙丑加蕭榮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九月大赦改元為承安以蕭榮榮為大丞相

二年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爾朱榮為天柱大將軍以天柱軍上黨王天璠為太宰

三年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璠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天璠於明光殿遣武衛將軍奚毅前典州刺史侯深率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爾朱世隆發變帥都長公主率榮即由西陽門出也河陰已亥汝河橋會敵等屠害之據北中城南過京師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橋爾朱世隆逃走壬申世隆停建興之高都爾朱親自晉陽聚會之共推長廣王暉為主大赦於都年號建明



十二月甲辰朔宋元簡朱度率白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東京城守
出倉平禁精不守帝步出靈龍門北逼帝中求寧寺帝遇武時年二
十四母武立益孝益皇帝親視敬宗

弗閱帝

弗閱皇帝諱恭字魯深廣陵惠王朝之子也世帝崩簡朱世簡等以
元時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神保養立元神至邛
南世隱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

昔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殿以魏為大魏改建明
二年為昔泰元年六月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祿補珠氏為名冬
十月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朔即皇帝位於信都

三年夏四月辛巳高歡與齊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諭且觀帝之高
人蘭根忌帝雅德遂殺齊帝從崔暹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
陽王暹是為孝武帝五月景中帝遇弒年二十五後西魏追諡高閔

復帝

復帝

復帝諱明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二子也昔泰元年十月渤海王高歡
奉帝以主觀令

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改昔泰元年為中興
以勃海王高歡為丞相兼管中外諸軍事

二年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別弟五月孝武封帝為安郡王十
一月崩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修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永安三年封平
陽王中興二年高歡既敗爾朱天發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歡乃與
百僚議以孝文不可無後帝在田舍高歡使斛斯椿求帝將從帝所
視三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真我邪椿遂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



入於是較廢帝安定王紹懷而擇位焉

宋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薨大執前殿羣臣朝賀推舉升開闕大
赦文中興二年為大昌元年壬辰高歡遷都十二月丁亥大赦改元

為承興以同明元府年號事改為承熙
二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大赦齊末代山東平二月紹復以勃海王

高歡為大行臺置政殿

三年五月置懷有洪子指別六百人騎官指別二百人國內部曲數
十人帝曰爾高歡乃以器欺將為領軍使僕王思政等統之以為心
管軍謀朝政咸失於播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守部下紹成
嚴揚若伐張實謀此計次七月己丑帝每大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
引軍東度景午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暉廣陽王法僧新齊以五
十騎宿於灤西楊玉別舍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千清河廣陽二
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陸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懸壘

先至甲戌賀和會帝於清中乙酉高歡入洛遣婁昭及元子思領左
右侍官迎帝請迴駕高帝勳騎及帝於陝西傍觀馬長營至開城
仇鴻甚有王思封人以掌級受樂獻帝二并之復一持十年是歲二
月癸亥入南斗表並北流暴鼠浮河旬餘梁武沈而下歿以懷星變
又聞帝之西懸曰虜亦應天子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黃梁樂甲
甲騎千來走乃奉迎帝過河謂樂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君得重淵
洛陽朝美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
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解為官而歡推清河王亶子善
見為王從都郭是為東魏人於此始分為二帝之在洛也從齊不慈
者二一日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康公主清河王譯
女也三日安康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誦詩或歌魏樂府曰
朱門九重門九重額迷明月入君懷帝號以明月入關宇文泰使元
氏取明月殺之帝不能或將營弓或府推案退臣由此不安平閏十



二月帝飲酒過醲而崩時年二十五諡曰壽武

文帝

文帝諱實字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輸之子也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從中軍四面大勳督及從入關拜太宰兼尚書事孝武崩丞相

大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遷略陽公宇文

泰和晉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

十三年東魏劾海王高歡盡其司徒侯景等鎮川奉河南六州內附

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工谷郡公

廢帝

十七年春二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諡曰文皇帝

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暉帝自元烈之孫打卷

恭帝

恭皇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三年

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景寧

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於周

東魏孝靜帝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寶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入關勃

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天平元年冬十月景宣皇帝即位於城東北大赦改元

武定五年春五月勃海王高歡薨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以

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七年秋八月盜殺勃海王高澄

八年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嗣事使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王為

相國總攝百揆九錫之禮景哀遜帝位于齊

論曰莊帝運接交夜相納勸王錄時事孔棘而卒有曰海濱遊剪
除權衡授命神靈揚斷芒刺夫除而天未忘亂禍不幾踵自茲之
後觀堂上崩若則制鼠強弱終乃覆胎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等
坐過照等者有甚於奕蒸雖以即之明奉武之長抵以速是奔
渡文帝以剛愎之資然以守雖自賢游運然天報高勵亦虞各
得其時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而卷之二

東萊先生北史詳而卷之三

齊本紀

神武帝

齊高祖神武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濬人也源流有大變
經尉重士為豪俠所崇日有精光長項高瞻齒白如玉少有人譽表
家資及趙武明皇后始有為得參議為陳主績將墜而陳長常奇神
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進則長司空
握其子宰而用之神武頓產以結客競致性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
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帳寢宅朝建懼其亂而不同為政若此寧可知
也財物豈可常守耶向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貴
賈願智為奔走之交扶勝侯景亦相交始年高元年柔文鎮人杜洛
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隗其行軍私與侯景謀焚紫雲園



七年秋八月盜殺勃海王高澄

八年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嗣事使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王為

相國總攝備九錫之禮景哀遜帝位于齊

論曰莊帝運接交夜相納勸王錄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霸業剪
除權衡授命神靈揚斷芒刺夫陰而天未忘亂禍不幾踵自茲之
後觀堂上崩若則制鼠強弱終乃覆胎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等
坐過照等者有甚於奕基雖以即則之明恭武之長抵以速是奔
渡文帝以剛愎之資然以守雖自賢游運然天報高勵亦虞各
得其時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而卷之二

東萊先生北史詳而卷之三

齊本紀

神武帝

齊高祖神武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濬人也源沈有大變
經尉重士為豪俠所崇日有精光長項高神齒白如至少有人舉表
家資及趨武明皇后始有為得參議為陳主續將墜而陳長常奇神
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又資進趨長司空
握其子寧而用之神武頓產以結客競致性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
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帳寢宅朝建懼其亂而不同為政若此寧可知
也財物豈可常守耶向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貴
賈願智為奔走之交扶勝侯景亦相交始於高元年柔玄鎮人杜洛
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隗其行軍於與翁景設樂禁萬國

齊本紀卷之三

神武帝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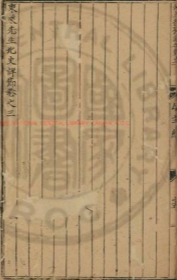


之不果而逃遂奔葛條又亡歸命未保於旁客先是劉育事榮盛言
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機祥故未之奇也賞乃為神武更求復求見
焉因隨榮之視窺有惡焉榮命勞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勞竟不踏
錫已而起曰卿罪人亦如此馬失榮遂至神武於林下屏左右而訪
時奉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相為聚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
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遂亂聖覽授命朝政不行以到公
惟武東時奮發討都畿徐然而清帝側伯葉可象徵而成此質六澤
之意也榮大悅諾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奉軍涼既而榮以神
武為親衛都督于時既明帝對劉顯徐亂聖靈太后未改制私使榮
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崩顯榮
遂入洛因皆要位神武謀心不認請歸讓下之將不成乃止嘗在榮
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命未兆榮曰元正可
然三千騎以還世代我主者皆惟質六碑耳聞茂德曰爾非其正終

七 雖猶味守井則嗜音漸肆遍於宮闈禽色範於外內俾盡作矣
開水行舟所歎必成斯水必得既不能不物又暗於廉受忠信弗
則妻受必入觀人和草茶便惡知頌流僕聞要當相之權押熾燄
回天之力實官醫欲亂政淫利判制枝葉惡良標位加於犬馬讓
邪並進法令多閉行惡者非止百人換對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
瓦解表取觀難頓暗頃成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繁
淫謂政肯之可誦指白日以自任繼例戈之葉抗前歌之師五世
榮基一舉而成豈非鳩金石者難為功難拓朽者易為力歟。抑
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憎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
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怠積燭之遞無已枉稅盡
入力殫物盡無以給其末江海不能容其欲所謂大既既分元頁
請以又之數既窮八又為惡以促之款求火廈不燭延期適晉不
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豈不由人匪由天也

東坡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三

人聞其善道養能所獲異乎春福夏效遇疾所關莫亦不耗不物
輔之以中官如蠶蠶之以麗色淫聲樂籍舞之棋恣胡淫之好治
曰後庭若扇蓋言其易武平在御猶見滄胥乎捷朝士不觀政事
一日萬機委諸山族內侍惟帳外吐絲綸成厲風霜志翅天日若
人害物博噬無厭實欲需官路堅難滿重以名將貽禍此臣願職
始見校湖之萌俄觀上崩之勢周武因機遠混區夏悲夫蓋禁紂
罪人其亡也應焉自燕之理失鄭文貞公魏徵繼而論之曰神武
以雄禁之安始基伯業文惠以英明之略伐叛臣於于時委君有
君師或以神河陰之殺權宇文如反掌馮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
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左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
齊樂世之會地居當塗遠邁魏器懷遠非常之才運任奇不測
之智綱羅俊又明於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混成出塞命符臨
江定軍于於隨城酌長君於梁園外內充實煥湯無警月射息其



南陽春人不致東顧既而范滂用其固命作狂為吾未亡身餘
欲足以得後得終幸也范滂不來宜或穿邪地過身危遂取
賊守懸數文教內基華國將以半龍區城卷有函及亭餘亡之然
用無成天便之年足使秦兵野舍試或劫位雖道遠遲昭襄之風
獲焉已歷歷乎後毛林內崩離廣漢於平陽身命於青上天道深
遠成未易說吉凶由人抑可抑推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
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司之
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帝威之虛實折衝千里之計惟惟
六奇之士皆二方之優劣然等級以守吉然其大行長城之固自
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核也帝藏輪旋之需未動也士燕甲兵之
衆不吠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也冰雨滿風狂其湧而後其焚信必實造必罰安而利
之說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縱欲損物益

伏陳國使之周師至紫領橋於已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
之亥度河入濟州其日知主彈位於天衣相任成王濟令侍中斛律
孝卿送釋文及璽故於瀛州孝卿乃以之賜周太上皇并皇后攜幼
主走青州至青州南鄆村為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魏周武帝與抗賓
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宣
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老成賜死子孫所存者
一二而已。後主幼而令善又是頗學無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易
而言語咄咄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謂之無
恙天子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肅穆婁安韓長鸞等掌制天下陳
總信都共顧何洪珍參預機強各引親常起若非火官由財送獄以
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御馬則藉以黜廟衙則朝以惡肉
焉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懸儀同道逸郡君陵霄郡君
尚思好書所謂威德道遠者也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中自募衣



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慮之費費一夜索錢又曰年三月物
變非特之物取求火必皆頃朝微夕辦當勢者因之貨一而費十焉
賦歛且重後役且煩人力既殫幣藏空竭乃勸諸侯幸賣官或得
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隸中者故有割用州主
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統為貪饒人不聊生
爰自郡縣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成成至
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惟薄浸熾云

論曰武成風變高爽經華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
矣但愛狎奢賢委以朝權性薄之間淫侈過度城亡之兆其在斯
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體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
聰明暗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將燔或以請
忍皆無罪而贖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優主以中書之
姿謙易結之性求吉先創故區後方始自檢標至于傳位臨以正

後主諱字仁嗣武成皇帝之長子也少英睿繼武成帝所愛寵拜
世子及武成入暮入禁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諱位於帝即位於晉
陽宮大赦改元天統

三年大豐平地二尺是秋山東大水人飢

武平七年冬十月周師攻晉州出其大罪晉州帝列陣而行上雖獨
原與周齊王恩相對至夜不戰周師破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還
長安留周師守晉州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乘救晉州庚戌戰于城
齊軍大敗帝乘軍先還發刃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帝謂朝臣曰周
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成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俾百戚安
朝野放遺兵皆滅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欲勿北朝州乃留安德
王延宗廣罕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
不可帝不從其言景承帝幸城周軍營營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
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周齊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安以



備樂延宗既許受命若乃夜斬五言尸而出欲走交收若官多悲嘆
軍將屠部鳴馬諫乃趨之都將唯高討那仗等十餘騎賈學王孝珩
襄城王夢道領益符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
勝政陽化為德昌元年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焉周師於晉陽
守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師將士帝不悅削奪孝珩中受
妻帑中以處分情帝親勞為帝撰辭曰宜讓既罷帝感徵人心帝
既出臨泉將令之不從起所交言遂大失左右亦拜咄咄士莫不憐
禮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裕等欲讓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
者言當有華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

幼主名浚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時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
位時年八歲戊元為承先元帝於是黃門傳詔頌之推中書侍郎薛
道衡持中陳德言等勸太上皇帝幸往河外募兵更為然略若不濟則

問也如此子特圖當兵強行宜神武遺恨意在顯駕平勝為遂取之
榮姿則不遂情哉

除曰神武平定曰方威權在已選和之後雖主祭有人就令所加
故皆自出文宣因捕鴉巢內外中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東魏之
地象鸞蔡推曹末期月逸登窠極妙則存心改革風化肅然數年
之間窮野安乂其後從酒肆欲事極獨狂客邪發暴近代未有聲
國丕必實由射奕濟南密樂大華其弊風教業然增神機辛政威
輔弼雖嚴威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唯親總又不能遠慮防身深
謀宿志悲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陳爽君暴發再皆非其器之
所致實孝昭平君蓋嗣故事通明人吏之聞無所不交文宣崩後
大掌前弊及臨壽極留心更深府人服其明而護其細也清好惜
古卑即懷交將封先代之禮且教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
十時周代朝政強於中臣主將相庸不賢也始乃卷開石實懷

并之志經解表破遠近代之明主不承其故何故豈虛願
之塗別有後報將齊之墓宇上於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武成帝

世祖武成皇帝諱孫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帝母弟也孝昭崩遺詔
欲奉入統大位

大統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臨位於南宮大鼓皮皇統二年為大
統

何遜四年夏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言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
段韶兼大尉蔣勣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子大統元年焉

大統元年於是華公上壽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天統
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都宮乾壽宮行年三十二歲曰武

成皇帝

後主

高王以大巫訓常山王假入禁大統是日王居別宮

皇統二年九月丑於晉陽時年行十七

孝昭帝

孝昭皇帝諱守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母弟也天統初進
爵為王五年除拜尚書令帝嘗斷制吏思理者內畏服七年從文
宣還都文宣以前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矣然後
奏帝長於政術制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時文宣漸於游宴帝
憂憤求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設樂帝唯啼
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恚恨於地曰汝似戀我自今敢進酒
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能壞後益此酒或入諸費或家削力此壯
不限責戚雜常山王至內外肅然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勿主即
位乃即朝班除太傅祿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陽邸自是
詔教多不聞帝太皇太后母下奉養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

皇建
二年十一月甲辰詔曰朕與北蕃夾絕處然迄今嗣子冲眇未開政
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浩研機測化體道若宗人推
之望為內瞻仰同氣共志家國所憑可違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徽輸
甘微王統欲大實是月朔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蓋曰孝昭。帝忠
敏有識度深沈能漸不可窺測身長八尺殿十圍儀望風表然遊於
獨秀自若臺晉諸公政術明簡隨領吏所不疑及正位眾居新所克
器無輕薄欣勳悅人應內無私寵外敦人物雖於交位亦特進無別
日吳郡明善於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其要宜言曾問舍人裴澤在
外議論得失澤半爾時曰陛下聖明至公自可處群古者而有禮之
士咸言海知帝王之褒貶為未弘帝笑曰誠知卿言朕初臨萬機庶
不同途故敢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澤從又進朱滿澤因被寵遇其無

當為其子穿鼻乃次神武為晉州刺史齊是大廢故因劉貴慶榮下
安人盡得其意無殺而奉送殊榮及命朱和自晉陽時舉任赴洛召
神武神武使長史張鷟辭以并蜀分朔故及不可安夫死後馬勝夜
命神武曰死無安死上此大賊也吾不能又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
又飛入洛執誰帝以此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張鷟傷質宅因驚視孝
誰所在將劫以殺義不果乃以書喻之書不宜執天子汝受累名於
海內衆不納發帝而與命朱和等立長廣王稱改元建明野神武
為平陽郡公及賈也頭光且陵步備入秀家逼晉陽光微神武神武
將往賈拔馬過兒請緩行以笑之神武乃往返留辭汝河無橋不得
渡步滿軍盛此殿走。初孝莊之妹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
勸步滿令襲其後步滿既敗逃等以兵勢日盛光又請放於神武神
武內圖兆從慮步滿後之難除乃與光盡力破之滿死深德神武誓
為兄弟時世孫受拜弟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州建錄



東耶各擁狂為暴天下苦之崩祭乘虎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災胡
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疎夷者半羈羈不止元惠之間計
於神武神武曰六領反賊不可盡殺宜遣王素腹心者長使羈馬於
有紀者罪其神則所罪者塞此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侍在坐請神
武神武季敵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華次處分知驚天今日
天下安置在王而何鞠况敢誣下則上請殺之元以神武為誠遂以
委焉神武以地畔惡強徒或放逐又遣出宣言受蘇州鎮使可無份
東安令乃從河陽錫尚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皆而抱曰獨使歸驕子
顏爾左右訪之則汝力開雲於并州市縣數人者乃署為親信共士
素器此而縱神武於是莫不皆至若無何又使劉蕡請元以并肆頻
歲陷單件戶振黃巢而食之皆面無血色徒行人馬主請令飽食山
東將溫飽而志分之北使其議其長史蔣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
擾擾人懷長望况高公惟畧又經大仗特不可為元曰香火重誓行

所應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元左右已受神武金因
謂紹宗與神武舊惡也乃禁紹宗而縱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汾
口倍約約束賊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塞地神武驟步率馬遠道聞
之皆驚高儀同時狂整肅蓋驛必焉。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
信都高軌封禱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余朱友律廢元解而立
神武解四月又加授東道大行蓋第一鎮人商長蘆署焉自太原來
奔神武以為行蓋却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襄士勝甲禁
其使探百姓歸心乃詐為善言命朱元將以六鎮入配契胡景德曲
統皆怒又為并州將撤其討部落殺萬入解道之禁屬尉景德請
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知雪涕別入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
諭之曰與爾俱夫物客義同一家不落在上乃爾微召互回西已當
死後軍期又當死起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



急計須推一人為主獻願奉神武神武曰前卿里雅制不見芻蕘乎
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君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僕兒不
得犯軍令生死存亡可不爾不能為矣天下故皆願願死生惟今
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李士翁以討命朱光之惡封禪之迷曰
千載一時晉大率其神武曰討賊大價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
死樂之何敢讓焉六月與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命朱氏及李元
忠與高乾平校州斬命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背曰今日反次矣乃
以元忠為校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讓命朱氏八月命朱
元忠為校州李元忠來齊徐騰以為朝廷斷絕不攝立天子則衆悅
無所繫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勳命大守朝為皇帝年號中興是
為齊會特使律仲遠軍監齊助命朱光之討武用寶赤銀錢反聞
慶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放北於廣阿十一月破鄴州刺史劉
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附裝之城陷入地

宋高元年正月壬午破鄴城樓之發命進神武大丞相杜國大將軍
大帥受時青州起義羅靈珍大帥督眾州皆遣使歸附行分州事劉
資業城來降閏三月命朱天允自長安來自并州齊律自洛陽申委
自東郡同會勳衆號二十萬挾涇水而軍鄴間以長孫承業為大行
臺總督為神武令封禪之守都自出須萊陌背馬不滿二千步矣不
至三萬賊毒不敵乃發韓俊為圓陣連牛鹽以塞路道於是將士皆
為死志四面赴擊之命朱光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
王室今帝何在死回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
天柱針放在尸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豈
變矣乃令戰大敗之命朱光對蕭容崇宗心曰不用公言以此終
經光紹宗反獲鳥角收發散卒威軍容而西上初齊泰元年十月
羅暉於政鎮星太白聚於宵參色甚明太史古云當有王者興是時
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光等四月崩時暉執天光慶律以送洛陽



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孫若伯斬之兆奔并州
仲遠齊梁州遂死焉既而神武至洛陽廢始聞及中興主而立李密
李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大帥還都七月神武帥師
伐余朱元討廢之言侍中斛律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余朱晉嘗
及噓今在京師寵任必講禍除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爰拜於京
師斬之遂自登口入余朱兆大督晉陽北探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
陽四塞乃定六塞相府而洛陽余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懸出入寇
少神武為晉討之師出上者數四兆意怒神武獨其賊首當宴會遣
賈恭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賈恭至余朱兆廷軍入因宴休惰忽見羣軍奔走逆破
之兆自趨襄國紹宗以余朱崇妻于突威降神武及義故侍之甚厚
神武之入洛也余朱仲達部下都督鄧欒張于明自潛赴神武
以其功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斬斷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
炬及武南將軍元毗魏元孫王恩收購神武於魏帝時司空葛乾與
神武言魏帝之威神武對星魏帝數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崇
等以長檣太守羅榮等令殺其弟弟居先聞其兄死以稍利柱伏壯
士執紹崇於路將殺焉於地領遂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陳矣

天子元年魏帝既有異圖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
衛衛守河橋六月丁巳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破秦虜多求非分
能自變非常事資經累如表休未全贊爰進討事涉忽忽遂詔羣臣
議其可否余言設稱劫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其
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應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
荆州陷被搜左密還歲服關隴時遠將有逆圖臣今將勦共馬三萬
擬從河東而渡又遣車狄千郭瓌斛律金彭樂類共四萬從其來達
津渡遣妻昭寶秦光雄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尉景高敏曹
宗傳討廢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藥



武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
乃棄在并州佐令其弟謀還以表關仍以信誓自明忠狀帝復錄在
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
王氣乘虛雖有山河之固土地穠沃不如鄴清邈都魏帝曰高祖定
晉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
和舊軍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爲還三千騎鎮建興蓋河東及濟州兵
於白溝窮船不聽向洛諸州扣禮粟運入齊城齊帝又救神武曰王
若厭伏人情壯絕物議惟有洛河東之兵嚴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
逆濟州之軍今恭懷受代使卿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煩糧
藥別遣轉輸則漢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祖太原朕並拱京洛終不
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爲首南向屬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
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謀矣爲山止贊相爲
惜之魏帝乃下詔罪狀神武爲此夜經齊神武亦勸馬宣告曰孤遇

命未建禮樂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誠爲軒斯舟旋樂以
誠痴爲逆首背趨戰與晉陽之甲緣君閭惡人人者而邊遠將而已
以高品爲前鋒曰若用司空官宜有今日之舉七月魏帝躬率大眾
也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晉道口中賊欺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
夜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騰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
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妻椿親還始帝云
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逸於長安已而神武入洛修於永寧寺以萬機
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暹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
決事爲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餘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
還至洛陽遂議立清河王暹于善見議定自清河王曰太子無父
苟復見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

武定四年八月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
不可今八月兩方王以死氣逆主氣爲害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陽



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兵郡下無先有黃黑蛇陣開戰者以爲
黃者東魏衣色黑者西魏衣色入關以此假勝負是時黃龍盡
死九月武關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
鐵函神武使元盜射中每中其目用李素與孤盛指其北北又陰
也乃起土山壘十道又於東西壘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以於
汾神武使移份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頭舉五旬戰不設有聲
於神武營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夾成遭天孫公評旗郡
卒夜微世子澄至晉陽神武以無功罷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降
深許焉侯景素稱世子嘗謂司馬子知曰王在吾不致有異王無吾
不能與辨年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北召景景先
與神武約將書書皆微悉乃來青至然應景不至又問神武疾遂讓
兵自回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而更有餘憂也問也世子未對又
問曰豈非憂侯景廢都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

揚致危志願我龍養宜爲汝駕御也少遊敏景老唯有益容解宗我
做不貴之語以與汝宜深加味讀妻以經書

五年正月朔日神武曰日缺其爲我都死亦何恨景于陳涉於魏
齊是日崩於晉陽年五十二

天統元年改稱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謀高岸終日矜然
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傾覆懷抱文武將吏
罕有預之經取軍法令嚴肅除敵制勝策出無方慈斷廢察不可
欺此知人好士企謀戰萬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放勸款悉指事論心
不尚樹異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長於騎養有虛聲然
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遺失皆責多致奔亡
雖尚燕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制飲自當大任不遇三齋居
家如中仁孝愛士始置景松以明經講論教以工書頗成以謀逆見
脅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感節所事見執獲而不



取者甚多故避通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國北懷城端止谷降門
至軍成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文襄帝

世宗文襄皇帝諱陸守于惠神武長子也魏中興元年立為勃海王
世子時年十二神哲勇姿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辯析無
不中理自是軍國善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
舟出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和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
猶以少年知之而歲略驗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
攝吏部尚書親自冠冕以美麗人常以年參為朝文武襄乃聽改舊式
公服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品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
被薦擢致有未居顯位者皆攻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
招攜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樂焉。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
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塞文

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勸羣豪無所敬捨於是風俗更
變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兵常經國改術仍開五省之路有治事上
書者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
襄馳赴軍於待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
徒漢意被河南反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
告諭文武陳神武遺志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勅尚王和太原公并攝理軍國遣中使致哈
武定六年八月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
思政於顯川先是文襄運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
元所獲二十三州七年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顯川六月景中
克顯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八月辛卯遇
害而崩謚曰文襄王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
編曰晉魏氏失取中原遂折我神武文襄晉都大號其方羣戰而



勇山從一變以濟京洛尊王臣顯功濟天下斯亦魏武帝建國
通曆數既盡適所以遠關河之分為文襄朝野仰望咸昭昭焉
除靈運外拓匪與積以貪殘存信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
霸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惡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嘗影
而皆感而論之積善多獲然文襄之劫生所忽至有曰焉

文宣帝

斷祖文宣皇帝譯字子建神武第二子文襄母弟也武明太后初
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子子解軍言有
相子之內雖明敏貌皆不足文襄每歲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
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隨神勅不其發揚曹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
儀第一事必得津衷又齊人許子冬使理亂絲帝獨袖刀新之曰亂
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後彭樂碎甲斬傷及之文襄
歸怖視帝勸衆彭樂相格樂先背言情猶舍之以歌曰是神武稱異

之謂長史薛收曰此兒意欲過吾政亦私怪之勿許師事范陽盧景
裕庶幾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武定五年神武崩魏帝
被帝所害令中書監東魏大鄴督七年八月文襄過魏帝在城東發
坐事出舍平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爾斬群賊而潘其
首松不發喪徐言奴及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
乃謂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密歷成帝內雖明察外若
不了老臣密將皆殺帝於是帝世試獲下勝從寬享事有不便者成
獨省焉群情始服。八年魏帝遜位別宮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
故事

天統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十
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長城分騎北度至建州景宣帝親戎出次城東
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十年冬十月甲午帝遜位於晉陽宮時年三十一益曰文皇帝朝號



頌祖。帝其敏有遠量外若不遺內蓋其明文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水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每遠言不出口極口從還言成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盛壯之役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柔共新到人莫能窺又特明史事留心攻衝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隋等將盡於臣贊朝政繁然泰以法取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輕或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操抱機將史達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善守中線安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觀當矢石鋒刃交接在恐前敵不多屢犯報死常政勉提六七年後以功業自於建儲情既滿行陸暴

文帝

廢廢廢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

時年六歲十年十月文宣崩於鄆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

統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

東梁先生北史評傳卷之四

周本紀

文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彌代武川人也其父自夏帝英帝子孫遺居朔野其後有焉為免者雖武多亦略解平奉以為王遠德。一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璽字文昇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歌後。自莫那九世至侯野豆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爵為都尉封文燕公又慕容寶敗馬肥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柔條於邯鄲陵隨侯徙居武川知為其郡縣人為使生柔柔生輪輪生皇考朕蓋以武略稱摩任俠有氣幹武成初生蓋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

頌祖。帝其敏有遠量外若不遺內蓋其明文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水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每遠言不出口極口從還言成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盛壯之役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柔共新到人莫能窺又特明史事留心攻衝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隋等得盡於臣贊朝政繁然泰以法取之不遺權貴或有違犯不容輕或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操抱機將史達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善守中線安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觀當矢石聲刃交接在恐前敵不多屢犯報死常政勉提六七年後以功業自於建儲情既滿行陸暴

文帝

廢廢廢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

時年六歲十年十月文宣崩於鄆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

統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

東梁先生北史詳備卷之四

周本紀

文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父自夏帝英帝子孫遺居朔野其後有焉為免者雄武多奇略解平奉以為王遠德。二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璽宇文弁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歌後。自莫那九世至侯野豆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衛尉都尉封文燕公又慕容寶敗馬肥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莫那於邯鄲陵隨侯徙居武川知為其郡縣人為使生泰泰生輪輪生皇考朕蓋以武略稱摩任俠有氣幹武成初生蓋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

少子也少有大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蓋
隨德皇帝在鮮于術禮軍及葛榮殺高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仕將帥
察其無成謀與諸凡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金朱榮遜晉陽榮
帝九弟羅繼遜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產自理解晉禮
羅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
討北海王顓於洛陽奔並及正以功封寧都子普恭二年金朱天光
東拒齊神武爾弟頌壽頗長安召恭用刺史候莫陳德東下岳知天
光必敗欲偃兵共圖頌壽計然岳以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岳未必
然必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岳雖云不聽岳計然岳其
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命朱之期退恐人前變動若衆此說說事無不
遂岳大喜即令帝入統軍統之既遂與岳長安帝輕騎為前鋒連
至華陰會頌壽及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帝為左丞領兵府司馬事
巨細皆受決焉建神武既廢金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

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跪陳恩款具說左右
苦求役命然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
及而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思謀未發者得公兄弟耳我與
陳說本實庸材亦不為歡思謀為之備關之不難今貴也頃控弦之
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獲微突厥兵一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
泥並持神武帝機異望河西流人范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
風今若將軍近寵托其要若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
資吾軍西韓岳是也此機沙塞邊軍長安臣輔總室此機文之舉也岳
大悅從遣帝詣關請事遂陳其欲魏帝納之如帝武衛將軍還令板
岳岳遂引軍西次平原岳以夏州歸投延賊破求良刺史以鎮之使
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子何可廢也沈水累日乃從泉驥表
帝為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匡猶遣使於齊神武。
魏承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匡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曹梁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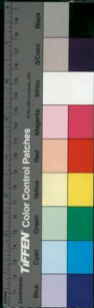
曰曹泥派成阻塞木足為憂侯莫陳發使而無信是宜先置也若不
聽遂與魏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魏所害殺散還平涼未知所屬
於此道黃言於焜稱帝英安雄略若告發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
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魏建連馳至夏州命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
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快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聚
心勾離帝乃歎下輕騎馳赴平涼時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任
焜帝至安定遇之於傳令吐雷上馬謂曰賀拔公羅死宇文泰尚存
卿獨為也景失色曰我獨前耳隨人所背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
哭益甚勸將三卷且毒曰宇文公至無矣矣于時魏帝藉問神武
聞焜故害遣元曉宣旨勞焜軍進還洛陽曉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
侯莫陳氏亦故將進還泥所問神武不肯怒召帝曰魏在寄慮長復
不意詔命此爾之大賊乃令將軍嚴將討焜及曉還帝表於魏帝
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氏在洛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討

從而未測朝旨且殺未無假為此辭爾與元曉及諸將刑牲盟誓同
契王宜魏帝因詔帝為大都督陟統賀拔焜軍。帝乃與魏書責以
殺賀拔焜罪三月帝進軍至原州焜軍悉集喻以討魏意士卒莫不
憤憤四月引兵上應留兒子遵為都督焜原州帝軍令數萬討焜老無
紀百姓大悅軍出木快關大壘平地二又。知悅公而多猜乃倍道
兼行出其不意悅采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疑遂離威關大
軍至且退保洛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水洛帝至關之滅焜帝即輕騎
數百趨洛陽以臨魏軍其帥竹骨勤控非你上却其夜使屯軍軍自
營營討卒或來降帝殺之奪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堇下數十騎
逃走帝乃命原州都督遵遣悅至來屯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却
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堇登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
知而罪之即劾賜行士殺大悅齊神武開關虜魁捷遣使於帝深相
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問神武武已有異志故魏書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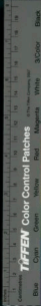
帝仍令帝指引軍而東帝乃令黑傑率才勇五千行鎮河津合口若
關河東討帝乃傳檄方鎮齊欲送亂鐵兵致伐今便分命行帥應機
進討或越其要害或襲其窺穴電馳蛇擊霧合星羅而歡聲震天地
毒被人鬼衆此掃蕩易同符拾歡若度河行通官廟則分命諸將五
取并州蕃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國其衆穴未枝發動亦命碑帥
百道俱前頓裂成臣以謝天下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
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征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高步萬餘自涇州東引
王懸軍中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懸足得抗拒知其入洛寇
洛即憂分吾便遣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端之
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遂成輯善。七月帝帥發自高平前軍至
于弘農而齊神武前攻京師親帝親總大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
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戰兵皆所
忌正須乘便擊之即主上以萬衆之重不能度河決破方謀津據守

且長河萬里汗衆為敵一突得度大事去矣即以趙賁為別道行臺
有第取濟越并州道李賢封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
權頗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來迎謁見於東陽免冠脫
澤對罪乃來魏帝都長安拔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十
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群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
帝。大統元年正月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政
封安定郡王東魏行司馬子如冠澄開帝軍霸上子如乃回軍封蕭
津冠華州刺史王罷舉走之。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
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寶泰馳澶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襄陽召
諸將謂曰賊將吞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縱吾軍使寶泰得西
入耳且欲起兵以奉泰每先驅下多銳卒曼騰而驕今襲之必克克
泰則敵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途捨而襲遠若差跌將何又也
帝曰敵前再襲澶關吾軍不為霸上今着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訊



於得志有輕我之心東北擊之何往不克賊難逃橋宋龍杯度比五
日中吾取秦必矣庚戌帝還長安發吉欲何隨右卒支渴魏帝而滂
軍至小關資秦卒開軍至陳木成帝擊之盡俘其銳斬秦傳首長安
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八月丁丑帝率
李弼獨孤信梁樂翹費干謹若于惠怡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
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乃遣于謹先徇地至魏互拔之獲東
魏將高叔植送于長安戊子至以喪攻之城潰禽東魏刺史李徽伯
虜其戰士八千守神高子走交河令賀拔勝屯會之並送長安於是
宜陽鄆鄆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權率焚走
諸叛將自后土濟還其將高岳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航帝始
徵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關神武將度乃還神武遂度
河逼華州刺史王熊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帝至渭南被諸州兵未會
諸將以聚寨不敵請且待數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

朕提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馳浮橋於渭令軍士營三日程恆尉度
謂輜重自渭南次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
引軍來會癸巳候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氣衰寡不可
平地置陣北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為
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合將士皆偃戈於葭葦中間鼓聲而起
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銳卒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嗚鼓士皆
奮起千餘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
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馳至河上復大
剋虜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人縱歸救其輜重甲兵歡俘
長安李弼曰高歡膽破矣遂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魏帝進帝
柱國大將軍增邑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十年七月魏帝以
帝前授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承式命尚書蘇綽
更撰益之總為五卷莊於天下於是使簡賢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



進爲數年間百姓便之。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
冢宰總百發發帝。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爲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
外諸軍事。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
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魏帝有怨言於
是帝與公卿議發帝立稱王稱足爲恭帝。恭帝元年七月丙子至
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書圖以定疆界又建於齊言辭帝曰
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輝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
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率統騎先赴其城下景申于謹至江陵列
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統騎先赴其城下景申于謹至江陵列
營圍守于友勉其數戰梁元帝窮其百官士庶以陽浚爲叔婢者十
餘萬免若二百餘家立蕭登爲梁主若江陵爲魏附庸魏氏之初統
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姓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
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三年正月丁丑初

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冠帝帝以漢魏官繁思準前朝
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車馬亦置六卿官然爲漢次
未成穀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九月帝不豫遂至雲陽令
中山公護交遺輔嗣子十月乙亥薨于雲陽宮遷長安發尊時年五
十孝閔帝愛碑進尊爲文王朝曰太祖武成元年進後爲文皇帝。
帝知人善任使後諫如顧武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無罵叙
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因釋而用之及阿濟之役以
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養素不尚
虛飾並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云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亮歷元文帝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
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爲太師大冢宰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
爲周公侯子詔擇位於帝



元年春三月天王即位紫臺冬天朝百官于露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明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華人視聽也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魏正用夏時或遵理道惟文主調文氣之祥有黑水之識服也宜尚為朝曰可。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季植軍司為甚恒以光朝位令人行左右亦灰護繼重乃與官伯乙屬賀拔提等潛請誅護帝許之又引官伯發光洛先洛以白護護乃以祖為梁州刺史桓為豫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群臣入闕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稠繼統前衛兵護乃召納入殿中許守鳳等論事以次執逆雙第並誅之稠乃羅崇兵帝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守護建六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敗為洛陽公以秋朝時年十六五祖等亦遷宮又武帝誅護後乃盜曰孝閔皇帝

明帝

世宗引聖帝雖雖小名統萬安文皇帝之長子也孝閔既祥遜位柱國將改州刺史考周襄晉公雙遣迎帝於岐州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象年晉公護為太師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銀南後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說成元年春正月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總登

護

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從遇毒瘖子大漸加曰今大位盡讓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邑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

論曰昔者水運時終辟凶致命成權威震主成慶遂滔天威謂太實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救墮是知天命

有感者可憐乎周之衰自潛運歟無一旅歷馳戎馬之際曠足行



政出敵之權機

武帝

高祖武皇帝諱高字橋孫文帝第四子也武成二年四月帝崩虞
紹得任於帝帝同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午即皇帝位

保元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

武成四年秋七月

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

出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官注以政出權中

無所措自觀覽萬機便圓東討悉衣弊食膳甲練兵數年以來戰

能精足而為主昏寔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責其時臣成備善丁

丑下詔暴齊氏過惡以往國陳玉璽為前一軍總管梁簡公馬濟

難為前一軍總管鄭公達安襄為前一軍總管趙王廙為後一軍總

管周昂公侯莫陳悅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

帥秦二萬趣黎陽隨公楊堅廣字公侯莫陳迥舟師三萬自渭入可

伍之間為成能運齊師聖明集義勇計合同盟一舉而移於
再窮而臣帝室於是內詢惟懼外杖材雖推至誠以持入弘大順
以訓勸高氏晉甲兵之衆濟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
謀電發神師馳驅弘表建威震之數沙統有昆裔之捷取成定勝
以弼為強紹元宗之業緒創發局之景命南清江漢兩軍巴蜀北
控沙梁東據伊瀍乃廣德魏齊齊古昔勝六官之廢典成一代
之鴻規德刑並用數賢意如遠安適悅俗年入和德光之望有陽
班覆之期允恭功業若此人臣以終極矣哉非夫雄略曁時英安
不世天與神授輝式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晉漢晉受業曾公成
交補之業晉受業高宋武建巨合之數快德論功梓有餘松至登
將官制將國威擊我噴噴賜命蓋惟錄其端事出於權道而用率
於德教斯為過矣軍國本理安之素清榮世之選前代起代師之
尊業太宗之增命用權正專命故乃故出權門俱讓聖制之授用



深公督英陳均計較一萬守太行道中國公季將併衆三節守必費
道當山公于異時裝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帥六軍殺六萬五擒河
陝八月癸卯入齊燒禁伐樹聽而轅犯者以軍法從率丁木上親帥
諸軍攻拔河陰大城攻子城木魁上有疾九月辛酉夜驅師水軍變
舟而退齊王憲于冀李錡等所在起捷降次二十餘城皆棄而不守
唯以王廣城嬰宮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疾拜齊茂賓臣自
東伐

五年冬十月帝發諭群臣伐齊以去歲蜀有疾遂不得親平道寇
于時出軍河外直為樞密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統攝要重
今往攻之彼必不掩取軍以持擊之必能然後兼攻行之勢故行而
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若事之微不可失矣沮事
者以軍法殺之已而帝親伐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犯公亮
為右二軍總管隋公勳堅為右三軍總管燕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

將軍賈泰為左二軍總管廣化公紅崇為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
勉為前軍英文帝至晉州遣齊王憲帥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勉
步騎二萬守千里程郡公達莫突步騎一萬守統車川大將軍韓明
步安五千守齊子城為代公尹升步騎五千守段嶺鎮原城公辛朝
步騎五千守隋津關柱國趙玉裕步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趙城柱
國宇文盛步兵一萬守汾水關道內史王禮監六軍攻晉州城帝也
於汾曲濟王憲攻洪洞來安二城五拔之帝每日自汾曲出城下親
督戰晉州刺史崔暹夜密使送款王執憲之未明登城遂剋晉州
甲戌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以鎮之十一月己卯齊王自并州帥衆
來轅帝以其共斷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齊主遂圍晉州齊王憲
也諸軍於凍水為晉州擊獲嬰已至旬東伐獻俘于太廟丁酉帝發
京師士實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晉州庚戌帝帥諸軍八萬
置陣東四十餘里衆帝御馬從數人馳陣所至陳呼主帥姓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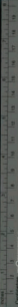


德勉士咸知見之恩各思自厲將勇有司詳步馬帝曰朕爲衆
良焉何所之齊王亦外遊北列陣中接濟人填壘南引帝大喜物諸
軍聲之齊人便逐齊王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邊井州齊衆大潰軍資
甲仗數百里聞安泰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
請還師帝曰朕誠恐生御幸若賊成將獨收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
遣其丞相高阿那肅守高壁帝麾軍進至那蘇空風塵蔽野辰酉次
介休齊將韓建棄寨撤陣以爲生柱圍封那蘇公丁巳大軍次井州
齊王獨其從兄女德王延熙守井州旬將輕騎走鄆是日詔齊王公
以下示以逆順之道於是齊將降者相繼及于高延宗傳即偽任
效平曰德昌已帥軍次井州帝帥諸軍合攻齊人退而逐北入城東
門諸軍遠城置陣至夜延宗帥其衆奔陣而前城中軍士相踴踐
大爲延宗所敗齊人破明以闕下積尸森不得闕帝獲數騎時唯
危險僅得出門至明帥諸軍更戰大破之齊延宗奔井州平。壬戌詔

曰昔天厭水運龍戰於野隋京否隔四紀于茲朕與朕股肱若昧于
懸相人於海內混楚弓張矢天下一物夫所有若推諸方欲德族未
服義任不錄偽主高緯故命孫齊息慶典刑倣援天紀加以皆患怨
爾垂信忘義朕應天機物伐罪乎人一敵而蕩平陽再舉而推強敵
偽者王公相繼道左高緯窮數逃寇寬罕間爲安德王高延宗授
環之關迷嶺名號典偽將馬王莫多妻故頭等改合於臨晉城借一
王威既振魚潰爲難破竹更難建捷并易延宗聚衆於甲軍門環不
既倒故禁白賈幽青海盜計簡而來莫北河南傳聲可定人姑共賞
六合同風方當保內靈臺休牛絕懸無難之慶亦獨在于漢皇約法
除其苛政誣王輕典刑彼新邦思翠鳳澤被之澤土新禁匪齊皆從
蕩蕩可大故天下高緯及王公以。若釋然賜價成許旬新降亡入
偽朝亦從寬宥官崇次奉依例無大器制備令即宜削除顯舊摺紳
爲并騎士一介可稱立宜並錄。景實出齊宮中金銀寶珠玉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服又寇文二千人進賜將士裝餉師帥六軍賜幣

六年春五月己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固政平曰承先伯號太上皇
亡辰帝至鄒樊已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齊擊大破之齊主先
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又城陽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討勤運
之甲子帝入鄒城討勤奮齊王及其太子阻於青州丁未齊王至帝
降旬昨皆見以賓主禮齊任城王將在異州擁兵未下遣齊王薨與
齊公揚堅討平之齊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
關東平合尚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二百八十五戶三十萬二千
五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大。十一月癸酉陳將吳明
微侵呂梁徐州總管煥士勇與戰不利遂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郗公
王軌討之

齊廢元年三月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命討吳明微等降
斬三萬餘人夏四月庚申突厥入寇幽州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

郗公姬劉東平公宇文神異時王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騶悉獲軍
嬰已帝不豫止于雲陽官景中輟停諸軍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
夜崩於東興壽年三十六益曰武皇帝稱高祖。帝沉毅有智謀
初以晉公使專權常自時送人莫測其源及謀襲之後始親萬機
剋已勵精聰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異政號令整剛唯屬意於政群
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輸越古人
身衣布袍履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
數尺不施楹柱其彫文刻鏤飾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
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稟晚精教集至於校其閱武步
行山谷叢沙勒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覽
輒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親至勸酒或手付贖物至於征伐之興
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軍故能將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
後遂欲勸兵強武平與廢足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



也

宣帝

宣皇帝諱賢字元伯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天康元年立魯王衡為皇太子二月詔傳位於皇太子衡大赦改元大成為大康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為稱天皇冕二十有四龍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

二年五月乙未帝不愈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懿宣皇帝。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選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陰寒盛夏亦不稱休息性嗜酒武帝遣無繆禮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撻打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楊錄帝言謬動作每月奉國帝懼或嚴矯情營騙及是惡不外聞

靜帝

靜皇帝諱術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宣帝於鄠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甯露門學已而宣帝崩帝入蒼天臺以柱國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公楊堅為從黃錢左大丞相帝居深閣百官總已以聽於左大丞相秋七月榮州刺史宇文胄舉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綱舉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內外諸軍事已而即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公王諒為行軍元帥討之九月壬子丞相去左右隨隋公楊堅為大丞相冬十月大丞相隋堅加大冢卒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封為王以郡為隋國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二月甲子帝遜位於隋君子別宮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蓋曰靜皇帝

論曰自東西否滿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劫結力敵



勢壯於越之率一彼一出武皇繼業未覩萬機慮遠謀深以蒙表
王及美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
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光佑慈同匠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
術衆離人之有覺順天道而推亡載平之間大勲斯集德祖宗之
宙憤控東夏之陪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塚無與經
營之志襲中鞏武窮兵雖見微於良史推圖遠略足方駕於前主
而敵嗣子之非才顧宗拓之至重滯礙同於晉武則哲嗣於宗宣
似欲成之獲楚期於無庸義方之教且若乎平使臣君臨臺
四庫壽筵皇后之行事身歿已為幸矣群怨越旬劫冲解嚴喪統
內外疾惡劉之詐威儲無賢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龍鼎雖獲岷
城救決翻成庭毒之威漳盛勅王無赦宗周之頑嗚呼以文皇之
經啓洪基武皇之克階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則蓋先帝之於
朕非鴛子之深及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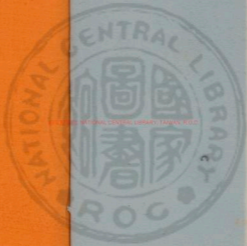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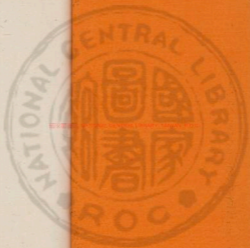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19926 v. 94



東漢北史詳節卷之五

右妃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除用多稱夫人德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嬙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亦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若於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平恩昭穆慮陽烈入帝妃右無聞也。武惠母祖妃皆魏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慈愛威儀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矣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執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太武父成侯奇勳勞之恩並極尊榮之義雖事典禮而親過知仁孝文政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及齊神武受累供未踐尊極神武嫡妻雖也其所尊若文惠為若若公主文襄既尚外朝公主效無別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兩宮自餘孽付並攝樂而已矣宣後建雖有夫人嬪御之制然未
具貞敬孝節內職甚少唯楊貴妃才貌兼美後是貴家裏城王母桑氏
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受命制基
修推帝以檢酌武皇嗣登臨請欲於嬪在宮間有貴無之憂戚豈無
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靈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漢姬雖第
米澤無厭恩之所加莫限焉卓榮之所及無備也故於是亦簡殿以
正位幾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步維而抱青紫綠恩倍而捧玉
帛并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頌取會未足比其孽亂也人厭
等政變革實多文帝之祀忽諸將由於此隋文恩華前奠大端其建
唯皇后當堂侍無私寵嬪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宮之式
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實三貞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貞堂實室
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貞掌文功絲采視正七品又米漢晉舊
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殿之職一曰尚宮二曰尚儀

三曰尚服四曰尚食五曰尚藥六曰尚工六尚各三貞視從九品六
司視從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武外預朝政內
禮宮闈懷嫉妬之心虛橫妾之位不飲三妃於其上逼自嬪以下置
六十貞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貞璫璪
至九貞世婦二十七貞御女八十一貞貴人等闈掌宮闈之務六尚
以下皆分隸焉高宗時右妃嬪御無雙婦職唯端容麗嬪階從安湯
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

文成文明皇后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年十四文盛踐極以選為貴人
後立為皇后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性聰達自入宮被親學書計
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
作皇詩十八篇文多不載

齊武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夏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婿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
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婦已父
母不附已而許為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給英豪密謀秘策后
常參預及拜勳海王紀開闢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難違約性
素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每侍成加恩持神武嘗
將西討出師后夜齋生一男一女左右必免悲請進告神武后弗聽
曰王出統大共何得改我故輕離軍幕之生命也來後何為神武聞
之羞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篡言請精騎二萬少能取之神武悅
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願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
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顧不疑也及蠕蠕公主
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為曰彼時有覺領能勿顧慈愛請
子不異已出躬自耐績人賜一袍一袴子縫成服及歸左右弟服以
功各自違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言有賢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彭城太妃

彭城太妃余氏梁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最重贈於妻
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宴余氏迎於木井北與
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余主引角子初射翹過懸鼓而落妃引
長弓射翹為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後主皇后

後主皇后穆氏名稱利本許律氏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
轉入侍中宋欽道家養私而生后莫和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
道婦如輕霄面黑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无
是童謡曰黃花勢欲落清福滿盈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
以殺帝飲無變故云清福滿杯喝也

楊淑妃

楊淑妃名小憐大憐白從婢也穆后愛養以五月五日生之號曰憐



合慈默降得延延二野舞後主或之坐則同焉山則並焉願得生死
一處用却之取平助帝誠於三堆晉州五告急帝將隨淑妃請更赦
一國帝親共言職者以為後主名傳殺國吉非吉微又帝至晉州城
已欲殺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衆勢放入帝救且土召淑
妃共觀之淑妃毅然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墜不下蓋俗稱傳
晉州城石上有聖人騎淑妃狀在觀之帝怒弩矢又猶收抽攻城
木帝遂橋監存舍人以不曉成受罰者與淑妃妻楊嫺妻至夜乃還
稱妃有功勳時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桂羅等皇后服御物與之
止騎觀我東倫少却淑妃帶白單衣黃步履以淑妃奔避至洪洞成
淑妃方以綸鏡自現後聲亂鳴賊至於足變變內舉自臂臂以皇后
衣至帝為被婦命涉妃著之然後去帝奔竊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
妃將至墜城北門出十里迎之變以淑妃年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
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親天下如墜獲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乃以贈之

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世甚嬰之淑妃彈琵琶因欲斷作詩曰錦
蒙今日意猶德首時舞歌知心斷絕憑君瞻上欲進妃為淑妃所將
殺致於死

魏宗室諸王傳

元甚

元甚高涼王孫之孫性剛毅雖有古憂事未嘗開口笑嘗笑遜都甚
以代尹爾蘇除快胡頹都大將因賜甚謂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五行
之氣備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記曉大笑
愜或時為北中郎時帶河內太守甚以河橋船組器欲不行行遂又
欽水泛際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廢空車從京出者舉令輪石一雙
累以為岸橋開來往便利近橋諸鄉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元志

元志少清辯強幹聲氣嘗得頗有大才為洛陽令不



陳留王愛染氣魁能武力絕倫每以矛鉞太仆之猶慮其輕獲
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在而志之常以
精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頻指於地脫馬爲馬逐敵人車取引
不能出更引弓射之一箭試二三人俱指之徒亡現而散塗乃令人
取精而去每從征討及爲偏將軍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敢窺其
敢執其前者又爲衆國惡款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者數

道得不斷

元淑

元淑中買仁弩弓三百斤善騎射神文皆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
賈罕事農桑入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
閭閻給人足爲之誦曰秦刑河東吾袖代存元公五止田疇始理

陳留王愛

陳留王愛染氣魁能武力絕倫每以矛鉞太仆之猶慮其輕獲
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在而志之常以
精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頻指於地脫馬爲馬逐敵人車取引
不能出更引弓射之一箭試二三人俱指之徒亡現而散塗乃令人
取精而去每從征討及爲偏將軍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敢窺其
敢執其前者又爲衆國惡款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者數

元成

元成字景敷少沈敏涉文史官內郎位爲給事典門侍郎遷

元暉

元暉字景敷少沈敏涉文史官內郎位爲給事典門侍郎遷
侍中領右衛將軍無稍益源被寵寵凡在禁中宴樂之事暉別本
合職之於暉惟彈入刀關其餘皆中貧門莫有知者侍中盛說亦家
恩賜收時人說曰錢魁將軍如暉侍中選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
定價大郡二十萬四州郡一千四下郡五百四其餘官職各有差天
下稅口市曹出爲萬州刺史定車載物發借都至滿陸關首尾相覆



元璋字文若紹封瑛少有才華嘗聘其美侍中崔光見而謂
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後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
室博古文學射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盛道對謂史郎崔休
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史豐少於造次中山早白太多矣若濟南
風流寬雅時人謂之器曰二王楚器來若濟南備圓方○彙安制
副格吐酸流美琅邪王爾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憂矣郊
歌詞將稱其美瑛本名亮字仕明時傳中錦綉與瑛門署總總父博
學未成名曰仕明風神運止實自以比荀文若可名瑛或取定體
相倫之美

任城王雲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敏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都大
官聽訟甚快符券及歡文秋拜佐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吳敬先
言雲避曰父子相博久矣皇親未之有華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

顧思任職之古東陽公元石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風彩然實守幼
陛下欲除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諸君官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
於是得位掌文殿總攝紀鑑要為中軍大將軍從獻文討之過大曠
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捕若令或捕在前彼之必矣帝從之命
殺勳首領執手勞進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先首
除開府徐州刺史性善撫撫深再力之否為百姓所進德遠遺孀
貧一無所愛而遷貞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諸戶輸絹五尺粟
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布告天下使身勸勵遷長安鐵牛大
將軍州刺史雲廉誠自許留心庶獄雖卸委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
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謚曰襄長子暉

暉字道鏡少好學美姿容喜舉直言辭辭辯譽若懸鏡鑒封加征北
將軍以成美天授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咸屬之
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中夜嘗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尋命



我亦安決也。後至州，為華備雨，而秋頗加，得中勝衣。一歲來，當為一尺，以旌其能。朝京師，引見於宣信堂，考之，歸，泄曰：青鄭子產，婦刑書而晉救，向齊之北，二人皆賢士，得夫竟誰？曰：鄭國，實為備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婦刑書，以示威維，畫古式，合今權道，帝方華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膏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政，朝制常與任城與為世之功，微微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吏華來朝，見泄青，憤遇，惟風儀秀，驚謂主客郎中張彝曰：任魏任城，改武著，繇今魏任城，乃以文見天也。除吏部尚書，及半，舊自代北，是留，滋銜，蕭善巨，初魏自公侯，攻下，勤有，高，效，元，散，無，事，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條，否，之，用，或，無，德，者，世，謀，不，僕，附，平，駕，還，倍，引，見，王，公，侍，正，於，清，前，空，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安樂之禮，今與諸賢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旋化，渠，帝曰：此曲水，甘，取，乾，窟，山，成，萬，物，無，帶，次，之，此，頌，池，帝曰：此池亦有嘉處，並曰：所謂，故，在，漢，有，頌，其，帝曰：且

取玉在靈沼，於物魚羅，次之，觀德，吸帝曰：前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發，開，堂，帝曰：此堂取夫子問君之義，不可廢，著，以，忘，德，自，安，以，忘，老，故，此堂後，序，著，發，堂，謂，幸，也，曰：此東曰步元，歷，西曰遊，說，然，此，坐，膝，無，唐，堯，之，君，物，等，當，無，得，於，元，氣，冲，對，曰：臣，既，遭，唐，元，之，君，敢，辭，元，說，之，樂，登，子，頌。

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玉，義之，小，舉，嘉，數，十，言，書，黃，謙，之，旬，有，五，日，一，皆，通，敏，聖，奇，之，白，濟，曰：聖，十五，後，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並，不，得，無，贊，也，陸，笑，曰：蓋，田，生，五，何，容，不，爾，十六，通，此，氏，春，秋，下，惟，讀，書，萬，志，愛，古，性，寒，悌，決，於，榮，利，好，飲，酒，僻，鼓，琴，每，晨，吟，未，飲，叱，咤，虛，室，宣，武，精，上，總，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聲，羅，重，天，下，人，士，望，慕，拜，伏，頌，曾，懷，劉，諸，擊，門，門，者，以，其，年，少，恭，云，在，坐，大，有，貴，容，不，肯，為，通，頌，此，之，曰：任城，王，兒，可，足，懸，也，又，見，五，姓，登，狀，濟，子，抗，蓋，王，公，先，逾，莫，不，怪，謂，而，頌，許，吐，傲，然，若



無所懼望謂宸寶曰此兒象類尚爾况其父子及去誓加敬避之匪聞之大怒歎之歎十

魏諸臣傳

衛操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嘗擢璋以操為牙門將後來歸魏操相繼二帝相繼任以國事帝崩操立碑於大邦城帝以頌功德操以備物三年卒。帝臨所與宗室卿總入國者衛懿衛崇清衛亮段繁王發危班賈泰賈稱李空郭孔皆為桓帝所表授也

劉庫仁

劉庫仁字段嚴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著略嘗與文皇帝之女和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符監以庫仁為陵江將軍河東舊庫仁於是獻明皇后稱國武及稱秦二王來若焉慕容文等攻殺庫仁庫仁弟春總攝國事後庫仁子顯殺春而代立又謀逆及遣武即位

討顯于烏尼大破之

莫斤

莫斤代人也世典為牧斤驍悍有微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為侍衛親近左右皇始初典宿衛禁旅後征伐高車諸部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都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華長寧子又給斤與長孫嵩等八人任止卑門左總理高機進爵為公(天武之為皇太子)聖朝建政以斤為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宣威王仍為司空征建高斤西據長安秦雜氏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斤聽樂強流善於談論遠近先朝故事雖未嘗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貞若九年薨年八十九

叔孫建

叔孫建代人也少以智勇嘗獲(魏武)之卒賀蘭部嘗從左右登國初與安同等十三人逃與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單)使慕容垂歷六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五
數乃專聽翁安平公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爲正古將軍選黃阿瑛將
威名甚著以功賜翁青允公(太憲)以建威名商建爲宗所併除平原
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建說收多督夏西征伐常爲謀主
欲觀清整說曰發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和平原十餘年故懷內
外莫不得歸建初名符麟有及之南方彈其威略青亮輒不爲覺天
建三年薨年七十三諡曰襄

治曰帝王之典維則天命蓋論所說成藉股肱操此身馳激之秋
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微之士矣而顧廉仁忠以爲心盛衰不二
絕節所存其意蓋遠美乎世編忠孝征伐有勳叔孫建少辰誠勤
終著蒼衣臨邊有術也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六

魏列傳

燕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機謀器成素聞其
名使以禮致之紹成帝以賓禮後拜代主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
授歐明帝帝使符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
遠一時推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此人無剛甲利兵敵
弱則進難強則退安能并兼耶鳳曰此人壯悍上馬持三仗歷馳若
飛主上推將軍居北土控使百萬衆令若一軍無稍重禁變之管輕
行速捷因敵取實此南方所以覆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
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入魏則可
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
每歲孟秋馬常大聚畧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備未盡思還堅駭

加贈遺及賜成廟通武將延長安風以遺武幼於固請於符堅曰代
主初崩臣子亡版履錄仲勿莫稱精立其列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
智識非爾辰校謂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
有深嫌其勢莫能先發此舉進之上策也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隆
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風尋東還道武即位歷行臺尚書見器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郡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宏少有俊才號
曰異州仲堂符堅之徵冀州盧心禮敬拜陽平公符郎頗異州從事
出總燕事入為賓交乘務修理處斷無帶杆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
辭以母疾不就太原縣杆名尤人攝宏有五世之才近代所未有也
堅止禮難齊魯間為丁零翟到及晉叔特後顯所屬都軒歎曰斯人
也過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鸞雀飛飽豈不惜哉仕慕容武為史

魏郎尚書左丞道武征慕容寶火中山棄郡走海濱帝棄問其志遣
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符晉使來聘帝
稱報之詔有司議國體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
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獻稱號
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要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因
家雖統北方夷漢之上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
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求亦奉建魏土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
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符也臣愿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
是稱魏。時命有司制官爵擬魏制十音學定律令中外禁禁宏總而
裁之以為求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知令僕
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傲自若不營室家父曰壁出無車乘
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疑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
古今舊事三行制變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盛衰之由甚合上

意未嘗疑焉忤旨亦不滔逆苟容帝曾引史漢諸漢書至妻欲誅漢
祖歐以齊元公主妻匈奴交善之語歐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歸于賓
附之國朝臣子弟反叛莫不待尚馬神賜切詔宋與南平公萬等
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用胡數萬南控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
之破績帝問計於羣臣宋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
小盜散息耳胡賊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濟濟千敵共一勝也宜得大
將素為胡所服信者符款石胡執攝表軍以計之賊聞必望風震怖
奔北使建前在并用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師大人進
爵為公太常二年卒追贈司空贈文貞公子滂

治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其家陰陽百家之言無不披覽研精義
理時人莫及爾或以其卜書常置左右適武季年戚嚴頗峻宮省左
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洛陽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
命賜以御膳其職直任時不為窮達改節若此胡志切拜博士蔡酒

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謂之
好陰陽術數聞活流易及洪範五行書之用命蓋吉凶參觀天文考
定候辰皆能殺天人之祭奉其例記者載衆多有感應恆與軍國大
謀甚為寵容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惡沮田華除公主等
言穢書六國象當禱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故今年之規
帝以問洛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當謂國祚若廣漢之宅有舊
無算死猶牛毛之數今留于舊都分衆而徙恐不勝諸州之怨參若
鄉處險峻之下不便水土與致死傷荷見事務則百姓怨阻四方聞
之有輕侮之意臣弓及端端必覆巢而來雲中平城則有老粉之事
而備祖代千里之險城欲被捷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帝
北方微今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秦梓之中推知多少百姓見之
望塵懷伏此是國祚咸則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粟有
粟果定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齊矣帝得歡之復使中貴人問帝曰



今既無以至春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洛曰可備窮下之戶諸州就
殺若秋無年額更難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
出倉穀以粟之率年還大熟。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災敵在魏
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夫不知所至或謂下入危亡之謂將為彗強妖
言而後行其史禍帝乃召諸侯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洛對曰秦春秋
左氏傳說神降于魯其至之日各異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
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發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
辛為酉災今應與秦成焉是災成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
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稽之言當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梁戎
果出東井國守懸梁秦中大旱赤地昆陽池水竭童謡說言國中宜
殺明年歲興更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
將劉裕伐姚泓欲泳河西上求後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西
谷天陰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諫則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

令西境內朝咸同外計者將獲之活曰此亦上策也可為休之快獲
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與死子勿食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
自入關劫掠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伐知北則
無無事而我先敵矣姚姚內寇人食之殺軍赴南關北寇連擊若
其殺北則南州發老耆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關
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破道之患今姚
氏勝也亦不失救濟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亦為我
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聞而赴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
計難判為之宜類婚姻一女子之惠之彼國東豎江山以南裕必
不能發兵趨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東趨路窮
腹背受敵北上岸則魏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
蹙也帝遂發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呼威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
恨不用洛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橋以



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裕在前進蕭書傳
帝問裕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親軍無濟否裕曰統與好養盛名而
無實用子限又病衆淺肥阻衆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
武能何如慕容垂裕曰垂承父祖之遺資選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
之是火少加箭伏殺足立功劉裕疾出寒微不同一卒之用齊臂大
呼而疾滅桓玄此秀慕容超南據虛窟裕若平姚而棄其主秦地戎
夷混并裕亦不能子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
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奇裕路亦何能自立裕曰今西北
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矣裕高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并
劉裕效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盡之已審矣。裕曰臣當私論
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
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懿宗之非孫也帝曰卿
謂先帝如何裕曰太祖用漢北溥朴之人而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

四海向與裁震奔為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君巧何始裕曰臣巧家
國夷滅一身私守焉魏氏封植不思樹黨強譚復離和乃結縲纆
俾德仇逃斬豎小人無大器器正可成是弊為人殘賊耳帝大悅裕
至中夜賜酒深解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布曰朕欲而言若此豈酒故
與卿同其味也三年應立出天沐入太徽經北斗宮紫微化天格八
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徵召諸將士問之曰吳季裕在何國朕甚
畏之浩曰吳異由人而起人無家奴不自作漢齊我王莽篡位之前
號亂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尋臣早人無異豈是為備將將滅劉裕
篡之之應也諸人笑謀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末代晉南鎮上宋
改元故書時帝幸東南為滸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使年知古
慈皇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襲爵白鳥公自朝廷撰備文策
詔平國書紀並屬於浩浩欲為推說不長葛文而留心於測定科律
及經術之言伴家祭法次亦五宗恭帝之禮豐儉之極義理可觀性



不好在老之書每讀不覺數十行輒棄之曰此場誣之說不近人情
必非老子所傳老聃者據仲尼所師說改法之言以亂先王之嚴
表生所謂家人謹中物不可過於正矣。帝恆有微疾而文異屢
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故日辰於胃昂盡光趙代之分野朕
躬彌平恐一旦奄忽諸子非少其為我設國長計治曰陛下春秋富
盛重業方缺應以除災享就平愈昔宋景凡災警德莫或逃舍顛陸
下道消憂慮佑神保和無以福祿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贊
言自聖化龍興不崇禋祀是以未興之始杜覆幾老今宜早建東宮
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愛使者使為師傅左右宿臣隨在帝心者以
充賓友入德萬機庶幾或改監國攝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
優游無為順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聖禍之大懼也今長皇子諱
年漸一紀明睿溫和朕情所繫符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
之大經若頃益大成入而無傾錯天倫則生獲霜壘坎之禍自古以

來或籍所記典喪存亡紛不由此帝幼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
大武為周嗣王若正觀臨朝長策善美升安司物左輔坐東南西兩
階與權觀紅帷為右兩坐西兩東兩百條總已以應焉明元若西宮
將監而施之聽其於斷大流備左右侍臣曰長孫萬孫德備臣歷事
四世功存社稷美斤稱提督謀名聞遐邇交朋號解俗情明於設象
樓觀造政事要識吾自趣惟浩傳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立唯雖無
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曾遊行四境伐
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會開宋武帝祖帝款取洛陽武牢滑
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欽起納其佐貢裕亦政事陛下不辛今死東
喪伐之難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巧侵齊間齊侯卒乃選君子大其不
伐表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勸諸侯今國家未備一舉而定江
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史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
與水離不知發之特其惡於如其敗臣爭權變難於起然後命將應



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惟北之地帝銳意南伐不從遂遣美斤尋南
議於監國之請曰先攻成先略地斤請先攻滅浩曰南人畏於固守
將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同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往撤軍
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五守軍收欽和較滑臺武平
又在軍北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是固中之物公議表
請先圍其城斤等謂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投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
起拜浩為相州刺史簡軍謀主及車駕還宮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
渡橋見川流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
之得失將伏其言。天師冠漢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與亡之迹帝
自夜達旦殊意欽敬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舉
陶也但入實遠朕道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聽儒教補賜
太子貞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亦論其大要浩乃著書
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允羣議故浩以公驛第
及有疑議召問焉浩職對曰晉世敬遠長於法計自比張良謂已費
古遇之既賜第因欲借煖食養性術而冠履之有紳中錄圖新經浩
因師事之始光中時議伐魏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
廢或再守羽林越鉤謀去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
天意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美斤等變滿坂而魏軍輕騎
掠其郡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敗衆傷退昌鼓譟而前針
陣為兩翼會有風雨揚沙昏突宦者趙悅進曰願陛下攝騎之更
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數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試前行
不止後以雜紛宜分軍應山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
命騎者擊昌軍大潰。神龜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
太后亦固上帝帝皆不聽唯浩贊成之尚書令劉藻左僕射安原等
乃使先將淮赫連昌大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星髮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破雖克不利於上又群臣共
議深等云陳少時當據特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車都
不和第如何舉動者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辨之浩難深曰陽者德
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
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益得其類俱刑之
最也歲星襲月年亂人德惡在他國深等不建大議雖與遠國巨觀
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晡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虜頭之國
蠟蠟高半施頭之氣也夫聖明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
之原繁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意曰虜蠟案
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矣無常難
得而制有伺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論若論形勢
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統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蠟蠟者性軟
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東盡掩遮破滅其國至秋獲粟不傳安卧自

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故世人皆謂深辨遠敏
數術明决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殺知而不言
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時連局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意
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决矣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
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與深曉之令深脫冕朝或有尤浩曰吳越使南
今之北伐每行千里其誰不知蠟蠟遠道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
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蠟蠟燧則無以禦南敵自國家并西國以來
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北此彼北我前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
蠟蠟強鄰之問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
兵數萬長將助卒猶不能固守象軍盡沒就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
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弱質啗虎口也設國家
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豈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裝備
之軍耳夫見魏水凍知天下之寒實肉一嘗識蠟中之味物有其類



可推而得且蠕蠕遠謂國家不能至自寬家久故更則散氣故
畜飲肥乃發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令給兵不備六軍卒至必驚駭望
塵奔走壯思獲救北馬懸胸軀馳難利不行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
困弊可一舉而滅督將求逸時不可失也惟患上無北意今望慮已
决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與
項前後顧慮不能東顧願入使不全慮耳又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
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者數車蓋
數百萬高軍散城城種類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率公弱水
西至馱邪山諸大將果慮恐入有欲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最言固
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挫先被疾不知所為乃贊寧
慶科車引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尚慮慶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
百八十里逆軍不至乃徐西進唯此得免則涼州賈胡言若使前行
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六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造所料浩

明微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鐵於餅幕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
疑董庶作字以記其異火武每卒者第多問以異事或會卒不及竟
帶奉進餐食不暇稍天帝為象七等或立掌兩邊其見隱變如此於
是引浩出外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謀漢之功會亮舉
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孝三世朕故足卿自近其忠盡規
諫勿有隱微因令歌二聲頌慶之事在長孫道生碑又召新降高車
隸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城危蠕蠕弱手
不能解弓持矛其臂中所橫乃箭於其甲展然將雖有征討之志而
慮不自決前後虓號皆此人專吾令至此矣乃執浩尚書曰凡軍國
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浩浩然後行。我而南第將表宋師欲
犯河南清兵三萬先其未發起擊之因隸河北院人在界上者絕其
歸路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
可慢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而威震常無輕兵卷至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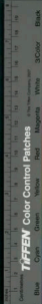
揚聲勸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入南土下蓋夏月燕者燕行旣之時
且敢先嚴有備必坐破固守也單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
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將其勞德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
之萬全之計在朝暮臣及西北守將度世下在討西威赫遠北破虜
虜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雖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
財是以安張賊勢披毛求瑕與得洋心疑不獲聽放敵竊賊動以恐
朝廷背公得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諸議。浩又陳天時不利於
敵曰今秋苦熱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戌自別走發者傷二也
日飲戒光道昏星犯飛鳥噉屠宿當斗牛憂在老亡三也漢成敗匪
於襄陽戎亂及殺四也太白未出邊兵者敗五也夫異國之君先務
人事次盡地利故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固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
人事未固也文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
事無一成自守能攻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

敵亦舉被疑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傷敵兵法當分兵迎受若我
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使廷議
鄧禹為楚之筆屯胡川於是寇來遂滅劉者之自清水入河深流西
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靈夏帝聞悉遣文與宋赫分河北乃先討赫
延軍臣皆曰義在軍糧在河中命之西行前絕米可必危而敵喻來
虛則東州賊矣帝快焉周計於浩浩曰義陸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
結馮跋牽引蠕蠕此肆逞心虛相唱和義陸定進定將義陸前嘗
其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嘗謂義陸
軍屯在河中弱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對鄆如此則陛下當自攻
討不得舍行今則不然東而到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
弱以此觀之得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卒兒死乃幸無他及意也赫連
定驍悍易摧義之必仆魁定之使東出灌關屬卷而前威震南極紅
淮以北無立草矣皇策獨發非感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乎京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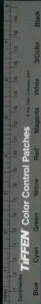
平其日宴會帝親告手以示策避茂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此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為若今將與後冠軍安頓軍還欲南得田說南賊之言云宋秋其謀將若先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在彭城勿進如浩所登邊浩司兵將方士初議未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先為各欲以毀城守除安長記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破召共揚天日月起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機實毛師儀者之則迷不可承用先是魏奏改代為萬平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意期受命關拓安業浩所制正無不補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應用猶被改商國家積德著在國史當享萬德不特假名以為益也魏之所國皆非正義帝從之。將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款塞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憂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有內除軍為三十萬足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應死而不滅萬乃不

少於前而速方承運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紛擾不知所出勝之必矣收魏初弱諸軍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難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魏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彼魏西垂下國雖心不為魏臣然繼父廢職貢朝廷接以茅土禮又王極聖降罪水長窮謂且獨索而已今士馬勇止可宜小息又其地固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則軍來必先嚴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手順之捷皆曰自臨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絕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澗下流成川引以灌溉按開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之去城百里之內亦地無草不怪又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除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高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豈



立竊懸也。又璽之清源，我不覺何得。通軍引潛，既灌數百萬。受此者，大詎誣於人矣。李顯等後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階曰：汝曹受人金銀，欲為之辯，謂我日不見，便可欺也。帝臨聽聞之，乃出觀見。斤等解百嚴，為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安階所言。乃詔階總理文務，務投實錄於兵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殷勤、傅即張偉、參著作、贊成、前起。至於猶益、裴、廉、折、表、潤、色、階、所、德、焉、階、有、鑿、識、攻、人、倫、為、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微、海、內、賢、才、起、自、以、顯、及、所、得、外、國、遠、方、各、士、拔、而、用、之、皆、階、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階。及景穆始建，百餘階後，與宜郡王、璿、壽、輔、政、事。又討討蠕蠕、劉、黑、殺、致、異、議、帝、食、欲、討、之、乃、召、問、階、階、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冬、日、禦、等、各、飲、酒、是、後、長、生、口、云、軍、選、之、時、去、賊、五、十、里、是、謀、等、之、計、適、矣、夫、此、方、多、積、至、至、冬、時、常、避、寒、南、使、若、因、其、時、階、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

俱會羅澤海。期日有定，而漸恨計不用。沮謀諸將無功，而還帝西。迤至東郡，魏縣汾曲，觀殿賊薛木宗，豐豐軍圍之。東宗出兵欲戰，帝問階曰：今日可擊否。階曰：東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此風迅疾，宜急擊之。頃，史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火必夜遁。帝從之。未宗潰，賊軍駕滑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獲，遺詔問階曰：蓋其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變渭南。西行何如。階曰：蓋其營去此六十里，賊所居，擊地之法，當先破頰，頰破則尾豈能動。宜東勢先擊，兵令軍往。一日便到，長平之捷，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末，便損傷。應謂宜從此道，若從南道，則差吾徐。入死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變渭南。是間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階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帝蒐于何西，詔階隨行。所議軍事，階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成賊之資。東西邊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



行校不怠可不待其人案前世故事之長者若披其人則土地空虛
雖有鎮戍適可禦寇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之陛下以此事關遠近
不施用如臣愚意猶恐前議纂校家強大家充實際土軍集之日東
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黃元管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
辭意此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范獲器臣學天
文呈胥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憂臣稟性弱劣更無
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志養與食至乃慶共思學義遂得周公孔子之
要術始知古人有盛有實委諸者多責正者少自素始皇燒書之後
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舊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
大誤曰十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感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
偽從真宜取綱曆以救天道是以臣前奏進看今始成范謹以素呈
惟愿者察以巨曆術軍示中書博士然後施行非但時人天地鬼神
知臣得正可以益國遠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管書

徒談多誤著曆後書未紀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部秘書郎竊
看陶晉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制未成達于明元廢不著述神書
二年詔集諸文人造御國事浩及弟寬高讓彈領是樂范享黃輔等
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嘏和無系諸事浩乃請立
石銘載國書以彰至德升勳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蔡邕為漢書
於天郊東三里方三步用功三百萬乃范浩書則事備而不死而石
銘刻在橋路北入咸悉於毒視與講論於帝帝大等使有司察浩取
紀書即及長晉主數百人烹飲浩服受獄有君十一年六月錄。浩
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親盡
夷其族其秘書即史以下盡死浩始窮魏太原郭遠以女妻之浩說
成不雁華來故時未知逸妻王氏宋鎮比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
才能自以為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獲欲以少女繼浩浩又
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因說與之遠不能遂遂重禁好浩說工書人多



評寫意純草從少至老初不神秀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鴻代雖以示
不敢犯國其謚也如此浩書艱難及其先人而巧妙不知也世實其
迹多裁制綴連以為摹楷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六

魏列傳

張奐

張奐字元龍上谷人也靈武為代王璽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
里諸部師因奐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璽殿尉馬足三日食于背言
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奐曰卿
曹小人知我前問三日糧盡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散至水必留
計其道程三日足及恆晴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
聞之咸曰靈策非所及也奐嘗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賞靈運必
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瞻曜之力者非人豪也蓬萊名委
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齊令其兄弟弟乖離共相疑阻
奐言於道武曰顯志大豈高今因其內鬩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
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若山遊宴後官請鑿石為臺以記功德乃



評寫意純草從少至老初不神秀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鴻代雖以示
不敢犯國其謚也如此浩書艱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知也世實其
迹多裁制綴連以為摹楷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六

魏列傳

張奐

傳

張奐字叔龍上谷人也。少為代王璿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
里諸部師因奐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璿殿尉馬足三日食乎皆言
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奐曰卿
曹小人知我前問三日糧盡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散至水必留
計其道程三日足及恆晴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
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奐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賞傑選必
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力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
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齊令其兄弟弟乖離共相疑阻
奐言於道武曰顯志大豈高今因其內鬩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
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若山遊宴後官請鑿石為臺以記功德乃



命爲文某家費之來冠也余言公道武曰實秉常嘉功因長子使
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嘉節以盡其心帝悅之果破之象合。袁遇
勦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來上不顧遠道武嘗問南州人於
袁袁與袁鴻州里數稱亮之又來賞其進相識聞風稱美袁年過
七十圍門守節乎能如昔刑定爭失愛好人善誘無倦士類以此
高之袁弟問

陶宇洪讓隨元袁楊比參代王軍事統道甚宜收中士士庶之望以
建大業帝深加器異至始初拜中書侍郎惟樞密謀頗亦參預出爲
廣平太守陶知集難徵勸深袁流人陽者數千戶還常山太守陶
聞建宇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誄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陶當
官清白仁惠臨下百姓親愛之故楊嘗得第一前志即任徵拜大中
大夫卒。子代宇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
子長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折家資惟一半爭不能決

論於朝寔長年喪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半故致此說脫有二牛
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堯中各相戒制或殺或讓卒于卿
論曰昭氏道武之時當方如至於三聖德仁文武兼資然風情
識多聞首清禮命許諸才術俱美雖馳驅奮不然而所以成帝業也
崔宏家世舊偉仍爲權與總機任重守正威勢體英清顯固其宜
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著家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此於
子房志屬明元爲政之和文武相濟之日言聽計策寧黎區夏遇
既深矣勤亦茂哉謀維益世歲未衰主末途解后還不自金豈烏
盡可藏人惡其上將欲必廢除官貽禍何斯人而處斯朝乎至
君張長才策不見其於亥海貞白禍弄其罪亦足痛天洪讓世著
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長孫尚

長孫尚代人也通武以爲勳士大人累將軍功後從征中山陰農州



判史賜會鉅鹿公明元即位。賜侯。侯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
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將劉裕之伐姚泓。明
元假高僧督山東諸軍事。軍頓失利。泓假松道松於舟中。高僧蓋
道以醇酒。及江南食物。高僧送京師。泓萬厚答之。又拔簡精兵為戰
備。若裕西過。著使率前鋒。南出彭沛。知不特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境
夾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眾力疲弊。北及秋月。裕乃東之。則裕
首可不戰而歿。於是叔孫建守尋河。洛洛遂入關。高僧定等自賊牟
南濟魯諸也。成皆望。應。燕。漢。松。起。長。安。高。乃。班。師。因。成。即。在。漢。當。北
平。王。司。刑。中。正。詔。問。公。卿。盛。建。矯。矯。狂。討。何。先。高。與。長。孫。輪。美。斤。等
曰。赫連士。及。未。修。為。忠。矯。矯。世。為。聖。宮。宜。先。許。大。權。及。則。收。其。畜。產。
足以富國。不及。則。按。獲。陰。山。多。殺。禽。獸。皮。骨。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
破。一小國。太。常。權。沙。曰。大。權。德。教。易。非。矣。逆。亂。不。足。經。久。大。眾。則。不
能。及。之。赫連屈巧士守不遇千里。其刑威感。虐人神所。毒宜先討之。

帝責高在官貪汚。使武士頓孫。又之。加柱國大將軍。句是。舉。第。征。伐。
高以元光多留頓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幾。年。八十。謚曰宣王。高五
世孫。赫連周知名。

赫連名。慶。明。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
非。其。同。志。雖。貴。庭。途。門。亦。不。與。相。見。太。高。中。邊。方。騷。動。僉。切。徵。東。夏。
州。防。城。大。都。督。周。文。臨。夏。州。以。為。錄。事。參。軍。華。深。敬。器。之。刑。果。初。附。
周。文。表。改。僉。都。督。三。對。等。十二。州。諸。軍。事。東。南。道。行。臺。儀。制。所。部。郎。
蘇。令。泉。璩。為。百。姓。所。訟。推。決。獲。實。然。加。大。禁。懲。屬。遂。於。聽。事。所。引。已。
過。肉。租。自。罰。給。粟。不。問。於是。屬。城。漸。蕩。莫。敢。犯。法。魏。文。帝。置。書。旁。之。
周。文。又。與。僉。書。曰。這。關。公。郭。內。縣。令。有。罪。逐。自。杖。三十。用。霜。華。下。圍。
之。嘉。歎。良。又。不。可。言。僉。清。正。率。下。廉。儉。仁。恕。有。竊。盜。者。不。情。得。實。
海。而。放。之。刑。變。舊。俗。少。不。敬。長。僉。殷。勤。勸。導。風。俗。大。華。積。賢。辨。桑。蒸。
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示。吏。人。表。晴。為。僉。稱。清。德。擬。衡。理。則。頃。

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徐秋鵬若有代至請闕乞留徐朝建裏而謂之
在州遂墜七載檄被大行臺尚書藤相有司為常與華公伴坐又選
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開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
文謂徐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實素可改名徐以彰雅操後除東
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刑州刺史梁元帝嗣位於江
陵外敦齊性內懷異計徐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徐入朝問以經
略徐陳謀周文源然之乃命選州盜為之構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
車平以徐元謀賞叙拜二百口遂令徐就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
領刑州使總管刑製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刑州刺史保定四年拜
柱國朝議以徐謀行府向無績徐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錄與
奏以彰其美徐罪指聞奏本特大重責中府報自且達某竟無情容
其謹懇若此以疾還京詔賜甲第一區後竟於夏州總管諡曰文

長孫道生 卽建

長孫道生嵩毅子也忠厚毅健道武愛其慎重便掌機密與賈毗等
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大武在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宋正
威清為前驅連平共國昌弟史夫保平寇宋遣行到方之王仲德寇
河南以故文詔道生與王大之兄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還
其前後進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堯年八十二贈
大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公而衣不華飾食不葷木一熊皮
鄧氏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弟宅卑陋出處從其子弟頭更甚
縑起堂燕道生還欽曰有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勉而
遊魂僕也吾豈可安坐華美之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
著績每建大議多合帝機為將有權略待士嚴而命歌工墜項舉
臣曰智知崔浩察知道生及年老頗欲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
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曾孫莫歸六歲藝齊降為公孝文以其
勿承家業賜名切字承業穆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南討宜武特著為制史假領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兼行軍
定廣鳴鑾旌旆春水葉諸子統乘葉運鎮之費曰城小兒大統元
年堯謚曰文宣子子太子裕紹遠士亮李亮兄弟皆雜武

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親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
承業求給之承業命賦之頌乃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載絃絃
一橋施之若此頌賦服之起家司使有參軍董崇德二年累遷為

書事周文海清羣臣曰長孫公任使夷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
足貴也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六宮之拜大明樂初紹遠為大
常廣召工人制造樂器唯黃鐘不調每恨之嘗經雜使君佛寺聞
浮圖三層上彈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答詞帝

曰魏氏來宅秦瑟雖祖述樂章然黃鐘為君天子之正位位經制造
歷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

祐祐保爾收厥方雷降初和神作降萬世詔曰朕以荒蕪何德可以
管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建基所致也機設設禮節中大夫
特始因繼氏舊樂未遠更禮假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然遠上疏陳啓

樂器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入為故故梁黃門侍郎袁正上書以為
昔者大舜啟闢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特林鍾作黃鐘以為正調
之首呂與都建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餘而不擊未聞理

且黃鐘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雖黃鐘而擊太簇便是蓋天位
專用入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
之氣若變道之道今雖黃鐘而擊太簇是天子鄰世舜司春職授此
而儀何往不可正曰崇呂氏春秋曰卷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
為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謂為十一月調專
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前行季夏以此而奏源非至理紹遠曰
卿之所言以徵求勝若窮理盡性自復史深何若案周禮思天樂云



黃鍾為宮太呂為角此則大呂之用絕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絲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簡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而鞀不飾大呂止有黃鍾十宮便矣季夏之特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理然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歲帝於南郊又朔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知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於太昊歌應鍾以祭地依謂神州又社稷以春秋二神故知正禮唯於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祀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調可及然則應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樂宮且黃鍾為君則為之正位若黃鍾變為是君無定體而鞀用林鍾以為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行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慎妙合其

體也入者平滿何足可稱絕也曰天者陽性故其音平而濁則則君聲也者陰性故其音急而清則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大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聲樂不消於歌詠之聲世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為武帝清史古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歌廢八終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樂奏云天子歸八百王共軌下還周武前情七始之實評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宗馬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起改樂章帝然然又之口喉欲廢八終七者所望體本求立豈可易名當更思其善後竟行七音為樂述遺疾未復而陳樂有司連捐樂器乃與樂節齊詩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終七然則天子燕八有自未矣古先聖味壹一致遂周武克殷遂取順守專用乎戈事亦樂讓反承經義是用七音並非為代不為之典其終八尚豈不得毀之宜乎



古史家當別奏聞此後紹興或為乃命此子覽曰夫黃鐘者天子之
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發黃鐘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鐘為首是
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計不得同極周之末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廢
燕必典或因爭嗣廷後疾其乃上賈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
用八音禮云天子祭二八極氏之鐘十六母句氏之器十六漢成帝
變古器十六周禮國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禮典宜揚雖而言足為龜
鼎狀惟陛下文淵皇帝接統去積春漢以選獨為獨首至如周武有
事于戈臣獨部之而死陛下以臣自為餘息至夕伊朝伏願吟仰為
歲不勞文八從七帝省表涉寒重贈往國大神軍臨曰歡說樂阻脫
樂劇徒

洽曰昭成之末魏政親臨故徐嵩嘗享流殺任重王室歷事累世
勉為元老生則宗臣死則清廟美矣餘器誠謂允智誠通勝空堂
焉有公輔之望齊魯為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必在方岳之

曰莫何故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凡知明主解入歌奏列曜朝
野門社世強無故後見維漢世八王無以方其後續張氏七葉不
能輩此直光子者勇烈絕倫但走樂擊物妙敏乃年雖長後竟乃
獨擅權勢不然則何以並稅耶哉供可禮閣雖不墜且公且侯
保邦世保不亦宜乎

千乘碑

碑

千乘碑代人也少習武藝行力過人能左右馳射與公蔡蘭得句太
原從轉精故道開井陘關路籌蓋空實於中山道成後至見建路修
理大抵即鳩其名焉及趙魏平帝五尚高會謂東碑曰幹吾之賢彭
也劉裕之伐姚弘乘碑蓋北段橋築並河上裕岸之道東碑書微延
西上題書曰黑精公麾下乘碑以飲表開明遠目之校乘碑黑箭射
準東碑射持黑箭裕望而異之故有黑箭頭也前年張守謂乘碑由
河可攝千乘碑曰杜預定橋道事可想乃備大船楫物於野張六年



既濟帝深嘆美之昇遷外都大官平刑并獄書有聲稱卒隨大將軍
碑曰少德成於白首臨事善斷情無偏曲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
濫大德善於惜之遂子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嘗覽經史尤好
孫子兵書嘗有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遂曰懼郡之職昔人所鄙
台藩之位明待將來大率元天將見之歎曰王佐村也正光四年行
臺齊惠王元深北伐引遂為衣洗衣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弗處拜
為遂典賞賜威王斛律野段操等禮備馳往餉之遂蒙辭謝獨語
乃軍府入獻示以恩信於是西郡鐵勒酋長二萬餘戶並獻附軍
帝遣黃陽後使命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績遂入關
周文帝臨宴用以禮焉齊滅大都督遷夏州長史又賀拔岳被害周
文皇帝京師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無天府今結據其要害
器無美惟足觀瞻覆且天子在洛陽追慕聖訓都關右然後拔天子
而今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故地鍾馮關內大都督遂因

遂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就周文任潼關復四洛城據北華州刺史
進爵直四縣公魏帝元年命遂用制史。初魏元帝於江陵嗣位
與齊文惠村儲後執其兄子任勞工率特為崔州判文以梁元帝殺
其兄遂造為陳策最密未附乃命遂出計周文於青悅谷長孫德
曰為善事計村如何德曰雖此漢丙唐卷渡江五板舟勝是其上策
樓船內吾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果若難於發動魏守摩郭
是其下策德曰救備出何策遂曰必用下策何也對曰備氏保據
江南船難載從屬中原有載未定外略又以此有齊氏之舉必留力
不能分且擇儒而無好多疑少斷惡人難與處治台懸色若既悉遷
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謀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
津斷其走路梁人堅木備於外城覆輪六十里尋而遂至遂欲圍之
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而將出降
立衛督為梁主根原而表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歡賞優厚雙解一十

ColorChecker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ordinat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曰弁也石為符一節又令可傑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二人歌之雖有以久當權立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求職焉及所著龜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保定二年禮以并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禮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命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并問三老答拜有司敬三老居於中樞而制太師晉公總并階故郡號凡三老并而德凡而生師道自居楚國公舉升階正陽皇帝升立於莽殿之前而西有司進饌皇帝旋較醫豆親甘担劉三老食從皇帝又親跪授幣以醑有司撤饌皇帝北而立對道三老乃起立於殿皇帝曰饒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府之要公其備之三老答曰木從繩用玉君從諫則聖句古明玉聖玉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夫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若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

必須有法決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枉者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中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以行則誠積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又晉公謀東伐謹時有病屢以其有病將萬臣請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錢一節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連年七十六歲曰文。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餘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欲諸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美比子定嗣寔弟翼

翼字文若美風儀有波髮拳鬚帝踐祚出為濟州刺史翼先寔先按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楊君馬將士公舉入寇河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翼必言惡秦州鄯督



道翼其德不從察其成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所長此寇之
來不遇抄掠遊技巧其能頭兵城下以事攻同標而無獲勢將自走
勞師以往非無所及豈揚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向帝選受文史立顯社學在朝習藝業者不限貴戚皆聽預焉乃至
道爲王褒等與平郡之侍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楊崇之宗子襄操
之公卿今與起走同俯察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位次
於是得有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實惠先是與齊陳
二寇各傳造防難通聘好而每數交兵然一役一此而不離有所尤
屢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起成鎮至益儲時加戊卒二國聞之
亦增修守禦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費兵儲非策之上若不
若解邊戍兵防疆好息入政侍來者彼必善於通和謝而無備然
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
四年武帝納東伐朝臣未有知者建始言虛起前後三東朝皆翼則

翼實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屯葉趨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於邊
款毫無犯所部都督林入人討即斬以勸由是百姓悅從者如歸
翼帝有疾班師翼亦從擬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謀帶清長鎮於
故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
到洛陽齊獨派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五十鎮一時俱下襄城入寇
齊善後見翼並壘壁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總管魯天念又劉
光州聞翼到彼南望風退散。大衆初徵拜大司徒詔翼赴長城立
亭鄣西自馮門東至碣石創新戍暫成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
是突厥憂爲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
百姓安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三年
罷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諡曰懿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嘗以蒲盛
自戒故能以功名終

歸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役子乘碑有武功於三庶以虛己下物



弱不若加期亦儲於所矣蓋貞佐時之略逢心運之期為大要
之深梁擬巨用之微卒以昔年碩德崇高望重禮備上策功猷
司樂而常以清聖為該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異耽功臣
之子地則姻親荷累縶之恩舉文武之奇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
以懲戒馬之權受杆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努力足以勵勤王曾無
釋桓之心但務盡時之義弘名勳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盛矣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八

魏列傳

崔暹

崔暹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暉之五世孫也暹少好學有文才比
崔容時雖著作加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慕容麟立暹為太子師麟
張家先無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道武及中山未克六軍之覆罔
計於暹暹曰飛鳥食葦而改言詩歸其軍可取以功權幸雖銜其侮
優然共脫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相送又言可使軍人及將自取過時
則降帝怒曰內版未平兵人安可辭甲被甚乎以中山未破故不
加罪又姚興侵晉敬廷與張家為書帝怒其失言熙業賜死後晉
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眾奔至紫伯間暹被殺分為
二輩一奔長安一奔襄陽帝聞惡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五世
孫茂



弱不若加期亦儲於所矣蓋貞佐時之略逢心運之期為大受
之深梁擬巨用之微卒以昔年碩德崇高望重禮備上率功賦
司樂而常以清聖為該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異耽功臣
之子地則網親荷累縶之恩舉文武之奇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
以懲戒馬之權受杆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努力足以勵勤王曾無
釋桓之心但務盡時之義弘名勲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盛矣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八

魏列傳

崔暹

崔暹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暉之五世孫也暹少好學有文才比
崔容時雖著作加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慕容麟立暹為太子師
張家先無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道武及中山未克六軍之擾
計於暹暹曰飛鳥食菽而改言詩歸其軍可取以功權幸雖銜其侮
優然共脫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相送又言可使軍人及將自取過
則降帝怒曰內版未平兵人安可辭甲被甚乎以中山未破故不
加罪又姚興侵晉敬送與張家為書帝怒其失言熙業賜死後晉
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眾奔至紫伯間遂被殺分為
二輩一奔長安一奔襄陽帝聞惡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五世
孫茂



後字子儀齊神武至信宿改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
將軍神武入洛儀先廢立太僕奉爲監官節閭帝賢明可主社稷故
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次高王既爲逆胡所立可得猶作天
子若成爲古王師何名義難由是歸闕及中興主晉廢更立平陽王
是爲齊武以建議功封武城縣公後齊所置旗幟自於戲辱以食汗
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天平中授秦州刺史初授爲常侍之人舊起
居注或曰魏收可授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簡收不
舉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魏徐州
使備刺史高潛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延僕爾多藉古力之收歸梁
急報曰崔徐州建議之熱何稽古之有後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
言收乘宿憾故以此程之歷徐州除松吉監。後有文學隲風魏端
魏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後應作令僕振其精神大道趙郡
李暉時聘梁名筆暉幸時酒正歡使僕到一坐無復談話爲伯歡嘆

曰身大八尺面如刻畫聲欲爲鴻聲聲習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
畏服後一門姊妹皆衣冠美族古山儀範爲當時所稱妻太后爲得
後王納後妹爲妃故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始夕受宣
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與貴貴與晚對孝順乃自臣門當貴恩由臣
下後歷覽群書寡有辭藻言中興迄於齊武紹諸表載多使所爲甚
性修脫附色共諸弟不能盡雅修之使世論以此議之後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俊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宋之秀
初相州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海法得中李神烏
聚有風想見瞻歎謂和卿曰昨見崔接兒使爲後生第一神武召與
北海王瞻俱爲諸子質交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義頗絕未

後袁文宣奔歸兼相府仍爲使即魏孝靜帝以人日登樂龍門與其
父使俱侍宴爲詩詔問和卿等曰今時此詩何如其父成曰使情雅
弘麗警策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足安麗厥夫安實云今



為世贈父子。贈世簡版以才也。自於所與周旋。一時名流。史臺恒宅中。送食備。送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梁。亦為卿丈。桐暗。食便。往。造。焉。暗。不與。交。言。又。不。命。七。勸。菓。生。觀。勝。食。罷。而。退。明。日。自。携。七。勸。容。情。飲。歡。暗。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若。遂。能。不。拘。小。其。昔。劉。牧。在。京。口。買。騎。馬。長。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注。方。重。好。須。香。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更。重。華。謂。志。止。驅。藉。者。為。添。潤。而。勝。終。不。改。焉。後。弟。仲。文。有。文學。天。保。初。俊。為。侍。中。仲。文。為。錄。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贈。云。兩。風。建。康。常。被。教。召。宿。曜。木。解。文。宜。祭。將。謂。之。試。使。為。麤。射。詩。十。韻。極。筆。立。成。乃。原。之。

王憲

前

王憲字顯則北海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疲齊田氏播王宋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往齊聖位丞相皇始中乃歸經道武見之曰

此王猛也吾禮符之以為本州中正大夫即位遷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又遷京師以憲和老特賜錦綉布帛珍羞禮屬天安初本年八十九歲自京子幾曹孫引所字元景少為學能讀書日以中譽舉子極上為平太尉改南王亮辟為騎兵參軍悅好遊遊或馳騁估宿所輒藥還悅與有榮飲酒坐上皆引蒲附陽折先起以共察案頸召不至說乃自蒲呼之曰僕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斯曰商辛流涕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彼察佐敬任其容悅大笑而去太易初遷洛史部尚書李神為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負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負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改時祖露與近臣數拜母見斯即正冠而欲容焉斯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顯藉世號王氏九龍所弟釋昭希始最知名

釋字叔明小名沙僧勿而峯健淹雅有器度好學不絕業之

此無才自母兄與弟無厭與刑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裕其真
兩兄者曰贊弟蕭却意識漸遠曠達不羈簡於進次古必誦理吟詠
情性覺楚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元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徵
署廣平王開府功曹文暉領養母竟不受署命終後仍遷鄴遊遊華
洛從其山水與范滂盧元明崔亮親李景裕偕同樊駐天陵山滂然
有終焉之志齊初以訪朝楚子弟思齊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滂與崔
滂季友直正通行德此選昭帝與滂秋以滂為侍中滂辭不受或勸
滂勿自毀滂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缺少特鮮不敗績且仕
實疎後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搢求退無地亦不愛
作然官但思之爛幾耳百官受賜皆滂中的當得請為不書簡有司
不與滂陶陶然曰收今段可謂式有餘文不足矣齊昭顯崩末暮死
不自勝因以麻敗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性閑
澹寡欲雖王事繁掌而難權不移在舟州經夜為墳閭未嘗以世務

為累及展與景靈歸遊登臨山水以戲譏為事人士胡之方外司
馬滂督荆襄時曰日落秦歸去魚為見留建處有相王度召滂不時
至明日盤思道謂滂曰昨故召已未頗得無以魚為致滂笑曰
昨視陶然願以酒斃汝責物報亦足得建之一物宜直在魚為而已

封鑑 四 卷之 七

封鑑字處德物海番人也兄乎暮容起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字
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某在實實成屬魏道試引見則以暮
容舊事懿應對疎慢發怒還家爾元初復徵拜都益大官進爵為侯
卒官。子文之坐與司馬國靖溫等謀亂伏誅以族子叔念為後
四字叔念字賜名焉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劉雲謫事
大秋尚書勝貨案舉四百石得為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往館四坐
未定問西安州與主何事為便曰曰卿前國體靈位至方伯雖不能
統國莫大哉婦宜。方略以濟有女如何見造問與王乎。四不為



商賈何以相示矣夫色天子隆之

隆之字祖高寬和有度蓋之首參極之經略奇謀皆以啓開手
書則字字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太保溫宣懿神武後至冀州此
境次交津並蒞隆之顯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為之流涕令
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九四為竹中再為史部
尚書一為儀射四為冀州刺史每贈冀州用中舊舊成曰我封公復
來其得物情如此四族收執

晚字黃及好學通覽經傳與元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交善惠蔚
每雖執曰釘生之於然我吾所弗如者多矣願自修潔儼容甚偉或
曰學士不自修飾此賢何獨如此魏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惠遜清河王擇表修明堂碑雍郊
百餘集職職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
五室九階四戶八楹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殿或舉明堂五文室

凡同制無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宗廟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
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海其數矣是以鄭文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
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楹者通八風誠不易之火範
有圖之制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而本環宮以節觀者蓋白
塵為之質鋪赤綴白煥為之戶唯宮與飾所載制度之明我也秦焚
滅五典并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
數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收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
以黃圖白武通恭崇應劭等成攝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
辰大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
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歌用安在今聖朝欲導道訓人
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未刺至如廣學之總堂福之攝表車之伏
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初魏深為郭祚所知祚
常謂子景尚曰封君高幹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速至吾平生不妄



進舉而每爲此二，非獨爲國進賢亦爲改等之津梁也。九重之此
既以方立自業高解亦以風騁立名高學拜司使皆送迎往來執
竟不請辭顧不見執乃還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視矩今日舉措不
如封生處矣執以持德慎言爲身之本好回鑿故世之巨害乃爲務
德慎言處疾防憂四戒文多不敏

古曰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意慮俱以爲文休立身有本
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况
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
公之孫也見優異元景范李後道標映人翰美哉封回充光宗世
族之勤勞霸梁子繪定隆堂標可謂載德者矣

古例

古昭代人也少忠謹善射射初爲獵郎門下養軍以敏正稱明元善
其立而有用賜名曰榮後改名與言其有輔佐才也宋成和位以功

拜立節將軍騎營監寺侯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尚部奏事景符德
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壽壽並家改革遷尚書令明雖事
務殷瑣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雲霧而榮
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死國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平以贖貧若獨
入球陳奏過帝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獨侍坐良久不讓中閣
乃起於帝前拜頭擊下狀以手搏其耳以奉歐其背曰朝廷不理
實爾之罪帝夫容放基曰不聽奏事過在朕問何罪置之獨具狀以
聞帝奇爾公立守可其奏以與百姓獨曰爲既運志於君前者素無
罪也乃誥公事免冠旌旆自劫請乘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後吾聞禁
社之牧養愛而禁之端是而事之神與之禍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
後看到世獲益國使人者雖獲顧沛楚吹物財爲之無所顧也。太
次大閱行旅獵於阿西爾留守詔以肥而於時人爾命給賜者大武
大怒曰夫頃效數戈豈朕也朕豈先折此效獨頭尖會不命之曰



羊頭時人呼為羊公。蜀官羅沐謂吉之曰：吾謂事君使口無不道，豈
避其罪小也不備，不實使或恐容逸其罪大也。今此狄孔德南虜未
滅，彼馬之志窺伺，豈是吾憂也。故遊記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
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千此，自吾罷帝閣而數曰：
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後車駕回於山北，獲
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羊公必不
與我改單，不如為運之。遂運行百餘里，而謂表至曰：今狄殺虜，
林茂布野，諸鹿竊食，鳥鴈侵風，彼所耗朝夕，參倍已。賜珍饈，使得
收腹，帝謂左右曰：羊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矣。成即位，位與張蒼
並坐，議不合，百俱免。有然物之言，其家人告，至古俱伏法。時人免之。

劉崇

劉崇，長樂信都人也。明元寢疾，崇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
詔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

能。是時，善令破為難，虎公崇又在樞密時，龍目專帝心術，不平時，虎
代端端崇言不如廣漢穀，以特其來，群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
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浩深谷而崇服其計，不用。欲沮浩將與，
至五原，收崇幽之大武之狂也。崇與浩期，人曰：若軍出，無功，率為不
返。即吞當五樂平，王崇又使右丞及高水，周鐵問劉，應王崇國，家
後我審有名，姓不為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引搜萬家，果得藏書。
崇與南康公秋，講及高，皆爽三秋。

伊敏

伊敏，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為善射。力試，斗却行，神勇，初，權為侍郎。
太武時，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難進，可從。崔浩勸行，群臣出後，敏
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起涼州大會，外姑
敏帝謂群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從奇之。正奇敏弓馬，士折足。
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敏智力如此，至於公相，浩曰：何必讓敏，敏



為學術有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補帝欲以霍氏尚書封顯公也
以尚書得致公爵至重許之中必二省多諸文士請舉其尤賢者
遂拜尚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器而已不為
詩碑

許彪子

許彪子代人也為內行長典奏請曹軍當官正直內外稱之及文明
太后臨朝出為防頭領將素履簡為近臣所敬因小過罷為領門士
及獻文南延次山陽彪子拜於路獲盜抄頭破將累遷開府徐州
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拜即太守即安下邳太守張攀成以
賊行彪子案之於法安時彪子弟上書曰彪子南通賊曹母文曰此
妄矣惟案果也卒臨曰文子歎

敏字靈珍形貌瘦小少以幹用為典察令每引見儀望其甚重嘗謂
曰卿風度峻整安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敏答曰宋廟之禮不

致不敬領廷之事不敏不忠自此之外宋書世所及正光中行洛陽
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竟滂涕泗感
唯有三人才明嘉之賜糧百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
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以舊舊職乃上書曰臣聞錫爵雖輕不棄
之以學到明唯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非取年勞不簡賢否
使最均行焉次若實無勤薄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
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詳請
郎隸之職吏部充盡擇才升學古今晚達政職者以應其疑不初入
職遠近年數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受人者自任先用之限其餘
不堪者既壯請其力置容若而養之將佐丞尉去人捨遠小不當否
未為多矣宜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
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守實各薦賢
以補副餘明立餘存防其阿黨之弊庶令靈爽之生戴印有地器下



公卿之事亦宜

耐元

耐元字荀仁代人也世為暖宗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美人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樂步說杖於朝齊高宗既立多遣門謀勳斬人不逞之徒前在時起以元威名夙恨使德華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為侍中初曾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領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臨別謝老引見於廷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耐元前大鴻臚卿將明根並元子刺貞明允誠素位願台宿婦老弟可謂為始知卒者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闕老燕老於北宮下尊三老再拜三老親親制牲饗齊而饋於五更行齋拜之禮賜闕老燕老衣服有蓋跪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養

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祿三老明官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親感凶故詩云孝慈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慈惠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憲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見已獲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

東

宋弁字義和西河人私奉魁楚胡威好魁為秘書丞請為著作佐郎

遷尚書殿中郎中孝文嘗因朝會次張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聽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塞河不逮李彪而體貌和雅舉上明憲過之孝文曾論江左事謂弁在南興亡之



數弁以爲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恩拜元帥顧守必不能勝
欲謀謀保南海石物彈其成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
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為料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暹內亂群官奔定四海士族弁專委
給糧之任事多稱旨然奸官人之陰短高門大族忿所不便者弁因
殺之至於舊族論帝而人孫可忘者又中違之弁又為本州太中正
姓族多所降仰頌為時人所怨○車駕征馬關留弁以本官兼祠部
尚書攝七共事又行執其手曰國之大幸在祀典或故令卿攝攝二
曹弁頓首辭謝弁勸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為史郎尚
書又崩道詔以弁為之典成陽王禧等六人請改而弁先平盜曰貞
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又以執料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
固當推郡并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梓族弟嗣
嗣字飛馬少有操行世人以舉斷許之家在再除司徒左長史河南

尹初勳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幼撫而不遂解符共圖主宅執
主婿為婦步驅向陽縣時王爰暑立之日中流河露此露舊有大勳
時人號曰鬚尾青及嗣為縣主吏請焚之嗣曰置爾燔下以符鬚右
未幾有內監搗小駒諸惡積聚神色不遜嗣命取鬚青以饋之小駒
既免入攝於室次宣次大怒致河南尹推之嗣具自陳狀詔曰卿故
違朝法宜不欲作威以買名嗣對曰違者非臣買名者不宜非臣所
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免罪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免渠京師及
為洛陽也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當世之名大政咸損乎
嗣曰貞烈嗣弟鏡字進和敏篤有志行于世良

世良字元交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嗣在南兖州蓋有戰功尋
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河內太守田祐誠貨百萬世
良檢按之未竟遇故而墜_卒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縣若
官人皆知此用心更更出一天下也後拜青可太守世良才微固



明大守多術在郡才幾夢問甚言問于郡後有賊盜三十餘人世良
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憲云據故書
賊又乘間送者皆是故昔皆非明朗大賊。郡東府有兩段成公一
姓阻而及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寧共會務不羅成公
曲假世良送入獄之制查亦心疑人又讓曰曲疑雖庶賊何益但有
求公且弄跡聲天任切大賊亦無一因事詳史拜器而已獄內繕生
魏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庶故無發訴訟者謂之神門矣冬醴泉出
於界內及代至厥城裡邊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
十記三十五攻府君非惟善政清不微庶今失賢著人何以濟莫不
攀淚滿江後卒於東郡太守弟世執

世執幼自備整好法律世執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因事枉
送送重致決世執道弱遊止之初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
人衆皆欲劫阿橋更續按之建諸元旋處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

為反叛卒不斷又世執為少卿判其非為劫世執魁首餘從坐悉舍
高大理正蘇瓌之以平降知名寺中語曰決定鐵壁蘇瓌之視矣見
襄宋世執帶人以為寺中二絕前臺因到廷尉世執多靈之符後攝
御史問其溫狀中尉畢義云不送熱往疫不止世執遂上書極言
義要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故世執曰我知甚歎寺人卿能執理執
斷但中心必勿慮不寫責我義雲曰卿此所為誠台死以志在疾惡
故且一怒仍固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又卒廷尉御史諸
禁囚皆笑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曠光留判史謚曰平

許考

許考字道淡高陽人也少孤貧好讀書從少門法教受易大武徵令
卜筮頗驗遷在左右象與謀議考負學憤與入言不及內事帶以
此益親待之五世孫倅

倅字季良前魏徵是建於魏政世司是主錄又內清也知時人現為



入鎮王薄稍遷陽平太守賈逵起於襄陽平昔有年負術付欽
無準又熱貴爲請朝又徵求符並御之以道成以然然政爲天下第
一將如實具圖形於關詔頒天下屢觀尹齊梁二州刺史政益有治
廷遷數中尚書齊侯下至帶省中號長鬚公齊文宣常因酒附
振存質稱美以刀截之人又號齊侯公傳少能立晚更得勳齊朝體
式本用大中正以京官爲之範明中稱郡中書監德望甚高齊與
鄒覽中正遷憑附宋欽道出知爲刺史朝議若鄙薄之舉又處朝行
張官清顯與鄒覽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有同於諸人或談說
經史或吟詩賦吏相朝敵飲笑諸堂存不好割談又無學術或坐
杜口或隱几而臥不爲勝流所重

刁雍

刁雍字叔和勃陵人也曾祖叶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口位高存八父
楊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徵特負社錢二萬遂特不遵楊元達執

而後焉及誅桓玄以雍先誅刁氏雍與楊氏史遂奔姚興及姚暉
興司馬休之等歸觀請於有境自效同也後雍建威將軍雍以於河
濟間招秦流散傳徵邊境雍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雍與付裕裕頗
難兵破之明元南幸魏器制於行宮明元問曰卿劉裕者於卿親疎
雍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惠卿卿於是俄雍領衆將軍齊州刺
史東光侯使列立義軍又詔雍令護義立敘雍於是招集燕深彭沛
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陽齊東安伯台於博平軍鎮將
護以丙土之兩表水盤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壽
州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谷五千萬斛付以行此使軍糧道
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督邊表常懼不
虞遣戍備戍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
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邊寧疾薨死見有神呵放之言編門子當多
校年使卒於洛州刺史



北史評節卷之八

魏列傳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涉獵書傳前辭善嚴密道武愛之與公孫
表等俱為行人先是晉雁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樂姚
襄等遣濟為邊使奉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
昌期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剛臣起初伐中山幾
十萬晨臣吞四十餘萬佺期曰魏故甲戎馬可有幾臣吞中軍精
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亮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從
幾戶於北臣吞七萬餘家佺期曰都河城臣吞都平城佺期曰有此
大衆何用城為又曰魏帝欲為又都平城將獲也臣吞非所知也佺
期聞朝廷不都山東絕有喜色曰洛城救授仰待於魏若獲保全當
必厚報如為亮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解軍食其史許救洛陽殺



北史評節卷之八

魏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九

魏列傳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涉獵書傳前辭善嚴密道武愛之與公孫
表等俱為行人先是晉雁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樂姚
襄等遣濟為邊使奉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
昌期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剛臣魏初伐中山殺
十萬黎民吞四十餘萬佺期曰魏故甲戎馬可有幾匹臣吞中軍精
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亮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從
幾戶於北臣吞七萬餘家佺期曰都河城臣吞都平城佺期曰有此
大衆何用城為又曰魏帝欲為又都平城將獲也臣吞非所知也佺
期聞朝廷不都山東絕有喜色曰洛城救授仰待於魏若獲保全當
必厚報如為亮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解軍食其史評救洛陽殺



以累使稱旨拜勝兵符軍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人少好學善占相術善容來迎為謀主來城使中山皇始初先於丹陞歸道武軍第選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征制天下經籍稍集大武討姚興於樂壁之間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安天渡利其糧道又其到前遣奇兵先趨天渡象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往又之糧火高者為敵所據源者為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與若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與果敗賜爵元即位則左右薦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主洛兒曰有季先者為先帝汗泣伏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

知者昔軍門大事自今當附於內賜先爵侯及御為一臣拜安東將軍書春使

賈彝

賈彝字彥倫本武成姑臧人六世祖默純高州刺史廣川郡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訟榜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嘆之愈曰此子英爽實宜之復莫之與京。蜀冠為慕容垂遷西王晨託空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彝於金壘彌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觀大敗於倉合執彝及其從兄潤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疾為疾胡所掠遂及姚興積數年遠歸又為赫連孤丐所執拜秘書監卒潤曾甚積積兄子景與流峻觀正為州主簿遂接還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與每們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祭也

七簡文

毛翁之字徵文榮陽人也世仕齊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貞鎮長安
以翁之為司馬及義貞敗翁之沒統萬未決平結連呂羅之使領吳
兵以功拜吳兵將軍翁之能為南人飲食子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
親持之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選御膳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
宮人少宋故將未翁之為雲中將軍欲率吳兵為逆因入和龍與浮
海南歸以告翁之不聽乃止是日無翁之大變發作翁之謀奔馮愷
愷之又以軍功遷特進將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
雖不將洽猶涉氣嘗傳與其論說之次又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
風其於著述文義與正統史以來無又壽者翁之曰昔在蜀中聞長
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幾有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
所長浩乃與論曰永符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矣矣之譽非私報之言
夫亮之相備矣惟奮發之時大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守比乎
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情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

者可以越絕也為馮而以為晉蓋之亞正不亦過乎且亮既孫蜀而量
勢力嚴威切法控物蜀人欲以遷美之象抗橋上國出兵雖有存皮
披山一攻陳倉建運夫會推切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能人知其
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勇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
知難乎翁之謂浩言為然後卒於外都大官監祭公

冠漢

冠讀字奉岡上谷人也因難使馮翊漢少以清潔知名特坐侯射擊
華州里高連雖年時有異區以風味相符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
後除襄邑令臨汝城無隳人千餘家推讚為主屬魁拜河南太守其
後秦車人來奔河南領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
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無之由是流人傲我自遠而至參倍於前
進讚贈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雖位高爵重獎音不慳。切讚之未貴
軍從相者亦文相文曰君顯上黑子入慎位當至少伯封公及其貴



世文以百餘禮拜為曰明公德壽昔言乎延文生曰私將卿言批覆
不得官長人成謂不然又覆為至至令加指言相中不見形變果以
禁來未拜而終肯親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變
之驗亦復不忽此聖也乃賜文表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若夜公私
之譽於焉

將守祖傳性寬雅幼有激盪好學敏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
人曾賞物與人而利得納一匹馬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
取時主選之累選司空府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衣與司徒楊揚公
田長史以滯勢貴皆言捨直欲以田歸揚揚曰史既窮人揚公橫奪
其地若欲填不足以給有餘用使雷周未敢閉命遂以地還史既得
莊即愛知之嘉將守三不批拜司馬其府將者成黃馬○二年出為
梁州刺史人俗範須多為盜賊將乃令範縣為立序不載其封於散
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頽革梁遂曹交之頃魏興德日拔築瑛之墓

營壘場邊人患之將置長史杜林道攻其城神會瑛之瑛之即梁
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獨魏空受故州又解遠梁人知
無外後遂大兵順魏與志圖攻收楊樞屬將士人思彼命梁人知其
得衆心也弗之敢逼楊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年並黃老而選吏
人送楊留連於道又之乃得此界。大統三年東魏將楊洛州刺史
萬因此乃拜歸關五年將家及親舊四百口入關拜秘書監如散騎
常侍遂轉為疾不復朝觀也尚書重賞特飲賞之數如恩賜恩與
相見將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稱前洛陽故事楊身長八尺
鬚鬣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命與之談論不覺憂為之前驍及高
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於敬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
歡相見以啟盛想以卿與令於帝前宋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
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得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卒年
八十二。將萬於仁義明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宜約並與之同少



為崔光所知光命兵子為吳壽結交壽每從光得命歸天之禮每有
明破獲詣壽燕語稱曰臣謂人曰不見西安君項受不遺其為過人
所敬重如此

陸侯 陸侯 又

陸侯代人也世領師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仕雖
石領將侯少聰慧明元帝時此對太武征齊連昌詔使督諸軍鎮以
備端端與西平公安頊攻社武半陽將建鄴公孫異州刺史時考刑
卿崔爽與河內太守紅限為天下第一惡賊皆鎮大將未蕃諸高車
莫弗就懼侯嚴忌諸將始孤太武許之徵侯至京朝見言不過
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破帝從不實切責之以公孫郭明年諸莫弗
果然孤以被帝聞之大驚召侯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
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在以此戒嚴節之嚴綱欲射加訓導使知分曉
而忍直醜正實繁有徒致於臣無恩無孤之愛孤獲運頗故其名譽

必加恩於百姓識臣為夫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
生嗔恨不遇青年無獲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怒
怨怒既多敗亂彰矣帝嘆曰卿身刀鉅慮何長也仍遷長安鎮大將
與高車王那擊蓋兵於杏城獲其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
君不訪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戴寬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得十
萬金遣一人舟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道長諸將咸
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獲至侯曰諸君不見吾蛇乎不許其
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讓其親可乎遂捨兵二叔與之
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善侯使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使數
日果斬吳叔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次皆此類也安定靈州魏
尋便太武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
曰越等持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越等必舍為一若以輕
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尋便軍為之鎮既至甲極



風傳示以成敗趙使無降意使乃率其部下見趙使使人進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持三百人以肉當以酒食相供乃持三百駒詣趙趙備甚歡遂變酒盡醉而還使偽饋趙趙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後使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趙首士卒應聲擊逐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郎大宦父逸殘性逆嘗求平王燕年六十七益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叔孫宿有父風父逸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德是憂論於父矣與安初賜爵祿使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交禮待之詞之政事責以方希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哲又簡取宿縣強門百餘人以為餽子餽後發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竅趙故事無不絕百強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有刑七年求至貧約故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獻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使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趙嗣五百匹奴婢十口獻之代徒也吏人大飲布帛以遺之數

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為因名長庚公寺。車駕行路過詔叔為通即尚書錄事及獻文將攝位於京兆王子拙注賊王雲龍西王深寶並圍陳飲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于國之紀臣請劍頭殿廷有死無貳父之帝乃許謂曰故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故為太保與太尉深寶持節奉皇帝璽

使傳位於平文使有六子誘亂知名

亂子智君謹度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亂在攝受十餘年以忠厚凡攝後遇患頓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攝七年號為良吏初平文將議華變舊風大臣並有懼色又智引劉方斬竹等當與規謀其論政事而國政謂迷昧已決快有不平之色帝乃令亂私希之曰至尊但欲獲如前事宜當同共古式耳終無寬彼而謀國威舊人意乃始解及兄瑋陷罪亂亦被收過故乃免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瑋字道輝奕弟恭之並有特譽洛陽令賈植



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遊雙蓋又嘗兄弟共笑門館孫憲約
 謂諸賓曰不意二離復在坐賜吾德謝敬公無以延譽伏十世孫印
 印字雲駒少機悟長風神骨不佞博覽野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
 文甚為河間耶和所賞又與子彭交游嘗謂子彭曰吾以卿老野
 疎出明珠惠汝為辭拜起而謝曰是名譽日高難為繼踵所推許起
 家貧外散附侍題聖文號大將軍主簿守書舍人兼中書侍郎自涇
 與通和嚴有交約印雖貧食然接在府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
 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兼國史印每親上舊公主初封藍田高明
 婦入也甚有志操印此奉六人並主封出故耶和愛諸人云藍田生
 玉國不盛矣主敬謂諸子皆以義方維創臣庸傑出於天性然動依
 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子又

又字且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特詔文林館又於五
 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

源氏

源氏西平人私署河西王充楚博禮之子也嘗禮為乞伏賊蓋所攻
 父與衆部奔魏賀寶寶親善及後大武蓋頭其名又見器其機辭賜
 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以功也號平西
 將軍大武征涼州以為卿尊尚攻戰之計賀曰若賊外有回部鮮平
 各為之援然皆臣但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後
 既服然機或其孤幼杖之如父掌耳帶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
 落及聞姑藏由是無外慮故博專力攻之涼州平進寶而平公從駕
 臨江為前鋒大將軍焜士卒如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為人推果勇邁
 決短輒自奮擊帝深識之特斷獄多溫賀上書曰按律謀反之家其
 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教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運之辜其為妨賊
 廢疎者兄弟子姪在邊道隔關洋皆不能歸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
 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皆蒙所



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鬻納之出為吳州刺史後封觀西
王既受階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學者莫學於窮
死然犯死之罪緣以盡志想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冠游魂於北
夜賊負險於南其任疆場猶須戍屯臣愚以為自非大是赤手殺人
之罪其坐賊及盜與過賊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謹守堽境是則
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臣設之亦新蒙休惠之惠刑措之化庶幾
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惟邊文之帝謂薛臣曰昔原質
勳朕有諸死刑徒充北痛諸故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
之理既多成諍之共有益為人人知實朕雖天下後門專我釋臣感
曰乘忠臣不能進此射亦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昭州鞠獄以清
殺簡者清約寬裕若傳人心時考敘最賀改為上第賜衣賜器物班
宣天下賀依古今兵法及死德著著說略略至要為十二陣圖上之
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漢南將每歲秋冬番軍三道並

出以備此屯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殺京郡又斬朝邊長計乃上官
儲恭謂州領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強賦要如視恤分為三部二領
之開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林武備三百乘弩一休給牛六頭
武備一乘給牛二頭多置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
之冬則講武春則禮恤並成並精則兵未勞而有憂富矣又於白道
南三處立倉建近州鎮糧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
不可敗常舉樂軍變不報竟隨侍中益曰宣王子忠禮

恩禮使賜名懷謙恭軍糧有大慶文成宋為侍御中散父賀解老詔
受父爵後壽期皆諸毛於漢南蠟燭甚怪之詔為使持節行北邊
鎮恒然胡三州賑給食之兼扶風臨考論政最事之得大皆先次後
聞自京師遷洛邊朝遠加以連年旱饉百姓困弊樂府命無道存
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子勤勞傾朝野勳兒子梓與張
籍甘通慈時為延野頌將頌有文納時入頌非郊道遺左儀不與相



聞即勅符免官僕朝頓將元元頃與後少善亦食磁狼藉置酒請懷
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與僕曰今日之樂乃是深懷其
故人飲酒之生未前獄之所也明日公突知為使人於額將罪狀之
與元溪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僕去勅元獲其奉公不悅皆此類
也時百難為東嶺陔墜積年任滿一觀見中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
便於此邊者凡三十餘條皆見惠納。正祐元年九月有古媿媿事
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欽直破沃野懷胡南寇恒代路遠以本官加使
持節侍中出據北蕃舊校規略隨順賊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
詔賜馬一匹細糧一具海箭一枚陳拜既訖乃於共更錄殺執稍
躍馬大呼願請賞名曰筆力雖衰尚得如此媿媿雖畏壯輕老實亦
未便可欺今來前勝之觀旋控控之衆足以翕其前帥象等聞下耳
時年六十一歲至雲中媿媿亡遺骸至樞代乃素親諸鎮左右受害
之地可以集賊五成之矣皆置其馬下培其厚瘞及儲糧積仗之宜

大牙相較之勢凡表五十八然置此証徵之卒贖可從公証曰惠。
據世實簡不若頃時至語人曰為政貴當廉綱何必須太子知也如
為星但外望高顯遠陳平正足矣今斤斤不平非憂病也性不飲酒而
喜以飲人好接賓客唯尊音雅雖在白首至安居之職常自操練竹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故乃不營風範雅飲名節自立功名其博
芳德典宜徒然也蓋忠國奉主誓為報謀資忠後義是應如歸也
載克昌不不盛稱敬仍以唯唯顯達何未以較獨于彰今終之美
家聲孔振印及身師供以并為不出與之譽並可作範人物英譽
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室亦使武節觀其義任文成及柳輝讓
給乎杜稷之臣懷幹略舉舉出內貌譽雖遠督者不讓先業子也
功立夏方身亡莫野野者名齊朝師確官成隋代美矣

可為楚之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胤之八世孫也劉裕誅吳司馬氏楚



劉親字休遠宋文帝子也在宋討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又廢王子業
立疑親有異志親和平六年遷委母憂攜妻吳氏間行降魏朝拜嘉
重之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又齊初招親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吳
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醵錢收居喪有落左右亦莫不醵錢齊
送臨親武殿大議南伐詔及劉善美妻之事親每悲泣不已帝亦為
之流涕禮之彌崇時使持節都督吳越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總
徐州刺史表辭大將軍職不許及後帝親踐之命百寮賦詩贈親相
刺竹彭城至吳又吳昔許守山池並尚存親更修繕遷吳其中下池
逐車懷物親接戰而聞則空殿內外無聲善史莫不慨歎。身文
昭光穆堂大庭曰因來言在恒代從時制重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
莊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此齊一等君子小人
名器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
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器賢才難得不可

止為一人說我典制故今任覽九院使千載之後咸得爰像吾虞卿
傳係編元氣及槍大將軍帝曰劉親如其人也後始班劭二十八卷
於彭城





1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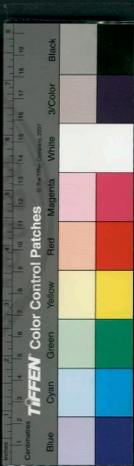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per, likely a library call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vertically and are somewhat faded.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
五





200949 v. 45



東家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十

魏列傳

蕭寶夔

蕭寶夔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弟如宮寶夔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道者不規待敵乃度西岸遂委命授華文蔡文榮與其從天龍恩連等三人秦敏濟寶夔遣匿山窟寶夔棄之盡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戊生壯元倫推檢知寶夔氏子以權疑符勳告楊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軍馬將衛迎之符年十六徒步渡津澄待以客禮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誅嗣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曾發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胃等自壽春歸降隋軍立敬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夔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督軍冊勳郎公齊主配兵一萬令探東城待秋冬大



舉賜車馬什物奉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
人等為樞密將軍文榮等三人為攻討將軍並為軍王正始元年實
實行邊陲陸東城已陷遂停新春之節賢寺達梁將姜夔負內侵圍
過壽春實實率眾力戰破走之實實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
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代實實與英俱引退士卒死沒者十
四五有司奏實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永平四年盧昶克
梁朐山戍以謀罪戍主傅文強守之梁郡文武職親督眾軍救之詔
實實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督女強往赴投視節度實實受詔泣
涕續流沈因良久後起軍敗唯實實全師而還梁將康絢於壽山屢
淮以難搆除除實實使持節都督廣東將軍以討之使封梁郡公熙
平初梁暉既成淮水增為揚徐之患實實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
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表破其三堰火數日
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恭等於淮北仍度淮南更梁徐州刺史

幾約子等十一營及遷京師為殿中尚書實實之在淮堰梁武嘗書
招誘之實實表送其書陳其念毒之意志存登復要請帝遣神龜中
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王光二年被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史
職甚有聲名。四年上敕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
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稱惟允
官任當曰岳授曰爾等謙稱命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則自此
以來官闕高卑人無貴賤皆歸辭微說用相襲舉求者不能量其多
少與者不能數其足非迷使短長相質名實皆矣謂之考功事同此
涉紛紛漫漫為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奉之主選
被數曰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數最久日月遷改
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進訪無不若相視附共為存焉始始掩掩委
加冊素勉令得階而已無所預借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甫已降大
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棄莫斯為甚又勸他人應成歸

守令職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者以六載為約既而服滿代
遷復經六年而叙是則職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兩職
公有散位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五或朔望止於有朝及其考日
吏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制任而遷貴之
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陞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學海之
若此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能成宜
改索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行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政
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擬依其準見
若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其數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
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馬列上尚書履其合否如有純德即正
而罰之不得方後推節委下察其進退既定而優劣善惡交分經奏
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
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最加城密不得開視考績

之日然使明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載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物盡一若
殊謀異策牽關礙與避過所職務無異議若何可勝對時防匪拘阻
兩至如雙流引比之詐貪求假之請吏不俱以關鍵詳其傍通則
置草除消流遂積數載幸牽挽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
詔付外博議以為求式竟無所改。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靈吐遇
等反推其於大挺為首曰猶秦王大挺等死其弟曰子念生竊號天
子第天生為高陽三天主率衆出龍泉遂冠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
憂之陸寶黃周有西道行臺為大都督回柱寶黃與大都督崔延伯
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龍進討高平賊帥乃俊隗奴於安定更有
員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若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表保於顯親
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寶其士馬還
狂秦州大破念生將社擊於城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黃朝廷嘉
伯度立殺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善義高平將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龍口久不西進念生獲及伯度為臨敵所殺故賊勢更甚實實不能
判孝昌二年徐實實符中縣尉大將軍徵大將軍尚書令實實初自
黑水熱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渾之關中保全實實之力
三年正月徐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賊寇雍州有司與
實實死罪詔悉為編戶十月復兵番封特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玉師
屢北人情沮喪實實自以出師累年奉實元廣一旦覆敗感見請責
內不相安朝廷頗亦疑及虛御史中尉鄭道元為關中大使實實
謂密欲取已將有異因問河東都督將曰大玉齊明帝子天下所屬
今日之舉實元人望且臨官駕生十子九子殺一子不殺關中亂大
王當聖關中何所顧惡道元行逆陰謀實實密遣其將郭子恢等
攻敵之而誅收道元尸表並古曰賊所害遂反帶舉大統詔長孫承
業討之賊敗遂奔方侯既奴既奴以實實為大將尔李天光遣實按
岳等破魏奴於安定走禽魏奴及實實並送京師賜死

蕭大圖

蕭大圖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梁太寶元年封樂梁郡王丹
楊尹為侯景殺簡文大圖潛遣使覓景平陽建業時侯景亂之後無所
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楫得往江陵梁元帝
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封大圖兄汝南王大封等
猶未通尚元帝性忌刻甚恨之乃使大圖即日視給兩兄相繼出
謁元帝乃安之大圖恐說怨生乃奔避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
似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圖詞約指
明應心無滯帶甚嘆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備覽有之臨淄好文爾
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獨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
請和大圖副焉其實實也出至軍所宿宥元帝降經世二年大圖
至長安則文帝以客禮待之大圖深信因果心安因致書云佛衣塞
裳無吞舟之漏銅柱冠孫節塵我志之木從厲屢屢前之免有美慈



明之進如蒙北史之故實濟南之微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機遊
之美朝廷者有眷報之累益田來久矣富民連蹤於松子間來成術
於卒文良有以焉况守智不逞群行不高物而致乎苦一生何共研
也豈知知是如止潛然無累北山之北康絕人間南山之南起而世
網而滄原而帶流水荷陂而地平草萊竭舍於叢林環堵於幽
薄近雅經書遠釋風雲藉蠶車以蔭長松幽蘭而暖芳桂仰翔青
於百仞俯沐鱗於十年冰國在後閭窻以臨苑卉苑園若苗坐著而
看濯明二頃以供煙粥十畝以給燥應侍兒五三可充舉職家位數
四足代耕秋沽歸牧半臨潘生之志高難懷志應莊史之言提拔尋
阮氏之書露英霞尹君之蠶烹羔豚而介春潤迎秋賦而候故府故
良書林至職歌暮暮習焉為可以無神可以散慮有明旬遠揚推古
今田畯相過馴狹探糟坻亦足矣樂不可支求保性命何畏憂貴宜
若慮及入群中頭號馬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飄之少選

家覺年祀之將滿萬物常存其意天遺味味安可則哉嗟乎人
生若浮頓露寧俟史與繁景定所願言乾爛履遊驚其迅邁百年幾
何擊路曲率四將如流虎窟彌足出處無成語冥冥當非五仁明所
和抑亦宜尼和之。隋開皇初軒內史侍郎卒於西河報守

臨曰猶可馬以亂亡賜命楚之最可橋子其餘味味未足論也而
以性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程將疑懼禍蕭實六破之
赫並潛徹窺影委命上國俱構脫了盛當位遇雖有阮文之志終
無鞭蓋之成我諸子狂球喪其家業保實骨忠義美鏡其心著
賢臨愛脫身脫去大國尋麻瑞裝異國而終享榮名乘素有銜基
陳文抱質亦何能至此也

盛玄 相 潛

盛玄字子員范陽人也神龜四年大武辟召天下儒高以玄為首故
中書博士遷侍郎不用大中正外兄司徒崔暹每與言輒數曰對子



歐使伐深古之清更想浩大改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去曰創制立事
各有其時樂為此者短幾人也宜三思治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
納浩政頌亦由此文孫祖

根宇取逆學涉經史早有時譽之和申使於齊遇齊明立學文商討
親見伯源為別道射而齊明以朝廷初兵寇勝遷之相若本非骨鯁
而獨者兼以寧蕭魚妻河遂以壯氣死於館中相運孝文責之曰射
命之權有死無辱寧流放海隅宜抱節取死不能長變羈首已足
可恨乃竟肯欲咏自河大為有生必死情恒幾何卿若殺身成名
之竹素何如甘彼虜教以辱君父縱不能盡忠蘇武寧不近愧恩空
遂見魏燕。景明幼遇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出為徐州刺史
相既嘗生本少時畧又平杜子變為相司馬專任成事掩相耳目將
士怨之胸山成主齊文雖無俱假以威齊梁相見城降先走逃諸
軍相尋奔道遇大將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

中山王英厥於鍾離視其湖山夾利故為甚焉宣武遣黃門觀察賊
朝頻視窮其敗狀詔以先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應依故復任提寬
和務想善於被懷其在徐州成共有英親自檢檢至前兵卒滿不歸
容克後收然視一政然後始還人無稱之云五世孫潛

潛容貌曠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緊懸大將軍府中兵參軍幾事
與潛為父事所知古其終可大用孝昭深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
丞先是孫將王琳據其主蕭詧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故潛
與琳為前討經畧使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統意圖南潛以為
將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進琳入都除潛揚州刺史
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揮陳主與其邊
將書云靈潛猶在楊宜深備之

靈潛

靈潛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大學博士以大戴



禮書有解詁辨乃注之其元景裕為當者頌德謂辨曰昔侍中注小
戴今故注大戴庶幾前備矣則文意以辨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
常召顧問遂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自奉武西遷朝儀涉隆于時朝
廷憲章未與法履金石律呂各刻渾儀皆令辨與時制宜皆令執度
表依古禮性強記默能斷大事凡所制制處之不疑加驛騎大將軍
緊遼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領意即位遷小宗伯遷位大
將軍尚書與諸公幸其弟儒者榮之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幹奉榮
其事未幾而幹卒乃令辨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章漢魏之法以
觀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
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質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
大夫自政職其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置五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
年改宗伯為少司禮既為司宗大司禮為禮卿大司樂為樂卿宣帝
嗣位事不師古官質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者諸司

禮書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然則朝出
女改其儀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兼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舉
其名號及令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缺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
之闕文也。注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
上儀同大將軍雖用較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用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驍軍無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將軍
戶二萬以上用刺史京兆戶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儀
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
軍有長史司馬司錄少一萬以上用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大中夫
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用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
都督七命鎮遠將軍鎮議大夫建德志將軍鎮議大夫別府開府長史



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用約史戶一萬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
將軍右中郎將軍明將軍左中郎將軍同有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
錄戶五千以上縣守大呼禁六命家總將軍右員外常侍勳將軍
左員外常侍統軍驍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
將軍府中郎將軍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
軍左軍都尉輕車將軍太僕都尉四柱中領將軍府正七命州長
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將軍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
將軍正八命州守禁七命宣威將軍武賁將軍明威將軍元從將軍
儀同府中郎將軍柱國大將軍府同將軍四平府右左後將軍府
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守
將軍正四命襄威將軍除節中為威將軍兼領將軍王開府同將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
州中從事七命都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守禁四命威烈將

軍右員外將軍將軍五員外侍郎監主簿將軍正八命州別駕
將軍柱國大將軍將軍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
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都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
州守禁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寇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將軍
經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別駕將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
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都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正六命
州守禁正三命珍寇將軍強弩司馬珍難將軍積弩司馬四柱中鎮
將軍府正七命州別駕將軍正五命都丞正二命都丞將軍武騎司
馬珍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府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別駕將軍五
命都丞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曠野將軍員外司馬冠君輔
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別駕將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海都尉武牙將
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別駕
將軍一命周制將軍都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



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皆中其義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故驃騎常侍其授驃騎大將軍則如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業元年詔總管刺史又行兵者加持節總管之。辨所制定之後又又改華今祖附之云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漢太尉之後也少孤風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藏文明外無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娶還本郡允假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器性好文學博覽負書千里就書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持有混世成道得喪之致神書三年湯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領部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因不次表允與中郎呂惠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超時嘗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贊賞府辭超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

盧文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浩述成國記特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變并漢前史之失別為龜歷以示允允曰昔古史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平冬十月五星震於東并此乃歷術之漢事今觀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古浩曰所謀云何允曰案歷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魯成於中而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於不可勝獨不疑三星之震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特坐者成怪在遊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故徐浩謂允曰允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震於東并亦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勝源之射也震乃歡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遊雅數以文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寔知獲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矣允



引允與論刑政言甚極甘同問允萬幾何者為先時多禁討良田又
京師游食眾允因曰臣少也殿所知唯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
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
不動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準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新況以天
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過飢平復何憂乎嗚呼之慮除田禁悉以
授百姓。初崔浩嘗與相曲舟五州士數千人各起家為郡守等
皆謂浩曰先君之人亦用郡縣也在職已久勳勞未答今可先補前
召外任郡縣以新君若代為知吏又守今卒人宜使更事若浩固爭
而寢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若曰崔其不免乎苟違其非而放
於上何以能濟。將著作令史闕誌郝綱注巧佞為崔浩信將見浩
所注傳書論浩及為述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情嚴請收處
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赦浩注准得浩亦哀鴻港有著述才甚等又
勸浩判所撰國史寸石以彰直聲允聞之曰國浩所營分寸之間恐

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賴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
省景裴使召允宿衛宮內翌日命驛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
自專卿既至尊有國但依吾號既入見景裴言允小心謹密且嚴
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浩作不允曰太祖紀前著作
郎郎若端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
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裴曰天威嚴重允遂亂矣次耳臣向問皆
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深慮或疑不敢盡言殿下以臣得請
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遂亂帝謂景裴曰直哉此亦人情
所難而能臨死不移止對君以實貞臣也乎夫一有罪宜宥之允竟
得見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敢不能對允事革中明皆有罪理時帝
怒甚赦允為郡自浩以下僅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
疑不為頓詔惟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若
更有餘罪非臣敢知直以犯觸深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裴拜



謂帝曰無此人當厚賞有敢十口死矣帝竟族或給皆身死景穆後
讓尤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先曰夫文籍帝王之寶錄時來
之殉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
人君慎焉然世父殊過宋深當特私欲改其公廩愛情故其五理
此治之貞也至於書朝廷起勳之跡官闕象稱夫之事此為史之本
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同其事死生義無獨味誠荷殿下再造之
慈違心苟見非臣之意景穆勳容煥然先受故允集天文矣真使事
類相徵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報其事要略其文辭允為八
篇帝覽而善之曰尚允之明文異亦豈毀往浩乎。及文成附位允
祇有諱焉司徒陸機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覺發異又終身不言其忠
而不伐皆此類也郭昏明性多機巧欲運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
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品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舊隍
今建國已久宮室已簡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而堂溫室足以安

仰聖躬繁縟瞻望可以周視迨近若賁魯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
不可倉卒計所材軍士及諸雜役供餉合四萬人千午可充古人有
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家其所資
亦已多矣帝約之允以文成恭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
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欲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
日歌謔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燕有久班而不羊娶將由若上
者未能復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幾廢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放矣
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六嫁女之家三日不忌火娶妻之
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婚嫁而獨禁細人不
得作樂此一異也夫大享有所以定禮儀訓萬民故聖王重之至乃
爵重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亦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
大會內外相詭酒醉喧竟同有儀式又律優醜糞汙辱視聽朝地積
習以為美而責風俗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



碎而不鳴然蓋成少萬頃谷臣恐天下蒼生未不聞見禮教失允如
此非一帶從容聽之或有觸忤者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
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遂并左右以持之擢敬恭重長入暮出或積
日君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
一也又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
憂也豈不以父觀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而陳而上表顯
諫以此豈不彰君之聰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貞忠臣矣朕有是非
臣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說朕聞其過而
天下不知其諫豈不愚乎故等在左右不曹聞一正言但徇朕喜以
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後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臣我不過著
作即汝等不亦強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
非蒙寵待而敢言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
言其貪是日幸允第也草堂數間布被爐炮厨中盛菜而已帝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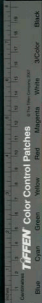
自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第五百天粟千斛拜太子此為長樂
太子允頌表曰讓帝不許允為第二十七年不能官符百官無操允
桓使諸子無殊自給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懇賦因以視觀亦
二京之流也。初允與游學及太原張偉同業相交雅愛論允曰夫
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能洪量為心者或
之邪信余與高子游幾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溫喜之色不亦然哉高
子內又因而外柔弱其言喲喲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
云高生豈才得學一代生士所乏者矯矯風流耳余亦然之司徒之
誠起於鐵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力竭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
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崔中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
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察交保欽允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
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雲呂百司於都坐三公以下並庭學
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非先術肯何執禮之有向



之所謂風節者得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
心內惟其痛之於形外徒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
也其為人物所推知也。文成重允常不名之嗚呼為令公公之
號譽於四遠矣文成崩歎文者諒闇也弗諱專體朝命併在枉殺文
明太后諫之引允條中參次大政又加允曰朕將之為典欲置學官
於郡國仰備宗元允與中祕二者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
士二人勛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勛教二人學生八
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勛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勛
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學經典優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
限四十以上勛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成才壯教
授不拘年高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先選高門
次及中等當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進爵成陽公遷於潁州刺
史允秋月巡境聞人疾苦至郡憐見郡公朝憂毀不立乃歎曰郡公

之德嗣而不祀為善者何復乃表借善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勳人學
果風化頌行然儒者學不以斷次為事使正光中常景字為中故
老為允立祠於野三之南號聖化德焉允以欽若人命所孫常歎曰
罕聞至德也其後英華先亡劉頊之隳英布襲而王經世罕久猶有
刑之於數况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

祐字子乘允之從祖弟也博涉書史好文辭性通敏不拘小節
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孝文嘗問祐此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
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允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阜
何如常旌賢在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
學不易息當嚴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棄職
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殊盡才之謂宜棄校朽勞唯才是舉
又勸為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無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妻以方
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祐從父弟翼





箕子弟

弟于箕曹勿時便有壯氣及長傲尚膽力過人能脊豹頭安體雄異其父為求發師令加備箕弟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弟幾故曹故以名字之弟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皇帝旨散聚又聞魏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命朱世隆從叔荆止舉五千人掩至魏尾反弟將十餘騎不與而馳之羽主敗北弟為射紀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騎人比之項籍稱式至信都關門奉迎使世子滋以子孫禮見之弟乃與俱來後魏帝立餘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介兆於廣阿又討回朝於韓洪弟自領州人部曲五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劉解平兵十餘人共相率合對曰數曹所將部曲誅曹之又不須更觀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東之弟與蓋萬以十騎

初梁國出撰擊魏軍大敗是日徽昂等神武愛弟。神武以昂為西向道大都督征魏高洛昂受河洛河自曰河由水中之竹高故曹地上之虎行燈君所故相沃酌將山道安阻已寇守險昂博聞而進其有當鋒遂克上洛覆西魏洛州刺史眾金奔行數十人欲入益田關會寶赤天利神武名昂弟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將解平共經中華朝士唯解昂與周文帝戰放於芒陰死之時年四十八神武聞之如喪肝膽神武初起兵范陽置昂亦以勇力稱為余未氏守據苟仲武厚禮召之以昂相親曰宜來與從叔為二曹曹叔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蜀入海為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邑臣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謂其能周唯彭樂與舉之未幾曹遇疾嗣整聞於外巫言海神為乘遂率其徒五百人皆服新裝解昂潛散曹身長九尺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墟城范陽費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殺子於外奉慶英能學乃去之時有池門黃

漢魏為和力惟曹與之用焉

論曰高允疾危獨之披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志身濟難卒悟明
主保已全名身非體勝知命蓋昭窮遠亦何能若此宜光耀四世
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
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

先生此史評節卷之十

東漢先生此史評節卷之十一

魏列傳

崔暉

崔暉字仲具博陵人也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出為東徐州
刺史暉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求取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
冶為農具其人獲利甚足劉楨孫伯謙

伯謙字士遜齊州武召補相府參功曹暉之曰崔伯謙清直秉公其
良佐也天保初除齊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甚其貧者亦勤課周
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成易之以給人又改轍用熟爰為之不忍見
血示耻而已朝賈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
所無輔人為歌曰崔府君能睡政逸田易鞭布成德人無爭奪曰既
精恩化何因復成對曰良吏彈其威嚴人惡其恩惡故最言之誠
是難百姓之望也道數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獲若內廷然



漢魏為和力惟曹與之用焉

論曰高允疾危獨之披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志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身非體勝知命蓋昭窮遠亦何能若此宜光耀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

先生此史評節卷之十

東漢先生此史評節卷之十一

魏列傳

崔暉

崔暉字仲具博陵人也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出為東徐州刺史暉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求取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其人獲利甚足劉楨孫伯謙

伯謙字士遜齊州武平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甚其者貧者勤課周食佐也天保初齊比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甚其者貧者勤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成易之以給人又改鐵用熟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賈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輔人為歌曰崔府君能睡政逸田易鞭布成德人無爭容曰既精恩化何因復成對曰良吏彈其威嚴人惡其恩惡故最言之誠是郭百柱也位適道數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獲居內廷然



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才悲不自勝元忠進假橫之象深見其意又
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軍真用大藩若向真州高乾
邑兄弟多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財資真殷合濟遼陽定自然弭從
往劉誕熱誠或當進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悲慙元忠少而謝焉將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會斬之神武即令
行殷州事若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拜將中元忠雖處要任切不以
物矜于限惟以整酒自娛大率常醉家軍大小了不關心因憂鬱種
果藥親視學諸必留連宴食每扶強攝蓋趨避里閉每言空無食不
可使我無酒晚步兵吾師也孔少許置飲我後自中書令復求為
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交送備飲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
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言接聞之請罷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更僕射將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七在閑冗
以養餘年乃除解騎大將軍俄因三司曹員文襄王潘樞一盤文襄

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珍賜可為子知覺喻元忠遂其方坐樹下
為中權被野查得酌寒室蕭曠使婢卷兩褥以贊酒而呼妻出衣不
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夫大物未納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
卿卒。知元忠神任夢手執炬入其交墓中夜覺起悲語之且告其
父樂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杜志工彈彈胡樂常
出一孔德妻梁而彈之十中七八響從文襄入關錄帝有樂鳴殿上
文襄命元忠彈之聞得幾九而帝對曰一九奉聖尊成靈一九奉大
將軍意氣兩九足矣如其言而帝之雲第毀樂會孫樂
樂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儒傲為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閻護不任
非每被譏訶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
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卑姓名無聞焉爾時人候其行已為之號
頌好屬文成較葉葉常持論云古人有古性情生於慈又曰人之
性靜德實河之然則性已有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



也者所愛於性嗜慈是也故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請性之辨斷焉
殊異故其身亦則均齊死生豈殆名利較潤德色所以養情否則身
除愛著顛落枝體收視又聽所以表識是以迨於樂而無捨遺尼窮
而不竭或出人間或納物表或遊奇託莫如所終

李順

李順字德正征虜公靈之殺父弟也遷曰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
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推詰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慰之帝
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約言大臣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
納於朕朕何以加之帝曰那氣使吳亦魏之文常前事是宜無嫌於
重帝愛之以順為太常蒙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順拜使持節都督
四州諸軍事安撫鎮都大將軍西將軍開府建國高平公。延和初
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勅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更無禮
乃至於此是推賢而出蒙遜使攝定歸道順曰太常云朝廷聽不拜之

詔是以敢相安耳若曰爾拜爾聽而不取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帝
祖公九令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命曰伯勞傳拜而授公拜而拜
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假誓自取此乃違河之道蒙遜拜代
盡禮順還帝問蒙遜能授辭及其改改得夫順曰蒙遜專威河右
三十許年經法艱難粗織厲變竊不能給致孫謀備足以終其一世
但前歲表許十月送養無讖又臣往迎便中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
甚以臣觀之不發周矣帝曰若知卿言則敢在無邊惡世之後早晚
當滅對曰臣唯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嚴德太守致焚害性粗立若
總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愈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臣明也帝曰
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又蒙遜死問
至臣我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致安立何其妙哉朕危涼州
亦當不虞於是賜給十四鹿馬一象籠背獨尊致無巨細無所不安
在洛陽之順元使涼州十二回太武鑄其節而蒙遜鼓與順游宴



有守言恐順德之以金帛納順德中故第遂并置得不問又西歸沙
門委無機有方對在涼州詔定之順父家遂全勝役之浩血知之齊
言於帝帝未之信大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又更帝間以將平河石計
順以人勞既久不可煩勳帝從之五年順在涼州順以涼州之水草
不宜處在崔浩固以為宜扛帝從浩議又至姑臧其豐水草帝與是
攝青胡練順復謂浩曰卿昔於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關受蒙勝金
而聽共謀殺無遺蓋燻之猶以驚善木如其不然詔順蓋次蔡臣賜
以爵位順頓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崇愛其事浩又殺之帝大怒
刑順於城西。並與初順子數等賣寶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
軍大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

李孝伯

諡

李孝伯高平公順使父弟也父青少以鄭氏禮左內春秋教授為堂
節三碑功曹並不燒曰功曹之曠雖曰卿疑焉第猶是鄭史耳北面

事人亦何容易用辟主簿到官月餘乃嘆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位
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已遂還家謀授道或聘為趙郡太守令行
禁止升用丁寧數為山東害知曹能得百姓死力彈不入寇賊於常
山界得一死寇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逼令送鹿被突郡諺曰諱作
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深如此。孝伯少博父業博綜群言美風
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文武徵為中散謂曰負卿家千里駒也貴
君木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強亞
父家以望城內遂逐其母劉潔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
馬數曰中軍四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并蘇
百挺并請賜脫帝明且獲強亞父象還孝伯至小市門脫亦使其長
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
賜路脫雖物孝伯風容朗雅奉茶如流暢及左右甚稠孝伯帝大喜
為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諡曰文昭公孝伯德度恢恢明遠政



事畢國謀設成故孝伯

隘字未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學孔端數年後塔還就澄請其同門
生為之語曰有成監庶謝青師何常枉明經。覽考工記大戴禮盛
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帶曰余謂滄事辨物當取王
於經典之真文據議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攝準的
矣余初不自量頗有鄙意擇理尋義以求其真凡論明堂之制者二
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言九室者則據大戴禮盛德之
篇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說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少
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摭
二經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共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
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
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室四面之室各有次者謂之左右个三
十六个七十二楹矣室个之形令之數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廢之

考也但明堂與廢施用既殊故亦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祖考其
像以見節意奈圖象義略可懸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林考工校之
戶棟則數滿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罔也合周禮與
玉藻既同夏校又符周禮雖中規備備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
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崇一筵五室无空二筵室
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探於室之前後何者
當以明堂之令據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幣令宗
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攝之範自當因宜則制耳彼五室者合於五
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
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切為當矣鄭康成漢末
之通儒授學所取王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
四維之室既中共正施令聽朔名失厥衷左右之个義而不顧乃反
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火用事交於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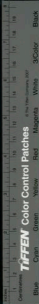
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木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
之文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
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闕月則闕門左扉立於其中
鄭玄注曰天子之朝及路寢皆如明堂在國之陽每月說其時之堂
而聽朔為平事及宿路寢亦如之闕月非常月聽其朝於明堂門下
寢寢路寢門於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奉王寢或奉明
堂五言之以明其制也其周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
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第四迎于釗南門之外起入翼室北之翼室即
路寢矣其下曰大其有鼓在西旁垂之管夫在東方此則路寢有左
右旁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飲婦人
盥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
侯左右旁見於注者也論語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不
同制之說遂相矛盾遺儒之法何其能乎使凡室之徒奮筆而學肆

者豈不由是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而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
置五室於廟室雖使與世猶思三階當爰則不惟令三室不若其南
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其有四尺五寸之
室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室周公負乘
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較杜德約為陋過矣
論其堂中則備而末則求之道理則未顧人情其不然一也余若為
塾學者苟求必勝獲主異端以相警警云二筵若乃室之東西耳南
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
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截各丈二耳記云四旁而夾
窓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窓窓戶之間截盈一寸繩徑寬楹之室華
門圭竈之堂尚不狹矣假令設狹小覆之則四面之外開於不齊東
西既深南北更淺臺宇之制不為通欠驗之欽崇略無算焉且凡室
二筵丈八也耳然則戶楹之間不論二尺也覆記明堂天子負斧



南而文鄭玄注曰設齊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表制曰從廣八尺蓋著文於其上令之齊風也以八尺象置二尺之間此之區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右二庭之室為四尺之戶凡戶之兩頭數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期復戶牖之間數其不然二也又按世代驗之知虞夏尚朴殷周精文制度之差每加崇飾而後后世室堂階二七周入之制反更從狹豈是夏高平宮之意周監都都之異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祭一庭便基高九尺而望戶之外數四尺五寸於堂制之法自乃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庭以几堂上更以庭而後云几室二庭而不以几庭自相連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誤抑可見矣蓋禮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化七庭堂高三尺也余謂庶幾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几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而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制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

亦既不合堯之特令又失其長短右之个重置一隅而衆同與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據也且又室之併廣數六十三尺耳縱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則身出入階為甚矣此區宜不合典制抑亦可兩之甚也余謂其制蓋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憲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末之思也蔡伯晉漢末之特學士而見重於當晉即政其備廣之不常而必未忍其九室之為學更衡而廣之較其法象可謂因陋飾辭順非而澤諒可嘆矣余今者被衆家安心從善庶探其衆不易奇真但足古非今俗聞之常情愛惡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廷多論院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憐之尚敢存焉。鑑不飲酒好奇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清長而雖同一遇其賞器



商志陽乃作神士賦延為曰午今年三十二政通梓惜之。四門小
學博士孔瑒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切見故處士趙郡李鑑十三
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郡孔瑒也瑒始委終論瑒究備授者無不
欣其言矣於是賜樂諸經廣校同其北三萬車列各春秋叢林十有
二卷為瑒等列折懸伏虫變百餘滯無常帶絃索必舉適不長通有
狂斯張不為言以達運弗飾解而管理解氣器落觀者忘疲每曰丈
夫揮書為卷何微南面百城遂統踞下惟壯門却掃棄在登學子自
削削卷無重便者四十有餘矣瑒格次專家較比堂議陰冬逆曠盛
暑通宵雖仲舒不寢因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獲生之泰食方之
斯人未足為翁論軍諸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典發之
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孫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
甄琛內黃近機朝野領日子時視識有求官者若云趙郡李瑒能學

守道不闕于時常敬致言似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銜謂其子
曰昔鄭玄虛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志道何不就業
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璲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字
依巖瀟崖鑿空方欲訓皮骨於空揚填典與西河之微重與北海之
風不墜而若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紛珍悼之哀慙生於推舉之義
况嗚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嚮之義其可歎乎事奏詔曰鑑
養辭微碎志守冲素隱隱之操深可嘉矣可遷於庶事近事玄晏
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闕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
云

李義深 勿 題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習嶮峭時人語曰勿致
森森李義深義深弟幼廉少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
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祿賜之地用故以其家幼而嚴故以

名馬性聰敏累遷齊文襄縣尉有長文襄考為濟州徵同長史稱
神武行經與郡總合河北六州文精商雅少口情憤親旬節分多在
馬上微夫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猶勿廢想機立成江先期會為州
準的神武深加慰慰神武還丹州以告文襄文襄曰謂人曰吾是知
人矣文襄時事餘暇行豫時以丹州王政於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
見納後因大舉請陳元康曰我欲你好長史李初廉知其人也遂命
為丹州長史當在文襄弟內與唯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書連志時
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勿廢高揖而已由是出為南青州刺史主簿
徐乾宮而蘇橫堅交不能禁初廉初至因共有把收繫之既察通賊
察黃金百挺校碑二十八初廉不受遂放之。罷還郡祖孝微執政
求紫石英茶勿讓以其商賈所以初廉辭無好者周請乃與二兩
孝微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初廉初廉恍惚曰李初廉結髮從宦皆不
由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微其知子何假欲權傾不過遠向丹州耳

詩已披弁者都官尚書辦而木報遂發放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
悉加儀同獨不常凡則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為榮卒贈史部尚
書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龍夫李靈兄弟並有馬靈則首應弓旅
道光師傳頌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鑿略益亦過人各
能充廣門業道風不殫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調
滿從橫功名自平李初之家風素業尾李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
振惠之子弟時盛衣履宜宜或里是意因亦文雅所得安世職其
遠推時幹之良嚙以兼後進都則儒傳顯赫之高也固可謂世有
人焉我深源弟凡人位兼受于惟才臣不替門緒茂矣



東莞先生北史評論卷之十二

魏列傳

高祖

附雅字伯夏廣平人也素為博學物海高允等俱知名後為秘書監
變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注明雜好自矜誕姿傑人物高允重雅
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燕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那氏雅勸允娶其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那不得與平海人自棄由夏我自敬黃頭
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板士須誅重雅雅因叢論長短忿滿者
陳奇逸能奇至疑儀者深賞之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德陽王氏奴主使後平明根
以製畫倩人書字路登書地學之長安瑛將寶璣見之呼問知其姓
名乃告雅雅使人贖之數書年十六歸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
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子推為中書學生累遷東兗州刺史歷儀曹



東莞先生北史評論卷之十二

魏列傳

高雅

附雅字伯度廣平人也才高真物海高允等俱知名後為秘書監
變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明謹好自矜誕姿傑人物高允重雅
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那氏雅勸允娶其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那不得與平海人自蔡伯夏我自敬黃頭
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板士須鍊重雅雅因叢論長短忿滿者
陳奇逸能奇至疑儀者深賞之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德陽王氏奴主使後平明根
以製畫情入書字路畫書地學之長安瑛將寶璣見之呼問知其姓
名乃告雅雅使人贖之數青年十六歸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
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大夫推為中書學生累遷東兗州刺史歷儀曹



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明根以年滿七十求致仕優詔許之其年以司徒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為主知樞密機要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其文初明根與高閏以儒老學深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朝進簡而閏以才華特稱明根世號高將焉

高閏

高閏字關士懷陽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到諸崔浩活浩與浩奇之使為諸中書監表明日陪聖祖車過駐馬乎閏諸車子皆驚閏本名璽浩乃改焉閏而字為由是知名高九以閏文章富逸舉以相代遷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表明初為中書令於事中委以機密詔令皆擬研結贊頌皆其文也齊文又引見王公以下甚望信愛令辨忠佞閏曰佞者佛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雖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閏

理求之終則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思夫其所以別出處同異之間交談忠佞之說豈是職然易明哉或有託按以成忠或有欲忠以飾佞知楚之子綦佞事雖忠初亦佞也閏曰子綦忠速初雖隨忠終欲忠言此則欲幾謀赤為佞也子綦若不欲初隨佞忠無由得顯帝善閏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日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閑五曰刑賞故逸人不服則嚴文德以衆之寬發使命則嚴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我則制法度以齊之暴發使則設防閑以禦之臨事則嚴刑則刑賞以勸之用能開國聖方在伐四鄰此欲擇惡同於禽獸所長者野獸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過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豕俱逃是以古入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德忽無常故也六鎮身分倍衆不關互相關連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成彼朔方趙宣泰始長城是禁漢之學武陳

其消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難保所以同此役者非君術之不足
徒衆之不足乃防秋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禁六鎮之北塞長城
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於要害帶往徃門道小
城於其側固也却敵多置弓弩於來有城可守有矢可捍既不攻城
野原無獲草盡則走無所必懸又宜使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
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柱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
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與者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
二萬人專習騎強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檢諸勇亮八陣之法為平地
崇麗之方便其解兵單之宜藏旌旗之勤兵器精整必堪禦寇使將
有定法只有常法上下相信靈夜如一七月發六都發萬人各備戎
作之具以塞北諸屯倉庫時近他京俱送北鎮至八月在北都率所
領與六鎮之兵五五噴南楊成僕比狄若來批與決戰若其不來然
後散分其地以塞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逾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

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
強弱相懸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糧求過勞而
無慰計塞長城其制有五能避勞之苦其制一也北都放牧無抄襲
之患其制二也發威嚴敵以逸待勞其制三也省境勞之憂懸無時
之備其制四也嚴常遊邏求得不遺其制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
而論則好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橋二高為當時所
服固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又於朝廷黃髮之中則談論
起人笑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食福於後切在中
書好書等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千求者無不受其請及老為二
州乃更慶餘旬雖有良牧之譽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叟少懷志年十三辨疑釋
經解有武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閱於因能誦焉好為文既善典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純大前夜遂入長安亂風化極底各行囉
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聞其貴多疑時方得叟不足叟與求而出
祖思因留之曰當與君論夫人之辭何遠足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
久矣與君相知何誇言若是遂歸主人賦章社二族一宿而成時年
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焉後叙中世有協贊事而未及鄙駭人皆奇
其才畏其筆後入江樂裝裝裝裝裝裝之不重叟乃為詩示坊知程伯
達其略曰群大吹新客使將排練寶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邊芝術
悅悅然巧楚萍靈均何用宜愛儀託翰寄輔臣怕遠見詩謂曰涼州
雖此君或或然自後代以來既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祝之有
叟曰貴主幸正朔而弗薄德仁義而未充吾之擇木風在大魏與子
曾遠非以聞也後除仗健破陣叟既先歸魏朝也以其識機場始
獲男家於密雲臺臺草建唯以酒自適不事產業常若飢貧然不以
為恥養子字頌然以自給養每至實際門曰東一停牛弊車縛帽而

已作布囊容三四斛故東歸飽盡餘肉餅以付嗷嗷見車馬於華者
視之羨如也初叟一見高元曰其壽之交以故為美決吾之於子
汝汝幸為幽贊汝此古之校可無愧也於允緒見中書符郎李璋被
原華兼更資也友揭蒙頌卷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視體上襟帽末
前若欲作何許也汝其唯暇盛服盛色也叟少孤每言及父
母則淚下若孺子體亦以當祭之前則先求百兩美服將其所知費
常常而為期田文宗等接聖祀祖在朝母空將為欲坐美拜盡拜
恩之報有故進記潛家醫藥酒每始起一壺與叟得後許赤次河東
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慈以為過季子惠於叟何其恆也潛曰我
恆給養者以其恆於孝恩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高固曾遊其家過
史短褐曳柴從曰跨舍為閭設酒餽食皆手自辦然察其儲宇卑
隘園疇穡苟而飯菜精潔醴醬稠美見其二妻並年衰或紗衣布穿
弊聞見其貧以衣物五十束匹贈之亦無辭免問作宣命賦叟為之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本安委左右背依如其德感時舉以布麻敷養更節分散之慮無餘

財

劉廷明

劉廷明，嶺南人也。父實字子玉，以儒學稱。廷明年十四，就博士孫鳴鶴弟子。五百餘人，造經業者八十餘人。鳴鶴有文治，并妙選良偶，有心於廷明。遂別設一布，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布者，吾當婚焉。」廷明遂奮衣坐，神志浩然。曰：「廷明，兵人也。鳴鶴以文安之，廷明後隱居，隱泉不應州郡命。弟子交疾者五百餘人。」原大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共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廷明時侍側，讀代其事。王曰：「明自執者，歌人重此，與諸吾與卿相過，何真孔明之會。」玄德遇極，夷護軍。姓有攻，勝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此篇，能以燭照畫白，且且然，夜可休息。」廷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廷明何人，斯敢不知此。

宋錄 卷五

宋錄 卷五 宋錄字體業，敬盛人也。五歲喪母，事伯母孫氏，以孝聞。八歲而後，氏卒，君喪過禮，嗚呼。然謂殊大，張子曰：「門戶傾覆，負荷在膝，不創，體自腐，何以繼承？」先業遂隨者，至酒泉，走歸，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郕中，後奔，反業為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佐過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及後，經籍七，明次斷，行華亦無所也。且渠家時，平酒泉於歸室，得書數千卷，益米數十斛，而已。業避飲曰：「孤不喜克李氏，故得歸耳。」尚書吏部郎中，委以檢校，蒙受新元，以子教，健以為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成武拜歸，河西王右丞，相贈會稽水公。及并涼州，徵業，就至京師，卒。曾孫游道。

遊道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若叔父，為奴。江以捕，越道，請令，送堂而殿之中，射，漸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志中語曰：「見惡能



討宋遊道等基即除左兵中軍為臨淮王或請遊道乃執收長
揖曰下官謝王駿不謝王理即日誦賜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季頌有
表云偽皇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守宗室東臣告請應
實所以量委參武實千人季八代下以路阻自當遠勞在防羽林八
百人辭云禮燒無事乞將驪家巨悉為河深知不可臨淮王或即季
之兄子道省事謝連三日之中八度還使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
則上孤負聖朝但身在此先師長雖及其代下便請放遊道還為
身無愛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職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
小朝愛國之心宜至於我魏馬隘口不在朝堂右僕射臣世隆吏部
郎中臣詳檢已下百餘人並皆罰是臣實歎其言云忠臣奉國事在
其心亦復何前黃飛比自比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官以遊
策賊鄭元讓立義廣州王復建其社計恐惡如流似善何速今得冠
冕百寮方欲為私官改為臣此者賊地怒更甚巨既不假干紀貴臣

乞解加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功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遠使一節遠
秋高聲請者類柱乞解尚書今帝乃下敕賜解臺郎中尚書丞自太
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京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遊道別
為後日神武之司州襄朝士森轉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文
大節之為人合飲此酒及環晉陽百官醉於紫雲神武執遊道手曰
吾知朝貴中有嗜酒者但用心莫復長慮當使物位與之損以於
是醉以遊道為中尉又讓靴請乃以推遷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
書左丞文讓謂遊道曰卿一人兼兩臺一人兼北省當使天下
然遊道入省勅大辟成陽王但太保魏壽司侯高隆之司空侯景錄
尚書死賜尚書令馬子如實資金銀俸錢饋饋雖非指事賦頌然
是不禮權愛又奏駭尚書建夫數百保省中豪吏王壽之徒並鞭斥
之始依被車於尚書省立門名以紀出入早晚今侯已下皆側目
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又諸王妃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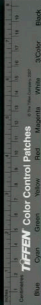
平歸中華義王共事有禁而禁有不奉惟禁者遊道判下廷府科
罪高路之不同於是及誣遊道高也惟尋已遂性拷郡令史誣成之
與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物歸亂其國法所必去附下則
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在丞求遊道名望本關功顯何起爲衣安
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明倫垂即離行歸言肆其姦詐罕識名義
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此州久充聖香清賓而長惡不悛曾
無忌諱致舉曰已得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詳其禍心因公報陳
典非義雲連相糾舉又左外兵部中魏叔道詳云蜀內降人左澤等
爲京畿逆首令取保放此大將軍在者日利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
府成何物官府於此爲制又云乘前官控成何物官格依事請問遊
道並請取引案解對押詔使無人臣之權大不敬者死劉禪使者尚
得死坐視遊道江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緇夷齊心懷盜跖欺公
實法受約范宜登簡官厚財與位積難賊行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

一陽德祥可驗分依禮據申是游道死罪是帝朝士皆忿爲遊道不
濟而文義開其與侯之相抗之言謂游道者曰此負足雙直大剛惡
入邊者曰譬之畜均本取其文今以數丈較之恐將來無復或狗器
付廷府游道至除各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議獄外
校舉道有與游道有舊使令受之文讓怒收遊道禍而列之曰遊
道惡性續傳是雜碑已次七號始創人物杜與郎中蘭茶雲愈羅
劉華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其道習度尚執典法官而犯特是
難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爲脫物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
著不可輒脫文義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
有卿乃於少存覆檢主司盜截得短駕計姦史反誣奏之下獄尋得
出不歸家限之府理車卒○遊道等或其子士約士直等曰吾執法
大剛較遺也寔任自知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而謙遜



江云字法安簿簡人也武少專學數年中常憂雨人時相製授及
贈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尋除督節令以書文石大石上尊號
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无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武書也延
昌三年武表曰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彰其畫軒林氏興而靈龜彰
其移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判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
契以舉事宜之王建則百工以叙職之方冊則萬品以明冠於三代
康禮頌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彼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
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頌之遺法及宣王大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
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論六經在血引楚春秋皆以
古文藏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豎燕兼天下丞相李
斯乃奏繩墨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籀車府今切高作差履器大史
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頌有者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
燒經書雖除舊典官獄繁多以繩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急矣隸

書者始聖使下材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龍虎隸即謂之
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篆
八體試之隸最以為尚舊史書者字不正轉舉幼焉又有草書莫知
誰始其形音雖無源流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延若頌流若
楊張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更慎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微讀等百餘人魏文字於木火宮中以體為小學元士戴門
侍郎楊稚孫以作訓纂篇又亡新若操自以運意制作使大司馬魏
豐校文字之部頒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
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
曰隸篆所以篆印也六曰鳥蟲所以飾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比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
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說曰一篆小異斯



法以長精巧自是教學者其法也又謂舟中賈遠借班爲文殊疑異
指王數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蘇不悉集述即改而許慎古學之
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慎說文解字十五篇首
一篇云各有節焉可謂類聚辨分難而不越文質抄撮最可得而論
也左中即將卷首林字斯曾書之次爲古今雜語於太學立石碑
均載五經題香指法委元邑書也後開鴻都書寺奇能與不與集時
謂方歇業無此邑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林
諸碑廣雅拾遺漏增大率類抄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
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郡郵亭亦與撰同博聞古義特獲倉雅許
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兩經有各於撰以書教諸皇子又變至字石
經於漢碑西其文符煥三體從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又有古說草從河東衛顛二家並說能兼當時盡觀碑類寶器之結
悉足玩盡成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說

避附說許慎說文而按高章句應別古籀奇或之字文得正據不差
疑者也悅弟辭別技故左故左故左幸至聲韻之法非韻集五卷使官商
編韻別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音韻音讀是夏時有不同皇親
宋百王之字紹王翼之譜世易風後文字改變篆形認讀誤體失其
俗學歸背復加歪走巧法辯士以意爲說改或於許難以釐改乃曰
並求高階巧言爲辯小兒爲說神虫爲籀少斯甚云皆不合孔氏古
書史編大業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篆不問世爲盛夫文
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繼古臣六世祖
夔求世陳留注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博觀古篆之法余雅方
言說文之說當時並收善藝而祖過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
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大廷中執鏡內而臣仁祖文成杖策歸國奉
藝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聘葉葉深叙刻於儒禁官班文骨
家說世業登臣胤祖職學廣濟廣家風有忝無願足藉六世之寶



本遊經考之詞切若古人之執金鼓講門之轅求撰集古來文字以
許慎此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爾雅三倉凡諸方古通
俗文如文宗碑合廣雅古今字法三字石經字林續集詞賦文字有
六書之誼者此類編學文無復重編為一部其石經考或俗隸諸體
咸便於於篆下各有區別詳訓微而之誼念隨文而解音讀受夏之
聲並是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既兼述許氏百氏之觀而
同文字之域其書必書所頂之書乞重致給外學士五人輩習文字
者功臣投覽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知所請并就太常書藏
入舊史之其有所須依請命之名目待書成重開或於是撰集字書
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先是大
如中說法會能歸書寬式之在東宮判法會待書後以隸迹見知於
闕里者甚衆未有知惟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凡之亞至於兩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化

高閣駭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掛冠道
奉檢備懸典矣矣朝更顯瑞之開漫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然胡
方回張滂及承浪眼朋劍延明趨在索敏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群
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被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
也宋臨安岳岳中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徒為累江式能世
其業亦足補云

宋朱先生元史詳鈔卷之十三

王惠龍

王惠龍太原人晉尚書僕射喻之孫幼聰惠尚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敏時喻不為之禮及得志喻合家見惠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妙所歷因約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怒疑為王氏子孫彬擗為受業者乃免遂奔魏興姚泓滅惠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惠龍請效力帝許言與俯而泣帝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唐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策乎然亦未之用使拜洛城侯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成謂南人不宜安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惠龍抗表願得南坐自叙律浩因言之乃授南陽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又宋謝晦起兵江陵引惠龍為援惠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恩陵成母敗乃班師後宋將王文瑛寇滑臺詔徵惠龍赴



宋朱先生元史詳鈔卷之十三

王惠龍

王惠龍太原人晉尚書僕射喻之孫幼聰惠尚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敏時喻不為之禮及得志喻合家見惠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妙所歷因約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怒疑為王氏子孫弟擢為受業者乃免遂奔魏興姚泓滅惠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惠龍請效力帝許言與俯而沈弟天子為之動眾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唐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策乎然亦未之用使拜洛城侯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成謂南人不宜安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惠龍抗表願得南坐自叙律浩因言之乃授南嶺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又宋謝晦起兵江陵引惠龍為援惠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恩陵成母敗乃班師後宋將王文瑛寇滑臺詔徵惠龍赴



兵將軍與安頌等度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志龍
校哥大夜之太武賜以何馬鬣帛裝籠驛將軍賜管長杜侯拜堂
賜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喪職並齊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
萬餘家就為善政其後宋將到齊之禮道濟順雖頭大相殺掠恭能
力戰善無其鋒勇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執頭純馬楚龍狂亡人之
中唯王惠龍又降延之可為深懼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得之宋
文獻及開云惠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致引寇入遼因執安帝大將
軍可為楚之以故太武聞曰此必不然若齊人思樂殺耳乃賜惠龍
聖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此敬相中管朕自知之風塵之古想不足介
意也宋文計即不行使遣刺客呂玄伯購惠龍首二百戶男爵一千
匹玄伯為及開宋齊人有所給惠龍疑之使人探其機有刃刀玄伯
叩頭請死惠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管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
求已不殺玄伯無及制將宋惠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

方以仁義為子齒又何憂乎刺客遂合之齊人服其寬恕

魏 魏

魏幾字勿羅榮陽人父玄水拜中書將士夫安初宋州刺史常郡
奇授改前宋并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術赴之遣義榮石軍率
到上落珍奇率文武二百人來迎既相見義榮頓軍改宋即入城
義謂石曰魏軍動逐今為奇雖來意未可盈不知直入其城奪其管
舊據有有軍編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為勝下從義言遂榮為鉅入
其城中尚有珍奇視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向石既克城意益驕息
置酒環殿無警防之虞義勸殺安設備以待并常其夜珍奇果使人
燒府欲因被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且義謂白武備安慰郡邑察
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
之不克議欲還軍長杜侍武擊之義曰今起驅市人令不延月宜安
心守之起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汝陰遠長杜起必俯城深慮多積薪



穀時米恐難圖矢石不鈞遂使師長社茲冬獲在文楚遊果微備熱
功而遷屢年越既博文長代成食鹽賦漢乃克之克必如黃淮此平
遷中書侍郎太和十六年卒孫述祖

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譽齊天保中歷太
子少保五光攝太夫儀同三司充州刺史時齊子家為楚省使歎曰
古人有古聞伯夷之風貪夫廉嚙夫有立志今於鄒兗州見之矣初
述祖父為兗州於鄒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
為刺史往尋舊處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安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
祖對之為四悲動筆答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
歸乃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
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能龍吟十弄云雲夢人羅舉嘗
而遇得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處精韻以待賓客
特迎不他少時在御屏為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

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使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故儼終登顯
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若矣一生當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
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禮設奠皆定六州事正陰崇亮光三州刺史
又重行版僕楚三州刺史折在皆有惠政天統九年卒年八十一

詳辨 州 卷 齊 通

詳辨字允白命陰人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志與北海王
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中陽錫之猛曰江東無柳北也秦
國定多奇士知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敵亂
濟時者文人薛威明其人也猛曰聞之又矣方欲弱命強國之自尚
山來錫與猛皆舉軍得茶澗秦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微而
溫服及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言時以車馬聘策猛以為
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山下與相
見強使生薄責之因德備宣旨曰成敗無生降之臣似有死節之



許耳歷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濟捨之以勸事君者後
堅伐晉軍敗遂總宗室與兵威振河橋攻慕容暉慕容暉求於陳川姚襄圍
而解之遣使重加禮命假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為胡郡公轉
左尹尚書。辭勿而為典儀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後
慕容紹宗仕魏與盛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韓知純氏運表送燕陽
家保卿恩及晉將劉裕平姚襄即署劉國錄尋於平陽太守委以此
道續拜及長安太守謝述歸魏仍立功於河陰江平西將軍東雍州
刺史劉元深加器重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
算與朕為長安主人卿既受任務當戮戰以數十之眾摧北赫連
氏帝甚褒賞之又除拜州刺史卒於官帝以所闕未還深悼惜之孫

湖

湖字破胡少有相推為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特務與物無競好以
德義服人或有人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投符卿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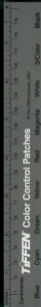
化其風譽咸以敬讓為先三召州郡君紳主簿列將傾心致禮並不
便已而惠之為本州中興亭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
聲之有八子長子魏知名

魏字延舒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安游處雖在闈室倏日矜狂見
者莫不慄然加敬傳覽項藉精力過人至其前言往往多所究悉詞
辨占對尤是所長大和十五年釋褐署著作佐郎後遷書侍郎御史九
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魏極爭之帝每云朕見薛猛不
能不彈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欲手魏無為孝文所知外以德若遇
之內以心誓為守親衛禁兵委魏管領故於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
軍羣臣歸朝之後魏恒帶侍惟性言教盡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說勸
魏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此察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魏苦讓
不受帝亦唯相禮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
羽林監宣武郎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史人追思簡

其所坐稍以存遺愛子孝道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為才過中書郎深為朝野所知開成知重晉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敬酒有帝因與元聖又孝通等宴奏鼓管命翽又荷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聖等倒以酒為誓孝通曰既達意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大然意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朝不稱中書孝通即整慮為頓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至主疏萬機孝世亦無窮孝通曰宜唯披草木方亦及昆虫豈曰朝賢既濟濟野的又荒荒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觀一筆或孝通曰微臣宿楚溫何以荅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察外舉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議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凡裝伯茂性使多所經慮唯款實孝通每有著述共舉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死精檢康何如管仲樂毅蓋旬許經綸加裝僕也屬齊神武起與河朔政防相用刺史劉誕爾來天光

相開中討之孝通以開中陰圖秦漢舊忠憤所感頗過以為後計微何北矣利備足據之焉開中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相授岳拔舉秦漢諸軍卒備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齊紀書魏碑云開中岳岳向鎮長安岳深相慕重行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為兄弟前守將陰從天光敗於韓陵岳開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出褒孝通岳即位後神武方得志祇賀拔賀為異州刺史岳擢拔軍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驛半破爾來百萬之眾其鋒銳亦難敵然公兩兄大帥領軍宿在天上深恨漢子魏買和斛斯據大野胡也故毛呂延壽之徒於爾來之出告其典并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孫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謀用缺餘之又夫人望爾之腹心之喪雖今燕陽在關下莫能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陳



雖未已也萬仁雖後退建德在舟州高王之計先須平矜今方後
羣推安其內以何耶去其巢穴與公軍關中也且六郡良家之子
三館禮義之人論幽并之變務勝汝頌之奇士皆傑仰於公故其智
力據羣山以為城柵因黃河而為池壑退守不失封堽連兵同於建
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
乃遂辭為答而不從歟。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使留京師重
餘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岳為常山太守仍以深熟民任選故也
及孝武西遷或攝孝通與周文交密又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
見物執將赴晉陽及引見成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初正齊神
武更相款款即日原免然爾政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時訪文
典大事而已興和二年卒於鄴

薛歷

薛歷字景微汾陰人也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雖窮不

再時人來之奇也但表取人多以世族險世無貴法辭獨不為符
既羈旅不被權用常歎曰宜能五十年歲讀死一校尉欲明須首領
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眉輒憂深嘗建員才使氣水軍
越世球之門在中郎將軍薛歷曰君門地祿下身材不劣何不營
務數家吏都歷曰世曹滿高位矣後沈下察古人以為歎息勿所求
能也嘗憂告人曰此年少貴祿晚但遭時耳孝高十秋策龜洛陽
及齊神武起兵歷乃東遊陳果謂諸旅人孝通曰宜歎區區兵仗上喪
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漢吳陳
花園之召為行臺郎除額進將軍步兵校尉及罷帝賀故去軍人咸
相慶歷極獨謂可得食高曰悅才略本寡微害良治朕亡之事共則
不遇吾屬今即為人所賣何憂之有乎長高以歷古為然並有憂色
卒而周文平悅引歷為記室參軍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
軍大統四年宣光濟殿殿初大隆為之頌文帝又建二款歷一為二



仙人共持一鉢，阿天一鉢，鉢上有山，山有香氣。仙人又持金鈴，以
磁器上，灑水灌山，而住于塔，塔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欲試一為二
持，則奏一盞，相去盞尺中有蓮，下無塔，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取
乎器為匙，為糖以飾之，謂之水芝。欲搽二盞各處一鉢，鉢圓而鉢方
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五佛，欲發前形似鉢而方，然而平，蓋則傾，盞
各為頃大，統初儀制，爰屬周文，今世與虛，辨論參定之。

金曰：齊辨有起之初，功禁早，樹門，廣人，爵無督，榮名，道術，微道，奕
世，禮文，宗令，望及，跡宜，獲然，微而，運逢，李叔，卒，陶，殊，數，痛，斗，仲，良
任，惟，繁，制，弘，益，流，譽，而，陷，首，錫，獲，以，受，權，寵，功，本，為，驟，斯，宜，虛，位
寔，然，益，學，稱，故，博，文，選，耶，龍，或，揮，翰，鳳，池，或，著，香，麟，閣，或，著，猴，位
各，選，琳，瑛，擬，技，徐，東，初，食，生，之，可，畏，論，共，在，題，寶，當時，之，良，遊，也。

吳康生

吳康生，河南人也。本姓連吳，其先晉代世為卿，幕大人康生少曉武

擊，弓十石，矢與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頽寇康生為前驅軍
主，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康生從駕征蠕蠕，寇兵臨五將未交，齊
將據諸斷津路，康生擊破之。敗者以為直，聞將軍康生，意奪綽，戰
績，梁因風放火，燒其帳，繼依懸，五將飛刀，亂折，投河，溺死者甚眾，乃
殺康生，直圍將軍。後吐京，奴又有號，辛文王康生為軍王，從章武
王世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
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處時，常予敵傷數千人，射
擊，辛支齊，置義勇，相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討之，將張伏
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過，照，今，康生，射之，望，換，箭，應，奔，胡，即入，懸，箭，而
驚，彼人，見，箭，皆以為，強弩，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故，時，作，大，弓，兩，張，
長八尺，把中，闊尺有二寸，箭，箭，如，如今之，長，箭，逸，與，康生，有，生，便，集
文武，用之，平，射，精，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弓，即，表，返，置之，武，軍。

楊大猷

揚大眼六部為勳官之於也少脫與逃走如翼太和中也欽委朝請
時將南伐尚書李冲與運任官大眼往攻焉遂用為軍主大揚額謂
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敵能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為諸君齊弱
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關鄧九江種暹之關所經戰陣莫不
勇冠六軍時假黃費安善及詔大眼為別將肆都督李崇討于之
大眼功尤著妻隨氏善騎射自諸軍者大眼至或戰避賊之餘備亦
戎裝齊統益驅又至兗管同坐幕下聽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
謂諸人曰此備將軍也禦武遣其將張惠紹率眾車切兼市謀又
假大眼于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和登討破之遂與中山三英同圍
鍾離大眼軍攻東守淮橋東西逼屬水沈長大眼所統軍劉仲舒
公聽拉而軍夜中爭橋奔逃大眼不能無相尋而走坐失營州為其
求于中追其前勳起為獄守中山由史時高華征蜀宣武靈梁人侵
突乃假大眼為太守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肆都督元適

遂禦臨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遂省門巷觀者如
市後於府前釣於浮山造世號凌壽恩同帝如大眼光烈大夫軍謀
軍領前山後其封邑使與着實實俱任惟應不能克過於歷上院整
孫决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諸士平呼為兒子又見傷與為之
流泣乃為將帥極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江南賊所遣督將皆
懷畏懼得傳言推四刑汚之間竟兒方有餘之云揚大眼至無不耶
止王處弟康之初歸國也請大眼曰在南開居之名以為廢如車輪
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英雄相宜時奮發足使君目不能現何
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曉采以為開關路之通也然狂惟堪之復嘉
怒不當掩掩過度軍士頗憊為懼者以為性廢所殺又為荆州刺史
當鎮楚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集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
政如此相殺也又北南郡嘗有武營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樓
南自是荆蠻相謂曰揚公惡人當作我蠻形以射之又張山之武尚



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空在州二年卒大服雖不學極遭人讀書亦坐覽之悉皆記錄今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識字也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也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祿淮遊軍帶礮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超人兼有謀略積勞前進除征虜將軍朔州刺史承平中轉幽州刺史無道左進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屠戮決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登生俱能為營延伯乘取車輪去輒削銳其輻兩而接對接竹為紐貫連相屬五十餘道橫水為橋而頭施大亮盛出設任情不可效亦此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深軍不能赴救祖悅舍軍扇見俘虜將軍科拉南將軍光智大夫。延伯與楊大服等至白雉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北平瑛石公私慶仗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惟強仍在宜慎別謀故引卿等視共量

算各出一國改為後新大門身曰巨軌謂水陸二道一特供下役無不勉延伯曰既對靈顏茶宜宜買水南水北各有溝渠陸地之計如何可濟愚臣極見願聖心思水旱之動若備置一年專習水戰既有不虞官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教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遷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嶺南將軍行岐州刺史。時吳許念生兄天生下聞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逃也黑水絕延伯為使將節征西將軍西道總管行金滿寶實與延伯相惡為嶺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印為明公參賊勇決延伯遂騎安數十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初賊營寶實率騎於東東尋原而北以示後據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推至賊壘搗成會之益而逃退賊以延伯來少開營就進窺過十營臨水還賊寶實視之懼有虧賊延伯不與其戰身自飯後抽便東度轉運如神頃史許盡餘乃自變成後登氣相舉還營寶實



大悅謂官曰惟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實嘗
曰此賊非若奴奴公但坐會使日延伯勸殺而以實為後拒天生
悉策來戰延伯身先士卒為其前鋒於是統銳馳進大破之得斬十
餘萬進齊及於小憐燕賊勸強諸將所保勿議還將或云非延伯然
以定之果能充陳無雙左衛將軍始如故外時方侯魏徵宿勳明達
等冠據匡州先是靈祖遣伊克生擊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將發
雁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故仍奔延伯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實會軍
擊會谷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魏徵實營涇州
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擊來馳戰大捷未交便示奔北延伯
矜功負勝遂為驕先驅伐木剝地大掘內為城狂教習燕發員而延
走號為排城戰七在外輻重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復軍於以討賊
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持文書云是降得乞被拜實實延伯謂其
事實遂起未聞俄而宿勳明達率衆自東西而至亡降之賊從而觀

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更前逐北徑楚其營賊
本營別延伯軍寡少卒兵力寬慮賊乃乘間入掠或延伯軍大敗死
傷者將有二萬實實於軍逃往涇州延伯倍倍倍倍倍倍倍倍倍倍
涇州西進去賊彭光谷離七里宿營延伯在宿營得不報實實獨出
擊賊大破之賊頃間平其數州賊皆逃避見兵入來掠散亂不整要
求衝突遂大奔賊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苦
將無能得安心與眾生大恨為所將之寇延伯末弟功名尤重時大
延末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諡曰武烈



張家先生比史詳節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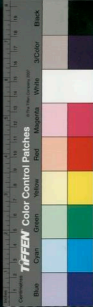
魏到傳

裴駿

裴駿字神駒河東人駿幼而聰慧魏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蓋其作
亂於關中陰人誦水宗發於惠之來僕聞喜錄今憂復計無所出
駿在家聞之便率羈御憂奔赴之賊是刺又以飲關會大武亂討
兵引見駿駿陳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
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日爲三河領袖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人也七歲能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戲天從西
來舉手俯之而羣鳥志誠感有異常童年十三省父憂哀毀有若
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辭於桑東封公俠伏懼
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罰惡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



張家先生此史詳節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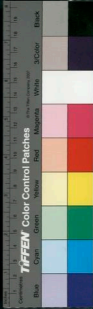
魏到傳

裴駿

裴駿字神駒河東人駿幼而聰慧魏表擢為神駒因以為字蓋其作
亂於關中命陰人薛永宗發使惠之來襲聞喜縣令憂復計無所出
駿在家聞之便率羈御憂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大武觀討逆
兵引見駿駿陳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
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日為三河領袖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人也七歲能不能言後於洛城見暴鳥飯天從西
來舉手俯之而志誠懇感有異常童年十三省父憂哀毀有若
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辭於桑東封公俠仗權
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罰惡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



升時侯宅側有大桑林因稱焉。魏正光中斛斯椿請遷義陽郡
中元鎮入洛使執其使人笑其牧畜家然嘉之授東郡太守齊武興
齊厚武有隙徵兵使軍於郡赴洛陽武衛王恩欲謂曰當今權臣擅
命王室日平若何侯曰宇文季為二軍所推若百二之地所謂已操
戈才卒肯役人以禍難救也恩是懼於侯也恩故曰奈何侯曰
國歡有江至之憂西廷有科求之患且至關右日積一日徐思其宜
耳恩慨然之乃進侯於帝侯在中尉及帝西遷侯將行而妻子猶
在東師鄭傳謂侯曰天下方亂未知為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
木為侯曰既食人操軍以妻子為國之患後入關除丞相府士曹參
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侯本名協至是簡文帝
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勇則命各侯為以功進爵為侯王恩改讓玉
璧以侯為長史齊神武以書相恩改恩故令決草報書甚壯烈周文
善之曰雖晉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侯躬履檢案吏人知子所

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蒙之此魏舊制有漁獵六三十人
使節中侯曰汝口獲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丁三十人使
節中使侯亦不以入私並收者為市官焉歲府既積為宅及每去職
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曰肥辭不食丁者不取後公員惠為世規矩
侯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侯別立謂諸牧守曰發決清慎奉
公為天下之景令歲中有如侯者可與之俱立歲皆然然聖政應首
周文乃厚賜侯朝野服焉侯為獨立使君

韓麒麟

魏

韓麒麟昌黎人孝文帝時拜齊州刺史麒麟昌黎在官塞於刑罰從事
劉普要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憂無所斬殺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
犯法何所斫乎若必煩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憂慙懼而退
麒麟以新附之人不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關正推用蒙
恩增置吏負廣延賢皆則華決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榮或在茲



朝議從之。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飢饉，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儲備九檢，謂之太平。故昭乎私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新穀，則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定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若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况於今者，勸以萬計，故項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饑饉。今秋京師造里，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登欽明，覆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有司不為之制，長吏不恤其本，自來平日又豐饑積，年饑相於奪，便成倍倍，故今耕者日少。曰者日荒，穀常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置於空，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今貴賤有別，人踴於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官司四時送行，臺便嚴一校檢勸，相勸課，嚴加賞罰，穀年之中必有盈儲，雖遇凶荒，免於流亡矣。性年校比，少貫租賦，輕少臣

所統齊州租粟，饒可給津，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制，而不可長。又脫有或收或遺，天災忘供，給之方無所取，所請收儲，有增益，致租年望，多積歲，庶此根，所謂私人之較，皆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
桓麟立性恭慎，恒置禱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捧讀數十，四其清貧，如此，贈使騎常侍，麟郡公，謚曰襄子，顯宗。

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大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郎，後兼中書侍郎。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舉，校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望，不復深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貢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茲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僕之賤，聖人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尊，自墜於早，揀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守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則，即便發舉，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才，長鍊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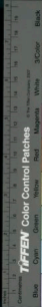


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君尊以御下者威也此標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足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狃於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典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求未幾盜藪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上好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趨當時之各行一切之法甚闊百官亦或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慈為容盜迭相鼓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上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校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後與崔逸等奏定朝儀帝會諸諸官曰近代已來尚卑出身恆有官分朕意所為可從以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夫審上古已來聖官則位為後為貴臨兒弟為欲益故賢時論曰俱然為人冲曰若欲為人陛下今日何為尊崇門品不有校才之器帝曰前有缺人之技不惠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

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得嚴呂望豈可以刑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積積代有一兩耳冲謂諸士曰適欲請欲請賢秘書令李彪曰師法寡少未足為檢登有所檢故不盡言於聖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書之三物執若曰科帶曰猶如向靜顯宗世曰陛下尤宅客邑百禮惟斯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必為秘書即漢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實學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實承貴以賤雙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傳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李彪

李彪字道固衛國人也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比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來而罷悅死聞博學高才家富與賄彪遷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返歸里空數年許鶴冠雖有志業聞彪名而請之齊研文之



禮禮之用邇遼舉孝廉至京師館而交策為尚同漢之朝貢李冲禮
之甚厚應深宗府之孝文初為中書敏學博士後為御史中丞領著
作即應為孝文所寵注又剛立造多勅許遠近畏之秦右齊氣帶
呼為李主使客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帝宴羣臣於
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問李彪之立是我國家得賢之基

楊侃

楊侃字子業弘農人頗受客書尤好計畫時父獨一門貴獨朝廷子
短早過而但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魏明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
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耳年三十一應齊華陰伯長孫承業請為
驍軍營軍梁州刺史業深規相詭譎靈購壽春人李瓜花築建營
令為內應遂已募勸兵士奮勇擊賊賊遂破云魏始於馬頭置戍
如聞後發信自操舊城若耳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啟勸設交境之
備已設亦已集唯聽信運佐軍威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條意而况

曰向據小城本非形勝聚集兵遣後盛搆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
乃云歸車可遣後報後曰彼之黨兵想別有意外何為去講白於此人
有心于村叟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後請已覺後欲兵去花等以期
莫不會便相告發伏毒者十數家處免後書卷入羅城而退。蕭
寶實據雍州及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必承業次位裴白承
業曰今賊中澄閣今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神而并置死此人有
圖心華州之圍可不取而解澄閣之賊必望風潰散諸夷既平長安
自克惡計可歸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業等領騎與裴
於位裴北度便據石壁乃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去平蒙觀
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討候裴軍舉二降火春亦應之以明
降款其無應降即是不得之村理須於數人遂得相造報實未降者
亦許樂降一宿之間火光通數百里內聞裴之惡不問所以各自散
歸裴安平根頗有力焉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得米千幾直一千銀奏德人與官並請五銖枝人樂為而俗弊將改

莊帝從之獨第津津子情

惜字邊者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既敏出入門閭未嘗鼓弄六
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算孫子希後謂津曰嘗謂秦王
不其容慧從今已後更欲刻日視之惜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足
弟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首有朱樹實地群兒成爭之惜頗然獨
坐共季父辟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法裕有我
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處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網罟具
盛饌以飯之因以賢舊諸子曰汝輩但知憂產謹慎自擇竹林別室
網罟重肉之食惜從父死且持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點歲未飽已
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子里外且掌與十餘人賦特惜一覽
便語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入士見之
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奔居性既恬靜

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懸雙山讀書孝思切以單功除羽林監賜爵
觀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徙葛
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官惜乃託疾密舍牛血歎合於獄中吐
之仍陽言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惜以世故未與志在潛逃乃謝
病與友人郡郡隱於嵩山及許帝誅爾失榮其夜兄舉衆推惟懼朝
廷以其父濟為奔州刺史北道大行基情隨之任有鄉鄰人偽寬者
承義從出屠將請津始之俄而孝莊崩爾時適欲返都行旋都邪
遇劫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惜各家盛德甚相哀念
付長史慕容白澤集止馬遣隊主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惜謂曰僕百
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繫復何面目見君父
之讎得自縊於一繩俾首而去君之惠也惜乃投高吊兄弟既帶寬
累載憂勞神氣至信都遂設刺棧門便策引見贊揚與運陳該家禍
言辭哀壯弟獨撰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轉大行臺右丞



子神勳開軍創軍國務漢文徽教令皆自惜及崔俊出遣羅家驛表
毀骨立神武愆之常相開烈及韓慶之戰惜每陣先登明條成共怪
歎曰楊氏虎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矣非虛論惜從兄切劘為成
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疎惜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忌就馬門
溫湯療疾郭李燕嘗其能因致番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
其逃亡惜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各陸自稱劉士安入嵩
山與沙門異像微會昇君別跡又惜之光烈因東入田橫島以講道
為蒸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祐之神或知將存愛惜
微元黃術黃善慰諭仍遣光州刺史莫思榮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
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諱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父之以本官
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實望之美起拜正卿尚書侍學典禮如
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
下俟惜悲不自勝濟南副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惟誠體

道將異異議範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惜貴公子
早著聲譽風表蓋故為朝野所稱家門遺物惟有二第一妹及兄孫
女數人撫養孤幼慈音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財前後賜與資
散之親族頻遺地疋冒履老一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儔捨而
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突擢人倫以為已仕然取士多以言說時致誇
言以為惜之用人似貪士古取其大者情願不以為意竊記強識
罕而不忘每有所召或早攝姓或軍籍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嘗漫
寢自言撰賊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請充皂草履經見我
不下以方聽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
果自不虛又令史唱人名誤以蓋士標為士標士標有言惜曰蓋郎
酒胡所以比玉

論曰楊善兄弟俱以忠義陳諫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結累朝
所銷門生故吏通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行為世



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欲器以來一門而已附于秀立青
崇蓋及積善之慶蓋有恩也又送胡禮朝禮刑肆毒以斯族而遇
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惜雅道風流罕同熙致公室人物於推大處
亂世之世當檢衡之重朝有善故是也又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
孤旬朔未幾身亡若辱進不能送性事者觀幾爾主逃不能保身
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譽既已仗義斷恩情忌之德無容推心受
寵是知變通之術非折衷也

王霸

王霸字恭慈琅邪人也少聰下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祿書丞
父與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子也年甫自定即來奔齊文帝
帝聞其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霸辭義峻切辭而有禮帝甚哀憫
之遂器及為國之遺胤於陳說深會言帝從者棧景不覺坐之疲也
霸因言蕭氏元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國南之規轉銳益重禮遇

日有加焉規實蓋區其之間也或并左右總說至夜分不罷霸亦盡
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大德也亟於饋園大
將軍長史紹羅討齊表陽昭恭恭壯勇以為父子共謀士有功賞加
等其後軍行皆大品已下應先擬用然後聞若投人聽五品已下
先即優校爾至義陽頗被威軍除持節督豫州刺史楊州大中元羅
善撫接甚有聲稱每徵入朝帝以又早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祭
虛樓遣舍人問羅對曰伏承陛下微服已經三日群臣不蒙自寧臣
聞兗水鴻旱自茲之數頃聖人以濟世不曰聖以政夫是以國儲九
年以樂九年之變亦四郊之外已蒙鴻齒惟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
蒸木闕一餐陛下微服三日臣臣庶惶惶無長情也帝遣若曰雖不食
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歷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在謝
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與
勳城王羅平步騎十萬以是之齊蕭蕭也小規李叔嚴也合虎將國



齊奔蕭進何討擊大破之奮叔歐走蕭懿還京師宣文臨東堂引見
勞之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楊州刺史蕭穎在邊悉心撫
按遠近歸懷附者若市成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然始春約家
無餘財然性狹徑視頗以功名自許護此爾伐少所推下并文每以
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齊春

劉芳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
崔那度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度入校皇太子經選太子左
子兼負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洛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
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悉覽若唯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
遇日隆賞資豐盈王顧之來并也筆文雅相莊重朝野屬目芳未及
相見嘗宴群臣於華林園語次云古者推女人有弃男子則無算芳
曰推經被正文古者男子女人俱有弃者曰喪服編男子免而婦人

數男子冠而婦人髻如此則男子不應打并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
初禮喪男子免特則婦人髻男子髻特則婦人髻古俱特變男子髻
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笄故稱其并且互言之并謂男子無弁
又禮內則稱于事文母雖初為獨體并總以斯而言男子有弁明矣
高祖稱善者又之謂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僕世造三
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在質焉芳言義明辨疑者皆在論
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而執芳手曰吾少來尚意三禮在前諸
儒五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在釋頌法下生之感遇中曹
今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務峻不能禁止嘉遠然嚴清寡欲然檢公私
還朝議定律令芳對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
以朝議多屬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言山大事皆就諮
訪焉轉太常卿先是孝文於代都郊高閣監考并公孫崇等十餘人
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高祖更共管理宣武



詔考其主之考表以禮樂事大不宜陳大自非得廷公卿數某儒者
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重之萬無為不朽之人被權譴許數句之
間頽頽三議于帝朝士頗以宗尊疎既又不應中器各嘿然無發論
者勢乃輕引經語搜括舊文共相雜質皆有明據以為益顯有差不
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同意平無以自通尚書故事述奏仍
詔委考期更方制於是學者彌歸亦焉

常典

常典字仕明河內溫人少而體敏嚴正有氣聲雖家人懼錄未嘗見
其寬誕之容為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律候五經百家多所研跡州
縣禮命皆不就或感西征京士典與兄士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
士國爵五品顯美男典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
為軍貴游子弟未逆學術典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
師學業翕然復興典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者嚴若焉元贊
司馬長安程靈幹皆是典教所悅程浩高允並稱典之嚴教實焉有
方允曰文翁亦勝先生剛克五教雖成成人一也其為通儒教服如
此因教設之程述六經專注以典制作甚有條貫行於世典不事王
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嘗覽為儒林先生平子文通文通
子景

潘回古人云才未平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而榮仕
辭茲寄同舊列錄器業自致物亦逢時之所致焉劉孝矯策特立
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盛然也
常典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XINSHIJ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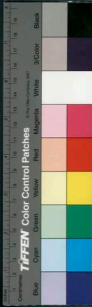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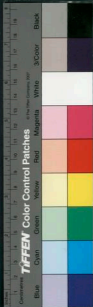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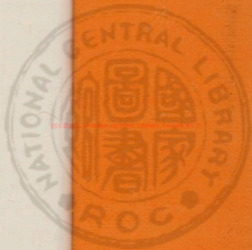


© 2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72618 v.46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十五

魏列傳

郭祚

郭祚字秀祐太原人魏車騎將軍祚弟亮之後也祚少為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尚書丞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勁在公風夜匪懈帝甚賞之是時華文統堂典禮甚繁祚九歲入魏都草創社計不息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素參謀惟祚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物成勳勳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多飲清徽後國華文章屬祚及崔光曰郭祚受勳忠事獨不效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端秀不勸此兩人當勳誰也其見知如此。初華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欲使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此吟曰此自因有讓因讓朕欲到彼一官須更勉有答云伯子陪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許讓帝歎謂祚曰卿之



志練李魁正請使朕還回不能使決遂不換才魁官也蒙吏部尚書
尋王吏部祥身潔清重指官位至於於彼彼今得人必辨細文之
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指滿官將每相怨
然所使用者皆量才強職將又以此賜之選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
師祥曾從辛東官明帝勿弱作將一貴賦出奉之聘應部左右趙純
弓與御史中尉王顯悉相吞齒標為帝所信祥私事之將人游行者
號為桃李僕射黃紙少卿。祥每曰健策前後考格雖堪天下如臣
惡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朕起超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
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如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彼百但
可正滿三則為限不得計歲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
裁次旨云然朕之體自依舊求恒斷今未嘗舊求之旨為從景明之
請為從王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兩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
而前尚書盛衰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年

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下者三等遷一階散官從處與所奏悉
隨者除其得既以後考在上下者三等遷一階散官從處與所奏悉
左僕射徐便將勳數將常侍都督華州刺史在西將軍太子以府朝
法尤受貴臣聲吹便殿疎夷李冲之用事也欽詐歲轉為左丞又
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徑徑崔氏之禍常懸危亡苦自陳杞辭
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
所顧及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退之心更投不息又以東宮
師傅之實到趨尚書令任城王瑒為之奏聞又為任西雍州雖喜外
樞尚以府罷不優心望如大執政者頗任之於時領軍于忠持靈贖
恣置光之徒曲躬承接林心惡之乃遣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
為州忠聞而大怒踴詔徵林。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新議每
每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際一朝非眾見守遠近莫不悅
惜。子景尚字思和亦歷書傳晚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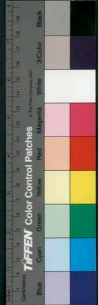


中軍將軍選員外郎司徒王濬大爵從事中郎公當世善事權
寵世號曰郭尖化中書侍郎未拜而卒

張彝

張彝字慶賓清河人也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宣武初除正尚
書執符中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武考訪故事及臨隨
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五霸方伯明嚴赫密可觀善夏喪伏彈其威
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大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香被
讒及遷州徙號將軍將軍殺政龍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律其舊
俗人惡變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謂有罪者隨其輕重調為
土木之功然後黜放之謂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立亦許之
侯射高第亦使向生主意不可筆悉階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覺
直後薄貳典馳驅於察貳與筆所親愛必欲敗彝深罪彝清身奉法
求其然過逃無所得見代還俗歸停獲數年明帝初倚中崔元表彝

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
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將途雖應遷當然恐在秩猶未應事
特簡之公叙引下同舉習之士焉推長伯游吉人所高當時見許敢
錄其義已降臣位一階後後也叙加叙西將軍與列大中正。第
二子仲鳴上封事求銓削疑格排扣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氣口
喧直涉露盤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尋官其家彝殊然長遊之愈父
子安撫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詣罵求
其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墮履焚取封仲達持火扇
被道中薪高以杖石為安否直追其弟或尋靈下地投焚其坐守始
均仲鳴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尋小以請父命羽於
等跪加歐擊生脫之於烟火中仲鳴走免彝極有餘命沙門守與其
比隣與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悅破乃卒官為設花羽林凶強者入
人斬之不能窮跡研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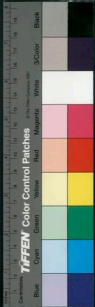


失

邢劼

邢劼字洪賁河間人魏太常員之後也劼少好學夙成尋師中貧厲節疎薄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矣最慕漢魏志偉累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有司奏劼奏劼曰劣者殊詞經權廢策邢劼才清可令受考遷豫州常書奏劼書。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劼加劼使持節都督征派漢南軍事進退劼劼得以便宜從事尋至漢中道安討之賊官欽附乘勝進奔至關城之下劼料劼使持節還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餘里千里獲郡十四二州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洛城。魏末曰楊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項經劉季建反叛元元起攻關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梁是常最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軍各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

蜀之所恃唯阻劍閣今魏克南安已奪其險據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所切洛方執任寒前軍果收後表魏四可圖也深諒是蕭衍兄弟骨肉至親若共逃亡當無死理魏軍走洛城深諒何竹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穿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格干成而乘時不枉伐而統一臣以不才竊當戎守上恐國威頓有海表瞻空治益且夕可看正以兵少糧罄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振舉愚管知將珍克如其無功分交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無憂為焉。機又表曰昔魏文建會率十八萬家傾中國資給魏稱平蜀所以然者國定力也況臣才地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勞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隘士庶慕義此在則易攻求則難壯力而行理有可克今正足前進已逼洛城則益州便是成倉之物臣誠知枉戎走率未易可為自單度劍閣已來弱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往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聖之恩過負陛下之齎報足以救彼類



有陳請宜不從又王足於治城取運不史局猶說克巴西達軍
王李仲遊守之仲遷得彼汝養女有美色甚愛之汝賣兵歸尋心酒
色公事略求無能見者憐念之切高仲遂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序
梁將樵希連已西逐沒繼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發蒙右以禮禮
以惠賚餘之投類因其去就休戚百姓皆為奴解者二百餘口乘高
版裝飲清論鄰之。齊梁人使快徐充朝之乃以器為使持節都督
東討諸軍事宜武勢造極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陛下難運然
東朝之齊非將軍莫可自古志臣亦非無孝也齊曰願陛下勿以東
而為廢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即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
暨至乃分遣將帥故時苑州悉平趙嗣有像平之帝賜錢萬有餘
之沒梁賊賊走中山王笑東勝攻隸隸又詔徵車象嶺以為鎮雖天
陰朝賈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帝詔云耕
則問四叔節則問鐵鉅臣既謂難何容強連繼取累表求保帝許之

吳果腹避時人伏兵微略豫州城人口早生殺刺史司馬收以城而
入梁遣其將齊壽仁率兵入豫然魏郡將而率羽林騎討之討
平舒縣由實宿謀之功也宣武勞遣侯曰早生走也中也有何時平
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懼然賜項盟之窮收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
悔首涼師領陛下不足為憂帝笑曰卿言何其止哉知卿親老須勞
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之於是張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
鮑口擊賊大將胡季智乘勝至縣報因即復故既而大兵繼至遂長
圍圍之詔使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
三關亦次縣報以役軍未至於寇疑多釋不敢進乃與張分兵將持
角攻之張將齊壽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前早生等同惡數十
人豫州平寇旅還京師宣武略東勞之張曰此陛下聖略威靈
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臣五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
存士由歲功而弗定當有官秩大捷及平孫舉志行營正不復以副



財為操戎資軍寔陸亮無尤選殿中尚書加將軍將軍卒於官繼才

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仰荷之贈車騎大將軍臨州刺史

郭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遊送不行名年五歲縣吏部郎崔亮見而

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

此日誦萬餘言族兄嶷有人論盛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

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盛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

嘗霖雨乃續漢書五日春能備祀七移因飲陸亮方頰尋熈史五行

祇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皆與

右北平陽國河東梁的茂教凡共河常遊遊等至北海王明令宿

飲酒與賦詩九穀十首皆在土人奴處止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即

昔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不不綴一字諸人方之王榮。

考易初與黃門侍郎李委之對典朝儀自淳熙之後文雅大盛郭唯

嘉之美獨少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故貴于時衣冠與相聲位

望通顯文章之美見新先建次郭蘇思華賡深共賦之每洛中賈人

拜職多憑郭為指拿委嘗有一賁勝初授官大率賈食飽與郭俱在

齋意主人託其為讓求遂命郭作之詎敢不跪每令人云郭歌小兒

當客作拿委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郭悉為細所害乃辭以疾除衛將

軍同子祭酒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子皆與郭和郭簡時使郭與魏收

及張子子明被敕入朝當時文人皆郭之下但又不符或後名高難

因朝廷不令出境商人曾問實可稱子才故應是北朝第一才士何

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能行服商

人曰郭伯猷懷軍猶得將今國子祭酒何為不可。除中書令舊格

制生兩男者賞平五口不然則給十四妾射雀選美絕之郭云此格

不宜輕斷句殘以區區之越貨供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之大

而絕此條非黃金於山不以易之今歲之於民獲何所損又準舊格

限因取占然後送付廷尉以為不可乃立議曰殿官分職各有司



有丞相不問人與官乎不進宜使刀仗摩刀乞之投突夜殺許
大之功詔誅之。那事簡素內行魯從凡弟親姻之間務為廉
嗚呼其質精無不遠就况年九以五經章句為急窮其治夏吉以禮
儀公私皆質疑去或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開典故那後華立
成慶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抗頃朝政宏遠獨步當情與溫子昇為
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那無虎魏收韓天才慶發而年事在二人之
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那魁焉

李崇 字 簡

李崇字簡長城人也孝文初為刑州刺史鎮上落被發秦快二州
兵送崇至理崇辭曰是人矣和本慈利之本崇代之但須一官詔旨
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落
宣詔賊人即能然遂成擒得齊人悉令還之弟人感德乃送刑州
口二百許人兩增文和無復降邊之警在順四年甚有稱頌名還除

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則鼓
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賊項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常有
伏人盜竊始發便兩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改換之東將
軍車為南柱詔崇調驃騎大將軍成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除用
傳人知陸震震作逆人表惡之崇遣高平卜翼州許偃化罪逃亡歸
陸陸納之以為謀王數月翼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長
車駕南討僕傷崇行潁州刺史楊雲珍建弟雲與子雙領步騎
萬餘襲成武與崇相結崇為使持節都督龍右諸軍事率眾討之
崇破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臣皆震雲珍散歸雲珍疾滅太
平崇建謙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十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
據驚城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驚攻之口積火不聚噴石臨
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容拒軍眾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
破之崇自攻雲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發克武樓



齊保州刺史賈黃宗遣參軍劉歊王恩考率兵救靈沙崇大破之身
斬獲首級十餘人俘獲敵軍糧珍走奔漢中考文在尚陽覽表大
悅曰朕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崇州刺史。宣武初徵為右
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東州州變樊安發嚴於龍山帶橋
大魏梁武遣兵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嶺南將軍都督征蠻諸
軍事率兵討之然分遣諸將擊賊屢連戰克捷主會樊安進討
西州諸蠻悉降尋兼督中東道大使賡陟賊否著賞罰之權詔曰應
敵制變非一坐故左擊右攻雷均勢今胸山驍寇久結未殄賊街
故許或作詭計宜遣親兵輔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致賊
東定更解算起昌初加侍中率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時有朱水
傍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無數從地湧出野鳴羣飛入城與賊爭
累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至守皆沒崇與共於城上水
涸未已乘船射於女牆賊不從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

崇曰吾受國重恩守蕃岳淮南萬里餘于吾身一旦躬斷百姓
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者王尋懷恨義成漢河晉宣愛一極取視千
人義狗等受誣被陳州刺史因東大水崇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
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溢斯非人力何得以此亂辭今
水間路通公私復業便可強中積糧供饋賊雖勞血士庶盡安彼賊
之略也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既深有將攻竟善御衆在
州九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敢侵邊所向摧破號曰飛賊甚悍
之梁武恐其久在淮南憂說又聞無所不至至宣武顯相查深恨無以
措崇乃殺崇萬戶都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謀崇崇表言其狀宣武
屢賜寵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視待無異為此崇武每歎息
服宣武之權任崇也深明曉林襄陽衣馬又崇建其游擊將軍趙祖
悅發陳西峽石更崇外咸道使保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



王神念軍水軍沂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臨冠邊城路長平冠五門
胡興茂寇開霍揚荆諸戎皆被冠逼樂分定諸將與之相持密蒙松
經二百餘賊敗之水戰以待臺軍俱覆州司馬田休等冠建安崇建
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中賢要其支路賊之於潞水得
斬三十餘人寇太后置書於懸符昌縣令懸符縣戍主陳平王甫引
無軍以成歸之崇打秋清發表至十餘里寇頓首將軍崔亮破硤石
嶺東將軍黃武果據上流次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處乃以
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東圍雒陽百餘里淮東
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屯其東此外城祖槐力屈乃得開苑
嘉之進號驍騎將軍徵同三司刺史和督如故漢淮堰未破水勢日
增崇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置
奉餅用厨數十餘上考明乃以元志代之殿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
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奪明恭決斷然性好用屬殿肆傲飲考明置

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員布謂即以賜之
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匹唯長樂公兩手持齎二十匹而出示不異
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員多頗仆於地崇乃傷融
融至損時語曰康留章武傷融新設貪人敗類微我明主。嚙嚙
主門郡懷紀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
殿或服式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餘略如少孝明日而社之朝臣
莫不解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又戰而還獲北鎮人破落汗拔陵支
折在營慈仁北將軍昭淮王戎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
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
侵強寇連恒朝金陵在彼亂度憂恤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贍
義以為偵得重責鎮登恒朝總使師旅備衛金陽詔曰去歲阿魯瓌
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
固威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而朔諸人謂可



爾不僕射盡實實曰陛下此盡實合所望於是詔崇以本官持節開
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軍中領軍將軍黃賜王深皆受崇節度崇
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奔力支崇崇與黃賜王深力戰
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賊深表崇長史崔登詳增功級虛改
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出討軍後亦州刺史元法備以彭城南
叛聘除安樂王盛為徐州刺史以討之為法備所敗軍為奔歸仍詔
復崇官崇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護軍軍會崇茂為乃以安豐王延明
代之崇為元年薨於位諡曰武惠崇從弟平

平字宗定少有大度及長少微時嗜好禮易頗有文才大和初拜通
直散騎侍郎兼文禮之尊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效一郡帝曰卿
復欲以吏事自試也科長崇太守政務清靜吏入議之微行河陽尹
或右權威之宣也即位除黃門侍郎連司徒詔以本官行相州事
帝至郵魏章平其其諸子平勸課農桑修飾大業簡試通曉以充

補行士選五節聽敏者以教之園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
榜前來甚便頗好優渥平乃盡養虎尾跡薄於客館注頌其下以
示誠焉子諧

諧字慶和幼有風采聰敏年接堂過元又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
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其父先齋彭城
侯文辭為聘所稱聖在中書侍郎是時郡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龍西
李神為元陽靈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慶芳清河崔暹為首初通
梁國紗簡行人神舊位已高故諧等五人雖連而遊者遇或道讓竟
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盛一時之選無才地
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觀禮禮優
隆館門成市安日齊文襄使左右視之實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折
擊魏使至梁亦如果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遂
秘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為人短小六指曰雙而乘順因破而緩步



因塞而徐古人言李諱善用三短

論曰郭祥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華文經論之雄獨在勤勞之地
吾官任事可銜述焉張譽風力審察有王臣之氣銜命摧施風聲
克舉民魏氏器能之臣乎禮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忠哉刑辯以
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於外寧折衝其掉世之器驗于才
少有盛名被勅京洛文宗掌符獨秀當年報必任責情無飾智疎
道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權借也又明崔俊之謗言執使景
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穿短崔暹顧為累德
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黃英重教然秀立任
當時相空為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波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
贊揚之材也詩風阮文辯益人望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紀列傳

崔光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馬家貧好學晝耕夜誦素
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
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符常曰孝伯才器若如黃河
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董若無
意外各隨二十年後當非司空其見重如是弟子鴻

鴻字丹雘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精造尚書都兵部中延昌二年將大
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制不通乃建議曰竊惟著者為官求才使人
以器然豈為明揚清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拜文選宜勅
一階平級者改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起
躡昇階數歲而至公卿成長兼試守稱免當遷進者彼卷則人人而

國寒而徐吉人言李諱善用三短

論曰郭祥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華文經論之雄獨在勤勞之地
吾官任事可銜述焉張譽風力審察有王臣之氣銜命摧施風聲
克舉民魏氏器能之臣乎禮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忠哉刑罰以
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於外齊折衝其掉世之器驗于才
少有盛名被勅京洛文宗掌符獨秀當年報必任責情無飾智疎
道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權借也又明崔俊之謗言執使景
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聲短崔暹顧為累德
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黃英重教然秀立任
當時相空為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波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
贊揚之材也詩風阮文辯益人望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紀列傳

崔光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馬家貧好學晝耕夜誦素
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
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符常曰孝伯才器若如黃河
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董若無
意外各隨二十年後當非司空其見重如是弟子鴻

鴻字丹雘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精造尚書都兵部中延昌二年將大
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制不通乃建議曰竊惟著者為官求才使人
以器然陟為明揚清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拜文選宜勅
一階平級者改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起
躡昇階數歲而至公卿成長兼試守稱免當遷進者彼卷則人人而



是年日周初黃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於國覽覽賈之美竊見景明
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二考轉一皆貴戚內外第有他人自非犯罪
不問賢愚莫不士中才與不肖凡有同轉雖有善政如黃蓂孺學如
王鄭才史如征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輩踴常亦
抑為一類不啻觀別舉明言已行猶宜消夏武帝不從鴻弱魁便有
著述志見晉經前史皆成一察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為符
號慕容重蛇長慕容德建張子張覺李休呂光乞飲國仁禿髮為
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周世故雖借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
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石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遺缺焉鴻二
世仕江左故不得借晉劉劭之書又恐流者賈之未敢出行於外宜
大閱其撰錄遂越邑詔鴻曰聞卿撰定漢史甚有條貫便可讀成者
送至朕當於魏帝之殿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懼且
疑訖不奏聞自正元以前不敢願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尤貴重當朝

知時人未能受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既賈多有遺缺至道武
天興二年魏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故在元年明元來興二年慕容
超會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魏弘敗於長安而鴻亦以
為或在元年如北之失多不考正

崔亮

北魏

崔亮字敬儒清河人魏中尉瑛之後也年十歲當依李父居貧備書
自業晉羅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既見尤性依之謂亮曰安能又舉筆
硯而不性此李氏也彼家鏡書因可拜學亮曰弟妹既美且容獨飽
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有嘆乎尤言之於冲冲召亮與弟因謂曰
此兒卿先人相命論使人曾中無非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
不亮即為誦之涕夾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修容冲謂其兄
子牙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交之小崔生峭整清微汝宜敬之二
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字文在

治家制華舊制遺置百官謂研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
允者始命三日較又一日孝文曰朕已行之不須知舉也駱敬亮兼
史部郎亮自參選舉王將十年解州刺史咸北渭水淺不通船行
崔暉中選事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咸北渭水淺不通船行
人駱敬亮謂亮曰首杜預乃造河渠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
亦有有橋吾今大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況長無恒又不可
造杜恐難成立亮曰昔秦若成湯橫橋渡渭以像國道此即以柱為
橋今世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積
此為用橋遂成百柱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
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轉服其德改。署。亮之詔賜衣為被再遷吏部
尚書拜羽林將軍張昇之後靈太后令其官得依資入選官資既少
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積常權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明
士之賢愚專以停解用月為斷雖復官頻死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

庸才下品年月文者灼然先用此語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
規亮曰魏周以脚墊貢士兩漢由用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諸
親古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懲十杖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
不求其德舉非雍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
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惟沙汰之理未精而賢猶當餘宜須
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務名行哉亮
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政亦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
之後誰知我哉可解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舉五六為吏部郎王為
尚書此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
真才第上之尚書尚書張歡豈人發職此乃與天下舉賢共爵人也
吾謂當爵之時無遺才無濫舉夫而汝猶云十杖六七况今日之選
專歸尚書以一人之蓋無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寬
鏡人物何其以管窺天而求其津哉今熱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



喚起不解書討唯可讀等語雖指眼誦喉而已念今奎張乘軒來其
烹鮮之效未嘗控刀而使專制又或入至多官員至少不可用清設
令十人共一官猶然官可較况一人望一官何由我不怒哉吾近而
執不宜使或人入選請賜其膏厚其操既不先從是以權立是拾限
以停年耳昔子產請刑書以故飲取向歲之以正法何異汝汝古禮
難權宜哉仲无云德我若春秋運我者亦未敢吾之此指其由是也
但今當求君子知吾意馬使既榮元帝義賊傷王徽相繼為史郎尚
書判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沒謂無別親之失才從亮始
也聖朝中太常卿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權據亮既喪劉氏領身事之
故頗中之中各以除禁有識者譏之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入
春嘉其有濟將用遂歎人為曠又為僕射參於張方橋東腰殺水邊
僅奢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

光紹亮從父弟也初除奉朝請光紹與弟光伯孺生操業相伴背相

夫爰逢經文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明帝為嘉
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紹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
微賤未登讓品曷逢空朝和無讓德和亦讓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
遂以和為黃陵王國常侍尋敕光紹秘書郎掌校筆林御書為奉
道軍司。及元顛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判史黃陵王欲集文武
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紹獨抗言曰元顛受制梁國稱兵
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嗜何但大王求事所宜切齒尋荷朝眷未敢
仰從並業茂張烈等叔祖張情始成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光
紹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明推而論之不以一
毫毀物家足於耐而性檢吝衣馬敝食水龍薄議者憐其矯節

論曰霍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萃文屬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國
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公主不出宮者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
希有但顏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澁斯乃明實所不免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鴻博綜古今立古為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勳有老
述於斷年之題夫之遊遠故將未聞為國盡無苟而已其若足
乎光節若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得永

得永字德朝清河人初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有氣幹孝勇過人
隗子執鞍揚州立馳騁者三十餘有交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謂洪仲
洪仲曰諫之而不為報求乃杖笞讀書成續經史兼有才幹魏為奉
拉郎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又以永為主肅平南長史成陽王
禧惡肅難信言於肅曰曰已避傳齊朝為其長史雖成擒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至心奉之請
裁王將齊州青萊相趙公文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其
楚兵好以所營為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又火記其淺處永
既設伏乃窺令人以紙成火渡南岸當諸處置之教云若有火燒所

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攻華觀率領來攻營東西二伏仗擊之擊祖
等奔避淮水大既魏起不能記其本齊德世末所置火爭渡水際弱
死斬首有數千假生禽公攻取祖人馬陸陳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
敗逐京師。乘叔繁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使趙王茂胤後令來將伏
共擊其後軍破之獲叔繁等命叔繁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齊捷
帝嘉之遣賜者沈豫州策拜永安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且
立蘇男帝每款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帝雖得備湖耳。中山王
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屯軍常長固設其南門齊將為馬輝進
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女史賈思祖令守營自若馬步千
人南逆仙碑賊俯射永同其血股取出前後入遊大破之仙碑燒營
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冀祖謂足不欲人知下官雖
國家一帥奈何使冀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定之極夜而返時年七
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帝意謂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可令求改之求亦不增文求五與之改東列軍儀甚置形要而英源
實之遷京除大中大夫後除授慶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求在魏離表
請求亦以為許朝廷不應求每言曰為授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
見憐此郡然於鄉人非其所長改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兖州刺史
年八十猶能馳射擊馬稍常諱言老每曰攝六十九還京拜光
祿大夫平

張晉惠

張晉惠字洪顯常山人指於三世張晉惠春秋百歲之說任咸王澄重
其譽舉為其祭僕世為雁州刺史晉惠為潯陽軍參軍行馬湖
郡善澄功最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為射晉惠奏記於澄澄
意納共言託辭自罷後為少兵校尉以本官領河東尹丞宣武副佐
典職備等飲酒游獲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
優擢校不拘此限然平中吏部尚書李紹奏晉惠有文學依才優之

例敘除卒總於軍司空晉惠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
為司空收議書記多出晉惠轉陳議大夫澄謂晉惠曰不吾君得陳
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亮贈相國太上乘公晉
惠以前世右父無太上之號論謂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
通乃安求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徽道舍靈實誕聖后近極克推
允之奇必親體論道之明故成功餘九竭襄敬修壽深聖上之加隆
極恩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猶謂未敢何者禮
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帝傍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
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數
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則則司徒為太上恐中繫數之
意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傳議其事任城王澄未得
清河王暉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晉惠並以
理正之無所長廷尉少卿家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

難殊同名為上河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屬聲河翻曰禮有上卿下
士何止大夫與公假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變舉不得非極尊小
體或謂許至於此處豈得所及翻甚有然已然不復言議者或以
太后當朝志相實前奏曰敬普惠辭雖不為然并臣等所同決汗
已流前依前詔太后後遣元又貴舉空今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茲公已有成議不得普惠朕後有所
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俾歸馳驛賜馬來甚迅速行立繼去普惠
諸子憂怖弟曰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
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嚙官尸權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懼然
朝廷有道汝等勿憂及議罷百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臂中山社獨
宜普惠曰明侯深德願舉身負大才執先公方來君諫職寒寒多
也河謂如也一醉永在胡可被弟富突面淨唯問難辭至而應對俾
一宋城之帝始養普門之新裁警終使群后遊地燕察拱嘿鎮示見

用於一時固已應是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載此白普惠及其此當每
為口實。時詔訪究張普惠上疏奏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
元成十三郡。繼因梁前幹郡其縣之人錯雜者止普惠依次括凡
刑威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寧守因此培區有方盜盜不起人以為
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逸舉然於故舊莫用人侯堅因少將與其
遊學早終其子大喻普惠每於四時請採無不咸嗜給其衣食及為
錄用皆長喻解榻獨其合門極給之在用卒繼曰宜恭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十七

魏列傳

袁翻 字季道

袁翻字季道陳郡人也翻少入東魏為徐紇所薦季道引薦者作佐
郎參事後拜尚書殿中郎職遷遷成事翻識曰臣聞房漢譽於西
北魏晉簡在東府是以鎮邊守塞必守威重伐叛未服寔賴忠良故
曰叔魏尚齊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
以為盛德自皇上以敬明崇節風清化遠或偶狄當忠寬春露故能
使淮海輸誠華陽即亦連城華面北垂歸仁縣車鈔閣宜伊兼載故
錄金陵投在茲日然荆揚之枝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
秀異自比歸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戎皆當即用或逢歲歲凡人
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運
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細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十七

魏列傳

袁翻 字 季道

袁翻字季道陳郡人也翻少入東魏為徐紇所薦季道引薦者作佐
郎參事後拜尚書殿中郎職遷遷成事翻識曰臣聞房漢譽於西
北魏晉簡在東府是以鎮邊守塞必守威重伐叛未服寔賴忠良故
曰叔魏尚齊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
以為盛德自皇上以敬明崇節風清化遠或傷狄當忠寬春露故德
使淮海輸誠華陽即亦建城華面北垂歸仁縣車劍閣宜伊兼載故
錄金陵投在茲日然荆揚之枝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
秀異自比歸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戎皆當即用或逢歲歲凡人
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運
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親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



唯通商發款之志其勇力之兵屢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
有執獲奪為己富其氣弱老小之輩微虧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
無不搜營窮壘若校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共草平陸販貨往還
相望道途此等緣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救其實備給其虛粟窮其力
薄其衣用其工為其食端冬夏加之疾苦死於溝壑者常十七八
為長以兵焚間同審此虛實皆云糧價兵疫易所乘發故驅率犬羊
獨犯疆場頻年以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
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君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夫際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聞
自今已後荆揚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
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爵級若能駕御有方清
高獨著威足昭戎信使遠近推轂士得其所心不營私固事修公
利者則就加爵賞使又於其任以時察委屬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

優異使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悍饒貪黷日當
悉無聞入不見德安厥其勞者即如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虛奉
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嗚呼如此則舉人不得其狀受任不得其
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遠志永消濼議收息契後拜度支尚書準
轉都官制命靈太后曾然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來尚書服之社稷
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胡名位俱重當時
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掖抑後進論者鄙之細弟履
子準節

準字叔德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
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除都官尚書準尚書少年平和潤素流
之中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持許其風盛。初
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相準準當備味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
不暇給及自君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領有



慈憐然在官應謹當騎少匹能督世墓郎多不免交通餽饋初奉爵
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非酒之遺尚書郎部與奉爵為致每省中語
戲當時奉爵為清郎大率初奉爵以太常少卿出使使省仍令考校
官人得失經充刑特刑部為判史別後送白袖為符字爵不受與那
與書云今日勿道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須符此心不貽學
貞郎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大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聞然
弟昔日為清郎今日復作清郎矣及任吏部屬政衰道衰君遽并要
勢倘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

陽丘

陽丘字景文此平然終人累世仕於慕容氏丘少好學博通群籍為
州刺史胡溫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後遷幽州中正陽丘文臨軒令
諸州中正各舉所知丘與齊州大中正考千秋各舉其子弟曰昔有
一科名垂後史今有二美當獨來謀

賈思伯

賈思伯字仕林益都人也累遷南青州刺史後轉南陽太守思伯
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恭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
鄭注云此三者或兼宗廟或兼三廢或兼明堂之言之曰者以明其
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蓋禮
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
聖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禮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
其於規制必難得厥衷周禮帶四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
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又大室皆謂之朝者當以天子
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膠注云東膠即辟雍
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維雍在宮肅雍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
也所以稱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久不在明堂之驗矣蓋孟子
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前則不應有毀之問其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ntinues

參三論明堂之制云坐方百四十尺象坤之象至圓徑二百一十六
尺東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六九之數九室以象九州至高
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兩外廣二十四丈以象
氣素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決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
象五行豈不伏也如此祭邑之論亦為甚矣九室之言或本可從竊
尋考工記雖是清剛之書猶本已久諸儒注述無言者考方之義作
不亦優乎共考經授神契五經要義禮圖皆作五室又徐劉之論
謂周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相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領也若
謂祖述若章規摹前事不應恰製周成法變近代安作且損益之控
控於三王後來疑議雖可準若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
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伏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
然父子相傳此論非為無稽兼且令亦無九室之文恐其制置不中五
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應章左个應章右个即玄

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
之理謂為可檢其方圓而覆自依時置數代九室之言蔡子胡學之
議子幹靈蓋之說最是一室之論又諸家紛紛說並無取焉學者善其

祖塋

祖塋字元珍范陽人也歷平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
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止上官察於及中藏火驅逐復度父母殺雞
之饗燃火讀書以衣被讀至屋戶漏滿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
甚盛內外親屬爭為舉小兒。歷典陳郡衣朝齊名考出時人為之
語曰京師楚楚夜與祖路中翩翩祖與宋府懸尚書三公郎中。王
肅曾於省中練悲平城詩云悲平城慙悲人雲中險山常晦望荒松
無雁風彫城玉佩甚憂其美欲使蕭更諒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
平城詩肅因歎曰云何意乎悲平城為悲彭城也魏有彭邑憂在衣



即云君封城正公自來見諸公可為禮之登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
面起疑樓石梁亭血流在水裏爾甚堪賞之絕亦大悅遂謂空曰卿
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捨兵于所獲。為冀州刺史東府長史以
賈贈事發往名後崔光榮為子博士李昂中於黃平主第經得士
玉印故君遂與李頊之游之益云此是子閻國王晉大原中於獄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晉言時人稱為博識益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
文章雖自出機杼或一隙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識世入好羅
他文以為已用而益之筆札亦無之天才假不能均調玉方兼有其
製裁之體或於袁宗焉性爽快有節氣士有窮死以命歸之少見存
世時亦以此去之其文集行於世

命朱榮

命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共先君命朱川因為氏
易高祖劉健魏登顯切為領人酋長率突胡武士夜平晉書定中山

拜散騎常侍以蕃秀容川幅制方三百里封之最為世業道武初以
南秀容川原沃衍欲命君之羽使回寂世舉國皆注左右北秀容既
在剏內差近京師宜以沃瘠更遷遠地帝許之。又折與大和中樂
為酋長曾行馬解見一向蛇頭有兩角視之東首故蕃酋自是年
號馬日覺以盛色別為群谷量之制定每有紅討戰獻私為蕃備資
糧助軍用等文嘉之又遷洛將德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整潔自
美容貌勿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飲酒誓眾便為軍陣之法號
令嚴厲眾莫敢犯正光中四方兵起遂發有欲招合義勇以討賊功
進封博陵郡公時榮年眾至皆用刺史討擊突厥不幼榮攻拔
之乃署其後叔羽生為刺史既受實選秀容自是兵威漸振朝廷亦
不能罪責又薦榮吞吐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京東拔相州帝不
許榮以山東二處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
邑東塞升臣爭焉周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壽等密議入臣朝



廷時赴京師靈太后甚懼遂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北防寧
遣僕子天光親往與說及杏頭王入洛與從弟世隆議發立天
光乃見其帝其論祭心帝許之天光等遂北祭受晉陽諸將所立乃
以銅鑄孝文及成陽王禧等五王子塗像成者當奉為主惟帝獨
此武泰元年四月詔帝自高階慶玉祭軍府士成鑄萬歲及莊帝即
位詔以祭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今及度河
太后乃下變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為祭或武衛將軍賈弼之
言謂天下未戢可取乃高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
北長變志命下馬西度即進胡騎四面圍之安言亦相高陽王歡反
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斃手屍我遷帝於河橋流靈太后及
少主於河陰遂縛金為已謀數回不成時祭所告幽州人劉靈助尋
卜占言今時人輩亦可祭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之靈助曰
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也耳祭亦精神恍惚不自定將遂便視

滿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既而殺劉士乃不赦入京即欲何也
為恭都之許持疑經日如舉駕乃洛陽宮諸貴死無幾次卒莊帝
左右雖有故舊數人祭猶執終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朔光殿
重謝河橋之事祭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上之因復為祭言無疑
心祭喜因求酒一盞及醉數帝臥寐之左右皆懼乃止即以祭舉向
中常侍有祭夜半方寤遂立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于干人聞
綱或祭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請與大德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
子十不一存半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發喚深聞之上書
謝德五月祭還晉陽乃令元天將向京為侍中太尉公歸為善事京
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封置殿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
其意七月詔加祭大將軍。時祭向京師親覽百萬胡州判
史李神為開門自守祭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修道長行求出溢口
而與祭祭窺窬非敢驚祭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氣將長驅至使傳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取自鄆以地則津數十里真張而進然活軍山谷為奇兵分將已
上三人為一突突有敵百騎今所在務盡敵盡使賊不測多少又次
人馬避戰刀不刃非密勒軍士馬上各帶神牌一枝至戰時發聲騰
逐不聽斬殺使以持牌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既令嚴明斬
士同奮奮身向前陣出不敵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會為榮餘眾
悉降然恐其疑懼乃皆令各統所擊親屬胡隨任所若止於是群情
喜躍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
簡便安置成得其宜然其深險量才授用斬對者咸安得人服其處
分機速乃從半選善騎起調如張大丞相都督河北數外諸軍事
。建義初北海王元顥請奔張保立為魏王資以兵行將那果以三
齊應順朝廷以顥孤弱欲安二年春詔元天壽先平齊地然後征顥
顥乘虛往進營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營剛之馳奔朝行宮
於上黨之長子與篤於是南趨營為前驅旬月之間任馬大集天壽

克平那果言夏河以會車駕幸河內營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
即變議欲遷北更圖後縱黃門叩楊德高道稱等並固執以為不可
獨馬諸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御幸乘乃令都督余朱光等率精
騎夜濟顥幸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保天柱大將軍榮子遠管
陽進制朝廷親成廢心皆請要職百餘朝屯動靜莫不以中丞於除
授皆須登許然後得用帝親製刑權臣而勳政事朝夕為之改
不已數有理由寬飲親覽辭訟又選司多監御史節尚書寺神馬藏正
綱紀而榮乃大朝禮黃會綱捕定刑由陽登令神馬以階野不奏別
更讓人榮大怒即遣其所捕者往奪其任榮便入京雜獲微賈朝貢
見之莫不懼榮又至閣下未得通奏特榮成勢至乃忿怒神馬遂上
表遜位榮欲用世盡儲選上亦不從榮曾召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
行角勢上不即從天壽入見論事上謂宋許天壽曰天柱既有大功
為國宰相若請晉代天下官屬恐世下不得定如何應數人為用

Chromaline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亦曠代如其猶存臣節無
代天下百官理猶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先是
楊榮被奪諱妻仍懷此平二川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將萬餘人
廣覽黃龍寨曲徑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麻州刺史奉都督賀拔岳
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麻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
參軍劉黃馳驛誦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先行進破之會
奴實與蓋並帝位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常時請方未定欲使與
之相持又告喪之日乃不喜喜謂臨能王或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
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惠帝畏赫人任運以也
語解之曰其實與聖無餘難成不易除見帝年長勇壯為其所踣欲
殺自近皆使由也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鼓後還獲囚於其
後有移都消息榮乃髮求帝怒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成陽

王徽府中楊侃李暹尚書右僕射元孫琛皆勤帝制授之唯張柬之
李悅勝濟陰王暉業言榮若未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
兵拒之帝疑未定而宗師人微要聖宗乃適與朝士書相任務中書
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覽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少來色甚不悅
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奔川向京師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
慮國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
言王故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
不持兵仗帝欲上城陽王曰機不及亦何可耐況何可保都九月天
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立從入西林園然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
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者辭欲先是榮言榮因獵獲
天子穆都至是其言相符乃伏祝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榮天穆同
入其日大破華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立御林西
北小帳上酌生城陽入命一彈榮見此頃卿曹安等持刀殺東戶入



即和何知坐帝孫千手乃手所之年三十八將又天修與榮子善世亦說載於吳內外書叫聲備京成

論曰魏自靈武之後改遊頌躬及明皇初冲文主南面始則于志專志繼以元又置量君官者謂其聚散勢者極其隆暴於是四海蒼然已有群飛之漸運不靈后及改頌靈之微於此至矣余未榮德時冲之到籍即異之或為天下暴虐人神怒憤速有巨橫括譽之志擬主運惡之功及夫舍為榮沫元朝載那來捕韓婁醜奴寶貴成榮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及矣帝始則希凱若望牌祀襄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盡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宋跡凶惡地過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字國之折衝之得運使餘孽相糾運成廢敗亦實謂深為戒首山河夫陰能帝崩宋屬分方作威政也發帝立主規天刻日捕刑黎黎割製神刑刑資任心狂伐自也天下之命發於黎黎胡喪亂以多迷互

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懸然以至終破却亦魏將其難彈以驅除矣

質被允

質被允字可泥神武火山人也齊神武時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居都參定大策中典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也齊為王博太尉加侍中魏齊武脫脫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江雷時成憲允為變反岳死并次又變岳兄勝心腹之齊神武重允全獲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觀戎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橫上俄殺之年四十八弟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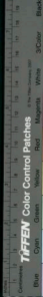
岳字阿千泥少有大志愛死好士初為大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馳果絕人不讀兵書而嗜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兄勝俱鎮桓州前致令宋榮榮以為都守千泥下與計事之與榮意合從榮破岳榮平



元景原遷在光祿大夫兼衛將軍。特甚快。魏奴博極大說關中。蘇
幼榮竹遷岳討之。私謂其兄。唐曰。魏奴足為勳。若岳往。無功。果責
立。至。俄令克定。恐。魏奴生焉。乃請命。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威之。榮
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衛。大都督。又
以杜。西。將軍。侯。奕。陳。悅。為右衛。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唐書
亦為。魏奴。討。天光。不。納。二十。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
之。於。渭。北。軍。容。大。振。魏。奴。等。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興
之。地。以。為。賞。分。遣。諸。軍。以。勞。魏。奴。於。岐。州。北。百。里。納。州。使。太。尉。侯。元。進
謀。陰。立。魏。奴。知。其。勢。分。與。魏。天光。最。簡。服。且。交。關。元。進。拒。後。之。即。會
元。進。自。檢。諸。將。悉。降。又。輕。騎。監。魏。奴。及。之。於。平。涼。長。流。一。戰。會。之。天
光。雖。為。元。帥。而。岳。功。較。若。多。

高恭之 德之

高恭之字道壽自云遼東人也道壽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
名流博士初私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爾心立行貴矣見如當使
女脫半張朝服味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遁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
尉元正高遷御史道壽奏紀求用於匡匡遂引為御史其於外隨不
避權豪。於時用錢結薄道壽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為本故弊政端
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購薄監官司糾繩極細非一在市朝價八十
一文得銅一介私購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刺又隨之以重刑
得罪者雖多竊竊者彌聚今竊徒有五深之文而無二錄之實薄在
榆莢上實便破置之水上始欲不流因橋有新料防不切朝廷失之
彼後何果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錢鑄而錢至武帝提改三錢為半
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
紀其始則一介所成止七十大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
料錫炭檢少變更私吞不能自調置無利自慙息心兒後發刑費



設也以臣聞之必當與吳深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汎計滿永安五
錄錄。帝弟冉壽公主行仇清路絕赤林卒呵之不止遺壽今卒
破其車公主深恨位以沐帝帝曰高中新濟五人彼所行者公事宜
可執獲責之也道指處見帝帝曰一日來妙行路相犯深以爲懼道
極見吐謝帝曰朕以冤卿死謝朕。道榜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
初置廷尉司直論刑碑是衆罪率非古始交濟時更稱見御史出使
悉受風聞雖將獲罪人亦不無枉黜何者科死之罰不能不守守令
爲政察有愛憎姦媚之使枉恩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
一經檢究終於不成狀木之下以疊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
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傾器磅衣所積良以濟前若仍更速前失或傷
吾人則尸標之責無所逃罪如巨郡見請恨太和故事選置司直十
人名錄廷尉以五品選置宜有精心平直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
即榜廷尉令知人數廷尉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若別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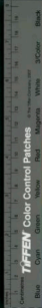
御史檢司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申酌彈聞廷尉糾
察一如舊式無使欲成罪定無後稽覈爲惡成敗不得竊枉若御史
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河曲
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如案檢如此則碑石之傍悉訟可
息案據之下受罪者聲者矣詔授之按置司直道發兄謙之

謙之字尚讓字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
老易撰父壽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意感瓦礫指作錢物詐市
人馬因而逃去詔令進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儻然一因立於馬市宣
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殿中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
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共黨并以前便盜處失物之家各
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壽王河陰令在縣二年抗益改體多爲故事時
道發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
縣令得而陳得失時安丰之輩恐其有所發聞衆共奏罷謙之乃上



號曰臣以無庸諱等語。臣實思奉法不違，猶是官方，孰謂純節貴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概蒙家主屬成，聖親親，雖所又奉日，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無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謬，勸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堂，跌乎無敢子，彼近年已來，此謂遂廢，致使神宰咸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遊，光舜憲章，尚社稷，臣亦望策其賢，變少立功，乞行新典，更明雅制，庶幾咸知禁類，自屏心，認行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為自正光以來，遂成憂擾，命將世許，相坐於路，惟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道，親者妄稱，入奏，唯違奴宰，死數，而已，冠冕賄賂，不覺弓，則是王，盛加狂夫，多關，故勇，何可珍，除忠貞，何以勸，政也，且近嘗侍臣，或驚，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潛毀，僕受罪，罰在朝，願望誰有中，聞，獻上，猶下，虧風，損政，使讒，誣，其心，忠，謹，息，誠，且，願，年，以來，多有，殺，人不，堪，命，動，政，流，難，尚，保，妻，子，贊，逃，王，役

不獲，顧其，森，并，譯，此，刑，書，正，由，運，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跡，若，聽，論，其，本，業，維，役，微，則，運，者，必，成，懸，田，增，開，數，年，之後，大，獲，深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獲，符，初，勸，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臨，唯，患，政，之，不，立，不，得，敵，不，我，攻，唯，得，吾，不，可，得，此，乃，千，載，共，違，百，王，一，致，伏，願，少，世，寬，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塔，太，后，云，謙，之，有，憂，除，為，國，子，博，士。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許，長，史，乃，上，表，求，衛，三，錄，錢，曰，益，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國，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襄，海，內，錢，重，平，兩，漢，興，以，泰，錢，東，改，鑄，英，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錄，孝，武，時，參，復，鑄，漢，五，錄，三，錄，至，元，符，中，鑄，為，五，錄，又，造，赤，天，之，錢，以，一，當，五，算，攝，改，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錄，次，九，錄，次，七，錄，次，五，錄，次，三，錄，次，一，錄，魏，文，帝，罷，五，錄，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書，七，錢，一，當，五，百，道，赤，為，年，復，鑄，大，錢，一，當，十



制軍大小莫不以用所變竊以食貨之失入政為首務財之管託則
典文是以皆之帝王象天地之鏡御海內之富莫不厲仁粟於太倉
藏朽貫於泉府儲蓄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溢四海如身使臂者矣
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餘外奉四戎遂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
國典刑之計納諸朝堂帝列雜酒之官邑有告塔之令鹽鐵既興錢
幣屢改少府遂置上林錢積外關百寶內不墜賦者皆計利之由也
今弊秩未息田租多置假稅既須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耕蠶誠
補氏賦稅之款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
子母相權況今冠雖未除州郡偷敗入物弊舉軍國用少則鑄小錢
可以需益何哉於政何妨於人也且夜襲不以錢大攻表不以錢小
積貴公私得所改化無窮斯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湯大
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箕山之金鑄錢贖人之
貧子者今百姓窮弊甚於曩日敬明之主宜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

此錢以濟交之五以錢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共益認將從之
奉末就合畢



東家先生比史詳節卷之十八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後父弟也岳幼孤貧人奉之如長而設立安
貌巖然深沉有象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上岳舍岳母山氏
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樓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謂卜者
蓋禹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解飛龍在天大人垂心貴不可言山氏
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先之喘今當驗矣故
可代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彭城王徽

彭城王徽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博士韓毅較成書見徽筆迹
未工錢微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侍衛固今日後宜更用心微正已
本口曾甘願為秦相木闕能書無人唯論才具何如當必勤勤筆也



東家先生比史詳節卷之十八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後父弟也岳幼孤貧人奉之如長而設立安
貌巖然深沉有象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上岳舍岳母山氏
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樓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謂卜者
蓋禹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解飛龍在天大人垂必貴不可言山氏
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先之喘今當驗矣故
可代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彭城王徽

彭城王徽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博士韓毅較成書見徽筆迹
未工徽微口五部書畫如此忽為侍蒲團今日後宜更用心徽正已
本口昔竹屨為秦相木闕龍書無人唯論才具何如當必勤勤筆也



博士勞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入歲矣教甚慙武定六年中
為滄州刺史為破賊蔡部內蕭然守令念佐下又胥吏行濟往來
自竊強食賊虞介知人間事有隱沒縣主簿張建曾詣州夜投人念
食陳美故察知之守令事奉故對衆曰食難美何不覓他價五也唯
即伏弄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臨州來羅敷罷歸至滄州界脚
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屢相繼及請去明且告州賊乃令左右及府
僚吏分市扼捕不限其價其主見請職之獲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判
史特有人投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掌道定謂魏道廉曰史君在
滄州日禽奸如神特汝得此賊定神矣故乃特為上符市牛史倍顧
謂其使半王觀之則使其盜死呼款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僅采三
畝亦被搶掠乃令人密往其家報為守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號賊
爾後竟為無盜賊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
人吏逐刻悲之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傾白飯曰自殿下至衣五載

齊諸臣傳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字紹宗是第四子太原王洛之後也紹宗容貌既毅少言
深沈有膽略令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皆慕
勳後成俗不除勇惡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恭誅之若何對曰太石
洛嘗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敢職矣多士實謂非策不悅又兆鼓
過神武神武仍知恩擅軍謀兵略曾參預焉紹宗與高澄之共知府
事國諸者事果遷齊州刺史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為東



道行臺加開府改封魏郡公又與高舍梁貞陽侯蕭勃於寒山
軍討侯景於涇陽將景軍其盛初同韓軌往討之曰曠諸將小兒
高敏往曰此兵精人凡爾時將彼輕及聞紹宗至扣案曰誰教解
小兒解電紹宗來若紫高王本死邪又與景戰諸將頌敗無肯先者
紹宗麾兵進諸將欲之問大魏西魏王恩及韓軌川又以紹宗
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士儼同領軍之極南水灌城與劉豐
堪見地有雲氣乃入繼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颶崩颶繼徑向散城紹
宗自變不見遂殺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悉悅朝廷差傷賜贈太尉諡
曰忠惠

獨孤求業

獨孤求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初遺母為獨孤家妻遂從其姓許
書討善形詳志為文宣所知後為除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感
結德行臺尚書宋業又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謹立不交機

許州律光求二婢弗得致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七伏光
和代之於是而境寇隔河洛人情騷動多思求業又除洛州刺史周
武帝觀文金墉求業出兵禦之問是何處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
自來主人何不以有客求業曰舉行惡惡故不出看乃遣夜辦為惜
二十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云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
晉州賊請出共討奏策不報求業就憤又聞舟州亦弟乃遣子頌
進告降於周授上柱國蔡公室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崔彥
雅所殺

解于世榮

解于世榮潯陽人也少沈敏有容幹與和二年為神武觀信都督統
遼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恩討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
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騶酒雜與之符使極破周兵入鄴者
得皆降世榮在三葦之前獨為鼓不報及破執不張乃見殺世榮雖



其人無文藝以朝老疏亂每常切歎見徵稅無厭實賜過度發言對
息焉

傳伏

得伏太安人也少微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木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
歲攻河陰伏自來橋夜入中評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
師軍後蘇蒙雍州刺史。周尙書用蓋奉考寬以伏子世寬來部伏
授上大將軍武始郡公即於皆身以金馬駟二酒壺為信伏不受曰
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難矣願即
斬之以就天下周武自壽運至晉州遣高阿摩摩等臨浴伏聞
後主已破獲師天大哭碎髮入城於曉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
武見曰何不乎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佞
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于齊唯見公一人乃
自食一羊助以骨賜伏曰骨視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今於持

怕色指衛授上儀圖杖之曰君師與公高官恐賜殺者心勿勿慮不
當責又問前攻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侍從來昌郡公周武謂後
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可益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特賞授何其滿
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為戰用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
全節其故身成仁者有儀同死子苟生鎮南亮明周武破鄆城書至
苟生自經死又有官者田敬宣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閹寺伺隙
便周軍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
傳義事未嘗不感救沈吟頤之聲重其勤勞甚知開獎後遂通顯後
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笑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
去臥掩服之每折一支前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雷州
政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詔為顯和禁其子而不
受顯和感賊乃降。後主夫并州使然吳永安台危於突厥他略
可汗及國齊破他并吳永安於吐谷渾使下來安抗言曰本國既破



寒安堂惜歲命改開氣自危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刃以顯正遠近他林嘉之頭為七十地驛之名有代人高寶靈武平水為營州刺史頗黃龍夷夏重其威信明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校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堂上表勸逃范陽王署寶寧為丞相又盛昌朔林范陽起兵寶堂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符宇文神舉屠范陽還報黃龍

孫騰

孫騰字龍雀成陽人也少貧立明解史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營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又起兵於信都常以滅虜誦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兼兼尚書左僕射騰年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親朝嘗以心腹遂志氣驍猛與齊自己幼隨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積載銀器益為家物龜狎小人專為聚飲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琬四貴非法專志騰為甚焉

高陵之

高陵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閩人徐成養子或曰父幹為姑婿高氏以養因從其姓陵之後有養定坊神武命為弟行云勳海濱人深沈有志氣初行臺于彈弓為即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齊州刺史入為尚書右僕射齊初始人田墾實皆占良夷貧弱咸受墾薄墾之等神武更均平之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營都督齊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陵之請亦實宜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徵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陵之自表解侍中并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營國多事買各竊官者不可勝數陵之奏請給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權張廢之懼而止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任文襄作宰風俗厲清陵之時有受納文襄私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理進齊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陵之雖不學法而敏尚文推解神名流必存懷獲訓管諸子



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疾請守建德之缺其子司徒中
兵曹登等二十人並授之淳光發險之報出羣其說不敵新散骨焚
之義於淳而天下克之臨之嗣述德臨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儼同三
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申異判史元
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誣害之禁至家門珍賦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字德柔自云河內温人子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
相結託命義甚深神武入洛以為大行侯尚書朝夕左右余知軍國
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岳岳除之等共知朝政甚是
信重子如性既豪爽兼尚忠義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與和
中以比遂行臺遷控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新羅譯令至冀州新東
光今皆折留時朝政之控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乃
臨頭士無惶懼不知所為又文襄輔政以斯為御史崔暹初在檄一

斛律金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斛律金字阿六敦胡州鼓善部人也金性敏直善騎射行安用匈奴
法搜獵知馬步多少與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康胡領行揚的
突燒燬主阿那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又破六韓拔陵謀逆金擁眾
奮勇著金為主金度陵賊賊乃統所部欲設請冀州魏除為第二領
人酋長秋胡京每春還都落號曰西臣等立賜爵軍減勇性金若
光祿大夫拜西密儀正復金贊成大謀大昌初為汾州刺史進金為
侯從神武破統五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既少都軍為西師
所乘遂亂張華原以善懷歷營縣奴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使戰



曰彼散騎其勢不可使用宜惠何河東神武護帳未對金以觀
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夜甲士八萬皆散飲西魏力人將大將守河
橋水甲卒射之不入賀拔仁使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
請還我至免矣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奉
者疑其器者改多為金焚其便易謂以為神武重其古質每談
文裏曰爾於使多誤有說此人者勿信之又文裏謂事為肆州刺史
父○愛禪封成陽郡王天保三年就於太子○瑒瑒其孫女為
皇太子○也○瑒瑒即江陵瑒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元大
將軍太子瑒及孫武都王開府儀同三司出類方岳其餘子孫皆封
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元曰
我雖不壞吾聞古家外戚榮貴等無不傾敗女君有寵諸貴人妬女
若無寵天子嫌人我輩宜以立勳抱忠發富貴豈謂女也辭不獲免
帝以為憂天保三年歲年八十薨曰武子光顯

元字西門行吳稚傑少言笑工射射初為霍景節下彭樂謂高長曹
曰射射家小兒不可三度射行後奪人名以軍五年文襄從出野見
為雙飛來文襄使元馳射之及二矢俱落馬又嘗從文襄於伯橋校
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鳴也亦指
為蜀邪子高歡曰此射鳴子也當時流落鳴鶴營齊受禪別封西安縣
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野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宋杞摩娑以
尤世數醋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聖位太子太子保司空司從。河清
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許公憲爾公玉堆等數十萬攻洛陽光率驍
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敗尤親射惟殺之迥憲僅而獲免仍禁京
苑武成帝洛陽策勳遷大尉初父憲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
冬月守河惟水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懼永懼周終之逼元憂曰
國家常有吞開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觀聲色先是武成納元第二
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元將大將軍。周軍圍洛陽元絕糧



道武平元年五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纒交馬將宇文業象
大潰直列宜陽運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奔州刺史
其年冬尤又率步騎五萬於玉璽祭壇谷龍門三城與憲相持憲不
能動二年率衆祭平壇等嶺戊十二所周柱國抱平公誓屯廣柱國
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尤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紀干黃惠
閻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擄千餘人
而還軍未至鄆敕令使叔共收尤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徵應臨不
施乃密表請使宣百軍仍且還朝廷發使還督軍還將至紫陌尤耻
當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益惡之志令舍人走光入見結使宣勞
散兵拜左丞相封清河郡公。尤嘗在朝堂世讓而坐祖突不知
衆馬過其前尤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突在內省嘗解高履光過
聞之又怒突知尤忿怒共從杖撻頭曰自公用車相王每夜抱席對
曰宵人用權罔必破矣又穆使突來宴光亦文不許常携空弓陽之

田亢吉於朝曰此四神或以來常懷永禍為以擬寇雖今陽魯乃國
軍務之帝又以勤清風圖為畏憂祖資之於是官無米孫買於人負
錢二百萬其人將馬光曰此家國焉投資是一家足若不賜投資便
百官足由是相積積周時軍式寬懼无乃作諺言今聞涇滿之於
霸曰百外飛上天明月照夜安又曰高山不惟何崩樹樹不扶旬豎
疑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奔使古老安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
復憂聞以告其母今豎以健古為己盲老公謂祖突也造湯謀以
誣言怙帝曰射律累世大將明月聲愛調西堂樂成行突厥女為皇
后男尚公主諺言可畏帝以問韓長覽覽以為不可事駁。尤又嘗
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種稼使官內參一賜穀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
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爾相王何事。突又通使求見帝
使以車卑載入突因請問唯何洪你在側帝曰前得公答即欲施行
長勞以為無此理未可疑未約於亦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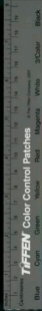
Centimeters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不決行萬一車社如何帝然於言而猶未決使令武都爰凡類
去者光謀為不軌又令曾艮相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殆有災禍既而
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邊賊令便放兵散光今年過帝
京將為不軌不果而上象緯皆甲叔懼千數每使營樂武都夷陰謀
往來若不平固警事不可測帝謂何洪容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
欲反乘然帝往壯器即有變令洪吓馳召相奏言之又恐光不從
命使回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與其來謝因執之帝
如共言光行上馬頭腹及至引入涼風空劍槐枝自後撲之不問光
曰挑枝當作知此事我不負國家挑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骨其頭
遂在殺之年五十八。元君家陳爾兄弟若君臣難極貴盛生節
然簡歷色不替財利壯他儲倫門無實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
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款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每從省
實行只用句叙下法言山然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不不聖

介賈常為士卒先未嘗妄殺殺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
我七年人不然取爵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漢陳定考考城為上以
鞭指畫所取地皆知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
人士頗備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朝獻攝憚罪既不彰一
旦著威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故其境內後人起造廟上柱國崇
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耶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或馬之地霸國依慶練兵訓放選制朝權
都樂濟情寄深遠殊勝高藩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備良守道以
康為為愾而卒飲貨財填波漢望晉蕭何之鎮關中苟或之君許
下不亦異於是乎預文襄入輔責以驕縱聖邁崔暹香其霸簡不
然則君子屬敬宜易問馬子如徒以少損親重情深死押義非草
昧恩矜寵私勳德莫聞坐致台輔改榮以烟感之重遇時來之會
功伐之地亦足稱為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或以任要



留必以猜忌之朝終其有壽焉乎使多譽為有骨上將豈其然乎
解律金以神武穆亂之始置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
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幾及後嗣遂至殊矣
既憂威權之重益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時
共權宿同讎略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
氏霸王之期獨守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技威而大寧已遷
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珍江陵叶建旄而用武成奔各之壯
志兇每殲戎警賊式遠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民
必致拘系之跡秦人無復修關之策而世亂變時以疆土之威
主暗時難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崩胡寇西却秦
軍郭圖潛之救瓦越滅其議珠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
士乞肉令諸將鮮種外為法障威雖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若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十九

孫肇

齊列傳

孫肇字彥舉梁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
教孫騰以宗請薦之齊神武未欲知也合神武西征孫肇以手執
孫李士累共作檄文皆辭請以肇代神武乃引肇入帳自為吹火催
促之肇神色安然獲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有五齊專
典文學又能通解平語兼宜博覽今當傾側之任大見賞重時大岳
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
甚眾肇之計也肇學漢行海郡齊謂曰顧史讀書遂曰我稍曉三
十足敬君龐卒敬高肇少時與馮子果齊名齊謂子果卿文行如我
子果謙曰不知卿學愛其為誓子果笑曰但知方於卿便足何勞且
且肇慨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司馬子如與高季武召肇飲酒醉



留必以猜忌之朝終其有壽焉乎使多譽為有骨上將豈其然乎
解律金以神武穆亂之始置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
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幾及後嗣遂至殊矣
既憂威權之重益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時
共權宿同讎略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
氏霸王之期獨守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技威而大寧已遷
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珍江陵叶建旄而用武成奔各之壯
志兇每殲戎等賊式遠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民
必致拘系之跡秦人無復修關之策而世亂變時以疆土之威
主暗時難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崩胡寇西却秦
軍郭圖潛之故瓦越滅其議謀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
亡之內今諸將鮮體外為法隣戒雖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若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十九

齊列傳

孫肇

孫肇字彥舉梁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
教孫騰以宗請薦之齊神武未欲知也合神武西征孫肇以令手教
孫李士累共作檄文皆辭請以肇代神武乃引肇入帳自為次火催
促之肇神色安然獲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署相有五降粵
典文學又能通解平語兼宜博覽今當傾側之任大見賞重時大岳
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
甚眾肇之計也肇學漢行海郡齊謂曰顧史讀書遂曰我稍曉三
十足敬君龐卒敬高肇少時與馮子果齊名齊謂子果卿文行如我
子果謙曰不知卿學愛其為誓子果笑曰但知方於卿便足何勞且
且肇慨然曰卿不為營事可知矣司馬子如與高季武召肇飲酒醉



甚而卒神武說臨之曰折我右臂

陳元康

陳元康字長歐廣宗人也頗涉文史機敏有幹魏普泰中除生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孫華嗣飲醉死神武命求好弟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李式曰卿飲飲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從李道一人唯密是誰李式以元康對曰是能衰開書狀史也召之一見便披大志相功曹內掌機密苦陳事意不為等藻遷大行臺都官郎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嗔呼曰元康在後房上有所說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觀之曰知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弱於財利愛納金帛不可勝紀貴賤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後神武於芒山將戰道失陣圍而軍冒險求得之西歸魏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蒙戎以為人馬數眾不可遠追元康曰爾雖交爭虜已又

今得大捷便疑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穴其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狀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獲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始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日事皆當與元康定也

杜弼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背鄉學受業同郡魏標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歡異之令其二子務竟與交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源朔受賞許以王族之才澄察源略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階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任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將軍所推奉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除侍御史臺中掾奏皆見信任初神武自晉陽東出命朱氏食政使人入村不敢飲杜酒及平涼洛貨則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應諾言之神武



神武三朝來我詔爾天下獨亂習俗已久今督特家多為在關西黑
瓶常相誘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殺有一烏兒老翁蕭衍專事衣冠
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征我若慮律法網悉督特蓋投
黑瓶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
苑之役爾又請先除內殿却討外寇督請數資掠奪百姓神武不若
因令軍人皆張弓欲矢舉力快稍以失道使爾胃出其間曰必無傷
也爾戰際沈汗神武搖投槍之曰蕭雖法不射刀雖舉不擊油雖投
不刺爾爾類喪志臨陣輸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食部所取莫大
爾類爾謂曰愚人不識至理。奉使訪爾魏帝見之九龍殿曰爾
請學爾有所問經中佛法性為異爾曰止是一理又問曰爾者妄
言言法性寬佛性誤如何爾曰枉寬成寬枉能成能若論性體未
非寬爾曰既言成寬成何得非誤非寬爾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
誤若定是誤亦不能為寬以非寬非誤折成雖異能成爾一。爾善

爾性好名理孫太玄宗在軍伍帶經行世老子道德經二卷以上之
又令陳政要可為基誠者曰天下天下大善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
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矣文襄大悅
曰古雖不多於爾甚要

王欲

王欲字師歷太安人欲善射愛文學性敏從年十三見揚州刺史
郭元貞然共背曰濱河書曰隨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勝為下
不克元貞曰吾豈獨乎欲曰君子防未然亦預留意元貞稱善與和
中父惠召為庫丘本朝請為父室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後拜驛騎大
將軍武平初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
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國侯討之欲曰若從出須江淮恐北狄西
寇東襲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輪靡遐邇踴心征之
以仁義成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且江南為陳而已高阿那厥



謂衆曰從王武衛若南布散皆用烏

赤色

赤色字道和晉陽人之邑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送外共曹以幹濟
見知獲爲(文)選大將軍督護天保初稍遷份華中兼中書舍人(文)宣
寧於奔州宜子佛守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威政曰金城湯池天府之
國帝云我獨赤邑是金城此非也文宣或切責侍臣云勳卿等不中
與晉邑作奴共定遇如此果應錄尚書事。邑在徵明敏在齊一代
典執共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義強弱多少番代往還蓋城積寇
糧儲盈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
末府藏漸罄色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脫就任遇(憲)軍新高其未經
府守陳解越免解條條數甚多孰爲憲臺又左丞(彊)勳並御注放免
封長(彊)平濟並爲徵官(彊)安(辰)色各杖背二十背時守制未有(彊)使
制士至是大駭物望

元文選

元文選字德遠洛陽人敏慧夙成齊陰王(彊)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
(彊)業在大會賓客時有人持何選集初入洛者(彊)業賞之召河間
郡(彊)武命文選誦之(彊)德可(彊)文選一覽便誦時守始十餘歲(彊)陰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郡云此殆古來未有文選(彊)徵爲大將軍
府功曹齊受禪於(彊)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彊)文武選令揚(彊)彊每云
(彊)辭(彊)僕即着必在新人(彊)武感即任(彊)轉(彊)應向書左僕(彊)建封
寧郡(彊)公仍侍中文選(彊)事三主明達世(彊)每(彊)新(彊)太(彊)多(彊)宣(彊)
(彊)今文武(彊)高(彊)胡(彊)發(彊)無(彊)然(彊)控(彊)上(彊)旨(彊)時(彊)有(彊)委(彊)卷(彊)之(彊)故(彊)不(彊)
知(彊)音(彊)所(彊)重(彊)。齊因(彊)魏(彊)宰(彊)孫(彊)多(彊)用(彊)斯(彊)監(彊)至於(彊)士(彊)流(彊)恥(彊)若(彊)百(彊)里(彊)文(彊)選(彊)以(彊)
令(彊)爲(彊)字(彊)人之(彊)切(彊)遂(彊)請(彊)宰(彊)選(彊)於是(彊)罷(彊)令(彊)被(彊)揚(彊)賞(彊)游(彊)子(彊)弟(彊)發(彊)鼓(彊)用(彊)之(彊)窮(彊)
其(彊)披(彊)所(彊)德(彊)召(彊)集(彊)神(彊)武(彊)門(彊)令(彊)題(彊)郡(彊)王(彊)輒(彊)宣(彊)百(彊)唱(彊)名(彊)厚(彊)加(彊)慰(彊)諭(彊)士(彊)人(彊)爲(彊)
自此(彊)始(彊)之(彊)院(彊)與(彊)趙(彊)者(彊)深(彊)和(彊)士(彊)聞(彊)同(彊)被(彊)任(彊)遇(彊)雖(彊)不(彊)知(彊)步(彊)深(彊)清(彊)貞(彊)守(彊)道(彊)又



不為士開貪法亂政於李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夜時論不在
步深之下。初文選自洛遷邠惟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親之
將李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選即以其之及責此人尚在乃將
家此粟文選大驚走加慰撫遂以與之故人愧而不交故此俱領遂
為開田

趙彥深

趙彥深字彥深以字行幼以貧事母甚孝年十歲嘗僕司夜崔元光閉
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訂安開樂
道不雜文辭為雅論所屬厥初為司馬子知廢琴供高書子知善其
無異用為書令吏後起拜水部郎子知言於神武檄檄大丞損功曹
參軍尋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轉為敬倫父宣嗣位仍典機密累遷
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並四文選尚書令彥深歷奉朝請當參機
近溫柔謹慎善惡不勝於色自是進以選懷恩宿重每有引見必亦
仰攝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必先定擬與人物中行業為
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齊朝宰相善始令終性有深一八然誤朝廷
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器之議時為子璋子慈明祖從子均皆並
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鳴社及趙穢我恩池若水坐守才最劣

鄒基

鄒基字世柔新市人也沈涉頃與尤良更事齊天保四年徐海西賊
糾保將吳明欽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前木為箭射為洞圍計運
朝僕射楊清遣勞之曰卿本文史遂有武略削木為箭皆無故事基
基之恩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用制文討契丹
宣武弟揚州刺史鄒元宜播清妹夫基不拜權威並勸其賊累皇建
初除鄒州長史帶頓川鄒守四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城其東西分
隔士人仍錄烟舊執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甚初在職按檢
務餘多足報府不為及長刑鄒因循失於清激致空嗣又故得罪者



報奉薛仲中愈省仍以情量軍情是日亦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
秦狄交加款日之中判刑成盛辱而臺省板下並允甚所陳休網既
疎欽於清靜蓋在清貞無所營承弊語人云世官之所不執亦不須
作兒重於此乎唯願令人為官當于義當道之善云在官寫善亦足
風流原道基谷云龍過知人所亦可矣卒於官。初基任漢用騎兵
將陳元相為司馬事義雲為營與基並有聲譽為判史元殿所日三
賢俱有當世才使來皆當道至唯限騎兵任其選甚若不足自建陳
畢使並責願而基此止郎守

論曰孫華入幕本又舍卒故號神武以情守之重義切於此者不
愛世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稹以知能才幹妻質霸朝綱維惟傑
仕官為重及難無苟免忘七詞義可謂得其地焉杜滿漢學魏明
發言漢王碑代之際先起異國王怒不終卒獻顯職直言多矣能
無及於此乎天賦宰之奇絕聖古今觀人仕功矣尚於此漢氏官

入而書郎出學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貴方城
之破重臨人之更後魏令長委避舊令史為之故稱神之流殆居
其位矣更有齊此述宋改宰郡公半耐流弊弘之在入因為美矣
司徒吞皮地速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史茲致台輔出內有常矣險
若一而世人論之胡亥譏其不能走牛然右攝見幾而作又曰相
非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冊整俱運
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改宰流弊于稔傳值見知及居廉晚俱備
尸祿鴻滿於廟實於斯為甚慈明是始之義蓋有銜類之節郎甚
政績有開爵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魏收

魏收字伯起北魏人也收少敏譽不特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
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兼陽郡伯詞之曰魏郎存我多少
收然遂折節讀書五月坐板牀道衡陰誦積年牀板為之說減而



精力不暇以文筆顯切於太學博士李紳為重改才學奏授司校記
空參軍階劇爭立妙簡近符詔試改為封禪書改下筆便說不立差
字大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恩同符立源者之白帝曰雖七
少之才無以過之遷改騎侍郎并改與起居注并備國史俄兼中書
侍郎常侍副王所轉梁新風流文辯收辯蓋當德梁王及其群臣咸
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潛處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解國
所重至此梁主備曰盡李命世三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使還
尚書右僕射高陸之水南貨於斯收不能知志遂風御之高仲寂甚
止所收於盡天之得釋收本以文才必望預覽見知任既不遂求歸
國史崔暹為言於文惠曰國史事重公收父子霸三功業皆須具載
非收不可文惠乃將收兼收騎常侍備國史武定四年(神武)於西門
豹初集其謂司馬子知曰魏收為史官善善惡謂其伐冉請黃穿
偷史官伏食司馬使射頰身所不因共大笑曰謂收曰卿勿見元康

等在吾目下越走謂吾以為勤勞故使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
尋加兼著作郎。收曾在京洛輕薄尤甚人既云魏收驚歎文襄
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顓等委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
其狂性獲數奇收忽大唱曰魏道有理焉已餉而從容曰我雖有餘
殿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怒翻翻逐道當塗者魏翻翻者蝶也文襄先
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歸望微宜更指斥當懸聲曰魏收在奔
作一篇詩對殿讀託云打從收率出六百斛米亦不辦此遠近所
知非敢妄說文襄曰我亦先聞殿人皆笑收雖自中堂不擬抗拒
然身窮之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收後
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朝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
東觀早出魏書收帝使收專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
武諱史官始魏初雍芳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
李彪崔光李瑒之類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分作紀表志傳書



猶未出宣武時邢彥之撰學文起君注書至太和十四年文帝崔暹
王遵業補續焉下范曄明事甚委悉濟陰王碑業撰續宗室錄三十
卷收於是與彥之同注平元推刁柔蒙昂之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觀
昔辨定各稱隨魯甄擘又搜採亡遺續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奏上
之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遲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彥之注平元推
註仲讓雖風沙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蒙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
經高孝幹除以左道求進偽史諸人宗祖細成多被書錄節改黃言收
頗急不甚能平風有怒者多設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休也
衆之則使上天檢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嘗因史
得陽休之勅因謙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因魏世
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譴載在魏起居注收書去
因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限相敬重俞未承於魏
為厥收以高氏出自俞朱且納榮子金受成其謬而增其善論云若

像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特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定語
收於尚書者與諸家子熟共加論討蔚使致斷百有餘人云遺其家
世職但收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受有罪收收皆隨狀吞之范陽靈
變父同附出獲祖玄傳下顯立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深居家人變庶
繼讓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煩容經其欲加害害帝大怒親自
詰責爰曰臣父仕魏立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夜無親遂不
立傳傳既權掉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遂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
韓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嘗
為韓續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
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帝先重收才不
欲加罪時王公年亦謫史又爰杰並獲深名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
死盧思道亦被罪然猶以群口備稱收魏史上勿施行今群臣持議
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謀於是衆口喧然魏為魏史收錄者相



收無以托之時楊愔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進祿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信譽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博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遂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社因中原喪亂人士錯雜遠近略盡是以共書其故瓜剖公觀過知仁以先尤責。安德王延宗幼楚存李祖收女為妃後帝李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繡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繡房中多子玉新婦魏母故子孫家多帝大喜詔收押環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考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五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兩飲餘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舊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穆畢義雲長於鄴劉乃感心樹伏收畏避不能臣故為讓者所護也

於華林別起玄館冠嶺山水臺觀之麗認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警駁各有朋黨故每議詔彤文謝云云江南任防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撰擬亦大前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戲何意道我偷任性沈洪有重名那捏各有所好武平中齊門郎頭之推以二公意開懷射相徒疑答曰見那捏之誠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狀那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何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等惡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敘述之二郡溫所不達也其餘漢典禮與刑相符。其後群臣奏言魏史不實武成後收更審收又更撰遂為藍同立傳崔綽又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入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慈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收項學大才陰性無不能達命權道見



當塗黃游每以言色相況然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儉之技
雖有才無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幸京與收並以文章顯
世稱大邢小魏吉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每曰佛助察人之博後收
始與子才爭各文章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云云先
稱溫邢後由邢魏然收內監居心不許也收既輕交好聲譽善胡舞
文宣未數於東山與諸優為戲發與狗鬪帝龍押之既錄史筆多感
於人齊亡之歲收家被發棄其骨于外

魏長寶

魏長寶收之族故也祖劍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仍命以顯
義為字繼性俊辨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唯此之
聞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劍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
之日勉之勿憂不置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
者劍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此行當垂攻取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

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曩猶諸城猶收拒守此非不
懼亡城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從果絕深尚矣人皆畏威未
甚懷惠怨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闖入城內
見其處石宜達靈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而請罪臣陛下檢其
英楚因而往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
本為是耳卿今此言副吾所望劍遂夜入城中示以老亡之期聞以
生金之路城中大小伏說明且開門投降自此而南聖臺欲附注祖
謂劍曰卿之一言輸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滿于白表實卿一人之
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劍與諸將統兵討襄所當無不摧
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君按摧成盡文武
膽略未有若劍者加授建忠將軍。長賢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
才除汝南王悅參軍事入齊平陽王淹碑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
河清中上書譏刺特政大許雅幸為上党屯留令魏收以長賢不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ntributed by

© The Color Company, Inc.

時而動或為著以相規責長賢後書曰日者忠書義高百遠誇僕以
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伏
耕性不登於執戟千床其議自怡悔咎勤勤國禍彼見故人之心辭
言再思無忘辭辭僕雖因循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
勢不一故有負薪以應世露漁釣以待時操漿博戲之上取覆地
橋之下者矣或有得貨車以巨霸業委脫終以定王基由射法以見
禮因射鈞而受相矣或有主黜不殺罪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
苦節者矢誓奮於延津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惟其大
要歸乎忠孝而已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於事未有年而還
其親忠而檢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辯關塞君廷選五給于
茲不能勸成一察調色滿堂著述人事功既闕始願親揚名馳焉無
異一念之局云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尋倫收斂大臣持楫而莫諫小
臣懷栗而不言盛衰朝危空為主昏臣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避

未見其人此獨滿所以歡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物又聞之斐不也
祿而憂宗周之亡女不獲勝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傳德業
則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期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
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勝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
當年之立恥恥沒世而無聞陳慨懷古自強不怠燕幾伯夷之風以
止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下進務入不喪交朋若下誠上破益反損
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然苟容又不喪交朋若下誠上破益反損
茅遂故為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言以說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
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是時不與與以忠並
罪以信見疑具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成於邪枉黃金鑄於眾口窮
途運也其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
可一二為俗人道也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之快快
而畏賢處之怡然不覺懷抱識者以此多為武平中辭疾去職終於



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薛書妻降國以疾辭卒年七十

四

論曰伯起少頌德故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爵為偉器學博今古
才極從賦體物之旨尤為富瞻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左父之門物
成輒籍是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雜皆論存言鈞深致遠但志
存實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謂之議見於漸矣
王松年牽麻解盛論正家門未為謗議遠嗾附時宰鼓動汪刑燕
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賈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
風李景父子雅業相傳抑乃治之義蘭根遺冠時美功參伯業亦
一代之偉人也

東萊先生北史評苑卷之十九

NATIONAL





© 201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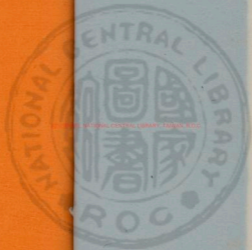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3189469 407



東萊先生此文詳節卷之二十

周宗室傳

廣川公測

深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
事改在簡忠頗得人相地按東魏敵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將
送之測皆令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相與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
其國帝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要弔特諭方
之平叔子或有告測讓文帝怒曰測為我女遊何為問我骨肉乃
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殿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
寇掠先是常預遣若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異路數
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
去界數十里測令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
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謂置戍兵以備之測身深



際字以子性號正有器為年數成使黑石為營折草為旌旗布置行
伍皆有軍神之勢又未過見之喜曰汝自知此後必為名將大統中
景麟尚書直事郎中又齊神武也蒲葭分遣其勢實泰於潼關中為
款曹國洛州(備文帝)將裴泰諸將成難之帝聽其事聽若未有謀獨
問業於深深曰實氏為歡號將歡每仗之樂海今大軍號蒲葭則歡
拒守實必投之內亦受敵取敗道也不知避輕就重潛以小副實性躁
急必來夾戰高歡將重未即救之則實可舍也實實歡勢有阻迴師
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裴泰督神武亦退深
又諷文字進取臥農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是冬齊
神武又舉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橫
河北甚得衆心雖之智謀入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
河非策所欲唯歡和失實氏使諒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會也不賀
何為文然之辱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奔為侯深性多奇滿野

後共言既而此時每進善策又在選軍頗有將者性仁愛從弟初以
深然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

齊場玉惠

齊場玉惠字晚賀史注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交
詩傳成綜機要得其指授文帝嘗聽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駿
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欲惠若從軍伍伐後園易分帝
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禮極官馬教文帝每見駿馬
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贈之明帝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
總管選舉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
諸子中欲有推擇備問武帝以下誰欲行此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
帝曰刺史當撫疲憊人非備所及以年按者當賜備兄憲口才用殊
不關大小試而無效其交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定明帝追尊
先帝故有此檢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攻術辭訟驅逐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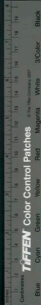


藏粵人悅之共立碑頌德四年帝將東討以諸弟才思無出憲右遂
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
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責其心耳寧資此物乃
詔憲為前軍總督德帝親圍河陰未旬憲又拔武濟圍洛口拔其
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五年大舉東討憲拔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
圍晉州憲進克洪洞永安二城更圍堽取齊王聞晉州見圍自來樓
之時陳王統領千里徑大將軍來呂公翰屯離樓原大將軍宇文盛
守汾水關進受憲節度憲密謂翰曰兵者詭道汝今為晉不須聚謀
可伐固為善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疑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
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翰對宇文盛馳告憲憲自故
之齊人速退盛與僕莫陳高迷之多有新獲械而格告齊僕稍通憲
又救之會被救也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叛奪為叛篡不覺軍退翌
日始悟帝又命憲救晉州齊王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窳率所部先

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前圍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
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使食帝既悅而諸軍俱進應時大齊齊主遣
走鄆節其安陸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剋之延宗
遁走進而獲之仍詔憲總都進剋鄆城憲善其謀走於撫御推鋒陷
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弄逆又帝
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為太師深忌之
可謂長孫冠總兵輔政也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因
是告憲有謀帝遣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
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遂命復來曰詔王統共諸王
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詔跪之憲辭色
不撓因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曰光知矩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
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勢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
但老母在堂恐留聲恨耳因歸於地乃縊之帝年四十

一論曰晉賈之議者或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五郡縣二世而亡
雖得失之迹可尋是亦之理五起而因循莫變後古未聞良由若
論者溺於賈遠司狹者難於易業洋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
也宜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區一聖賢間出立憲之指殊
至斯宜故為相反故亦云為故而亡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前周
之時魏縣之徵始於秦漢之後論者則說淳理而易也則用於或
殊譬如千載日用難以成或下之繁樞則於述不可施成周之朝
是知因循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
夫製封建建侯伯擇賢能者收守循名繼曰異於賈賈亦同歸
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救風
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仲禮節棄而後乘
溫劉釋位王綱絕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於一也也晉之群臣非
一揆也宜齊晉忠於列國溫劉賈於群臣豈位重者易以立功

權輕者難以盡而攻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其權
爵位至安危之所繫乎又周文之拓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
權終未遑善兵之事晉蕩輔政變射其黨宗室長幼並羅其權雖
海內謝陸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伏吳克勞也料思以攻
而禦善朝之為志志唯城之遠關外生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
之基潛有朽壤之慮矣宜其詞位凶暴是崇是列先其本枝則跡
無於公族以齊工之牙安傑以足可半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若
上將之重有勇能俗攻戰如神敵國繁以存亡屢命由其輕重屬
道清之日披震王之威斯人而嬰斯戰君子知國計之不永也其
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生彼文能輔王文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
當年彼侯服於下國覽為千乘位伴匹夫是以推臣棄其機謀士
因其降邊盡善速於備於城王侯烈於降原慈慈遠古未聞於酷
宜亦權枯根朽乃為力乎句使宜擇服劍之制覓聖晉之術分



合質成布於內以料其輕重間以觀諷言毛相持遠近為用使其
壯足以快充其權不能為亂事樂既定使伸自息雖使非赤子朝
委衮袞綬罔以久安德光可以無患矣何右族之地而能窺其神
器哉

周諸臣傳

獨孤信

獨孤信雲中人也是容儀善射將軍中號為獨孤郎侯景寇荆用周
文今信與李弼出武關景追即以信為大使慰撫三劉子餘隨石十
一州大都督奉州刺史先是守華陽驛成令華方人有兇餘望年不
能斷狀及信在州事無纖毫示以機勸以耕春赦年之中公私富
實流入額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若避避故聽名為信周學問高
與許謨大弟伯追封衛國公趙賁誅後作以同謀生免督公讓又欲
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顧其罪過通令自盡於家得年五十五

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略周文初塔羅罕唯有關中之地以龍右形
勝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譽震鄰國而長安周明使臣弟四文
元貞弟第七女隋文歡后周信及皇家三代皆為之戚自古以來未
之有也

王罷

王罷字能熊京兆人贊五木邊處物平當用閣敬澤之親太和中除
殿中將軍補遷雍州刺史高祖感罷公事僅亮有知人之譽見
罷難相效絕亮後轉定州督罷為長史他故者悉罷不稱不計又梁
人寇碭石亮為都督勸討使罷罷為長史帶統軍朝廷以亮頗廉罷
故當可用及亮破石黑功居多除刑州刺史梁後遣曹義宗圍刑州
梁水灌城不沒者數版許既內外多震承亮救援乃遣罷罷云城
全當按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罷乃焚粥與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
不握甲冑大呼告天曰刑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當





中王熊順不羈王熊順被賊屠殺經載陣亦不被傷隔歷三年義宗方
退進封顯威公遷涇州刺史未及之師虜周文帝殺其為勤王之
率熊請前驅致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
度關人陳克羅羅勳勳將士與心乃安神武退拜熊關大將軍如將
中開府軍使州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度韓執司馬子如獲河東省
漸髮熊能不覺止曉紅裏已染帶入城熊尚外未起熊關外尚尚
登便挺身露髻使持一白楡大呼而出謂曰老熊當道那語子那
得過敵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號是拉城遺文帝
聞而壯之將關中大戰敵憊人閉殺食以俱軍費或隱匿者令逐相
告多被勞捕以是人有逃散唯熊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果不少諸
州而無怨讎沙龍之牧神武主為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熊
令如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熊曰何不早降熊乃大呼曰此城是王
熊家死生在此彼死者來神武不取及後移鎮河東以肅後功進爵

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總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
遂乃大開州門各城中戰主謂曰如關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
驚或有莫望王熊安委於此以死戰無財人若有其圖可求見殺必
悉城陷殺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熊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
其誠皆皆無異心及軍還報拜華州刺史未幾遷鎮河東。熊性儉
率不事遊福嘗有臺使至熊為飯食使乃去薄薪綠豆曰耕種收
獲其功已深卷屨成用力不少爾之禮輝當是未紀命左右撤去
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嘗與熊食止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熊怒嫌之及
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每至享會自分給將士
時人尚其巧平實其卸碎應舉動率性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
時功迹成去乃是思卒于官熊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尚里
舊宅不改衙門當時服其清

王思文

王恩政大原人漢司徒允之後也容貌魁梧有善美軒揚貞外傲聘
仲和厚武在魯秦聞其名乃引為賓客及登大位妻以心營預定策
功封祁縣侯為武備將軍俄而齊神武備有異隋帝以恩政可任大
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恩政乃帝於帝曰洛陽
四面受敵神武之地關中有滑函之阻且士馬精強守文夏州斜
合同靈頓立功效若聞車驚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固已
成之業二年間復獲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
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并州刺史大統之後恩政雖被委任自以非
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嘗在門內與群公宴集出錦扇及雜綾
綾數千段諸將皆取之物盡用之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遮擁曰
先得者即與之群公擁護莫有得者次而恩政乃被帝脫而誓
曰王恩政為朕開國家宰相國士之節方願盡心致命上報知己若
此誠有賞令宰相賜知者恩政即為遺君內陳不盡神靈亦當明之

使不替也便當殺身以謝所來辭氣諒誠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
於膝上魏將猶謂懼之已為盛矣然乃拜而受誓自此朝有更深
及河橋之戰恩政下馬用長戟左右橫擊一擊斃數人鎮洪農除侍
中東道行臺恩政以玉璽馳至受請築城即自管夏棧鎮之邊汾晉
奔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璽。八年東魏徙來
卒不能克以全城功授驍騎大將軍鎮弘農恩政入弘農令開城門
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
城下揮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
可以守禦者皆兵馬弘農有備自恩政始也恩政之夫玉璽也周文
帝舉代人恩政乃進所部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府
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求即應接恩政
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朔州步騎萬餘從魯國向陽軍
周文乃遣大尉李弼赴諷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恩



政人守諫用。十四年打大將軍九月來魏高在慕容紹宗劉粦生
等率步騎十萬來攻魏用殺。魏安又築土山以臨城中。魏梯
火車盡攻擊之。慕容政亦作火攻。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
燒其攻兵。仍募勇士。徒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櫓以助防守。齊文
襄更益兵糧。雨水以灌城。將雖有恫。每衝壞其塔。城被灌已久
多亦頹頽。安悉數若攻。恩政有當矢石。與士卒同勞。營安乃作鐵籠
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
紹宗劉粦生及其慕容宗亦意以為。聞安來據。始以望城內。令善
射人。射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始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始
弓弩。亂發。紹宗將急。湧水而死。堂生。將向土山。獲中矢。而驚。會求珍
謂曰。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升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盡。安
又失。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還。城。齊。文。襄。聞。之。乃。舉。步。騎。十。萬。來。攻。
恩。政。知。不。濟。嗚。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恩。政。西。向。再。

拜便欲自頭。先是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攻王。大將軍者。封侯。重
賞。若大將軍。自有機。機。魏。近。左。右。皆。從。大。戰。魏。勢。孤。謂。因。止。之。齊。文
襄。遣。趙。若。深。執。土。山。遺。以。白。旗。而。執。之。牽。于。以。下。引。見。文。襄。辭。氣
慷慨。涕。淚。交流。無。掩。蔽。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授。遇。甚
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守。數。年。盡。死。恩。政。初。入。顯。川。士。卒。八。千。人。被
圍。既。久。城。中。無。糧。餓。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無
外。援。援。遂。無。叛。者。恩。政。常。以。勳。王。為。務。不。營。資。並。嘗。被。賜。園。地。求。人
植。桑。果。雜。樹。及。鹿。兔。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
葉。葉。果。雜。樹。及。鹿。兔。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
恩。政。為。都。官。尚。書。平。初。恩。政。在。荊。州。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凡。所
築。城。咸。符。其。才。

封述迴

封述迴字薄君。羅代人也。魏之別號。尉遲。暹。即。因。而。氏。焉。短。少。聰。敏。美。



又去有大志好壯愛士封西郡侯兼領軍將軍通敏有幹能
任著文武頗允膺望周文以此潛委文馬。被景之度江也梁元
帝暗鎮江陵請景降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特文之
景元帝大懼於言請赦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則梁在故一舉乃與
時公衆議諸將多有異同唯週以為紀既盡魏東下蜀必虛置王師
臨之必有狂無職周文以為然謂曰伐蜀之舉一以委汝於是令週
督大軍甲士趨晉壽開平秋黃道週至瀘州大擊將士度沅江至青
陵發原原物及講武營諸將末聞益城府軍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
疲病者十二週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用刺史蕭瑒
嬰城自守建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之伏景遣使為瑒外援週
分遣擊破之使葛導遣使伏景遂降於建軍五旬頗戰為週所破遣
使乞降許之瑒乃與紀子固請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週以按接之
其吏人等各令授業唯收儉賦又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

為詔以週為大郡督益漢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白駒周以南
得承制封拜又無節週乃明賞罰布恩威峻輯所部經畧來附人夷
僂而歸之宣帝即位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週位望宿
重懼為其黨乃令週子魏安郡公博貴善以會葬徵週尋以孝寬
代週為總管週以隋文帝當權許圖景遂請舉兵留博而不受代
博文帝又令侯正破六韓寬請週喻有器與管與等善令為之權週
關之被相果文武士無不效死陳而令之於是嚴威從命莫不感
激乃自稱大總管徵數十萬週又北結高齊以通突厥而連陳人
許割江隄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週即以孝寬為元帥率士屠
元諸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楊素李詢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
安公博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
博文帝又遣高祖馳驛督戰博希兵二十餘里望軍小却欲待孝寬
半夜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博遂大敗孝寬棄陳逃至鄴

又悉其卒十三萬降於城內。則別統高人皆操中錦襖。曰黃龍兵。迎青果軍。張雄老尤被甲臨陣。其衆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鄆中士女觀者如堵。高顯與李詢乃整陣先覲觀者。因其擾而來之。則數大賊遂入鄆城。迴走保此。賊孝寬謀兵圍之。李詢賀遣子幹以其為先登。迴自殺。

王軌 卷五

王軌太原人也。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族。軌性營立。起家事輔成公及武帝。即世累遷。尚史下大夫。遂委殿心之任。軍國之政皆奉預焉。太平并鄆。以功遷位上大將軍。及陳濟其明。軌入寇呂羅。謀士者頗與軌不利。乃更保州。魏明徵漢。履清水以灌之。刻然懸於城下。以圖及取。器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道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置大木以鐵。候貨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絕之。明微知之。乃被堰。遂是。莫乘火水以傳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

水急亦震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安圍而惑之。唯有騎將蕭爽。河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懷及騎士生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旋卒於是。賊馬連任杜固。初得赤川。總管魏性。設車香。孫略兼有呂渠之。獲威振。蒙虎。人甚。渾之。宣帝之。征社。公。渾之。武。帝。令。魏。與。字。文。孝。均。並。從。軍。中。進。報。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官。尹。勳。渾。王。寤。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為。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降。宣。帝。於。渾。將。名。仍。如。魏。是。寬。帝。因。此。大。衛。之。軌。又。嘗。與。賈。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躬。深。以。為。然。詔。魏。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恐。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復。以。質。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朝。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召。若。弼。問。之。若。弼。曰。皇。太。子。養。德。容。官。未。聞。有。過。未。嘗。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是。魏。孫。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

保爾登之為言事有差舛使至曠內之禍本謂公器陳威否何得遂
至昌帝執然久之乃曰吾等心圖家遂不存計共後統國內安
上壽又將武帝憤曰可變好老公似微機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但
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連
鄭譯等後為近侍執自知必及於禍請乃說曰吾昔在光朝實中杜
撰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用控帶誰帝隣強強脫故為身計易
同天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母恩以死自效豈以
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持死義不為他計與千載
之夜知吾此心大皇帝年帝使杜愛信能徐刑殺之。執立朝忠愈
懇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將京兆郡空操運
亦以直言獻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人晉尚書令爽之八世孫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
五而江陵城陷則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誅沒運積年為人傭傭皆

疏克之學乎又嘗夜在微由是以孝聞單故卿王澄美之次共行
車為非義傳世方五未嘗水期於人臨淄公晉運為之為品門學士
前我北顧屢詠武令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授從臺右號
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免選事有不悅於府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
中問州召運赴行在并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選曰中人也時
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依我皆云天子聰明睿
智惟運中人方驗運之忠立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
固汝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聖聖紹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
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外遷官宮以巨賜之乃起拜運京兆郡
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宣帝嗣位自是德政不替齊憲故甚運乃
與魏時朝堂陳帝入夫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暉諫因而諫危翌日
帝頗感當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
有規諫朕尤喜卿復能如此乃為卿食以賞之朝之公將初見帝



吾君美不為遲寒心後身事負二君相質以為幸免歐口口內文歸
歸常以私事請此遲不之許尚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並在
遲遲為我州陸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尚書令顯慶二載並有聲績
並常顯為一諫官從容溫讓而任許直為求所辨抵逐不被任用乃
投憤錄夏教以來陳爭事集而部之九六百三十九證合四十一卷
名曰錄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滿曰王歷剛情有餘以雖未之聞也皆安慮率志在公平純而香
帝老城北野勃數誤人為之遲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歸管與
歷夫王恩收歸歸有軍之狀海慨功名之際及乎巢名霸有依鎮
顯川級管帶之險惟守禦之術以一境之眾抗傾國之師卒夜胎
之矣官助身之年銷歷之權大猷要廷奇功忠勤冠於本朝義聲
動於隣國運窮至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爵遲
迴也則身功微惟台察於恩累無所憐一情若此得之此矣滿維
之說雖而不快要貴新班及主威云謝集禁射遊九嚴狼心三驚
以下是總志齊趙編核狄振兵忠君之勤未宜建天之禍便及按
其心實義著誕之辭謝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
貴不日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事其親者人
子之行也致身以仕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爾論三極義者百
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山德方此王執志壯無味性義於骨內克遇
遲利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為其不志則天下莫之信也難
樂遲之所以行己之節具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東家先生北史評語卷之二十一

周列傳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辨衡周文與周惠達論
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
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五佐才
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然著作佐郎蜀周文與公卿性足明池觀
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情
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其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物歷代
興亡之運綽既有口辨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為徐行至
池竟不設劍若而還遂留綽至夜周以成道卦而聽之綽於是省陳
帝王之道兼述中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聽之前帝訪遂
達稱不厭語胡謂周惠達曰蘇綽負奇士吾方任之以成即拜大行



東家先生北史評語卷之二十一

周列傳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辨衡周文與周惠達論
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
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五佐才
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然著作佐郎蜀周文與公卿性足明池觀
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情
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其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物歷代
興亡之運綽既有口辨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為徐行至
池竟不設劍若而還遂留綽至夜周以成道卦而聽之綽於是省陳
帝王之道兼述中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聽之前帝涉遂
達稱不厭語胡謂周惠達曰蘇綽負奇士吾方任之以成即拜大行



臺左丞參與辨寔白是實過日陰結始判文案程式未出墨入及計
帳力籍之法。大德三年於神武三邊入延諸將成法分兵禦之獨
特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禦恭衛之於潼關封天陽縣伯十一年於
天行臺夏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華易時政務弘強固
富人之道故神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或官貶置二長舟置屯田以
資軍國。又為六德器者委施行之具一老終心曰九今之方伯守
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
每稱安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
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巴心心者一身之
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
明則是非溷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
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食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
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感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

思念無不肯為至公之理舉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
化是以辨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
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
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由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參而
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
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弟忠信禮讓讓讓平餘約然後繼之以無德
加之以明察行此二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
齊家數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教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
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
簡化而遷化於欬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得淳淳薄者則衰衰
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
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於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
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



類未得加之以師統國之公仇禮年百華創舉多罹空歎使禮讓弗
與風俗未及近年積登檢法賦法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備矣凡諸
敦守令長各宜先心章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若黃能廟之以淳風
受之以太和之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登登日遷於善邪偽
之心膏肓之性皆以清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
以孝悌使人慈愛愛之以仁順使人不驕傲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
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
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典而臨天
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畫地利曰人生天
地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
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
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
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敦守令長而已人者實也智不自

周必得勤取然使博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成就即人無間
少長但能樂持義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背勿失其有又而性既此
耕而須理麥秋在野獲得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
若揚湯救火冠蓋之舟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飽其功
若游乎息惰早勝晚出好逸惡勞不勤垂業者則正長陳各州縣守
令隨事加罰累一勸百此則明守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
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
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次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
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者事而令人饑寒者是則絕
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勞之戶又無牛之策勸令有無相通使得養
濟三農之陳及陰雨之政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能聚修其國國
自有餘暇以備生主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
頭勸課亦不致太繁簡引之愈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



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權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檢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置以米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米曹小吏唯試刀筆乃身外之末技不廢此行之流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驟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騃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忘行是則金祖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滿是則佛堂打木悅目一特不可以充棟棟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廢實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斯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府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胃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

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養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舉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齊宋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如所舉此刀木之恩也夫適理之論古人有言明主幸與不降柱於吳天大人基名不履才於后王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特獲契之臣魏晉無險謂善之之臣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謂求之不動擇之不密或彼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傷今之智效一官行國一邦者豈非近矣傷之士也但能動而審之去盡取實各得用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此矣魏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雖未就與蒼馬相雜又其詞而登之馳而試之玉石驚駭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本用也泥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



成務方與彼釋論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矣之飯千解王之
和甫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怨怒之徒豈謂其賢又升王朝登霸
國拔數十年的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
張憚之才不世之傑尚不能木遇之時日莫於九品况降此者哉若
必待大公用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夫吾
所以繁著士必從誠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
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
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若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
人勳而善人勳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難不善之人難不善之人
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
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察今吏負其數不少昔人觀事繁
尚能克濟况今戶口咸耗徵負而置備以為少知闕在下利輒尚有
兼假發亂細人甚為無理請如此輩亦宜罷黜無得官常亦直州耶

之官宜頌善人愛至靈族閭里正直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物之匪
以相往統夫正女者理人之基基不備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曰疾
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
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遠明矣賢與不肖判矣率此以求則燕
然德侮矣其五恤獄獄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性有性則為善
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懲止而善勸賞罰不中
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懲叛之心生是以生王重之特加及慎者欲使
察獄之官精心慮意推究根源先之以正聽察之以嚴驗妙觀情狀
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簡章加刑輕重皆當合過務
過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律無不由盡人心遠明大教使
覆案者如研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守株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
理求情物或難盡非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
當聽察之理心第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許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嘗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The Color Company 2007

不妄開道事... 然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怒而肆其殘暴同
人木石專用強楚巧謀者雖辜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
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
如在下俸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惡遠大念存德嚴先王之制曰與
無辜殺教有罪與其害善其利注明庶不得中宰濫捨有罪不罪
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派文巧勸宰政善人於法不免有罪
於刑所以然者亦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宰能可免後慮此則情存
小便不念至公本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
縱生然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甲理遂怡刑戮者得恐性往而有
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若明慎庶獄之典皆使人善也
凡伐木盈算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罰者違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
寧不傷天下兒和氣和氣散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頓存萬物阜安蒼
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凡百守宰可

慎慎乎若深毒巨積傷化敗俗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殺一
則百以請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
人之大寶曰德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之必以財聚人
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輕稅之法雖輕
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遽減者以婦人廢
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最強而積貧弱不疑姦巧而因
原如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五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織
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統御先
事織無麻土早修紡績先符而備至時而輸故王欲獲供下人無困
如其不預勸或臨時迫切後恐稽緩以為已過雖升交至取辦目前
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棄息輸稅之人於是
嬰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實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
而繁之於守令若醫酌得所則政和而人紀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



人德又差發操校差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罰而逃或富強者或
輕使而近防守令用儻如此不存知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
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官習誦之其政守令長非通六條又計
帳者不得所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
其弊因繼帝祭廟聖臣畢至乃命韓為大誥奏行之句是之後文章
皆依此體辭性檢素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
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為韓常謂為國之道當愛
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旬晷連夜事無巨細若指諸
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威嗣威字元九
論曰周惠雖見韓賢實遠矣屬於威懼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
之士也周文民初而起百廢肇創能約法之制於魏遂之辰啓太
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斷離為朴變者從儉風化既成而不貴
上尊國揚曼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幹之力也

韋孝寬

韋故裕字孝寬杜陵人也少以字行號家相正錄撰歷代弼弼為蕭
實實作起關右乃臨關諸將軍前驅相建嘉之即拜統軍昔恭中以
都督從荆州刺史源子恭鎮豫城以功除新陽郡守時獨孤信為前
野郡守與孝寬情好以表政術俱美荆即吏人號為建寧還南亮州
刺史是歲東魏將政曜先熈步隊宜陽道恒新誘遊人華寬深
患之不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
歸款意又為落燧燒寇若火下書若還令謀人送於深深不得善答
疑道恒其所欲經略者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難阻因以奇兵奄襲禽
道恒及深等虜馮遂清大統五年遣衛為械。八年轉會州刺史尋
被鎮玉璽十二年齊神武頓山東之疑志圖西入以玉璽擄要先命
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東之以入當其山
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博木浚之令恒高樓多積戰具以禦之



城外盡其力擊之。身雖破，拒敵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遜嘗督軍，
祖孝微謂曰：「未聞彼其何不降也？」并克報云：「我城此破，因兵食有餘，
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宜有可滿之期。」已須救獲，適愛爾辰有不反之
危，孝寬聞而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微獲明城中人曰：「韋威
主父彼乘條或獲，可謂自外軍士，朝事相陵，入湯以中，和乃射幕降
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河國郡公。臣萬戶賞，給萬疋，孝
寬手題書，竹及射城外云：『若有新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遂先
在山東，又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殺。』孝寬慷慨，
誓略無顧慮。士卒莫不感，爾人有死難之心。神武嘗戰六旬，智力俱
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遂祖魏文帝，嘉孝寬功，令長孫
紹遠正流，至玉璽，勞問後，驛騎大將軍，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
麻州刺史。先是，麻州一里置一土墩，經雨頽毀，每頽修之。自孝寬臨
州，仍勅部內當築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陰，河文後

見任開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聞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
里植一樹，十里植三樹，百里植五樹，萬里植十樹。元平以大將軍，與于謹
伐江陵平之，以功封侯。公冠拜尚書左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
大北寇，命孝寬還，乘五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
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悉通書疏，故齊物歸，朝廷皆先
知。皆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營，令守一城，益乃以威服入，孝寬怒
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送，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地，雖石以簡，
悉美生胡少掠，吾人阻爾，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少諒，剪
欲當其要，突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發，徙十萬甲士，百人，道聞，府地
岳監禁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平。」既去，晉
州四百餘里，一日劍手二日，為煥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遂
議之，聞自檄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墜足得辨矣。乃今案
之齊人，乘巨船，首尾貫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後又令汾水以兩艘，介



山據山謂其所在也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板築充就卒如其言者寬參軍的徽顯知卜益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款戰孝寬因令徽作歌吹令謀人及齊此文道之於郭祖華徽既聞更謂色之明月竟以此誌建德之後武德志在乎齊孝寬乃上跪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臺積年頗見開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彼有勞費功績不_レ加失機會何有長難之南焉為欲土陳氏以破亡徐暹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殺敵而及內讎殊反計盡力窮得不云乎雖有靈馬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關方輒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齊令襲我我出自三鵠又蒙山南號號沿河而下復遣北山指胡絕其并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騎男之士學其節實使為前驅岳動川棧雷駭電激百道俱建並趨齊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推珍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東要為後國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第三鵠以此萬春以前廢

事也因預為貯積募其號俾立為印伍使既東南有敵戎馬相待我出奇安彼其疆地彼若興師赴我我則望空野待其去遠墮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聲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有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當欲實官唯利是視是此酒乞息帝忠良固境然不勝其獎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衆聞屯掃車等撤括其第三策曰切以大周土宇踰豫關河蕃番卷之威待建德之勢太祖安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肅清江漢西虜已爾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據據者三以有事王方未遑東略遂使淮洛游魂更有餘孽昔句踐亡吳尚朝十載武王取亂稍煩再舉今若更有遺孽且後相將臣謂宜乘隙濟中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變而動鮮則長策速取坐自數奔也書秦武帝遣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諶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吞并而之山東卒如孝寬之策。五年帝東伐過于玉壁



觀崇獻之所得。其之報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
驅帝以玉璽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將胡
與大軍持盾乃殺孝寬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援之孝寬死其
四城武者皆川殺令孝寬還舊鎮又帝亂後幸玉璽乃詔孝寬
隨為遷京拜大司空出為廷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業元年除徐
兗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何地淮南乃分遣宇文亮攻黃城嶽士
奇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造賊
狀密被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欲守之
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
綠州宇文亮集兵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將弟寬容白其狀孝寬
有備亮不得入遣文孝寬與數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濟國
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於選選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
以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迎遣其大輿

皆買園賣器善後孝寬孝寬留賞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嗔而疾徐
行又使人至相州求歸蔡家以伺之既到湯陰建長文奔還孝寬已
于營又乘却而走孝寬密知其狀乃馳趣將經路道皆令殺敵驛馬
悉摧以自備又勸驛將曰屬公將至可多備精酒及新粟以待之則
果遣孫子來許數百騎進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
由是及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因
所署儀同三司公體等圍進翟州軍竄走擊破之進次樓桑來橋城
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已遣兵隊之諸將士以此城當
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
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涉大破之因遣使自殺兵士在小城中
於鄴西門觀河之南迥有賊戰又被之因遣使自殺兵士在小城中
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城討之關東志平孝寬在邊委
城獲託鹽板并有經各布五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孝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寬凡愛

寬字敬遠志尚美簡居於榮利前後十幾許皆不應命爲周文憲
經綸王業則窮求賢圖夏養而不仕虛心敬悅禮使許之備加禮命
繼請給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管林
泉夏對巖翠書蕭然有足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器其闕者或感
酒從之愛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贈
之曰六久貞避世三辰光少政傾陽曠途滄洲去不歸香劫扶蘭
楓風飄道業衣生石巖山洞來提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巖百丈飛
聊登平樂巖遙望青陽巖能同四應不榮余萬幾夏恭帝時頌時
胡瑒嘗大悅教有司曰汾河東河一井號之曰道濟公試帝嘗與夏
夜宴大賜之謙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夏夏唯取一匹示承恩吉而
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廷州總管夏至州與孝寬相見對遊孝寬
以所乘馬及鞍勒與夏夏以其華絳心帝欲之乃乘舊馬以贈

柳軒

柳軒

柳軒字仲璧河東人也年十三便事精好學編愛玉經略通大義
子史雜好屬文揚州刺史李靈森好秀才亮州刺史馮揚爲引時爲
右生馮揚湖王元季壽領軍獨孤信嶺洛陽于府舊京楚蜀人物罕
存唯有好在陽城葉詠在頰川信等乃俱撤之以軒爲行臺郎中詠
爲北府屬生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表徵南府柳軒府軍族登
殿討論精從事或過夜不寢李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從重音因
使見周文被雷爲丞相府記室軒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隱勸乃上
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戒也勸規左史書
之吉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阮裕表崔軒之疏宜
私書法明趙盾之數是知執事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深密爲記
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且著述之人密書幾陸丘筆人莫知之何止
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五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水米之論著

漢書者非一也。後史者至敎家後代紛歧。準的伏惟陛下用
天格古養心庶成開蘇榜之路的忠謹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
朝服而其款然後行之。史闕然令是非明著得失然使聞者日
修有過者知微事終施行。國中書侍郎修起君注仍領丞事。時人論
文體者有今古之異。好又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資論
文資不載。好說略人聞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議之
好曰。衣不過適。禮食不過充飢。故政學求徒勞。思感耳弟。愛
慶字更典勿。勉賊有吞。薑濟。涉。研。書。不。為。章。句。好。飲。酒。閉。於。占。對。年
十三。用。暴。書。父。借。習。試。令。委。於。推。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通。之。變
立。讀。三。篇。便。誦。之。然。所。滿。借。習。為。頡。爾。守。地。樓。都。缺。人。多。委。右。將
選。將。官。皆。依。實。於。統。來。請。託。選。用。既。定。借。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亦
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登。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書
習。讀。歎。曰。此。兒。有。慧。氣。文。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筆。以。報。起。家。旋

初。第。大。統。十。年。除。尚。書。兵。部。郎。中。并。領。記。室。將。北。雍。州。歐。白。苑。碑。臣
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皆。競。康。子。江。左。彌。復。輕。薄。志
屬。來。進。祖。述。未。已。相。公。稱。人。執。物。君。禮。典。文。房。宜。製。此。表。以。華。前。弊
高。操。筆。立。成。辭。章。文。資。綽。讀。而。笑。曰。扶。弱。猶。自。可。換。死。才。子。也。曷。以
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次。魏。之。然。觀。其。朋。孟。氏。屢。為。兒。孫。或有。告
其。盜。牛。慶。捕。得。實。總。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枉。體
後。屬。何。以。脫。之。欣。亦。遂。從。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憂。乃。大。集。僚。吏
盛。言。孟。氏。倚。權。侵。害。之。狀。言。畢。令。答。彼。之。比。慶。責。成。彼。手。有。賈。人。持
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飲。出行。常。自。執。管。籥。無。何。咸。聞。不。翼
而。逝。夫。之。謂。主人。所。竊。耶。登。凱。問。主人。自。詎。慶。從。使。乃。召。問。賈。人。曰
卿。論。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帝。之。變。口。頰。與。人。同。前。乎。曰。無。異。同。伙。乎
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獄。案。醉。而。書。慶。慶。曰。沙。門。乃。直。盜。耳。即。遣
捕。沙。門。乃。復。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折。失。金。又有。朝。家。被。劫。即。錄。按。察

笑知破濟道被囚者甚多愛以威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詐匿恣
害多潘官門曰我等共切明矣徒而混雜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
免許若聽先肯免罪便欲求告愛仍獲免罪之獄再二日廣陰三
欣眾奴而轉自告解下因此處獲黨與衆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
歎曰曹丁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賞斯幸有脫吾共獲幾乎除
尚書左丞攝訂都陶文雲松王茂曾殺之而奔其罪朝廷咸知而葉
敢謀變乃進學之周文逾登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奏嘗
前受辭氣不從抗辯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達者為不
忠奏謹竭愚誠實不敢安死周文乃極而殺茂已不及矣

論曰曹孝寬奇材異度隆武經文練能奮其智勇唯變無方事變
隨不達人貞不絕俗確乎不欺實道代之高人也鄒州兄弟非道
是甚並能樂聖播紳豈盛至也慶清白著美難效此於一時也慶
申於千載矣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一

周列傳

蔡祐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周文在廣州召為攝下親信及遷夏州以
祐為都督候突陳悅害賀拔岳詣祐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
謂知元進等陰有兵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許事既而日祐祐
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
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
父事我。從我何祐祐下馬加闕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
來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
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擊弓持箭四面拒之東觀人
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二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嘗
性命在此一天耳豈足畏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



笑知破濟道被囚者甚多愛以威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詐匿恣
害多潘官門曰我等共切明矣徒而混雜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
免許若聽先肯免罪便欲求告愛仍獲免罪之獄再二日廣陰三
欣眾奴而轉自告解下因此處獲黨與衆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
歎曰曹丁公斷獄無私關高門以待封賞斯幸有脫吾共獲幾乎除
尚書左丞攝訂都國文宣松王茂將殺之而孫其罪朝臣咸知而葉
敢錄變乃進學之周文逾登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奏曹
前受辭氣不從抗辯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達者為不
忠奏謹竭愚誠實不敢安死周文乃極而赦茂已不反矣

論曰曹孝寬奇材異姿隆武經文練能奮其智勇唯變無方事變
隨不達人貞不絕俗確乎不欺實道代之高人也鄒州兄弟非道
是甚並能樂重播帥豈盛至也慶清白著美難效此於一時也慶
申於千載矣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一

周列傳

蔡祐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周文在廣州召為攝下親信及遷夏州以
祐為都督候突陳悅害質被岳詣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
謂知元進等陰有兵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許事既而日祐祐
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
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
父事我。從我何祐祐下馬加闕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
來相養我知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
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擊弓持箭四面拒之東觀人
乃募穿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二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嘗
性命在此一天耳豈足畏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



倒雙以精射之敵乃精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
遷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以功進爵
公授京兆郡守馬仲容舉北豫東附周文率軍救之與齊神武遇於
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
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祐少與鄉人李德布衣齊名常相
謂曰大丈夫當建功立名以取富貴安能以處貧賤言誌各大夫使
皆如言又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運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
之曰承先口不言勳孰當代其論叙

攻蒙

耿蒙鮮寇人也本名貴其先家於武川蒙少飽橫行武藝好以氣
陵人踰周文以武勇見知蒙亦自謂所率得三沙苑之戰蒙殺傷甚
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今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
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為公後周文敗芒山蒙謂所部曰大丈夫
陳賊頭右手拔刀左手把槍立斬五刺懷裏畏死遂大呼獨入敵
陣刀亂下當時或謂蒙殺賊然齊刀而獲戰敵合當蒙前若死傷相
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
不為人所傷何其是坐人也周文嘉之拜雍州刺史進位侍中驍騎
大將軍。蒙性兇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蒙亦自謂
意氣冠羣然無所畏李贄蔡祐初與蒙同時開府後並若蒙之右蒙
不能平謂周文曰人言李贄蔡祐是丞相將解耿蒙王勇丞相咽項
以在上彼為勝也蓋猛皆此類卒

高琳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琳母牽衣挾淚演過見一石光彩炯潤
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淨觀
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為靈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
字季珉後季氏西遷封年野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



公即我之轄也。夜從賊望山徐正平邸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
之北中數刻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周孝
應踐非進，齋杖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氏師寇帝宴群公卿士
仍賦詩言志。琳詩水章云：寄言賈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
漢，請秋風帝大悅。曰：儘然陸梁未討，歎塞卿言有餘國之福也。天和
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詧出
保紀南城，唯琳與梁侯景王樛圍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戰，凡
經十旬，明徹退走，帝表言其狀，帝仍優賜。琳入朝，觀加勞，同六年
遷位柱國。堯。

李遷哲

李遷哲字孝章，安原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遷哲少脩立有
識度，陳既昏，薛盡起，家文德主帥其父為新州留遷哲本鄉監，詔部
曲事。時年二十，極敢辟下，甚得其情。大統十七年，周文遣使來，武王

陳時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遷京師
周文深嘉之，除遷初五州人樂，燦洋州人贊國等，建德為私周文以
遷哲督山南，乃令與周府賀若弼同經，舉燦等並平蕩，仍與賀
前出，獨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封，紮張巴州刺史，平安人開門，請降
安人子宗，儼等猜據已城不下，遷哲攻之，軍火砲城，城主遣使請
降，遷哲謂其衆曰：始降，知父教，吾觀其使，暗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
許之。衆人果於道，三故代以數，遷哲遣華皎之，居其城，自此
已，懼之人降，狀相，擊軍，愛周文，勝以所服紫袍，玉帶，又所乘馬，如
侍中驛，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五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為軍，儀
設節。今與田弘同討信州，時信州為蠻酋所圍，弘遣遷處，援此
至信州，已陷，聞遷哲至，換快，建文，遷哲入，據向，帝賀若弼，後至，遂
共，建破之。及田弘，廢軍，周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念，儲軍，糧
遺，乏，遷哲乃收，高，糧，進，粉，糗，水，以，紿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者，異，舊。

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如醫藥以此軍中威之人思效命。其
移軍樂樂為卿里所服位後卒後能彈自奉養受康至有百數男
女六十九人解漢十餘里間第宅相次每為築室後往來其間樂酒
歡遊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按傳以壽之

唐璣

唐璣字附齊北海人仕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鷹又身長八尺
二寸容狀甚偉圖文聞其名乃馳唐求書曰聞公有二子曰茂曰璣
羨於模多武略理雖短簡文雅可量進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
召拜尚書兵部郎中其室參軍軍書初璣理參掌之累遷尚書右
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初朝幸國典璣並參之璣戶部
尚書遷位璣朝大嘗軍時璣公于權勳高望重朝所屬曰周文
璣學行兼情與之同茲結為兄弟璣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之
效異者又之更賜璣姓萬紅于氏璣乃深相結納致長幼之才璣亦

唐璣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為朝望所法如此。轉吏部尚書性忠
疏雅有人倫之譽時大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得入魏為六俊然
璣尤見其重于魏南伐以璣以璣為元帥有長史軍中謀略多出璣
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璣為僕隸璣察其才行有片善者報璣先
之類璣璣者甚衆時論多為及軍還璣多因掃掠大獲財物璣
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曰周文曰璣大有福意是
璣朝終魏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嘗遣使檢閱之唯見璣籍
而已乃歎曰孰知此人來二十餘年明其不以利于義何若不令璣
視常人有故符之疑璣所以益明之耳九受人委任當如此也璣
平江陵功雖高為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為蔡州刺史入為
史部中大夫歷御史納言內史中大夫會末十旬遂遷四職卒

韓琳

韓琳字木真可南人也雄少敢勇齊力絕人工射射有將軍才略及



薛武尚遷居伊洛間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遷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
西戍兵數日間疾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素共為折角每步投東魏
所向規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款聞都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
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皆盡見及妻子皆為賢所虜將以為戮
乃遣人告雄至皆見之雄乃詣賢軍即遣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
之幸洸頭克獨留文於弘農封武勝縣侯遂還鄉里更圖取雄乃
招集義衆從獨孤指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帝雄擊許都於堅道
神武怒命三軍奔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羅州刺
史郭叔略據境頗為遠慮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於道側
遣都督竇仕於略城原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救關西者必出
險之據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繫河南尹遂將為公尋是時
騎大將軍周府侍史明帝三年於都督中用刺史雄又在邊具知敵
人軍實奇策深入不避艱險而獲糧四五十萬時有虜兵而軍

志氣壯東魏譯之卒于鎮溢曰成子命何

賀君敘

賀君敘洛陽人也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父統勇健不好文學
齊神武初起以統為顯川長史統刺史田迅以州降齊克州刺史。
數少有氣幹統之府執田迅也統事不采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
悉吟者久之數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遂定洛陽西將
群盜時起大龜山賊葉世觀將來襲統統使身赴賊于斬七八人賊
乃走統大統謂左右僕屬曰我少從軍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
略未凡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明年統獨孤信於洛
陽校閱教弩三石弓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塞下授都督討
安陵薛相弼校獵其泉官時國人不齊歌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
殿戰國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數躍為馳走走上東山殺鹿為
步逐至山半更乃擊之而下諸將因得免責入為軍司馬陳將使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侯安都等討還湘州遇程縱被乃令救度江赴救彼連我破項乘舟
遂次湘州城而飲水乏溢江路遂斷縱援絕恐項等知其糧少乃
營內多為獸土覆之以木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項
等聞之良以為實救又增營壘起臺舍亦以待又湘羅之開連營
糧菜項等無知之何初土人孟乘徑報載米粟又龍雞鳴以餉項軍
殺患之乃為為士人張船伏甲士於中項軍人望見船餉都之至逆
來爭取欲甲士逆奮之投實有續餉又亡香墳者捕謂救之詳且不
敢交相持敵餘項等不能制木信船送實受江救處其詳或謂曰今
我百里當為汝去項等遂留船於楚將共去津路百里且救現知未津
動衆而選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獲以救父地無功除其名數傳
功員氣頗其流軍皆為大將軍數獨未擇衆以湘州之投全軍而反
謂被而名每出悲言晉公據怒徵選通令自散臨刑呼子劉曄曰吾
必及于江南然心不采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雞

刺所古出血誠以頓口建德初走隋大將軍蓋曰烈

烈

論曰周文帝為楊亂之衆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業之
以存仁小則轉戰萬亭不謂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貴賤受
不費筆要功橫戈請奮直靈寧楊部王雅韓琳等或舉翼雲茂燕
績屯夷難運移年代而名成然始矣夫或質若故志略慷慨深入
敵境初宛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然方事迫而雄
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然其說嚴刑已又天下是
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帝死分屬將三百年隋文帝應
千齡將一函夏實若滿鐵中必取之長策得會奮發實餘勇以
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情緒天道或時有發與考之人堪
實二臣之力其做儻英略實焉若

中微

中微字世義魏郡人也孝文初微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



周文與語魯之周文昭夏州以徵為洛陽參軍兼府主濟周文察
沈家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將軍國軍制幕府務政
四方書徵皆徵之辭也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答請刺史以徵官
洽西土拜徵節瓜州刺史徵在州五餘然約率下遊人樂而安之徵
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徵在劬至九折幕官案牘無
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滯吏不得為奸食雖公卿此志不
懈徵為夏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胡語徵性廉慎乃盡
提策備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選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
於人慨然讓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句聞之皆競來就讀迨謂
曰此是中使君子迹並焉獨之

陸通

陸通字仲明共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遷留襄陽其子義
貞鎮長安遂改姓連氏父以義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死士魚少致

才之富若難獲宅園悉有果出而有魚遂得以使歸時人以為孝感
所致因謂其泉為羊魚泉。通少敏敏好學有志節初徵在河西
國征龜茲與政相失通乃自投東歸從命朱榮命朱氏成乃入關周
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
軍符已亡說者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
愈見親禮遂盡夜宿待家人罕見其面通雖憂懼愈自恭謹周文
以此重之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使請洛陽圍軍通獨趨青雀及於
長安周文討討之以入馬渡營不可遂行又聞青雀等一時誣梁不
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歸之心當面將通進曰青雀等既以
大軍不到謂朝廷顧我同惡相求遂反亂然其逆謀又定必無遷
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取積東寇將至告以輕騎在百姓謂為信然
更以此死之望大兵雖變解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平恩歸之衆以
順討逆何憂不平周文深納之累遷大司徒通性素謹雖久處列位



常清慎自守所得報賜蓋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無人虐貧而
不貧不愚貴而不貴也

楊樹

楊樹字顯達高涼人也樹少豪俠有志氣統率烏中命朱榮授密胡
士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樹樹載而免之孝莊帝立徵乃出復為司馬
由是調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位
統諸將可朱暉元等為要樹分共要截殺傷甚衆司馬然懼樹威聲
兼城道夫謂遷移據東康州周文以樹有謀略堪委遣任乃衣行建
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樹威恩風著所經之處多罷糧附之比至
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出共進戰樹擊敗之又使其行金斛肆
俱於州西大獲曰汝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
尉景攻臨正平捷這行嘉許善義與斛肆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樹
以孤軍無援且度守父敬德故被遷愛惡義使背叛遂為周文害

蓮人若從外遠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需使所往知
又分上人裁前令各項情節即欲抄探擬供軍資備分遣此遠於東
中按運軍和朝廷喜其權以全軍即被建州刺史又齊神武圍玉壁
別令侯景趣齊于嶺樹恐入魏即率騎禦之是建州樹至所木斷
路者六十餘里樹驚而不安遂還還何陽其見輝如此十二年進於
大都者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襄陽獲東魏將軍李顯加開府使
鎮鄂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樹大行臺尚書率義兵先驅破魏其四
成使之攻封亭陽樹侯又於鄂郡置州以樹為刺史率所部兵鎮
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樹出勸樹然樹自鎮東魏
二十餘年氣與齊人戰每克獲以此遠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
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樹軍樹以燕賊處降於齊樹
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又軍敗逃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歸
之



論曰中微苟量深況文之以經史能通鑿悟明敏飾之以溫恭此
夙奉龍顏早蒙佳遇故宜從職功預被刑義銘周茂恩生契闊遂
得入禁端樞出鎮列藩雖以職用成多抑亦情兼惟舊揚燭攻昧
亦共破而身因功名家落良可嗟矣易曰歸出以律否賊凶傳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悔其謂之謂也

釋義

釋義字弘業穎陽人也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孫問之對
曰文字之間常求訓誘至於兩校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又衣
沙織經史兼述有述略屬魏室表紀遊地夏州時周文帝為刺史素
聞其名特以書禮及質表岳為侯其陳說所容皆詳從使迎周文周
文問以去留之計襄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馬及為丞相引
為秘書參軍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襄密訪之並臺
石所為也而勸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智魯哉

頓胸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然少年素為卿郎意者豈為主帥分
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輒論於是請殺署者吳不從懼皆首
欲曰前盜殺者並其等為之所有使臣皆刺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
亦悉言其所所在襄乃舉盜名錄職之同六擄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
悉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肯者顯戮其身籍沒其妻子以賞前首
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無遺取名擄劫之一無遺吳至其罪汗
以自刑由是羣盜并息。人為金華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
州刺史免胡之俗輕貪弱尚美富家富之家優禮百姓同於僕隸故
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襄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獨免徭賦
又勸富人財物以賑給之每兩或商貨至又先賑貧者市之於是貧
富漸均戶口殷實

釋題

釋題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題幼而英邁神彩巖然



楚戲便有成人之量無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登遠行孫異之謂
曰吾嘗遊事伯父大尉公嘗謂吾云我味妻汝登一操其峻麗吾以
坐席與汝汝從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稱從宦較又夢行乎
吾坐席遂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吾宜勉勵以感嘉祥也孫西
尚侯蒸鎮淮州趙時年十二以百姓禮登獨風儀端肅進止詳雅燕
妻之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東郡謝衆特為漢射引避與器其嘉之
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管於襄陽承制後殿吏部
郎賜爵兩高公尋遷後將勳得中醫卿大將軍明府又晉踐帝位於
江陵以襄陽米餼歸警曰陛下中興業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守會軍
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益家從祖太
尉世父權則我父司空並歿社稷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
墳墓嘗嘆臣等能不廷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捨墳壙歸進則
無益壘路則有虧先君重違其志矣許之國留鄉里以經傳自

煥問文帝明帝親臨因辭以疾又晉祖避樂良行舊臣之職保定中
又徵之遂始入朝授驛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刺史恩賜人
務尤以禮用二不用命者乃徵如殿異示和而已其下感而祀之不
復為過版曰我若仁惠無之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子端莊
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清寬質精仕課正其節而趨入周於大帥晉瑩河
南賀德二郡守所居皆有政指史人畏而愛之隨社愛關素長其各
州嗜如也及扶蒲冠綬便有暴馬之志隋文帝踐極特留徵之徵疾
固辭徵濟不生開門力守所對在琴書而已足不理國定於數十載
子弟奉之若嚴君為具有過者痛必下惟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請
於英清然後見之第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由在
恐仰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無王俊臨州賈以九杖其為當特所
重如此開皇中再終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三

儒林傳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化之
本原整玉璽之耳目百王攸茲一以貫之維世或行險而斯文不廢
自來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特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
不暇給始建郡邑便以經說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
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
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皇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
釋蒙子先師明遠將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
春起太學於城東後撤廢去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
依尚儒林傳與獻文天安初詔立卿學郡置博士助教太和中改中
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
陽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並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與漢校不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北史評節卷之二十三

儒林傳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化之本原整玉璽之耳目百王攸茲一以貫之維世或行險而斯文不廢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特盡魏道之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郡邑便以經說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皇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蒙子先師明遠將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撤廢去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依尚儒林傳與獻文天安初詔立卿學郡置博士助教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陽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並文獻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與灑殿不



忘講道劉芳李起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那燕之徒以文史遊其餘
風典章則集詞翰莫不潔以好爵勳貽賞於足斯文鬱然比隆周
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負
四十人雖費宇本立而經術漸頹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齊燕趙
魏之間橫經者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碑
貢孝廉對揚王突每年輸度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
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雖未及簡至行役停廢正光三年乃釋其於國
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清
亂四方校學所在無幾齊神武生於遼朔長於戎馬杖屨建旗掃清
區蘇因魏氏喪亂獨念未曉略文章成禮體樂同奉法教之音且變
舉五之容轉盡求熙中孝武後釋美於朝學又於漢陽設詔祭酒劉
徽講孝經黃門李和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漢夏小正篇
後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唯孝學之制有所未遑而

然雅之道建於心憲時初建於郡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
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中范陽靈臺山同從已仲禮於本郡起
蓋齊神武克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和年又以
勳郡李同執禮之二賢並大蒙恩選將以殊禮同執去亡復徵中山
敬郡武物陶李敏刀柔中山石雅等建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學武
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恭聖於季世世
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矜矜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
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鏡冰雕朽施用無成蓋有由焉大帝王
子孫習性矯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神之路說開自非得自生知體
包上智而內獎聲色之娛好乘大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交賢
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然無珠璧之實貴游之華飾以明經可謂稽山
竹蒿加之括羽脩拾青紫可知焉而齊氏可存或天其守師保純
並皆貧賤得聞學博士徒有虛名唯調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



以通經進仕者唯博學強子發實平海州而已自好莫見其入幸
朝章寬簡吹網疏關游乎浮滑十室而九夜橫經受業之侶獨於柳
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入關里之內包食為資慈桑梓之陰飭
論十教燕趙之俗北聚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
學生俱差通充貢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文既非所好項籍
固不關漢又多校用郡官入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
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差應其博士助教又游學之徒通經者雖
得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爾文
受命雖重經典于時西都既蕩成馬生節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
得地盡失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互理於十載點視昔之制度復學
且之茂典庶景宜學道群藝修五禮之映長茲紹述才稱治聞五六
樂之曠由是朝章新備學者闕風明皇慕漢教尚學藝內有崇文之
寵外重成均之盛操素懷必重著辭順之士聞出於朝廷固冠芳頌

執經習業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凡以論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
晉乃下詔尊太僕燕公為三老帝於之東宸冕衆好格陳文物備禮
家清碑而臨大學祖訓以食之奉贍以醴之斯固一世之盛者也其
後命朝軒而攻玉帛收泥重於荷荷及定山東淨至尊帝躬萬象侍
德安生以味禮昇及天下集聖之教遠章衣儒者之服披先王之遺
聞齊舍廷學徒者此有勳政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或甘勤苦者
咸市雖通儒盛業不遂觀晉之臣而風發俗變抑亦近代之英也
自正朔不一於三百年師訓紛論無所取正爾又齊朝纂歷平一窶
宇頌天例以港之貴雅常以禮之設好爵以聚之於是四海九州強
學行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象率百僚臨問道之儀親釋
奠之禮博士發絲河之辨侍中獨重帝之與考正亡處研嚴路同積
焉群疑泮然水釋於北起權守為享官諸儒京邑連午四方皆啓
校齊魯趙魏學者尤負笈從遊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不絕中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Red Magenta Yellow Cyan Blue

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從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堅仁善聞選廢天下之學唯存函子一所
弟子七十二人獨常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咸於開皇之初
毀碑銘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諸論得失於東都之下詔書定其三次
一以開英馬子時舊儒及已凋亡推指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張守
貞張通南北博極今古發生矯仰所製諸經議疏皆神妙師宗之
既而尋事回夷戎馬不息師徒忘散盜賊羣起禮廢不足以防君子
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以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
滅亡方頌經步之徒亦轉死滿登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
使後進之士不獲聞詩書之言皆據據之心相與而於不義傳曰
學者將頌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與亡故在有國有家者可不
慎歟漢世鄭玄並為業經注辭厥愛何休各有於說大易詩書禮論
焉孝經度左氏春秋林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流行焉晉世

位明佐在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
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
厥業亦及清河崔暹景裕博雅會稽范稚會平入鄒郡郭茂傑在門
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成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
五精嗣所注師訓蓋齊齊時第士爭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遊
明受業於也留王聰傳授子陽李周仁及勳海敬文敬李鉉河間權
會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罕不見凡氏注辭武平朱劉
光伯劉士元始得賈彪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
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博業次李鉉祖嵩曰元鳳陽
倅紀嗣敬已黃龍夏振敬李鉉又傳授刁泰張買奴鮑季詳邢時劉
查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怡德其後生能通經者多
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外周儀禮漢通者十二三焉。通毛
詩者多出於魏朝劉歆之歆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陽則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則傳劉牧和張思伯劉執思其後能言詩者委出二劉之門河此諸
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取為後魏時
張思伯張永禮張離劉蓋魏長安王元劉並得服氏之精殺又有
魏陳澄潘叔皮離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芝林切
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可外儒生俱次齊杜氏其公并
設祭二傳術者多不著後論語孝經諸學莫不遍講諸儒如權會
李欽切亦與安生劉執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
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
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何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
康成詩則蒯士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的簡得其英華比學
深燕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破矣自魏
梁越已下傳授講論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諸林傳習

劉歆之

劉歆之情使人也少而孤貧雖好詩傳曾受業於勃海程玄後尋博
顯原籍見古法之言施卷而笑曰若使西墨之流不為此首千載誰
知其小也曾謂其斯說曰觀歆索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
子曰無可無不可愛我我心時人有此歆之學者歆之極謂之曰人
之立身雖百行殊塗罕之四到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
節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惟針股鬻爵從師正
可濟聞多識不過爲士龍乞雨賦政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孔門之徒初亦未也見早魚之歆方乃歸而養親委乎先達門自覺
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進其門。歆之善春秋也
詩每滿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煩解由是弟子不
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邊章奔虜至京稱病而歔其文幸中山節徵與
內校書歆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燒失一之謂甚其可葬乎
因歎疾辭將中山張吾貴與歆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



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歎之者綠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憐其優劣現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儒生多有疑滯咸決於歐之六藝之文雖不悉詳所探察音韻異義

張晉黃

張晉黃字夫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晉黃先未多學乃從鄭公受禮牛天祐受易論始祖為開校而已晉黃覽讀一遍便即別精戶牖世人號陽之會在夏學張氏千數而不讓博生徒竊云張氏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探賈張氏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疑之而已晉黃隨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讀社服隱在兩家巽同悉舉諸生投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所異蘭仍執牒學者以此為奇之而辯說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龜陸牧守不

張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嘗處說籍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蒙賞無以自資且損且學三年之後便知其凡才謀詭非兄笑而聽之為立費令聚徒二百蘭讀立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晉黃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不先儒之旨唯蘭能體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辯破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密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情物故為儒者所宗臨州刺史裴祖徵蘭講書於城南館祖為學生故生徒甚多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誅駁公羊又兼查仲舒由是見識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應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吾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季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於而出蘭少時患死



徐道明

徐道明字子列華法人也幼好學年十七隨知人毛靈和等詣山
東水學生上黨乃歸也伯王禮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使辭甚滿熱
趙師事張吾貴門徒甚盛道明伏齊數月乃私謂友人曰此主者高
而義無檢第凡所講說不惟吾心讀更從師遂與平原伍法略就范
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道明曰君年少幾師每不遵
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道明乃痛其心曰吾今知負師所在矣正在
於此乃詣平原亦選居於舍舍讀書經論諸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
院凡經六年時彈筆吹笛吹日娛慰又知陽平館閣趙世業家有屢
氏春秋是晉世末嘉舊寫道明乃注演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
章為三十卷是後度後門彼每臨講堂先持經說說然後發講學後
至今漫以成俗雖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道明好飲
與劉歊之張吾貴皆河北最從歊於慈州絲栗園衣帛以待之者曰

其真有敬師者之風道明死鄭玄論語平云書以八寸策換作八寸
宗因曲為之遺其濟也皆如此歊之吾貴又甚焉

李業興

字世

李業興上黨人也少攻今志學他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
漢諸經子靈秘亦聚徒教授即遵明聲譽本高者雖尚家業興乃詣
置長資舍類受業者靈秘乃謂曰季生久逐弟博士何所得也業興
然不不言又靈秘請立傳業興問其大義業興靈秘不能對於是報
求而起曰兄弟子正如此耳靈秘便徑還自此靈秘生徒傾學而此遵
明為魏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遊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筮無不
計練尤長算筮雖在真感常自矜負若權將不足縱於德貴不為之
在後為王遵業門客業興為校書即以世行推而晉高氣後復下
策定為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張洪發能詳尋九家各欲
新晉院內詔令共為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歲戊子曆正光



三平英行之衆與以波盾中寅黃帝李邦徒有續元術數亡欲又修
之各為一書得於仁子崇機傳父業

崇機字子廷以嗣崇朝土命靈景松滿為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從獲
景松詳之漢與助成其子至於於開文襄為善不平地文安難服及
左傳詳七十七條各曰殷委崇機中明版氏名曰釋器

李欽

李欽字寶鼎渤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意純薄月餘便通家素常帶香
身彩衣之乃入學欽及舞三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
張守節交誼大儒徐遵明受業居欽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
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羊經論語毛詩三體義疏及三傳異同周
易義例各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欽老不畜技每時觀報而已來
潛京師讀所未見書最秀才除太學博士欽以去遲久遠文字多有
字謬於辨授之職遂覽說文倉雅則正六藝經註中經字名曰字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負奇氣其
母手重其業敏頓別意試問之多乃通辭尤明禮傳後遷歸並州門
不出行二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羣書思無外不遍有魏郡王
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雖令親至其門揖辭疾不起王將命
駕政請使史前後並馳報之雖令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
驛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宴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
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求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
納唯受巾履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嚴令每親至歲時或置平酒
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慕而衣耕而飯筆食臥飲不改其操
以壽終

邢峙

邢峙字士峻河間人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為四門博士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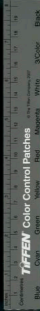
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侍方正詭譎有節者凡府宰進太子食
菜有邪高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敢下宜食也聞而嘉
之賜以被褥纊額

劉寬

劉寬字孔昭渤海人也少孤貧學次有從常聞戶讀書與儒者
李贇同鄉甚相親愛贇授其三椽又就焉後德留居氏春秋俱
通大義居下里少瑣績便於笑入却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
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從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為文
乃復撰說辭藻吉其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數備
於券而寡功曾以賦呈魏徵而不拜收卷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
愚文又愚於六合君曰體又甚於文體不愈又以斥鴳乎才子才曰
君此賦正似齊騶龍伏而無狀頗重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擬高才
不遇得得即位好交立言盡聞之喜曰靈符野公孫以可以出矣

張景仁

張景仁齊北人幼孤家貧攻學書為樂耽工草隸歷諸內書生典
御魏元徽顧川韓殷司卿袁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父)並引為賓
客元徽八年被殺太原王鄒據晉後主在東宮與為令侍嘗被引
灌小酒於殿後(主)愛之呼為博士登第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
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被得道每朝士改景仁在
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惠贈之文因以表裏相授恩
遇日隆景仁性本平曠及用胡人老伯之勢遂致通顯志願頗改良
焉經乘從從據元高門廣宇當衝向街諸子不居其本自許貴將自



茶飲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熊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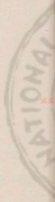
熊安生字鎮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連受二傳長秀於
受月推事徐遵明歷有歷年後受禮於李寶善遂將通玉經然尋次
三經舉弟子自述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國故研德異聞先常於
未悉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林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兩朝既行
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皆說頌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辨天和
三年周齊道好兵鄒尹公正使為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曉對乃
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靜於未至者說據議要
而纒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據奧學可沿其先
長江飽曾莫會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加嚴安生皆為一一演說
咸究其根本公正亟服安生既學為儒宗常愛其業禮名於後者有
為祭伯實士榮孔維周特則雖皆其門人為。安生與同鄉宗道

齊齊碑紀顯微世通明善為知仰道研好新高冠帽大殺用特初容
和服改謁見仰頭舉財齊於長上自言學士元三公安生在山東時
為歲時備役之者頗鄉蘇

勳曰古語云笨雖不足觀勇力不足恃狡詐不足道先弱不足稱
然而顯聞四方能聲後起者其惟學乎惟哉斯言也經越之後為
志不惟自求諸已遂能同道下風藉翰席上或聚徒千百或履見
乘軒威賡古之力也然漢世漢魏積學多清道達乎近古巨儒學
鄙俗文武不隆弘之在人豈獨嚴嚴於當今而皆明哲於昔在
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養之獨當處蹟必舉德於鴻儒近代
左右邦家成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動輒刻版名其說內推
第甲科若命儒時求末有望於青紫或數精運研必見棄於草澤
然則古之學者據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競之
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資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



元至若劉焯德冠指說殿窮天象既結且情洞究幽微鈞深發遠
信誼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歆學實通儒才堪成器九虎
七略無不該覽雄傑曠靈臨不逮於焯絃成義說文雅遜之益時
不我與發棄諸整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貴
者聰明所不貴者貴仕上至且猶不免焯故其如何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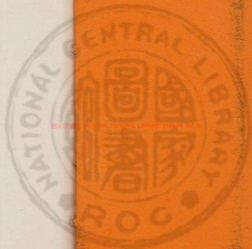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0





329470 uap



東萊先生此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文苑傳

易曰龍乎天文以察時變龜乎入文以紀歲天下無則文之為用其
大矣哉嗚呼三古稱論百代若乃瓊素所紀聲聞而大典錄已傳微
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應實垂教善乎官之不行之豈流遠也是
以曲阜之多才多藝嗚呼二代之正其源淵里之性與天道齊六經以
垂典未用能窮神知化爾昔於十言三言詳於用於百代至哉歸
因聖人之述作也嗚呼爾爾道衰七十幾中為守綴下八儒三墨之
異議則泰谷名法其棄之則雄雅詰與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
達之流乎其難說故遂之巨塗窮後門之士道鹹軻而未遇志抑
而不中謂欲委約之中飛文觀閣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派沈溺
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湯
詔張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政道途窮弱吐機舍所



著成市而莊濟張蔡為之進當途受命充好燕菜金行勃興無替前
到曹王陳阮黃宏衍之恩挾被奔於鄧林滿陸張左極獲麗之才
制儀於厥完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雄峙靈樞極文型變譽滿
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幾九源競逐一發之理同歸歷近前英於
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備極相銷士靈塗炭故文章與焉其
能附恩於戰爭之間神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微
社廣餘光尹躬之儔知名於二趙宋鼓封奕采彰赫耀之屬凡正於
德秦然皆迫於倉卒率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繁然可觀體物緣情則
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策簡奕松胡苑
周之頌國鄧足縮宋麗區區河右而擊者時於中原劉廷明之結酒
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宜使言哉知乎有魏定鼎沙
朔而包河淮西吞關隴當齊之士有許謙望宋宏子臨高允高開游
維等先設之明擊文俱後詞義與正有求善之道烈為及太和在望

魏清文學因以頌頌漢徵聘賜管玉氣傲高遠擬樂爾攝衣冠仰止
威慕新風拜詞頌殊曲度遂成辭罕象標言多智聰到古邪今有所
未遇是故非言難則之奇詞合勢聯之美辭歷歲年未聞得既而
際柳來關河內常景光被晴頌精華共賦天明室內存文在大感學
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具然也子時陳郡來穎穎弟
隴河東美敬憲弟莊的在由故弟柏於范陽靈觀弟仲宣頭江李時
物與高瞻河間邢斌趙國李騫弟承應以翰前札許並為龍光風攝
地靈深安孫才東濟陰溫子果並自孤寒驚然特起成能給錄營身
典焉清華此於建安之於陳應到元康之清隕在東各一時也有新
自霸業云啓賈延髦後嗣四門以質之頭八紘以絕之節都之下禮
宗寶異河間邢子才亞亮魏伯起范陽盧元明拒亮魏李景清河崔
長流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微中山杜輔文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
後有范陽祖鴻煥亦象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涪陸印崔暹陸元規



立在中書參掌編諸其李廣吳逸李德霖盛向祖盧思明並以文章
著名皇建之朝嘗侍王孫獨遺其美河清天統之辰社稷御顯遐
驚亦參知故自李愔已下在者唯陳述除官詔有其詞法軍國文翰
多是魏故作之及在此平李若苟士瑛李德林許道衡並為中書侍
郎與司給符使王雄勳於舉小然頓好諫許初時嘗讀尚賦語入云
終有辭作此理不切因盡弄風散蕭鼓又晉陵王宇文護古賢烈士
及近代輕監諸詩以充開皇帝彌重之畏使進新怒頗之推同入讀
錄猶依霸朝謂之謔家故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理精政愛
重之推又記鄭呂頤新能後主勳意斯文三年祖建齊立文林館於
是更引文學士頤之侍詔文林館為周氏制莫運易後之遺文
於既喪鳴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蘇柔蘇暉元肇李觀之徒咸
奮躡翼自政青紫蔥綽之建古稱存寶林遂滿院魏晉書章莫不
易辭有歸古之美焉江外適時之用彼美能常行焉既而率車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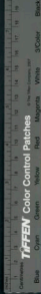
清宮世祿果端之風乘於開石拓簡之使更然成裕流宕忘反無所
取哉夫人有六情梁五常之秀清成六氣頤四時之序並文之所起
情發於中而詞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華變前古論之詳矣豈家
明天監之際太和天統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志盛或此好尚亦有異
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辨河朔則義典明重平氣質氣質則理勝
其詞清峭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特用文章若宜於諷歌此其前
此詞入得夫之大較也若依依從從情言簡效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
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中興則爭
馳新巧簡之湘東宮其注被餘慶更信分路揚雄其意愜而繁矣文
雅而彰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體益亦亡國之音也前
初統萬機每念斷犀為梗得覽迄今或去浮華旅時詞藻猶多殊
異故憲臺執法臺稱簡澆步初習藝文有非輕則鑿乎即位一變
其體與越公書是東都詔今至受朝詩又似飲為長城實並存雅韻

歸其典制雖意本勵性而辭無浮蕩故當聘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
正焉坊間解言者未必能行且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夫自東帝聯
秦遠乎青蓋入洛四換成象九州似明江漢矣靈煥趙晉後並漢天
湖之中拱為文國之寶言則其楚片善無已泗水因流不離十數才
之難也不其然乎游之文人死研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
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每處起漢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
柳謩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錫步漢南俱聘龍光並驅雲路
矣。魏書云未罹衰頹意蓋觀封爵亦敢乘伯茂邪則溫子昇為文
苑傳今雖取子昇其餘並合附其家傳當書叙祖鴻勳李襲慶趙嗣
建荀士遠頡之推為文苑傳今雖取祖李魏荀其餘並各附其家傳
同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皇甫謐劉勰范曄顏之推竟陵王元良周茂期
在毛定之下頡之儀阮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南書序劉勰在
顏王頡傳葛頡王貞孫萬壽等王褒度自直潘徽為文學傳今檢

世庶王頡孫萬壽各後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
顏晉明竟陵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鳩之後也祖歸魏家于齊
陰寬句因為其郡魏人為子昇初受學於崔靈運劉蘭精熟以夜繼
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銳為廣陽王琛曉客在馬坊教
書作侯山胡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政清深潤之景四頃見溫生深
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術知之。熙平初東平王匡傳
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奉等二
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次匡使子昇當之皆受殿而去
奉謂人曰朝來襟袵亂者皆子昇也此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
中彈文皆委為濟陰王暉兼掌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
有沈約杜牧我子昇足以與顏繼謝合仕吐沈揚顏者作文苑論以



古今辭人皆云才實行悅神然思惟耶子才王元景子身志此
有德素

李廣

李廣字宏基肥陽人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爽齊名為鄉
之亞而納於官敏於行中尉世運窮蹇陶史皆是世實廣獨以才學
敏博即史陶史陶蓋文藝交其辭也廣嘗欲早朝假寐覺覺身謂
其妻曰吾向欲醒非也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乘請
神所遇今請君去因而恍惚不樂三日便獲或積年竟終

吳曉

吳曉字孝謙河東人也祖煥父衡並無宦官而衡性至孝後父負土
成墳惟播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避少好學其兄仲以是德為業亦常
優饒之過自責曰為人弟獨愛安速可不愧於心乎後同舉事業母
馮氏謂曰汝欲離小行孤魂改母言孝心典籍報書壁作見賢思

行自勵遂能觀限有才氣為水川洽德為郡中為縣雖小
吏而人莫不敬官清苦致白雀華瑞臺上清德頌十首器大如實重
權為主簿仍考之於右僕射崔道與逢東李廣勸海封孝友等為選
賓客人有識其靜然不能越時者遂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時
世合為遂宿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詢以自養

王褒

王褒字子深琅邪人也曾祖餘祖彰父規並南史有傳褒流量淹通
志謙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表昂愛之謂
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得冠舉秀才除秘書郎梁元帝嗣位褒有
楊召拜吏部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褒既名家文學優瞻當府成共
推把故位望隆車憲過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也於物行論稱之
○初元帝平侯景及會武陵王起後以建鄴州殘將江陵破盛便次
父之又其政有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鄴軍召羣臣議之胡尚



宗標黃羅漢劉毅等曰建都王象已盡又荆南地有天子氣遷扶
井五元帝深以為然裝性謹真知元帝多情忌弗敢公言其非後因
清別密陳言辭甚切元帝意好刑楚已從情若等策竟不用又魏征
江陵元帝拔襄都督城西諸軍事相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
降襄遂與衆俱出是杜國于澄甚懼之襄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
之言元帝又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凄切之辭至此方驗焉

瘦信

瘦信字子山南陽人祖易父有吾並南史有傳信初而使蜀聰敏絕
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父有吾為梁太
子中燕于堂管記東海徐勣為左衛率楊子陵又信並為抄擬學士
父子東宮出入禁闕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詩體故世號為徐瘦體
焉當時使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停讀累遷通直散騎常
侍將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都下所擬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

即位轉石南將軍聘于西魏勣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千累遷
同三司陳氏與周通好勣北流寓之士各許隨其舊國陳氏乃請王
褒及信等十數人伏青氈故王克敏不容等信及褒並借而不違尋
徵為司宗中大大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隱諸
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華公評法多相托焉唯王褒頗與信
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矜閑之思乃作哀江南賦
以破其意

論曰古之人所貴各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褒更信類之推虞
世基郵書許善心明克讓劉琨王貞實薛王胃等正極南士身望
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始或位下人微居當亦何
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怪天網俱張並滿胸素成實辭林雖其位可
下其身可殺十載之外貴賤一焉殊此道也魏云能致九百士子
可不務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孝行傳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求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更夫正婦行之於閭閻則勸教烈於當年楊休各於千載是以克奔湯武若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敷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勸其俗觀其所由在凡而已矣然而薄涼既往流風愈弱道義不樹舉讓棄修若乃增銀黃列錙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舉也積龜貝實金粟若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字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慈極哀思之地厥庵多諸其心

一為若乃誠達泉魚感通物獸享匪嘗倫斯蓋希矣至如溫末有帝灌樹員土壽或如人或為成俗斯則仁人君子所以興致替石賢聖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被其弊優賢賞以勸其心存慈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矣衣袵履屨等關指古之學無後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動其四體血竭股肱之力成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禮忘擗軒尼之責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離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探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悔與斯人之疾排幽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芳列傳吹長孫憲已伏保孫恭德董洛生楊引關元明其恭達王斌生李顯達倉政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崇柳捨社叔此刑可秦侯呈甫趙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曰陸懋祥陸王頌田翼楊愛郭世俊紐周劉仕雋即方貴晉晉林手懋就羊狄餘羊肅為孝義傳今趙破李崇柳捨社叔此陸彥師李崇懋



別傳其餘並從此編攝以備考行傳云

王崇

王崇字純苞雍州人也凡弟五以孝稱身動橡楸以養二親仕梁州
鎮南府王簿母亡杖而後起餐羹墮落未及罪擢或屯西密雲於城
所憲夜哭泣鳩鴛至有一小鳥糞黃黑形大於雀糞於崇前
夕不去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庭舍歌燕瓦草木摧
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未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原地風雹如初成
稱聖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葉葉甚茂人
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糞糞乳糞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
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張元

張元字孝始河北人也性謙讓有孝行歲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
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府元就并洛元固不肯從謂其父獻乃曰汝何
為不肯洛元對曰本以呈形為獲其變元不能養露其體於白日之
下祖其而捨之南要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
之元所得者送與其主及年十六其祖喪明三斤元恒憂泣晝夜讀
佛經禮拜以香湯時時洗滌無懈足自若得親之古遂請七僧然七
經七日七夜轉經師遊行道每言大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
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日見明元求代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
一老翁以金流漆其祖日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痛哭求人三日
祖目果明其後祖再疾再聞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服不辭且夕扶
持及祖夜視踏地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成歎異之蘇得
士楊執等三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
哀思之遺歎亦多諸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資中膏有金及
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憲等或出公卿之儲藉禮儀之資



世止節譽之下非獎勸所得蓋因此未理不喻禮教政通所敦賞
之冲明乃有異土成項致毀滅性雖爭先王之典制不觀過而知
仁矣

節義傳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歲名在節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為
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此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泰山貴其理全也
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所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
殺身以殉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履達使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
卒中斷斷貫於齊莊私演劫肝於衛懿漢之魏恪藥而晉之何權極
知蓋不憚於危亡以殉忠貞之高雖功未有於世綴力無效於顯榮
然絕後焉此之貴實三光而列九架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悲幾焉
然至節雖忘身死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
惟在君子亦夫內激鐵石之心外及度商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

如陽君子。自魏乾南平餘二百若遊茂葉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
載之後憶懷德王皇獨開殺節爽懦夫立志亦真君來君子有所庶
幾觀書亭于竹門政進石文德漢固王玄威妻劉氏得侯朱長主馬
八龍文門受冕亦到使仁石根典郡洪昔王榮世胡小寇孫道登李
凡張安祖王閻以為節垂傳今又檢得郭庚壽龍疑已迷孤佛保足
周者若節傳李棠社改晚附之又案齊書不止此篇而甯齊序劉臥
聖如辨元馮慈明張須陞王善會楊孤盛元文都盧斐劉子胡竟君
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姓並附此篇
又檢取隋書若義傳節方貴郭世為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帝為謁者使翁馮映反至和龍住外不入使
謂映曰大魏皇帝有詔煩馮主出受然後敢入映使人牽馮令入是
後不得以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實主殺殺何須



子見選也與陳性之聲名高然初不抗嚴既而欲止什門什門於羣
衆中回身背跌投將被輻以辱之既而物偶隨身衣裳敗壞羣蓋踐
道以衣服壓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楊弘長教攝臣乃送什門歸拜
書侍御史文憲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平十口帛千疋進為上大夫
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漢周

設周東郡縣城人為充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
上將式子憲生起蒲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許曰何如人也因曰今
古豈殊是使潛還不願探入城於式婦聞程憲路歲又捕者收憲
獨有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遂因乃得免逃遁遇赦賜賜爵為
關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問夫福焉即後後南祐為充州刺史嘉因節
義以為主簿

宋長生

子舉

宋長生于提者三代人也皆文時長生為處外散騎常侍于提供使
高車王阿伏至羅貴長生等拜長生祖之阿伏至羅乃不以提者長
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憲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巨禮何得
口云拜拜而莫不拜時出喉命衆中拜何伏至羅怒其臣下大怒曰
朕中何不敬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義石女膏之
曰為我臣則結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頓首厲聲責曰我為君不
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益
以肉醃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徒之三賊乃攻還孝文以長生等
守洛陽阿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羅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
皆為令長

論曰于什門等攻臨危不挽魏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
其大則先國除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
流峻如所操共一物而供茂並踴義之所致身反名立豈徒然哉

東萊先生北史詳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卷之二十五

隋史傳

先王獨理天下司牧幣元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
總理實殊塗百弊一救在新而巳書云為人則普又天無曠庶官言
非其人為空官也敬世之台必設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
吏嗚呼所召影響發之故王帝三王不易人而化官在所用化之而
已蓋有誰之更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羅侯置守歷年求久統以方
故初世相補所以寬猛為用死人謂俗但獲乎常途聲有跡高過者
應務報響必速是故持舉為快起不旋踵禍胎世解用無將此則
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史與世既泐故李沈謂奸巧多端若官茲誠
道各不同故性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破
桐鹿主張臂求世景路邑閭憂觀明亮杜纂後地買峻羊毀蘇叔齊
立循吏傳有張華常宋世良即蓋孟深崔由謙蘇瓊秀內略去疾周



東萊先生北史詳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卷之二十五

隋史傳

先王獨理天下司牧幣元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勸其德雖為政以
總理實殊塗百弊一救在新而巳書云為人則普又天無曠庶官言
非其人為空官也敬世之台必設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
吏嗚呼所召影響發之故王帝三王不易人而化官在所用化之而
已蓋有誰之更無不可御之人焉自漢漢置守歷年求久統以方
彼初世相補所以寬猛為用死人謂俗但獲乎常途聲有雖高而實
應務報響必速是故持舉為快起不旋踵禍胎世解用無將此則
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史與世既游叙事流傳奸巧多端若官位
道各不同故性籍述其賢能以彰德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破
拘查主張背宋世景路邑閭憂亂明亮杜纂後地買破羊致蘇叔齊
立循吏傳有張華常宋世良即蓋孟深崔由謙蘇瓌秀內略去疾周



者不立此篇簡推吏傳有原君光獎叔略勤執考恭謹多勞景茂卒
公義抑德劉瑛王御經德深其敦樸麤生宋世景裝他年數宋世長
印基羅伯謙考約趙執考恭謹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府代編撰以
備簡史翰云

明亮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也。有微幹歷員外常侍廷島中宣武臨朝堂親
自點膠按亮勇武特軍為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檢臣勇武
其號至勇且文武又練請更授檢校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
爭從安相清滿加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實書旣宜一方為陛下投
命前驅臣定長會官爵陛下之所輕廢命敵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
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軍將用武然後遠人始平焉
但用武平之何意不符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
人甚有惠政博收郡太守為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即入吏定今並

思之

杜榮

杜榮字榮常山人。試郡太守以清白為名。初拜清河內史。性
魯的允愛貧老。聞人疾苦。至有對之。江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勸者
賞。以物名。得者加以罪。謹者死。聞生甚有履紀。除東益州刺史。經御
遠威略。群臣反叛。以夫入和。徵還。遷太中大夫。亮本清河人。身道
等三百人。頌德。改元重臨。郡詔許之。府屬中為。葛給。同通。以郡降。榮
以為常山太守。亦威卒於泉。榮所歷任。好行小惠。婦女。弊衣。多涉。淫
媾。而。禮。附。若。已。終。無。受。助。為。百。姓。所。思。為。異。守。

張華原

張華原字開。隋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初為解州武。驪。有法。曹。參
軍。尋除散騎常侍。向。送。給。陳。陳。州。州。使。華。原。入。關。說。焉。周。又。始。據
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欲。屈。驥。足。於。曾。庚。享。富。



貴不爾令發今日華原曰窮首而已不暇期命同文嘉才亮正乃使
東還尋悔還迷不反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
見於色後除摺府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華原有許略遂攻隴至秀
州乃賈布耳司以成禁境內大賊及諸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
歸款成摠以恩信故歸田里於是人懷以附感茲察息期賦先有差
四十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關事決遣正年兼雖有重罪者數十人華
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曰等曰有君知是何惡背之於期早
至亮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總攻州東北七十里觀山中忽
有六駁食猛獸或以為化獸所斫斫宰官州人大小莫不驚恐為禍
立祠四時祭焉

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人也家本寒賤少為刺史孟業護司僚諸人侵逐
官頗分與業拒而不受魏彭城王詔齊仲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

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必有
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驍路洛部云發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
孟業願身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號十口今我出如君便夫
披帶君在後不自保全惟正與孟業願君自起業唯有一為愛死部以
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為肉飲令厚相而饋業因辭不取部乃戲業
曰卿號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隨請止忠無方
便耳今饑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部左
右王曰德重雖全正以為死既肉為衣吏表芙蓉林神武有書與部
大政請讓業等被請出外行無事後神武亦書部云與業姓孟者甚
能用心何乃今出外也及部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
為西兗州監別謂吏部即中選選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餘舉之次
不可忘也遂問業曰君住在定州有何政績劉西兗如此欽歎業答
曰唯知自修也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曹及馬見岳



心即其少小笑而不言後母棄斷決受謂曰解決決之曰可謂有過
驢貌之用補河間王閏即中令清貧有守未嘗有失文憲謂侍中梁
冀起曰卿識河間王即中孟業否莊見其國司文案叙是好人對曰
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
者比來便是大孤除中書舍人文憲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貌
老又貴臣教朴無升等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晉道
崇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為道名思於衆中抗聲奏云由晉道士不
食五穀帝命雜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夫所帝遣人以馮敬擊
業頭至于流血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
張疑因出使得業一筵五德其餘或三轉四轉共一筵若命都成以
教化放或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送嘉禾一筵九穗河清三
年故人問養經僅買長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且
謹出奉送貧人取餅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勅被攝之日

此皆後遜授詔書於孝讓亦不開口奪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
此旁國士也吾便行別桃簡卿小名浩慮孝與遜時來一器更無兼
騎乃以孝祭內之殿中黃相陳策考遜託卿人輪租者極為御車乃
得此開漆知而歎曰唯孝獨行士本不應以小器辱之又使其人狀
業復語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考就私運將有私賜之弊
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考木腰乘道以所束為膏譜之考更
不受其驛馬亦不復書及治政為之素服受緡人爭官經一時乃止
歎曰惟公既死誰能更容輕考婦父姬在魏齊當特名建之士未嘗
備焉之禮情同用好或人謂考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
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限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為
好佛理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復為英法司亮若以道



待夢先性情勝使區必當止感美之德以時養其德誠宜否以為
林監領中書令人將令有備十地諸經同辭不許又欲使未領入見
苦求以幅中荒朝遂不後通亮既雅愛山水又兼二恩結架巖林甚
得納遊之適願以此開宣武於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退河南尹甄
誼等門視嵩山形勝之處遂定廟君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
山水之妙存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郡人皆此而隨之悉相率怨送熾度聞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
得辭欲擊殺魏天悲勸行路諭勸休究者亦一人故乃放還郡中父
老扣河迎接武衛魏戎自洛陽歸道由來郡郭共牛酒率人更并湖
路旁自掘糞土臣孟柔伏惟聖駕親行有在無敢謀上微禮便與人
更俱鳴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守年既老理政不如
在東郡行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人也幼時隨父在邊軍請東刑刑制史曹之芝戲
問曰卿欲官不對曰欲官求人非人求官之其其對署為府參軍齊
文襄以俄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舟州軍有盜賊破鹿雖
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
令窮審乃別獲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虜賊餘文襄大失語前安引
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象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大



又瓊至羨蓋止息或外境姦軌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才送其隣郡
富家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真刑擄幕餘人成氏大富為賊攻志
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千原郡有秋賊劉黑特據結徒化通
於沿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巷無相染累降邑於此狄其德積郡中第
或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
瓊性清謹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
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請或知其意每見則談問或理研雖為債
款家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經將我入青雲閣何
由得論也上車歸徒還歸還英債券郡人趙顯官至懷陵太守年餘
八十致仕陽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顯特年老苦請遂便為留
乃致於魏事梁上竟不割人聞愛趙顯物瓜欣貢新果至門問知顯
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音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投報乃
至百人嗚君音明兄弟對教人論之曰天下難得若兄弟易求若田

地飯食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後諸人莫不滿泣音明兄
弟叩頭乞外更恩公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親集大德衛親族曰
元鳳等諸於郡學朝史文書之職悉令交書時人指史曾為學生要
禁斷注利帶胡衣皆殺令餘而表德天靈月願下編續慶祿於郡
內其兵賊次第立明式至於調徵事必先辨郡縣吏伍無十枝
指夫當時州郡無不道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及就
食者千餘家瓊普澤郡中有粟家自發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則許戶
徵租稅後推其貸粟納稅謂瓊曰雖非飢饉恐罪累君君愛曰一身
獲罪且活千室何所吝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先人戶保安此等相
無兒子成言有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康之遂無一人怨州前後四
表列為尤最瓊憂廢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
士坐其疏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中。初瓊任債
河太守袁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思於養、房延祐為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樂陵郡通清州表問其外郡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吏史。表云得人
亦者非至公谷云若爾黃霸發還君之罪人也後有刺州各舉清傑
衆以請言恐為受陷境中共在帶議者尚其公平畢義實為御史中
丞以猛恭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受推塔發在得情宣者甚衆守
署臺案始自於峻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兩中有人謂言謀反前
後皆付受推檢事多中盡尚書惟帶謂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
理於數世及送身命何輕變立色曰所望者完任不後及送昂大懸
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後為大理卿而齊亡注周為海陵
太守隋開皇初卒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政功者也然行夫簡
久必藉寬平大則致廢廢之歎小則有患弱之患故詩曰雖無德
與政式歌止舞歌齊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為愛慈
人心故得所去見怨所苦而化詩所謂道廣君子人之父母從從

然哉

酷吏傳

大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
權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嚴化速
而刑罰近可以功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常用老子
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頒守吏
之嚴酷不可教化百世可知考覈前代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
諸衣滿頭漢平共風矯枉過正禁網峻密王莽改大吏巨猾化
義粹權即都署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和一切以故待舞舞爭教
表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青錦之酷吏或同餘增或以微功受
焉野來吞竊高位肆其酷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共毒凡所蒞
職莫不凜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蝎過其境者過之如冠履與人之
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皆多在無辜及其所為窮



侯之不若也其禁妻除猶殆與郡寄之倫異乎君子嚴之故端於所
又。魏有于洛侯胡混李洪之高邊敬啟授于杜崔暹郡道元谷
齊有郎今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普不立此篇隋書有華攸士文田
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邊于杜郡道元谷
宋游道墨斐畢義雲庫攸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命並
列於先云

于洛侯

于洛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食歸安忍即人富職奪人呂濟歷歷一
其洛侯釋靈富職一百載其石晚百姓王魏家判殺人而洛侯碑其
手足令將地始斬其首支辭四體分遞道諸者無不傷楚數隔百姓
王元壽等一將反叛有司討均孝文遣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宜告兵
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李洪之

李洪之本名文通恆農人也為河內太守河南北連上黨南接武牢
地險人得敵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務新賊若使
加重賞勳節本盜賊止息殊御委宣通為賊使後為棣州刺史封
侯郡公贈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等叛復叛擊之取其在命洪之與
侍中東郡王隆定總統諸軍與五齊討詔洪之為河西都督討山
胡皆破賊詎戰洪之縣區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許諸將悉欲坐
攻洪之乃開以立信聽其復無胡人遠也次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
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兼益州刺史至任故禁暴之制有
帶刀行者屏輿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梁州中臺傑長也
示之法制乃夜宿道明分卸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堂告射
伏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亦能獨即先漂若山谷雖相羈繫王
人罕到洪之安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
人驚竊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問然其妻子司所疾苦因資贖之類



亮喜悅未幾探聞所入十格於當洪之營御戎夷頗有勞惠而制
之聲聞於朝野此之素非廉清者有受納時安文始建標制法禁嚴
破建鎮洪之處京親臨太華夜集羣臣獻之以其大臣聽在案自裁
洪之志性慷慨多於堪忍檢實不輟及臨盡沐浴未臨而卒執持出
入適及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父乃飲藥

廉退

崔暹字元欽性狂騷少仁慈最嗜奸利能事營家初以秀才累遷而
充州刺史空用官瓦賦行狼藉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先夜行陳
事平即直空處于柝戶公錄三發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蔽津候
盜公私為尚文守尉王顯所彈先官後罷遷州刺史貪暴忍人
無忌之聲出鎮州也卑弱至人村有以水灌人逼令飲為困問曰崔
廉州何如婦人不知是崔答曰百姓何誤得知此顯危刺史進點然
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

謹忠節

並妻齊獨善顯帝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被金於周武華
商不食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潔貪之用背其逆者賜以教義
之風而肥道不歸六有其人矣故易稱道世無間不準玉侯詩云皎
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
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然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
洪崖光共始箕山慕其風七人伴子同年四皓光乎獲日輕晉以得
其空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非賤貧或與
世同憂道波瀾以供道或運將歸以望江湖而獨在狎况魚鳥左右
擊書於道粒而纖落毛飲石水而死松栢披霜守宿之外自足懷抱
之中然皆欲放於獨善以沒於塵埃夷情得喪亡懷累有比夫邊能
弘道匡危死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替玉守文令主其
不東居文融蒲輪給微事文富容性恐不意皆可成以正意雖未出



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及以立懦大之志息貪
之風與苟得之操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
也。自叔世流浮浮風殆盡極刀之末龍入成學而能冥心物表全
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十餘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
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列傳李暹李暹鄭蔚為進士傳隋書
列李士暹崔暹李暹于曠徐則張文初為隱逸得今以李暹士暹附其
家傳並為附此篇以備遺傳云

陸寧

陸寧趙郡高邑人也少有大度不拘小節純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
心好飲酒浩然於表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與之交李拒
而不許和固少長莫不釋之少與崔洽為莫逆之交洽為司徒奏徵
為中郎辭疾不起和即遣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洽相見語數日唯
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者每欲論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得如

東坡先生比史評節卷之二十六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骨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禍福者也鑿
巫所以觀狀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心節氣表樂者也相術所
以辨貴賤明分運者也技巧所以利民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
心因人設教故也史惠崇之流邪自三五哲工其由來又矣。昔
之古陰陽者則有箕子釋箕子者則有李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始
杜獲叔卜筮則史丹史蘇蘇若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始
布于卿唐蒙計員詔醫及則文學和鶴李咸華也其巧思則吳仲靈
崔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明精微或弘道以濟
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論矣近古涉乎術術者鮮有
存大貞一多肆其淫神厚誣天道或變處陰陽尚成君欲或假託神
怪變或人心遂令時俗然世不獲返其真世身累矣每笑得奇終而



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及以立懦大之志息貪
之風與苟得之操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
也。自叔世流浮浮風殆盡極刀之末龍入成孽而能冥心物表全
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十餘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
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劉曜李禹亮李謹鄭蔚為進士傳皆奇
列李士德崔暹李于曠徐則敬文初為隱逸得今以李士德附其
家傳並為附此篇以備遺傳云

陸寧

陸寧趙郡高邑人也少有大度不拘小節純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
心好飲酒浩然於表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與之交譽至
而不許和因少長莫不釋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
為中郎辭疾不起和即遣使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縱留數日唯
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得如

東坡先生比史評節卷之二十六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骨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禍福者也鑿
巫所以觀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心節氣表樂者也相術所
以辨貴賤明分運者也技巧所以利民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
心因人設教故也史惠崇之注和自三五哲工其由來又矣。昔
之古陰陽者則有箕子釋箕子者則有李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始
杜夔叔卜筮則史丹史蘇蘇若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始
布于卿唐蒙計黃龍醫及則文學和鶴李咸華也其巧思則吳仲臺
崔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明精微或弘道以濟
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論矣近古涉乎術術者鮮有
存大貞一身肆其淫神厚誣天道或變處陰陽尚成君欲或假託神
怪變或人心遂令時俗然世不獲返其真世身累矣每笑得奇終而



死藝成而下意在戲乎藝謝以史百家之言無不有夫藝術或叙其
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黃真閣特以明乎動或是以後來作者成
相祖述。自魏至清午樓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
尾崇張深跋叙王平秋文劉盈和江式周禮李備徐寧王顯崔戎許
少游以為術藝博在齊則有由晉道樂王春信都芳宋崇宗許遵吳
邊世趙鴻和皇甫王體法選魏寧蔡苻懷文張子信為劉明為方技
博在周則有吳高聘孫地博以張景雲地文源羅誠強練以為藝術
博在隋則有吳李才盧大翼張詢李滿宋和蕭古張胃文鏡智藏高
寶常為藝術博今檢江式崔戎與傷黎景喬地文源各編則博又檢
得沙門靈遠李頌與羅博師并以證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
街藝博前代著述皆述而考之但前考不同則其疏其合各因其事
以類區分先載天文藝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璣河間人少明算術兼訂巧思每精心研究或陞沈沈坎
墜歸人云其算術玄妙機巧精緻我每一沉思不問其處之聲也其用
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蘭人和和者先於邊境被
獲在延明家剪引弄樂而不為王所信芳諫王權賜之船後還留諸
法緩芳由元謙復精容丞相舍吉祖延撰芳曰仲管文賦術蓋微妙
絕家既入吾思於不至於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撰成云吾得之
矣然終領河內殺孝及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天用術惠簡便無
餘賦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建能又著樂言造甲經
四術周詳宗共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則
彈天曰落下闢為之制于婁人變之狀中丞彙之幾于笑之息矣此
言蓋天而彈天也蓋天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
彈天蓋天而伴杜仲大集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
研學並易古周法繩乃見之必其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初

蓋器一設焉。澤天履觀以靈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鼎為法。履
殊大器是一古之人制者。始表天始太象。茅以澤菁。精微術機。萬計
枚約本為之者。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併宗。又上黨李象。既
經新者。自以為長。於趙賊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茅雖業興。玉嗣。又私
證聖書。名曰寶應。歷算月額。大積小食。必以明。探。探。明。每云。何
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靈。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青。木。成。卒

紫母懷文

紫母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齊軍旗幟盡赤
而軍盡其懷文曰。赤火也。黑水也。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上將水
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黃。黃於謂河陽。陽者也。懷文遊甯。鑄刀其法
噴生鐵精。以重柔。經鼓。密。別。成。明。以。柔。鐵。為。刀。斧。浴。以。五。牲。之。溺。淨
以。五。牲。之。膚。削。甲。題。三。十。札。今。襄。陽。田。家。於。鑄。甯。柔。純。是。其。遺。法。作
刀。猶。苦。快。利。似。不。能。頌。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寶子。即。南。幹。子。咸。是
千將。始。創。處。其。土。可。鑿。刀。每。云。昔。江。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端。端。客
同。徐。胡。少。門。者。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術。術。的。指。定。中。一。葉。樹。云。不
共。布。幕。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請。若。干。葉。若。干。赤。白。相。半。於。是
別。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假。更。減。之。果。落。一。貫。懷文。在。信。州
刺。史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則衣食無虞。一與戒行。少門。同。香。老。自。初。凡
之。容。色。當。定。人。莫。能。測。也。或。謂。止。自。高。高。過。近。通。既。入。荆。州。改。陽
郡。高。其。祭。之。紫。石。也。無。故。祭。所。若。山。俄。有。蠻。賊。之。亂。將。人。以。為。預。規
萌。死。及。侯。景。始。吾。降。於。梁。法。和。預。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禮。遊。擊。侯
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教。師。曰。單。之。何。也。法。和。曰。王。自。如。此。及。景
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性。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
人。取。果。宜。待。熟。時。因。覆。之。曰。亦。起。亦。不。起。景。遂。將。任。約。擊。梁。相。東。王



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在約名請發軍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發
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十餘人與同行法和登殿大笑曰無量兵馬江
陵之神祠人俗恆祈新法自法和軍出無獲一賊人以為神皆從行
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欲死而下去約軍一
星乃還謂將士曰觀彼建勳不妨吾軍之危甚自踊躍即攻之若
料彼明日當不獲容生一人而破賊然有無虞遂撰火船而進且不
便法和執白羽扇颯颯風即退約衆皆見舉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
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再及期而未再人問
之法和曰吾前於此州水範時是一教語極越等此難為割實是賊
憐今何不向嚮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劍躍出棄
鐵禽之約言求就師日爾死法和曰極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
緣火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極越力耳湘東王舉將周為郡守及魏國
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為法和既不以約進見王皆辭於巴陵謂曰

於道已都候景一臂其死何能為極越宜即速攻乃請還湘東王曰
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焉賊將至法和請守極快舟之乃總諸軍
而往魏延石以填江三日水絕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起果度蜀
兵來度峽口勢越越不可王琳與法和短略一戰而勝之軍水白
帶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將吾自見之此破亦有其理嘗簡錄
一册許因拜表今世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街下置地方二
尺令弟子徑之得一龜兵又半以殺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
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殺三龜龜乃入草。初八壘山委忠賊
入法和為探彈藥之不遇三層皆蓋印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
法和授其禁戒不獲噬食所泊江湖必於華閣營長六此處飲生漁
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報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散之風雨乃定晚雖
將兵酒禁諸軍漁捕有竊運者中夜極歡必來飲噉之或亡其船獲
軍已約以法和為都督鄧州刺史封江東縣公法和稱不稱臣其等文



本碑名上自稱居士後稱曰梁元帝謂其僕射主僕曰我未嘗有
志用性為三公而其自稱何之爰曰彼既以道術自命眾是先知梁
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可徒都督刺史如故鄆的數千人通呼
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志試知人又列傳之所不立市衣教佐
之法無人領受似以空經書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變買客店人
貨多少計其估價自安世中所掌之司夕方開承錄其孔日驗之法
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唯辨無談然若發音善
乃攻戰具在江夏大衆兵繼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
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生處豈視王位置於空王
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是主上應有報至我故後耳今爾彼疑是
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使齊備及銀華兵法和自即入漢
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鄂州不須動
也法和乃還州臣其戒門者緝白布衫袴布邪中大魏末腰垂草屨

然日乃脫之及開縣元政滅復取商山履著之既泣受帝梁人入魏
不見魏猶焉。法和始於石里洲遊壽王寺既無佛殿更築梁柱口
拱四十許年佛法當道甘密此寺山碑可以光耀及魏平州刺史
樊煥德帝欲發折壽王佛殿燬其材柱乃將後周氏或佛法此寺獨
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隋河王岳造軍臨江法和與州入齊
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奉太尉公而南大都督五州諸軍
軍州州刺史安湘郡公史益為郢州刺史官書台政在勞造為徵騎
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瑄來逼江夏齊軍棄城
而退法和與宋莊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
尚降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德池
綠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帶官爵不舞臣臣公荆山居士文宣
宴法和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
取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莊十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



片本所撰如婢實見之曰各隨緣夫錢身散離一明便盡以官於歸
宅營佛守自若一勞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
然美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文宣令開棺而視
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共濟居歷歷而登之及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
為尚可百日天子慈命大周年天子遊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大
夫五年說者以為妻太后生三天子自孝耶即位至武成得位後主
共五年焉

蔣昇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問之雜皆博之尤絕
三年東魏齊帝頒軍權開周文宣帥馬牧摩特河南有黃雲氣龍日
從未至西周文謂身口北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上土王曰李泰
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變於是與泰感會之自後逸降河
東寇弘農破沙苑由此食被觀禮。九年高仲密以此豫州來附周

文欽慮其變之昇曰秦王在東焚成又在丹苑分行軍非使周文不
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賀拔勝卷曰昇昇與高仲密死周文曰昇昇因
謀曰師出不利此敗也臥自取之

史李才

史李才字叔奔新野人也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物好古玄象
梁湘東王暕引授外廷參軍西臺建業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
伯李才因辭太史探問帝曰僕司馬是歷世居掌經高堂猶領此
職卿何得為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憶卿起蕭蕭李才曰秦將入
鄴陛下宜留重臣作欲測決運却以避其患帝初然之使與宗樓等
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傑如優愷令泰李太史曰宜
盡滅李孤當以富貴相若初荆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李才數
所賜物騰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李才曰鄴都覆敗君信有罪指
神河每背為賤歷試窮哀之扶頹之耳周文乃悟曰賊君逐失天下



之故因由令免梁序為知縣者數千口後宇文護執政因以天道齊
并對口項上台有憂不利李請公宜歸故天子謂老私門優死今又
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日是漸謀又據夾城聞其音記有假託
符命妄造兵端者皆誅惟李才而欲盛言辭候宜免故歸權帝謂
少宗伯解斯微曰李才甚得人臣之權因賜策帛。及隋文帝為丞
相嘗夜召問天將人事李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
符兆已定李才微言不可公符為其煩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啓
時武藏不將下矣因賜以絲帛曰愧公此意則並元年後雖立微嗣
常會帝將遷都夜與高祖蘇威二人定議李才曰奏臣仰觀玄象俯
察圓紀星兆允襲少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而
不甚宜人願為遷徙帝愕然謂頃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購
李才縞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特議以李才街
裏勳通有紹還委舊任以年少頻求去微優言每不許會張貴文聖

行及素充言日景長上以問李才因言免保上之怒由是免職給半
俸歸第所有祥瑞與常令人沈家訪焉李才乃量寬弘術學優博為於
宿義志好賓游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啟及宗
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琨明克讓初學之徒雖後遂亦申遊談
推舉堂秘苑一百二十卷生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
並行於世

楊伯起

楊伯起為涪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時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
禮無負股皆汝之人不能測也父事石與語意無所答賜衣履至朝
金於之而去於是被受賜任遊行市里形體如鐵未嘗懈沐時有張
末索者貢卜京師伯起每從之將京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起輒為
分析及家尋幽入獨求醫服自以為康所及也伯起亦開律貢卜
有人嘗失子就伯起望者卦成伯起曰汝子在渠邊坊南門東道也



義皆與先儒之旨而思理六珍校論者以物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張胃傳

張胃大勃海人也博學多通尤精射法漢州刺史趙嬰為之備之帝微檢散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漢多災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胃去所報少甚請罷上異之令楊秉與街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廢通者令得與胃去等論衡之權社口一無所容胃交通者五十四乃由是罷暉與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暉反黨與八人皆卒逐之。改定新聲言則歷差一日顯懸延上言曰漢曆落下關改額項受作大初經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附若舉其成款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從漸見觀用胃去所制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制曆法今冬在漸後不增舊軌每四十六年加望

證上有青帝女子龍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大其共是之於後矣金其夫念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死以誦伯龍為證之曰金在天志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都嘗問言曰伯龍曰汝向東北行必不得已還還不然者聽志解汝頭來飲上令知常事漢王源敏而上崩源敏兵反知常逃匿京師知常先從楊宗有隙及素平奔用先斬知常將斬之執此變充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龍卜言將伯龍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與為伴身升成曰我不宜為卿說凡何而帝東望門而第三君為我買魚作給常得馬與良人如收須史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毛命之。聖君嘗觀經寸珠共使者陰陽之上心疑焉召伯龍令就伯龍曰有物臥自水中負圖而色光是大珠曰今為人所得其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貴之畢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國子祭酒何安嘗結之論易聞爻之言接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爻之微有辨卷所說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3/Color

一度至張震剛歷法推測之所蓋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為一
一度實以此二術年限隔隔定檢古法所失極多遂將中兩家以
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知行一度則上合究時日未
星火次行漢夏商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當與三周悉顧遠景實
元變有餘焉轉法如或章分選選缺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物
者多不能曉或有用而用之其能考正實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
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刻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變
則月運日易又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運日少遲令合朔加時
晚則前代加時早晚以為盈益之準日行自快分已後至春分其勢
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
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百
古諸曆朔望逢交不測內外入限便快與實立法創其外限逐缺不
缺猶未能明實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口有餘

一周年月道交極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此又行道外十
三日有奇而入禁而後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
以下即為當極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缺多有餘月行外道在
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好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寬限區
交處近逐氣求差損益強分事皆明著其趨古獨異者有七事其
一古曆五季行交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移準實玄限之各得其
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安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整或平見
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是在小靈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如或平
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便
所知時人不能察其有其一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為
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實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
類感呂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辰是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辰
見在啓雙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見若下



相隨是共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與實
知多少青玄積候知五星運速留逸衰敗皆與古法不同者差八
十餘日歸四所任亦差八十餘度即如歲或前初見在立冬初則二
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
度進步天驗今古皆在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
符實玄積候知月樞木之上益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
則遲皆十五度外又積本舉速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術
望同術實玄積候知日軌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
遲速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實之古歷交分即為候數去交
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
食益一分當交即強既其應多少自古清歷未悉其源實玄積候當
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冬故其候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
便盡故其候乃強自是以後更進者其候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

獨過進夏至其率又差實玄所立候分最為詳密候也古歷二分查
候皆皆實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畫變夜漏平刻皆由日行遲
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實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隋文帝以為貴外散騎侍郎使詣揚
州會奉王侯有疾上他呂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
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若為之奈何明夜候又夢崔氏曰
妾待許父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又智藏至為崔氏辟曰疾已入心即
當發爾不可救也果如其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寶物百段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配為樂戶妙達鐘律過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
聲調時無學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箝扣之品其高下宮商
畢備階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爾皇初鄭譯等



定際切為黃鐘調實常經為人彈等每各異議然言多不用後
樂成奏之上召實常問其可不實常曰此亡國之音宜陛下所宜聞
上不從實常因檢言樂聲長終注故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
調樂聲其聲擊下齊誦謂一律有攝樂譜六十四卷凡論八音旋相
為宮法改鼓鼓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
百聲時以周禮有夾宮之義曰漢巴求知者不能通見實常格其
事皆西之至是試今為之想手成曲無難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頂
蓋樂器不可勝記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人常音聲者多殊毀之
太子沈馬蘇婆以鍾律自命尤惡實常愛父戚方用車瓦言樂者
附之而桓實常鼓諸公卿怨望蘇戚因信實常所為何所傳愛有一
沙門謂實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微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
僧愛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實
常遂如其言以吞威威怒曰然佛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

聖元經實常稱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
盡時四海全盛聞者若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開皇中鄭
碑何安實貢蘇婆爾古並討論廣籍強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
天策疏舉不及實常逮矣安馮勣曾妙達王長通郭令榮等能造曲
為一時之妙又習氣聲而實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所實
當然皆心服謂以為神

論曰陰陽卜祝之軍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兩廢
也拘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深
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先王重其德其藝夫能通方術
而不徒於修習伎巧而必歸於樸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
所以成乎妄作見崇等皆樸末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雜步
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策而究人
軍之言凶如順輿禮符之技法和強煉之輩特別崇欽術師了以



智識知及江陵夫守前巧盡棄運兵無路入周不可因踰東齊學
蒙索過雖竊之以勿盜而守之以清發生靈所資者欲成道斯亦
得道家之致夫信都分所明結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潛李備金
塞器兄孫之才王頌馬明純備取稍微許暫藏方藥持妙各一
府之美也而僧坦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共濟全濟固亦多焉而弘
欲義方皆為令孫故能享有壽考好爵老神云天道無常與善
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錫石百載可稱寶常經存之奇足以垂歷
牙噴各一時之妙也將何以制嗣見知政共學忌弊成勳下其近
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顧史元章以相術攝竺所闕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女傳

孟婦人之德雖在於區柔立即垂名成資於貞烈區柔仁之本也貞
烈義之質也非區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
說風俗所行國象丹青流耀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淑身以成仁者
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紀疏之妻魯之義姑張之高行衛君靈主
之妻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貞或蹈忠而履義不以存亡易心
不以盛衰改節其義名彰義既設德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
王公大人之妃偶辟情感淫僻之俗無木文和食珍華坐金屋乘玉
辮不入形管之書不露青史之筆特草木以俱傳與藥苑而同死者
可勝道哉末言載恩愛燕姬之恥也魏隋二書並有烈女傳齊周無
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顯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隋經隋二傳以
備烈女篇云



智識知及江陵夫守前巧盡棄運兵無路入周不可因踰東齊學
蒙索過雖竊之以勿盜而守之以清發生靈所資者欲成道斯亦
得道家之致夫信都分所明結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潛李備金
塞器兄孫之才王頌馬明純備取稍微許暫藏方藥持妙各一
府之美也而僧坦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共濟全濟固亦多焉而弘
欲義方皆為令孫故能享有壽考好爵老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錫石百載可稱寶常懸存之奇足以垂歷
牙噴各一時之妙也將何以制嗣見知政共學忌弊成勳下其近
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顧史元章以相術攝竺所闕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女傳

孟婦人之德雖在於區柔立即垂名成資於貞烈區柔仁之本也貞
烈義之質也非區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
說風俗所行國象丹青流耀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淑身以成仁者
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紀疏之妻魯之義姑張之高行衛君靈主
之妻夏候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貞或蹈忠而履義不以存亡易心
不以盛衰改節其義名彰義既設德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
王公大人之妃偶辟情感淫僻之俗無木文札食珍華坐金屋乘玉
辮不入形管之書不露青史之筆特草木以俱傳與藥苑而同死者
可勝道哉末言載恩愛燕姬之恥也魏隋二書並有烈女傳齊周無
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顯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隋經隋二傳以
備烈女篇云



孝愛親妻崔氏

清河孝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代傳多所聞。配於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當先請焉見血人列子不孝吏欲蒸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名不知見而小人未見禮改何足責哉。母呼其母來吾與之同若其子置故左右令其見欲夢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楯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倚立堂下未及旬日得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漸未知心愧且可置之九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誠及勸物如此意以書錄

節義果母崔氏

節義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侯陽縣該生善果周末誠計耐運迫力戰死二年母年二十而寡父養姪汝李其志母抱善果曰

婦人無難事過之義且節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忤夫死為無禮軍當則耳身勉以明素心境禮敬慈承政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飲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封縣公開皇初遷封武莊縣公年十四授濟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備諸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部後察之聞其判斷合理端則大悅即隨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責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去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懼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禮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間私以身徇國譽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母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日童子養茅土汝今位至方無宜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噴怒心緣觸樂隨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動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



續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祿幸足母何自
勤如此善曰吁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汝每
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賭六親為先君之惠妾子奈何獨擅
其利以為貴乎又絲象紗縠婦人之務上自王公下及大夫士妻各
有所製若廢業者是為婦道善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
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飲戒祭祀賓客之事獨而不交陳其前
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閨內外朝或有吉凶事但厚加饋遺皆不謁
其門非自手伴又莊園採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
任州縣內自此饒於餉中食之公廩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費理公中
又分條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覽為清吏明帝遣御史大夫張鶴勞之
考為天下最廉使尤報知其可卒使善果為大理卿漸驕德公清平
允遂不知鳴管焉

論曰婦人上織紉中饋之事其德以無頌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末

錄其始者也至於明誠遠固貞心峻為志不可奪惟義所高考之
國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南所叙烈女九三十四人豈有實迹來
於心論也石或志非誠然或文亦可稱雖于政集之於前元記茲
之於後此其美知亦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蓋乃崇其性矣

附錄附屬詩

晉白求嘉之亂寓於瓜分約鴻池茂績有年代各言肩運成居大寶
竟而自相若誠終為魏臣然經自擊成已前王珠未取至如劉石之
獲時代不殺其書為傳錄之曰夫有欺耳目然益細素耳于時五馬
浮江正朝未改陽狄記注其存紀錄律例及成歷而年代已多太宗
文皇帝受勅天文大加判勒其明事相授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
已未所不併着序其行事紀其成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王如
晉水齊梁雖曰儀錄年斷三百餘命相承魏書命曰為夷列之於傳
亦所不取故不入今舊新登錄云帝覽附書同室故以此編次為附



為附庸得云爾

夏 趙建武

魏帝劉武南舉于前衛君於新興慮之北此人謂朝父為解平等
為魏帝因以說為姓武父許汁爰世領郡落汁爰死武代為武死子
穆拓代領郡落與魏和通穆拓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拓之第三子
正衛辰帶道許堅使乃背堅守心歸魏舉其伐堅討會之逃分四
人為二部自河以西為之衛辰自河以東為之劉平南辰道子直
力與慕容部共擊八九萬運武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帝以車為方
蓋置戰並前大破之會直力伐衛辰平騎道走為其部下所殺衛辰
第三子原馬亦力勤勢弱元改其名直馬北方言原馬者平下也道
武不替稱大夏天王直馬亦勤威勢遂改為赫連氏自云赫連與天
連又說其支庶為鐵伐氏云赫連姓如鐵皆堪伐人晉藉朝徐文長
要公弓望而喜曰魏以直馬能稱赫連必魁之自捨去使吾取之如捨

遺耳於是休焉聯休休養士年及劉裕會以智于義其有夜安張弓
伐之大破長其邊皆望帝於滿上定都號萬物歸威南頓其功德以
長文為南都建德軍親人如草葉土以歸威鐵維利入一寸即殺作
入而奔帝之清建其器臣並必死射甲不入即斬人如其入便情
趙正舉正者視者擊其目笑決其昏憒者謂之徒德敬廢其子項
項自其步起兵攻張馬弓道于太原公呂使廢之天武回張馬元
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窺昌時各
至之日呂安享玉師卷到上下驚擾幸駕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
戰大武馳往擊之昌逆走入城未開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
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焚萬餘家而還昌復遣弟定典司空吳
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驪馬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餘道兼行舉臣
咸豫曰魏萬城舉一日可破今輕軍討之逸不可起逸無所資不
若少軍攻具一將無在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不下不得已而用之



如其攻共一時俱往幾少獲而堅守若攻不勝則食盡兵疲外無
於掠非上策也朕以性弱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步從見朕至必
當心開朕且盡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會之少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
二十里後有黃河之難所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
攻攻則不足遂行決于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襲至於城下將
致于三米奔說使人連共事定定曰城堅未可攻朕得會介等然
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不勝則以為然大武器之退軍城此亦易以
為進求昌工度及威消等分騎五千而掠番人會軍士負其亡入昌
城官軍在盡士卒食兼福重在幾步兵本至擊之為便易信其言引
氣出城步騎三萬司使長孫雄等咸言昌步軍雖能宜避其鋒且待
步兵一將奪擊帝曰遠來求戰恐其不以令避而不擊汝者我動非
計也遂救兵陽北引而襲之皇以為退敵條而前舒其為實行五六
里帝衝之破陣不勳帝乃分騎為左右以將之帝陸馬賊已退帝驚

卷之二十一

唐紀八

為討賊其高善辭總文敘賊十餘人先天中帝帝嘗擊不輟昌軍
大潰不及入城番投上即遂魁其賊。初長弓者好修宮定城高十
何其亭三十步上黃十少官營五得共整可以礮刀斧臺射高大飛
關相走皆唯樓圍畫賊以縛縛飾以丹青寫畫文帝帝積階左右曰
最爾小國而用人如此機欲不亡其可得乎

卷之二十一

唐紀八

使河塞容應字奕洛環本出昌營領部隊以遊米斛邊遠於我河之
青山窺元子尼嗣自稱王而高納見太后召見或和龍而都焉見
死子瑪爾脫襲位僧籍皇帝置石官國使大燕自劉遷都於鄯焉
第三子摩訶摩致無制紀行堅道行王盛伐鄯會律討前與侯道成
之七年符堅敗於淮南律叔父查堅攻符石於鄯也字道明是第
五子也君見窺愛帝曰謂諸弟子曰此兒剛達好奇無能破人家或
能成人家被名霸字道柔恩遇於為弟能平反印王位以垂隆

卷之二十一

唐紀八



馬揚高改名為缺外必蒸每缺為各內實然之壽以壽記之文乃去
史以垂為名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身冠三軍為千中原金為前
鋒累戰有大功及魯州尋魏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改桓溫於枋
頭賊名大震不容於魯西奔符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
堅敗淮南入於東軍于寶勸金叔之垂以堅遇之辱也不聽行至洛
陽請求拜至堅許之垂起兵攻苻丕於鄆金攝孫王置百官垂有齒
翼千州之地遂使朝貢三年道武遣元原公儀使於垂世又遣使朝
貢五年又遣秦王參使於垂世留臥不遣遂絕行人世議討秦家未
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藍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
年其國必亡或在鴉犬必臨長子長子地名來所據地垂乃安心出
不謂人曰此無既齊終不能久安蓋知道試之與也而不欲言垂議
征長子儲納成謀以承周未有覺備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
王德周勸垂生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後老甲震武智足以勉之不

後留遂敗以累子孫乃復求起之十行垂遂其太子寶來冠始寶之
采也已有疾自到五原進武斷其行弟父子間絕命乃託其行人之
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速還寶兄弟聞之憂涕以為信然於
是士卒感勸十月寶渡船夜過河河水未成寶謂帝不能渡不飲耳
頃十一月天暴風寒水合帝遂還河葛處之至參合波西新安言
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速行速去不然必死其夜
帝部分銳軍東面為犄角之勢約勸士卒求馬口銜枝葉聲時與眾
軍齊起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展帳而引頓見軍至遂驚擾帝戰
騎感躍有馬者縱劍水上寶又請父兄軍高遂散僅以身免寶年四
五萬人一時放仗欵子就羈會其王公文武數千悉獲欵來祀太史
白太白夕段而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歷兵元舉者亡世不從靈山
嗣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立殺祭弔之死者父兄弟弟遂皆擊哭
聲震山川悲慙念啞血發而暈死於上谷寶嘗立寶字道裕建之



昂曰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奸人使已為太子祇願自衛主妻段氏謂
止曰實安實眾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矣雖則非濟世之
誰今說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矣趙玉麟蓋詐負氣常有輕贊之心恐
詐作並不納贊聞深以為恨。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又起信都贊大
懼夜乘把帶帝擊破之贊走中山至龍城並身謂汗拒之贊前走脊
斷汗復遣迎贊以汗並之李昇子盛又汗之婿也少謂然二乃羅龍
成汗殺之見少子德字玄明稚為兄妻於並符堅或碑以德為張敏
太守世傳號封范陽王但司徒贊即但以德鎮鄴大器相贊既東走
舉察勳德猶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殺中山道武衛王侯景攻鄴
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乃以超為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天賜
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奔公孫五樓勳拒之於大塊不從裕入大塊
超戰於臨洺為裕敗逃還廣固圍之廣固寇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
貫於廣固城貫裕執超送建康而斬之

後秦 姚弋

姚弋字叔茂出於南安赤亭地當之說也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
榆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弋仲死子襄代也於襄或蓋
空傳以襄為孫劉文也漢南自稱大將軍大平于萬年秦王殺月
之間最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也此地符堅出五將山萇統而
殺之登國元年備稱皇帝國號大秦以其太子興統之莫死子興統
位更與道共弟義陽公平年叔回萬俊平陽攻姚襄六十餘日陷之
平陽魏延次永安平襄建勇行卒精騎二百騎軍為前鋒將長孫肥
所會正馬不及平遂走帝急迎及於秦壁圍之興乃棄舉其眾於
平陽帝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推興之入又歲汾曲浮橋東西
奔秦國帝帥師度秦院南四十里進擊興與晨行北引未又安營大
軍卒至興欲掩殺帝知興氣柱乃南絕秦院之口東赴新成之隘今
平水陸絕路將坐甲而會之又今緣汾帶門樹網以衛晉故者興從



汾西北下懸釜為蓋以自與與又將數千騎來西橋官軍始取以為
薪蒸與遙量道之變其必攻而問乃命將整瑋廣之至夜與果來攻
梯短不交薪之壘中而還與又分兵數路汾為壘中過水門與平相
望帶肉在木中與內外隔絕上與夜氣於是平糧盡宿應夜悲聲將
與而南而出與列兵汾西擊烽鼓譟為平換獲帝簡諸軍精銳也汾
西固守南絕水口與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與攻聞引
殺故但守時盛相應知莫敢造固平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妻赴水死
與遠乘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壘對山谷頽道使請和帝
不許乃班師與長子恐懼位晉將劉裕伐吳長驅入關以戰成請
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後梁 蕭武

梁帝蕭詵字理孫蘭陵人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太子薨於晉安
陽荆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詵兄弟而立

簡文內帝親之故詵正諸子以會稽人物故卓一都之會故有此授
以慰其心詵既以兄弟不得為嗣論議不平又改梁武袁老胡多此
政有成亡之謂建高梁貨財交通賓客都蓋輕俠折節下士其勇敢
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
兼州刺史都督五州統軍軍實皆符券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
創基之所時平是以拘獄木時亂足以圖霸功遂發番荆政大清二
年梁武以詵兄河東王譽為州刺史職績為難州績才輕譽構
譽及譽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又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於
晉晉聞之大怒及梁元帝將建鄴今統督州地發兵赴都譽遣府
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而方貴將與梁元相知寇期譽
木及發會譽以乞事召方貴謀進遂據樊城詔命晉遣軍攻之梁元
乃厚賞寵張績若將定職而容後方貴績次大陡而焚城已陷譽禽
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譽恐不能自固乃遣使大寶末附庸於西魏



魏恭宗元年周文帝命賀正遣使江陵賀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帝命晉主傑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防統盡入於周晉乃稱皇帝於其國晉少有大志不物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晉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偏小行就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輕勇貪婪同類爭伐之義存國士無並充軍定然此等成爲或在江東應德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坐於此成謂殿下爲之殺下既殺人文尼孤入子弟人盡離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勳西之被狀無故舉若殿下爲設享國因請于謙等爲歡投無我當相率而乘張火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無而安之文武事傑隨即於魏魏人攝息未敢送死倫辯之使新簡可效然後朝服濟江入廣益無續克復萬萬世一時登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皆我無厚本可肯德於運爲卿計則卿却快所願

入替不食吾餘說而謂成大功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皆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改定於魏口又魏已君喪毀千戈日月而共其美略不常常換憂憤乃著陰行狀以見志焉若常伏仗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祈禱也微叱若天之遠以憂憤死論曰自金行運否中承災氣元氏祚天所命方一而夏煥弗能朽之輩雖非行蹤所歸能其德爲劉據亦一將之傑然平亞夷城可謂魏之驅除暴主任衛好德愛賢慕士是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血海收蕩骨肉猶意欲親自回無請內飲然能據有全其中興類建寧士卒殊於舊選而位號同於曩日即祿自遠高固雖短可不謂賢哉



寅榮先生北史評語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人寰而分
野多兩儀之間中土苟而殊俗輒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履智本於
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灑風氣所通九州為紀五歲作鎮此
之謂夏土其地者則仁壽所出林谷瑞夷孤竹北戶限以卅嶽歷
塞隔以崑崙交河此之謂塞裔或其氣者則凶德行原若夫九夷八
狄種繁繁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雜處土殊俗習然不同至其食而
無粟狽而好亂強則枝柱弱則替厥其於一也秦皇廢咎天下歸武
於邊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邊匈奴已却其國乃盡是知焉海
龍淮天所以紅夷夏也爰方朔漢地所以限內外也此乎時非秦漢
志甚麗劉趙天道以次其功殫人力而欲所欲願遂之彙固不旋注
是以先王賞穀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往出絕美樹節而鄒廣地雖為



寅榮先生北史評語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人蒙而命
豈多兩儀之間中土苟而殊俗職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履智本於
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灑風氣所通九州為紀五歲作鎮此
之謂夏土其地者則仁壽所出林谷瑞夷孤竹北戶限以卅嶽歷
塞隔以崑崙交河此之謂塞裔或其氣者則凶德行原若夫九夷八
狄種繁繁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雜處土殊俗習懸不同至其食而
無粟狽而好亂強則枝柱弱則替厥其於一也秦皇廢咎天下歸武
於遼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邊匈奴已却其國乃盡是知馬海
龍淮天所以紅夷夏也爰方朔漢地所以限內外也此乎時非秦漢
志甚麗劉趙天道以次其功殫人力而後所欲頌慶之業固不旋踵
是以先王賞賚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往出絕美樹節而鄣廣地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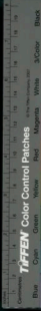


越之東漸西液不窮及漢沙玉制之自此世南載猶究若安陸
米道貫三古最高百餘著中自魏至隋市朝養華其四夷朝享亦各
因時令各給次備四要博云

高句麗

高句麗其先出夫於王與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遊
之日影又遂說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
男破而出及長半之口呼蒙蒙蒙才營射也夫餘人以朱蒙來人所
生請除之王不能命之養焉朱蒙私試知有善惡服者戒食令殺焉
有善養令妃夫餘王以祀者自蒙與者給未敢後子田以朱蒙
射給之一女朱蒙諱一夫噓歌甚多夫餘之臣又誦教之其母以告
朱蒙朱蒙乃與馬盧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從夫餘
人壯之志急呼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人逆我必及汝可將
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與魚鼈乃解走問不度朱蒙遂至昔

述水遇見三人與朱蒙至此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
氏漢武帝元封四年城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為縣以易之隋又
受受邊遠度諸國建波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
又隋平陳後場大羅之國陳其積穀為守非之策開皇十七年上
勅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焉得香檀悉
特表陳衛會稱率子元綱文帝使拜元為上開府漢內三司監爵
東公明守宰縣開萬餘戶置遼西營州總管華世心軍之帝大怒命
漢王諱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招然其爵位皆泥運不絕六年之食
師出臨高關獲還獲疫疫王師不擾又攻遼水元亦性履常使謝罪上
表稱遼東夷二巨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陽帝嗣位天下全盛高
昌王史國使入可汗並觀詰問貢獻於是歲元入朝元懼始禮頗闕
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率驍變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頻
其於其城下高麗出戰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數倍



將軍若降即坐撫綏不得假裝入威臨賊帳言諸將奉旨不兼此
撤先馳奏北帳賊守禦亦備後欲拒戰知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
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散績於是班師。九年帝親征狂教諸軍以
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揚武成北亂帝大懼即日六
軍並屯兵部侍郎解斯政亡入高麗其知事實盡謀來進戰軍多敗
十乎又發天下兵會盛賊峰起於在阻絕軍多失期至是求高麗亦
困修遣使乞降因送朝鮮改噴罪亦許之須臾遠填受其降仍以待
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大朝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竟不
至帝更圖後棄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林邑

林邑其地所以稱其兩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
抵與交趾同隋文德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被朝貢遂絕拜天下無
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羅州道行軍

屯營平欽州刺史常衣官羅州刺史李華開府常推步騎萬餘及紀
異者數十人舉之其王梵志來臣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置小坑
華覆其上日以兵挑之方與戰偽王梵志遠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
破之遂屠滅之入其國據其朝王十八枝皆樹金為之蓋其國有十
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論曰羅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草人儂若
其流曰蠻曰獯曰狙曰獮曰毛居無君長麓山洞而居其俗野蠻
文身好相攻討自秦身二夷漢平百越地窮舟楫景極日帶水陸
可居成為郡縣泊乎境分南北劉棟各殊蠻獯之族遠為去就至
於林邑亦土真屬蠻獯則地隔江嶺莫適中國及隋氏受命始平
元有楊帝纂葉威加八荒甘心遠莫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加
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被域中之效得
曰非聖人外舉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中朔苑朝貢者十餘



區其事迹誠心可死者四國而已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拔河陽歸子也涉婦一名奔洛解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麗涉婦死若洛麗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涉婦之在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生延為昂波羌所刺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後漢曰吾氣絕常欲飲便連去保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殺餘人恐舍卒然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葉延少勇果年十歲往至孝母病母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苦得食謂曹祖奕洛解始封高穆公吾為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遂以吐谷渾為氏焉葉延死阿豺立阿豺兼外羌氏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遣使通宋獻其方物會慕容廆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給其子愛以大業為吾世業忘先公之事而

利於謀代其以慕墳雖事阿豺有子二十人譯代表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率吾一隻箭射死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容利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容利定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容利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箭則難折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古然而死慕墳立次次時慕墳遺道其符節大家奉表歸魏魏時禽將連突送之京師大武嘉之遣使者裝拜慕墳為大將軍西秦王慕墳死孝呂立始自號為可汗至伏侯威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恆處穹廬置水草畜牧青海周四十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畏托馬置此山至來春水散之為皆有孕所生得駒犍為龍惟必多鬃異吐谷渾常得波斯草馬被入海因生驃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驃者也吐谷渾牛馬為

論曰吐谷渾等曰殊各別處遠歷考之前代屢經叛服窺覷曾見其本性大無忠順原有道則伏先王所迷荒服也



夏書稱西戎即叙班固云統而序之非盛威式發其貨物也漢氏初
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
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
里皆奉朝貢後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
算中獨其官將置尉廢置繼之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未徵漢氏故
初經營中原水險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未徵漢氏故
爭清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
任境安人乃塞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算復加
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大疑中魏德益以遠開西域急
法疏勒烏孫悅校尉掾能翻善焉昔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
天次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驅使王命此其自
知說遠天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相來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未

九國不彈越輪遠實方約富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挽之於是始
遣行人王恩生許胡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嚆嚆所竟不果達又
遣蓋琨高胡等奉貢歸帝出詔善招撫元周厚賜之初漢受詔便
道之國可往走之或過九國先行至烏孫聞其王得親拜受甚悅
謂宛等曰傳聞吹洛都者古皆思親魏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
耳今汝君等既到此可任二國副其罪仰之誠晚於是自向破洛都
遣使者為王為發軍備連二國使等宜詔慰賜之已而宛明東還
烏孫破洛都之勇遣使與宛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有後祖繼而來
不聞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曰大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
渠牧健令護泥至姑臧牧健常發使導路出流沙後使者自西域
還至武威牧健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嚆嚆其提矣說云夫歲魏天
子自來伐我士馬疲死大敗而還我倉其兵弟丕我君大喜宣言國
中又聞兵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經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

ColorChecker
36 Patches
© 1996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魏使勿復崇奉西域諸國亦有慮且校健非主精以慢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收健京州既平鄒善嗣以為骨亡尚矣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伏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承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文文及斷塞行路西域貨歇歷年不入後平鄒善行人復道始建寧使還京師具言元所經見及傳聞傍因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西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國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國者古以兩月氏以北為一國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里至車師為一道從沙卑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百三十三里至葱嶺為一道自沙卑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疏所不傳而更有銅貨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

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吉地不立祀魏隋明並仁壽之間內宋夫經略西域乃遣侍御史韋節節使率吐行簡使於西藩諸國至鄯善將畢以孟玉春使將節經史回得十餘大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發炬於武成城放間往來以引致之真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炬則其使者入朝節以厚利令其轉用風俗大令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為中因大亂朝貢遂絕然軍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本總而編次以備前言之西域傳云

鄯善國都并泥城古推爾國也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葉延者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破健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北庭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然窟貢還俱會鄯善勸北庭拒之遂與屯戰安周不能克還保東城太武詔高安陽樂得發涼州兵討之安陽到燉煌首稱重以輕騎五千渡



陝沙手其境時郡善人衆布野度隨數史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亦
之皆望旗稽服其王買達而終出降交陽縣其得爵軍屯守與貢達
諸京郡太武大統厚待之是歲拜韓拔為散騎征西將軍領護西戎
校尉都督王以嶺之陝役其人此之郡也

且水風都且水城在都魯西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
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能預知之即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
每以為虞亦即射殺獲其鼻口共風迅疾斯頃過盡若不防者必至
危絕

高昌者平師賓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或云昔漢武遣其西討歸
族頽解其中尤困者因往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焉亦云其
地有漢時高昌故城以為國號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嘉引
水澆田出赤鹽其味甚美極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
之中國

俄國在對岸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關也東
有輪臺即漢疏勒將軍李廣利所著者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骨脊
或出成川行數里入地坎知深闊甚異原之高低已落者能更生爾
人服之皆愈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恒密西古魯支國也土出名馬大驢又馳在往
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又出白象獅子大鳥知有鳥形如家兔有兩
翼飛而不能再食草與肉不致致大

大月氏國都聯監比城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鑿石為五
色琉璃於是碎礦山中焚京師鑄之既成比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
認為行歌客百餘人先色映微觀者見之美不驚願以為神明所作
自此國中琉璃遂疑人不復珍之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八丈自
佛塔初定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國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穴地而居又有大雪山望若銀華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族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懲攝有三池傳
云大池有龍王次池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被祭乃得還不
祭多遇風雪之困

安國漢行安息國也南屬葱嶺即位違司隸從事杜行簡使西域至其
國得五色鹽而返

清國在葱嶺之北歲時鬻寶則也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頌天神者
歲制極華金銀線為巫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泉春
骨有孔中通馬駒出入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士肯為好事之臣張善暨
空於前以超拔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導之以利劍投擲萬死
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臣臣拘輕生之節是知上
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雜道卷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

為心求遠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為繫勿絕之遺及隋煬帝親率
宏侈博吞秦漢襄矩方進西域圖記以為其心故高求親出五門
關置伊吾且末鎮於關右暨於流沙雖然無聊生矣若使此狀無
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焉崖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魯
父之鳥知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啓王之制也方五
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哉不能加德不能被益不以四夷勞
中國不以無明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遠相宜
戎戶口咸卑簡宜持其強盛亦復俱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宜也
億兆罹其苦哉恩即叙之義固辭和議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
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俱風重譯雖無遠東之建號及江都之詞
乎塞西域開於姓漢年世積久雖難併多端見開殊就此所以前
書後史跡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
信矣



嫪毐

嫪毐姓郁久間氏始神志之末掠時有得一奴髮始齊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木骨間者首亮也木骨間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間既壯免奴為騎卒營營坐後期當斬亡歷漢路公聞收合適遇得百餘人依德突鄰木骨間死子車虎會雖徒始有細察自號津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疊故改其號為嫪嫪嫪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法既死之後不復施禮道或謂尚書崔宏曰嫪嫪之人昔來就為須置再來抄掠何若牛奔適驅犍牛隨之犍牛伏不能前有殺其以犍牛易之者嫪嫪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為遂為陳所虜今社論學中國立法置職俾卒或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宿矣天興五年社論聞道試任姚興遂把塞三年夏社論驅邊求與元年冬又紀靈二年(前元)討之社論遺走道死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先緒別部

領於西界終料數心國人推服之號汗統什蓋可汗魏吉制勝也
大統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元元年秋乃駕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
二夜至雲中大檀將圍太武五十餘重騎過焉有胡次知捕馬士卒
大獲太武顏色自若及將乃交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
長孫輪等從黑漢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漢開平駕從中道故青次西
從果國美斤安原等西道從胡突山詣至漢南合暢宜程騎十五
日輒絕漢討之大檀部落驚驚北走神嘉二年太武練兵于南郊
大檀大檀大檀大臣皆不頭衛士飛深公辯以天文說上帝帝從
計而行會江南使還解宋文欽紀河南隋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
我河南地即當屬我不然盡我料士之力希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
龜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朕求若不先滅嫪嫪便是至得冠
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長孫輪
從西道向大城山同會於延五月次于少莫南舍輜重程襲之至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水大堰表西奔步匹黎先典東落行月大堰過輪軍輪旋騎擊之
其大人數百大堰聞之震沛行其族黨焚燒壘舍絕絕西走莫知所
至於是國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深果水西行
過漢許寶憲試過六月車駕次於苑園水去平城三十七百餘里分
軍披討東至瀚海西搜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
千里高平諸部沒大種種類皆盡歸降三十餘萬件獲虜首及戎馬
百餘萬匹大種部各乘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救連可汗
言神聖也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吳可汗魏言準也太安四年車駕
北征騎十萬平十五萬而旌旗千里遠度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
烏來駕頓舉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題太武征伐之後意存
休息踴躍亦怖或北竄不救後和乎五年吐賀真死子于成立號
受羅部貴可汗魏言惠也。皇興四年于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
子推東陽公元不魯諸軍出西道往城三吳等督軍出東道攻陰王

陽濟南公暉為世督軍為前鋒龍阿王深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
軍駕于大水之濱次文觀營嚴詔諸將曰用兵在守不在攻也卿等
但為朕力戰方畧已在朕心乃進前兵五千入泥戰多殺虜兵以我
之虜衆每濟遠北三十餘里前首五萬餘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
可稱計旬有九日注河六千餘里度文本水曰武川逐作北征頭刊石
紀功天保三年阿那環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大子卷羅尼又環從弟
登注伏利登注子摩揚並舉衆奔齊共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為王四
年齊文宣乃北討突厥定納燭燭廢其主庫投立阿那環子卷羅尼
為主攻之馬邑川給其藥鐵燭帝親走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
而還於是燭燭貢賦不絕是時燭燭既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無常
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其強又藉西魏和好怨其處
頗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置殿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燭燭歸主
已下付突厥實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位配王公家



論曰周之懿欽葉之句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
今去表沙漠之險穢極郡塞之際猶背東胡之遺餘冒頭之枝葉
至矧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其尋逐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
歲來忽往代涼山之屢戰賊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楊威耀
式驅其畜產破其朝落剪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脚豈好肆兵
抄賊凶器不戢蓋亦急務然惡事不辨已其狡狀強弱之由情有
服服之迹故備錄云

突厥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
後為隋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
乃別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乾草以肉餌之又長與後天合遂有孕
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赴在側側并欲殺棄於野若有
神初投後於西海之東葉高可汗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

草四週數百里四面俱山故區其中遂生十男十女長大外託妻孕其
後各為一校阿史那氏其一也最賢德為君其故牙門建後別處示
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大夫皇帝滅沮渠
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金山形似兜鑿皆號兜
鑿突厥突厥目以為凱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回并匈奴之北其部
落大人曰阿誇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賀化師都魯斯主也其後
曰土門智落精盛始至塞上布爾察額連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間
又遷道南泉胡安謬等使為兵國皆相率司今大國使至我國亦
與也十二年土門遣使獻方物皆珍物時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遮
擊破之蓋降其衆二萬餘落特其德空乃求婚於蠕蠕土門耶瓌大
秦使人冒孕之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帝
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
之旱子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死舍其子彌闐立其弟侯斤是為



木杵可汗。其地不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而自沙漠以北至北
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於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奔州。其俗被髮左衽。
少畜野。故逐水草。逐鹿。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毳毼。
尤貴壯寡。乘如熊。曰義。稱古之匈奴。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亡者。皆
逐大。出塞。迎蕭皇后。至於定襄。薛舉實建德。王世充。劉武周。張公
李柱。尚開道之徒。雖皆寄號甘。稱臣。父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
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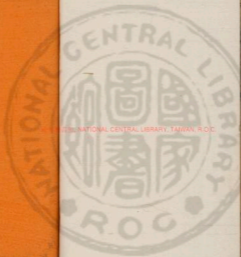
論曰。四代之為中國。忠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地雖遼遠。
年代遊。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於兜。烏
瓚。乎。兩漢則匈奴。不當。與。其。午。則。為。九。鮮。平。焉。後。又。胡。胡。胡。
突厥。此其首。最。相。繼。于。為。君。長。者。也。皆。以。高。故。為。業。授。據。為。買。較。
求。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非。觀。其。朝。堂。之。上。折。衝。之。臣。論。查。
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規。陳。其。欲。俯。服。叛。在。其。

龜。表。乘。則。收。款。額。盛。則。擊。弓。冠。款。項。中。異。號。相。及。正。朔。所。
不。又。冠。帝。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聖。者。至。於。矣。其。故。護。獨。顯。德。隆。
和。親。結。約。之。錄。行。御。用。兵。之。車。府。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
及。端。端。策。徵。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遠。維。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
之。地。擊。弓。款。十。萬。引。處。於。代。陰。南。向。以。沿。周。齊。二。國。莫。之。能。抗。乎。
請。固。好。文。然。和。親。乃。曰。與。周。合。長。終。亡。齊。國。南。文。憑。節。厥。後。孔。熾。
負。其。款。力。將。貽。秦。之。內。有。相。圖。遂。以。非。亂。進。頭。可。汗。連。遠。吞。人。頭。
保。之。下。於是。惟。士。因。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都。無。送。款。卒。於。仁。壽。
不。假。不。叛。擊。乎。始。畢。乃。窮。臣。禮。端。端。登。無。之。非。道。始。有。馮。門。之。圖。厥。
獨。擊。盜。劫。與。於。此。浸。以。雄。盛。乘。難。雖。定。名。德。莫。不。請。好。息。人。於是。
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益。數。
古。昔。夫。騎。借。未。有。非。斯。之。盛。也。又。聖。哲。應。廟。神。降。氛。授。借。於。符。
變。撰。撰。振。征。車。兵。舉。既。要。舉。乎。郭。或。敗。我。雲。代。標。為。我。火。原。辟。荒。

東坡先生北史評論卷之二十八終

於淫陽飲馬於雨伯天卷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宏勳業存百世
不羈之虜一舉而疲瀚海龍突之地盡為九州無窮窮髮之罪誅
於編戶寔帝聖於不反書於所未聞由北言之雖天道有廢興
人事之工拙也夫以為而卿皆有而弗若類天地之舍容同陰陽
之化育斯乃大造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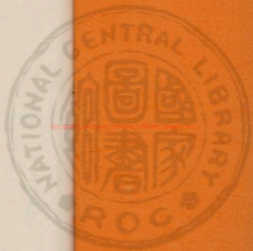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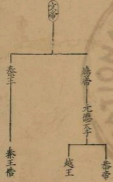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471 u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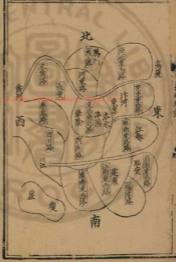
世系之圖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隋地理之圖



才陳先生所書詳為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祖文帝

煬帝

恭帝

卷之二

志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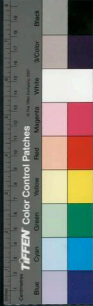
禮儀志

卷之三

禮儀志

卷之四

音韻志



卷之五

律曆志

五行志

卷之六

天文志

卷之七

食貨志

卷之八

刑法志

百官志

卷之九

地理志

卷之十

經籍志

卷之十一
列傳

李德林

于義

宇文弼

蘇威

卷之十二
列傳

李德林

趙芬

薛善

李世威

楊素

梁竦

豆盧勣

高祖

趙嬰

長孫平

李雄

柳敏



卷之十三

列傳

牛弘

元孝矩

賈

宇文慶

長孫晟

卷之十四

列傳

韓擒

達奚長儒

史萬歲

靈思道

賈若璠

賀善子幹

劉方

薛道衡

卷之十五

列傳

明克讓

魏濟

許善心

于仲文

王韶

劉行本

柳彥

裴肅

崔仲方

段文操

元敏

張吐

趙心

卷之十六

列傳

婁懿杖

宋護兒

周法尚

李鈞

高構

沈元

周羅暉

慕容三藏

柳莊

張寶威



○卷之十七

列傳

勞君謙

虞世基

裴矩

李密

李密

談箕傳

皇甫誕

游元

張須陁

劉子翊

李密傳

凌福
楊玄寔

楊慈明
楊善會
克君素

孫季明

○卷之十八

補史傳

陸貞明

劉士齊

李德純

梁彦光

房恭懿

辛公義

敬顯

王伽

○卷之十九

補史傳

庾伏士文

羅弘英

郭尚

程普林

華秋

趙兢

公孫景茂

柳崇

劉毅

羅德深

趙仲卿

田武



徐則
李士謙

進亦

隱逸傳

杜正夫

虞集

劉瑜

王貞
潘徽

文學傳

卷之二十

王莽籍

劉琨

河安

辛茂之
房輝遠
劉琨

元善

儒林傳

王文河

元弘嗣



高祖紀

高祖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臥襄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絳仕
為北平太守欽生元壽後魏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而家焉皇考煨
河大魏起義關西勳姓晉六姉氏位至註開文司空隋國公皇妣呂
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誕至高祖於馮翊欽若寺紫雲苑誕有尼
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慶不可於俗爾黃之尼持高祖
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起見項上角出鬚體驪起皇妣
大驚歷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曉得天下為人能
頭額上有五柱入頂自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統深遠重初入大學
性至純純不敬神也母大祖見而款曰此兒風骨不以代唱人帝



謂若君者始即觀之昭然對曰不憚作柱國耳既而嚴謂其柱曰
當為天下君必大率彼而後定善記都言其後髮齊所國公命帝
高祖授文為皇太子紀蓋加禮重齊王潘言於帝曰昔六帝聖相統
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焉非人下請早除之帝由此止可為
內史王執驥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骨六節聖統有及相帝不
說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紀蓋驥自將歷。處魏中兼水軍
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除帝中齊與臣柱國宇文憲破齊任威王
高潛於冀州於定州總管先是定州賊西門又用不行齊文宣帝特
取諸州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又高祖至帝問為
莫不驚異齊博德州總管段彥即以此後文獻拜上柱國太司馬大
象初將大前疑等起幸相委焉守將帝為帝經案創此法陳則高祖
以法令詠章非與化之道初陳不助高祖位使齊者頗以為忌帝
有四幸詔并為皇后者象意欲相毀齊帝每忿怒謂右口必成決

爾家固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驚怒色自若乃止
大康二年五月乙未帝崩。時薛多初中未決攝理政事上大大器
詳御正大。大朝訪以高祖繼命之父與堂所賜遂歸引高祖入德
朝或都督內外諸軍軍周武著王在藩者高祖慮恐其生變將府王
招督錄女於突厥為河以散之。帝拜高祖假黃城左大丞相百官
號已而聽焉以正陽宮為丞相府以都譯為長史朝訪為司馬具置
寮佐宣帝特別政奇聽研心崩駭異有異志至是高祖太宗惠政決
令清簡朝愛節儉天下從之六月高祖王稱陳王純越王達代王盛歸
王適至于是安胡州總管尉遲迥自以東臣前將志不厭不乘奉
兵東要趙魏之士從者若流旬日之間奉至十餘萬又宇文貴以樂
州石慈以建州席軌以沛郡毗弟又羅以兗州皆舉而洵遣子黃於
陳請援高祖命章孝寬討之。蘇州牧畢工賢愛趙陳等五王以天下
之望歸高祖因謀作亂高祖統賢斬之殺趙王等。累因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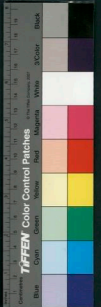
復上野入朝不聽用安其心七月陳仲舉等討等寇廣陵其相使管
于顯將軍破之貞隆入社魯生嬰黎反刺史元義討平之李學寬破
尉延於相州得首朝下徐雲悉平初邇之亂也邠州總管司馬齊
陳孫州嘗應淮南州縣多同之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清難奔陳州
孫祥安乘機作亂命蓋州總管賀若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諫為
益州總管既見劫主在位改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世復為高
祖方以東夏山南為事未遑攻討建是兵屯制蜀始始州至是乃命
行軍元帥張叔討平之傳首關下巴蜀險阻人好為亂於是更開平
道發開關之路立歸舟滅焉五王陰謀謀甚高祖齊酒釀以造魘
王第欲亂河為符王伏甲以變高祖幾危預元曹以濟恐在曹傳於
是陳趙王糾越王盛壬子周帝詔授大丞相限右左丞相之官餘如
故十二月甲子周帝詔進公爵為王周帝以衆望有歸乃下詔擇位
于隋一依唐虞法鏡故事

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朔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
設壇於南郊遣使祭燎告天是日帝崩大赦政元宗師婁嬰見易周
氏官儀依漢魏之舊以杜國相司馬勃海縣公高頊為尚書左僕
尉蕭瑄言遣八使巡省風俗丁卯以次將軍金城郡公趙翼為尚書
右僕射上開府濟陽侯伊婁彥恭為左武侯大將軍己巳以周帝為
介國公邑五十戶為所室實旌旗車服禮洛一如其舊

三年詔天下勸學行禮

八年冬十月甲子時伐陳有事於大朝命晉王諱泰王俊清河公楊
素並為行軍元帥次伐陳於美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交
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有星字千牽
牛十一月車駕發師乙亥幸定城陳師誓眾

九年春正月辛未賀若弼拔師京口韓擒虎陳南豫州癸酉以虞
襲周為右衛大將軍吳千貞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舟楫軍河海



抄道附入建寧其特任安叙復陳主叙實陳國平合州三十有一
百縣四百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

仁壽元年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
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非之於朝任之以職故欲實理
特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序庠開選位
之路行賢俊之人而國學胥子而將十數州縣諸生成亦不火校有
名雖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仕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
今宜隨省明加獎勵於是國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大學四門及州縣
學並廢

四年夏四月上不豫七月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上性嚴
重有威象外質朴而內明敏有大器初得政之妙研情不附諸子幼
弱內有六王之譟外致三方之亂極強於后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
推以赤心各授其用不論歲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齊賦

勿淫刑罰內儆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自其忘倦勞憂履玷務存
善後令行禁上上下下化之周豈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
之飾常服率裘布帛裝帶不以綉織首飾而已雖善於財至於賞
賜有功者無所愛祿乘輿四出路途上表者則駐馬觀自臨問或滿
道行人陳聽風俗吏治得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過關中飢遠左
右視百姓而食謀自咎責為之微服及東拜泰山關中戶口飽食路
過者道跡相易上放斥使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爾於仗衛之間遠
扶危勸弱者輒引馬避之懇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遂令左
右扶掖之共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饑不怠
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器職充實雖未賦懸於政治亦足稱近代之良
主。然天性純樸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志臣義士莫得
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謀失罪退卒有存者又不悅許
書發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無諸子建子纂年持法尤峻喜怒失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遷社教實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述之虞
牧宰小物饋遺鸚鵡蒙皮鳥糞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詰武庫地者
燕俄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關送門外親自臨決死
數十人又往往謂令人賂遺令行史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
與少之

史臣而高祖德在田奇表見其晦明載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
我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職本為當行所許是以周堂舊臣咸
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喻暮月討逆舉金齊之衆一戰
而亡辭乃非情入賊仰赤天之河費必來我機運遂逐周萬于時
嬰夾拼妥酒楊未一功勞日吳經營四方樓船南遠則金陵失險
疑騎北指則犀子鼓塞燧方所載並入翻理再貢活國成安正朔
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戰論功不諱尚也七德
既敷九歌已治憂憂成望謝侯無譽於是躬節檢平權賦余慶貢

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
年間天下無寧區守之內憂如也考之前王是以參政嚴烈。但
素嚴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愛有刻薄之資暨乎恭平此風逾
扇又難妙符時將於大道建彼垂成雖非宣室曾同帝制察法過
從聽妙婦之吉戒邪臣之說溺寵察矯訛付失所成父子之道同
昆弟之隙澆其毒斧竊伐本枝噴上未乾子孫繼讓哥載於續繞
列天下已非滑有惜哉嗟其寒急之醫皆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
成於煬帝所由來速矣非一朝一夕其不記惡諸未為不幸也

煬帝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嬰高祖第二子也開皇元年立為晉王
上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慕望高祖容令善相者來和禮視諸
子和曰晉王有上雙骨而短文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弟第見樂
器文章漸絕又有羸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色蕃之上尤力焉節



密屋歸為仁孝管親鎮過兩左右進由衣上曰士卒皆感濕衣水
此乎乃令持去大舉伐陳以上為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湖州刺史
克文慶懷賄嘗侍懷容神市令陽慈明制法嚴徐祈尚書都令史登
總以其邪伐有害於民新之右閣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右軍資財歷
所取天下爵賢及太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
以大興公成帝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雷地震山崩民舍
多壞墜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夜高祖每避暑仁壽
宮相令上監國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八月壬
寅上御龍舟幸江都改左武衛大將軍李孝為後軍文武官五品已
上給獲船九品已上給黃茂帥羅相棹二百餘里
五年詔天下均田被毀亂變定安高昌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詔曰高祖小醜遂存不恭崇毀

陽之間為食遼嶽之境維揚漢魏陳梁皆傾亂離多阻種落遷
集山川巖谷往往代播實繁以迄今際故半邊房為夷類歷年未久惡
趁既盈於是觀德大師用申九伐左第一軍可達方道第二軍可長
本道第三軍可海賓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堪安道第六軍
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文苑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
十軍可胡蘇道第十一軍可伏浪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
可黏婦道第二軍可舍實道第三軍可博羅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
五軍可俄城道第六軍可提突道第七軍可頓路道第八軍可滿慎
道第九軍可錫石道第十軍可東延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
軍可襄平道凡此數軍七章兩軍駭駭引途總集平壤矣非如射如
龍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躬則山嶽傾頽叱咤則風雲騰鬱心機
同爪牙斯在朕躬朕元戎為其角度又滄海道軍舟楫十里高帆雲
起巨艦雲飛橫斷沮江徑絕平壤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



百萬兵糧運者倍之矣木第一軍於終四十日引爾乃盡旌旗而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也三月癸巳上御師甲子賚我于遼水橋及成大軍為敵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家藏杖武賈即將錢士惟益金文等廿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敵于東并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顯見二大為高火餘燭身未足憐沫自若上憂之命工圖畫并豆錦頒于將諸將各奉旨不致赴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

下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遼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逐受郭班師

九年楊文感反於襄陽逼東都十月以勅召蘇威為開府儀同三司十年二月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辛卯詔曰朕與承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董稻高麗僻若荒蕪楊張狄豈侮慢不恭朕竊或違書使朕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嗟呀殘長蛇於穴荒致對承於蕞平扶餘款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陷

涇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汗其宮室高元伏贖況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可堪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崇悛安安鳩者牛而可忍孰不可容使可分命大師百道俱進朕當親統六師臨御諸軍林馬凡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披窮民於困懸江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甲子高麗遣使因請降因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十二年五月甲子肅公起義師於太原八月辛巳肅公破大牙帥行宋老生於霍邑斬之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遷尊帝為太上皇帝代王擁為帝改元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以就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初上自以善五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立大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授旄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後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呼為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顏色中以厚權輝傑任末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換密謂於
獻后楊素等因俄爾弱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聲諒間之中蒸滋然
度山陵始就即率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
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
禮賜有不奉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
蓋市式馬匹五千餘萬富強坐是東顧者十家而九帝性多違請所
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截道置頤曰海味差殊味水陸必備
為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為獻食豐厚者進擢疎險者獲罪
畝吏侵盜內外置場頭會其飲人不聊生于待軍國多壽日不暇給
帝方賜恩惡聞政事竟不洽奏請平決又情忌臣下無所專任朝
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廢之故高祖質若獨先皇心許參謀
惟優張行季金才潘輝惟薦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忌其工謀求
其無形之罪加以別頭之誅其于事君委極察察匪躬無辜無罪橫

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日六軍
不忌百役繁興行者不歸若者失業上不恤之也東西遊幸擬有定
者每以供費不給逆以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運建馳而推日不
足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驚怖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
不以實野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誅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
被賊亡相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糜費億萬天
下土崩至於荒蕪而備未之舉也

史臣曰煬帝夢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晉會北邦句奴昆弟之中
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歡后鍾心文皇華感天
方肇亂遂登儲兩海峻極之崇基承不顯之休命也地廣三代威
振八紘率于頌頌娥裳重譯亦及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藕之渠委
積於墜下負其富強之資恩延無厭之欲侯段周之劍及尚秦漢
之規摹恃才矜已傲然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封簡威冠服以飾其



肅除謀官以掩其過。漢無度法令。滋會教絕。四維列卷。五虐肆
誅。骨肉屠劓。忠良受實。莫見其功。為我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
屢勦。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蹙左旌旗。萬里微從。百端
史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恭縣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
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撤而文感。榮米陽之亂。句
奴有馮門之圖。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肅先來鞏。弱相陵。關
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及。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洗穢道路。
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殺。益滿。項毛而起。大則踰州。建都。稱
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群。攻城剽邑。茫茫九土。盡為棄鹿之場。榛
棘供充。此承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謂鼠竊狗盜。不足為
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燁燁之羽。寫長夜之禁。土崩魚爛。百
惡。於普天之下。莫匪先警。左右之人。皆為賊國。為不悟。同彼望
夷。遂以萬眾之毒。死於一次之手。竟此。莫或思之。士九救無勤。王

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頽隕。本枝殄絕。自肇有
書契。以迄于茲。守帝崩。雖主盡。空旋喪身。成國未有若斯之甚也。
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山由人。扶不妄作。又
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士斯言信而有徵矣。

恭帝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養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奉帝

義業

義業。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以太尉唐公為假黃

鉞。使持節。為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

二年五月。上遜位於大志。以為鄴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

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盜蜂起。
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泥瓦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



宋有駕筮鐘磬享雖欲不遠免窮之迹其補可再乎

東萊先生讀書評語卷之二

宋先生讀書評語卷之二

唐趙國公長孫 無忌 撰

禮志

禮儀志 王季一之二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曲順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為萬事殿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極訓以勸生靈高辛無道神章淫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束邦國以寡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度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成軍由之而刑厝不用自大戎執后遷周前弱權失擊微風凋容弊仲尼預蜡賈而嘆曰丘有志焉而禮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紙禮興熱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廢不行昭公娶孟子而諱之陽侯鶩女色而傷人故曰給頡之禮廢則滅辭之罪多矣詳歎而逸不知



宋有駕筮鐘磬享雖欲不遠免窮之迹其補可再乎

東萊先生讀書評語卷之二

宋先生讀書評語卷之二

唐趙國公長孫 無忌 撰

禮志

禮儀志 王季一之二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食陽燄而洞燧深通百神而為萬事股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極訓以勸生靈高辛無道神章誰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東邦國以寡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度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成軍由之而刑厝不用自大戎執后遷周制弱權失擊微風凋俗弊仲尼預蜡賈而嘆曰丘有志焉而禮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於是紙禮興熱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廢不行昭公娶孟子而諱之陽侯鶉女色而傷人故曰給頰之禮廢則滅辭之罪多矣詳歎而逸不知



其鄉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嘗懷遠五廟之祀漢唐歷王
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霸召君
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
盡收其儀禮歸之威德唯殊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至於遠讓起於
趙去忠孝成於勅止幸彰靡象浩蕩並演若易狗之獲路若章胤之
避趙愷林道盡詩書為煙燼高坦既平奏亂切誅項羽故賞元勳未
遲朝制群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於是請起朝
儀而許馬備曰度吾限行者為之撤習禮容皆知順統若祖述文武
憲章味則則良由不殺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而變方術至於鬼神
之祭況若不研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繫冠冕蓋靈臺雲物
得共時制有社稷之而都建德會其未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
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故遐邇風流說詩必有人情得後禮意厥周
所以異統卷漢於焉政職至於增輝風俗廣尚使防非禮威嚴亦何

少而營山城之有營營者之有論漢辭以消憂不貽伊戚正高堂
在於廟博士禮亦謂之儀弘揚人情勢歸行事由西京以降用相威
唯威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辯定朝儀太始之前除中
歸則守舊古之備矣然或始命辭情義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山禮
則嚴植之軍禮則陸健實禮則賈瑤弄禮則司馬敬帝又今沈約周
捨檢池河侯之等成在卷詳陳武克平建業多淮祭舊仍詔江總燕
沈誅沈文門劉師知等云因行事禮時取物後齊則陽林之元蕭尚
至稱熙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辨宇文弼並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
以為時用馮祖命牛弘辛芳之等採梁及北齊儀註以為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六籍以為煨燼
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凡物而為之義焉一去祀天之數終
敢有九祭地之數一敢有一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
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 Color

際設殿有一兵則郊寧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祇二祭壇位唯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祀無別天也五精之帝皆是祭五行之天帝太暉之屬非祭天也天耕皇天亦稱上帝亦曰稱帝五行天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天帝非祭天也此則王者之所宗也。樞陳以時以迄于商讓者各宗河師故郊丘互有變易天監三年吳豫之啓稱傳云啓贊而知郊應立春之後何休之議今之郊祭是報肯戴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嚴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贊之說自晉大始二年并圓丘方澤同於二郊是如今之郊禮禮最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何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贊在一郊禮分爲

二祭自是冬五謂之祀天惟贊名爲祈穀。何休之又啓案祀者成以六農禮以畫蕃補其文飾施之空廟今南此二郊儀注有探既今尚祈禱宜率慶博士明山賓議以爲未記天子親耕菜成報也其事上帝蓋明堂之探耳郊不應探帝從之五年明山賓得伏爲制言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十月祭地自項代以來南此二郊用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爲二儀並舉三朝慶始同於此日二郊爲允并請迎五帝於郊晉以始祖配享七年帝以一畝爲質三畝則文亨天之道禮不吝然詔下詳議博士陸暉明山賓禮官司馬毅以爲宗祀三畝義在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的理中義一畝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畝始者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王愔祭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愔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後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其星下諫禮祭非禮

陳制亦以開啟祀天地於南北二郊又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
祀之郊以德皇帝配太常即許亨奏曰昔漢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
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祀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
五祀鄭玄云陰祀句土祀黃氣契也五祀五官之臣也玉神主五行
歸於地故與理沈熾事同為陰祀既非淫學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
禮五等之法也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則宜不宜重設明曰可。
亨又奏曰漢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其畢
下諫非即星也故郊之所謂雨祭之臣案周禮太宗伯之職云極
瘞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玄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
畢裨勝沈矣如典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
設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曰
保儀注曰一獻為奠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禘

所言三獻施於宗桃而鄭注一獻施於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施於

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為不通矣且禘群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

於少敏今請凡郊立祀車單於宗桃三獻為先制曰依禮

明堂在國之陽無初依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

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帝皆以衰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

明堂儀注稱云大裘十年儀曹如未弁以為覆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

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絨質今從湯祭五帝禮不容文
於是改服大裘弁又以為齊儀初獻禘群明堂質質不處三獻又不
應象得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
在廟所居猶以質素况在明堂禮不容質今請改用瓦樽兼合文質
之秉又以為明堂遷豆等器皆以雕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甒宗廟
貴文誠宜雕組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甒比前為質又不
應雕組野酌二途頗存表請改用純漆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太宰



案說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虬雷乘五帝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薦云祀文王於廟堂有極早離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共義貴文明堂方却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遠典疏果之寓雖符周禮而經律之用宜遵夏殷禮自今明堂止有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乃從之。先吳帝欲有政作乃不制方而與群臣切砥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如玄扈樓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德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大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室兩宮雖當五帝之數而南則背日光祀物此則背赤煙燧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味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禮應有室旁專祀一室則是義非禮五旁專祀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未肯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

判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雜莊敬之通有明堂於左个右个之圖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旁又有小室而說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堂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考聽朔之處自不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義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成。十二年太常丞虞翥引周禮明堂九尺之是以為高下階崇之數安樂一室故階而七又漢家制度猶遠其惟故張衡云度堂以庭者也鄭玄以廟殿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殿宗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是城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室為南面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饗享五帝在階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陳朝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法齊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在坤維而配享坐依樂法依齊祿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周採漢



三輔黃圖為九室各拜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陳叔雅祀梓郊立宗社典禮粗備唯明堂未立嗣是十三年詔命議之許弘辛君之等定議準在弘博後宇文愷依月令文選明堂木椽東楹楹廟五房四境丈尺規矩皆有唯懸以獸高祖異之命有司於殿內安紫壇為視北方欲營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又而不定又議置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標奏之獨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壽殿與其制違寔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止於別堂恆以季秋在壽壇上而祀

春秋龍見而需洪制不為恒祀四月後平則祈雨行七事一理苑獄及失職者二振耀豪強獨者三省經經歐四舉進賢良五黜退食邪六合會男女七恤慈憐七撤酒羞強禁惡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七七日乃祈群廟之王

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鄉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嘗祈上帝
備祈所看事者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又季夏東王特建大裘服大裘各於其方之近郊為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擇地而祭者也春迎春威仰者三春之始備物禋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煙怒者火色燿怒其靈炎至明成也秋迎白招拒者拒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祀者叶光華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獻之皆其法也中迎含根細者含容也樞機有開闔之義細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採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儲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而以大樽之屬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祭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前郊天監八年明山賓議



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預代郊祀之服皆用袞冕是以前秦迎氣祀五帝亦服袞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

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蓋太祖之位宋武初為宋王五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興二年漢武初為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即祭五廟祠部即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四觀廟并祀鄒氏而為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平天監三年何佟之議曰始於晉廢物皆未成故為小於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禮列於左有六皆祭於大熊知禘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禘並不及功臣有申與制宜攻詔縱之自是禘祭乃及功臣一五年明山賓議禘禘之制祭國唯有三禘一曰象禘周禘也二曰山禘夏禘也三曰著禘殷禘也後有魯名竟無其器五酌象禘之詞以為嘏注之賈竊尋據重於獻不容共

成五禘祭器以備大典案禮記有六彝春桐夏酌採用雞彝鳥彝五以建瑞初禘后以璋瓚亞禘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殊無從亞禘止前其二春夏雖彝秋冬午彝亦皆用備也帝曰誰是金禽亦主我位但合火相伏用之道要於義為疑山賓曰臣愚管不奉明詔則終年爭辨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

大業元年明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許善心與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四穆與太祖七廟而七鄭玄註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德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與及禘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與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而為受命之祖特立二桃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善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



帝王高以為天子七廟是遠百代之古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
庶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
祖之祖并太祖而為七廟有文武姜姬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
無遠設之義至元帝特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平
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姜五廟終設以兩之
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數
也是以班固補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傳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祖於
祖傷乃九廟顏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郡學
議立親廟四大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置置太祖及二姚以行後
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號曰親而為六廟晉武受
禘轉儀宗祀自文王以上六世祖征西君君而宣帝亦存於昭穆未
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瑒知禮亞於廢廟之儀皆依諸晉
萬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為三依諸儀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祀五世

祖相國祿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君君止於六廟又按杜周自太祖之
下皆別立廟至於給給與合食於太祖是以漢之初諸廟歲時嘗
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祭皆兼功德而欲稱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
而群玉具室新廟新承冠冕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今請依
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統百代之矣為不毀之法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于泰山
所以告成功也封禪而禪乎稷甫祭用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
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乎稷甫祭用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
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也厚稷甫之墓以報地也明天之所
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者天地之更高厚云記曰三者因天事天
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移泰始皇既醮生而
封泰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
言虛為王廡而編以金編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此武中興事也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以後奔有處行之禮并登封之儀克不之行也。○周至十四年辟已
請封禪禹祖不納晉王請又舉百官抗表因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
是千張等制定其禮奏之帝遂延其事曰此事禮大朕何能遠之
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嶽為壇如南郊
帝服袞冕束金轄備法駕而行禮畢遂請青帝壇而祭焉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如秋分夕月於西如漢法不儀二分於東
西郊常以如春時日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議其煩
繁故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為非時及明
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有于西郊始合於

古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蒼牲青幣青土有邱
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皂執事者青并可徒亞獻宗伯饗獻燔燔
如國兵秋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壇中祭壇如朝日

開皇初於國東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為坎為壇於
坎中每以秋分夕月社節共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稱祭故立社稷以主祀古先聖
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勾龍主社周棄土溲而配焉歲凡再祭蓋
春求而秋報則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等而觀之與先祖同也然而
古今既殊禮亦異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廟者得美之道也右社稷而
左宗廟者文之道也梁社稷在大廟西共知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
創有太社帝社大稷凡五壇門壇皆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并令
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燕祀監丞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多祠社
稷于壇舊大社稷據史牽牲司農皆牲太祀史讀牲天監四年明山
實議以為宗郊廟皆牲日則薦犧令牽牲太祝令讀牲祭之日則太
尉牽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王社稷義實為重令公卿皆罷
親社盛禮而今據史牽社廟為輕木耳可蒙首牲又非其義太常司



官斯建議以太常丞率牲餘依明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升前為五壇焉

陳朝守依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案歲為六板稷以款稿以牛黃粟以蓋而梁以箕黍以明菜以健又令太史著常以二月二日於暑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農祠又皇天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動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星都四十六星

後齊立太社帝社大狹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建醴司空亞獻司農獻

。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獻

開皇初社稷壇於含光門內之中春仲秋古成春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孟冬子亥又備祭之用國將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得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為壘壇立於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注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禮切

舊而依宋葬以正月用車太暮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為尊饗而耕祀在二月節內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玉郊齊宮與百官御事並春三日乃有沐浴禋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開此理國語又云張臨之太史頌之則知耕藉應有先農梓產教有諸述耕自今籍由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燕於耕所設先農神產稼為蓋之禮讀辭如社稷法普通二年又設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北域大小別種梨橘棗梨及餅官者知南北郊別有並耕堂在壇東帝親耕要登此堂以觀公卿之推茂又有祈年歌云。此齋籍於帝城東南千秋祇祠壇於陌南軒又設御耕壇於軒東西北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孟春吉亥祭先農於其上以後櫻配牲用一太牢皇帝親登壇備法駕樂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受禾皇帝三推訖執耒者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帥其為終千畝播殖九穀納于坤倉以擬家盛穰粟以物





攝牲云

周禮王后饗於北郊而漢法皇后饗於東郊魏周禮饗于北郊其
車啣制西轅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擢皇后饗于
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自石里為西
轅設兆城置大殿七間又立齋莊自是有其禮。後齊為齋坊於京
城北之西

後周制皇后乘輦率三妃三嬪御嬖嬖三公夫人三政內子至齋
所以一太半親祭建莫先齋西陳氏神禮畢降壇祀化壇亞獻獻嬪
終獻因以公祭焉

隋制於宮北三里為壇季春上巳皇后服闕衣乘輦率三夫人九
嬪內外合婦以一太半制節祭先隸於壇上用一獻禮自後齊後周
及隋其典大極多依舊儀然亦時有損益矣

禮仲春以玄鳥至之日用太半祀于高禘漢武帝年二十九尺得木

本志嘗為立攝祠於城南祀以牲牲固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攝
壇石中破為二詔開石毀今應復不傳士漢禮無高禘壇石之文未
知造殿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議而東晉議以石在
壇上蓋主道之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遽廢祠此
議不用後得高禘故事魏晉經中造立此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
高禘壇上埋破石入地一文案梁禮前北門內道西有文如許樂小
聖禮之宋元嘉中齊廟所得陸強以為孝武帝時郊禘之石然則江左
亦有此禮矣。後齊高禘為壇於南郊隋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
禘於南郊壇牲用太牢

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禋風師於西方
者其飲風之動而不從箕星之位先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天神是陽
故禋於南郊也禋雨師於北郊就水位在北也。隋制於國城西北
十里亥地為司中司命三壇同壇祀以立春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

化門外為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入里金光門外為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徑並以一少牢

晉伊耆氏始為婚媾有素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周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戒之方則開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辨羽蟲毛介水虺坊郵表驪鼓勝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也祇五星列星志龍來世曰畎文武五人帝五官之神麻鎮海濱山林川澤丘垤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自月五方皆祭之上帝也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增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數鎮海濱山林川澤丘垤墳衍原隰則各為次俸則於平地壘帝初獻上帝也祇神農伊耆及入帝冢率亞獻於伯林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帝后稷田畯祇海濱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蟲之類社幣玉帛皆從祭地祇亦表祇之類皆後埋

七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亥禮百神職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熱則開其方之禮唐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禋禘也取祈故交接前周歲首令之仲冬建亥之月禘禮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禘氏之禮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皆可以十二月為禘於是始革前制



東家先三隋書評節卷之三

樓儀志五本三五七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選亦以牲禘嘗禘天監
初歷國議定軍禮遷其制命曰宜者請社討之宜造者專謀於廟類
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壞不能討賊拉之
又爭之於是皆用牲幣反亦如之

樓齊命將出征則大小諸大廟均靈龜被放謀於廟皇帝陳法駕服
乘冕至廟拜於天初命告既降就中階引上階樓儀被柯曰從此上
至天將軍制之又操舟殺牲曰從此下至皇帝將軍制之將軍既殺
牲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
顧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許軍殺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
出皇帝遂致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論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籍亦以講兵事焉深陳時依



東家先三隋書評節卷之三

樓儀志五本三五七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選亦以牲禘嘗禘天監
初歷國議定軍禮遷其制命曰宜者請社討之宜造者專謀於廟類
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壞不能討賊拉之
又爭之於是皆用牲幣反亦如之

樓齊命將出征則大小諸大廟酌靈龜被放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
乘冕至廟拜於天初命告既降就中階引上階極殿授柯曰從此上
至天將軍制之又操舟授柯曰從此下至鬼將軍制之將軍既授舟
械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
顧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許軍殺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
出皇帝遂致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論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至於春秋蒐籍亦以講兵事焉深陳時依



宋元嘉二十五年寬宣武揚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
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頓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
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使一鼓為嚴三嚴從引仗
為小駕自薄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履警蹕鼓吹如常儀
獵訖宴會享勞比較多少教一人以懲亂法會非選官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擊野為場為二軍進止之
節又別彈於此地與駕併觀遂命侍隨士數輩為戰陣之法凡為陣
武者在前長者相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
持旌旗勇者持鉞鼓刀楯為前行戰士次之擊者次之弓箭為後行
持帥先教士日使習見旌旗指麾之狀發起之意旗幟則教士耳
使習金鼓動止之高聲鼓則軍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別為之苦賞
賜之判教士手使有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教士反使習跪及行列
險泥之塗。前五日皆請任嚴於場河依方色更旗為和門都陣之

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旌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成破一通軍士皆
嚴備一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五陣以相禦大將各處軍中立
旗鼓下有司陳小駕幽薄皇帝武井東華轎大司馬介胄束引入
行嚴百司陪列位定二軍進為客王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復五行相
勝法為陣以應之

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理獲旗以表獲車蒐前一日命布圍領軍
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
軍天子陳山駕後通天冠東木輅諸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鼓執者皆
嚴武衛策輅開旗故相望而進戰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
奔騎令曰鳥獸之內不登於地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
地者不射魏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五胡虞而止大司
馬也此班門二甄師也左右班門天子乘馬從南班門入親射禽
若以獲車收禽載運陳於獲旗之北王公已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



事畢大司馬馮誠解圍後北殿中如中卒其屬杖食以實獲軍天子
還行官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威
其仁助於國下量餉將士禮單收服銀者輜刀而還夏苗秋播久行
禮皆同。

後周神春致預旅大司馬張大胤於禁田之所賜精之宿以旗物鼓
歸紅銀各帥其人而鼓誅其後至者建處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
明融覺諫其不及者乃傳從騎如戰之陣大司馬此節警之軍中皆
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坊象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
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捷前而騎
後易野則騎前而捷後既陣皆坐乃設驛連騎有司表於陣前以
大車祭黃帝軒轅氏於門地為碑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
遂竟曰致會以祭社神夏教委令如無旅之神遂以苗曰如蒐法致
會以祀方仲冬數大閱如製旅之神遂以符田如蒐法致會以享燕

馬

後魏每攻戰社稷飲天下知國惡吉帝建於羊上名為為布其後相
國施行明主中道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廢子裝改撰宜嘉禮及九
年平神元帥皆王以驛上書布部委請依新禮宜行水詔集百官曰
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嚴朝未各依其列內史令攝有詔在仁者
皆拜宣院拜宜跪拜跪拜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後齊制新立學必擇漢族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
且祭酒饋博士已下及國子諸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亦宜助教
已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板扉且出行事而不反者記之為一異備
制國子寺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制一行鄉飲酒禮
州郡奉州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堂門闕承衛守嚴大階東置白

歌博得臣及諸勞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殿王公卿士各



魏廷雙入拜侍中乃奏外詳皇帝服衣是與典以出皇帝服過
非御座王公上壽禮畢尚書驛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
中讀五條詔計吏每在詔訖令陳使置者聽請曰執爵以次還坐安
樂帳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讀賦贊金飾上寫詔書二計
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郡刺史太守安不及故價奏百首惡人
聞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讀亦以雖貴室特
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悉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
身在愛人去殘賊得良吏王決獄平播賦二曰人生在勤勸則不置
其對率曰桑榆或頌得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故
彼有以自給四曰長史侍卑奉客以求小譽遊未捨本政之所廣宜
謹察之五曰人非意氣于親奉公內外調濟調紀不致所宜糾勸正
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記付以還使上宜字有應誤者

呼起席後立書遊強勞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登空乃
及席歸而本書即中考其文定十條可取者錄置史印簡同流外三
品叙後發每策夫等中書策每才集苦夏者貢士考功郎中策應後
皇帝常服束裳出坐於朝堂中樞秀華各以班草封共有脫誤者因
垂依若起立誓後故晏水脫容刀。仲春令吸陳香若禮先一日三
卷五更齊於國學立音建賢冠玄袞袞至聖廟入講堂空司徒以羽
儀成貢安車迎二若五更于國學進賢冠玄服黑馬素帶三老乃
論五孝六順典制大綱皇帝虛躬請受札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
年七十已上賜號杖黃綳

典章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梁初尚
遵舊制其後武帝既議定禮儀乃漸有變革始承明中伏曼容奏宋
大明中尚萬秋議金玉二輪並建碧旗象革木輪並建赤旗非時運
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輪五平及五色精旗並請進齊所尚之色



時議所駁不行又天監三年乃改五輅俱用赤而纓不異於從行
運所尚也七年帝曰禮祿五輅以祀金輅以賓而今大祀並乘金輅
詔下詳議周禮以爲金輅以之齊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陸廟皆
乘玉輅大駕則大僕齊御決駕則乘車即取其餘四輅則使人執轡
以木輿爲之執者武冠朱衣又齊承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樓窗鳳凰
綴金銀鑄珠瑞玉珠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旒又畫麒麟頭於馬首十
二年帝皆省之

陳承梁宋王琳續大廷號車府至天嘉元年始到仲巖議造五金輅
車木等五輅及五色副半皆金得交龍爲輿五輅兩箱後皆用玳瑁
爲飾翅加以金銀鑄珠故俗人謂之金鷄車

從魏天興初詔儀曹郎李誼撰朝車儀始制於是未如古式矣遠揚
章孝文帝時李詔更奏詳定討論擬將改正之唯備五輅冬依方
色其餘車輦猶承梁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改光武王廷明直噴

珠其儀大造車版定制五輅並駕五馬自新以後條章組備地瘞或
取用焉其後因而省令

周氏設六官置司輅之職以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與其物色皇帝
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上天吳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
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
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
神州此六輅通德之而已不用他物爲飾皆疏而潔以方色俱有十
二七曰玉輅以享先聖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
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食諸侯及諸籍九曰金輅以祀星辰祭四
望視朝大射賓射擊辟臣懸犧牲養國七十者象輅以望秋群祀視
朝燕諸侯及群臣然射養老老嫗諸侯家延賓諸大學十一月華輅
以巡兵即戎十二月木輅以曰操行御歲此六輅又以六色幡而畫
之用玉碧金象革物以飾諸末皆錫函金鈎就以五乘俱十有二



天取象也大其與德也明是以王者尚之
關雎元年李德林奏周
錫典筆中制請嘗廢殿高祖從之唯留經太初時保曹令李詔所製
五終齊天保所遵用者

玉輅禮記所月飾以玉帛武通云玉輅大輅也周禮中車氏所掌鑿
錫樊慢十有番號建太常十有二施太載慢著其形式上蓋如規象
天二十八檢衆列星下方輿象地三十幅衆一月前視則觀星和之
聲視視則觀四時之運背式傷因而郊祀因有山車之說亦謂桑根
車應劭禮官大輅能旗畫龍於旗上也畫已志謂為瑞山車恭謂
金輅即被輅矣司馬彪志亦云漢備五輅或謂德車其所駕為皆如
方色唯晉太常時中實獨大輅謂非玉輅擊虞之說理實可疑而
歷代通鑑濕為玉輅詳其施用義亦不殊左建太常案釋各日月為
常畫日月於旗端言常明也又云自夏始也吳仲為夏車正加以旗
常於是旗號有差用明華車之別也蓋已所述今明漢制未于建太

常十二辟度地日月非冠象天明也今之王輅亦用舊典清忌取捨
較其折中以青為質玉飾其末

聖制象與郊天祀地禮明室祠宗廟元會臨軒則黑介領通天冠乎
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文表朱綠裏前面而後方上白珠十有
上說其衣早上緙下衣畫而裳綺衣則日月星辰山龍華鳳火宗彝
蓋以為飾凡十二章。天監七年周捨議詔者以王者衣服宜畫鳳
鳳以示柔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鄒玄所言皇則是畫
鳳鳳羽也畫鳳之吉事實灼然制可。帝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
大裘而祀五帝亦如之又云冕席之安而備越裳結之用斯皆至
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綉袍與古不異而大裘備結獨不接存其
於貴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為質其制威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
詳定五經博士陸澄等並云祭天猶存博地之質而服章獨取綉綉
為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綉畫七屬冕類未盡質素之理宜



以帝袍為下藉蒲越為上帶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備臣禮
不得用白蠟以米皆用袞服今請依古史制大裘制可尋等又尋大
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據案六冕
之服皆玄上連下今宜以玄總為之其制式如義其義以總皆無文
務免則無據詔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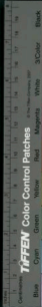
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於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珠璣之舊制又以
為冕旒後漢用白玉珠貫越山服章多明透用珊瑚玉珠飾以翡翠
侍中領和奏今不備備玉珠可用白琥珀之蕭鸞子云白琥珀珠是
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節檢塞用縹緞成者並可執盡令
色宜金珠王之飾注用珠也至天加初慈改易之定令其依天監舊
事

勅中世以來中八座尚書親筋勞者白華服其頭以紫囊其之其餘
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玉為袞囊之服外加於左有間蓬云

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為朝服蕭鸞子云名矣魯書造充國
傳云張子攝持囊繫筆事孝武帝後安云魯吳義也近臣負囊營業
從備頗同有所記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故者所以貴佩用承受也又上下嚴殺如
故歷貴戚亦各有球玉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敢非戎儀於是
解去佩欲留其繫綬而已故佩既廢秦乃以來但連結於腰轉用結
受又謂之袞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絕佩侍中王
粲識其形乃復造為今之佩繫所制也

白管左道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
秩以示等差然未法皆得舊制至大和中方考政實史造衣冠尚不
堪局治及至熙平二年大傅王擇黃門侍郎韋廷祥等奏定五時朝
服唯漢改事五郊衣領各好方色為及授齊國之河清中改易舊物
署令定制云。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登



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行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
祭地也袞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
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如元服嗣后朝諸
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川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
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章。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部曰
罪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秋之格率稷共遵禮無可革然三代所尚
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服之端或當其行色因以從
之今雖夏數符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觀尚於黃騶馬玄牲已弗相
陳明不可改其衷康首當服於黑朕初受天命亦在庚辰周已
運於蘇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德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
益可知尚色雖冰常兼前代共郊立廟社可依衣冕之儀朝會衣裳
宜盡用赤首用烏木運雖有大白之裘黃皇土德瞻東黑首之馬在
祀與戎其尚祖冥令之戒朕嘗可尚黃在外當所著者通用雜色祭

祀之服俱合禮經宜兼通需更可詳議。秦王奏曰竊見後周制冕
加為十二既與前遺數乃不同而色悉五行又乘典故謹按三代之
冠其名稱各別六等之冠亦用區分稱五五采隨班異飾無迎氣變
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其赤玉白辟黑衣與四時而色
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措於正典惟以証證且後魏
已采制度成朝天興之啟草創場務所造車服矣奈制創故繩教論
之論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時為故率大衆承統成取用之禮蓋衣
冠甚多廷按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共規周製輅不合制者已勅有
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具衣衣以赤為質迎秋
平冕用白形建既越典章須革其謀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
日京者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遷于經胥迎氣五節行禮之人皆
同此制考焉故事唯續從衣色今請冠冕及冕色並用女唯想者續者
任依漢晉制曰可



東萊先生隋書評語卷之四

音學志

夫音本乎大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而播於形氣形既著協於律呂合而克諸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誅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寔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昇遷善心興起伊耆有莩菑之音伏歲有調音之涼萬天八閩神農五絃車與竹管其來已尚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嚳頌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廣詔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漢高祖特叔孫通奏定篇章用祠宗廟唐山夫人詠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頌雅謳雅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太子樂郊廟上隆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鼓。韋中之所用焉又殊百官詩頌



東萊先生隋書評節卷之四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大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而播於形氣形既著協於律呂合商克諸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誅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寔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昇遷善心興起伊耆有莩菑之音伏歲有調音之涼萬天八閩神農五絃車與竹管其來已尚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嚳頌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廣詔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漢高祖特叔孫通奏定篇章用祠宗廟唐山夫人詠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頌雅謳雅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太子樂郊廟上隆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箫鼓。軍中之所用焉又殊百官詩頌



以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器重車之軌正聲或滿漢雅樂師社
惟禮樂事八音七始靡不熟讀魏武平荆州得樂使其刊定雜律
有先代古樂自變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冷胡羯
是樂人南奔擄虜屢鍾磬得聲此敗者武獲登歌晉氏不網視國
伯道或克中山大武平號萬戎得其宮懸或訊其古樂于時經管是
迫雅器斯寢并文頌為詩歌以居在位雖俗流薄布消音律大臣馳
聘漢魏考漢宋齊功成奮躍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宜
賜功德禪光當世而後風易俗浸以變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
載未及下卑憲先風雅愛經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討論諸律統成
一代周太祖後附關隴仍安戎狄群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
材而命管承六典而釋文而下武之聲豈知人之唱登歌之奏協解
卑之責情動於中亦人心不修已也當觀受命惟新八州同貢制氏
全出於胡人迺神儀帶於邊面及頰可嘆請於雅音而繼想周禮

大之禮遠若夫一南斯理八風揚旆順存旁通歟遂屏棄宮徵流囑
期期率舞弘仁義之道安維命之真君子庶乎小人無悔非大樂之
總其統能與於兵者哉是以府錄南風而虞帝昌討狄北鄰而殷王
滅大樂不吝則王攻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
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又武樂三百八十八人揚帝於春願既
陸而御史大夫梁臨御知帝清奏拈周舞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
聲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備優優獲獲成求并止其衣管新聲理
故巧奏皆進郡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錄齊舊武書恩弘古樂天監元年遂下詔訪百僚於是
沈約奏恭曰切以秦代咸學樂狂廢亡至于魏武帝特何闢歡三與
毛丘等共採百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校
常山王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句別錄有樂歌詩
四篇趙氏雅琴七篇河氏雅琴八篇雉大雅琴百六篇雅琴而巳案



漢切典章賦述諸節節拾遺樂鳴磬之屬得片簡宣文與禮事相
者即編次以為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季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
編表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禮弓禮記又非方幅典記之書
也禮既足行已經邦之切政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六
而用禮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漢漢氏以來玉非欽明
樂記非人以祭事故言若寡陛下以至聖之德禮樂推之符實宜作
樂崇德殷薦上帝而樂書論亡尋案然何宜疑諸生分令尋討經史
百家凡樂事無小大皆別纂錄乃安一第樂推為樂書以起千載絕
文以定大經之樂使五英陳懸六室與禮是時對樂者七十八家成
表引說略陪隨其詞皆言樂之宜故不有改樂之法帝既素善鍾律
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為四部名之為通雅聲廣九寸空
聲長九尺臨微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旋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
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五曰通雅轉非身氣志無差違而禮相

博中又制為十二笛用笛以寫運聲與古鍾玉律彝周伐古鍾並皆
不違於是被以八音號以七聲莫不知讚。是時此中郎司馬何休
之上言案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
夏令樂府之夏唯優王夏為皇夏蓋綠赤漢以求獨聲故也師琴氏
仍求優以迎神奏昭夏皇帝出入奏未至牲出入更奏引牲之樂
為神謨莫斯之甚請下禮局改正周禮議以為禮王入奏王夏大祭
祀與朝會兵用樂一也而漢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
皇夏二樂有異於禮為非宜除永至選用皇夏又禮尸出入奏肆夏
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設唯在人神其與迎牲之樂不可亂也宋李
失禮頌舊制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按禮考之靈
斯皆前代之源流當今所宜改也。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准漢
制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六常任聘亦據王肅議云周官以六律五
聲八音六舞六合樂以效鬼神以和邦國以備先王之安賓客以



述人是謂大同一時皆作今六代舞儀分用之不悉人心遂依禮議
祀祭郊廟備六代樂至是常曰周官分樂享祀虞書止鳴兩懸求之
於古無宮懸之議何事人禮經事神禮簡也天子樂歌而致敬不文
觀天下之物無可以攝其德者則以少為貴矣大令樂者是使六律
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耳豈謂鼓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
即言分樂序之以祭以享故乃曉然可謂廟則失其有矣雅樂救精
初整郊禋宗廟編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屬公於太廟宋干
王成冕而舞六代皮弁素積福而舞大夏紛夷慶之樂於太廟言廣
魯於天下也夫祭尚於敬無他樂繁禮闕足以奉此遠聞而祭樂之
以屬有司厥倚其為不敬大矣若依禮議郊既無迎送之樂又有祭
歌各頌功德福以六代樂之出入方特樂終其則率於仲尼禮曼朝
之意矣於是不備宮懸不備舞六代遂所懸頌即誠懸則非宮木軒
非判非特宜以至敬所懸應用耳宗廟者迎送之樂以其屬宮懸宅

也。又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和柷曾十六架黃鐘之宮北方北面
編磬起因其東懸鐘其東對大於懸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鐘鐘大於
之宮東方西面起北懸黃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
起南所以皆如此面設建鼓於四隅懸內四面各有祝敔帝曰若晉
宋史者皆言太元嘉四年四廟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鐘姑
洗製實太模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廟備樂之文其義而在於
是除去銜鐘設十二鐘各依其位而懸其律每一鐘鐘則設編鐘
磬各一虛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禋
宗廟又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
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
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至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其辭並述於所製其歌詩二十曲云
南郊舞奏黃鐘取陽嘉化也北郊舞奏林鐘取陰始化也明堂樂廟



所尚者歌樂其長為教之名後有隋主之義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
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今又列其歌詩一十八曲云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應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
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時有華太廟詔曰禮云齋
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在承知愈議請與舊
始出鼓吹從而不得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更造新
聲帝自為之詞二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弦管帝既篤敬佛法又
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德王威德慈愍愛永斷古轉等十
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僧歌充明設無變大
會則為之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威用元徵
舊式宗祀親享奏樂供同唯此郊之禮頗有增益是時並用祭樂唯
政七室舞解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圓丘明堂又宗廟樂五年詔制平

張松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及天嘉中所用祭樂蓋以韶為各二就
和定協律校射樂麗大樂令祝贊云奏想韶之樂隆神奏造韶既入
出奏景韶帶入暨及是便殿奏儀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于猶曲
然復經出就懸東懸舞九章工執羽籥獻於天神及大祖之聲奏
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並聖樂奏報器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徵
史附益舊元會有黃冠變文鹿師子之類大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
恭祭雅奏悉復設焉。及後主嗣位徙鹿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
尤重聲樂遣官女習北方諸鼓謂之代北酒海原奏之又於清樂中
造黃鶴舞及玉樹後庭花金銀羽臂舞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時
臨相高伍於輕清男女倡和其音甚哀

齊神武霸路擊劍逸都子鄒猶曰人臣故威威是魏典又文宣初撰尚
未改舊官宮懸各設十二編鐘於其殿位四面並設編鐘各一處
合二十萬設建鼓十四隅郊廟朝會所用之其後時有制華尚樂既



柳祖世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末白雲胡琴不絕
樂錄土風木枝其俗至道武帝始元年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
器不知採用皆李業之天與初吏部郎鄭秀海奏上朝樂制宮殿
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於鼓鑼選歌初用八佾你星始之舞至太
武帝平河內得沮渠敷逸之伎賔嘉大禮官雜用為此樂所興並
聖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樂雜以華聲所謂秦漢
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大常璿等所勸備修
戎童樂未至於鐘律矣然大權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制制補以
為準幾因宋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牙等所著樂說而正聲始具宮
懸之器乃難西涼之曲樂多齊成而舞不立說所謂洛陽舊樂者也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經之樂

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關恭帝元年平荆州大獲陳氏樂器以
屬有司及建六宮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變歌之舊舞歸之愬愬家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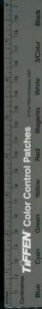
不可得而舞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於故乎自宜依准制其
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於是行可謂定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
帝樂歌大品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勞瘁用房室樂歌應鐘舞大
咸祀四望子諸侯月虞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額辛舞雜用夏為
樂歌函鐘舞大夏祭山川用效游樂歌小呂舞大護辛宗廟用周武
王樂歌夾鐘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四夏牲出入奏昭
夏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出入奏章夏皇后進薦黍稷夏宗室
會聚奏黃夏上酒宴樂奏陳夏陳侯相見奏薦夏皇帝大財歌賜虞
諸侯歌雜首大夫歌宋登雖看其文竟未之行也及開帝父禪后位
日淺明帝踐祚雖華魏氏之樂而未據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
樂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雷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於是正定雅音為
郊廟樂制造鍾律頗得其宜

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樂壞其來自久今大宮在



樂並用胡琴請世學國書事考中古共尚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言
奈何遂或用邪異附而因周樂命工人蔡射長槍杖擊初改換聲律
益不勝道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將正於是詔牛弘辛彦之何女
等議正樂文論譯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
命七年樂府備歌前代功德和聲不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
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更立七均
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
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譯因詐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
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時蔡爰亦稱各樂賦譯曰韓詩外傳
所載樂聲徵人及月令歌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春
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準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
知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
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四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

始大蕤為人始是為三始始流為春樂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
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
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製從譯議時以音律久不通譯變
等一朝祇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妄舊以學聞難為高祖所信高
祖素不悅學不知樂爰又耻已宿儒不達譯考欲沮壞其事乃立議
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又非其七調之義是時詔為異議各立朋黨是
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條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爰恐樂成
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詔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
泰黃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爰因陳用黃鍾一宮不
做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宴等備樂者自是譯等議寢。牛弘遂因鄭
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
五調謂之五音緩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專準為次高祖猶
憶妄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依黃鍾一宮而已故隋代咸





樂唯奏黃鐘一宮節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祀舊工貝盞其餘皆自
皆不獲通或有絃為鞀實之宮者享祀之際辟之竟無覺者

大業元年煬帝又詔修高廟樂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事總
付秘書監柳顧言等增多聞皇樂器大益樂官如前樂器並令新製
帝復難於攻作其儀竟護其雅樂鼓吹多依開皇之故雅樂合二十
攝今列之如左

金之屬二一曰鐃鍾每鍾懸一蕤賓各應律呂之音即黃帝所命伶
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鍾小鍾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
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鍾懸於一蕤賓

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為之懸如編鍾之法

瑟之屬四一曰琴仲虞制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為七者也二曰瑟
二十七絃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絃四曰箏十三絃所謂秦瑟
家恬所作者也

竹之屬三一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篪長尺四寸八
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漢武帝時丘仲所作者也京房
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分四聲有奇其
餘亦上下相次以為長短

匏之屬二一曰笙二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於匏肉施
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二之屬一曰壎六孔蔡邕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之楹
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柱而貫之謂之建鼓蓋殷所作也
又樓翔鸞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鸞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

鸞鼓稍也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鸞
說鼓而飛入雲或曰晉非也詩云振振鸞鸞于飛鼓咽咽醉言揚古
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鸞存其風瓦缶而鼓是也

盛發並八面雷鼓雷鼓六面路鼓路鼓四面款以梓等製貫其中正

千槓之又有節鼓不知誰所造也

木之獨二一曰祝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動之令左右擊以節奏二曰致如伏獸背有二十七組錫以竹長尺積懸之以此樂也節奏所以避鼓聲橫曰樂檠以麟屬柱曰虞檠以蠶及羽屬檠如木板於上謂之樂啟人刻其上為崇牙以柱懸周人樂總為樂啟之以雙齒五朱羽於下樹於樂葵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於檠上畫流蘇以合采明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齊武平中有急龍制漫佛優像儒山車巨象校井柱以殺馬利驢等奇怪異瑞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起譯有棍於宣帝奏徵齊歌樂人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抵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賜齊歌謔之德遣四方徵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惟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頻史能羅歌

水滸羅羅羅羅羅水人森魚而覆于池又有大鱉魚噴浪前日錄忽化威黃龍長七丈八尺身踊而出孝曰黃龍必又以攝擊而柱拋去十丈是一婦女對舞繩上相連切有不過歌舞不繼又為夏育扛高取車輪石約大如盆等者於掌上而跪弄之長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忽騰透而傾易之又神慧真山人吐火十變萬化贖古莫供崇于大廟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場門外建圓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環環路從容連且以微觀之至時而羅伎人皆衣錦繡綉線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翠者約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其衣服而兩京錦繡為之中盛



夏象先生簡書詳略卷之五

律曆志

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引致以君為熱政狀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
大象票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曲順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
財成萬品昔者淳古靈蕃創觀人籍之源女媧筆集仍昭鳳律之首
後重廣董精古彌崇檢倫合少乃禮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
之美是以書稱叶特月工日同律變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七始謂以出納五言此皆使金常而到管為敬機以運鈞統三極
之元紀七衡之聲可以作樂樂德感薦上帝故賦勅天地感鬼神和
人心移風俗者也每在夏商無間改作具於周禮典同則率六律六
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鐘阿律於冷州
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及秦
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宣初興承祖張蒼首言律未張審而李武



夏竦先生簡書詳略卷之五

律曆志

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引致以君為熱政狀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
大象票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曲順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
肘成萬品昔者淳古靈蕃剖觀人籍之源大綱筆集仍昭鳳律之首
後重廣董精古彌崇檢倫合少乃禮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
之美是以書稱叶特月工日同律變量衡又曰予欲開六律五聲八
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使金常而到管為敬機以運鈞統三極
之元紀七衡之聲可以作樂樂德感薦上帝故賦勅天地感鬼神和
人心移風俗者也每在夏商無間改作具於周禮典同則率六律六
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鐘阿律於冷州
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及秦
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宣初興承祖張蒼首言律未張審而李武



帝創置攝律之官司焉。唐言律呂相生之次，謂矣。又王莽之曆考論，皆律則欽條，泰山圖周志之卷，邑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生，採而續之。委聖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愛使定音律，變律當符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恭始十年，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業。宋及成，功蜀家嘉之亂，中胡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廢，器器地皆盡，雖稍加採，撮而多所踰，齊終于奉安，竟不識備宋錢然之術，京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孫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獨錄五代歷律度章，以志于焉云。

漢志言律一曰簡，數二曰和，變三曰審，度四曰高，量五曰衡，撮自記晉已降代有沿革，今列其增損之要云。

攝數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微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於建子黃鐘

之律，始一而每辰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為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反數該夫，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千，即黃鐘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歷管萬事，絲繩氣象，其善用竹，廣二分長三寸五葉三，應俱二百一十六枚，成六，餘乾之葉也。負葉四，雅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葉也。該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顯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一百十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利用也。故禮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厘，物有量必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則不失黍稷，聲有清濁，協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曆數，則不差晷刻，事物操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率者，有九運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畝二曰粟米，以御交貨，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



功經積實六曰均輸以都遠應勞費七曰孟賦以御險難五見八曰
方程以御錯標王圓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
之齊同以適之今有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周周
車三圓保車一其術既并則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
新率未跡折衷宋末祖冲之更開密法又設開差纂開蓋立乘以正
圓象之術要精密華氏之最者也寸著之書尤為綴術學官莫能究
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和聲

傅柄黃帝伶倫斷竹長三十九分而吹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吹
制十二管以應鳳鳴以別十二律此雖唯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
因黃鍾為始震書云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樞為律
以身為度同律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黃鍾長八
寸七分之二太簇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應鍾長四寸
三分二倍蕤之三始十二律之末末也班固司馬遷律志黃鍾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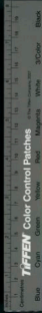
寸律最濁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
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預荀勗等所論雖又有增損
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房又以蕭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於
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蕤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歲上
下相生終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為六十其依行在展上生包育
隔九編於冬至之後分為遲內其數逆成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
錢崇之問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律終於安運總合焉
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按諸冬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
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承
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數宮聲讀無夫梁初因晉宋
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鐘律碑論前代得失其畧云案律呂京
馬鄭蔡至魏賈世上主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魏賈乃以次下生若



徵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特若定以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
呂獲去調半是遊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
求聲索實班義為中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知玄義陰陽
相逢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得何奇就定數而論乾生甲壬而左
行坤生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貞性也六
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氏執象數以配貞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
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按京房六十準
依法推迺有無差但律呂兩得或五或六共一二側也而分焉上生
乃復還內上生成或變仍復上生分若此二不側也旁鍾夾陰陽
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得者不習比勒詳求莫厭辨玉韞以
餘日試推其旨悉按舊器及古夾鐘玉律更制新尺以濫分毫制為
四聲者之為通遠施三鼓傳雅月氣悉無差忤印以夾鍾玉律命之
則還相中又制為十二筒以寫通聲云云。西魏又留尚書蘇綽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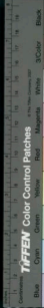
正音律辨時得宋尺以定諸管半刻未就事竟不行後撰太倉得古
至斗案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
呂於是得徵學者方論其法久未泯決過乎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
二枚並以付弘造號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大樂令蔡子元于
晉明帝以候陽氣作律譜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
器物皆集樂府晚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
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滿溢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入事
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又其事大重用
金又則兵用木又則農用土又則亂用水又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
禮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又今此樂聲是用水土又東夷短於
土長於水俗聞不知者凡玉作石為玉又見礦作名為鐵尺詔施用
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燒毀之以息物議

候氣



後齊神武勳府田曹卷律信都芳傑有思能以管候氣印觀雲色
穿與人對語即指天曰玉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
所候皆無爽又為輪象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
則一扇自動他氣音位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
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晉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臺屋之內以
木為橐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橐上而以土埋
之上平於地中實散草之灰以輕絙素投穉口每具月氣至與律筭
符則灰飛橐索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
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
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于出為和氣次灰全
出為雜氣次灰不能出為家氣和氣應者其政平雜氣應者其臣孽
家氣應者其君惡高祖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
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君斯之甚也弘

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繕諸故實著于籍名曰律譜其畧云
臣奉禁後漢尺度稍長魏代益變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恐不飛晉
光祿大夫荀勗制古銅管校變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
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在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
武帝時猶有沒家玉律家蒼梧時縱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
存今正十二管在大德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於下生去歲終於南事六
十律候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之始也
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緝
和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
各有所攝引而中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
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
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音而各應相亂首司



月而樂應歷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應母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律五日

宋錢樂之因京考南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經律書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春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成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又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考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於建日辰分數也

密皮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為一周官云望漢也度鄰司度云漢長也望望望尺以志度量易緯通卦驗十馬尾

為一分淮南云子云秋分而未測定制定而未熟律數十二劃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劃者水穗芒也託託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蠶卵生吐絲為忽十忽為抄十抄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并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數在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漲呼就以律度量衡並因稱黍假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量校每有不

同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時宋代人開所且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彈儀尺各相依近當由人間恒用增損詭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遭災廣又牛弘等議曰竊推權衡變



量經邪冠靴頭詳求校實考校得東晉今之鑄尺是太祖鑄也
考蘇諱所造當時檢助用為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
銅鑄律並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秦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
以大者猶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鐘之律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
從小結實於黃鐘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
鐵尺然有一會且上黨之秦有異他物其色至為其形圓重用之為
量定不狃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秦大小未必得
中案許慎解拒秦體大本異於常較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
即是會古實籌之外鑄則十餘此恐闕或差造律未似純如攝勳
取滿論理亦通今勸周漢古古錢大小有合宋氏律儀尺度無并又
依淮南子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約詳以律計分義無差異
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體尺為近依之律理符
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國而為定鑄今時宜至於五尺累

案以銅為長累既有刺實後不滿非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漢尺量
過為短小以秦實管彌後不容據律調聲必較高急且八音克諧明
王盛範同律履量始後通規臣等詳較前註對量時事謂用編尺於
理為便未定詳定高祖受燕年私幸意之起譚何女等久議不决既
平陳一以江東樂為晉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
祖孝孫云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仍以一尺二寸即為市
尺

嘉慶

張陳依古律以古升五升為一十後周武帝保定元年晉國造舍獲
古玉井暨五年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管同五玉量與衡
度無差唯為銅升用頗天下

倚權

案越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石狀如水唯其跡曰中



石重四鈞川律度量衡有考氏造績成言是王莽時物後魏景明中
升州入王顯造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
鈞又云黃帝初祖德申于虞虞帝始祖德申于舜舜在大梁龍集戊
辰直定天命其人棟二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
量衡稱當前人龍在巳巳歲吹實池初班天下薄國承遵子子孫孫
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時大樂令公孫崇依漢志先修律尺
及見此權以新權權之重一百二十斤新權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
蔡調樂考文時一依漢志作千尺

夫曆者紀陰陽之運變極性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務者
也洎乎武帝分八節軒轅建五節少昊以風鳥司曆額頌以南正司
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鳴氣湯武革命咸舉舊章然文質
既殊正朔漸推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至
千乘著時明之微陰陽生殺之數存明於曆之經法惠靈庶之節甘

歷遞次而不滲遷得故決生靈堪與天地開物成務政速鈞派周德
既衰史官廢職時人分教幾詳吳理秦惡天下顛推五勝自以獲水
德之瑞以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河未成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
于孝武改周夏正時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舛誤劉向父子咸如討
論固因之採以為志光武中興未詳考建于求平之末乃復改
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參見其律曆司馬彪
用之以續班史當宣帝命亦有史官韓朔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
咸過創製之術未及洪之深故中左兩曆並有增損至於西涼亦為
蘇法事迹糾紛未能詳紀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于齊末相仍用
之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年方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曆陳武
受禪亦撰創改使齊文宣用宋曆若西魏入關行李業與曆運於
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步焉大象之初大史上士
馮翊又上景寅元曆便即用迄于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



年復行張買其曆至于歲率今來解天曆以奉五代積盈之要以考
子篇去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竹印宋景葉叶圖識述天保曆又有廣平人
劉斧孫張孟實二人同知曆事孟實受業於張子信並棄舊事更制
新法又有趙道嚴準答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地盈縮以冰動
食之期及曆家據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斧孫言食於
卯時張孟實言食於甲時鄭元偉重改言食於辰時宋景葉言食於
巳時至日食乃於卯甲之間其言皆不中中西觀入關尚行李葉與
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詔有司遵周曆於是雲門學士明
克讓顯以學士使李才及諸日者探祖胸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
已後頗觀其跡故別齊並時而曆蓋一日克讓儒者不與日官以其
書下于太史又武帝時觀象選又和曆大業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為
又上景實元曆其曆術別推入諸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六

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餘分相安加減之乃為定餘大小餘而求
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而世作補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權于天
下道士張賓獨知上意自云互相河龍聖曆因盈言有代射之微又
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破知馮恒在華府及受禪之初張賓為
華州刺史使專儀同劉胥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
奏上張賓所刻之曆既行劉胥等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
恆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
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霜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
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頓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
日氣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且冬至其五
云賓等但守立元之法不顯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木餘
二十九以為朔不詳取日月合會唯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
聖之通術而禪未脫此老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誤



賓等推測去之強過合朔順天何大所秀賓等依據舊說迷誤蓋其失其善華得其疎統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較難前非云加時使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為責本陳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十何承天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建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節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歡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宵之不廢採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似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儆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且冬至以為符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王之曰也縱使類月二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動日食證恆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合三十五二十七日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實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兩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俱合朔日且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

第二動歲差變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在危宿合帝之曆堯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庚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堯時冬至之日合帝之曆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閏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在牽牛初令以甲子元曆術算即得斗未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驗只合在斗十七度似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時在宋破故



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
至之日日在十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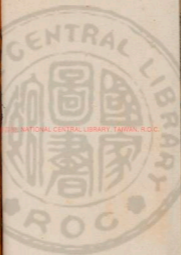
第三勅參影長驗春秋曆令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
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命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
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為始畢元嘉
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按三日今以甲子元
曆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符合不差

于將新曆初頒張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為太史令二人
叶議共誣李孫言其亦毀天曆率意過怪煒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
李孫煒等寃竟以佞事斥罷

東萊先生隋書詳略卷之五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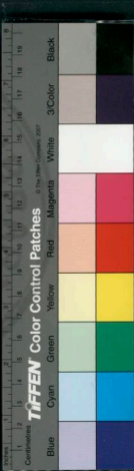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0

五
〇





457 27611



夏萊先生所書評節卷之六

天文志

若夫法象雖以居中說明堂而布政分野而命國權彙星而故常
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歲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鹿獲仰觀
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歷十二位也在天
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秀移極王之華跡長星索斗鑿宋人之首亂
天意人卓同乎彭聃紀曰天子徵諸侯借於星焉其在咸備卜原野
奈氏以戰國之餘怙放尚暴小星交關長彗橫天漢馬壯驅駕矣誰
復除災咎五精攪歲七重疊畢合相會獨道不虛行自西反則劍多
歷年載世祖中興當堂取物金行水德試來靈命文死者明天人不
堪。昔者梁河獻錄溫洛呈圖六文攜範三光紀備則星官之書自
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鯀司地帝堯乃命羲和夏有昆
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扈魏有石氏齊



之數為祿平陳州善天官者司墳葬得宋氏單儀之器乃命庚李才
等參稅周齊梁陳及相物孫情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度陳家依
準三家坐位以為蓋圖愛禍始分竟未常度并其赤黃二道內外兩
規懸象者明雜雜似次在之隨順天機帶四紀若穿卷將為正範以
墳為太史令墳傳考經奮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職生始能識天官適
際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司別詔奏充教以星氣彗成者選內以
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凡元經太史令志宗所定者以藏為
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當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
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則武帝平齊始得稍闡皇
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馮遷天官書及
班氏所載欽星蒙研雲氣虹霓存其大綱未盡備舉自後史官更無
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可
存安可誦也今星象其形石占驗次之任星之末云

有井公嘗欲言天文器機變者也漢之興天數者則唐都李淳之論
光武時則有祿伯况即雅光並賦象伍天文發揚善道而河洛圖緯
雖有星占星官之書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經序
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畧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積發於天紫宮為帝皇
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天謂之北斗動
係於占窺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
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
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
蠢動咸得繫命而衝河精之圖遇亂埋藏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
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其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
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
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
太史令張舉之所鑄渾天器儀以朱黑白三色用珠三家而合陳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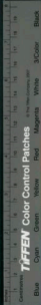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天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漢末楊子雲雜蓋天八事以述渾天其一云言
之東行稍黃道畫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并距北極南七
十度并北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
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滿五十刻
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
而不見即午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
今夜當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狹強間曲如輪
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青圖視天星見者
當以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宿十四星當
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少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
天而燄可謂至高矣假人日可奪水與豈不可奪也今提葛上山以
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

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接與準楊問述極即
密蓋卷蓋球今北極為天紅鏡二十八宿為天標轉以星度度天南
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支容何也其後如渾經玄蒼卷陸續各陳
周解考論天賦多有兩說理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
周解之文蓋立新說以述渾天之論而已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
詳為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
外卑水居其下言四方者東曰陽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
推于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漸亦古之道記四方皆
水蓋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
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耀英熾一夜入水所經
焦沸百川騰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晉著作郎陽平東
督牛廣敏以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日故日出時視日
天也且夫豈若廣敏則面牛之異如益堂崇十仞則八天之人猶視



物有陰之狀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日故其尚疑定理之主故
仰遊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衆驗以落承水去而然不涉矣

渾天儀

橫儀者鉗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政靈雅所謂觀玉儀之遊昏明
主幹乃命四星者也璇璣中而星末中為急急則日遊其度月不及
其宿璇璣末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
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旋璣末中而星末中為急急則日遊其度月不及
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耀鉤云君先即位義和立渾儀而先禮成因
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
即以為北斗七星戰華之官莫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為李長
制謂璇璣為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為璇其轉正者為衡皆以
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璇璣規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
莽云渾天儀者義和之言也

尤以分宿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宿而渾象之法
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及觀其形地為以圓於已解者無異在內
說狀殊微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云古
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今蓋覆者
云落下闢為漢李武帝於地中轉運天定符節作泰初曆成其所製
也漢孝和帝時太史掾張衡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遲速以問典星
侍郎執事等皆曰星圖有現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元十
五年詔賈逵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和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
更以銅製以四分為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容室中以
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鳴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甚
星始見甚星已中甚星今沒皆知合符者以古製為小以布星辰相
去猶微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獲傷大難可轉移者今所作以三分
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

分之一或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彈儀法黃赤道各廣
一度有半故今所傳彈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
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半之二道俱三百
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之天
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是以知天之體圓如彈九南北極相去
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而歷譜所傳彈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
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
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強續
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五徑亦然則續寫亦以天為正圓
也器與言標頗為乖僻然則彈天儀者其制有幾有動既動靜然伏
以彼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強盈虛
盈朧古之道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又漢儀臺廟儀器也所欲
養伏其下者是也梁華林重雲殿前新置酒樓檢其為遺是為劉曜

光初六年史官承孔楚所造則古之彈儀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
何遜天及太中大夫徐製各著宋史或以為即儀衡所造其儀畧衆
天狀而分懸經星之垣標緯度氣泥設西戎義深十四年宋高祖定
威陽得之舉尚書注約考宋史亦云然皆失之遠矣後魏道武天興
初命太史令范崇修彈儀以觀星象十有餘載至明元京興四年主
子紹宗太史使邵鐵儀以為彈天法考破壞之正其銘曰於皇大哉
旋天比祚赫明明聲列遐布受意法器考三宿度則法後葉末由
典故其製並以銅鐵唯結星度以銀鈔之其餘者與劉曜儀大目今
太史儀堂所用也

彈天象

彈天象者其制有幾而無銜梁末秘府有以木為之其圓如丸其大
數圍南北兩頭有軸插膠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黃赤二道及天儀等
刻為機環以匡其外焉下平之以象也兩軸頭入地注於兩極以



象南極此軸顯出於地上注於此極以象北極正東西運轉昏明中
星既其程度分至點氣亦盈在不差而已不知彈儀別有術當測候
日月分度行度者也吳大史令陳尚云先賢制本為儀名曰渾天即
此之謂邪由斯而言儀象二器遠不相侔則張儀所造蓋亦止在彈
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亦為失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
詔太史更造彈儀太史令蘇恭之依按舊說未效儀象鑄銅為之五
分為一度徑六天八分以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以地在天內不動
立黃赤二道之規前此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
五星於黃道上為之紅軸以象大運者明中星與天相符樞未置於
文德殿前玉如斯制以為彈儀則內關高皆以為彈象而並不在外
是參兩法別為一體說器用而求猶彈象之流必內大地之狀不失
其位也吳時又有葛衡明造天官象為精巧改作渾天使心若于天
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於天則象之之所放述也則元嘉

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闊六尺六寸安二十
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黃赤等三色珠為三家並其日月五星悉
若黃道亦象天運而地至其中宋元嘉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
授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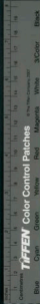
蓋圖

晉侍中劉智云魏帝造彈儀黃帝為蓋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
傳說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圖蓋以測列宿極齊其
中視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
星紀轉規右行故圖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
用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
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
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彈儀以象天體今按日開至已後天下一統
靈憲以後魏織渾天儀則七曜盈虧以蓋圖列坐坐分黃赤二道距



二十八宿分度而吳有更為渾象者夫仁壽四年仍開劉焯并皇初曆上啓於東宮論渾天云璣璣玉衡正天文之器帝王賦若世傳其家漢之孝武詳考律曆則落下闡詳于夏人等共兩管定速于張衡又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開等雖開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其時歷請王蕃並更益璣璣小者其善乃事同宋有殘樂之璣初晁崇等總用銅璣小大有珠璣或經樞不再蕃是觀蔡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璣璣等同衡法迄今不改渾以璣管器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奕失之千里差若毫釐天象一斗餘何可檢况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相定無不測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為璣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異家謂以蓋及宣夜三說並離平所安穹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機宜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漏去極此渾可推百觀其體本非異物其真已驗彼偽自彰豈謂日未暉璣火不息理有而闕証不可悉者也昔蔡邕曰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

言古有其器而無其書帝欲緩伏儀下深度成數而為立儀也以其謂明者矣不許誰若象許亦必不無也才不踰我衡者之豈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照渾今並由改正舊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影漏并天地高遠坐臥運周研索有本皆有其率法今費之巨惑殆壯惑之群疑當若雲披朔如雲散為之錯雜數卷已成符得影差縱更從試。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秋銜鄭文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古術畧曰下萬五千里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為度隨事不可依今交變之用表北無影討無萬里南過截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渾今說渾以道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前說大聖之年升平之日登政群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甯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合同日度影得其差率理即可知則天地無所隱其形度乘無所隱其數趨前頓聖效



衆除疑請勿以人礙言至於大業三年初陽郡而影而碑焉卒事遂
寢之

地中

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
正說立儀象之大本也細辨經注以推地中共法曰先驗皆且定
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華平之也名曰南表滿刻上水若日之中
更立一表於南表影不名曰中表夜中表以定北極極而立北表
今參相五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五者其立表之地即管子午
之正三表曲若地偏辟等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
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
秋二分之日且始出東方中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
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中體又立表於中表之
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三表直者

於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時兩則所測之地在兩間之南中表差
在北則兩間之地在兩間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
地當中若卯酉之正也

卷景

昔者周公測景景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其於周禮在大司徒之職以
二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天地之所合四時
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然則日為陽精太陽之著然者也生靈
因之動息寒暑由其運代觀陰陽之升降候天地之高遠正位辨方
定時政閱黃道於城也古者簡吝者唯難究術家考測互有異同先
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長尚書考靈雅稱日
表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後漢四分曆觀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
祖冲之曆皆與考靈雅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曰象曆法候景則與
且詳候所陳恐難依據到向二分之景互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



垣然爲景又支維有大較或地城不改而分。參差亦南北。而長短雖一蓋術士未暇精檢焉。古所以致事。今則其繁雜附於此云。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倒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爲溝。置水以取平。正候。開日。晷求其盈。盈至大同十年。太史令虞翻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周自天和。以察言。帶者紛紛。復立亦驗。二至之景。以考曆之精。實改高祖。廢極之後。大議在曆。張胃玄。兼明。檢測。言日長之瑞。有器可存。而莫能考矣。至開皇十九年。表充爲太史令。歐成。曹玄。舊事。楊表曰。京旁別野曰太平。日平。次道。朝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夜。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爲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益加。程課。以日長故也。案日除。疾盈。雖無常。充等以爲。祥瑞。大爲。識者。所。欺。又考。靈寶。周。麟。張衡。遺。慮。及。鄭。文。注。周。官。注。云。日影。於。地。七。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

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遺。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經。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後。魏。信。都。勞。注。周。解。四。術。稱。求。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是。洛。陽。測。影。又。是。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樞。密。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陽。北。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入。路。迂。迴。山。川。盤。錯。方。格。爲。道。計。較。曷。多。則。千。里。之。言。未。足。愜。也。

漏刻

黃帝創觀漏水利器。取則以分晷。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罕。壺。氏。則。其。職。也。其。法。以。百。刻。分。于。晷。夜。春。夏。二。分。晷。夜。冬。五。十。刻。漢。興。強。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闕。及。孝。武。考。定。學。置。下。漏。以。追。天。度。亦。未。始。盡。



其理則向洪範傳記武王時所用法云。夏二至之節。一節一百刻。冬二至之節。一節一百刻。日晷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至夜常時。又改用晷夜一百二十刻。房亦廢。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元成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如減。法歸於甲令。為管符滿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顯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卒不如此。夏曆滿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強用曼曆。滿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節。蘇林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議。造滿法。春秋二分。皆以晷夜滿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晷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晷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十刻。竟令祖祔為滿。經管依神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為用。隋日率陳文帝天嘉中。亦令合人。宋史造滿。依古百刻。為法。周煥因情。魏滿管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晷夜。隋初。思周觀尹公正馬頭。

所造滿。經至開皇十四年。未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拘。展刻。以驗滿。水之為。充者。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若投私。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為精。答開皇十七年。張胃去用。投魏渾天。儀。儀滿。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而測。頭同。仁壽四年。劉焯。上望。曆有日行。連疾。推二十四氣。當有盈。虧。定日。春。秋。分。定日。晷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夏二至之間。晷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胃去及傳。滿刻。並不。施。周然。其法。劉焯。著在。曆。樹。推。驗。加。時。展。為。詳。密。大。素。以。求。詢。作。古。欽。器。以。滿。水。注。之。數。于。地。帝。帝。善。之。因。令。典。字。文。位。位。後。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播。滿。制。造。播。水。滿。器。以。充。行。候。又。作。欽。影。分。箭。上。水。方。置。置。於。東。華。乾。陽。殿。前。鼓。下。可。展。又。造。地。上。滿。刻。於。從。行。辨。時。刻。換。回。登。下。滿。刻。此。二。者。與。地。正。儀。東。之。本。也。卷。滿。法。革。今。古。大。秣。故。刻。其。差。以。補。前。闕。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應機謂以攝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
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發
典則其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詭之占所以微
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違者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
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散言災異頗明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
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
有五行五事假運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土
乎若梁武之路號伽藍齊文宣之燃滌市里陳周蔣山之為呼曰索
河周則陽武之魚泉空而劉魏則鶴巢龜骸火焚門闕豈唯天道亦
曰人妖則祥青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墨政教張羅綺藉崇信巫史
豈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廷逾遠長弘而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
之謂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假性引類同歸蓋札於空靈之側雖廢

千兩平之上短長之利既由由人險惡崇山同平此輪必有神道哉
成術伏一則以為坎擊一則以為休徵伏曰德勝不降而義取不忠
是以聖王宮內德義濟災災答之

燒帝宮殺帝謂災世南曰我世不欲人謀若在望通顯而乘諫我以
本營世之名者彌新不附至於平處之士雖必寬假然卒不置之於
地欲其知之時議者以為古先哲王之教天下者明四目達四聰雖
賦諫之鼓立書諱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諫數
四尚愛流于孫而帝辱五言警諫士其條久乎



聖學先生潛書評節卷之七
隋志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
敬授人時農商趨向各本專業善辨應選有無言較貨流通或得其
所者也周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
以道用之有節故旅旅救天災服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
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歛而化之不審其時不審其
力輕征薄斂興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
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忘力盡則廢昔禹制九
等而厥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隆於其末周邊俗諸侯不執曾宣初
微祗鄭意為紅歌先王之制禮有子夏孫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靡
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平之政長絕於此蘇以頌會之歎也



聖學先生所書許節卷之七
隋志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
敬授人時農商趨向各本其業著稱應選有無言較貨流通咸得其
所者也周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
以道用之有節故旅旅救天災服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
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歛而化之不審其時不審其
力輕征薄斂興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
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忘力盡則廢昔禹制九
等而厥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隆於其末周邊俗諸侯不執曾宣初
微祗鄭意為紅歌先王之制禮有子夏孫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靡
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平之政長絕於此蘇以頌會之歎也



之舉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弊十五代一十戶之邑有墾殖發世宗
行之用成雖後開遼學明蓋然成醫官守於天漢延遊跨於海表
早歲微道山三僕林戶口以之賦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國能賦
其端抵起賦及重亂并至船車北武中兵將遊而事成賊軍滿足
越遠發帝開鴻都之將道賣官之賤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
土貢方物帝又遣使輸中署名為導行天下簡或人受其弊。自魏
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嚴密祖威有重然大抵不能
顧人產業道關政亂商文多既平江表天下大同弱先後的以事府
節開皇十七年戶口賦或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資給不請經費
京師節量疏究情於節廉之下高祖遠學此年正賦以賜禁亡鴻帝
嗣守鴻基國家發富豐安悅肆情方弱切盡東都窮諸臣麗帝甘
若清物觀平江左應以洪陳曲折以流復華曾雄論亡浮揚誇洛金
門象闕咸味悅豐積歲盡川博成雲諸貨最賦以為杜穀包芒山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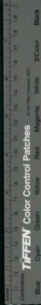
為死國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糧武馬指刺於百姓既而一討運
夷二駕遼洋飛檄使林火並交至糧場之所任收勞弊之所租雖度
大半不為而每年與發比屋民家之子多赴於邊商分難矣泣之聲
連帶於川崇老弱耕稼不足以飲飢餓歸工紡績不足以贖貧救九
區之內廢和歲劫從行官授幣十萬人所有供項皆仰州縣一切徵
款不項元元吏因割剝滋其大半遠方竭贖必登冠野烟膏毛羽為
沉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怨不堪雖棄堅守自強遊跨於齊韓江
淮入於襄陽東周洛邑之心西秦隴山之右借為交便盜賊充斥宮
觀聘為茂草弟亭絕其煙火關中屠殺災早傷稼代五開承望之業
以振亂人去倉數百里老幼畏吏在食與官無資尤成資鐵貨劫
錢旬月雖復皇王撫運天糧有終而隋武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為
平準書因求食貨志上下數十載積盜祖舉自此史官曾無經元
夫實切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制禮非以二之通貨皆以富之富而致



之仁義以之興實而為盜刑罰不能止於為食貨凡編前書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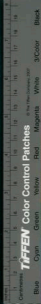
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豫南奔者並謂之備人皆
取舊業之名獨立郡縣然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失耕水耨
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贖使凋落冰玉化者各隨輕重收其
厥物以押國用又積外蕃師問生口皆幸叨味早象之饒雖於海曲
者猶處多田而署之以叙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
須雜物處士所出雖將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利州郡縣制其任
土所出以為賦賦其無貢之人不禁用無墮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
亦無定數任量軍前輸送優於正課焉

魏自永安之後攻取屢更亂實繁莫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
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而六鎮擾亂
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
戰爭河洛之關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
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餘萬人餘皆北徙並給
常康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其豐給之委折補糶
粟以充國儲林諸州隸河津濟晉官倉貯積以設清運於滸瀆西青
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糶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贖台是
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與和之
中頗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謂寬疏百姓多難舊君顯於機賦
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枯無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備居者各
勸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嘗取河南之地
因於長華寺而侯景亂藥乃令行臺中術幕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
郡縣廢稅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舉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
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平又簡華
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戍當立九等之戶當者統其錢



貧者校其力比與長城之校南有金陵之戰其俘百壯諸將頗嚴
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盡歿所役甚賈而帝刑罰臨
吏道因而成嚴豪富井戶口益多德薄舊制未變者輸平秋租調
榜羅一郡戶至數萬籍及無妻有司勸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嚴欺尤
甚戶口租調十七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與節乃減百官之祿撤
軍人當原併省州郡縣鎮戍之數又制刺史守宰行憲者並不給
以前歲之費用為天保八年議擬定議無田之人謂之樂達於西
州花陽寬城以義之百姓貧薄曷以頗嚴不熟米糶頭貴矣廢者乾
明中尚書左丞蘇瓌之議修石鏡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
糧粟充足孝昭皇建中楊師建議開幽州督充舊設長城左右營屯
嚴收稻粟數十萬石以境得以同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
南之費自是禁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若十家為比
隣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炊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

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
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力役六十六選田免租調及百姓請
墾田者名為募田其方百里外又用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
畝四年又每丁給家業二十畝為桑田土不宜桑者給桑田如桑田
法諸州郡管別置富人倉切立之日唯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
之糧逐當地穀價賤時折量料當年長租充入穀貢不價糧之歲則
還用所羅之物依價補貯每歲春月各依脚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
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四畝桑田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管蠶桑
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身最之科出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
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便地得遺人無遊手焉後周文祖作
相創置六官職師掌任士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高軍來之精
善賦技欲弛之編制嚴穩倚質之域領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
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



邑三級有室者四百四十計丁者四百零四賦者八百之政令九人
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
納一疋棉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無室者布一疋麻十斤
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賦凶
札則不徵其賦司役軍力役之政令九人有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
任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九起使役無過家
一人其人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十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
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任掌鹽學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
其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池以出之四曰餘
鹽其或以取之九鹽鹽形皆每地為之無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神
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兵餘以持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
則以粟貸人赤頰之秋飲之

開寧元年初令書曰說及宣帝即位後與入市之說武帝保元元年

改八丁為十二丁兵卒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幕百
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

舊唐登庸縣東京之役除入市之說時尉遲王謙司馬所領相次
疾逆與師討賞賚鉅萬及安禪又遷相發山東丁毀逸宮室乃依
周制役丁為十一番匠用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
五為間間四為族皆有正藏外置里正凡間正堂長比族正以相檢
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
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郡督皆給朱紫四
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家其丁男中男未業露田皆邊
後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用五口
給一畝丁男一畝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績麻土以布絹絕以疋加
綿三兩布以鳩加麻三斤單于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
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農分田一品者給



四五項每品以上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三月六品二項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項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驛田以快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歲丁歲十二者每歲為二十日役歲餽一疋為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盜池鹽并禁百姓林用至是罷酒坊還鹽池鹽并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弊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織巧好偽遊伎惰遊者十六七四方渡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觀閭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租斛之科大功已下兼令精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下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祖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

租多長史詳請文帳出役使無定簿乃為輸籍定簿請而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與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好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歲豐水旱而戶口歲增儲用調物每歲河南自鹽隄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陸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儉約大宮成厭辭雖之衣乘與供御有政繁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由是內帑半藏府都充實百官租贖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東平帝親幸東門勞武農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宮以文頭給所費三百餘萬煬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又以牛內無事並寬租賦百姓年五十者輸粟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及趙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帝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費用何得爾也對曰用度當出納莫當入略許每年賜用至數百萬煬帝無戚損於是乃



更開左藏之院，獲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為惠。聖積於人，無歲虧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其歲年功課，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欲減稅，就寬弛。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策。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細，每丁總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關州置慈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董瑋、何備、侯以東塞人，使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連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淤，派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方賴之。諸州水旱凶飢之虞，亦便關倉，糧給五年。

長孫平奏：今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秋穫之日，隨其所獲，勸課出粟及麥，當社造倉窖貯之。而委社司，使檢校。每年秋，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餓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沂、汴、滑、亳、陳、仁、燕、豫、洛、伊、潁、汝、許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關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賑關中。

開皇八年五月，高祖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課力，東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列官本為收人，致力担出，所部請檢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廩錢，回易生利，以益公用。至十四年，蘇威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廩錢物出，舉與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故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宜於地，以公廩回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廩在市回易，及諸奏與生，並聽之。唯禁出本收利云。



楊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州庫盈溢新置興洛及夏洛倉又於平陽
營顯仁宮苑園建樓北至新安南及飛山兩止龍池周圍數百里保
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是中開渠引穀洛水自北而
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走于淮海謂之御河河冲禁許造樹
以柳又造龍舟鳳麟黃龍赤龍樓船裝飾幕蓋水工謂之殿船木鏡
行勝帆青絲纜纜舟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
九品已下給黃竿船船纜相樓二百餘里舟無州縣兵令使須臾食
皇親者加官賞賜之有健至死又成修車與營於旌旗羽儀之飾謀
天下州縣此骨角象牙皮並毛羽可飾服用者悉為鷹犬者皆貴為獵
殺奪卒賜命夕辨有姓求捕網者備野水陸禽獸胎產猶不許給而
買於豪富常積之家其價萬緡是歲星推尾一五十糧又以西坡多
積寶物今漢州程顯被監訪商胡五市突之以刺勸令入朝自是西
坡商者往來相繼所經州縣民於途迎樂費以萬萬計明年帝此

朽又再限百萬北禁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太
平十二年帝幸江都吳將李密據洛口倉深謀百萬志王侁與段達
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少績乃以輸為限顯然布以裴代王
諱與衛太子守京師有械械者亦不敢殺顯師入長安發求費必以銀
之百緡方許召矣

晉自過江凡貨貴銀馬牛曰宅有文書半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
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物所卷亦可分收四名為徵估歷
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入就商賈不為回案故使均輸欲為德勸
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使爾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湖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布交
易交廣之域今以金錢為貨武帝乃鑄錢內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
其文而又別鑄餘其內郭謂之文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
易有直百五銖五銖文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銖對文



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頒下詔書亦新鑄二銖之錢並不許用而炮利
之徒私用特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為鐵賤是
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石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
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賈奸詐因之以求利自破損以來八
十為有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有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有
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選用尺陌部下而人不從錢兩益
火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果喪亂之後鑄錢不行
梁末又有兩柱錢為獨眼錢于齊人雖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塊
輕私家多鑄錢又聞以錫鐵雜以粟易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
五銖初出一當聽銀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
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遂當一人皆不便

齊神武崩改之初承魏舊用永安五銖錢已後百姓私鑄遂各以
為名有雍州貫亦梁齊生

用之私錢皆不行交貨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
作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錢復相傳奸偽既起文宣受禪除
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若甚精至魏明
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郡中用錢有赤熱者熱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
用有青薄如錫之別青銀亦絕深綠則筆類各殊武子已後私鑄轉
甚或以生鐵和同至于齊亡平不旋踵後周之初尚用銅錢及武帝
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特鑄錢及武帝
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
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
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
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至宣帝大象元年
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
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肉好背有周郭



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廢者曰子姪或私有鑄鑄三年詔四
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物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
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十大布求通萬國及
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奉半
錄然百姓習用既久而錢不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
流布百姓便之十年下惡錢之禁文即及諸州詔肆之上皆令立榜
置標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入棄已後王綱號著臣奸大楷遂
委私請錢轉惡鈔每十鎊重三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或鑄或皮爛
絨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夏後祀生清書詳錄卷之七

夏後祀生清書詳錄卷之八

刑法志

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累算刑誅暴惡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觀
法星旁觀百姓禍福五氣水則四時莫不化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
動怒是以寬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萌殺仁恩以為情性
禮教以為綱紀發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
道殺之而不讞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人有恐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其字人必兼刑罰
至於時達交泰故繩墨華美化而事能復曰是仁與嘉祥間出歲布
平典年世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慎乎知大路行之者不惑
刑者甲兵為賦鐵為刀錐鑿鑿非侵是復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
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
五帝畫象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骨體若東華之膏吳肆文又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1994 Tiffen Company, Inc.

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廢者曰子姪或私有鑄鑄三年詔四
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物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
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
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奉半
錄然百姓習用既久而錢不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
流布百姓便之十年下惡錢之禁文即及諸州詔肆之上皆令立榜
置標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入棄已後王綱號著臣奸大楷遂
委私請錢轉惡鈔每十鎊重三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或鑄或皮爛
絨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夏後祀生清書詳錄卷之七

夏後祀生清書詳錄卷之八

刑法志

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累算刑誅暴惡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觀
法星旁觀百姓禍福五氣水則四時莫不化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
動怒是以寬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萌殺仁恩以為情性
禮教以為綱紀發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
道殺之而不讞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人有恐心而始乎勸善懲惡乎禁暴以共守人必兼刑罰
至於時逢交泰故繩墨華美化與事能假曰是仁與嘉祥間出歲布
平典年世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慎乎知大路行之者不惑
刑者甲兵為賦鐵為刀錐鑿鑿非侵是獲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
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
五帝畫象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骨髓若東華之膏吳肆文又合





刑罰三十而都君如刑向來亦免之性高密似罪得贖廣之
殺因以律去施遊達若劍候邊成傷不造地終殺刑無禮守位律仁
刑而伯飲變化為田史周王立三刑以不滋弘三有以開物成康以
四十二年之間刑措不用風風漸暢項聲起舉越來重譯萬里來歸
若乃魯接燕齊荆鄭等物之所尚實乎辨古國之所特不在威刑
是以號鼓典苑空无致銷死縛刑許叙向貽書大節濟之侵結歸十
里到國之政並周之昔謂者歟。秦氏辯自西戎初平夏復復戈象
臣仰息折志乃傳嚴霜於收收揮泥電於相國棄反陽節生慈恐於
前毒網獄料密肌膚於使玄鐵辟於朝市諸服飄於路衢時聞有一
劍之哀茅焦請列里之救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
親文惠運球天網年宣相讓即舊法但深備邊于定國為廷尉黃霸
以為廷平每以李秋之後請所請獄帝常宣案察而決事明察平
怒號為寬簡光武中興不枝此旨是以二漢乎后平開曉臨臨武定

身織之科明皇施油死之令中原刑界吳蜀三分家於折獄亦所未
假晉氏平吳九刑學一乃命賈充大明刑器內以平章百餘外以和
偽為相實曰輕平撫為簡易是以宋齊方駕備其餘執若乃刑簡在
怒道獄正直布恩嚴於秋發嚴網輸於朝其甘隋高祖之律及無事
齊文宣之輕刁髻刑以所領四大私禁亦開周典孔子曰刑亂及諸
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請則魯惡之本原也足以徵共遠事以亞隋
氏附于篇云

深武帝承齊齊廢之餘刑政多詳既知位乃別權典依周漢舊事有
罪者贖刑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即蔡法定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則
定知王植之集注舊律合為一書凡一十五百三十餘事未施行其
文始賦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為無尚書則定知使慎益植之舊本以
為律律天監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二十卷科三十
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詔班新律於天下三年武帝敕使往矣

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誤解下在法中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爲其
坐則若劫不免一人亡逃則兼家質作人既窮急奸宄益深後帝親
言南郊林後老人違帝曰陛下爲法急於蒼生緩於權貴亦長久之
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帝銳意懲難所簡刑
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物微爲意奸吏起權巧文弄法賈賄成市多
致枉濫太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蹇
不法武帝年老厭於方機又專情佛戎每斷重罪則誅曰弗辱由是
王侯猶橫轉去或曰日殺人於都街切賊亡命成於王家自置律案
臺起則刑獄行賂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及元帝即位
位德前改之寬且帝素苛刻及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
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律殺之事未行而成昭

陳氏承梁李陵亂刑典疎闊及武帝加於惡幸其并水得漢時明法
史令與制定知舊案爲定律令又赦向者侯尉院欽吏部尚書徐陔

齊知正軍制律二十卷令科四十卷律約前代條疏冗雜網目恒多
博而非要其刑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自餘篇目條網輕重簡繁一用
嚴法

齊仲文襄流由魏相尚用舊法公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群官判定
魏朝科律格是將軍國多事收列不一次獄定案軍律律文相承謂
之變法於是始命群官議定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文時
刑政尚簡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嘗執
納管任情喜怒忽爲大嬖長繩到唯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制于自
身製武成即位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大
抵律魏管故事是換法令明書科條簡要又赦佐門之子第當講習
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
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
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欽出月付輕重主欲入刑自是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王權幸用華有不附之者皆可以以
網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文帝之有闕中也勸業切甚典章多闕大統元年命有司斟酌今
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為二十四條之制奏之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
年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更敕益為五卷頒於天下其後以
河南趙肅為廷尉始擬定法律蕭積思累年遂成心疾而死乃命司
憲大夫比按迎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
五篇大凡定法一十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畧源章條流奇
審比於齊法項而不變

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高祖勸譯楊素等更定新律奏上之
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衆又下吏承新改之後務擬
錄以殺人罪乃詔中教四方教理詞訟有枉曲聽不理者令以次經
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請罰中教有所未達聽經至開殷有司錄欽奏

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當以秋分及前者開諸州申奏果秋三年因
覽刑部奏斷獄數踰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寡故人多陷罪又欲蘇威
中弘等更令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
餘條定留唯五百餘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安疎而不失於是五律
博士弟子貞斷決大獄皆元詳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六年教諸
州長史已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高祖性
猜忌者不悅學既而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
左右視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坐罪又患令史臧汙因私使人以
錢吊遺之得犯立斬十七年詔又以所犯官人不相發彈多自寬
率陳克廉諸有職失雖備科時或獲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
以懲過其諸可傷官若有想犯聽於律外科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
迭行棰楚以殘暴為幹惟以守法為懦弱帝意每常愍惡而奸回不
止京市白日公行擊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群臣



之法揚者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獄糾告者沒厥室其罪
賞糾人特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
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
知之乃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禁皆晏起晚宿天下標榜為此後
又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
椽捕三人同竊一次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輩
求財者稱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妻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
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求而為無賴矣帝聞之為停盜
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誅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因爭曰
季夏之月天地成長歲額不可以此誅汝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
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雲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
可懲而即位以高祖禁烟深刻又故將律令其責不與聞皇若制三
年於律歲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釋其五刑之內

陳後魏典着二百餘禁其雜杖大罰訊囚之制並經於舊最特百姓
久服嚴刑吾於刑憲後帝乃於江四英內寫著禁獄飲酒禁有司皆
聽將與費何來許華無章懸額縣公行窮人無告舉為盜賊帝乃
更立嚴刑較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關奏官斬百法斬刑群
聚或割取邑誅罰不惟禁九年又詔為盜者解其家自是群賊大
起郡縣官之及各專威福生殺誅賞及揚文感互帝誅之罪及九
族其不望者行鞭製最首之刑於謀而前之命公卿已下儻誠其肉
百姓悲號天下大潰

石官志

易曰天在地理乾坤定矣平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
作制因平高以畫散設官分職錫珪辟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
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所以勸和萬邦乎竟百姓
懸懸頌式叙華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造或以區表官



或以其紀職及勛即分命四子重華乃受置九官要指於虞舜仲
受周監二代公掌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備廣遂于戰國或馬交馳肆
行有夢董然稱承周制秦始受張先生之典贊百家之言創立朝儀
事不師古始羅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大尉主五刑丞相總百發又
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可存。漢高祖除秦官亂經
刑約法而廢官之制因於秦氏其間同異紛亦可知尤次中興字等
前繼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經理衆務清于叙世事歸堂
閣論道之官備官而已魏晉繼又大抵舊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陳
武受然多漸齊舊以臨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狄之官有於
魏陳氏變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舊制置戎狄之官有於
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制釋關石口不服給齒乎克清江漢委讓
悉章酌節錫之道文置六官而綜務詳其典制有可指焉此則踐地
百度伊始復賴周官選依漢魏吐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餘

齊陳頗有損益場彰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
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以壯觀既而以人
從欲待下若擊望今日度官名月易手而前紅不役因是揚遷國藉
注記多從散遺今之存錄者不能詳滿焉

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委同宋齊之舊指悉相太宰太傅大保大將軍

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

符置舊位從公武帝以都為列侯然第行非奉朝請是特引見之攝
無官定體於是輩之

向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今總禁之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
曹凡諸尚書文書諸中書者密事皆以擊囊獻之封以左丞印自晉

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監元年詔曰自撥閣後替聖政承久
即著備員無取職事據批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輝之名了無獲前
之實曹即可休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



中書省置監令各一人常出內常命特即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內
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負責交覈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舊
入五閣內兼用人殊重簡以才識不限其地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

通事五日中書舍人

投書者置監承各一人即四人掌閱之典籍圖書著信即一人佐即
八人掌國史集注起居若著作即謂之六著作權初周書裴子野時以

他官領之又有擬史學士亦知史書佐即為起家之選

御史臺梁國初建置大天監元年後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察
皇太子已下其在宮中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
司不行亦得奏之

諸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名天監七年以太常為本常卿加置宗
正卿以大司農為可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火
有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

府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
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太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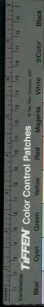
陳承梁世請其制官而又置相國佐列丞相上并丞相太宰七卿太

樞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為諸官定令尚書制五員即二十一員其餘
並遵梁制為十八班而官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絕後夜落不補
姓從十一班至先班禮數復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

為之從此班者方得遷登第一班

後魏制官多循後魏置大帥太傅太保是為三師設古上公兼數德
崇者不若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
徒司空是為三公

周太祖初據關內官名未改魏號及方隅既定改創章程命尚書令
盧辯總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款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
庶務內命三公九命三款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



命下大大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卅命下三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工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制度既畢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所設官名訖於周末未有改更並共在傳不復重序云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都水寺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大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尚書等侍左右前後左右武衛左右武衛左右右領左右領門左右領軍等府分司統職焉

三師不主事不置府然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倣齊置府然無其人則闕朝之缺務總歸於臺閣

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史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人掌是為八座凡三十六侍卿分司督務五省皆省如漢之制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觀國經野以為人極上膺靈次下列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歷修厥百者九州文命會同統玉帛者萬國滄宇殷遷夏商周歷歷今雖黃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隆或華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推三列會推五十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為遠建者帥信建為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因湯基蕃屏王室興邦致化眾俗充人者歟周德既衰諸侯力攻于戈日用我馬土郊魯城於楚鄭城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魯其餘抗君亡國不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逮于七姓魏逐二帝爭強疆場之幸一披一此秦始空據百二之畿會合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養食諸



伏在位二十餘年遂乃龍平守內德周氏之徽得侍祖諫以為強虜
牽絙輿器伏置守于第無立碑之地功臣無又上之實身沒而區宇
搗裂又子而社稷渝香。漢高祖祀神武之末國播清馮亂勝秦室
之矢策封建王侯並錫州建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
于孝武勳勳遠舉而兼百越東定三韓地印梓之險塗繼匈奴之右
臂雖管數遠洎而人亦勞止秘宜之後限載再農戶口既其滋多郡
縣亦有增置至于帝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光武中興
永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飢疫存跡幸土實於十餘一二二併省郡
縣四百餘所明季之役漸至燹繁郡縣之數有如曩日遠矣重數盡
三國爭強兵半盡錢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
二百六十餘萬焉而五胡迭亂二帝播遷東晉泊于宋齊併解江左
符姚之與劉石劫據中原事蹟紛紛難可具記。梁武帝除吳學胤
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兵後得

魏正朔事經畧開拓開城克復淮浦平微河破許河又以舊州題
額多亦新置大同年中增一百七郡縣亦無幾此既而侯景構的並
劫掠殆所剩無幾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獨
廢西亡蜀漢北夷淮肥厥方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
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元末亂與周人抗尙雖
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孫之末總如併齊泊于國城州九十有七
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均有關中百道軍制
雖鄰及千東夏胡平多有百廢大業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
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推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
泊于九載漸定江表每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湯彭嗣位又平村邑
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節選察
五年平定吐谷輝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30 Color Patches



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六熱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番道路山河溝
沙磧內工陵什陌皆不項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
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五原東北至五原而南氏之威極於此

也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上當天文句東并十度至柳八度為鶉首
於辰在未科秦之分野攻其舊俗前定之洋矣化於源德則開田
而興國行於應弊則相精而反弊焉置土壤之味乎亦政教之核人
也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清聖教難去秦漢商乎朝夕
之利游手為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廢賤者憐仁義豪強者懷
貧羸者窘處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於外郡焉地沃沃風
是曠之三輔其風大抵與京師不異矣定北地上都觀西天水金城
於古為六郡之地其人性澆悍然尚於仁義助於稼穡多商

亦習俗變為。河國魏郡其風頗同亦有金方之氣矣
張州於天官上應參之宿郡將張州以併魏郡又漢又折置控列在

禹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域漢中之人質朴無文不慕趨利性
嗜口腹多事田漁雖學空祭門於必兼肉好祀鬼信尤多忌諱崇重
俗最痛有張善之風為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便貨殖所萃蓋

一州之會也昔劉備實之以成三分之業自金行後亂四海沸騰李
氏據之於前羅氏據之於後常規氏將亡武陵憑故而取敗後周之
不王謙負因而遠禍故五門不祀古人所以戰焉兵風格大抵與漢

中不判其人故患輕無忌多章陌無文學時有少愆多溺於嗜樂
少得宦之士人多工巧羨飾雕鏤之妙非俗於上國貧家不務耕
富家專於地利其家室空用文動詐業而士多自閭閻會宴飲尤足
忘錢之戲小人薄於清禮父子爭彊異其善野富人多規園山澤



以射物雖投或際故輕為訂嚴惟傾州觀此亦其舊俗乎

豫州於禹貢為荊州之地其在天官自辰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未之分野屬豫州自卯九度至辰十六度為鶉尾於辰在午未之分野屬三河則河南淮之風次於豫州之職魯之言野之言西平扣之氣性理安舒也洛陽得土之中賦貴所均故則公孫洛此為故在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故漢志云周人之失巧馮趨刺曉義貴射此亦自古然矣梁陽古之鄭地梁朝吳孝陵都邪辟故萬壽傳其俗今則好尚樸樸重於禮文其風皆變於古黠郡濟陰漢城潁川汝南淮而汝陰其風朝同南楚古帝韓摯坤所出自三方是此處遊強戎焉云季次其萬俗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曰漢高發已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民率七遷居於南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己矣夫若風俗獨同已頗漸隨清濁亦頗可其俗

充州於禹貢為豫州之地其在天官自辰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

於辰在卯之分野充州蓋取沈水為名亦曰充寃之為言端也古陽補端端故其氣端嚴也東郡東于齊北武陽于齊等郡得其地為燕行郡皆齊衛之交禹傳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乳海風今此數郡共入尚多好樸率值實立漢矣有古之風烈矣

冀州於古堯之都也身分州為十二冀州析置為并共於天文曰首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室四度為幽營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尾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若所居在故其界尤大至夏殷幽并入焉得唐之舊矣信都清河河間博陵相山趙郡武安襄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冀州之士純如推蓋取此為俗重氣俠好結朋黨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伉慨推剽樞家亦自古之所患焉魏郡鄴都所在評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



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後郡河內得報之故樂政之舊說有封之徐
敬設又衛地習仲時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
本以此焉今風俗頓變皆由於禮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朴
直蓋以輕詐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沃少墾多是以得
於儉習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乎太原山川重復定一都之本雖後齊
別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俗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雖
石碣門為邑定襄接朔方郡上谷遼陽北平安樂邊西管連接邊郡
習尚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為并云然太原自前
代已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鄙然風教不為此也

周禮職方氏正義曰首列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去
務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其禮觀樂開齊之教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國
木可量也在謹之時俗彌修恭政為冠帶衣履天下始大公公以尊賢
為教故士族博習其風莫不矜于功名依於經術開遠多智志

產師故其為失也本看別黨言與行謬齊師舊曰齊朝其俗好教婦
子文雅性之奇能使骨騰肉飛傾枕人日浴云齊俗本出此也祝阿
縣俗質始大會簡備雖豐至於蒸膾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
訥貴以其異也夫抵數即風俗於古不特男子多務農桑尚而學業
其歸于儉約則頗變焉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以文著

高唐臨魯及淮惟徐州彭越魯郡琅琊東海下邳得其地焉祀於天
文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齊雲於辰在辰其往列國則楚宋及魯之
交考其舊俗人頗勁悍性剛其七子則挾任端氣好尚窮道以蓋楚
之風為大抵徐兗河洛故其餘諸郡皆得齊習之所尚矣不暇商賈
誘探務尊儒慕學得津泗之俗焉

揚州於高貢為淮潮之也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
於辰在丑斗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鹽繭為
業雖無膏積之資然而亦無儉緩其俗信鬼中好滿祀江都弋陽淮



南隸雖斷春間安瓊江夏陽人住並隸勁風氣果火包歲禍害現死
如歸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及於禮其
俗之弊者稍愈於古焉行揚葛京所在人物本咸小入率委商服君
子貴於官祿市廛列肆均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頭
兵會南投江湖西連郟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
兵

尚書刑及衡陽惟刑列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陽尾
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其風俗物產類同揚州其人率多勁悍決然蓋
亦天性然也。自晉代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等為重鎮四方宴會故
蓋委求冠之類尚禮義經籍為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安陸各
置名州為獨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冕尤重祠
祀之事皆庶民為制九歌蓋尚此也孤厚以五月朔日起田獵士人
走至河梁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前鼓羅

卒降觀會亭上習以相傳為說漢之戲其忠賊齊賦張張亂舉漢陳
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以襄陽尤著二郡又有羊祜之戲云
從講武所出變村代夫以為其戰況不攻習以相傳詞初發動官
有鼓而詳錄歌謠概驚遠近俗云以其厭勝用致靈操其事亦傳于
他郡吳簡文之誌確郡發教崇之田是頗息



東萊先生所書評語卷之九

經精志

經籍也者機神之妙音聖哲之傑事所以經天地辟險揚正紀綱弘道述頌仁足以初物載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較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南鈞誠道德之靈籟也其為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術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為遠以成文書契已傳疏不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典焉夫經籍也者先聖陳編罔經鳳紀南面改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記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總勸斯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記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二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



東萊先生所書評語卷之九

經精志

經籍也者機神之妙音聖哲之傑事所以經天地辟險陽正紀綱弘道述頌仁足以初物載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較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南鈞誠道德之靈籟也其為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術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為遠以成文書契已傳疏不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典焉夫經籍也者先聖陳編罔經鳳紀南面改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記言行言用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總勸斯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記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二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



萬民之治令以贊軍中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
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未檢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趨視及不討厥罪子而誰
罪惟梓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史者五
人共始又書乃令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夫乃選楚
靈王與右尹子華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慎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
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
語有鄭書之類是也豈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與政家殊俗衰廢
失實傳者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行
歷於斯文乃遂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禮樂成得其所自
若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下諸子之
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陳夫跡教以至

於秦秦政奮對俄之心初先代之述笑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史為師
制快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陳涉秦
項未及下平先命收錄通草錄楚之儀狀擊柱之誓其後張蒼定律
曆陸賈撰訪訪忠帝除快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
聖既遠經籍散逸前孔錯亂傳說堯燧選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
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武帝置
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制承相尋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
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可馬談父子皆著太史作史記一百三十
篇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歟乃求遺書命劉
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成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
書純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詭誕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
其子歆嗣父業歆遂總括群編撮其指要著為七畧一曰集畧二曰
六藝畧三曰諸子畧四曰詩賦畧五曰兵畧六曰術數畧七曰方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技思大凡三萬三十九卷光武中興為好文雅明章樂執尤重得
術四方鴻生鉅儒負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
又於東觀及仁壽閣及新書班固傳教等典字焉蓋依七卷而為書
郭固又編之為漢藝文志並作之亂國言張常寧人皆取為惟愛兩
京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遺遺七載在後書中外三關鄭煎始制
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統六
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右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
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設家書凡
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咸以標囊書用細素惠陳之亂渠
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季充以勸善簿校之充遂總
設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
補沈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六凡六萬四千
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監王儉又造目錄六凡一萬五千七

百四卷餘又劉勰七志一曰經典志記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
子志記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記詩賦四曰軍書志記兵書五曰陰
陽志記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記方伎七曰國譜志記地域及圖書
其道並附見今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
又作九篇條例編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末明中經書
委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二百卷齊末兵火延
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任昉始創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
聚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據焉
梁有秘書監任昉設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
一部使奉朝請祖暕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庾士阮華
緒阮裕等悉為好墳史傳采齊已來王公之寮凡有書記參校官
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記六藝二曰記傳錄記史傳三曰子兵錄
記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記詩賦五曰伎術錄記數術六曰佛錄七



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劉嶺辭義淺薄不經梁武設他詞書
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林
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成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
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獻之盛
梓地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國籍府藏所有燒四千卷亦稱青紙文字
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卷中原祖收經史未備全具孝文從郡洛邑
附書於孫秘府之中稍以充實發於介休之亂散落入關後齊遷都
頗更被聚斂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蓋關右外逼強鄰戎馬
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盡萬卷周武平齊
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燒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遺
使人訪其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于定本即歸王於楚民間
其書往往聞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甚盛屢
不精書亦世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韋鼎社

類等者秘書內補續殘照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
外之閣凡三萬餘卷賜堂即位秘閣之書段嘉五十副本分為三品
上品紅欄瑠璃中品紺琉璃下品漆油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兩廡至
以貯之東廡藏甲乙丙卷藏丁又聚觀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
二臺東曰妙楷堂藏古跡西曰寶堂藏古畫又於內道場禁道佛經
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允平佛齋盡收其圖書及古跡寫影行經
底柱多被漂沒今考見存一為四部合錄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共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
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逮寬史
班書氏觀王阮志錄把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便約文增義凡五
十五篇名列本錄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賦研幾推顯窮極幽隱廢
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嗣為大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
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



故列之於此志云

晉容叢氏始盡八卦義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
易尚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
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
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於漢初傳易者有田何由是有施孟梁
丘之學又有京房自云受於焦贛者則為京氏學後漢苑孟梁
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
未得立後漢陳元龍張普傳費氏之學焉歟又為之傳以說鄭玄玄
休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由是費氏大興高
相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
三篇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唐武德初已
亡案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言以備後易之訓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覆書周室得展夏商周四代之典則

其意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而序之遺奪或學至漢唯淮南伏
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書一篇歟之伏生作尚書傳四
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後千歲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
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魯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
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壽為大夏侯之學壽
傳族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
京相衡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
發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附二十五篇其秦晉
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
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
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孟喜事起不得奏上私
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衛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
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



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又非孔舊本自餘絕無評說
晉世祇存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
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
法而又多中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將又闕
與典一篇與建武中吳姚典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北馬鄭所注
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樂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
至隋孔鄭並行自餘所存無復評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
攷其篇目以孔氏壁中書之較缺者故附尚書之末。詩者所以藻
定心宣歌詠情志者也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感其君尊於上臣卑
於下面稱爲詠日諫爲謨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
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校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
公劉克篤前烈太王筆茲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
周公化至太平謂美盛德漢武相繼曲厲放蕩惡刺並興其後王澤

竭而詩亡魯大司擊吹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衛下取魯凡三百篇
至秦獨以爲詛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
爲魯詩齊人轅同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
然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
訓傳是爲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
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
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玄賈逵馬融並作七詩傳鄭玄作七詩箋齊詩
經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
立

白大道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共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疎之節至
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借政惡其害已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
不誦兵至秦而頗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港中
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經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成熹之



事而又得司馬懷宣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散
傳之者唯古歷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
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四堂記蒼授人戴德及施從兒于聖
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曾元傳慶氏以
授其子襄然三家雖存五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
古經較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
諸儒多為注雖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稱周官周官孟周公所制
官政之法上於河圖數王獨闕冬官一篇戴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
巧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五博士以行於
世河南歐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
受鄭玄玄作周官註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
一百三十一篇歆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
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凡于三朝記七

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使合二百十四篇戴
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
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
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歆又為
之註今周官六篇古歷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玄立
於周學其終並受數士又無師說

樂者先王所以設神祇和邦國諧萬姓交賓客悅遠人所投采又夫
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後衰微崩壞
及秦而頌漢漢初制氏雖記其聲而不知通其義其後寶公
何夔歌王常山三張禹成歌樂書經書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遠幸
在樂樂志今錄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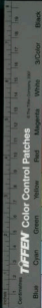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首成周微弱其章淹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
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載而正之或燒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



以示尊嚴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衰
不可共奪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實乃為之傳
遺書或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叔梁紇氏夾氏四家並行三莽之
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後東海蒧公
蒧公授東海玉卿玉卿授魯人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顧安
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顧氏之學與叔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
公羊解詁而在氏廣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買詁為
訓詁授趙人賈公其後劉歆與校經詁又而正之歆立於學諸儒莫
不遵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符璽元景明左傳又上書訟
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荀悅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
寧遂厭然諸儒傳左氏者衆宋平中祇為左氏者權高第為講師其
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詁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叙
梁丘傳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叔梁假

如續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
盛行服虔及公羊叔梁浸微

夫學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
行學共載一也先王周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泯不顯而顯不庸而
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
別恐斯道難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技運雖分本前於學者也
道泰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誅漢切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江翁
后蒼翼本張高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的書同出而長孫
有閭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審簡於辭又有衍出三章並前合
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
繁或以十八章為定傳注馮翊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
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雖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
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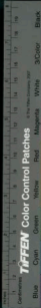


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劉歆歆因亦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
聞漸開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遺誼皆云故自作之非孔
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建華語孝文帝命伏
侯可悉復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編孔子既歿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
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辨皆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
無厭仲尼既沒遂編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張禹本按
魯論悅諸齊論後遂合而致之則其煩瑣除去齊論周王知者二篇
說侯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為歐又為之訓又有古論
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頗有與齊論不異惟分子張為二篇故有
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衆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
而為之注魏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為義疏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
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果陳之皆唯鄭玄何晏立於國

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因每道並行鄭氏威於人聞其孔
子家語連孔氏所傳仲尼之古言雜諸書辭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
附于六篇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該德崇業豐功厚利
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也神明之所覆也則有天命之應
五靈應衛貢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也穆穆先王恐
其惑人秘而不傳益者又云孔子既歿六經以明天人之憲知後世
不修諸同其意故別立傳及識以遺求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
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刻有三十篇云自初
起至于孔子九重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解三十六篇並云
孔子所作牙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微洛罪假五行傳詩
推度災祀曆指合神務考經句命爻樓神契無盡善書漢代有鄭氏
表氏漢漢末印中經集圖緯賦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



均而女並為織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頗向科諱不願聖人之旨謂
得於世人造為之假或者又加點竄非其真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
以圖讖與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漢
俗傳處時益為其學篇第日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愚識為說世
孔安國毛公王賈賈遠之徒獨辨之相承以為扶安亂中庸之辨故
因漢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魯而故之以成其業謂之古學當
世之儒又非取之竟不得行經代王肅雖引古學以難其義王簡杜
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治祭園讖謀天監已後人
重其制及隋經受極禁之始初極意即位乃後復四出披天下書籍
與讖緯相表者皆焚之為史所始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後府之內
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孔子曰魯也正名字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若類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

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列古
者書子亦而不取六年賦之數與方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
冠始習先王之遺教始成其德而後事然自魯頌訖于漢初書經五
變一曰古文即籀頌所作一曰大篆則宣王時史籀所作二曰小篆
秦時李斯所作三曰隸書經逸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
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籀籀行草四體書著書史書隸書漢時以六
體取學竟有古文奇字等書謂書經華為并篆書術書楚刻書露
飛帛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
書其字義訓讀有文籀篇者頌第三蒼雅秦漢倉等諸篇草隸諸說
文字林音義聲韻譜等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
獻以十四字真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
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雖今皆以史語
後兼學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又後漢熹刻



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尊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學後魏之不蒙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郡行至河陽值并崩邊役于水其碑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碑立于國學為隋亂事遂廢又學造之可因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瓘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升泰帝刻石附於此蓋以備小學

九六藝經傳六百二十二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萬疑以待問學不驗等數不侵言約而易曉師遠而易信且積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雜則素居各為其說至于戰國興文遺康六經之儒不餘究其宗旨變立小教一經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亟誦問答吞高而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設教以防人欲必本於人事情之中道上天之命景而學言方

外之理固所未究至後漢好園繼香山立文官家藝業俾日以撰述尤王莽雜之以以安大雅之論仰之以放誕慶或至于近代去五聘球無復師實之法學不心辨專以浮華相尚遠雖數為學對逐有夏周爰對互幾等諸翻經之說純轉煩言以素養叙說說或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藝為九種或以得會解合為十種



東萊先生隋書詳錄卷之十

經籍志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衰務其通彌繁要殷已上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
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
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漢魏衰亂史官披絕
秦燹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竹帛制太史公命司馬談為
之以掌其職特天下討書皆先上太史則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
錄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撰其後事成一家之言
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于炎漢謂之史記
遷家以後好事者亦類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苑苑
綴後傳數十篇并說正前失處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
虞三代世有典禮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三之末其甚義也故



東萊先生隋書詳錄卷之十

經籍志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衰務其通彌繁要殷已上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
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
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漢魏衰亂史官披絕
秦漢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竹帛制太史公命司馬談為
之以掌其職特天下討書皆先上太史則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
錄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撰其後事成一家之言
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于炎漢謂之史記
遷家以後好事者亦類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苑苑
綴後傳數十篇并說正前失處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
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三之末其甚義也故



班固漢書之繁雜者命張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
言約而事詳辨論盡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原元年汲冢人發魏襄王
冢得古竹簡書于竹料千餘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
荀勗令和鳩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孤妄不可訓知唯周
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
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癸
叔次文侯昭侯以至向武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率下至魏哀王謂
之令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者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
所記事與春秋左氏狀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
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
之古史

自秦燬去古文舊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
後班固作漢書以述評諸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

漸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游心
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國卒後始
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因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
孟嘗等共成光武本紀撰因為知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
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劭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
記及三國為時魏氏及吳蓋有史官晉時陳壽則集三國之事唯魏
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年類相從謂之
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曄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沈
嘉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
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邱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
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曠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勰求假陳特有
姚察隋代有包世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張而
編之自史官於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推好典編以



所作後漢趙碑又為吳越秦欽其為解此亦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
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
守博達之士懲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
衆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竊操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
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甚之訛定怪妄誕真虛莫測然
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
謂之體史

得曰不有君子其孰國乎自晉永嘉之亂聖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
中原者甚衆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恆國宇
民之躬並亦動失而當特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尙華
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編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今采之亂
並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斷史

起若注者錄記人君言行動止之章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

帝王之命逸書其制而載之是其職也漢武亦有禁中起居注後漢
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以在宮中為文史之職然
官書傳不可獲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未起若注皆近侍
之世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漢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
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制也近代已未別有真職事在百官志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承之藏于官府各營其職守而弗忘
春秋傳曰吾視諸侯府則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三
民之約契以贊刑以逆邦國之治繁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
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魯洸
欲別制度漸廣晉初申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
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逸者為法令施行制
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禮紳之士撰而錄之遂
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尤存謂之舊事篇



百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
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政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
掌其任位名數先後之次為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
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
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長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稱神之徒
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
卷累疊為之數又多頗細不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
官篇

職注之與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疎之
別養生送死吊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志虞已上分之為三在
周因而為五周官冢宰所掌古尚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
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百具可垂而行周衰諸侯削
滅其篇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爵始紀分陰后
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人使曾敬定漢儀是後相
水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缺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虧微而後
世多故事在遺廢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則其大綱歸
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該盡其有要處文餘事亦多
散亡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軌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
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憲掌五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
刑之法聽萬民之罪大史又以典法筮于邦國內史執國法以考政
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蓋藏於官府權人之
知爭端而輕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罰潛滋至秦重之以苛虐
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今甲已下
疊深罪威脅切異充狃預刑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律時又取故
事之宜於時者為律科後齊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



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南朝律令格式並行自律已下
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漢律又亡故事駁議又多零失今錄其凡存
可觀者編為刑法篇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亦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
侯史記燕而有之春秋傳曰魏仲號叔王季之穆勳在王室藏於盟
府藏統之數非孫命太史召棠慈臣而盟之周官司憲凡大盟約泚
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
深賞其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以自公卿諸侯至于
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聞晉之政凡廢無遺書其敬敏任恤
者歷劫每月書其事博採淵有學者黨正嚴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
之於論大夫論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錄其善者而獻
其書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陋陋之士古行必述皆有史傳
漢初始有冊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古始舉賢良文學

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錄司馬遷亦因循而成之股
肱輔弼之臣伏義傲黨之士皆有紀錄而操行高潔不泯於世者史
記傳傳與齊漢書但述揚王孫之傳其餘皆罕而不載又漢時既全
作列傳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
爾而作不在正史從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誦三輔有舊著
諸士之序魯瑩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鄉國之書由是作錄文辭又作
列異以齊異物奇怪之事概舉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
相類而作者甚衆名目轉繁而又雜以虛誕任妄之說推其本源蓋
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嗣求其要焉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明祭輕重飲食衣服各
有其性不可遷變最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
其欲齊其政而備其教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
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



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論謂掌方志以昭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扶祥扶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司牧掌邦之士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擇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然則其事分在衆職而掌掌掌建邦之六典實應其事太典以典選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為史官之職。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初傳以為夏禹所記武帝時許君說上太史郡國地志因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舉古地城丞相張禹使蜀朱實傳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共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互之分氣而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存與古為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天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裴虞依高貴周官作職履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畧事業

國邑山陵水泉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著好惡不具悉凡一有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經要並有記載然不無成一家之體齊時鴻淫聚一百六十卷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扶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晉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一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國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繁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之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族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刻餘萬達公彥子孫失其本系漢初得世本叔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擊虞作族姓雜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位魏遷洛有八氏十姓成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



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周士人
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八關諸姓子孫
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記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
望其郡氏官譜及族姓形譜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錄今失其具
存者以為譜系篇

古者史官既司典冊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埋藏不可後知孔子
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特劉向別錄
劉歆七略別析條流各有其部惟尋事述叙則闕之古之制也自是
之後不勝辨其別但記者必而亡譜記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
七志既考緒作七錄並行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其先代
目錄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為目錄篇

凡史之所記八十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無職咸所
貳焉是故前古性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
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
垂戒範國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曠譯一代之滄歷百史官職
絕矣矣漢氏頗備其舊班固之編晉已承其道趙普尚董之位以
擬黃遊政職之司罕固才披於是戶素之備研衡延閣之上立言之
士詳論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
度辭爭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墳志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
所以為缺也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

子

儒者所以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象至而戶曉故有儒者
宜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成中
典則周官大宰以九四舉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歷代衰亂
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教至于戰國



孟軻子思孫神之流傳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
百王不易者也松楸為之不顧其木朽欲譚無多設問難便辭巧說
亂其大體致令學者繼執故曰博而寡要

道者蓋為萬物之共宰人之至噴也易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未陰陽者天地
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養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渾粹而
莫知其體處陰與陽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實道以成仁道非仁
之謂也智者實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實道而日用而不知
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日守為而不特長而不幸故能不勞
明而人自化不假經營而功自成其玄德遠言象不絕先王懼人
之惑置千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然自黃帝以下空語之士所言
道者傳之其人世無所說漢時曹參始議蓋公似言黃帝文帝宗之
自是相傳道學衰天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尚仁猶為尚

道徒講怪而失其實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厲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者先王明易始法
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王典以佐王刑邦國
歸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罷羈民之罪是也刻者為之則杜哀於絕
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名者所以正百物叙
羣平列貢獻各按名而責實無相借假者也委秋傳曰古者名位不
同篇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書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纖
說得於折辭而失大體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斧戾不勞穡粟之食桐
枅三寸責儉與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宗命漢書以為
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辨師掌立
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錫儉不違時



變推心慮變而混於親疎也

機括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讀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補詩三百使于四方周官掌交以節與弊是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尊王之德意志使辨行之而和諸侯之好愛萬民之說論以九統之制九儀之親九敘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使人為之則便辭利口傾危竇詐至於威害忠信覆邦亂家

雖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注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雖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故者為之不求真本材久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雖錯謾羨而無所指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昔飲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聚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

死官司錄學與邦野之稼而辨禮誥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德乎邑閭是也顯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徇精粹之刑而亂上下之序

小誦者街談巷語之流也傳載典人之誦詩美詞于爾雅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誓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誇孟亦徇本質以求歌謠是者衆人詩次知風俗焉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察不舉也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志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兵者所以禁暴簡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弓剡木為矢張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辨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懲清廷欲爭伐蓋當不撫其人設變詐而威仁義至乃百姓



雖深以致於亂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謂見于天日為之蝕
后德不修謂見于天月為之蝕其餘幸災惡道見伏降犯各有其應
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
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數
術相亂而難明

歷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應百事以辨三統以知既
會吉時煥始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叙
其書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數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
也歷於始舉玉於中略餘於中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
生立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大史之職小人為之則據大為小創德
為近是以道術過碎而難知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臟在
因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在處
在下則養人不德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然始
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形法以
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春官大司馬大史之職
實可總之小數者彙得其十循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

醫方者所以除疾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
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有壹其情則濁而生
疾是以聖人蒸血脈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
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脾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
職掌瘳諸藥劑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為之則反本傷性故
曰有疾不治相得中醫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軌而自處備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於
傷兵及醫方聖人之教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數載下至莽亂
官失共守或以共業遊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鏡豈驚若使感而不遺
析之中道亦可以興化政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學
今合而叙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

集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時人寔忘恬佚之道與諷刺之
辭庶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於楚思中好
其心自明無懼因以諷諫賢君覺悟卒不辭察遂赴汨羅死為才子
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較
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雖較諸楚後之文
人咸不能追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為之章句且受詔食時而奏之其
書今亡後漢王逸集屈原已下楚辭詞句逸又自為一篇并叙而注

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安者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
辭者皆祖焉公之音韻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碎焉
文之士綴失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
其心靈改別製焉名之為集辭人景嘉莊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
佚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畧皆見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
總集者以定安之後辭賦轉繁楚宋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掌虞若覽
者之勞德於是採補孔翠交剪繁蕪自時賦下各為錄貫合而編之
謂為選別是後文集總錄作者繼執焉辭之士以為軍英而取則焉
今次其前後并辭評論總於此篇

九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臨賦山川賦於師旅旣誓喪記旣誅作
器旣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聘辭清靈無雜者也齊歌虞詩尚
郊周禮故事錄情論初製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沈疴時終治



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采玉爲原激清氣於南楚顧郢故爲陳處澤
於西京乎子盤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漢廷爰逮晉代凡稱潘陸並
制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詩義博乎雲天永嘉已後文風
既尚辭多平淡文萎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
虛誕高致之聲延乎遊絲之表謝文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溫輝煥
次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莊雅之
間彫琢甚蕪思極閨門之內後生好事遂相效習朝野紛紛競爲宮
體雖若不已然于齊亡陳次因之未幾全變其中原屬兵亂積年文
章道衰後魏文帝頗被看新本朕絕俗別管洋方齊宅漳水人聞
起高言累句繪絳絳清華水攷是所本聞後周草創于戈不戒君
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或刻木觀一其後南平漢仍東定河朔
訖于於隋四海一統采剽帝之祀梓以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奉
不師焉必當觀少文獨

是此之亦紅荆山之玉神賦清經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然則於是
與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政教者也夫固有詩賦畧凡五
種今引而伸之命爲三種謂之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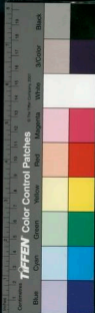


X-2012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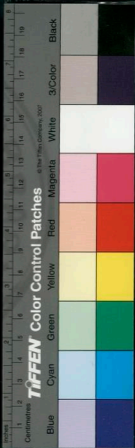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2025 SUBO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D.C



2012.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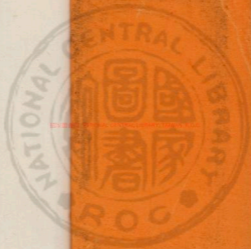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219474 v. 51



東萊先生隋書評鑑卷之十

列傳

李穆

穆 特進 大夫 鉅鹿 魏徵 族

李穆字顯慶自云魏西成紀人漢騎都尉之後也風神警峻剛傑
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將軍從太祖擊齊師於芒
山大破臨陣薩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晉之授以從將軍
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逆殺之以彼得免脫而與穆相
對位顯左右謂曰成敗事若其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遷
位大將軍授原州刺史。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而子弟布
列清顯授深懼蓋藩籬不設拜太祖不許數年遷位上柱國轉并州
總管高祖作相尉遲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領其使上其書穆子士
榮以燒所居天下精兵殿陰勸穆反穆深懼之乃奉十三銀金幣於



高祖蓋天子之服也後再以太命有在衾表勸進高祖既受禪諸
侯束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於是魏子孫雖在險阻悉拜儀同其
一門統衆分者百餘人黃盛當時無比魏尼子崇

崇子承隆英果有善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超學蓋侯時
平尚小拜贈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他於國
而初小封既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周皇三年除州總管突厥犯塞崇帥破之秦書突利等擒其威喜
等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十餘之轉戰十餘日師
人多兇遂陷於破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崇晚夕力戰又無
所食每夜出營啟營樓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拜為其備每夜
中結陣以待之崇軍容紀理亡累蓋是明再還城者尚且百餘人然
多傷重不堪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求降者封為特勤
知必不允令其士卒曰崇畏師伐罪當死今日致命以謝國家吾死

且可降賊方健走散努力還師若見至尊道崇此意刀挺乃突厥
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陳

梁齊

梁齊字仲德安定烏氏人也父際西魏大尉齊火況敏有行檢周太
祖時以功臣子食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齊遊處同師共業情
契甚歡周閔帝受禪敏為御史未幾出為中州刺史敏新安以蕭齊
齊人求寇齊敏性之帝甚嘉欽拜太將軍進位柱國高祖總有疑代
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雲川而謙又遣兵攻始州齊不得進高祖命
齊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千叢張威遠安長儒深并石孝義侯
二十萬討之齊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道公齊使張威擊破之進至
龍門謙將趙徽來會據衆十萬據岷為營周豆二十里齊令什士衝
殺出自間道四面齊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齊鼓行而進謙將敗
守劍閣梁敏任平林並懼而來降謙令高阿那瓌送齊兵齊以威



攻利州聞春將至悉分兵據固遠春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過
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鮑振宗修劍閣宇文書詣巴西趙
逆水軍入嘉陵春遂破成王檢賀若蒙于義輝相責阿那肅等分道
攻悉自午及申破之悉奔歸于謙辱逆逼成都譙鳳舉請安玉萬皆
破皆陣齊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悉以城降臣謙不內謙將巷下三十
騎逃走王寶軌之喜新譙于市劍南悉平進位上柱國。齊將威振
西川表登師附唯南寧酋阿曼乘齊遠不賓春上詔請曰切以柔遠
法適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南漢代梓柯之郡其地沃
壤多是漢人既神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派處
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漢代開闢本為討越之計伐陳
之日發其一戰以此商量決謂須取而孤深仇之然以天下初定
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使萬歲許之並因唐之策已春威蓋
兼著民夷流服聖望逾重高祖降降之齊道因從軍在蜀已入據安

統齊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齊令勳進高祖大悅及受拜願將衛陸
齊性上平陳之策上善之齊將見齊方強恐為憂患復陳鎮守之
策十餘章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休養其業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為
難所以周無上算漢叔下策以其儀表忽柱雲屯霧散則驕其犯
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梓養與內寧一咄有突厥控頰尚為
邊授此臣所以竊竄與食密謀思之皆勿從未平去病辭也先零尚
在充國自効臣才非古列而志追昔士謹行安置北邊戍鎮烽戍及
人為備貯戰守事宜如別謹并圖上陳伏惟裁寬上嘉歎久之答以
厚意。齊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
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與命齊上殿握手極歡宴退謂所親曰功遂
身退今其時也遂謝齊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飯食每有
朝覲必令三衛典上殿。齊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大威恐為時
所忌遂大受金請以自織由是勢薄並不以實語朝堂稱及者前受



百戰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廢位僅上表陳謝請歸大
上竊踰道之

史臣曰李緝保唐皆用空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
擄首登師傳聲終庸昧觀其元職而勤抑亦及之先覺然方魏
朝之貞烈有魏王凌比晉之忠臣終懸餘廢辦之子孫特為陰威
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將禍難逼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歎

子義叔 宣統

于義字德恭河南淮陽人也父謹徵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
義以於設有孫而篤志好學累遷安武太守年崇德報不高威利有
郡民欲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子德重不勝任之所致於是
取家財倍與二人輸而遣去善安等心懷恥視其相於是風教
大洽其以德化人皆典類也宣帝嗣位或謂曰亂教上既諫將歸
劉劭以恩停當推請義不利於己先患之於帝帝覽表色動問侍臣

曰于義誇詞朝廷頗之儀進曰古沈哲王立辨誇之本置政諫之殿
繼權不聞焉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辭及高祖依相王謙構造高
祖所擊之同射於高祖榻答曰于義素有經學可為元帥高祖初然
之劉劭進曰限容位望素重不可看義之下術劫乃止於是以為
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吳恭懼救據開遠義將左軍擊破之
拜儂川總管超拜上柱國待義兄翼為大尉弟智几子仲文並上柱
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于宣統

宣統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統
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高祖踐祚拜奉車都
尉未幾遷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礮石之崇謹室於是惟求建
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羅諸侯魏石疆禮邪而
群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
山川設險非親弗若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道印禁南蜀荆巴

德之衰。社土遂成戎首。炎改失御。此物便為楊先。是以明者防。形治者制。其木亂。方可憂。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眉
祭推之。蓬參天。戴地。看揖避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
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宋。圖改燕魏之農。執御返省之權。勢崇公族
之本。枝似三蜀三齊。古弊天險分王。成勢今正。其時若便利。建合宜
封樹。得兩巨楮。息其非望。森臣社其邪謀。庶洪基固天地之長久。
英華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聖學。諸多聞。無情。添體。國。中。管見。戰灼
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頌曰。子氏世有人。亦竟納其言。運局王秀鎮
於蜀。

且盧勳

且盧勳字定東。昌黎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曄之後也。中山敗。陽
魏北人謂陽。勳為且盧。因氏焉。父寧。柱國大祿。勳初生時。周太祖
觀寧舉家稱慶。時遇新破齊。陽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勳雖有器局。

安受業。國子學。喜段文。聖帝天策二年。拜制州總管。高祖為丞相。
益州總管王遠。依亂。勳擊賊。固守。謙。其時。莫。甚。而。齊。師。乙。弗。度。
等。葉。十。萬。眾。之。起。土。山。壘。城。為。七。十。餘。尤。鑿。江。水。以。進。之。勳。時。戰。士。
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勳。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
降。二。千。人。張。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趙。仲。卿。勞。之。開。皇。二。年。
突。厥。犯。塞。以。勳。為。北。道。行。軍。元。帥。以。捕。獲。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
家。世。貴。成。勳。功。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的。勳。女。為。妃。恩。遇。彌。厚。
更。臣。四。子。善。養。榮。定。等。或。南。陽。泗。水。或。鹽。池。舊。遊。遊。時。來。俱。宣。
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懸。賞。保。其。祿。位。胎。厥。子。孫。折。薪。克。荷。崇。茲。也。
隆。啟。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幼而岐嶷。為兒童時。與群輩遊。賊。為。部。
伍。應。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議。者。見。而。異。之。年。十。二。壯。左。右。馳。射。變。機。



若飛而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嗟吾察其行軍未
足多而若使與漢並時不令豎子獨擅兩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從
周齊王密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章孝寬之鎮玉壁也以折脫勇
請與同行軍有戰功加位門府驍騎將軍進爵郡公從武帝伐齊攻
拔晉州齊後王親馭六軍兵營甚嚴帝揮之欲廢師折諫曰陛下
之聖武乘敵人之衰緩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生君臣協力雖
陽武之營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固志雖有百勝之數實為空
下未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隋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
右皆賊帝以身而還諸將多勳帝懷怖然而還曰自陛下克晉州
破高陵東應遂北以至於此賊令偽主奔以開東晉振自古行兵用
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賊將士無敢假有不利何足為捷文夫
當死中求生賊中取勝今若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棄帝納其
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高祖親臨時與折情好

甚高及為丞相恩顧隆隆討逆作亂以折為行軍總管後章華寬擊
之待其屯何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祖馳驍騎監軍與頗密謀建取
者唯折而已週墮子拔兵武陟折先鋒擊走之並略相州週遣隋甲
三千伏於野馬岡欲擊折折以五百騎赴之折獲罪盡還又拒守
折軍奇兵擊破之立賜部下迴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
鄧敏士女觀戰者數萬人折與高祖爭誇等諍曰事急失當以獲道
破之於是計所議者大甚而走轉相騰語疑如雷震折乃傳呼曰賊
賊矣賊軍後振奮力急擊之週軍大敗及平賊城以功加上柱國高
祖顧謂折曰討逆傾山東之衆使百萬之師公舉無策策我無全陣
敗天下之笑際也進封英國公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則內禪代
之際折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折始解兵法馭戎
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車進者折遣在下報相謂曰此必英公法
也其見推服如此上嘗欲令折率兵擊突厥高祖言於上曰折有異



志不可奪以大兵乃止所託佐命功臣頗多將領有數名各當世上一
由是徵志為以遠去官折以梁士壹驅押數相繼來士彥時亦怒望
陰圖不軌折謂士彥曰帝王豈有掌乎相扶即是謀伐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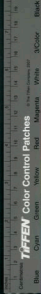
高頌

高頌字平玄自云渤海人父實齊督師周備敬信引為幕佐賜姓
獨故氏頌大明敏有器局學敏書史尤善詞令初孩穉時家有狗
耐高百許尺平尋知蓋里中文老曰此來世貴人年十七周齊王饗
引為妃室尚祖得及者知頌強明又習兵事每計眾欲引之入府
進極意意頌亦言欣然曰願受馳驅於吳馬相府司鼓時長史鄭
譚向馬劉助立以奉檄被疏高祖獨屬意於頌委以心膂隨之起
兵之應了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堂弟寬擊之軍李河陽莫
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下一令兼冲方許文在山東頌又見劉助鄭譯
世無夫意遂自請行際合上青蓮蓮頌受命便發遣入許毋去患

孝不可兩兼歎歎就路至軍為橋於泗水厥於上視縱大楸親領舟
木物以禦之既度英稱而戰大破之遂西下襲還交戰乃兵守文
皆辛獨考被策因平尉遲軍遂將安於肘肉止撤強雖以歸之邊相
府可為任寄茲備高祖受禪拜尚書丞僕射兼納言遷封滄海郡公
領征吳英為此上每獨為獨歌而不名之類深遊推勢上表遣使
林蘇獻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祖前朝顯赫推舉
君聞遂賢受上賞摩可令去官於是命頌復位。上嘗問頌承陳之
策頌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上熟水田早熟量徵收糧之禁徵
徵士馬登言捷嚴彼必也兵於足得廢其甚時彼既發我使解
甲再三若此賊以為脅投更集兵彼必不倍猶被之頃我乃閉關整
往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上得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密密遣
行人因風縱火燒營立投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
策田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諱大率代陳以頌為元陽長史三軍路

景帝欲斷林頗及陳平晉王欲納傅主程縱張嘉華頗曰武王威感
殺姐已今平陳國不宜取嘉華力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
授上柱國進封齊國公上因勞之曰公踐陳殺人言公反朕已斬之
君臣道合亦齊頗所聞也。頗又恐位高曰公職盛通達器譽優賢
此奉戎揮節清淮海入委秦撤賀委心誠有朕受命當與機衡焉
朕力心定伏盡此則天降平禍願贊朕躬幸無詞責也其得受封此
寵免及虞寬等前後頗林上上怒之皆殺諫然因謂頗曰雖私公
輔鏡也將欲廢朕然豈明未歸善將至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
由高類謹廢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脫履遺器上嘗從容命頗與賀
若璽言及陳平事頗曰賀若璽十策後林特出苦我賊臣臣
史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皆論嘉其有讓時帝欲入太微祀
左執法術者劉耀私言於頗曰天文不和宰相可修德以讓之頗不
自安以贈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使塞以頗為元帥擊賊破之又

出知道進國入積遣使請吳送臣諫此言頗欲反上未有所答頗亦
賊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頗曰晉王妃有
神德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頗長跪曰妾躬有母其可廢乎上驚
然而止獨臥皇后知頗不可善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後言於上曰兩
僕射老夫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愛上以后言謂頗頗流涕謝
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齊居號佛而而已雖陛下毒我之語至於
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頗妻妾在男上聞之怒歎後甚不悅上
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頗而始陛下欲為頗愛頗心存愛妾而
欲陛下今其謀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頗會議伐遼東頗固
諫不可上不從以頗為元帥長史提漢王征遼東遼東諸侯疾不利
而還后言於上曰頗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
以漢五年以專妄筆林頗頗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諫
所言多不用基樹之及還歸江言於白曰起幸免高頗所殺上聞之



彌不平俄而王世積以罪誅當推厥之際乃有官禁中事云於頽處
得之上欽成頽之罪聞此大驚時黃若獨字文徵許胃射律等卿柳
述等明頽無罪工逾怒皆以之屬史有是祖臣其歌言頽亮坐充以
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侯弟召頽待宴頽歎悲不自勝獨於后亦
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頽曰朕不負公公負負也國朝侍臣曰我
於高頽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頽紫忘之殆本無高
頽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頽之頽國令上頽除事於是上大怒
因頽於內史黃而獨之惡可接乘頽他事有可請斬上曰去年我虜
慶服今敢斬工世積如更謀頽天下共謂我何於是陰召為民頽初
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當貴已憐但有一新頭耳爾宜慎之頽曰是
當惡福變及此頽歎然無懼色以為得先於楊確也而杜拜位太常
將詔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頽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復之恐無繼
之徒棄本逐末還稱教習帝不能常時後頽聲色益甚又起長城之

役頽悲滿之謂太帝五幸曰周天无以好樂而亡厥孽不遠安可
後爾時帝遇頽民可討恩德過厚頽謂何禍曰此虜頽如中國虛實
山川險為恐為後患復謂頽王惟曰此宋朝廷殊無網紀有人奏之
帝以為詩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從造口頽有文武大畧明達
世務及家任齊之後竭誠盡忠遂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勸素
質若弱薛世等皆頽所推選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
者不可勝數當執執政嗣二十年朝野惟服無異議治政非平頽之
力也論者以為貞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骨至今稱冤不已所
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頽皆創業世無知者

蘇威

蘇威字無是京兆人也父韓魏度支尚書高祖為丞相高頽嘗言其
賢高祖亦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臣
代之謀遂歸田里高頽請進之高祖曰此不殺預吾事且置之及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釋微月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郡國公以威靈為傲兼括古民部尚
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速馳以公有兼入之才無
辭憂勝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而說以國用不足為微視之法頗精
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馭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
子或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泰成政役務披經典上卷從之漸見
親吏與焉頗參掌朝政威見官中以錮為慢鈞因威陳節儉之策以
當上上為之改容雖節舊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特自出新之威
公飲若及否無惡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授兼大理卿京兆
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限曉以威領五職安樂豐劇無幾自代
之心柱兵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朕賢有闕何速追之
因謂朝臣曰蘇威不佞哉無以措其言或不獨蘇威何以行其道獨
索才辨無雙至若行西古今勳效宣化非威之匹也威威若逢亂世

南山四時壯易張哉其見重如此。時高顯與威同心論贊政刑大
小無不善之故華運敏卒天下稱治隋丞政爭之後惡章跡廢上令
朝臣整功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簡九年拜
尚書右僕射。威子榮父有必名於天下引致當器四海士大夫多
歸之徒議除事變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榮父俱為一議
使百寮尋其所同朝廷委附威同慶者十八九女志曰吾亦聞畫大
四十餘年反為昨慕絕之所負也遂表或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
如等共為朋黨發言威以尚道任其從父弟微廣等門胄為官又因
子學請王李逸為書學博士或屬盧愷以為兵府參軍上令蜀王秀
上柱國盧暹用等被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朓傳中朋黨事令威
讀之威懼免冠頭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統第
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
耳命之通籍威餘復齋拜納言從祠泰山坐不赦免俄而廢位



上謂群臣曰世人言緣成詐清象黑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相亦不
劫世要末各大善終已則悅連之必無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
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德留使事及上還御史奏威儀多
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陽陽嗣位加上大詔重與
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奉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後祖襲京朝右
僕射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威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
聰明得不爲患乎威曰夫識是非者威威者乃所謂聰明者意深
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威威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敬
以此誠帝帝覽不釋。後威幸馬門爲突厥所聞朝廷左右帝欲輕
廢清園而出威諫曰威守門我有餘力設窮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
之主何且輕威帝乃主突厥機亦辭園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
曰今者盜賊不止士乃投奔陛下陛下深察臣本爲狂狷之計
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方不可改

意甚患之爲帝問侍臣盜賊事中文述曰盜賊信火不足爲虞威不
能說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嘗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微司不知水火
但思其備近帝曰何謂也威曰臣自威攝長白山今者近在豫陽臣
水帝不悅而罷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服行本奏威昔在高陽
與遠臨授人官長快突厥清還友師帝令案其事及威除名在高陽
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發圖不軌者大理卿貴威威自陳奏事二
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漢不欺上感答榮華彭罪富萬死帝謂而釋之
。宇文化及之武述也以威爲老謀大大化及威歸於李敏未幾竊
取歸東都起王例以爲上柱國邪公威自以隋室舊臣避建長亂所
經之憂皆與特消息以求家免及大府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閭閻
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願拜起王遣人致之曰公隋朝宰相攻亂
不恨臣投遂令品物塗炭君欲圖仁見李家王充皆拜伏釋論今臣
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



二。成治身清儉以取慎尼得守至公清忍人異已雖或小事必謝
乎之賸人以為無大臣之體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可
碑論者以為非備心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任役至於論力行實感
每承望風其陳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諸國者又因詰使
人令戒賊數故出師攻討妻不克行由是為物議於歲于變

變字伯尼小志載有口辨十四箇學與諸儒論議詞說可觀見者莫
不稱善又長博覽群言尤以雄辯自命切不名變其父攻之頗為有
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成曰楊素無兒蘇
變無父使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如議察因而得罪陳寢不行
著梁志十五篇以見其志

史臣曰齊公竊圖伊淪早預經綸魚衣實符鳳雲文成正身直道
竭節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悅來夏克于南國底寄參謀惟性決
勝千里高想既復為迹恩布亮心舟楫長寄益梅新在亮燕頤以
廟率百條廣而輯睦年將二紀入無聞言獨高世行廢儲宮由志
信而得罪遠獨步方送降儀以許時而受戮非使遂無情榮光隆
歎美雖未可余職履矣足以方萬領曾聽之實難惜矣。孫公用
道云李方事禹貞所宜能與首惡雖命調經任過窮極榮寵又惡
殺而身有損益整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禮亦弘被好同
惡異有乖九道不存易簡未為通達聖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張惡
當時餘禍遺老君邪而不諫正古同亡而清均眾庶子遠汝竭使
聞其語疾風動草木見其人禮命一
微沈敏方雅可稱若大殿之年足

齊史補矣



史乘先生南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人也幼習敏年數歲誦左丘明賦十餘日便
度高隱之見而嗟嘆進晉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郡京人
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
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律候無不通談晉書文辭最而理暢說
故嘗對高隱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特當繼溫子昇隱之太笑曰魏
常侍既已族賢何不近此老翁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寫墓
輿反葬故里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舊俗有權諾者僕射之元
還始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弟相去十餘里從者十餘里稍
精賊留比至德林門燒燼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燒灼仕城王潛
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給均師友嘗語德林云切



史乘先生南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人也幼習敏年數歲誦左丘明賦十餘日便
度高隱之見而嗟嘆進晉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郡京人
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
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律歷無不通讀晉書文辭最而理暢觀
政嘗對高隱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特當繼溫子昇隱之太笑曰觀
常侍職已族賢何不近此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寫墓
輿反葬故里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舊俗有權諾者僕射之元
還始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弟相去十餘里從者十餘里稍
精賊留比至德林門燒燼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燒灼任城王潛
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給均師友嘗語德林云切



聞故賢家教久令君沈潛吾獨得爾身軀遂變不見尤亦懼明盛所
雖於是舉秀才入朝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度書云然趙固多奇士此
言誠不為諫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華識固不待言說其風
神氣宇終為傑傑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買生愚錯之備雖虫小技
殆相如子雲之輩本雖唐虞君世儔又至朝然儂大屬若並載天良
材之積也遵者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教授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
相賞異又云吏部郎中陸印印云已大死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
比亦亦見後生制作乃滄海之流耳印仍命其子又與德林同成戒
之口汝每事唯此入以為模楷時海為餘謂深慎慎學華秀才惟第
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官為上披殿中將軍既至西宮散費非
其所好又以天保李世乃謝新選物園門守道耗明初選秀奏進德
林入議曹星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從進赴省陳撰春思賦一篇代格
典罷大統初授給事中五中書兼掌詔詔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敕

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三年征舉徵入為尚
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袁州刺史明士有先為華嶽所行劉君問德
林云毛亦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考徵曰德林久滯詩衣或嘗機密
深得野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正矣深尋除中
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
類之惟二人同判文林館事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
都之日勳小司馬齊和就宅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齊朕
本異術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獻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
內造內史宇文弼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
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詔格式及用山東人
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餅畢謂諸群臣云我當日惟聞李
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者核據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
得共驅使使為我作文書怪為大異神武公統立後殿答曰臣聞



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
使用如李德林來受賜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器
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笑曰誠如公言聖德大漸高而聰明受命令
今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趙文武事經國任重非辭才輔佐無以
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奉云德林雖
庸使微誠亦有許在若曲相授其公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齊
諸劉防鄭澤勿瑒歸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認知內務兵馬事諸臣
咸奉勅血受高祖節度鄭澤劉防議欲執高祖家軍鄭澤自稱大司
馬劉防又求小身事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德林云云即作
大丞相既而德林督內外諸軍事不稱無以盡衆心便即改稱焉提
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防但為丞相府司馬防而是不平以德林
為丞相有勳加兼同大將軍未幾石三方澤亂捕殺兵事皆與之參
詳軍書羽使朝衣與安一日之中劫逾百數或機運說發口授數人

文惠百端不如油然知公事者寬為東道元帥助吹冰橋為沁水沈
長共米得度長史李詢上奏啓云大將軍士考宇文術孤憂世受
爵還回鑰金軍中接攝人情大畏高祖相攝源以為憂共相謀議
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避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欺今
以挾令之威使將之耳安知後所遣者皆盡誠心前所遣人獨致事
與又取金之事應實確明即令換易被縛權弄恐其逃逸便須禁錮
然則郎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兩難樂毅所以辭
燕趙枯沙之說趙如恩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惠為請將舊米
所估伏者逮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指曰
若公不登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祖執驛程軍所為諸將皆度寬成
大功凡爾謀謀多此類也。高祖在陣之日境內定令初將受釋虞
慶則勸蜀祖盡賊守文氏高頻竭慮亦依違從之惟德林固爭以為
不可高祖作也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干事此事於是遂盡謀之自是



品位不加班俸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德林既以有才多重以貴
顯凡製文章勤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以梁士芬及
元諾之後頗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德林自
謂有天下無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林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述
之書後御筆註云代陳事意宜有隨也時高祖因使入京上語稱曰
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器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車
駕還在於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侍平陳時會以七寶裝轎公使自
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校柱國郡公晉王廣已宣勅說有人說高祖
曰天子靈變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請於
必當損愧且後世觀公有若斯行類入言之高祖乃止德林美容
儀老談吐辨天統中兼中書侍即於賓榻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
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是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普超於源
魏取險印大相欽重江陵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

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告收以此字勸從收收後即與德林俱重
晉云古人不言溫捫何足稱也以收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
任守名之徒更相諷毀所以遷蜀與王功參在命十餘年聞竟不從
收所撰文集行於世荀子曰百弊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舉進鄧中贊茂蘭右王基謝楨
叶贊孫獻羽懷文脫綰綸閻發文浩之美詩無與二君臣體合自
發青雲不患其已知豈徒言也

趙爽

趙爽字賢通天水人也深沈有器矜畧淡香史向上越引為相府參
軍尋被破洛陽及太祖班班既爽請蜀撫納亡叛太祖從之武帝出兵
擊洛故必奔河南之地要諫曰河洛隔四面受敵變得之不可以
守請殺河北直指太原傾其桀兇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
從上柱國于翼率眾數萬自三鵝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



殿功不見錄高祖為丞相拜天官都司會及殿除費授豐故定位大
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豐覽習故事擬拜右
僕射魏事未幾以右省出為快州刺史。俄轉襄州刺史甚有威
德豐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多好評豐為
細十織天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
有人盜買田中葉者為吏所執豐曰此乃刺史不檢宜風化彼何非
也豐論而遣之令人載葉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恩過於刑其以
檢化民所此類也上幸洛陽豐奉朝上勞之曰冀州大富民風敦實
卿之為政深別朕懷

附錄

煬帝字士茂天水西人父打辨智頌汝經史可也祖明為相府總司
參軍武帝拜內史發明晉故事每朝廷有於疑議無不能决者帝輒
為評斷莫不稱善帝世為丞相府總司馬清雅陰謀杜未登察知

之與向高祖由是深見親愛開皇初廢東宮許尚書左僕射與王
誼律令徹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上
表乞骸骨歸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高祖龍濟時與平情好妙洽
及為丞相思禮彌厚尉遲王德司馬清雅並輔弼內侍高祖深以惟
南為京府賀若弼積善陽恐其敗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
平度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
多檢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粟一石已下貧富為差
等贖之間若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周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
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
也去年充陽關左帆檢陸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庫奇



加顯賜大德洪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實遠善結勳請用刺史
孫令以勳表積穀為勳上得嘉之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轉工
部尚書名為樞機時有人告大都督那錫非及朝廷為潰潰者上怒
將斬之平準諫曰川澤狃行所以成其際山崩厥疾所以發其大正
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惠那錫曰不獲不聲未堪
作大家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都督之言不應問奏陛下又復誅之
臣亮百代之後有鶴聖德上於是赦那錫因勳群臣辭勝之罪勿復以
聞

魏孝慈

魏孝慈扶風人也少沈澁有器幹美姿儀崇憲工部上大未而世受
禪進爵安平郡公刑工部民部二尚書增為特理製載進位大將軍
先是以百僚供費不足至齊府寺殿至爾盛以慈取給著慈以為官
民牟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獨以下論職田各有差上並

李雄

李雄 魏仁惠

李雄字武靈趙郡人也少謙澁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
騎射其兄子且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業李雄答曰魏亮自
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無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
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且無以應之用太祖時拜揚
輔國將軍尚祖德百然為司會中大夫及受禪拜鴻臚卿晉王廣出
鎮秦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火更事未幾
以卿兼文武才今推明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
不以臣之不肖守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棄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
答洪恩欽感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
王甚敬憚吏民稱焉

開皇時有劉仁忍者不知何許人也問禮有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



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權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揚素伐陳
素攻陳將呂仲賈於荆門仁恩之計石庚校上大將軍若有窮時之
舉郭均為世基並明怡有幹事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率狄殺世
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惡德史吳

廉許

史臣曰二趙明賢故事當世所推及焉端右無聞時雖因知人之
才福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量長孫平諫數請遷之罪可謂
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夫元時以明於顯達章
以清尚成名揚尚希極身宗室之美譽望積重終卒為李林張
內外所發成轉負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世之盛也

李世康

李世康京地社稷人也世為網右若姪父愛鳴君不仕魏周二代十
載不孤號為遠遠公。世康幼而說敏有希度校武帝平齊授司州

因世康酒惡生換物年以妻公善為香守因交驛州刺史以雅里鎮
之國境清厲世康性恬素得古不以得聲于懷在任數年有惠文奏
陳連若雅為權部尚書世康每請欲不蒸責勢未嘗以位里於物問
人之若若已有之亦不願人過譽以求名譽尋進齊上書尋公轉吏
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周皇七年許華江南議東方蘇拜養
州刺史尋遷為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
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焉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建身退古
人常道今年將耳頃志在懸車故華以為云何子獨謂答曰大人深
身除德名立豈成盈滿之誠先替所重故也眠二陳伏奉奉命後因
得安世康再拜陳曰臣無尺寸之功位至台鉉令大馬斷寵不虛
明時若先朝需無以塞責願乞骸骨是時賢朕上曰朕夙夜庶幾求
賢若渴獲與公共治天下以歎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朕令筋力

襄陽猶承公外治一隅於是出拜刑用總管天下唯置四大總管
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刑用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
政簡靜百姓愛悅公亮無訟十七年卒于用世康性孝友初以諸第
位並陪貢嗣李弟世約宦臺不建其惟父時由亮盡以與之世多其

抑敘

抑敘字臣時河東人也宣帝時遷御工上大微見帝失態導諫不
聽恐禍及已託於鄒陽陳求出外於是拜樂州刺史及高祖作國
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釋職楊賜義形於色無所寬借歐陽用
刺史及或將進命建安郡公徵為的言職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
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任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切職在
周與旗人文城公昂俱歷府委以此職時在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
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曰二柳俱損於楊獨存坐者欲夫楊竟經

揚素

揚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父較周汾州刺史後於齊。素少落拓有
天志不拘小節世人表求之知唯飲酒袒履射寬探異之每謂子
孫曰處道當造群絕倫非常之器汝汝曹所造也後與牛弘同志好
學所情不慙多可通諸者蜀文工卒總頰留意於風角夷儀嘗有突
烈之教周大象字文陵引為中外記室武帝親臨萬機素以其父
守節勸齊末梁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潘三帝大節命左右斬
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曰是謂教為大
將軍蓋曰忠社拜素為車府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禮命素為
詔書下筆立成詞義無失帝喜之頓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當貴
素應聲答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
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



齊平加上開者及需也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盛之高祖受拜
加上柱國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欲進取陳之計未幾拜絳州總管素
若宋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
竿並有五十人容載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蓋其舟人自
餘平乘餘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者三使
陳許承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俱尾難以為軍路其地險
峭諸將悉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夜則見我難進
也敵制不曰人則兵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規率黃龍數十艘衝敵
而下直屬唐王長襲引汝軍從舟擊敵則無令大將軍劉仁恩率
甲騎趨白汝北岸連明而至擊之收敗走唐虜其策勇而遣之扶老
不犯陳人大楊素率水軍京下舟楫彼江艦中報日素坐平東大船
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知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城本
三陳江映於北岸營寨嚴嚴三條橫城上託以憂威節素與仁恩

然在俱後先攻其相仲肅軍從濟素徐去九嶺仲肅復振利門之延
洲素遣已餐年十人乘五牙四艘以抽擄仲肅十餘艘遂大破之俘
甲士三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舍州刺史顧覺頓安馬城
州州刺史陳紀頓安會報而還文已破以東江收守者湘州刺史
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素率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建齋
鄧州公政封越國公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祖專掌朝政。素
性疎而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祖牛弘厚按前道衛視察
威莫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辱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祖至於推誠體
國慶物平當有宰相威度不如頻進矣尋令素監管仁壽宮素遂夷
山運谷督役威急作者多死及宮成上令高祖前視矣婦頰傷府廳
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慶懼討然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執皇后曰帝
王法有誰官別始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貴后以此理喻上
上意乃解。突厥定項可汗紀塞以素為盛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



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應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擊龍角為
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口此乃自國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
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連頭圍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
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擊大破之連頭被重創而逃殺傷不可
勝計野虜號哭而去優賜陳揚素多權畧東機於敵意變然方然大
抵取戎履整有紀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陣素人過失
而斬之者有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
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敵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
又令二三百人從後逐如何法將士股深無必死之心由是賊無不
解解為名將者時賁仲者無不伏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
有大功亦為文吏所護却故素雖嚴忌士亦以其頭投焉。二十年
晉王廣為靈州道將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平騎以交素及為太子素
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祖為高書左僕射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

州擊突厥逆破之突厥退走平騎追蹙至夜而及之將提賊恩威越
過今其騎樹後於是親將兩騎身將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
欲其頃合未定起後騎共擊大破之口是突厥連頭陷而無復虜更
。時素貴寵日隆其第約從父文思文紀族父昇並尚書列卿皆千
無汗焉之勞位至柱國封史家位數千後旋城安屯騎驎者以十數
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絕乎者皆為文服育者工章諱並江南七人
因高祖慧後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也
初高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使竟廢黜朝臣有違行首
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唱會
及說成雖無才用必加進推朝廷庶幾莫不從附唯長孫無忌尚書樞密
以帝誓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不理昭既抗表表上素作威作福
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侯景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綱勢但三五一
度向者討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獲鴻列首



事上賜工公已下朝嗟為第一上牛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經
萬以賜之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柳遂元羅奇又因
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太寶殿懸上有不能須豫防難乃牛自為書封
出問素素備錄事以報太子宮人縱迷上所上覽而大志所能陳費
人又言太子體微上遂發怒欲召廢人勇太子嫌之於素素竭部近
東宮其亡婦上遂有衛門禁出入強取字交迷和樹為友又令張劉
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以素為丹州道打
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
仁行姪玄執管儀同三司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尋拜太子太師其年
卒官謚曰景武。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
外示殊禮內情甚深素殿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
人恒悉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其貧賈財貨皆以產業
東西二京若也後魏開魏久復常綠無已變乃儲方都令委心占水

破并初屯以千百數將欲以此舉之
更曰曰揚素以而輕快似愆不為無文武之實也英奇之舉亦請
褒大以功名自許遂追屈肅將清六合許收殺心之皆身當惟報
之豈揚扶氣於牛于江海無波推魏朝於龍楚何如遠道考其美
凶暫亂功臣莫若其右莫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身以
智終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府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
春後誅廣家嫡致國於傾危然使宗廟丘墟芒朝露露充其禍敗
之深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項土未乾閭門羅戮立
腹發張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倍非彼而多行無懼必自及其
斯之謂歟



宋蔡先生簡書評議卷之十三

列傳

中弘

平弘字里仁安宛人也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開皇
初遷秘書監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數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
尚矣文盡學於危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神通古今
揚於王庭詳於時夏故堯橋至聖猶或古蹟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
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
之道太公曰在冊書是知惟符籙曆有國有喪者易書不以詩書而
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穆既衰善經素無孔子以大聖之才開
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判詩正五始以得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
治國立身作範垂法。交泰皇馭萬春誠詣後任用威力事不師古
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輪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願



宋蔡先生簡書評論卷之十三

列傳

中弘

牛弘字里仁安宛人也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開皇
初遷秘書監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
尚矣文盡學於危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神通古今
繫於王寔詳於時夏故堯橋至聖猶或古蹟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
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
之道太公曰在冊書是知惟符勳曆有國有喪者易書不以詩書而
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穆既衰善經素無孔子以大聖之才開
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判詩正五始以得春秋聞十翼而弘易道
治國立身作範垂法。交泰皇馭寓春誠詣候任用威力事不師古
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輪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願



覆臣以圖說言之經典藏書有微數此則書之二也漢興政泰
之弊故尚儒術莊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開出外有
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廷閣祕室之貯至孝成之世亡逸尚矣遺書者
深慮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曾校書精讀之典文於斯為成及
玉齋之水長安矣起常空圖暫並從費繼此則書之三也元武廟
典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
袂不遑所至肅宗親臨講讀和帝數幸書林其簡臺石室鴻都東觀
祕閣填委史倍於前及李歆校經文氏復亂圖書散帛皆取為雜乘
所收而西藏七十餘束勳西京大亂一時燬盡此則書之四也魏
文帝漢史無經與曾或狂秘書內外三閣遺祕書知鄭熙則定萬文
隋之論者美其宋書有別晉大取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經
內經更著新簿錄古文書前漢書有缺新晉使每鴻集已多尺符板
弘改造詞館當世滿劉石渠漢京車罷城朝章國典從而大佳此

書之而思也宋嘉之後冠竊競興因河據洛時秦略劫論其建國立
家雖傳各號尊卑禮樂散滅無聞郡平燒取其圖書五經子史燒
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帶鳩之盛莫過二季以此而論是
可明矣故知未冠輒物圖書蓋記注補遺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
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愔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
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又侯景度江破城梁室祕
省經籍雖殘其火共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舊碑據有江陵遺轉
破千快景叔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
表圖書因斯盡萃於驛友及周即入鄴躡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千卷
一二此則書之五也。按魏爰有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
闕如周氏創基開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至
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檢其本日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
其經史四部重雖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據書單才合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